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五八册目次

歳月

萬曆己酉冬十二月既望

巡按宣大監察御史吳亮釆于甫

書

十五

選刻姓氏

金沙　景素于孔兼

毘陵　啓新錢一本

錫山　涇陽顧憲成

毘陵　玄臺薛敷教

荆谿　玉池史孟麟

錫山　景逸高攀龍論次

姓氏　十六

荆谿　中湛陳于廷

毘陵　嚴所吳　亮釆校

是書若將萬曆時疏全載則可備一朝實錄今以東林人選東林人疏仍是一家之私言非天下之公論或謂其中亦有不東林者謂何曰選其與己合者以自助以欺世之詭術耳若品許人物之論必皆出自東林

萬全都司儒學　教授李廷光　訓導劉好謙　對同

萬曆疏鈔五十卷（一）

〔明〕吴亮輯

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

疏鈔自昔有傳而傳自近今則俱近事或難之其說有三曰招君過而不隱也曰彰國失而不諱也曰逢被言大小諸臣之癉怒恐毒痛怨恨及其子孫而莫可以贖也昔者龜山先生語鄒忠公子弟亦謂忠公舊有彈射

諸疏草當愼其傳恐權奸憸佞有存而見者夫忠臣事君見無禮者如鷹鸇之逐鳥雀既不遑爲身圖又寧遑爲後人圖且諸疏既上之朝邸抄達之天下雖欲勿傳又烏得而勿傳惟是愼傳之意應不徒欲避咎遠禍或在隱惡掩過以忠厚惻怛待天下而

子貢則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人不幸有過惡與天下共見之共知之共改之是之謂君子之道以謬迷在一時而警省在終身愆尤在一人而懲戒在天下如終身有警省則一時之謬迷何必曲爲之揜護而揜護一時之

謬迷反無以開終身警省之端如天下有懲戒則一人之愆尤何必多爲之忌諱而忌諱一人之愆尤反或以阻天下懲戒之路由前棄人于權奸憸佞之歸由後不絕人于賢人君子之路由前以忠厚惻怛待人淺由後以忠厚惻怛待人深然則疏鈔之不

傳是或一道疏鈔之傳亦或一道也昔者孟子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存王迹于既熄爲天下萬世慮至深遠余常不得詩亡之意近得友人發明其言曰春秋直道也春秋之是非詩人之美刺也盛王之世善善惡惡無一

不公諸天下而與天下共善之共惡之而尤恐耳目日壅過惡不聞于是而有採詩觀風之教使商旅工瞽得獻其忠法家弼士得申其議見于雅頌者若歎瞻烏之爰止憂宗周之覆滅言之曾無所忌甚則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尹士皇父輩皆明列其名

不怨蓋直切如此故上下能相保以不敗迨其後也有射諫臣監謗者而國人至道相目莫敢言矣卽黍離之大夫不過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敢私憂而不敢頌言也謂之何哉嗚呼此春秋之作所以續詩亡者乎蓋直道行而人各有

詩直道不行而聖獨有經其善善惡惡使聞者知戒懼者知儆直不欲棄人于權奸憸佞之歸而待天下以至誠惻怛之意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蓋萬古之紀言紀動者宗焉然則疏鈔之不傳將爲亡詩之續疏鈔之傳亦春秋之遺意也夫茲刻自萬曆初

迄今三十六年七月止嗣後昌言盈
庭姑少需之以俟論次刻而傳之者
吳君禾于名亮辛丑進士直言讜論
彈射不避權貴稱名執法能世復菴
先生之傳云

萬曆己酉冬十月穀旦

前福建道監察御史毘陵錢一本書

萬曆疏鈔序

國家之患莫大於壅壅者上下各
判之象也是故大臣持祿不肯言
小臣畏罪不敢言則壅在下幸而
不肯言者肯言矣不敢言者敢言
矣究乃格而不報則壅在上壅在
下則上孤壅在上則下孤之二者

皆大亂之道也伏見我
皇上聰明睿知方軌三五然而御極
以來二患遞見何也說者以爲下
不自壅殆有爲之上者然上不自
壅殆有爲之下者然邇丁丑綱常
諸疏政府不欲宣付史館遂遷怒
於執簡諸君嗣是愈出愈巧率假

留中以泯其跡令言者以他事獲
罪不以言獲罪至於邇年且欲并
邸報禁之其故可知已乃壬午一
變公道屈焉而忽伸戊申再變公
論鬱焉而忽暢又足以發明我
皇上之果未嘗有負於天下天下之
果未嘗敢有負於

皇上卒之伸者仍屈暢者仍鬱又足
以發明致壅之由根深蔕固非一
時所得而猝拔宜乎論世君子俯
仰江陵四明之間益不能不三太
息也予友釆亷吳子自少承尊甫
復菴先生庭訓磊落有志操既徵
爲御史朝拜官而夕抗疏直聲大

著廵方之暇蒐輯三十年奏議若
干牘分若干卷凡先後留中與當
路所不欲行於世者悉付剞劂予
讀而有感焉均比肩事主爾容容
者盡肉食也一夫慷慨曹起訴之
不曰好名則曰躁進矣均建言爾
犯

乘輿蹕者十七犯要津非者十九以
君子攻小人曰何刻也不爾影響
風聞者也以小人摘君子曰何快
也烏有者左券矣愚誠不知其所
以然而然徐而察之顛倒于當局
而旁觀否諭訑于衣冠而道路與
厮否許于大庭而平旦隱衷否譯

于眉睫而事定否愚又不知其所
以然而然於此可以稽世變可以
觀人心可以卜士氣可以叅善敗
得失之幾昭往而惕來采于之功
遠矣抑于更願有獻焉李忠定曰
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由
誠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由疑闇
推之其患將不可勝言願以是為
皇上獻求所以至於堯舜者蘇文定
曰天下有重臣有權臣權臣天下
不可一日有而重臣天下不可一
日無也願以是為執政獻求所以
為重臣者至於言官操天下之是
非天下又操言官之是非蓋言之

不可不慎如此也願以是為臺省
獻求所以信於天下者太初鄭子
聞之喜曰顧叔子之言其究弊也
專而確得拔本塞源之義矣其責
善也晉而公得交修共濟之義矣
率斯以往天下直運之掌耳夫何
疑之與有遂以語采于采于曰是
固于輯是編之意也

萬曆己酉冬十一月朔日
南京光祿寺少卿前吏部文選司
郎中梁溪顧憲成撰

萬曆疏鈔叙

今皇帝臨天下久耆宿名德廑有存者守經據古危言覈論之臣投鼠器探驪珠不安其位久遜于荒後進無所禀承紛然殽亂莫由取衷而練

朝章通國體者殆少是鈔葺自

上纘服訪落迄乎今茲凡諸臣封事若干篇幾百萬言而離其目爲五十蓋亦四十年朝野得失之林也然以余觀于四十年來大都有三變焉嘉靖末執政墨而善阿邑固寵羣蟻附羶濁亂天下亦自壬戌至

今皇帝凡十年而歷三朝矣代者或

尚清靜奬恬退而不無空談廢實之弊或輕喜怒急紛更而遂致太剛則折之患於是執政綜核名實繩下如束濕薪家耦國權震主其知深而勇沉偵矙者不得要領吹聲射影蔓衍株連其訑訑言貌距人千里之外其極慓礉少恩此一變也言路之壅塞在驕倨而專恣

上益明習國事不欲倒授人太阿柄而執政無所介不取三公不易之節以厭衆望而又懲驕乘前車多都俞鮮吁咈亦具特迎

上既無所逆於心見以爲馴謹而時詘言者以徇之内不沾洽外示逌

容強笑語相下而陰實牢籠之中外章滿公車譴孫謝觸聞罷而已此一變也言路之塞塞在泄沓而靡靡

上久廢郊廟朝講厭薄大小臣不即除諸署鞠爲茂草奏入不答常十九而舞智御人者因以爲利曰默

足容也諫愈磯也遇主于巷可耳龘翹不急爲而靜正伏言何在人不適政不間而格非心何日橫政橫民悖出悖入怨歸于上而下逃其責此一變也言路之塞塞在賍娗而巧匿人心世道譬諸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不

遡其源則頹波不可挽不緣其督則藥物不可投四十年中情僞微曖事勢鼎革按是鈔而約畧得之于以轉移人心袪詖淫邪遁之害綱維世道歸乎康正直之路良有藉賴矣我思古人忠愛無已反覆必聽則趙曾之懍牘范鎮呂誨王

拱辰之累奏舍已從人同心僇力則歸登之附名崔植劉疊之更疏梁燾劉安世之交攻多蓄前言斟酌時宜殷鑒柯則事在不遠則侯覇收遺文條善政呂祖謙趙汝愚集名臣奏議是鈔也意儻在是乎意儻在是乎刻成謹綴數語以識

歲月

萬曆己酉冬十二月既望

巡按宣大監察御史吳亮采于甫

書

選刻姓氏

金沙　景素于孔兼

毘陵　啓新錢一本

錫山　涇陽顧憲成

毘陵　玄臺薛敷教

荊谿　玉池史孟麟

錫山　景逸高攀龍論次

荊谿　中湛陳于廷

毘陵　嚴所吳　亮參校

是書若將萬曆時疏全載則可備一朝實錄今以東林人選東林人疏仍是一家之私言非天下之公論或謂其中亦有不東林者謂何曰選其與己合者以自助以欺世之詭術耳若品許人物之論必皆出自東林

萬全都司儒學教授李廷光 訓導劉好謙 對同

萬曆疏鈔總目

總目畢

聖治類

此葉上圖配補

一聖治類

敬獻愚忠以隆聖治疏

陸樹聲 禮部尚書 萬曆元年十二月

竊惟方今之務莫要於　聖學臣嘗入侍經筵仰見
皇上睿哲聰明孳孳學古所未見而密勿大臣繪圖立說因事效忠誠有以端聖功之本矣但臣愚以為學之為道本無限也見聞日廣則義理愈見其難窮知慮日開則趨向愈見其難定況法筵之上宸嚴

所臨或一時敷對未詳則記憶豈能周悉宜再推廣德意令史臣採摭經史凡聖賢之懿訓可為法戒及
本朝列聖創守之宏規繼述之大烈著為謨訓者檃括其辭節畧其要如宋儒孫奭之上徽言范祖禹之進帝學輯成進御以便省覽亦　聖學緝熙之一助也然學以修德德在慎身臣愚尤望　皇上思此身為天地民物之主而一食息起居必遵常度念大位為祖宗付託之重而一發號施令務當人心孝養愈茂於兩宮心思常徹於九有任賢而始終不貳從諫

而枉直皆容道已至而常虛斁道之懷世雖泰而恒
切保泰之念則　聖學光明德日新而治化益隆宗
社萬年之基端在是矣然臣愚芹曝之誠尤不止此
臣聞益之告舜曰罔失法度夫以儆戒無虞之道而
首於法度言之豈無謂哉蓋世際承平人情易弛雖
聖如大舜治如有虞而法紀之守亦自有不容不嚴
者臣竊見祖宗立法纖悉委曲皆有深意二百年來
治平無事大綱非不振矣而節目漸渝或視爲細故
而以通融爲無傷或便於狥情而以因循爲得體間

有拘執者則衆以爲苛刻而共議之不知法之廢也
始於細微而成於沿積小不守則至於大漸不可長
矣宜令諸司查照　祖宗舊典　上請申飭卽在
纖悉務令舉行毋安故常以滋玩愒此法紀之所當
嚴者也諸司政令所以明職掌以一法守也今事例
多端條格不一或乍經建白而旋復改更或見在施
行而隨卽寢革夫輕於定令則下難遵承煩於立例
則獘多出入狥時情者得借以援引肆臆見者或任
其推移甚非所以示畫一也宜　勅下部院司府沉

見行事例通行酌議去煩就簡申明裁定以便遵承
此政令之所當一者也士風者世道之元氣士風正
則禮義興而治道因之數年以來士習漸乖驁聲利
者巧於趨時悅紛華者安於狥俗學專口耳而畧身
心事尚周圓而鮮卓立號通財貨詭隨以濟用稱任
事務誇大以炫名或貌順而心懷異同或外合而中
藏懻忮如斯類者萬一有之雖當聖作之期戒諭諄
切一時漸故觀聽而革心之化未遑夫朝廷有敎化
而後四方有風俗本原倡率之地不當加之意乎臣

愚以爲宜抑奔競以厲廉隅黜虛浮以敦長厚通行
儆勅明示嚮方此士風之所當正者也民惟邦本本
固邦寧未有民生不遂而可以稱善治者今生齒庶
繁民力凋耗譬之堂宇飭而杼軸空膚革完而脂膏
竭臣昔年赴召道途所經自江淮以北歷齊魯畿輔
咽喉之地見差役繁重民多流徙不勝困窮兼聞吳
越閩廣山陝諸處或敝於征徭或困於兵賦民窮財
窘所在皆然吏非不知民隱然欲施賑貸則倉廩不
繼欲事寬卹則道歛難蠲德澤不宜民困何由而甦

宜　勑下廷臣各陳裕民長策務求實惠毋事虛文
該司酌議條列上裁通行撫巡責成守令必使民生
咸遂不徒粉飾治平此國本之所當念者也財用經
國大計其損益自然之數不在民則宜在官今賦欽
之歲入有常政令之蠲除不下財用調度亦甚密矣
然太倉之粟未腐內帑之貫未朽而下無藏富之民
上有竭澤之慮此不可不求其故夫江河不能實漏
卮欲足國用必先均節故止不急之營建則濫用舒
裁未時之賞賚則浮靡抑約內外之供億則奢泰斥

禁姦墨之漁蝕則掊克止斯非足國之要歟至於錦
衣官校監局匠作軍伍之竄占廚役之替補冒濫冗
食積弊相沿又不可不嚴爲覈汰也先臣韓文在戶
部奏會計疏格目謂宜究浮約之故以酌豐儉計出
入之數以定經費使財用虛實一覽曉然其在於今
尤不可缺此財用之所當議者也建宗封以爲藩屏
祖宗訓制明矣今支庶日蕃賦入不給人多祿少艱
窘孤貧所在踰城越關者屢經迭發不能禁止議者
以爲宜限爵祿及于孑之數然過於裁抑則恐至傷

恩爲之變通則委於無術將來勢窮弊極有不可勝
言者矣宜查據該部近年奏行條例中間或約束太
嚴而所當通融或區畫未盡而所宜酌處者通行奏
乞裁定以永遵依至於欲慎輔道則長史教授等官
宜稍加銓擇賢能者一體陞敘毋委之閒廢以責其
輔導之實仍於臬司憲臣中擇其職事稍簡者請
勑兼理宗室事宜凡事由長史司申呈撫按委行覆
查方與奏請庶下無抑勒而越例奏瀆者或少也非
權宜之一端乎此宗藩之所當議者也自貢議成而

外夷納款求市疆埸安而歲省調發有明效矣然邊
國無警則偷惰易生虜情難厭則向背莫測休兵日
久則戰陳不習市易往來則禁防或踈如宋臣富弼
所謂目前恃以無恐將來將不知兵兵不習戰者不
可不爲之慮也宜內乘閒暇以修戰守之宜外察虜
情以施撫馭之術戒主帥之數易嚴士卒之訓練偵
東西夷分合之故以携其糾聚聯各邊鎮臂指之勢
以厚其聲援而又申嚴七鎮增修捌事以將稽其實
此邊防之所當議者也國家財賦全仰河漕邇歲河

物修而運道通漕政舉矣然貴水之潰決無時河渠之通塞難料天時之饑穰不一每當春夏運艘大集於催督則商旅不行萬一歲事不登徵發稍後或河流阻澀致稽期會加以治河夫役十二總漕卒罷悴歲無息肩而隄防之修培運船之補造歲費不迭不無軫當事者之慮聞之先臣丘濬建議欲水陸並運及兼行轉般之法夫陸運費鉅不可行矣乃河漕可常恃也不可不權其變也海運不可恃也亦不可全廢也轉般支兌可兼行也不可執一也視時豐歉

因勢變通在司國計者宜權其便矣此漕運之所當議者也又臣備員禮官竊詳國朝郊廟之制國初因儒臣草創之議二丘分祭後定合祭之禮矣至世宗皇帝采言官之議復主分祭當時與議諸臣有謂祀地北郊禮不經見或謂禮行於郊而百神景從不當日月配天者其言似若有據國初廟祀始建四親廟已建太廟準九廟之制矣至世宗皇帝創定大禮尊二祖以表功德列群廟以序昭穆特建世廟以奉睿宗已復祔享於太廟說者謂因情起義全尊享之尊

而不失昭穆之序則世廟爲安二者皆典禮之大非臣下所敢輕議方當稽古右文之世正禮樂明備之時觀會通以定一王之典垂萬世之法其在今日不識可徐爲之議乎凡是數者今大臣之所謨謀侍從之所獻納臺諫之所論列　聖心常加意而延納之矣又何假於臣言但臣衰殘餘齒恐溘先朝露圖報無由故不揣疎陋冒昧上陳固知塵露無裨於高深庶幾芻蕘可備於採擇伏惟　聖明留意

一 政令以定治體以隆聖治疏

李栻 河南道御史 萬曆元年三月

竊惟帝王所以致天下之盛治者莫不有一定之治體而其所以定天下之治體者莫不有畫一之政令何者政令者固治道之所由以出也苟政令不一則事理之施行無所遵守人心之趨向無所適從而欲定天下之治體以致天下之盛治難矣古之帝王有見乎此故凡有大疑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罔有不協然後從之凡有出令必質之人情參之輿議罔有

不臧然後行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息羣言而定國是夫是以令出期於必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而敷天之下亦莫不聳動厭服以承休德而罔或有異議者以其無有乎不一也今內而部院等衙門所以議政令而修之朝廷之上者也外而撫按等衙門所以宣政令而行之邦國之間者也比年以來政令之出於朝廷者變易無常遠者不過數年近者不出期月甚或方議舉行而忽改方從停罷而復行其行之也初不深究其弊以一人之言而遽行其罷之也亦不深思其便以一人之言而遽罷建議者固隨其所見而不必盡協乎事理之宜主議者亦漫爲題覆而不必悉見諸施行之實上下相玩無所取裁政令之行於四方者固非條約無以達乃今歲更一官人各一見務求新異恥相襲沿每官一番變改每歲一番刊布甚或官以事故遷去一歲而兩番變改刊布者有焉各差地方條陳之疏亦復有類於是用致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非但紀法無章亦且紛擾滋弊蓋因祖宗立法之初意未經申明政治施爲之定體未

經講究是以輕任意見不憚紛更先年重修大明會典儒臣病於紛更不蚤迄未及成亦正爲此故者恭遇 皇上龍飛御極日勤講讀鋭情治理薄海內外莫不欣欣然延頸擧踵相望太平之治矣若不及今講求畫一以定治體而興治功則所以振積弛而起太平者將何待而議也然所謂講求者非不遠求古昔廣事詢謀爲也賓祖宗之法度布在方冊者昭然具存諸臣之建議副在有司者無一不備倘令內而部院等衙門將所存歷年奏疏備加繙閱參以各該

職掌條例通行詳議事理之當者雖報罷不嫌於舉
行事理之非者雖議行不嫌於停改務求講究畫一
經久可行其有應合變通者亦惟革弊補偏而不失
乎祖宗立法之初意畧倣各部職掌定爲條例逐
一開具題議行止畧節緣由以備查考使後之建議
者有所取正主議者有所折衷遵行者有所信守不
致紛更變亂以壞祖宗之法外而撫按等衙門將所
存歷年條約及歷年地方條陳事件通行查發所屬
司道與之備加詳議務求足以宣上之德達下之情

而不失祖宗立法之意畧倣憲綱定爲條約各因地
方民情土俗之所宜各就督撫巡按學校屯馬軍鹽
倉漕之所事參酌畫一經久可行具揭都察院覆議
裁定分發各差永爲遵守不許仍前數行變更刊布
其歷年條陳事件應行應革講究既定徑自條議上
請裁奪以後不得妄議紛更雖或應有變通亦止補
偏革弊而政令有不一治體有不定者未之有也如
此而聖天子以厲精臨之於上賢公卿以精白承
之於下上下同德中外協心不徒虛文而必責實效

不徒謹始而必圖有終將見四方風動六服承德道
德以一而風俗以同帝王隆古之治臣心了然見其
易易耳伏乞勑下吏部都察院再加查議如果臣
言或有可采轉行各部院等衙門及督撫巡按等衙
門一體查酌講究停當題覆上請施行毋或偏頗而
致有異議毋或疎畧而致有後言其於聖治未必無
小補臣愚無任惓惓

陳五議以襄化理疏

余懋學 南京戶科給事中 萬曆三年二月

臣聞聖王兼聽之徑不遺芻菲臣子自靖之義願效涓埃伏惟 皇上纂歷昌明秉資英哲講學親賢孜孜不倦海內喁喁庶幾復登三五之烈臣愚遭逢盛際待罪南垣邇於將順之餘竊有補拾之念輙敢不避斧鉞敷陳五事惟 陛下試垂聽焉竊聞論治功者貴精明論治體者尚渾厚 陛下臨御以來立省成之典復久任之規申考憲之條嚴遲限之罰大

小臣工靡不總總奉職治功既精明矣臣愚所過慮者政嚴則苛法密則擾令綜覈既詳弊幾盡剔而督責復急恣懼不堪率詔旨多切責之辭臣工右刻核之治竊謂非所以培元氣而存渾厚之體也夫湍水鮮縱鱗風林無寧翼操切之與因循施舍不同敝治則六今固未至於操切也臣懼精明之過則操切乘之昔皐陶以寬簡贊帝舜姬旦以惇大告成王淪浹當時矩矱後世臣願 陛下遠憲二君留心柔克持大體而畧繁文矜微瑕而宥小眚 綸綍之出本之

和平而不數下切責之旨政令之行依於忠厚而不專尚刻核之實更乞 明詔羣吏洗滌煩苛寧為山藪之藏無為淵魚之察持法者希蹤鸞鳳司牧者績績保障 廟堂議事無竭澤以焚林臺諫論人勿索瘢於洗垢庶幾寬嚴相濟政是以和而從欲迓衡之治不難致矣故一曰存惇大言路遭塞治忽攸關愚昔流涕太息之言十思十漸之疏自未信者視之鮮不以為訕已也而為三王者或止輦受之或霽威容之君有受諫之名臣無敢言之譽漢唐之治獨三王

稱隆焉此聽納之明效大驗也 陛下首政召用讜臣天下曰引領以望從繩之治然而戇直之臣間遭降斥敢言之士動致外遷此雖諸臣不能積誠納約以致自速伊戾顧立仗之機漸啓則鳴陽之瑞不聞臣須見諸臣屬疏再四遲回懼觸時忌竊以為危言危行之時不宜有也夫諫官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為君人者須寬假之優待之庶謇諤之氣由之而振古稱從諫則聖豈待遜志後從惟言雖逆心而聽且弗咈此聖之所以益聖也臣願 陛下虛以受人

言求諸道自後臣下進言必　召閣臣詳議言苟可
錄俯賜施行設於　聖心有違亦必嘉其狂愚稍示
寬宥無謂逆耳而加遣謫無因小疵而加詰問幷乞
申諭吏部於二三忠讜之臣特加優錄無憚汲黯而
出淮陽無疾陽城而奪言秩庶幾言路日開　聖德
日宏而奸邪不敢竊肆　國是賴以維持矣故二曰
親賽諤惟名與器不可假人　國制　誥敕之典以
風有位非考滿稱職不與非　大慶覃恩不與至愼
重也曩歲　皇上加恩宮臣太監鄭眞得蔭姪玹爲

錦衣千戶　恩旣渥矣玹未有以圖報乃未幾輒求
管事又未幾輒求　誥命　陛下未下部議俱允其
請此於　陛下優念近臣之私誠不爲過但揆之法
制以　祖宗風勵之典而狥廕臣請乞之私其防不
可瀆也求管事而與之管事求　誥命而與之　誥
命舊制難踰邪心無厭其漸不可長也竊觀外廷諸
臣有陳必付所司查例今於內臣獨不用例昔人宮
府一體之義或不如是夫踰制則濫狥情則褻濫則
啓覬覦之心褻則乖激勸之義是以孔子惜繁纓昭

侯愛敝袴豈眞惜此細物哉誠以體審幾微分防僭
過聖哲之爲慮至深遠也今內臣侍衛不止一眞中
廕管事不止一玹往者固不復追而來者尤宜預杜
臣願　陛下法行自近自後內臣請乞必下該部查
例如所請違例該部得以執奏該部依違該科得以
叅駁臣又惟大臣恤典寔寓旌別近見禮科都給事
中朱南雍等查叅原任尚書傅炯公論不容不宜與
之祭葬特蒙　明旨竟從初議臣竊以爲科臣論炯
之言是則祭葬之命宜中止也論炯之言未確則勘

明後予未爲遲也今旣不咎科臣叅駁之非而又輒
予傅炯祭葬之典此之不明則是始之予也爲過後
之予也爲遂始也天下猶謂恤典以厚大臣其後也
天下將謂恤典以賞有罪矣夫此一炯爾然是非不
可不明恤典不可不愼願將禮科原疏下部集議炯
誠共棄就停祭葬以示懲炯猶可原俾因僉論而獲
白至其題覆宜嚴近奉　明旨申飭臣竊謂覆請雖
在該部而初請則在撫按苟撫按查嚴加嚴則該部
題覆自當再乞　明著爲例今後大臣在家病故撫

按官查果生平無過輿論稱賢始爲具奏事下禮部則該部加嚴焉該科又加嚴焉詢謀僉同始爲覆奏若稱嚴不嚴咎在撫按覆勘不當咎在該部參駁不公咎在該科庶幾公論既明 主恩不濫而激勸人心之大機不外是矣故三曰愼名器詩詠率章書言由舊祖法之不可變也則自古記之矣 祖宗典則上同謨烈傳之萬世所宜遵守借曰時異勢殊則亦補偏捄敝擇其窒礙者而稍變通之可矣固不宜輙以一己之聰明而輕紊 祖宗之成憲也邇年以來

建白者炫奇題覆者狥私今日以其言立某法矣明日輙以其言而罷之今日以其言更某法矣明日又以某言而復之法令滋更從違靡定卽如南京兵部更置江濟二衛水夫兩淮鹽法兼轄浦子口營將官之議覆允者未幾而請罷者隨至此則不審時宜輕變 祖制之故也臣願 陛下申飭羣工恪守成憲諸臣建白酌之事體無得剿說以邀名該部覆題要於妥帖無得依違以取媚至如條例事宜勢難遵度則須南咨南京部院外行各省撫按就彼講求議碇

後覆該部尤不得遷就含糊以起紛紛異議庶幾政有常經而 國是定民志一矣故四曰戒紛更敬事後食臣子之節上下相諛非國家之利切見近時該部題覆邊功往往首列閣臣勳猷盛夸督撫功伐此猶曰運籌宣力例當叙也至如涿州橋工告完天下明知爲 聖母濟人利物之仁而該部議功乃至夸述閣臣司禮之績例雖沿舊詞涉獻諛臣竊以爲非美事也夫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卽使諸臣功在 社稷亦敬事後食之常耳一不宜叙

輔臣之職翊贊 皇猷啓沃 君心其大也區區甲士考功之勞以叙輔臣小之乎爲功矣二不宜叙近臣懋賞簡自 帝心躬貪天功而謂己力則智者不居焉三不宜叙先該大學士張居正等疏辭功賞 陛下嘉其勞謙足立臣極臣於此竊度輔臣之心必不以叙功爲當然仰窺 陛下之心亦必不以賞功爲美事惟該部向沿舊套懼長諛習誠宜釐正臣願 陛下申飭該部今後題覆功次只宜直述事情始末與將士俘獲之數邊臣指麾之畧上請 優賚不得

循舊今張炫耀觀聽至於閣臣翊贊之勳宮臣侍衛之勞則 聖衷夙鑒 國典具存該部尤不得輒加贊揚以長諛佞庶幾朝多不伐之風人懷敬事之念而世道士習因之丕變矣故五曰防諛佞夫此五事者言若未切於時宜而實則有關於治體 陛下倘幸蒭菲臣言俯垂 採納則惇大之治宏譽髦之氣振名器慎而人知勸紛更息而法不紊諛習既除士風斯正所以嚴日中之防而愼履霜之戒者未必不自此得之矣臣質本草茅言罔諱忌伏惟 聖明財察臣愚幸甚世道幸甚

披血誠陳膚議以光聖治疏

傅應禎 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年十二月

臣惟我 國家重熙累洽垂二百餘年 君明臣良中外乂安未有如今日之盛誠超軼漢宋匪直比周之成康時也但臣思王道如精金美玉一渣滓之未融不足以語百鍊之金一寸瑕之點汙尚可以玷連城之玉矧治理未臻於純全將王道終限於小康臣冒昧不愛其死敢採三事以 獻首重 君德次蘇民困而以開言路終之自知芻蕘之見狂夫之言願 聖明鑒察臣不勝戰兢隕越之至爲此具本開坐謹題請 旨一曰常存敬畏以純 君德臣聞敬者德之聚合顯微動靜而無間者也堯舜文武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不過即此敬之充拓三代末世不得爲賢君者凡以怠惰放肆失之耳洪惟我 皇上聰明天縱 聖德日新宜無間然矣而於純敬之學切恐猶在所當講求 皇上試自思之 祀郊廟奉 兩宮敬矣而退處暗室屋漏果是心乎否耶臨殿廷 御經筵敬矣而狎見左右近侍果是念乎

否耶一有未純卽爲作輟卽爲間斷而非至誠無息
之道矣 臣冒死請歷指其事而陳之 臣聞今歲雷震
端門獸吻地震於 京師直省者不下數四如近日
岷州之報尤可駭也雖由大小臣工失職曾未見
皇上下修省一詔以回 天意晏然如處無事豈眞
以天變不足畏乎要亦 敬天之心未純也遣大監
往眞定府抽印原非 國初令典事創於正統閒也
先帝用李芳之言停止前差地方稍就蘇息 陛下
不能納科道之諫必欲差往奈何甘心效 中朝失

德之故事豈眞以 祖制不足法乎要亦法 祖之
心未純也 臣又近聞戶科給事中朱東光陳言保治
不過一二語直切時事猶未若古人言之解衣危論
折檻抗疏也幾於觸犯 雷霆本又留中豈眞以人
言不足恤乎要亦側席求言之心未純也夫三不足
之說王安石所以誤神宗 陛下肯自誤耶 臣知其
必不然也伏望 皇上恭默思道彌天變於未然修
德省愆消災禍於既至如雷霆必思陽德方生乃爾
奮擊觸物不於他處而於端門如地震必思陰德主

靜乃爾騫騰震撼一見於 京師屢見於直省得非
朝廷容有未盡善之政歟所以因變而思過者不容
已也抽印一節縱在必行合請照荊州蕪湖抽分事
例 勅下工部擇營繕司廉愼者一員往代其事急
收 成命取回大監以慰人心而安地方不亦可乎
凡人臣進言如朱東光批鱗躡尾豈無畏死之心無
非感荷 國恩思效犬馬不必計其論列之是與非
也均當容受使知 朝廷樂於從諫不必計其章疏
之當與否也俱下該衙門知道使知朝廷無所忌諱

苟有切於隱憂勿罪無因而啓將來之釁苟有補於
闕失勿遽留中而滋欺蔽之姦夫然則憂勤惕慮之
心隨事致謹戒愼恐懼之念觸處不忘斯之謂純德
而天眷永保無窮矣伏乞 聖裁二曰請蠲逋稅以
蘇民困 臣聞 皇上初登 寶位首下恩詔自嘉靖
三十四年起至隆慶元年止一切未完錢糧盡行蠲
免自隆慶二年起至四年止一切未徵未完者免三
徵七誠天地曠蕩之洪恩而海內歡忻鼓舞者至矣
夫何 上之軫恤者愈懇至而下之希望者愈無厭

如戶部之秋糧夏麥禮部之藥味藥材兵部之馬船馬價草場民壯工部之四司料銀以及江防海防軍餉之類除免三分外其七分應該徵納者宜其朝令暮完可也顧乃官司責効於刑併百姓任意以延捱帶徵之令雖嚴積逋之數如故是豈民之真無人心哉臣有以推其故矣夫使五穀豐登四方無虞一歲之入僅足以供一歲之出況水溢旱乾無處無之復欲兼責逋年之逋負此力量必有所不能支且免三徵七 詔雖頒示於中外而深山絕陬之民尚有未經耳目者皆云前項錢糧 朝廷盡數蠲免官司乃稱貪追不過爲囊橐計耳近奉脩查章奏完不及分數者撫按聽參郡縣聽降諸司望風而股慄百姓稍諳其旨意夫使見任之錢糧未完從而罰俸降等乃其甘心焉者顧以逋年之拖欠責以一旦而追求 臣恐中材之士身家之念重而爲民之念疎錢糧一日未完則俸一日不關俸一日不關則罪譴一日未釋彼之處心積慮設法杖併者將無不至而民之椎膏折髓彼暇顧哉蓋 朝廷以此責成撫按撫按以此責

成郡縣矣其取盈於民者亦勢也嘗見披枷帶鎖相藉於道路提携保抱逃竄於他境形似失巢之鳥若如遊釜之魚身請爲傭妻鬻爲妾以償者有之家產盡絕待斃桎梏而無完者亦有之咨嗟愁嘆聲徹于天水旱星火災見於人是豈太平之盛事而 皇上所忍聞哉 臣嘗即今日之財用遡觀 世廟之時勢其不能解者三彼其時倭虜交侵兵馬糧餉日費不貲其積逋之搜括未甚也今天下蠻夷納款會惡投首乃不免於積逋之追此 臣之未解一也鼎修宮闕大役繁興採木鑿石萬里輸轉其積逋之搜括猶未甚也今 皇上專心節省絕意營繕乃不免於積逋之追此 臣之未解二也嚴嵩當 國鬻爵賣官盡天下之金寶奇貨填入私門其時民力猶未告匱也今則昭明公道屏絕私交而閭閻反覺空虛何哉此 臣之未解三也伏乞 皇上體天地之心而憫生民之窮 勅下該部查勘徵七年分凡京庫大倉金花等項繫于戶部爲 國用之不可缺者仍照前 旨徵解其餘如農桑布絹藥味藥材馬船馬價匠班料

銀以及南直隸應安等府江防海防之類明白下詔
各省府州縣查非侵欺果繫民欠者悉與蠲除其中
如蒼术一味無甚緊用實心花班竹委非湖廣所產
應改折者改之以免採買轉運之累既止營繕不繁
土木如四司料銀請查嘉靖十八年以前額派可減
者須示天下使民受一分之惠則 仁恩敷於九有
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矣若是而民困猶未蘇天
變猶未回即以臣梟之藁街永為欺妄者之戒伏乞
聖裁三曰敘用言官以開忠讜 臣 聞君象元首臣象

疏鈔 聖治 三十七

股肱而臺諫者則又 朝廷之耳目咽喉彼繫也耳
目稍有所壅蔽則聰明弗廣咽喉稍有所扼塞則氣
脉不宣臺諫一不得其職其為元首之害匪淺鮮矣
是故聖王賞諫臣非利之也蓋 人君威如雷霆而
中材之士率多畏死惕威使不有以作其敢言之氣
挑肯批逆鱗犯忌諱以蹈不測之慘哉況不惟無以
賞之又從而摒擊之褫其爵而降其等彼執守未定
者藉口於止之不樂聞過遂相率以隱默為高脫有
姦惡起而播弄其間 人主何由得聞不惟自聾瞶

其耳目而斷塞其喉舌也哉洪惟我 皇上 登極
未幾石星李已 先朝以言事擯斥者首起廢而敘
用之海內臣工輒彈冠相慶曰 聖天子之重諫臣
如此真直道可行之會乎凡抱忠耿挾訏謨者靡不
望 黼座而快於一陳之為願也胡近年南京火者
張進醉辱科臣王頤即所以辱 朝廷之耳目矣南
京科道交章論劾給事中趙參魯論之獨詳其間不
無亢辭激烈之罪 皇上將科道官罰治而獨以趙
參魯黜為典史無非寓曲成於懲創之內使如悔過

疏鈔 聖治 三十八

自新而違近臣民不解德意遂謂 皇上之庇內臣
如此其抑諫官又如此搢紳徒切扼腕凡事之有涉
於近倖者遂卷口閉不敢一言即言之亦無稱如近
日胡執禮裴應章之諫討馬趙煥侯于趙等之諫抽
印俱東閣不行不有明驗乎又南京給事中余懋學
條陳五事直切時政其間不無指摘太過之弊 皇
上將余懋學禁錮終身不使再用無非寓仁恕於懲
創之內使言者慎重而不敢輕也違近臣民不悟
聖意遂謂 皇上之轉直言如此其逐諫官又如此

相與私相感嘆凡事之有關於　朝政者皆長編而不敢矢陳即陳之且得罪如近日李盛春之請　朝賀朱東光之請防微幾於不免不有明徵乎夫懋學二臣雖未敢即定其人品爲何如緣其事而諒其心實欲效忠乃俱不免譴責焉藉使他日載諸史冊彼二臣者以諫見逐猶不失美名　皇上因諫而逐二臣後世將謂爲何如　主哉此臣寢食不寧不暇爲二臣惜急欲爲　皇上惜也況趙參魯貶謫遠而悔悟益深余懋學罷斥久而愧死無地伏望　皇上鑒

愚朴之忠而畧既往之愆開絕糾之路以收交修之益　敕下吏部將趙參魯取歷京職余懋學仍舊叙錄則正直之氣弘而謇諤之風興豈非　太平盛事也哉再睹余懋學　明旨有言復用余懋學者一體治罪　臣今冒死言之誠不忍以拒諫之名累　皇上之盛德也儻臣之言行　皇上之盛德全令譽永矣即放田里濶鼎鑊亦甘心焉伏乞　聖裁

乞稽祖制酌時宜以恢聖治疏

管志道　刑部主事　萬曆六年二月

臣伏見舊歲十月中彗星示異言官因事納忠多所裨益　皇上亦畧採而行之矣如　臣所慮尚有出於此者其時起復未除不敢輕率言事又念　皇上方議大婚及垂情於輔臣去留之際恐言煩起厭遲回者久之而此心耿耿終難自禁茲者大婚禮成輔臣議定而聖齡且鼎盛矣昔孔子年十五而志於學帝堯年十六而諸侯推戴　皇上今日踰志學之期符

推戴之會此正總攬萬幾勵精圖治之日也而未有揭要領破拘攣如古之流涕太息以陳國是者雖聖明天縱豈能一一坐而照之哉　臣竊觀今之時勢多以未流事例爲綱紀而不究法之所從來以牽合世情爲中庸而不虞弊之所底止駸駸乎極重而不可反矣及今不拯後必難圖邇進言者輙曰中國乂安四夷賓服眞所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而謂之安也　臣甚憂之故撮其緊切重大者爲九條以獻非誠有卓越過人之書亦非敢爲迂濶難行之

論不過舉祖宗成憲及當今事宜求挽極重之勢而
已稍有識者類能言之然而不言何也非顧戀而不
肯言則畏避而不敢言也將終無一人言矣臣是以
不惜衆諱直陳於 陛下諸凡不關大體與雖關大
體而已經多官建明者悉不掇拾以塵聖聽願 陛
下勿視爲泛言留神省覽默思其故而後下諸廷議
博求善後之策面諭輔臣偕部院諸大臣虛心面折
衷之獨出聖斷定奪實宗社無疆之休臣不勝待罪
須越之至 一曰復議政之規 太祖旣革丞相而

以事權分屬九卿每日羣臣奏事卽於御前而決可
否取 旨奉行其時殿閣大學士尚未預機務也永
樂洪熙中始以閣臣解縉等預機務矣然而奏取旨
仍洪武之舊未嘗有票旨批發之事也宣德中始令
閣臣楊士奇等同尚書蹇義等票旨以進矣然每遇大
政猶命諸大臣議處分不盡從中批發也唯正統初
英宗以沖年而踐祚三楊以顧命老臣而當國因創
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閣臣預先處分以白
於上臨奏傳而行之蓋輔沖聖之道宜爾也然自此

法一行天子鮮御午朝九卿不奉面議與國初之制
漸遠矣臣嘗總面論之面奏處分閣國之令典也必
聖慮精明之甚面後能親決萬幾調旨批發近代之
便宜也必輔臣公明之極而後能常持國是於斯一
者而酌其中其惟密謀於內閣而公議於外廷乎故
臣以爲早午二朝之制不可不復也祖宗時多御午
朝於左右順門大班旣退羣臣更進言事輒至夜分
以故幽隱畢達令縱不能如 祖宗之一日兩朝亦
宜倣其意而行之如三六九日早朝則一四七日午

朝夫早朝自有常儀矣而午朝則不必文武百僚齊
集惟內閣輔臣與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
府翰林院五軍都督府各堂上掌印官俱造御前其
部院卿貳督府僉書以及太常等寺諸卿則分日輪
流以參謀議其翰林院講讀各部郎中六科十三道
中書舍人等官每日或輪二員或輪四員六員分班
侍直以備紀錄傳行參駁等事而起居注常不離左
右以記言動其餘大小臣工雖不在輪班侍直之列
而經筵御前建白者亦聽其隨班挨奏不致壅遏朝

廷凡有大政事該會議者令該衙門先具事由送御
次日午朝公同面議取自 上裁又次日補本存照
至於中外章奏必須一一經自 聖覽默察是非或
預令輔臣分票旨以進而出與九卿面決或間付九
卿各擬旨以進而授與輔臣裁定務求至當不嫌異
同其有事機戒於洩漏者不妨密劄之往來又或舉
言難以剖決者自行平臺之特訊蓋不以公議廢密
謀亦不以密謀遺公議庶天下洞然知上意之所嚮
而太臣之恩怨亦潛消矣 臣 又查先朝入閣之臣不

皆尚書侍郎寺官亦不專用翰林一途洪武中閣臣
無所表見不暇逃矣姑就永樂以後嘉靖以前諸閣
臣論之如黃淮則起自中書舍人楊士奇則起自王
府審理金幼孜起於給事中胡儼起於知縣薛瑄以
御史見推李賢以郎中簡拔楊一清以邊方總制而
召入張璁以南京主事而超遷俱為一時名輔豈以
今日而遂無若人乎臣謂自今宜著為令倘內閣員
缺精選各衙門之德望隆重才識超羣者與翰林參
用如內閣二員一用翰林一用別衙門如內閣三員

則翰林居二別衙門居一蓋翰林明習國家典故而
民務未嘗身親別衙門歷中外事情而經筵未嘗
習熟恭而用之正鹽梅相資水火交濟之誼所慮者
詞臣緣此少滯或鍾怨於汲引之人而別衙門一膺
曠典人將責望太重窺伺太深而浮議遂乘其從是
在 陛下以公聽並觀之心主之以包容激勸之法
行之而已伏乞 聖裁 二曰務講筵之實臣惟天
子必深明義理而後能裁決機務故經筵日講所係
甚重而行之則有文有實 二祖及洪熙宣德之世

日與羣臣論政稍暇即延儒臣討論經史商確古今
從容辯問至漏下數刻不知倦此誠用其實兼其文
者若但織講章循行故事則雖咫尺天顏何異萬里
正統初考功郎中李茂弘所以有經筵又具之嘆也
陛下試思今日之經筵文歟實歟臣備員刑曹固未
獲覩經筵之盛然竊聞講官講畢而出未嘗獻一箴
規聖駕聽畢而入未嘗發一疑問恐文之浮於實也
臣 查得弘治初少詹事楊守陳進講學聽政疏其言
謂大小經筵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 陛

下聽講之餘凡有未明輒賜清問凡聖賢之指帝王之道人臣之孰爲忠邪政事之孰爲得失天下何因而治亂歷代何因而興亡皆一一講明之必使聖心洞然而後已凡四書五經　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　陛下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慾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斯言也正今日之所當亟行者也又査得嘉靖初詹事霍韜奏劄勸世宗首召戶部問　祖宗朝

歲計賦稅所入幾何三邊供億幾何藩封祿米幾何內臣月糧幾何較之今日歲計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蓰於昔者乎年代愈深流弊愈極盍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中外文職幾何次召兵部問天下軍職幾何次召禮部問宗藩內臣幾何次召工部問各監局歲費物料幾何各以　祖宗額數較之今日加增幾何命六部皆具大數揭帖朝夕觀覽則所以恐懼撙節之心自不能已斯言也亦今日之所當細究

者也蓋人主之心必有所繫不係於經史世故則必繫於聲色玩好二者意向稍殊而理亂安危之機實判於此　陛下試尊先朝二臣之言以追　祖宗勤學之實始或稍有不便久而聖慮日精機務日熟將有快心樂意而不自知者矣臣又謂今日之經筵官他日之輔臣也今日之編檢等官及庶吉士又他日之經筵官也　二祖始選庶吉士皆令肄業文淵閣讀中秘書常親自校試驗其進修務在通達國體薰陶德性以備異日之用自正統以後掄選多非出自

聖意而從閣臣議請舉行亦不得讀中秘書而以唐詩正聲文章正宗爲日課不知將來所以備顧問贊機密者果用此糟粕否乎事固有以　祖宗宏深之美意而翻成末流偏重之敝習者此舉是也臣謂自今以後如復選庶吉士則當求　二祖作養之初意若止如今日之所教所習則莫若停止此途一二十年翰林員缺亦如先朝將各衙門之有器識者對品改入假以歲月明習典章何患侍經筵典制誥及纂修校士之乏人哉嘉靖中曾曠十餘年弗選聖慮艮

遠且今以偏重而暫止後以特旨而復開尤善法一
祖宗鼓舞豪傑之便計也伏乞　聖裁三曰闢進言
之路國初言路甚廣而復專其責於科道使之封駁
諸司風聞言事凡以防壅蔽而遏禍源也其始以三
途類選給事中等於中書舍人而御史多陞各部主
事待之若不甚重而當時顧多直節敢言之士厥後
漸重其選至弘治中令於博士行人推官知縣教官
中選其歷練老成者除補而躋之部屬之右其重比
國初加倍而直節敢言之風寖不如前何也先朝不

重官而重言故人爭奮於言近代不重言而重官故
人爭保其官其所由來者漸矣據臣釋褐以來所有
彈章奏牘非出於科即出於道曷常無言第見其劾
一官則三人必竊疑曰是有所觀望而借以立名者
也建一議則人又竊疑曰是無所觸冒而藉以塞責
者也其中固多賢者往往以是非之心而奪於利害
以挺夸之見而繫於雷同卒歸於與時浮沉違其初
志倘芒穎稍稍表著則同列便不相容而飾邊幅立
崖岸則賢否同囿於其中而牢不可解即如拾遺二

節京堂方面俱秩之尊於科道者拾之是矣部屬與
科道相埒也科不拾道道不拾科而獨拾部屬之易
動者豈言官宜互相掩蔽乎此猶謂同居言責不欲
相殘以撓氣也至於科道之已陞京堂方面者自當
從公論之乃復彼此相約多寡相持凡六科拾御史
之已陞者一人則十三道亦拾給事中之已陞者一
人迹似調停實爭門戶豈言官宜久庇其黨乎此猶
謂言路相攻不令偏勝以遺奸也至如平時論劾凡
官自科中陞出者自方而至於侍郎縱有過惡科中

以先儕之故永不糾彈是寧負朝廷不負先儕也御
史巡歷地方自府佐以至州縣正官一經保薦則終
其身尊之曰老師而自稱曰門生有以厚幣相酬者
是寧負朝廷不負舉主也抑又有甚者如高拱之在
先皇帝朝自擅吏部之權而廣布腹心於科道於是
有為之排擊同列輔臣者不幾於律之所謂上言大
臣德政乎雖賴　聖明亟逐潛杜此風而言路是非
之難遽可槩見已此無他大臣惟憚言官之能劾已
而輕視諸司言官惟恃大臣之能庇已而蔑視公論

也臣讀臥碑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　祖宗朝內
外大小臣工種種嘉謀讜論不可悉紀臣姑舉外僚
之最卑者馮堅一典史也洪武中條陳開國政體而
太祖嘉納之潘叔正一州同知也永樂中建言會通
河事宜而　成祖採用之豈獨科道之言爲重哉自
隆慶以來各衙門之言事者始寡而科道之言又未
必盡出於公道臣恐耳目之漸壅也以　陛下之明
達誠宜追　祖宗朝盛舉開張聖聽博求讜言仍命
大臣公其心以參訂之言苟不當也不以出於科道

而遂議覆言苟當也不以出於各衙門而遂寢不覆
如上所陳一切積弊嚴　敕言官洗心易轍有弗悛
者聽各官檢舉坐罪至於疏下該科不問其覆與不
覆行與不行刻期俱送史館編輯敢有匿一疏者亦
聽檢舉坐罪俾公論大明朋比永杜豈不蕩蕩平平
稱皇極之世哉臣又以爲不除言官之廷杖言路終
不得而開也人臣進言孰非爲國言雖過當心亦可
原歷觀　祖宗盛朝未嘗有杖言官者夫忠臣誠不
愛其身以報國而其身則依然父母兄弟妻子所仰

賴之身也曷忍其觸死　生於箠楚之下哉此非所
以全天地之和而慰　祖宗在天之靈也願　陛下
永勿以廷杖加諸言官而鎮撫司亦非拷掠言官之
地即有以言得罪者下諸法司鞫問情實如其罪不
可宥律例自有明條死且瞑目況生者乎如此不惟
言路大開而和氣自熏蒸宇宙間矣伏乞　聖裁四
曰公銓擢之法國初用人不拘資格每於內外虛實
之間寓防微杜漸之意有當事任而實授之權者六
卿分行丞相事方面官專制一方是也又防其專也

而使不當事者參之故大學士以五品科道嘗以七
品而得以可否是非於其間有不當事任而虛假之
權者編檢之入閣辦事科道之參劾大臣是也又防
其肆也而使當事者壓之故近臣間出爲外僚而言
官升遷常不得先於部屬蓋　二祖長慮却顧惟恐
威福漸移人懷趨避以成偏重之勢故于中有奪抑
中有伸或朝炎而暮涼或久淹而驟遷顛倒豪傑莫
知端倪　臣不敢謂悉便於今日即如正統中劉永清
翰林侍講也以才堪繁劇擢爲廣東左布政景泰中

徐有貞春坊左諭德也以智能治河擢爲僉都御史
而嘉靖中歐陽德則以知州而累遷禮部尚書魏校
則以副使而召爲國子監祭酒蓋猶內外通融也近
乃專以內閣及禮部詹事府國子監堂上淸秩爲遷
轉翰林官之地別衙門不得與焉卽有自翰林出爲
方面者亦以備考察之遣與左遷無異矣又如宣德
中刱設巡撫官則郎中趙倫員外郎吳政長史周忱
等與御史于謙同擢爲各部侍郎弘治中大理寺丞
缺鄒魯以御史謀陞而吏部竟從何喬新之薦以郎

中魏紳補之蓋猶擇人不擇官也近乃專以都給事
中與文選司郎中占提督四夷館及謄黃通政之缺
以監察御史占大理寺丞之缺其餘雖德若顏閔才
如張葛弗與矣當事者爲之辭必曰詞臣原以才選
言官原以賢推故定其資格不使他途得覬覦也不
思偏重之獘使天下以官階之炎涼爲向背而不以
人品之高下爲重輕賢者直道難容恒附於明哲保
身之義不肖者依阿取寵盡喪其是非羞惡之心國
家何樂於有此風哉幸賴 主上明聖採輔臣之謀

嘗以禮部國子監引用別衙門官然積習已成其心
終不自國又嘗嚴 勑撫按從公保薦所屬於是舉
貢出身之推官知縣例得選御史而請部曹然以政
事稱最者終不得與翰林文學之臣竝顯以官守推
賢終不得與臺省言責之臣同遷而獨存餼羊於行
取一節殆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豪傑之士
爲抱不平久矣豈以秉衡大臣而慮不及此特重於
違翰林科道之心而不政頓破拘攣也又以責備之
心待別衙門恐其不足以膺殊遇而徒來讒嫉之口

也苟非獨奮聖斷其孰肯以棄菀集枯之見冒衆怨
哉願 陛下勑下吏部勿泥近例而盡廢舊額勿阿
華要而輕畧才賢翰林官與各衙門通融轉調不令
以詞華壓實政科道官與諸部司一體序遷不令以
虛勢長傲風百凡銓擢常使內外均停恬無欣厭虛
實互用永杜詭隨而久任超遷之法仍竝行而不悖
豪傑其思奮乎 臣又謂不閑行薦舉之條則實行必
不振不永停納粟之例則仕路必不淸進士豈必定
限三百選貢須令及府効用文職自正統後添設者

可量行裁減而毋折庶僚之實倖武職從靖難後承襲者當嚴行比試而別收額外之異材額行之有漸處之有權非可輕議耳伏乞　聖裁五曰釐巡察之獘守令賢否責在監司今之巡撫巡按監司之領袖也而按臣實代天子巡狩人尤重之其流獘大畧有六曰民情太隔也案牘太煩也古者天子親自巡狩尚令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司市納價以觀民之好惡今以七品使臣巡行方域體貌嚴重叩若帝閽所恃以通民情者不過投文放告而已風俗之盛衰閭閻

之疾苦邈不相關卽有中牟三異其能知乎故曰民情太隔洪武中勅令縣自清理里甲州清縣府清州布政司清府所屬按察司清布政司所屬至按察司耳目有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遺下貪官污吏及無籍頑民巡按御史方乃是清故百司各得其職而文移亦省後來巡按不知大體而好攬諸司之權百凡大小刑名俱令申詳定奪於是簿書山積而精神疲於檢閱矣且充軍定衛自有巡撫官遣徒定驛自有分巡官如其不公曷不論劾而奈之何以展轉文移

困有司也惟眞雜犯死罪當由按院詳允然亦稍簡矣以閱案批駁之餘功詳激揚舉劾之實政不尤愈乎故曰案牘太繁朝廷設撫按本以糾察百司之職業今致以職業為第二義而惟事趨承凡按臣巡歷所至則分巡分守兩道官必隨之兩直隸旣有撫按又有巡鹽巡江清軍屯馬等諸察院則兵備等官東叅西謁朝送夕迎碌碌奔走迄無寧日而各府推官不復理本府之刑專於答應巡按矣府州縣出郭送迎遠者至數十里外當其按臨之日則百事俱廢多

方逢迎臣詔為諸生時親見一縣官諂事按臣至以貂皮飾溺器以茵褥鋪廁中按臣受而安之晏如也旣以諂導有司而復望其舉劾之公哉故曰趨承太過撫按會同舉劾其耳目必有所寄非不委司府州縣互相覺察而其實皆起於所親信之一官也一官旣開賢否餘官展轉雷同而流言且達於京師矣至於訪拏兇惡則憲臣委耳目於推官推官委耳目於胥隸各處水陸要衝多有賣放窩家又胥隸之耳目也朝通賂以買入暮通風以賣出大奸漏網良善被誣

釀禍匪細臣舊歲過淮揚則聞理刑甕積年黠隸威
焰薰灼縣佐官至以侍教生之刺謁投者其株人可
知矣此輩如城狐社鼠不可攻發又如吳中之打行
齊燕之響馬賊江淮楚越之豪俠巨盜有司以激變
爲虞多遺於耳目之外其何貴於憲訪也故曰耳目
太偏古所稱循吏類以息盜安民務本抑末爲首務
今賢守令之騰薦剡者不絕而民窮盜起風俗日敝
豈政事與民俗不相關耶臣切慼之蓋今憲臣督責
有司自送迎參謁之外不過征錢糧理詞訟而已有

司方掠過彌縫之不暇奚暇及生民遠圖間有務實
政者或以剛直見忤或以悃愊啓侮多寘之下等而
善事上官起赫赫譽者不久擄要路得以是非面榮
辱之矣此風不息天下事臣不知所終也故曰名實
太淆國初昇巡按以糾察之權又慮其秩卑而爲方
面官所壓故令與都布按三司分庭抗禮知府則相
向長揖面議左體亦隆矣今致兩司素服而謁知府
屈膝而參豈憲綱之舊哉夫方面官大計京師必以
素服參部院堂上官蓋儆戒凋瘝服朝予囚服歸司

寇之意至於王官出使雖序於諸侯之上未聞諸侯
以素服見也太守等古諸侯國初最不輕授自屈膝
按臣之後京朝官始薄郡守矣且兩司之素服非以
聽舉劾之故乎故御史易常不舉致仕官與劾京朝
官豈亦以素服見也知府之屈膝非以聽考察之故
乎然五品堂卿翰林六科等官易常不受察於吏部
何以無跪參之例也雖禮數末節不必深較然緣此
長諂曲之風隳正直之氣且令人不樂久居其官而
吏治寖不如古害豈小哉又撫按出巡不分府州縣

正佐官跪迎道旁倘值風雨即知府亦陷膝汚泥中
尤爲非體臣謂憲節過驛則驛官迎之抵郊則府州
縣首領官迎之足矣掌印官民事庫獄爲重俟其入
公署而後參有何不可面令其僕僕於車塵馬足間
豈所以示衆庶見也故曰憲綱太峻去此六弊而徐
反國初之法庶可以責百司之實政矣伏乞 聖裁
六曰處宗室之繁臣惟天下有三大憂而宗藩居一
焉其二則邊防河患是也三者不處於數年之後必
潰敗決裂不可收拾然邊防河患人臣猶能言之跡

能理之至於宗藩苟非獨出　聖斷誰敢冐離間之嫌者嘉靖中禾言官林潤等疏降　勑諸藩各自條陳因下禮部會議定爲宗藩條例一書中間議襲革定本折禁花生限妾媵等項非不詳悉可行然皆一時小補之規非百年無弊之法也今之時又與嘉靖時異矣各王府將軍中尉動以萬計假令復數十年雖損內府之積儲竭天下之全稅而奚足以贍乎此勢之必不可通者也天潢之派既不能自營生業又不爲時給祿米饑寒切身艱苦萬狀此情之必不可

忍者也謀國之士瞻前顧後計無所出則有爲限封爵之說者謂自嫡長子襲封而外不令衆子得盡封也然兄弟同體兄爲郡王將軍而弟不得入中尉之數可乎又有爲攤祿米之說者謂以祿米總付親郡王而令均攤於將軍中尉等也然祿不加增而宗無定數將使親郡王不得實享中尉之祿矣可乎有欲聽其自爲生理者而城禁既不可開則孰爲之營運有欲容其出城自便者而官法既不可施則孰爲之制伏有欲分徙郡王於別城者不過嫁禍之術有欲

遷將軍中尉等以就濱海開田者不思茲蔓之憂凡此皆執一之論耳然豈無所以善其後哉臣請以周制論夫今之親王即周之魯衛曹滕諸國所謂百世不遷之大宗也今之郡王將軍即魯衛曹滕之公子公孫所謂五世則遷之小宗也聞諸侯得世爲諸侯矣未聞公子公孫而得世世爲卿大夫者臣由目前難處之勢以推　太祖必至之情竊謂親王視周之大宗世世襲封無疑矣自郡王而下其當從遞降之議乎自奉國中尉而下其當開四民之例乎倘謂郡王

不可以遞降則起自鎮國將軍可也中尉不可以遞絕則量給其長子孫之祿米以奉祀可也在宗人秩內者王府統之與之入宗學而不與之開城禁在庶人數內者有司治之與之開城禁而不與之入宗學蓋虛膺世襲之名而無實俸何若遞降而得全支之爲樂也虛列宗人之數而不聊生何若編氓而容入仕之爲快也此條例之所未及而在今之所亟圖者祖宗在天之靈不無望於　陛下矣然事屬秘密謀猷僉同之下伏乞勑諭各王府以時勢既極不得不

通之意仍令虛心熟思各陳己見而後下諸大臣會議務爲可久之法所謂磐石之宗其在是歟伏乞

聖裁七曰定河漕之策頻年淮徐水患曰皇上采言官之議特勑重臣一員經理如河運梗塞着照先年海運事宜慮甚遠也臣謂治河最宜精專而海運似難輕議昔禹之治河上惟一流下分九流奔海若建瓴而下故無泛濫之虞令以西域中原所會合之水而拘之一道以入海海口復塞能無溢乎溢而不已必決決而之北壞金隄犯張秋則運道誠可虞矣若

仍南移於趙皮寨新集等處則因而導之避其衝就其便卽運道也運道雖通而水勢不分海口不利兩淮之民終爲魚鱉耳若以河工難成而遷就海運可虞尤甚蓋元人虐使中國之民輕視江南之粟而又無所虞於敵國外患故行海運國初乘百戰之威奸宄慴伏而又止漕數十萬石故仍海運今京師專倚江南四百萬石而驅之冐不測於洪濤巨浪之中其軍若民之稍愛身家者必復轉倩海濱亡命之徒以應其役此輩固神出鬼沒與賊表裡者也何異借寇

兵以齎盜糧且示人以從海窺燕之路矣故海運茍通目前未必無濟而禍必伏於數年之外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臣謂河縱決溢梗運道不過一二年幸今西北尚寧京儲可支數歲而東南之民力竭矣曷若乘此機會廣行便宜暫停一年糧運約以若干資河工以若干賑餓莩存留若干以興三吳水利蠲免若干以穌浙直窮民此言在司邦計者聞之必謂迂濶然弭亂保民之第一策也倘次年尚未通漕則量徵什五暫行轉搬有何不可第臣之私憂過計則不慮

河漕之無路而慮有不軌之徒出於江淮河海之間也自古未有民窮思亂而天下可以久安者邇來盜賊滋起禁例甚嚴有司懼罰百計彌縫有舉發者反責失主監司亦慮朝廷之督責而樂有司之彌縫也萬一釀成大禍南北路梗可不爲之寒心哉臣惟國家都燕不宜專倚南糧爲命卽使漕運愆期而北方亦足自贍乃無後虞語至於此則西北屯田水利之說恐未可以爲迂而莫之講也伏乞　聖裁八曰杜邊陲之釁夫馬市之議修邊廣屯之法廟堂先有成

責邊臣次第舉行而欵貢之不可恃戰守之不可忘
王客兵之當先事調停屯馬政之當乘時覈實以及
一切九邊事宜言官多有及之者臣未嘗習之邊務
何敢妄置喙焉第當始議馬市之時則聞諸謀士云
安宣大則九邊安制東虜則西虜畏切以其言為可
采既而廟算果出於此俺酋欵塞則從請封土蠻邀
求則議力拒誠制虜之大機也然宣大之撫馭寡權
遼東之兵糧未足似謀猶有未盡善者迨罰三鎮馬
市年例之外諸酋踰限請乞督撫虞於挑釁輙勉軍

之糧以易垂斃之馬我軍既困於追賠又疲於工役
心日離氣日索離偷數年之安而癰疽已結於喉肺
間矣萬一馬市之時乘虛而動何以制之議者謂及
今釁尚未萌一面備材蓄銳以備不虞外亦復以計
約束俺酋不令違聘而請挾衆而求以擾我疲卒可
乎土蠻數犯遼東往往得志而歸先時亦屢奏捷虜
卒未嘗大創風聞且謂拾零賊掠建州出作諸夷以
報蔵也近據塘報斬獲四百餘級可謂差強人意然
勝負兵家常事賊狃於累勝憤於新敗必復有求逞

之心不於其來寇而重兵控之遠人終未得息肩也
乘此軍威稍振之日聚糧訓卒預為擣巢計可乎夫
東虜氣折西虜亦寒心矣今總督寧無此意而猶重
有虞者恐功未成而先啓釁也臣又聞之輿論謂六
應撫賞修邊銀兩邊臣互相勉剝半入囊槖半資餽
遺世豈有以貪利釣名之心而能行修攘實事者且
啓釁有戒而彌縫無罰邊事不知所終矣非聖明
搜剔隱憂痛刷積弊日進當事之臣講求邊方利害
何以善其後哉伏乞聖裁九曰核取士之制按今

取士之流弊大畧有三試錄假士子之文一也監試
奪內簾之事二也按臣侵提學之權三也夫鄉會試
錄士子中式之文以呈御覽今則錄中所刻與硃墨
卷絕不相合皆考試官為之者惟會以翰林科部充
同考試官尚能以閱卷餘功分任文字之役不政誤
事至於兩畿試錄則非同考試官所能為而俱出於
主考二人之手其精神大半為前後叙及程文所奪
矣豈能復專功於掄文哉若十三省之試錄則既不
出於士子又不出於考試官皆監場御史委官代作

而其文字仍假名某庠生其批語及前後序仍假名
其教官舛益甚矣臣謂今天下之所不足者非文也
凡試錄中之前後序俱不必作宜止書百執事及中
式人數姓名其文字亦只刊硃墨卷中眞稿不許易
一字一句以朦朧聖聽不惟令試官專於閱卷亦以
風將來之士子務爲有用文章增光試錄此其所當
核者一也夫內簾校文外簾糊名易書以進我朝取
士之制誰敢易之今惟行於兩畿耳若各省闈之去
取全不由內簾亦全不憑硃卷所謂監臨者則行主

考之事者也所謂受卷彌封對讀等官者則行分考
之事者也如是則何用內簾試官何以糊名易書爲
哉且御史以監臨之名行主試之實則旁通關節任
意去留何所不至所以然者只緣教官秩卑而望輕
故也查得弘治嘉靖中會以科部官出主各省試事
臣謂翰林與科部既可爲會試分考官則可爲鄉試
主考官無疑矣翰林除經筵日講官科部除掌印官
及吏部四司官俱有干係弗差外其餘擇學識優長
者照兩畿主考官事例大省差二員中下省差一員

使主試事其分考仍用年青教職偶缺權以府佐縣
正官代之惟雲貴川廣五省去京師甚遠差官未便
則宜就近隣省藩臬中擇二一稍閒者勑令巡往速
歸並不使外簾與校文之役庶兩畿各省事體歸一
矣此其所當核者二也國初未有提學官故巡按御
史勑書內兼及學校之事宣德中既設督學憲臣則
其權已有所歸矣今惟兩直隸以御史提督學校故
按臣不敢侵其權而十三省之提學非副使則僉事
也按臣得而舉劾之遂牽制而難於展布提學官既

取定應試以數按臣復合而考之顛倒其高下仍易
收遺才二三百名生員與儒童並進公道與黨緣相
錯其最所稱獎而留情者外簾必多方檢出寘之高
選其不中式之儒童亦俱移文學憲送入各庠肄業
自是提學之權分而岐路闢矣不但此也提學官妨
考所屬而撫按官忽臨近境則必束卷而謁之是以
奔走小節妨校事也撫按官一切慶吊應酬詩文多
屬學憲送稿不恤其校文之勞按臣監試入簾必外
索其策論二道入試錄中是以雕蟲末技求憲臣也

將馬用之此其所當核者三也三者皆循名責實之要務至於先行後言獎恬抑競以端士習尚有潛移默挽之術焉而臣猶未之敢及伏乞　聖裁

覃皇恩廣達孝以崇國體以光聖治疏

南京陝西道御史　臣孟一脉　萬曆六年五月

臣聞之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而孟軻氏亦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誠以孝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德教所以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率是道也是故虞舜以大孝成時雍之化武王以達孝致永清之休此虞周之治卓冠千古迄今稱盛美者必稽焉我　皇上聰明仁孝勤政講學每於視事之暇即朝兩宮問安視膳日夕無

逸大小臣工皆欣欣然而有喜色而相頌曰此虞舜之大孝也邇因嘉禮告成特薦徽稱仍於奉冊之後頒詔海隅大霈明恩內外臣工又欣欣然有喜色而相慶曰此武王之達孝也臣嘗伏讀詔書有曰各王府親郡王嫡母與生母並存者詔書到日其嫡母許奏請准加稱為太妃生母准授封為次妃給與誥命是　皇上之孝首露於藩服矣有曰勳臣公侯伯襲封見職者俱給與應得誥命是　皇上之孝大賚於世臣矣有曰兩京文官未及三年考滿者俱與應得

誥勅是皇上之孝湛濡於文臣矣有曰軍職自萬
曆六年三月以前有犯該充終身軍已經開五年六
十以上者比照爲民事例子孫准其承襲是　皇上
之孝流衍於罪人矣有曰天下儒官生員有親老無
人侍養願告侍親者聽是　皇上之孝覃布於士類
矣有曰軍民有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雜
泛差役　皇上之孝洋溢於萬姓矣夫鴻鈞之世何
物不熙聖孝之廣何幽不被雖大造不求仁於芻狗
而行潦思委潤於江河此天下臣民無論貴者賤者

遠者近者存者沒者年老而無依者作慝而負罪者
咸荷其仁也夫以皇恩之錫若此其大聖孝之推若
此其廣然就至大至廣之中容有一二未沾其恩者
臣請爲　皇上陳之臣於萬曆三年十二月內見御
史傅應禎率其愚戇之見冒爲狂悖之言仰忤
聖心允爲有罪乃蒙　皇上恢弘天地之量待以不
死謫戍窮邊矣臣聞其往戍之時伊父傅國相年逾
七十即今　皇恩浩蕩凡軍民有年七十以上者許
一丁侍養而彼之父子分離各天生而永訣死難再

見此誠　陛下之至仁所當矜憫者一也臣又於萬
曆五年十月內見進士鄒元標執拘攣之迂談昧社
稷之大計仰觸　聖怒罪復何贖乃蒙　皇上弘開
覆幬之仁寬以不殺謫戍絕域矣臣聞其臨謫之時
伊母羅氏年以六十即今聖世覃恩軍職犯該充終
身軍年六十以上者比照爲民事例子孫准其承襲
而彼之子母遠別天涯生還無期沒齒難逢此　陛
下之仁所當矜憫者二也臣竊思之御史劉臺與傅
應禎之事相若也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與鄒元

標之事相若也之三臣者得以待罪於畎畝之間獲
伸其天性之愛皆　陛下之賜也而何靳於此二臣
耶夫人君之尊天也天無外聖人之仁亦無外臣觀
天之於物雷霆以震之霜雪以威之而又煦之以日
月澤之於雨露是殺之乃所以生之毀之乃所以成
之此天之所以爲至仁也伏願　陛下丕顯無外之
仁大廣無前之孝如天之覆如地之載如造物者之
無物不容將傅應禎比照劉臺事例俾其父子得以
再見將鄒元標比照吳中行等事例俾其子母不至

永訣其他如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雖其父母之
存亡　臣　未敢必而推彼親親之至情使亦得以照例
生還則是當霜雪之後而暴以日月之光霽雷霆之
威而潤以雨露之澤聖恩已廣聖孝益隆配天之業
足以比隆於造化錫類之仁且將遠軼乎虞周矣於
國體顧不甚美而聖治豈不彌光也哉　臣　愚不識忌
諱目覩　皇上覃恩之孝覆被天下不勝懽忻鼓舞
冒昧上瀆伏乞　陛下俯鑒愚誠少垂省察則　臣　愚
幸甚天下幸甚

條陳救弊四事乞賜采納以弘治道疏

一　魏允貞　山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一年三月

臣惟受言爲明進言爲忠遇明主而不言非忠也言
而觀望顧避不敢自盡非忠也　今　陛下明並日月而
益之轉圜之從止輦之虛諫臺諸臣感激拔遲各效
其愚摻摭剔祉一瘠殆盡　臣　復何言然有積弊之所
未更敢諫之所不及明主之所加擇而流俗之所不
樂陳者　臣　不敢畏避忌諱掇拾瑣細以自負於　聖
明之世謹列四事昧死上言伏惟　陛下垂聽焉其

曰公文武之用夫文吏隸於吏部武吏隸於兵部其
常缺吏兵皆得推用其官尊而職要文如九卿武如
總兵之屬皆多官會推此定制也故大學士張居正
輔政以來文職一命而上吏部皆不得自推用必預
關白以是清要之地多與閣臣鄉人凡散之員半是
孤寒疏遠如言官所論曾省吾王篆皆其姻連死黨
也至於武職又有甚焉勢豪利進不能枚舉以故三
部之長欲陟一賢黜一不肖不敢陟之黜之也遇有
員缺卿行請教未上題疏先具揭帖朝以爲賢而暮

陜之爲緩纂以爲不賢而朝黜之爲後 陛下初未
嘗怒趙世卿也而文選郎鄭斋居正意因之王府亦
未欲移葉鄒元標等也而考功郎因居正矯命斥壞
成法以狥之直枉混淆舉錯倒置物議朋興則又談
曰權不在我也 臣愚以爲 陛下宜與輔臣精察
部之長而以其職事歸之於 部遇有文武員缺應
具題者務得眞才應會推者務狥輿論其所推稍不
當者閣臣擬旨得以駁易其涉私而不公者科道官
風聞得以指叅夫輔臣不專吏兵之權以行其私吏

兵亦不敢乘輔臣之間以自行其私如是何憂乎吏
治之不得人也伏乞 聖裁 臣嚴科舉之防 太
祖高皇帝時閣榜多南士考官劉 吾伏法 世祖
肅皇帝時輔臣翟鑾子登第革職爲民罷諸考官
此非過防也進 一權門務一寒士得 匪人失 眞
才勢不得不然也須藏居正欺 陛下冲齡專權擅
政厭薄彛典垂涎制科考試等官窺瞯意向全場題
目或自擬呈覽或領教擬成居正諸子得倩人代作
臨場監試官又加意謄硃分別式樣以授主司圈點
批評列置首卷後先及第海內士人無不憤嘆以爲
二百年科舉之制奈何壞自今始天誘 聖衷正罪
逆保追遣居正復該南京科臣阮子孝疏論奉 旨
張懋脩等併從黜籍科舉天下之公大臣庶僚之表
科舉而私何事爲公大臣而私何人能公其流之弊
至今未已若謂事機偶值原出無心 肅莊兩朝五
十餘年世科寥寥 陛下臨御甫及十有一年蝟集
蠅附不可勝數豈彼時大臣子皆不才父皆失敎今
日庭訓淵源家驥人璧若斯乎 臣未敢以爲信也貴

者既以勢脅富者必以利要師保公卿之子尚有限
而錢虜賈豎之家買題買名不知其所終矣今臨軒
有期請 陛下申飭前旨讀卷官務各秉公竭明爲
國掄才敢有諺襲成套結知權門受請富室如丁庚
故事者許科道官指實具奏又請輔臣子弟中式者
如張甲徵申用懋其廷試讀卷比照內外官引嫌迴
避事例俱以卑者避尊者不得以大臣避子弟蓋大
學士之充讀卷官與禮部之充貢舉官皆登進人才
關係職掌非如監試同考出自臨時可甲可乙自居

正外託廻避之名而内擅擬題之柄丁丑榜眼庚辰
狀元皆出其家惟此之故所當亟爲更正者也其有
懷才抱志堪及第中秘者退任以後聽從自便杜倖
門進眞才光盛典將復見於今矣伏乞　聖裁三曰
愼臺諫之選夫今之給事中御史皆有言責之寄者
也然言責可易勝哉其人正人則其言忠言所敷陳
者必天下之永利所糸駁者必天下之粃政所登薦
者必天下之大賢所彈劾者必天下之巨奸夫然後
國是藉以重而世道蒙其福也人心不古稍稍反常

而居正輔政以來其風愈下竊聞之科道缺多知必
行選則預在内中書博士行人等官在外推官知縣
等官訪其才性便給工媚而善逢他日必爲我用如
何也才性和緩不言人過失他日不爲我患如何也
其有慷慨負氣蓄忠憤而抱戇直者不與茲選其偶
有恩顧不及問察所遺誤以忠直之士入其中者又
多方鉗制百計消磨或斥之外或加之罪如傅應禎
劉臺等皆是也故所選授給事中御史多切近鄉人
親效死黨有所欲爲則託之囂言有所欲去則諷之

論罷即今言官所論于鯨李選是也始之不愼遺玷
淸班臣愚謂　陛下宜痛懲前弊當選之年吏部科
道官查據履歷賢否而又於才幹操守之外博行延
訪以不通京書不受知權門剛果而有氣節者爲一
等以練達世務明解朝章忠實而有識見者爲一等
匪是則雖有浮才弗得與焉當選之日吏部都察院
公同會考或策以時務或試以章疏議論正大見識
宏遠者爲一等議論激切不避權貴者爲一等匪是
則雖有浮名弗得與焉歷代以來以諱言而釀亂者

常什九以直言而僨事者未之什一也奈何直而不
直取乎且國家而設臺諫欲其披肝瀝膽耶欲其緘
口結舌耶欲其緘結則忍如欲披肝瀝膽也則豈奴
顔婢膝趍士所能爲哉故始選之法必毋設防於太
直而姑借口於近厚則庶乎得其人矣伏乞　聖裁
四曰務戰守之實今爲中國患者惟東西二虜西虜
最強而我以馬市羈絆之烽燧不驚已十年東虜次
之而撻書歲至此何足爲患也顧其患不在虜而在
[illegible]者焉市未開虜歲擾我邊我用戒嚴而總兵

各官悉其有以養健兒扛鼎命中之夫結爲父子甘
苦與同彼時爲健兒者亦悉力以養其戰鬪之氣無
事則嬉飽有急則死綏故虜數至而不能爲患也今
納欵既久上下懈弛三軍之士月領一石折色六錢
既扣其半以充市虜之賞又扣其半以奉貴人將官
不養健兒而推其餘於勞僕歌兒星卜之徒軍士衣
糧食糲日苦修築運石轉木困憊欲死閒習爲匠作
活餘生拋弓束矢有如虜負約誰爲禦之卽虜不負
約能保無積久生怨如陝西殺將官事耶此一患也

又中國之所爲常勝者恃賞罰明耳賞當功則用勸
功細而賞鉅則滋疑賞及於所可罰則飾詐矣東虜
歲犯告捷以爲常然書之奏牘則可喜詢之道路往
來則可愕有謂軍聲日振於前人烟日稀於舊有謂
斬獲多嬰兒孔婦而受封已世爵通侯有謂未見其
交鋒而惟閫其授首有謂虜殺軍民則隱有爲無軍
民殺虜則增寡爲多往者臨陣有紀功報功有覆核
此非過察也將以信賞而昭勸也遼東之功誰紀之
誰核之耶此二患者計之無如自治市馬誠不可
罷則寧於太倉盈餘歲支若干以資虜市無剝削於
軍士欲憑地利必結人心無過勞其軍士毋用債帥
毋養游食使常以戰爲守而緩急庶有恃矣戰功誠
不可不厚賞則必須核實不實者紀功驗功同其罰
小捷則從巡按御史查明大捷遣給事中同御史查
明毋以被殺軍民充虜首級毋以罪行賞至於賞則
必先部下官兵次領兵次總督次運籌蓋自本兵之
臣好以邊功炫燿誇大而報多失實賞多踰格賞罰
不明何以能軍 陛下痛懲前事則人不致僞飾虛

要各保境土而邊民得免於橫罹矣豈非安攘之勝
筭哉伏乞 聖裁

敷陳天下大計以光盛治疏

王士性 禮科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九月

臣惟天下之事智者睹於未萌闇者昧於當局守拘攣之見則不敢越尺寸圖朝夕之安則不肯計歲月一有緩急將何賴焉是故直臣不避斧鉞之誅明主不諱逆耳之諫交相成也臣待罪諫垣以言爲職默而不言非臣職也毛舉瑣拾以瀆上聽非臣心也臣謹殫思慮廣咨詢條陳天下大計朝廷之事三一曰親章奏二曰節財用宮府之事三三曰王宮考覈曰督學科

條曰有司文罰戎兵之事四四曰中州武備曰金晉要害曰北虜機宜曰遼左戰功伏惟皇上試垂覽焉

何謂親章奏自古君臣面相都俞吁咈於唐虞堯舜慕隆由此遠也即漢唐宋諸君亦每與群臣決萬幾祖宗朝自朝官於里老皆面陳利害正嘉以後廉陛始森絶而一於奏章批答之夫臣下既不得而覲天顏議可否而言歸於紙上之言則已有得於口而不能得於筆或得之而不敢盡於詞者矣皇上若不親賜檢閱則得失是非從何而悉之臣近於[illegible]日接章奏見所批答或不能盡經於皇上之目者乎皇上一旦奮乾斷旌直臣譎戍編氓還之縉紳天下莫不懽忭仰皇上如日月之復謂於直言當無不受者也而比接聖旨多有謂該衙門知道者則皇上於諸臣之言猶盡受也意者奏牘繁多厭心易起或無暇於詳閱之不知臣下凡有建白無不齋戒於先時覩貌於臨楮以冀天聽之萬一者即有繁瑣皆肝膽吐露不能已也惟皇上親賜省覽而勿視爲紙上之贅言則宮府不致異同臣工樂於鼓

舞矣何謂節財用宋臣司馬光謂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命窮財盡則不在民矣國用屢告匱則不在官矣果於何而洩之則所謂涓涓不勝其出之之孔者是也而盈縮之權則惟在於皇上何者皇上初即位輕徭薄賦約己裕民以故歲計有餘積近年大禮數舉雖萬非得已而公私之藏則取之無餘矣試舉一二言之如山陵二祭本出孝思而鑾輿再幸則賚予供億之需捨大縣之租而不償也皇嗣誕生大慶也而賞賜乃越三十萬不[illegible]

至割大倉之財以益之織造袍服賞賚尚方必需而
費一百二十九餘萬改折漕糧似可緩也掃除之役
數盈宮掖矣近復增選三千五百名夫非不耕而食
不織而衣者往事姑置之將來歲月不尚多乎語曰
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內府之十金蔀屋之十
金也以一金十金用於皇上之施予何惜而不知
民間膏血百已倍之方今眞保河間民多魚鱉荊襄
鄖漢又復甚焉隴西河湟顆粒無收而三吳兩浙數
千里之水旱尤嗷嗷告急也觸目激衷言之流涕欲

取諸民則已無孑遺矣夫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
國今大倉歲用之數浮於所入萬一有四方緩急不
測之用何以應之皇上不於此時加意撙節更何
待也夫朝廷正則百官正臣是以及於官常之事皆
王官考覈重親親也夫王府官員例不陞遷以故一
入其中則廉耻俱盡即舉其一如祖制定立宗室祿
糧不爲不厚矣而諸宗每每告乞何也蓋諸宗子女
例有名糧婚姻之請先自郡國教授上至藩封長史
審理等官各有常例彼皆白日攘臂攫入非必暮夜

入之金也不足則生有十年不報者有矣名有不請而
三四十歲猶稱金哥銀哥等類乳名者矣婚有終身
不配者矣故報生去其年祿十之三比請名糧去
其十之五也其及婚也益又倍之是宗室生一子女
而二十年不得食糧也或得請過期省曹駁勘又不
知爲此輩之過也本宗推勘無已而此輩又從旁而
浚削之何怪乎貧宗日甚而議減祿則嘵嘵如沸
至勤科臣之進乎不特此也內而諸軍校銀糧之給
散外而祿米民校逼闕之允納諸王官視爲奇貨攢

食如蠅彼其志既灰於劣處而諸藩長史有三十年
不從官者既得縱其日月撫按雖有考察之例亦多
點名塞責置之而不校焉是其始本以貪肆不檢
而劣處之及其處之王官則復借谿壑而益之貪也
臣謂宜行撫按嚴加考察出巡如有司例貪墨不經
者勒孥重處大劣者則驅逐之不使數十年蟠據於
中貧宗有名糧婚封過期三年不與報者聽其赴撫
按陳告而置之法有能檢身修行不入敗羣者與有
司同薦銓部爲加官陞俸破格處之則必有興起自

好者庶貧宗得所而下至軍校及里甲錢糧之相及
者亦稍稍獲甦亦親親之一道也夫督學科條大學
校賢才所關督學之臣乃其師帥必得性行方嚴學
識淵邃兼斯二者而後可乃故相忿嫉清議逐徒毁
校授意督學憲臣一槩操切附己者卽薦蓧戚施處
之名邪而此輩又甘爲其爪牙假沴狀之說以凌虐
生徒顚倒豪傑繼又創與新例進學以十五爲率歲
貢以六人而選彼其言法之初謂貢以六人則眞才
可選進止十五則衣冠不濫非不善也但歲貢原止

正陪進學原無限數舊制行之已久令徒令正貢有
十年不與者卽貧儒屢次陪貢道途之費亦稱貸不
貲國家自有科甲以處眞才而輩原以待中人謂其
白首窮經姑償以師儒之職不必定於歲貢之內刻
意删削令老儒衣冠藍縷走死道途也至於州縣大
小文物差殊有一縣而歷國初無科第者亦有每歲
中十餘人者若以十五人槩之則僻縣無才者反以
衣冠濫及而大縣進學之數乃不能與其鄉薦等是
以近日才雋之士[illegible]校則[illegible]者[illegible]於[illegible]

人而其不肖者無所肆其欲選之心往往爲放僻邪
侈如東南民變而仕卿卽以塾師爲之手可鏡已近
雖刻華舊政令重正貢而以進學十五人之數槩之
三年可得四十五人善矣但議法雖寬而遺獎猶在
蓋選既六人則正貢必不及就選既限以十五則多
才之處必仍有進臣謂不若仍依舊制歲貢一正一
陪而進學者亦去其限制令憲臣自以大小縣分等
差則老儒免奔走之苦新進無沮滯之虞而又於選
用督學之時令銓部重其選訪其平日聞望必性行

學識二者兼有之則師道立而善人多矣夫有司文
罔近倣漢法已久任州縣之官而治乃與漢異者何
也蓋漢法能使人樂於爲吏而今多厭苦之漢有超
擢之典便宜之令如黃霸爲潁川善則賜車蓋高一
丈且徵入爲三公而令三載考績卓異不舉矣龔遂
治渤海盜則罷捕盜吏恣意所便而行今盜賊一不
以報則降謫之令下矣且也文罔之煩動加掣肘積
穀則有罰鑄錢則有罰郵傳濫用一夫一飯則有罰
公以禁科歛而私㱁取無碍朝以禁館舍而暗拟索

輿馬有司勤打之如束濕然今既毋強序民以錢贖其行止矣而新錢散於民間以不售為爭者亦宜稍有以處之積穀減原額矣而前以數降罰者亦宜通之而薄其譴強盜照出不真悉有之矣而隱匿之令猶嚴有司報一盜往復追勘往往累死其失主而失物者至相率以盜為諱亦宜稍酌之苟非明聚殺人大賊聽有司自捕之而勿以遞勸之章奏也驛遞弗得私開矣而夫馬廩餼孔道相積勢不得不復取諸里甲暗賠之亦宜稍為之處置使上下之情俱通也

詔旨雖有寬餘之令而民未睹惠澤之實者正以其遺法猶未盡祛而有司猶拘於文罔故耳臣謂宜勅該部通行各撫按議處其不便者改之行令有司悉意勤恤民隱任其才智所近勿以一切文法拘之勿以一眚棄大德勿以虛文掩實政勿以私自喜怒為賢否以為守令勸至於超擢便宜之法既不行於今日則為吏者不樂於久狃不過玩揭以俟時志意益灰精神益倦獨不若錮其限制循資而敘用之為愈也夫吏治修則武備宜飭臣是擬及於戎兵之事

中州武備河南四通八達居六合適里之中自昔戎馬之場未有不自汝穎梁宛始者國家天佑大業二百年來雖萬萬無是而師尚詔曹甫已自萌孽則居安慮危亦宜及之且也白蓮教諸奸人潛伏兩河南北隨滅隨生無忌憚蓋覬省會無備不為慮也今省城所轄都司操備不過兵快千餘人名曰隨操即歲伐俱不諳其餘嵩唐歸汝守備所統俱不上五百人半以役之府縣昔海寇之變浙閩漫不知兵焚掠殆盡然後增稅田賦募兵設將守令各置民事于佐巨

而身自酬兵食然僅僅救於將來而無益於往敗兩河之事何以異此臣查得河南各州縣城守馬步民兵抑華解部歲不下數萬餘近自曹甫之變爲守臣以下欲議留免解而令州縣各復舊額以添城守至今未決亦僅僅慮危之意但額復於州縣不過仍改差遣拘攝而已即益之無用也臣謂不若留部解之銀或抑其半以募勇壯亦可得勝兵二千人而又益以都司所轄如浙閩兵士及邊塞家丁之例專意操練一以軍法從事而並添遊兵責隨軍門標下統之

然不可仍轄以都司彼守土之臣止理衛所且多紈
綺不識兵徒縻廩祿無爲也如此則無事而壯省會
之勢卽白蓮諸奸當懾伏不敢舉有事則移兵趨擊
無賊不破兩河北庶爲萬全臣今言此若迂然使中
州常無事則已不則他日必有以言臣謂然者二全
晉要害山西初守東勝失而後設總兵退守偏關是
置關增塞偏頭最先與寧大等其後嘉靖二十年虜
寇朔州守將戰死當事者虞於內突始退總兵於寧
武稱者遂竝舉三關爲首至今撫臣之設亦惟止

大同鴈門而不及偏老豈謂晉事者未察於其輕重
內外之異乎不知此三關者偏老邊而寧鴈爲腹也
大同居東北爲左臂偏頭老營居西北爲右臂此山
西之極邊也外戶者大同以內爲鴈門偏老以內爲
寧武二關並峙而寧鴈以內爲省會故寧鴈重門也
外戶以屯重兵進與之戰重門以嚴阨塞退爲之守
是國初之畫也故虜未有越大同至鴈門者夫旣守
在大同矣則鴈門之守爲贅乃今巡撫春居省會秋
出代州以防鴈門則是東路之備可謂詳矣何獨於

西路則大將舍偏關而退守寧武若此之疏乎乃徙
以巡撫遥制於偏老六百里長邊之外夫板升降人
潛通內地撫臣旣遠人心易搖兼以虜隔一牆朝發
午至而此地又當互市之區爲夷使窺伺之所向者
石州之敗虜卽從此入蓋欺偏無備不足以斷其後
耳使當時駐以大將虜安得深入重地而不一回顧
耶此可爲寒心竊恐犬羊因沿踵習不至於首禍不
止也臣謂可移寧武總兵駐偏關而以叅將駐寧武
山西撫臣則兼巡寧鴈大同有警則出鴈門偏頭有

警則出寧武以策應之庶邊關無門可乘誠保障全
晉之上策也然非臣之臆說也屢年按臣及閱視諸
臣有議及者矣三北虜機宜把漢悔禍順義請封邊
塞官軍遂一切習爲偷惰而不知今昔不可以同視
也何也俺荅躁躝半世壯志已盡老而厭兵且又顧
其孽孫之愛必不以盟約悖此當時諸臣所以能逆
料於先也黃台吉素懷傑驁向以壓於老酋之故今
老酋故矣把漢那吉死矣部落屬之不下二三十餘
萬語云虺蛇終日而不噬則嚙草木以殺其毒非其

天性固有然耶或者曰一順義死一順義襲其欲悖盟也者安肯以封爵請夫鷙鳥將擊必歛其翼兵事猶然也酋雖虜也亦以桀名何以明其不然耶或又謂黃台吉亦且老念不及此夫扯力措方鞭其父而蓄鳴鏑反射之心且又驍雄甚邊人謂其不減俺荅脫一旦黃台吉溘逝此酋新握其衆狼心欲逞風雨飄忽宣大二邊多事方始矣臨事而爲之備則緩且無及聞之邊關之上十餘年來長技棄捐士馬苦窳卽向時超距之士止以備修築工役而精銳無餘矣

夫器物久而不操則與手不相習筋骨久而不用則與勞不相習事變不常戎心叵測安得晏然如俺荅把漢尚在之日耶乞敕該部行各督撫著實修舉戎事暫停工役挑選精銳簡練以備未然勿狃目前燕雀之知誠邊關急務也四遼左戰功遼東遠在山海之外而歲苦於虜侵近者捷音屢告俘斬無慮數千百可謂威震東虜矣然虜亦人也其貪生惡死同也凡虜一不勝猶覬覦焉再不勝則創三不勝則遯矣而茲東虜者何故屢挫屢來屢起屢敗就首獻馘爲

人立功名哉何遼東之捷不獻於嘉靖之間而於此數年屢見耶比聞之道路及自邊塞來者咸謂眞贋半三五十畸零草竊之寇偶遇於郊野則張皇其聲勢以爲大舉者有矣追逐殺獲不滿百而報俘常浮其十之五者有矣中國被擄之老弱虜人每試以爲前行稍稍刈掠之以爲眞虜者有矣臣初聞之猶未盡信乃京觀於黑谷關之故可知矣薊門去　輦轂不數百里而以敗爲勝者猶然況遼左數千里之外哉除以前戰功既經提奏　大廟難以追査李成梁

業以長城爲之衍冷策勵勳名外自今以後凡有報至虜騎多少有無斬獲行令巡按御史查勘的確毋容吏相隱互如前毋得止聽督撫虛章賞賚濫及亦正功罪明賞罰之事也臣本無知識僅據其得之愚如此伏乞　皇上敕下當事諸臣從公議擬酌而行之至前所稱朝廷事尤望　聖明加之意焉天下臣民幸甚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懇乞急救時弊以崇聖德以圖萬世治安疏[illegible]

[illegible]

竊惟天生民而立之君君承天而治乎民其因時立政先事預防方在幾微而關於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此爲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然後天災異而可以延國祚於無疆方今天下大勢如人一身是故君身爲萬化根本其如元首焉士習關氣運盛衰其如命脉焉倉廩爲國家脂膏其如臟腑焉東南爲財賦淵藪其如心腹

焉邊境爲朝廷藩籬其如手足焉則夫頤養天和保合命脉常使太和元氣流通於宇宙間然後命曰至治瞬息失養有一氣不得其平一人不得其所者是謂小康語云善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也善治者常治無亂之亂故無亂也以臣觀今之時勢元首固當培養而命脉臟腑心腹手足受病已深則及時調理不可不預爲之所也臣以罪夫伏處畎畝誤蒙聖恩賜之起用任以耳目之官受命以來早夜耿耿舜思圖恩未報至於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畧舉耳目之所見聞大要蠹政弊治足以貽聖心之憂者爲

陛下告伏願以聖明垂聽焉何謂尊元首以重根本也曰保聖躬而已蓋天子一身天命寄焉宗社寄焉人心寄焉聖子神孫萬年之貽謀燕翼寄焉其負荷者甚重則其保安愛養者亦不可輕故古之聖君賢相儆戒之詞不曰罔淫於樂則曰檢身若不及不曰慮善以動則曰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是保聖躬正所以保天命保人心保宗社靈長之運也臣於邸報見五月十六日選中宮女四十四名又於十四日選

中五十五名夫御用宮人例當三百此亦欽定名數陛下未有所加也臣竊謂我皇上春秋鼎盛萬壽無疆而急急選取於一時豈惟京都人士且見騷擾其於聖躬恐非節宣之要道也親詣秋祭以崇大典親閱壽宮以先重務然亦昔世宗皇帝舊例我陛下非創爲此行也臣伏讀明旨有曰該鎮倍加嚴謹以備不虞有曰隨行官員人等不許沿途生事有曰申飭各邊防禦十分嚴謹毋得疎忽綸音屢下爲謀甚周矣然臣伏覩邸報我皇上止又欲躬詣兩宮以聖母親

閔則所以勞聖躬而勤聖慮者又當何如也近日以來諸臣章奏多出於聖裁大小臣工孰不頌　陛下獨斷之明也臣竊謂一日二日萬幾攸萃　應奏疏即下部臣覆議閣臣擬旨如無當於　聖心即令其重復議擬以求至當未為不可否則臺省諸臣必從而糾議之矣而旨意竟自處分不惟於　聖心自覺勞勤然明旨既出又孰敢冒死以逆　陛下之成命哉之數者皆足以勞聖躬非所以保聖躬也伏願

皇上恭默思道寡嗜欲以養清明之體修身立政持體要以端化理之原慎固元神保合太和效都俞吁咈之君纘明良賡歌之治好察好問無怠無荒於凡用人行政是非得失必咨之閣臣詢之九卿以求協乎輿論當乎人心則國是定而體統益尊萬事萬化皆從此出而四肢百骸無不受命故曰君者元首也則保安聖躬以重根本寧非今日之急務乎何謂作士習以調民脈也曰正人心而已蓋人心邪正世道之汙隆氣運之盛衰關焉故治理之要莫大於正士習而士習之正莫先於重始進今之士習人心工觀

望而鮮操持事容悅而寡廉隅貞固之操未聞而奉迎承順則其病矣止於言餂恬退之節未見而奔競鑽刺則其病矣止於窺窬或以藝媚當道之知或以文投王司之好則其病矣止於諂笑脅肩苟非喪心病狂曷以淫邪至此夫泰山之溜可以穿石漸靡故也千仞之岡童子可陟陵夷故也今廉恥之凌夷既久而士習之漸磨日甚以斯人而筮仕則求其他日之不與世浮沉而依阿時好者不可得也以斯人而立朝則求其他日之不諂諛求榮將迎固寵者亦不

可得也蓋脉理之邪僻既非朝夕故膜裏之病根卒難收藥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則聖王之重始進也如此　皇上誠能憫士習之邪頹思崇本以立教起弊維風更化善治勑下禮部申飭各省提學正人心息淫邪一道德同風俗禮義以養其心廉恥以勵其志先品格而後才華先器識而後文藝勿以游言獲上進勿以浮詞列高等奔趨者必黜浮靡者必黜或以言詞覬覦或以意向迎合者必黜則趨向端而士

擾若邪僻去而心術自正命脉之病其可瘳乎何
謂寬倉廪以實臟腑也曰厚民生而已蓋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正如人之臟腑充實而痰疾不侵也今郡
縣倉帑或冊而輸京或輦而運邊在百姓則傾終歲
之勤動不能供惟正之國稅在　皇上則減須年之
逋負未能解百姓之倒懸是故姑舂婦擔有輸不足
而鬻産者形銷骨立有生已盡而無家者子棄其父
而不恤婦背其夫而不顧有市身於殷富之家而甘
爲奴隸者又加之以差役繁重征求急迫有司有科

疏鈔　聖治　八十三

罰之擾里書有額外之需民力日竭搜括殆盡枵腹
之民日用且無以自給況可以待不虞議者皆謂招
撫流移積穀倉廪庶可捄目前之急竊恐以爲招流
移之民不若綏來於未流之先則人孰無鄉井之思
積倉廪之穀不若開墾其荒蕪之田則人孰無西成
之望今不務愛養而務招撫是欲揚湯止沸而不知
息薪止火也不務墾田而務積穀是欲不耕求穫何
異於緣木求魚也矧今日積穀之獘則上納有包攬
之費交代有津貼之費鼠耗有補賠之費泡爛有賠

補之費查盤有擬罪之費在不肖官吏因公科索眞
爲聚歛之府在郡縣黎民無辜受罰奚啻陷穽之原
即有賢守令亦無捄乎數者之積獘而況未必皆賢
乎民財日竭於輸納而饑饉日甚民力日見其憔悴
而五臟皆空國何以爲國乎　皇上誠能憫倉廪之
告匱哀民瘼之已極勅下戶部行令司牧之官加意
執獨委心撫字勿藏富於國而藏富於民勿以招撫
流移者要虛譽而以能使民不流移者受上賞勿以
積穀之及數爲優劣而以墾田之多寡爲殿最如是

疏鈔　聖治　八十四

則人無流離之苦野無不墾之田地不攻闢民不攻
聚行之數年而有不家給人足倉廪充裕者未之有
也而臟腑之病或可瘳乎何謂節財賦以重心腹也
曰禁淫巧而已東南爲財賦之區固即吾人之心腹
今則靡於淫巧而氣力匱竭矣上用節則下舒東南
力竭而作淫巧者勢固不止豈　陛下有以倡之乎
臣觀　陛下數年以來御用銀兩歲額不敷今日取
之光祿明日取之太僕是故浮梁之磁珠翠之寶玩
好之珍器用之進龍牀之添設於乾清宮露頂之添

遺於玉芳軒雖時有所取用僅足以備宮中之需耳
何百姓不知而以為用度之貴麗且多也遇聖節則
有壽服遇元宵則有燈服遇端陽則有五壽吉服遇
年例則有御用龍服雖日有所供應僅足以備臨時
之用耳何百姓不知而以為服飾之貴華且靡也覃
恩錫爵大小俱霑雖云太濫然亦非無因而大賚也
兩謁陵寢賞賜數萬雖云太費然亦非無事而漫遊
也何東南之民不諒 皇上之心上行下效爭事麗
靡如寸泉之應暘如長風之鳴竅羣起則倣莫可禁

止服美於人驕淫矜誇物求其備鮮麗侈靡窮耳目
之好竭天官之能漫肆淫巧竟無實用夫中人以十
金之產即可以備一家之用今則以一物之微而常
兼中人數家之產或以沉檀犀象為質或以珠寶金
玉為鑲或窮歲月之功而攻淫巧於一器或罄平生
之貲而易玩好於一執周鼎商彝秦銑漢鑑唐琺宋
錦汝磁宣窑可致之寶騈至疊出饋求於西方而售
高價於東南夫財賦之出有限嗜欲之費無窮既貢
於國復靡於民奈之何心腹不告病而財用不致匱

竭也哉 皇上誠能恭儉以崇聖德節約以先天下而
又勅下都察院行令東南撫按諸臣大正民俗亦抑
淫巧禁其浮靡示之淳朴如有市犀玉等器者則坐
以違制之罪而即以其犀玉入之公帑如有市淫巧
等物者則亦坐以違制之罪而即以其物碎之官府
貨之者有罰而自首者有重賞隱匿者有罰而訐首
者有重賞行之數年則浮靡既去而風俗自淳淫巧
既息而財用自裕百室其盈而心腹之病其可瘳乎
何謂備邊境以遷乎是也曰整戎兵而已夫邊疆之

臣固朝廷之手足而所恃以捍衛安攘以保無虞之
治者也今以邊境大勢而言遼左雖間克捷之功而
士馬物故多於俘首之虜近邊居民斃於鋒刃之下
者備有孑遺耳 皇上試差一侍御之臣歷邊之村
堡昔年居民若干近歲若干自可知也薊鎮一遇竊
發之寇而濫報功賞勘覈方明則往年之有罪不罰
無功冒賞未經勘覈者又可知也宜大雖有貢市之
名然所得不足以償其所失所利不足以補其所費
而又加之以將不知兵士不聽命苟安承乎因循目

前內守無策外防失計舊復一日怠弛已極上下蒙
蔽莫可支持此固廷臣之所共見共聞而不肯爲
陛下言者蓋謂邊臣相繼以入本兵奏覆議處必下
本兵則言出而中傷隨之又誰肯爲無益之談以取
本兵之議駁而浩然長往哉然以臣觀今之邊勢遼
左固京師之門戶而薊鎭等處所以爲堂奧之垣互
市所以示羈縻之微權而鴈門客兵所以備不常之
變邊臣建議有欲調薊鎭練兵以援遼者有欲撤鴈
門客兵錢糧以修邊者今狡賊由薊鎭而入寇則窓

雲之空營將何以護堂奧如猾虜一旦渝盟而內侵
則鴈門之空倉將何以待客兵此孔子所謂無遠慮
必有近憂也　皇上其知漁人乎漁夫含餌以啖魚
其志將以得魚也未聞以餌養魚者也以餌啖魚者
其利在我以餌養魚者其利在魚今以中國之文幣
綺繡爲夷狄之日用常服名雖貢市實似媚夷是使
中國之力日益損而夷狄之氣日益驕中國之幣日
益耗而夷狄之文物日益盛邊臣假貢市以賂虜虜
毎肆竊掠以邀賞彼此相欺以誑　陛下幸其不來

來則莫禦所謂以餌養魚者也養之漸久則其勢必
至於吞舟而漁人將至於不可夫此豈但手足俱病
即令其匍匐亦難而痿疲靡弱至此極矣伏願　皇
上勑下兵部矢心措處勿以前從爲諱而必思爲善
後之圖勿以臣言爲謬而必求爲長治之策蓋事以
有備爲貴臣以不欺爲忠洗心易慮協力經營若何
而選將若何而詰戎若何而振國威若何而作士氣
全遼之居民殺戮幾盡若何而可以實邊境薊鎭之
邊墻修築未完若何而可以充供用遼左之勍虜既

梁日甚若何而震疊以攝其氣宣大之疲弊玩愒日
滋若何而振飭以鼓其勇客兵之錢糧既不可借支
然則乘其無事則民壯可以免其戍邊而亞食可以
扣留否乎貢市既不可恃然則乘其納款而邊將亦
曾及時料理以自裕其戰守之策否乎權難預設變
當先圖運籌決勝折衝禦侮務使將識敵情兵識將
意委身殉國同心戮力如肱使臂如臂使指投之所
向無不如意如是則四肢強健而手足之病其可瘳
乎凡此數者皆關於天下之治亂國家之安危貽

聖心之憂誠未已也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今病不止於三年而艾未畜於一日兼收並取甚費料理求之及時為之有漸非可旦夕幾也伏願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保安聖躬以圖至治而又靜養休息隨證調理勿諱疾而忌醫勿責效於旦夕務俾其脉理和平臟腑充盈心腹凝靜手足强勁將見士習一民志定倉廩實府庫充溢巧去風俗同戎兵克詰邊疆載寧時弊既拯人心可慰則聖躬益寧遍天下為一身聖治益隆視萬物為一體國脉延于千億天下永保無虞其為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者端在茲矣

[illegible]以光聖德以新治化疏

范儁 湖廣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二年正月

臣聞忠藎之士不以主聖而忘弼直之規明哲之后不以時平而弛憂勤之念此天地所繫常泰國家所繫永安也方今四海安瀾邊陲傳捷可不謂泰隆景象乎然熙洽久而釁孽易萌玩愒深而法度漸弛譬諸富人一身深居堂奧之中坐役僕厮安享溫脆乎居無事非不充然盈也而一遇寒燠外侵憂虞中作其不病且憊者幾希何者則久逸不習之故也今天下無患治安患治安而狃之耳矧茲履端之始三陽開泰萬物咸亨正造化維新之會也臣故敢披瀝愚悃掇拾見聞政本切治理者十事為 陛下陳之伏乞 皇上體維新之義大振作之功特賜採擇施行則天下幸甚臣愚幸甚一曰奉天道王者天之子故奉若天道王者事也春秋有春王正月之文漢臣董仲舒釋之曰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春次王王次正若謂上承天之所為而正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仲舒可謂深識天人之理矣但其

以主於任德敎而不任刑罰臣愚以正之義廣矣大矣未可以一事槩也今我　皇上撫茲昌辰宜何如其端於天哉蓋一念不正卽無以合天心一事不正卽無以順天則故所講以正學而昭代訓錄當日親也所近必正人而左右嬖倖當日遠也言必正論而讜議悉見於施行習必正事而邪慝不接於耳目燕居寢處或與臨御大庭殊非正也蓋必無一念不可與天知無一事不可與天合夫然後可以仰答天心永配上帝矣雖故以爲王道之首也二曰防人欲人主處崇高之極何欲不得故常易至於縱也而衆欲之中其戕生而伐性者則靡曼之溺麯糵之躭爲甚故昔人比之鴆毒況之斧斤明其害之烈也在昔禹惡旨酒成湯不邇聲色豈好惡與人殊哉是必深見夫縱欲之害故不得不絕而遠之耳我　皇上屢納言官之疏必能留意保嗇萬無可郤慮者但愛君者必防其漸養身者在愼厥初必時有省察而日有節制則君身日益強固君德日益精明而無疆之壽有道之長恒必繇之豈非人臣之大願哉三曰信詔令

王者所以鼓舞天下而天下之環向而待命者詔令是也今之詔令非不日申而謂之信如四時則未矣臣嚮爲縣令時見詔書一下萬民欣躍更生乃有司格於上供之不足誠有所謂黃紙蠲租白紙催賦者至於申命行事前者甫行後者踵至惟其上之輕易是以下之難遵故卽輦轂之下且有寢閣不行者殊非所以尊國體而定民志也自今詔令合無酌定畫一俾可永守有違者必傳諸法庶幾雷厲風行有司不敢輕玩而百姓實受其福矣四曰定章奏夫章奏者所以宣主德而達下情也臣觀漢唐及國初諸臣奏疏類皆疏暢而不浮簡切而有體言言中窾足動觀聽近或詞尚繁文語爭奇字不惟讀之難竟有煩膺覽而華詞晦理多言亂意卽左國之文將焉用之合無今後章奏裁定體式謝絕蕪蔓則庶激切之衷易明而獻替之誠易達　陛下亦宜留神澄省片善必採失然後章奏爲有用之文也五曰廣儉德人主孰不惜財而用之或靡者徒以府庫之富爲可恃耳乃閭閻瘡痍之狀安從睹之昔唐王鉷爲戶部進額

外發帑百億萬貯諸內庫以供宮中宴賜且云此不
出租庸調無預經費嗟嗟府庫之財孰非百姓之膏
脂而可以內庫爲無傷耶宜史册標之爲永鑑也我
皇上惻然軫念停鼇宮之賞罷鰲山之燈可謂慎乃
儉德加意節省矣若由此推之如磁器之製珠寶之
市織造之煩凡一切供用之可已匠作之可緩者悉
從裁省則內庭一金之省卽可以寬田野百金之科
所省愈積則所寬愈多而億兆元元陰受其賜者將
祝釐無極而千萬禩頌仁儉之主矣六曰專事權天

下之事權貫一一則治叅則亂故堯之任舜舜之任
禹皐陶專一而無二是以唐虞之治至今稱烈也我
皇上勵精圖治一切機務決於閣臣任非不專矣但
召見之典未復內批之旨間出得無有情阻閣紀跡
涉旁弄之嫌乎 臣愚以爲宮中府中事無大小並委
內閣票擬然後裁以宸斷又時一召見便殿商榷可
否則輔相得行其職而洞然示天下以公永無壅蔽
之患矣七曰惜人材人材難得自古記之誠不可不
惜也今布列在位者無論已頃者 皇上允言官之

請擢罹岩穴起用舊臣凡二十六時望厭人心沉淪廢逐
者漸已登庸天下之人加額頌大聖人之作爲矣然
或旋卽罷斥或循資久滯或讜論不行是償其未盡
之官非展其未竟之才名雖起用實則與淹錮等也
誠宜破拘攣之見弘昭曠之典將起廢諸臣不次擢
用卽驟躋崇顯無嫌速化併一時言事以詿誤被遣
者悉追復原職如此則諸臣將必有感激恩奮自邁
等夷期無負朝廷再造之恩者矣八曰養士氣士氣
在天下關世道之盛衰不可一日不伸也然値之則

伸抑之則靡是在人君之所養耳故桐江一絲繫漢
九鼎東漢養士之效可徵已其在於今則有少謬不
然者循默者顯而直諒者微和光者通而特立者躓
巽愞者臣而獨任者危觀望者進而激昂者退滋長
夫媕可脂韋之風鎖鑠夫正直剛大之氣士有抱報
國之忠奮致主之義者欲自效何繇哉則夫伸此抑
彼挽回狂瀾正 皇上今日事也謂宜獎朝陽之鳳
戒寒葉之蟬壯批鱗之節斥搖尾之卑恕木強之戇
屏藤附之姦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嚮在彼則士

爭自奮正氣當伸而太平可立致矣九曰斥巧宦天子所與共治者非羣吏哉而吏治之不競者則巧宦爲之蠹也蓋天下之人廉與貪易辨也仁與虐易辨也惟夫巧宦者厚貌深情機械百出本汙墨而矯之乎廉本操切而假之乎仁本譎詐而托之乎忠掩飾文移以明己之能斂譏攟其事以明己之能直以窺伺爲精神以奔競爲捷徑其於百姓之利病苦秦越人之相視也非當事者蚤鑑而痛抑之則此輩得志而樸茂之士弗勝之矣乞勅下都察院轉行撫按衙

門嚴加申飭留心綜覈則官邪知警而吏治有不蒸蒸者否也十曰清武職今天下譚兵者孰不咨嗟喟歎慟武備之弛哉而揆厥所由則虛冒之弊也我國家優將領恤軍士易所不至顧所養非所用徒靡廩餉耳蓋自世爵之例拘而紈袴掌韜鈐矣自買功之姦肆而市井握節旄矣自冒親之屬多而厮養占尺籍矣自掩敗之罰輕而庸豎安裘帶矣自請囑之私熾而疲駑綰虎符矣以若人而坐之三軍之上適以召侮且此輩以賄得之必將剝削軍士以償之又欲召怨武備何繇振哉誠在內勅京營等官在外勅巡關御史躬閱而一清之則不惟可汰濫員之弊而亦可作武夫之氣策勵既久將人奮鷹揚之志士多彪虎之才夫然後專閫之寄練兵之實禦虜之方可徐議而責成功也以上十事而諸臣所欲言而未逮或所已言而未行然今日端本善治之圖實莫切於此故敢冒昧上陳惟 聖明裁之臣愚不勝懇切企望之至

直陳關係治體四事以仰裨聖明萬一疏

姜士昌 戶部員外郎 萬曆十四年四月

臣聞有貴於明君者垂山藪之聽不遺芻蕘之言所貴於人臣者達狂瞽之規無虞逆耳之患夫是以國家之休實可覩而鴻業可致也 陛下以至聖之德憂閔元元除奸剗苛所以垂意甚備天下訢訢焉稱不世出之主矣向者惟內操未罷言官久謫中外俱切隱憂臣之私心竊欲陳之而未有間乃頃覩邸報則 陛下霈然下德音罷內操矣敘言事諸臣之官

矣臣在徐方聞之踴躍稱快以爲 陛下獻者尚有數端不能自已輒敢忘其冒昧而終陳之惟 陛下財擇其一曰請慎留中之疏以一體夫羣下之有章疏非以達上聽乎則章疏之有批答所以通下情也近年以來 陛下留意政務矣親自省覽矣然乃有言近切直而留中不下者臣據所見邸報則十二年內科臣王三宅嘗諷止山陵之行矣曲遜喬以無逸進規矣而近者則科臣陳璧張希皋王致祥等或以內操或以言官而疏皆留中矣夫是五疏也 陛下

以爲是耶宜即付所司也以爲非耶亦當報聞而乃皆留中不下臣竊惑之今內操建言二事既奉旨允行而春祀 陛下之意特以爲此數事者既不欲因言以爲行止則惟留之禁中自爲行止耳似無所以塞之者而揆之政體則不然設或有人關利害言涉摘發外之不見於內不知其曾達於 陛下之省覽而可以爲訓乎臣非爲往者諫也以爲將來者宜慎蓋防微杜漸之道寓焉爾其二曰請推容臣之量以來直諫夫科臣鄒元標等臺臣孫繼先等 陛下因

言官之請則既用之矣而主事董基 陛下因部臣之請則又用之矣在 陛下敘用之旨方新固不敢即爲煩瀆之說以進而在諸臣中或節槩凜然再起謫或深言極諫有不當以一量移盡之者則德意所當承而吏部之任也乃若原任御史范儁又不在敘用之列夫范儁之言事也臣不敢謂其得進言之體然其疏俱在今讀之蓋銳於進言而急於自效其自爲祿位之計疏而其爲 陛下之計忠也 陛下亦何靳一命之寄而使盡言之臣終錮於 聖世乎夫

於敘之已及者量爲之褒藉而於敘之未及者亦曲
賜優容所以開天下之口而厲直臣之節蓋明主之
上務淸朝之盛事也其三曰請舉面對之典以親庶
政夫庶政之當親也古今重之矣自昔願治之君以
至昭代列聖未有不以延訪爲首務者蓋人君深居
九重其勢易爲間隔所以明習天下之事外之能兼
聽於三公九卿而內之不旁移於左右贊御侍有此
也以　陛下睿智夙成乾綱總攬而左右諸臣多鑒
覆車惜榮名似無足慮然以其時論之則國家撫盈

成之運而　陛下當鼎盛之年於以延見羣臣咨詢
治道非其時乎考之昭代嘗有午朝之制矣恐驟復
之而過於勞嘗有平臺之召矣恐暫行之而不能久
一應章疏宜竝加咨詢矣恐泛舉之而不得其要臣
之所以爲　陛下規者一切不敢爲此不用難行之
語而惟以日講者　陛下之日所臨御也請以日講
之時寓召對之意公卿侍從畢侍上前凡朝廷政令
羣臣章疏擇其最鉅且重者一一條析始末辨論是
非而從容以俟聖斷行之旣久講練愈深　聖心斆

攻將有惟日不足者即午朝之制便殿之對亦在以
漸復之而已此皆昭代之所已行亦羣臣之所嘗及
而　陛下欲開廣聽明閱歷政務未有不繇此者此
臣所以爲　陛下願也其四曰請修節儉之實以裕
國計夫節儉之說在廷諸臣言者不知其幾　陛下
且改容聽之矣而臣復請修節儉之實者何也夫天
下財用之詘也使人臣爲　陛下憂之則莫若　陛
下自知其出入之數而自憂之而國可不至於病今
天下財用　陛下以爲何如哉下之有墨臣靡俗以

耗　陛下之物力而正之有司請濫乞以耗　陛下
之經費物力匱於下經費濫於上公私之積俱以殫
盡矣乃未有所以救之者殆宸衷未加焉今日近臣
疏請則雖出於常額之外而必加明日部臣執奏則
雖合於　祖宗之制而不用無論其遠即如近者買
金一事在世廟時慈慶宮之建用金一千五百兩而
有餘在今日慈慶宮之建用金三千兩而不足夫賦
稅非加於前也民力則日困耳而嘉靖去今廑三十
年乃其費相懸若此即其他可知矣夫如是國勢將

不貧設有堯之水湯之旱又乘之以邊境卒然之虞竭大農之藏不足以奉戰士　陛下將安所爲計乎夫天下之財皆　陛下之財非特內帑當惜也天下之臣皆　陛下之臣非特近臣當從也天下之事皆陛下之事非特營建當急也　陛下誠亟念而深惟之命司計之臣總計天下之用歲所入者民間逋負者與彊埸之用度內廷之供億所入不勝所出而後知經費之可虞又總計內廷之用何者爲先朝之額何者爲今日之額有加無已而後知請乞之難繼列

爲三冊寧簡無煩以備聖明乙夜之覽　陛下自爲經畫而自爲顧慮臣不知何如其愛又將何如其節省也夫先是所增馬匹草料皆爲內採而設者也今內採罷矣不當明示諸臣以爲減派乎先是所派金兩物料皆爲慈寧而用者也今慈寧節萬不得已不當斟酌舊制而稍加節省乎古之人君莫儉於漢之文帝當其時惜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皁囊而粟陳不食貫朽不校致治之盛比隆成康人皆知其爲恭儉之效而不知其即位之初首問錢穀之數彼其額

縣恭儉者豫也臣所謂節儉之實者此也夫是四者皆國家治體所係而臣官屬大農其於節儉尤所當言　陛下誠深省臣計明昭曠之路膚蹇諤之臣勤咨詢之益躬節儉之化於以媲美聖喆而垂光無窮太平之理可跂足而俟也臣無任願望悚息之至

恭進明良交儆之謨以隆聖治疏

張岳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萬曆十三年三月

臣惟帝王保泰之道莫切於君臣交儆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又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又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君之勸戒乎 臣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先臣而後君者所以儆臣也臣之勸戒乎君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先君而後臣者所以儆君也在易則以地天交爲泰天地不交爲否天地者君臣之象也恭惟 皇上凝

圖立極爲天地神明之主其大根大本只在乎一心臣仰窺 皇上一言一動皆堯舜之心起用賢直臣如王錫爵海瑞等 皇上之心乎親賢也追逐黨惡臣如王篆潘季訓等 皇上之心乎懲奸也重治錢若賡方復乾而天下感 皇上愛民之仁心薄譴劉冠南石佩等而天下服 皇上慎刑之恕心開宥鄒元標孫繼先等而天下仰 皇上納諫之誠心停止內操潛消肘腋之隱患誠虔祈禱時切黎庶之恫瘝然有堯舜之實心尤莫先於堯舜之實學而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虞舜之好問察大禹之拜昌言古今稱盛軌以爲不可及厥後殷高宗恭默思道命傅說以朝夕納誨啓沃若作礪作舟楫作霖雨作麴糱鹽梅三代而上善學莫如高宗考之昭代則莫如 孝宗皇帝退朝間燕接見諸近侍大臣於平臺講究問學商榷政理皆遠法殷宗而追堯舜禹之盛軌也伏願 皇上每日視朝經筵日講之暇或燕居無事之時必澄心寂慮併去聲色玩好諸物廓然涵養此心如太空晴雲一日此心日日此心又日亦此心自然

主靜立極凝承天命遠追帝王盛德格饗 祖宗祖靈而篤恭天下平矣至如問學或有可疑者則召輔臣同翰林侍從講官一一問辨之進退人才或有可疑者則召輔臣同吏部官一一問辨之會計財賦或有可疑者則召輔臣同戶部官一一問辯之制作典禮或有可疑者則召輔臣同禮部官一一問辯之戎政機務或有可疑者則召輔臣同兵部官一一問辯之鳩工興作或有可疑者則召輔臣同工部官一一問辯之獄情重大或有可疑者則召輔臣及三法司官一一問辯之方

今在位輔弼諸臣皆同心一德無纖芥可疑六部九
卿大小臣工正君子道長之日使羣臣面議於下
聖明獨斷於上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壅蔽之患何由
而生明良喜起之風遠邁唐虞矣然海宇至廣政事
最繁一日二日固有萬幾 皇上惟總握要樞相與
諸臣講求可否當今之最爲喫緊者大端有四其一
曰議馬市夫馬市爲害先後諸臣論之詳矣臣復何
贅然臣以爲一旦革之則必生亂而禍及於首議之
人若因仍不改則漏巵易竭中國將坐困而不可救

況邊備日弛財源日耗不待智者而揣知其禍也故
欲息馬市莫先於備邊圉欲固邊圉莫先於廣樹畜
訪昔榆林之制以壯我元神壯氣此七年之病非三
年之艾不可瘳也其間區畫經畧之法容臣另議詳
之舍此則無策矣此邊務之所當亟圖者也其二曰
議宗藩夫天潢繁衍數將鉅萬皆待哺於脂膏指大
於股脛大於腰燃眉剝膚之狀已不勝困憊矣臣嘗
待罪禮科具疏刊入宗藩條例請以世次遞其封典
而親盡服絶者得以士農工商各專其業奈當事者

因循不復舉行延挨二十年來近經諸臣會議竟亦
漫無可否畢竟終成廢閣及事發而徐議之噬臍無
及矣此宗祿之所當亟圖者也其三曰議條編夫國
朝設立里甲本爲小民力役之征向苦貪官虐吏不
任誅求更立條編以休息之且條編之法便於富戶
而不便於細民便於市井通衢逐末之輩而不便於
窮鄉僻邑之穡夫況上下交征惟白金折色而布帛
菽粟終歲勤劬者委棄而不知恤貪汚蟊賊利其囊
橐之便而憚於更革吮膏血而莫之顧民之荼毒視

里甲又十倍之臣以爲此法不更貪風必不可息民
日窮而盜日起矣此役征之所當亟議者也其四曰
議治河我朝建都幽薊資運道以通國脈嘉靖間洪
水泛漲議開夏鎭而棄沽頭卒之數年以來強爲支
塞而清流日淺良田日淤沙日壅河身日廻二三
十年之內必有大壞極獘不可支撐者臣今日言之
似若迂緩不切不知壅腫鼓脹之疾非一夕一朝善
醫者察脉色而知受病之源疾甚則藥石無所施矣
臣以爲夏鎭錮當開而沽頭不可棄今欲議復沽頭

勢同反掌復之日久則諸湖浩蕩清流將引濁流衝激兩洪漸出而水由地中行萬世永賴之利也不然日積月累如燕雀處堂必潰決而不可測將爲中原莫大之痼疾此運道之所當亟圖者也凡此四政所當日夜講求以熙太平之業臣特舉其大畧不敢煩瑣以瀆天聽其或用人行政之得失旦夕可爲更改者臣亦不暇枚舉方今聖君賢臣圖惟化理愼之則治忽之則亂孟子有云今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孔子有云爲君難爲臣不易伏願我　皇上遠法

殷高恭默思道近法孝宗召問平臺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四事所宜亟行者速乞勑下該部使不牵滯於虛文不阻撓於羣議不偏狃於拘攣不廢閣於因循必求經久可行爲綢繆桑土之計斯宗社無疆之慶矣

一曰治安天下疏

海瑞　南京吏部侍郎　萬曆十四年正月

臣廢棄一十六年矣　皇上一旦起臣臣不復一疏求止君子之仕也行義也感天地高厚恩也然臣生何年臣生正德甲戌禮大夫七十致仕臣今過而三矣歲歷丑歲盡日過亥日終人稟陰陽氣行亦天之運臣自舊歲五月十三到任以來一月不如一月凡世稱老人之病種種有之可以少延天地生生之意遠一二歲月近朝夕也狐死首丘人情同然天恩其

不一假之也乎然臣不遠萬里其來何心其死無日再挹容輝又懇懇後事也史魚昔有尸諫　皇上聽之夫天生民而立之君君遴臣以承天意自張居正刑犯而後乾剛獨斷無片時一事不惟小民之念有其心不收其效事出於理所無有者失之有刑而刑輕也諸臣莫以其故闇大抵諸臣皆是貪風俗中人待士有禮之說借口而非其正不可信夫待士當禮而民何辜哉我　太祖初剝皮囊草洪武三十年定枉法贓八十貫絞之律給主入官不聽其入囊中物

遂已風流弘治士多廉介之節民無漁奪之擾政刑
原非德禮外事民乎士乎 太祖之權衡審而兩全
之矣正德初年美意如變 世宗胡詹事霍韜所以
有文官惡其厲已託欽定事例雜犯之疏也今又變
而日流日下民室懸罄官則富有揚揚閭里隱隱去
官之名陽仍先日富貴貪人算計中策也自其不離
鄉井樂爾妻孥言中策亦錯於上 皇上以著役爲
辱官府閭里共與榮之曾著役乎吁貪可得而禁之
哉貪其害之大者與貪相因而見同鄉同科門生故

吏之各於其黨借權門爲泰山靠則先意以心其志
多私不下貪吏之害犯此撫按官爲甚吏部未有報
之酌撫按進退者撫按得以容貪貪可得而禁乎京
師四方之極兩京官借口公費無一衙門無有輦轂
下而義利之辨不明至此貪又可得而禁乎先兩京
官後撫按先二司官後府州縣爲小民求一日少安
之序又有所謂本之本本無復有上焉者 皇上身
也古稱聖人在天子之位蓋崇高富貴之極必人倫
之至後足以當之下堯舜一等不能無歉堯舜何以

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自天子以至庶人堯舜於此
知明實得也 皇上勵精有加固非漢唐宋之平常
君可方至以稱於唐虞之盛未也語曰取法乎
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爲下矣一介寒生且聖人
自許 皇上所居何位而可曰中耶今日尚是從頭
直差到底臣歷舉其事轉漕年四百萬石遶計也臣
先官管倉主事因倉推問其餘大抵取盡錙銖而泥
沙用倉收之草率上漏下濕若不介意是軍士之實
得三分之一而已實得三分之二何不舉二分之虛

舒東南因乎節米推則金花銀工部之草場百用料
太僕之馬價光祿之上供南京兵部之馬快船可簡
類省矣春秋列國爭強勢必不以其自利轉資鄰國
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自用其物如秦如衛如齊如楚
往往稱雄一時小如邾莒亦能支吾自守古列國能
之天下之大不能是之謂差宮女古稱宮怨所用幾
何何使之怨閹臣稱曠夫役使幾何大學士丘濬言
併不得其子孫之用何使啓曠周急不繼富孔子爲
[illegible]

無日不足矣寡必賈之寡者實寡者不富貴者乎
宮女內臣 皇上未嘗缺之衣食賞積之空虛無用
塈哺嗷嗷之窮民分文無有是之謂差南寇北虜及
封村劫路之盜趨利也國子生納粟得吏員納銀多
少充選授之官紛然中外非先啓天下利心乎所得
於援例幾何東征西討費十百而千萬之矣是之謂
差古天子歲有巡狩 皇上每出用計數十萬營造
動以萬計民之膏血幾何不知堯舜必爾焉否也臣
非迂欲 皇上今時洪荒事也今天下一家吏胥貪

害合之不減其官獎起繁文苟得循徙袖行易簡之
要移各官鑽剌工夫親自手筆餘暇 皇上有六部
臣在也乃終日勞神章奏可曰恭己南西而已乎苟
卿子曰王好要百事詳王好詳百事荒要得而六部
尚侍且閑人也顧惟 皇上以茅茨土階之心居九
重宮闕持智者行所無事之術御一日萬幾臣言有
未及推之以盡其餘念茲在茲一體萬物久之涵泳
從容而頭頭是道矣性中故物愈出愈奇見堯舜不
見天子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聲律身度

又有出於臣意所不及而言之外矣事有不可易言
者師行糧從山川險易而寇敵百端情也自此之外
一舉手功立而效隨之矣孔子立之斯立況 皇上
濟之可致之權人心自太古特人心轉移非難事臣
故曰一日治安一日非大言非不諳政體貫諳陳政
事於文帝之朝曰舜禹復生無以易此一時之天子
孰與不朽同天地之堯舜崇高之樂自孰與一體萬
物之樂心臣於今亦云臣老矣死亡日近譬之老馬
筋力不堪致遠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有君如此誰忍
舍之 皇上用臣之言是即用臣之身是以千冒天
威兩懇臣無任戰慄悚懼之至

聖治宜新乞勤政學以隆治安疏

吳達可 湖廣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五年

臣竊惟國家之理亂起於君心君心之出入係於所養學所以培養君心而賢人君子則固講明正學而維持此心不可有一日之間斷者也我 皇上御位以來以三六九日爲臨御之期餘爲日講之期輔臣侍側儒臣進言講論經史寒暑不廢勤於學矣近觀 皇上御朝視事未明而興郊廟必親虔誠祗肅一念地方災荒則遣部臣賑恤一念京軍苦寒則發帑金

賚賜德意所孚羣情歡洽勤於政矣夫政與學非有二也必學之功純而後政之用善一日廢學是一日荒政也經筵大典舉於春秋而時舉時輟所賴以啓沃君心使無間斷者惟是日講耳迺自去冬以來聖體違和御講稀少臣備員侍從願效消埃久矣以時方冱寒調攝宜愼未敢以請今聖體既康方春且煦可不亟爲講學親賢計乎且人之精神不着於經史則着玩好人之學問不日進則日退未有一無所着而亦無所進退者也故日新又新日就月將古聖賢

於學且不廢焉我 祖宗朝歷聖相承英君誼辟豈少於學哉然禮賢有館弘文有館日召文學儒臣講論經理不輟蓋不以已脩者自足而以未至者自歉未嘗一日不勤於學也 皇上天縱聰明儒臣講習已久聖學固淵且邃矣一有間斷安保其不他有所着乎又安保其進而不進乎微臣一念惓惓實有不容自已者請自今伊始經筵照舊舉行外每旬日內以三日御朝餘日侍講燕閒溫習經史無間寒暑無分朝夕凡帝王之大經大法必反而求之身心遇災

而撤樂減膳不徒賑給已也禱祀而秉志齋心不徒遣祭已也凡此皆學之實可以養君德亦可以保聖躬者也至於召對之典屢經諸臣疏諸未見舉行意者 皇上以事機未徹恐綸音之發難於悉中乎意者以諸臣聞見未周恐玉音之降難於登對乎臣以爲此不必慮也召對原爲商確國事而設非必其言之一發即中也唐虞諸臣有都俞亦有吁咈期於共濟國事而已今廷臣中豈無曉暢事機通達國體者乎我 皇上於日講之暇輔臣見在即將本日章奏

面商可否經筵之暇部院大臣及科道官見在即將
各衙門事宜面議從違倘聖心有疑不妨反覆問辯
倘聖體稍倦不妨暫息再與畧儀文之末窮理道之
原援古証今必求至當將見義理講習則明治體講
求則定不必更舉召對之儀而君臣道合上下心孚
紛紜異同之論漸歸於一偏黨好惡之私悉化於中
矣太和之氣蒸徹宇宙尚何災變之不弭乎再照政
學之規固當振舉而格心之臣尤宜廣儲今講筵諸
臣固濟濟多賢切見翰林院編修鄧以讚者一塵不

染萬念皆眞養靜立圓義理之涵濡日粹潛心墳典
經綸之蘊蓄尤深臣任江西縣令灼見其賢今已踰
告期志甘肥遯若而人者可使投閒於盛世哉相應
及時取補以備講筵之選庶人才不終於遺棄而啟
學不為無助矣

朝政當修乞勵精以圖萬世治安疏

馮從吾 山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年正月

臣不佞猥以書生叨入仕籍三年於此矣竊見　皇
上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多留中不發臣不勝杞
人之憂然而未敢有請者謂在廷諸臣明諍顯諫連
篇累牘庶幾哉萬有一之感悟　上心也又恐用臣
言為哉第諸臣言之諄諄而　皇上聽之藐藐屢請
饗祀矣而　皇上之遣官恭代者如故屢請朝講矣
而　皇上之靜攝深宮者如故屢請發章奏矣而

皇上之留中不發者如故豈在　廷諸臣無一言之
有當於　皇上耶抑　皇上始勤而終怠即諸臣言
之亦不恤耶臣竊意　皇上之心不過以昔年勵精
天下不見其益近年靜攝天下不見其損何若舍逸
而就勞不知人君之舉動與士庶不同士庶久不理
家則家事費其為患也小而易弭人君久不理天下
則天下之事費其為患也大而難圖　皇上試觀丁
亥戊子以前四夷效順海不揚波天下何等景象也
是勵精之效既如彼己丑庚寅以後南倭報警北虜

叛盟天變人妖疊出遝至天下又何等異象也是靜
攝之患又如此中外多事人心憂虞失今不圖長此
安窮豈必朝講一日不擧便有一日之禍章奏一日
不發便有一日之禍然後爲可憂哉且今日 皇上
自視爲何如主也 皇上欲成其神聖之名而使天
下不見其太平之象則名實不符人誰信之況今當
朝覲之期萬國冠裳畢集闕下咸欲一覩其淸光而
竟不可得則必相顧而疑相疑而議不曰 皇上困
於麴蘖之御而懽飮長夜必曰 皇上倦於窈窕之

疏鈔 聖治 百十七

娛而晏眠終日不然何朝政廢弛至此極也雖 皇
上近頒勑諭謂 聖體違和或可以再借靜攝之名
以少掩其晏安之非而不知 皇上靜攝已非一日
如以爲眞疾耶則當戒酒戒怒以圖尊生之計如
時倦於早起托之乎疾耶則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天
下人心豈可欺哉況 皇上每晚必飮每飮必醉每
醉必怒酒酣之後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卽斃杖下如
是則旣非靜攝又廢朝政縱諭旨森嚴恐亦不足以
服天下而信後世也臣 見前歲 皇上禁止章奏非

奉 聖旨不許傳布臣 意 皇上不過以爲臣下章
奏多有不識忌諱者恐一傳布則天下傳誦其章奏
必議及於 皇上之擧動故姑留中以泯其跡耳不
知今日諸臣來朝而 皇上猶然靜攝其紛紛議論
視章奏所傳更孰多寡乎一人之擧動四海之觀望
隨之豈在章奏之傳不傳也欲以泯其跡而反以彰
其過豈 皇上未思及於此耶臣 願 皇上勿以天
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之晏安
爲可恃勿以將來之危亂爲可忽必乘此大班糾劾

疏鈔 聖治 百十八

之日亟出視朝以答四海臣工之望無惜此頃刻省
覽之勞發 章奏以昭 人納諫之明仍望節飮以
養性情戒怒以馭左右至於以後諸臣章奏無論奉
旨與否准其照舊傳布則聖德以光聖度以宏天下
太平之治可計日而奏矣世道幸甚臣 懇幸甚

朝廷晏安乞勵精改圖以救禍亂疏

于玉立 刑部員外 萬曆二十年七月

臣惟天下之治亂關於政事政事之得失出於君身譬若人之一身君其心也紀綱政令脉絡也內而宮闈外而四境遠而邊鄙則五官六府四肢百骸也使此心不正則六脉不調百骸失理比其剛強且弗克自保矧伊積弱必阽危亡以臣觀於今日之君身今日之政令今日之天下勢甚搶攘危於累卵使賈生而在其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當復如何臣不避死亡

之誅循本及末爲陛下陳之書稱堯舜兢兢業業文王日昃不遑此古聖王鑒知化原厚求諸身以流福天下乃今陛下志在閨門不䘏國事寵幸貴妃宴逸無度恣行威怒鞭笞羣下不數年間宮人閹竪死於箠楚殆及千人積骸成丘衆怨交作四方聞之莫不憤歎古者斷死刑天子且爲之徹樂減膳而今舉左右無辜慘毒至此是誠何心如田義本一奸宄邪孽陛下亦嬖其便佞寵信不疑使義得憑威負勢恣其貪饕以壞亂國家邇者奏牘之或留或下推陞之或用或舍潛弄威柄道路藉藉金錢之巨萬盡歸義家蓄義以累陛下爲城社而外廷之奸貪邪媚者又以義爲城社舍黨朋謀其禍難量且陛下一惑於嬖幸而數年以來問安視膳郊祀朝講一切報罷至於邊烽四急禍亂成形猶不足以動其憂危之端奪其宴縱之習是君身之不修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夫宴子稱政之大患在善惡之不分故古之治朝別賢奸定功罪較若畫一議論不煩而有成功乃今紀綱紊亂號令紛紜是非可否譁然於廷其他傷道

蠹國情形曖昧者臣不忍殫書唯是禍亂既作須人以濟而用人之道悖謬愈甚一人之身佞可爲賢亦事之內罪可爲功止緣爲人擇官故至繁言無定如李如松本紈袴子特巧於憑託耳已屢經論劾忽復有征西之命若使因人成事計冒殊功而終任以兵則趙括之覆車可爲永鑒苟或小見損折則是張積弱之形而令寇虜得窺朝廷又非細虞且數月於茲叛賊將破而猶遲回於榆林花馬之間何爲也臣不知舉之者何心用之者何見如麻貴之奸貪已經閱

臣奏彈按臣覆勘贓罪具明旋復援用縱其神謀鬼
運不忍忌情乘茲多事借以戴罪立功徐為圖之可
也乃毫無寸績而總兵之推忽加於蕭如薰之上使
非朝廷獨斷則奨償帥而後勞臣將三軍解志壯士
灰心矣豈其五萬未入之贓固能化罪為功耶又如
鄭洛者借邊地以起功名挾市欵以要上賞止悉歲
幣盡壞邊防須緣申時行貪邊臣之賄苟旦夕之安
秦檜孫近交相附會不顧國帑有限虜欲無窮養虎
不給禍且噬人此其遺害實在今日而石星乃力蔽

羣議獨主召用借科臣李汝華之勘疏而鋪張其勛
伐不知原疏可質可得漫為巧辭以欺人洛又謀將
狼狽垂絕之史酋令虜王擒獻坐收已革之市賞而
深結其懽重為夷狄所笑蓋洛撫鎮最久未嘗一創
虜星固不能以戰功相加若仍以其開市媚虜則天
下豈少洛哉星不知而推之則不智知而推之則不
忠日傾足於司馬之堂張皇欷歔而徙欲倚洛為泰
山臣知其難矣蓋朝廷之上事機已著議論愈淆功
罪本明用舍輒眩是何謀謨是何舉措且輔臣天子

之股肱也屢推而竟無俞旨冢宰百官之司命也再
舉而始有成命諫官天子之耳目也一斥而臺省幾
空是在　陛下雖未必有成心而不知內必有陰竊
其權以誤　陛下外必有睹投其隙以誤蒼生者今
國勢搓搓矣而邪臣猶得以撼正士之舌庸臣猶得
以奪智者之謀是紀綱政令之紕謬未有甚於今日
者也古明王在上羣生愛戴方外蒙澤威震百蠻亡
狂狡之憂乃今外難方深內患漸積禍機交作勢甚
啖啖虜已跳梁輕狎中國直躪內地數十年邊方積

纍一旦潰裂矣而哱酋又叛於西關白又逼於東波
沸雲湧橫集交侵如燎原之火發之至易撲之甚難
今連累萬之師徒捐不貲之帑藏以驅除小醜而曠
月之久未有成功是豈細故乎且國家設兵本以自
衛今積失其心反以自攻始而浙江兵變矣已而鄖
陽又變矣已而滇南又變已而陳州又變已而薊鎮
又變乃至劉許諸賊稱帝稱王驕悍之氣徧於行伍
即如日者高蓋等奮勇先驅而榆林兵逗留不進古
今師旅曾未有如此事履霜堅冰不待智者而辨貼

骨附肉其勢尚安可言然使民心未搖國本猶固尚
可維持而年饑歲凶百姓力屈欲爲亂者十室而九
若復重給軍餉稍追誅求則救死不贍計出無聊揭
竿持矛亦不旋踵矣乃臣不惟遠慮又有近憂　陛
下非刑酷烈凡在近御無有一人幸可生全矣夫人
懷必死之心無更生之慮又在耳目左右之間因利
乘便以甘心於一逞是倭虜伏於蕭墻而哱劉發於
帷帳臣每一思之尤所寒心也蓋漢臣有言天下之
患在於土崩故歷代以來强藩劇賊間亦竊呼狂逞

而擾在亡秦敗止亦人於天下大勢固云甚耳今自
宮闈肘腋徹於閭閻邊徼皆懷離上之心皆操不軌
之念而匹夫忽欲與天子爭權是土崩之勢也故天
下之亂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夫天下之亂則由於政
令之紕繆政令之紕繆實由於君身之不修遡致亂
之由以尋弭亂之術誠唯在　陛下之一身矣而
陛下輒復泄泄屢經人言不少警悟臣竊惑之夫
高皇帝櫛風沐雨定天下　列聖相承赫然全盛傳
及于陛下而忽尚陛下視若敝屣何以慰　祖宗之靈

民家有老母且籍子爲安今　宮庭震驚而　陛下
若罔聞何以解兩宮之憂上帝好生故匹婦含冤天
變於上今　陛下淫刑未除何以回上天之怒深拱
禁中開夤緣之隙邪孽侵權而　陛下未洞其奸何
以杜旁落之漸去相申時行賫金賂遺家人未九潛
住都城出入禁地希圖復召業掛彈章而　陛下寢
閣不行令奸諛皆生覬覦何以清政本之地萬國欽
等未嘗忤主而終於斥遠邪臣既去猶陰制其權而
陛下不悟何以勵骨鯁之臣上下隔越國議兵機無

由參斷帷幄而　陛下稱制下令終不出房闥之間
何以盡大臣之謀人臣致身事明主願忠者衆今忠
者無由自見使者反恣奸欺甚乃擯罷忠良而負嵎
之虎終不可以請上方之劒何以作勞臣之氣國家
須邊臣甚急然周咨廷斷猶懼失眞今　陛下無拊
髀之思乃委於贖耗之石星而似才者亦舉推輪敗
轅者亦舉何以盡將帥之用何世無奇才草澤之間
豈無乘風飈願效死命以立功名於不朽者然必側
席旁求斯聞風慕義而今君門九重何以致豪傑之

歸戰陣之士枵腹待哺枕戈待旦僵尸漬血殺人如麻而 陛下頎在睽閤袵席之上何以致將士之命遠近之民皆疑 陛下自求般樂不頋百姓之塗炭無若保赤子之義何以繫天下之心犬羊之性向背無常聖王迭用威恩故蠻夷率服今惑於邪臣之計而欲恃款忘戰託以久安何以銷無窮之患 陛下誠反覆思之則禍之所胎亂之所召如日月行天江河帶地較然可知必不能外 陛下之身而別求救亂之術今往事既不及悔來事又不復圖艱難如

太平聽其自壞臣不知其解矣職嘗讀唐史至於玄宗始而任用姚宋力求太平開元之治遂幾貞觀既而惑溺妃子入於淫荒則羯胡之亂遂發漁陽前事不忘可為炯戒即如 陛下臨御以來勤心庶政憫念生民昧爽臨 朝徒步郊禱故四海亦以清寧而天下翕然有聖明之頌後乃陰中邪臣之謀潛移聖志以致紀綱法度風俗人心一旦蕩然積朽生蠹干戈遂動勤怠之效安危之機此猶明徵 陛下一自反而可燎然者伏願 陛下深察愚臣之言思開元之治鑒天寶之亂移前日之令圖改今茲之逸轍損椒房之寵斥邪諂之人捐除暴怒罷黜非刑憐憫物命使皆樂生以大暢帝王好生之仁亟御大庭精勤政事親近臣僚延採忠讜使精神志慮全注於天下期於立見太平則聖德天威震動四海民心懽戴天意感通奸宄喪膽而社稷靈長在此一舉矣不然則雖哼酋授首倭虜服命而禍亂之端方自此始也臣世受閣恩不忍坐視危亂冒死盡言誠冀 陛下萬一之悟則臣雖九死無恨臣又見近來羣臣封事

間涉乘輿及壼闈率多留中夫朝廷多故正宜恢張聖聽表揭直言使天下血脉流通耳目明達豈得一切沉閣以阻塞忠諫且一疏之入倘有關係業已流傳不復可諱況此乃奸臣壅蔽遏佚之計尤當亟革以彰明明之德臣愚不任激切籲天之至

國事日非隱憂可懼乞圖更化以光中興疏

丁元薦 中書舍人 萬曆二十二年

臣讀漢臣賈誼云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天災人困綱紐解外多勍敵內乏重臣岌岌乎燎原之勢已而舉朝寢處其中謫謫訿訿咎曲突徙薪為過激此尤臣所痛哭流涕者也臣竊妄計今之事勢可寒心者三可浩歎者七坐視而不可藥者三請為陛下舉其狀治世之民安以樂亂世之民愁以怨未有人心不安可共天下者至今日而民

愁苦極矣江南自十五年以來十室九空江北數千里一望俱奪樹皮草根不充枵腹賣男鬻女僵仆道路近聞河南人相食矣當此時而欲禁之不為盜慈父不能行于其子去歲閏十一月十九日病痊刑部進士史弼行至徐州道遇兇徒四五百人白日操戈嘯聚黃山問之云饑民也而有司不為處置撫按不為上聞夫議蠲議賑臺省部院之條奏明旨所申飭恩與法幾兩窮而土崩之勢漸成救荒之効未睹此其故何也臣嘗反覆籌之以為今之南北但得才誠

兩合之士如古富弼張詠朱熹其人即不能而如周忱之於江南蔣瑶之於揚州徐九思之於句容假以便宜令其因病立方隨時消息民因庶可少甦今不聞用某人而但云設某法築舍未成而溝瘠不可復起嘯聚之衆忽焉橫行試度傾廩發倉之費與軍興調遣難易幾何臣所寒心者一向者東西告警朝野失措募兵之議日四五上夫祖宗立法內自京師外至衛所及沿海沿邊之額設軍不乏也竭四海膏脂養之數百年一旦有事驅市人以充行伍當事者

按籍而患其寡一變於浙江再變于勛陽三變于寧夏四變于陳州驕惰之卒脫巾而呼當事者對壘而畏其衆臣愚以為兵之難用而易亂者威不足也威之不足患在無食無食則無恩無恩是以威不可行也食之不足起于兵冗而無節冗而無節患在無練兵之人所謂練兵之人仁明武三者具備非空譚韜畧如今所稱邊材得其人則濱海鹽徒中原巨寇皆可收戎伍而坐銷其怏怏無忌憚之心况我有上將誰不感奮願効天下未嘗乏正人不肯束縛文罔俛

首于腐儒僨帥之悶也今內不擇本兵外不擇大帥
而嗷嗷練兵何濟于用卽今京營疲卒不滿十萬天
下衛所坐糜徒有空名關陜重地一遇胡騎則弓矢
器械亦且束手遼左之師饑寒疲困急之直欲走虜
由令之道討不終日幸而支吾終成首尾倒置之禍
何者外重而內輕枝冗而本枯士氣靡于文法壯夫
憤于肉食形見勢極莫可誰何 臣 所寒心者二邊事
自互市以來武備陵夷人心玩愒方其初議不過借
此羈縻修我內政然虜飽我饑每一大入輙重賂而

去至鄭洛而邊境若掃矣不意宋應昌襲其故智于
倭也彼其奉 命提師止以救朝鮮爲名不聞封貢
近據李如松叙功之疏卽言言皆核而斬獲首級與
殺傷將士勝負亦僅相當釜山之退因頭目相猜抑
且啗我重賂非敗奔也狼子野心胡然而請封請貢
若果稽顙闕下中國之禍方始何者封貢者和市之
別名也割已朘之膏血啗無饜之餓虎中國益虛假
納款之虛聲灰積衰之士氣沿海益無備彼日以通
貢之使覘我虛實度我形勢一旦聲東擊西分道而

寇我而泊淮安我而道登萊我而閩浙我而蘇松東
西牽制首尾不支餉道絕而南北分中原之盜與而
北之虜相乘而起不三月而京師坐困豈必抄掠天
津方稱門庭之寇哉說者藉口世廟 臣 謂世廟東南
之患正釀于此自胡宗憲藏其渠帥而三十年間民
有寧宇則用兵之効也嗟乎堂堂天朝赫赫明德
陛下擁全盛之輿圖席累世之洪業二三大臣不能
延攬英賢訓兵講武一則曰互市再則曰和親大倉
歲入幾何堪此二醜消邊臣之志辱中國之體長奸

雄之心重蕭墻之禍豈舉朝皆婦人耶 臣 所寒心者
三高帝嘗曰治天下者不盡人財則有餘財治國之
道藏富于民勑戶部毋聚斂以傷國體大哉王言萬
世永鑒當時征討不遑而獨卹屢下司農未聞有告
乏者也 陛下勑羣臣講求理財之說 臣 以爲國用
所由不充非取之尙有遺也內蓄而不散則上壅外
注而不已則下耗積之空虛無用汨沒于不經之費
暴殄于無賴少年直與尾礫等凡百姓所謂稼穡拮
据與有司之敲朴箕斂其艱難情狀 陛下無蹤知

也近者戊壘吏禁餽遺明旨惓惓臣竊仰見聖
意然歲例銀兩之屢增金寶珠石之頻促雖以諸臣
哀懇曾不少貸則司農少府之持籌而歎閭閻瑣尾
之仰天而號其迫切情狀 陛下且疑而不信夫使
民窮而 陛下不知力詘而 陛下不信當事諸臣
之罪也剜肉以充腹去皮以傅毛璵林大盈殷鑒可
畏臣所浩歎者一賞罰者馭世之大權也有功不賞
有罪不誅唐虞無以化天下然賞罰不當始于功罪
不明功罪不明始于欺罔者衆今重失事之誅輕蒙

蔽之罪是以債帥乘機務爲輿主近聞東師失律所
在抄掠朝鮮毒我滋甚碧蹄大敗川兵盡殲提督膽
落于王京經畧魂消于海上是以借沈惟敬之舌爲
竣事之圖此其狼狽道路知之所不知者 陛下與
二三大臣耳魏學曾力排和議志在滅賊艱關血戰
垂成而緹綺下矣一則以功獲罪一則化罪爲功其
故不可知也蓋中原財賦輦而之九邊九邊之士曾
不得一飽復輦而之長安中貴人此李氏父子熟徑
也楊鎬敝日僥倖生心一曰債事誰執其咎臣所浩

歎者三公議在天下如元氣在一身壅而不流則病
是以聖王導之使言非謂言之盡當要使元氣宣洩
耳建言諸臣如鄒元標趙南星王如堅薛敷教孟養
浩萬國欽李沂孫如法等前後六十餘人孤忠直節
良自表表間有隨聲附和者較之蠅營狗吠葷不徑
庭哉貶謫不已至于削籍削籍不已至于禁錮禁錮
不已至于廷杖而士氣索然矣公議痛惜以爲方隅
多故時歎乏才落落晨星忍盡一網是以委曲推用
而 陛下輒坐以黨夫人懷富貴之心上不逢迎天

子下不趨附宰相乃援寡逐孤臣自爲羽翼傅虛名
而賈實禍愚者不爲且黨之一言小人所借以空人
國者也 陛下以之自空其國何歟今孫鑨李世達
趙用賢去矣李禎孫丕揚顧憲成許弘綱引疾矣吏
部尚書陳有年 陛下召之留都必以其人可信也
推一李懋檜不允推一湯顯祖不允正推會乾亨至
再不允豈 陛下以有年爲黨歟不知諸臣之得罪
于 陛下抑有故歟臣竊有憂焉自古好察之主剛
斷之君其於賢奸非不注意威權非不自持然而巧

者往往覔緣左右乘間抵隙以激上怒毛摘瑕舉以疑上心令言者一觸而禍不可解竊太阿而奪之柄日剸刄於正人而人主不知也甚者陽有所救陰有所中過歸人主而權臣享其名天下不知也壬午以前腹心肘腋之間有所肆而不復顧公爲之而公知之　陛下所痛恨丁亥以後機局屢變術愈巧而愈不測顚倒翻覆黑白淆亂　陛下所不及知也不可不察也臣所浩歎者三書稱和衷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今朝廷之上日聚訟而攻擊則是非淆而客氣勝

也盡公臧否于國人權不必自我握借水火以相濟見不必自我同古大臣立身於是非毀譽外故能虛而持衡國家罷丞相府設大學士正虛而持衡之官也元輔王錫爵坐其身於是非毀譽中一出而杖饒伸再出而逐趙南星等其心已不白于天下故有謂其不知人者有謂其不能容物者有謂其陰陽剛柔互用不測者有謂其違毋命而出爲有所迫者有謂其心本無他爲子衡所悞者有謂泰交一疏卒自矛盾者有謂其吳趙楊鄭之事快意于鷸蚌之爭者下

不勝形影之疑上不勝睚眦之憤疑憤交積機械橫生顧盻悉成吳越荃藩幾于易臭小人乘之而朝廷多事矣夫平心定氣斷斷休休誠意久而自孚者上臣之懿矩也勢成于騎虎事激於操戈恒物之極致也二者輔臣何居焉出此入彼反覆手間不惟自悞且以悞國臣所浩歎者四自古成功少起于議論多文法煩而指視亂不能制小人適以撓君子今不務實政而哆空譚不惜當局之人而恣傍觀之口屯田馬政鹽法河工事之孔棘者如蝟而人莫敢任即任

者終鮮成功撓者衆也至用兵詭道古有專閫之寄無中制之機今塘報五日一上矣章奏日數論劾矣詰問月數下矣忽增一監軍忽設一提督調遣紛紜雌黄交口韓白其何能施敗道也以倖勝之功爲必然之畫日甚一日長此安窮天下事未可知也臣所浩嘆者五靑衿者朝廷儲爲異日之用者也士之自愛與上之愛士若處子而今蕩然矣方其成羣而呼有司畏之如虎一遇孤弱有司置之若棄方其譸張爲幻則藩臬之長降堦稱公稱兄甚至柄文者與諸

生媾而和矣一旦勢去則門隸得而爾汝家奴可以僇辱夫使士而含垢忍恥等于凡庸于國家奚賴又或靦顏市井攘臂脫巾衣冠之恥兩者責在乎師儒也一省三譁一郡兩起較兵民之變有加焉而當事者玩不注意猶以爲天下之處子不必皆良婦未有不處子而婦良者轉移顧化上關國脉下係士風涓涓不塞江河誰障臣所浩歎者六書稱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賞延于世罰不及嗣厚之至也朝廷扼腕譚疆埸之務則曰任事者少然罰重賞輕任事之臣退

矣擊節而思忠義則曰偷生者多然厚誅不死薄賞守節好名之夫去矣英廟北狩于謙挈社稷而還之功成身死後嗣不得享茅土之封胡宗憲保障淮南賞未酬勞盆死廷尉迄今易名之典缺如此壯士負戟而歎者也茲弁髦學曾三矣華除死節諸臣不吝九族以報故主高帝忠臣哉文帝亦云練子寧在吾亦用之夫人臣爲國受赤族之慘不獲載之祀典光之史冊千古遺恨三百年來士氣日衰邊功日少機實由此　陛下不亟爲風勵褒顯示以大信鼓以微

權即日逮督臣日誅穆來輔等而觀望巽愞之徒方執而出誰與共天下臣所浩歎者七　祖宗陳紀立綱指臂相使故精神流貫大小相維故法度嚴肅今上有藹然不可行之法下有囂然不安其分之意　陛下飭守令吏獎如故清錢粮夙逋如故閱武備虛伍如故禁盜賊失事如故興河工決裂如故嚴科貢獘竇如故舉纖毫之事朝廷無以行之幾病痿矣最可恨者　陛下發帑金賑江南民鉄兩未沾迨給事中楊文舉敢饕餮宴會司道守令各以其餽之厚薄

爲舉劾揚揚得志滿載而歸何異剽餓殍而奪之食哉無何儼然首吏垣矣江南之人至今欲籍其家食其肉而止于免官則三尺爲虛具戍卒可以戕主帥士子可以辱有司部民可以訐父母奴隷可以凌主人舉市井小兒皆傲然思有所逞猶可諉曰無知最可笑者鄭材以紈袴子挾伉忿爭意在李世達耳無故辱其堂官楊應宿攘臂和之君父之前恣睢嫚罵若不知有朝廷法所謂無禮于其君高帝所必誅者也罰未蓋辜先以高擧寵謝之則萬世無清議孟軻

民憂人心陷溺等之夷狄洪水今之人心茅靡極矣
轉盼嘉隆頓成升降之會蓋昔之人心厚而直今之
人心刻而巧昔之人心敢于為善今之人心敢于為
不善昔之人心現意猗行惟恐人知今之人心小蕪
曲謹惟恐人不知昔之人心亢顏讖刺常有含覆不
忍蓋之意今之人心偶為揚善常寓不滿之詞昔之
人心常自見所短今之人心常自見所長昔之人心
淳薄傾險在脣吻今之人心謹愿老成時多變態乍
陰乍陽如鬼如蜮管子謂禮義廉恥為四維即使人

疏鈔　聖治　頁五七

人知恥猶可以維其亡而亦漸漸滅此世道愈趨而
愈下也之亡者其漸也不知所以積其流也不知所
以止始于微耿卒至濫觴庸愚以為固然而有識者
所深憂而卻顧也故曰坐視而不可藥者二紀綱人
心是也昔高帝櫛風沐雨百戰有天下及其既定抑
且宵衣旰食問民疾苦親賢納諫訪求治理戢法者
貴近必誅蠹職者縣佐小吏特遣行人慰勞內無寵
倖外無竊權凜凜者三十餘年列聖相承以貽今陛
下艱難勤苦之業良非快心適意之資萬曆十年間

陛下庶政躬裁權奸竄伏徒步郊禱加意黎元天下
喁喁相望謂太平可待邇來稍稍廢懈朝講之典久
缺郊廟之祀不親時勢艱危堂陛懸隔　陛下豈謂
萬幾可以中決一二人不妨臥理獨不思九閽遼絕百
務陵夷大臣之忠邪何由而知庶僚之是非何由而
定啓左右壅蔽之奸失朝野仰望之心平時且不可
而況今日蓋今之人心不大有所轉移則耳目不易
耳目不易則百年相沿之習必不可以一朝而變今
之紀綱不大有所振刷則神氣不奮神氣不奮則旦

疏鈔　聖治　頁五八

夕待舉之政必不可以空文而行精神薈顧全在
陛下諒非深居高拱所能坐理者也伏乞　陛下念
祖業艱難思時事孔亟夙興夜寐法祖敬天郊祭必
躬朝講時御霈然發明詔與天下更始以親賢人為
首圖固邦本為長策重守令之選緩征求之令絕封
貢之議核功罪之實舉忠讜之士重樞筦之託謹持
三尺以肅紀綱而陰以鼓舞數十年靡靡之人心神
流氣暢合天下改觀易慮以衆上指而又時勅輔臣
以開誠布公責內外諸臣以各修職業要之于持大

體尊朝廷修實政省煩詞則精誠流貫上下泰交何
災不弭何亂不戢何政不行何弊不止是在　陛下
反掌間何憚而不爲耶臣通籍九年拜官一月非不
知蹇蹇爲患出位干誅顧天下治亂社稷安危其機
間不容髮君相能奮然改圖則轉危爲安消沴爲福
因循故轍則重不可返窮而必變及今改圖其難十
九失今不圖其難百倍及今改圖則補漏救偏尚可
支目前之患失今不圖則事變橫生必有不及爲之
悔此其故亦庸人能辨已而在事者乃且泄泄苟安

間抱杞憂亦未睹天下之全局使臣逡巡畏縮因姑
且有待卷舌取容曰徒激無益國家之事將聽其自
壞而已矣仰負世恩下玷靑史臣竊耻之是以不避
斧鉞上塵睿覽伏乞　陛下稍加裁察儻以臣言爲
謬乞下臣疏于閣部十年之間有一語不効願懸首
國門以謝當事諸臣臣死不悔謹具本實封親賫
以聞臣不任隕越待　命之至

乞披陳時政之要急採納以光治理疏　　陳于陛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萬曆二十二年二月

臣一介謭陋誤蒙殊眷拔之稠衆之中寘諸輔弼之
列仰惟聖明在上耆碩在前日兢兢焉祗承休德勉
奉規隨自可因事納忠豈必露章言事但伏念我
皇上躬親政務總攬乾綱二十時衆正登庸天工無曠
斯亦千載盛際也而中外人心猶未翕然稱愜以爲
至尊深拱晉晝有時隔之疎忠直沉淹泰茅無彙拔
之望頃雖冬春之內兩遇臨朝銓曹之講已荷批答

而海寓之拭目延首者甚切也又近年來吏治墮窳
國用匱詘邊陲多警武備未修揆之政事之體以尚
有一二當亟爲釐飭者臣誠黔劣不敢自謂識達時
宜可以救弊補偏而功備覆必荷恩深重亦念耿耿
樸忠懷之頗久輒敢不自揣量條爲六事進獻儻蒙
留神聽納仍勑所司斟酌議行即萬分有一足以增
光日月之明裨益太平之治亦臣所以報國恩而酬
主知之職分也臣無任悃悃悚惕之至爲此開坐具
本親齎謹具奏聞伏候勑旨計開一接見大臣務推

我 皇上以神明斷臨照臣工世務洞知王威獨運
而年來疑議橫生綱紀未振者秪緣九重之靜攝既
久大廷警蹕稀傳是以宮府內外意氣阻於泰交百
司庶寀玩愒成於積習耳 臣自蒙恩擢在秘閣每聞
穆清之上章奏不輟覽宴暫不恒御時需諭旨諮問
政機藻翰之批決如神情隱之照燭如火仰見震慮
憂勞未嘗須刻暫弛昨冬恭遇臨朝受賀召見 臣等
俯垂清問廷臣莫不相顧色喜日者四方計吏雲集
闕下復俞臣等之請御門引見親渙玉音交戰之內

歡聲雷動以 聖心之兢業 臣等既得於親承聖躬
之彊固廷臣又得於快覩則朝講秩節似宜次第修
舉矣乃 皇上猶若未肯致行之者意者加意頤神
以深居簡出為攝衛之常乎 臣覽書無逸篇首述殷
三宗周文王之壽考皆以憂動惕厲得之蓋人久靜
而時動則血脉流暢暫逸而常勞則肌膚堅實語云
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斯葆生之眘腧也假令久習安
處始雖暫適而更致血氣結轖喜怒失平迓續休和
之道似不雅堤儻謂國家法嚴令具夫既或治之有

不妨垂拱責成者此又不然天下雖大譬則一身君
者中心臣者四體人必心之精神融貫於肢體百骸
闔而後身乃無患若精神有一處之不到則手足雖
特行不能矯健耳目雖視聽不能聰明今時之勢雖
文貌備存而實多頹靡不振之處其病正類於此非
明主厲精率先於上曷以興明作之治哉又或謂本
朝履祚享年之永無若 肅皇帝自十七八年後齋
居決事稀御大廷此無為政理之明徵可仰法也此
亦不然 皇祖雖久處邃嚴而宵旰靡暇太阿獨操

每有大政令必密劄輔臣商確再或遇虜警軍機中
夜傳奏立賜批答用是人心悚讋莫敢玩視然至末
年尚未免柄臣用事貪黷成風夷虜深侵邊務壞弛
則亦以倦勤之故美業稍遜耳況今事勢勵勤物力
凋耗十倍當時而又可以宴然自逸耶夫主上深拱
不出則人 臣雖抱忠獻石畫不獲伸造膝之談政事
雖奉獨斷親裁莫能杜孤庭之口欲以集衆思而釋
羣疑其道無繇今亦未敢過煩聖躬如昔年臨御之
頻數但乞每月一二再臨朝堂及今春和開講之期間

一御講讀四時大祭躬一舉行其有軍國大政特召
臣等及部院大臣於便殿從容訪接商決行止稗得
時奉天顏躬禀震斷此不過分宮庭之片晷移鑾輅
之須臾於事非有過勞而足以振權綱決壅蔽譬之
大明一出陰曀潜消天下事指撝則定矣臣猶憶我
皇上初年勵精之治視朝則戴星而出庭燎煌煌
既畢事乃稍辨色而不爲早文華聽講則每月六七
御雖祁寒暑雨未嘗傳輟而不以爲苦困旱而親叩
南郊則布袍徒步往返二三十里爲萬姓請命於天

而不以爲倦吏兵銓選則御門臨決賢能奬賞則延
見面諭此皆典制所曠見 祖宗所罕舉而 皇上
猶且毅然力行之今又何難於暫出也昔敬皇帝嘗
問先臣劉大夏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大夏對曰幾用
人行政有疑者卽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
之自然順理便是太平臣以爲今日挽回世道興建
太平其機括無大於此惟在上心一奮勵間耳伏乞
聖裁一錄用人材臣聞天之生材良亦不易其有以
性之必有以用之連抱之木委於溝瀆則匠石望而

垂涕騏驥之足伏於阜櫪則良樂顧而嗟吝今世稱
正人君子沉抑下僚擯處巖壑者無慮數十人矣此
皆 祖宗所培植在 皇上所拔擧業已服在周行登
擢民譽秪因言事過激任事過銳其詞氣戇拙識慮
迂疏自干威怒誠亦不能無罪頑譴罰既久困衡日
深報效徒殷枚拭無自天道霜雪之後必繼以陽春
未有聖仁在上容覆萬彙乃重錮二三無知之小臣
不垂曲貸者且今方隅多故任使乏人秉銓之臣樛
羅采掇日恐不給而此諸臣中多抱幹時之具負骨

骾之節藉令登[illegible]甄敘必有建樹足觀乃以有用之
才寘閒佚之地徒使少者壯壯者老而緩急會不得
其一臂之力在諸臣自爲名則得矣如國家坐失善
人之利何臣居恒思之日者科道奏錄謫廢諸臣及
吏部疏擬擢用毋蒙旨詰責不以爲沽名植黨則以
爲市恩鬻權夫霜露風霆皆大造之恩進退予奪皆
至尊之權況容賢舉直顯名必歸之上而黨之一字
尤非盛世所宜言者臣等因深諒廷臣之必無是心
勉[illegible]聖心[illegible]疑之誠使[illegible]言[illegible]必[illegible]

重言者之罪舉之不必用或更絶其嚮用之途去者
即未能即收在者復輕令其去或一二事而波及於衆
或微罪而錮之終身此豈治朝之景象又使廷臣各
懷畏避日繁善類凋落終老牖下一切循默自容而
不爲我　皇上力言伸雪之亦豈國家之福故令日
言之則懼觸宸嚴而不言則下拂衆望用之則不能
取必於　皇上而不用則無以自解於士大夫之口
無一可者臣竊有說而處此查得嘉靖年間言事之
臣偶被嚴譴多蒙賜環其已斥謫者或一歲再歲銓

曹必將屢經薦舉人數開列上聞請皇祖隨意批用
或召自田間往往游登膴仕故當其時恩威互用舉
措稱平下有拔擢自效之期上無遊遠終棄之意官
使不匱幹濟得人其在於今固不敢令當事者濫舉
泛用以取朋覆之疑亦不敢望　皇上一槩收召以
徇羣下之願但乞勅下該部備查先後擯落諸臣屢
經科道舉薦聲實相副者每歲分爲數次別白才品
開具上請臣等亦不敢纖毫干預但恭聽　聖明親
裁察其懲創次及事關職掌情非飾託者欽典數人
下部銓擬職任亦不必拘定原銜凡內外相應員缺
皆可隨材器使若試用有效酌量年資績課隨衆陞
遷即有虛名鮮實者不妨與衆共斥俾賢者得以表
見其長不賢者不得覆匿其短如此則在科道徒具
薦揚之責而用舍非其所關何名之可沽何黨之可
植銓曹雖司舉用之柄而裁斷一稟於上何恩之可
市何權之可鬻將見諸臣幸蒙叙錄者莫不欣戴鴻
恩爭樹尺寸以圖報稱即林樾旁搜偶未盡及亦知
登攬有日砥濯有待數年之間可使正直氣伸賢能

布列當此多事需才之秋得一人之用即有一事之
益而臣等叨備政府爲國家護惜人才收拾士心亦
獲藉手塞責關議者之口榮華大矣不然諸臣沉淪
旣久而日月之光未回摧折太多而弓旌之招不及
羣心鬱塞士氣銷輭無論臺省銓曹共以失職爲憂
即臣等亦安所容其不肖之身爲聖朝勉攄忠藎於
萬一哉臣愚不勝惓惓伏乞　聖裁一勸奬外吏臣
竊觀我　皇上御極以來憂勞宵寓德意甚盛然而
薄海窮簷未盡樂業天室萬里帝居九重安能一一

照燭之所賴以拊綏元元者惟是諸郡縣牧民之官而海內千五百吏安能一一任職所爲察郡吏使毋虐民者又監司與撫按之責也故當今要務非重外吏則治平之象不覩而非專責撫按則廉循之效不與外吏終爲未重也考之漢世良吏有治理效輙以璽書褒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唐制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又詔選京官有才望者除刺史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恒式

宋宰相罷政猶領方州其寵重外吏如此當其尚有鄙州郡爲徒勞美內召如登仙者蓋人情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於害之中爭取小焉計遷擢則內捷而外多滯算憂責則外劇而內常寬故慕此厭彼亦勢所必至耳我聖祖開基所爲大破攣拘奬進下吏者未易殫述其後尚多超格之舉以防內重之弊知陸瑜蕭晅以布政徑陞尚書何文淵以知府徑陞侍郎王恕彭誼以知府徑陞布政至嘉靖間王德明以懷慶知府陞太常少卿猶足風示激勸乃今則稍稍異矣

國初進士授官倅貳令甫釋韋褐即儼然州縣之長且趑趄不樂就此或以不習爲吏猶有說也知府荷千里專城之責體貌優崇今臺省以爲劣轉而科且不陞矣至各部郎雍容積資亦或越知府而徑陞藩臬何也叅政三品鉅僚封章及於再四都諫以七品官驟得之而不悅甚或有所避就其間又何也布政爲一方師帥軍民安危所係今或淹久不調問之則曰此不堪節鉞者寧有不堪節鉞而又可堪方岳者耶此等積習相沿頗久欲振起其弊須加意於內外

陞轉間然亦不必大事更張其就今所見行者調停適中以求無失 祖宗初意而已蓋用人無畫一之法則趨嚮不定無超異之舉則勸勵不昭今臺省華要之秩僅以待郡理縣令之異能者知州等爲牧民之官而徵取不與焉非所以爲平也藩臬自僉事而上常游擢卿寺開府知府二千石同稱方面而絕跡卿棘之轉是古之入補公卿者而今爲循資恒調之官矣非所以爲稱也隆中部覆科臣議謂撫臣宜擇兩京四品正卿及各省按察使以上資望深重者其

餘年淺卿寺副使等官不宜輕授而今或不盡然非所以爲愼也誠爲之令曰凡行取選授科道官推官知縣者十居六七而知州必預焉爲進士者十居六七而舉貢必預焉卽以知州品級非宜亦可行取而考其優異者特授吏兵等部淸要之秩以寵之則州縣之職重矣又爲之令曰凡知府聲績卓異者六年以上得徑陞京堂才地相宜者四年以上得加銜久任部屬不得越此而陞兩司臺省不妨間出以補大都則太守之職重矣又爲之令曰凡推用巡撫必內

外間陞聲實兼論使練閱深者得以展布其能名位淺者得以蓄養其望則藩臬之職亦與京堂竝重矣此皆於見行事例無大窒礙而一調劑轉移間自可使耳目更新風采振迅宋蘇軾云王者用人有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人情旣不輕外吏而外吏有不矜奮自重者臣弗信也至於撫按二官關係尤重又必久巡撫之任重巡按之權而後可責其盡職蓋撫按職事不同按臣如飛霜迅霆震肅一時可暫而不可恒故巡歷周歲便須與代撫臣如和風膏雨浹

渫浸漑必久而後入在昔如周忱撫蘇松二十二年王翶撫遼東十一年于謙撫河南山西十八年今卽未能如此之久亦必待三年以上使周知一方利弊乃可望其成效其功績卓著者又當特爲留任六年九年漸次加以侍郞右都御史宮保等銜勿令輕代使官知所居長久其計慮必遠不苟圖一朝之便而人知官不輙徙其奉行必謹不敢萌狎玩之心較之屢遷數易者功效不同年而語矣巡按御史職司一方風紀稱爲代天子巡察每差用時必於大廷恭遣

誠愼重之近或但矜抗示威稜爭競禮節以爲得體渾厚者矯之則又徒事安靜婾婀骫法六條之察謁其職矣請自今題差巡按必精簡御史中年深望重者若能爲地方任怨釐蠹仍須加意養其風采卽有舉動不宜者俟回道議處其職事修舉者照屠㵾王忬胡宗憲例間陞一二以示獎勸誠得此兩臣者左提右挈視國如家綜察必嚴舉刺必當若是而外吏有不競舉其職者臣又弗信也請特勅部院采臣愚議更加審酌力行大要使外吏勸勉則民蒙福而使

撫按稱任則吏奉法當今礪世摩鈍保國邦本之道似無亟於此伏乞　聖裁一清查邊餉今之謂財計者至析秋毫矣而軍國之費浩穰浮溢無若邊餉者四方財賦歲入太倉銀庫不過二百五十餘萬而各邊客年例兵餉乃至三百餘萬眞天下第一漏卮也夫以神京肩臂逼近旃裘控帶三方總屬要害一議節縮類云齟齬難行但事起近歲原不盡爲經制之舊而費出無藝亦不盡充士馬之需乃入情狃翫習實成常以請討爲長算視內帑如索寄年復一年有增無減若不長慮顧後大爲樽節其將何所底止乎考之國初各邊軍糧但取諸撥屯自贍　聖祖所云養兵百萬不費百姓粒米者是也其後邊屯漸荒屯軍掣回城守而後給於民運借資於權鹽初未有請討內帑名色自正統已巳後邊庭多事召軍買馬警備日亟遂止以民運給主兵而客兵饋餉暫請帑銀以爲權宜接濟之計亦未有戶部每年解送邊銀例也有之自成化二年始然在弘正間各邊餉銀通共止四十餘萬至嘉靖初猶止五十九萬十八年後奏

討加添亦尚不滿百萬至二十八年忽加至二百二十萬三十八年加至二百四十餘萬四十三年加至二百五十萬隆慶初年加至二百八十餘萬極矣計嘉靖中葉距隆慶初不過三十年間乃餉銀之數自五十九萬驟增而爲二百八十餘萬相去懸絕數倍臣嘗深究其故有一焉蓋嘉靖庚戌前後吉囊俺荅勢甚驕獷而邊臣亦控馭失宜釁隙屢開虜馬蹂於內地烽火達於都城　肅皇帝督責將吏嚴於束濕今日逮一鎭臣明日逮一督臣而莞兵司計者悉無所逃其誅譴於是邊帥本兵計無復之但張皇虜勢苟且爲增兵召募調發各鎭之策以炫耳目避重誅支費驟增不得不取盈於司計者計臣亦畏罪株及不敢議減依違曲徇以至於此此其故一也又當是時柄臣貪墨倩師交關表裏爲奸氣焰熏灼故帑藏解發或未出都而爪分或已抵境而輦還與前史所云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者如出一轍至於各邊倣傚養窮成風私囊侵給數又不貲是年例之額數多而實用於邊塞者尚未及半此其故二也自嘉靖來墨

風稍戢朝政漸清內外在事諸臣多能滌雪自愛非往時闖通之舊矣至隆慶五年北虜款附各邊雖警備未撤而凡征調行糧擺邊按伏之類已爲漸減比之往時羽檄紛午饋運趣迫則又大有間矣餉銀浮額屢經廷臣建議清查詔旨申飭不啻三五然今之年例尚多至三百三四十萬比隆慶間反增數十萬此其故良有不可究詰者說者謂承平歲久虜幕日逼邊兵則從事鋒鏑而膏腴莫耕民運則借口災傷而逋負愈積又初止宣大遼延甘寧六鎭後增薊固

山西爲九今則密昌永易洮河關戍森羅稱十四鎭矣初止各鎭主客兵今則增河班軍添募標兵家丁之類名色紛沓矣初止防秋戍守今則當春盛夏虜騎充斥矣又歲歲有撫賞之用年年有修築之工其供饋浮濫勢不得不然顧誠使都內所輸金錢銖兩必爲近用糧芻粒束盡充軍實則縣官亦何憾於此然聞之所司或扣減而他用或掊尅以自封疆場之吏垂橐而往擔載而歸者比比有之甚乃賓僚遊士出一言而曳綺履珠呈督卜技挾一刺而籯金儲食

此等濫費非從天降非自神輸不過脫之公物糜之私實而行伍則日銷弱矣馬匹則日倒死矣城堡則日頹塌矣軍容士氣之盛曾不及　祖宗時萬一供輸則不啻十數倍焉且以國家經費無窮百姓膏血日竭大司農蚤夜焦目鉥心爲一切權宜以佐國取之盡涓滴而洩之若尾閭天幸黠虜欵塞華夷安堵尚且捉衿露肘枝梧不給有如一旦渝盟潰防徵調繹騷又將何以加之此安可恬然坐視而不爲之計畫也　臣考　皇祖嘗諭戶部曰諸邊疏請內帑想初

因急需後遂援爲口實豈無侵冒自私之弊今後必愼以給又諭曰邊事料理糧草第一管郎當嚴稽巡按官亦須驗勘之遂詔自今邊餉行巡按御史每歲會同管糧郎中互相稽查著爲令欽此昨歲　皇上采總儲大臣之議行九邊清查餉銀原額新增之數又嘉督臣節縮軍餉數多特賜寵賚以風示諸鎭其軫念邊費加意搜剔弊源眞足以同符祖烈矣　臣愚竊思邊方督餉部臣權任未重振刷爲難即有砥名自好者不過委事府倅等官表其出納之無染指而

已欲望究心節縮以裕國計恐未能辦其在各邊憲臣雖有京盤歲盤關盤等項名色又以事非專責未必周知臣居嘗執籌之竊謂差用餉臣宜於諸司中博簡才望量兼憲秩以往或即於本部中精擇廉潔著聞實心任事者勅書內添載清理軍馬數稽覈糧料虛冒務求漸次減省浮額一節仍令會同巡按御史勘驗出納其諸屯地拋占作何稽墾民運逋負作何查催鹽糧報納作何疏通以至趂時糴買本色按月支放官軍毋縱奸商營求截攬毋容將領侵欺減

扣各項事務聽其悉心經理從實奏報事竣之日吏戶二部公同考察有能殫力籌邊儲偫有餘者即超擢卿寺職銜以示酬奬如或物議彰聞照嘉靖三十八年例降斥不宥其各督撫巡按宜同心講究併將總儲大臣近題亟議區處固不可驟為抱損以銷軍實亦不得仍襲虛糜以耗國用大都各邊餉銀惟薊畫地方區增兵添調所費居他鎮之十七次則宣大最鉅又次則遼左山西而陝西四鎮浮額尚不多該部及當斟酌緩急次第節省期以每歲逐漸減去年

例請討之數即不敢望如先朝舊額亦當照嘉靖十八等年近規爲中制而不止永久遵守當今軍國支費無鉅於此者此事一清覈而後司計諸臣得以緩帶握算徐效其籌畫矣伏乞　聖裁一　儲養將材　臣惟國家用人文武並重然文銓之法夙稱詳密居官有考課鄉里有題品在廷諸臣即不盡接見其人亦或耳其行事稍加詢訪賢不肖尚可什得六七惟是武弁之流法制闊踈踪跡汗漫五等世爵既以紈袴而見輕六年軍政亦復殽雜而無紀歲糜餼祿坐享

腴屯平居按籍則積貴充棟而莫稽有事推鋒若披沙揀金之難得毎遇將領員缺率取諸邊腹奏薦以充乃其才勇卓邁者或恥自衒鬻而上官所舉多係委用親信輭熟巧利之徒以此濫昇将組往往僨事不少且此輩散在邊陲省直本兵推用不過據紙上稱揚目前諮訪安能一一親見而試其短長又所云將材簿武職揭帖之數惟該部科有之各部大臣科道官於其履歷姓名多未入目經心每見部推茫然不識爲誰何詠如文臣舉用一不當尚能約畧知其

梗槩得以指議而斜擿迹固已難矣至武科一塗屢
朝舉行既得登進者率多棄擲不叙能以功名表見
什無二三蓋緣張控縱猶是武夫本技若乃三場論
策多出帖括記誦我朝用經術文辭舉黌校之士人
尚以爲虛華無實焉有材官武騎將用執殳荷戈效
死疆場者亦藉區區章句爲之羔鴈猶之鸞刀解牛
非適用矣昔人歎武舉制度齷齪不能致特起之士
以人之有智備者或不閑弓馬有幹局者或心解而
口不能言口言而手不能書非科試之法所能收拾

也滛愚以爲亡時勳爵珥貂錫券誓重山河及內外
衛所官丁世襲弓衆登載尺籍者武職以十萬計旗
軍以百萬計豈其無鷹揚虎視足任干城者又四方
拳力偉幹智畧之士在在而有秪緣薪標未弘網羅
尚闊以致倉猝求材每苦匱乏嘗試漫用幾幸一中
甚有夕墨吏議朝登壇玷自比於金錫璺瓶跌撲不
損雖使過之仁從古不廢然而賞罰貿亂用舍太輕
殆非　以明朝廷也夫將者三軍司命關國安危即
在平居無事尚當加意簡求以壯虎豹在山之勢矧

今方故羽檄交馳所需將材有如中流之楫安可不
偶多備養而慎用之謂宜勑下兵部詳議選將畫一
設法除兩京勳冑子弟照舊隨營教練量材叙用及
條法襲替比試悉遵成規舉行外仍行各邊腹總督
軍職論薦將材務要博訪精覈非有敢戰知兵實績
撫按刻奏無徇私市恩但舉中軍標下委用人數亦
不列衛所官丁行伍草澤止憑技藝勇畧爲殿最疏
無拘即將所薦諸人履歷考語備細開送九卿科道
下兵便於平時稽訪遇有推用各舉所知以備本兵

衙門采擇其有異能奇畧卓出流輩者許各邊鎮特
舉三四人腹裏省分一二人給與行資文劄俱送京
營習練管事本兵總協巡視諸臣常時而加試閱拔
舉其尤以備邊關叅副大將之選既錄用後果能在
處建功本部仍查先曾推薦之人請旨優叙將見四
方材武莫不有階梯以自達挾技能以自見在樞府
大臣既得提衡鑒以坐照之而廷臣咸得講求習熟
其流品庶幾將材易得即有名實不相應者亦易知
也其舉科試以當別立爲法先儘九邊以山西宜大

陝西遼左爲首北直山東河南次之以及各省照今
四鎮邊腹南方事例酌定人數多寡於鄉試年分以
分取論策取中者姑足往年半餉此外有能搴旗扛
步騎力絶人者有體貌威雄膽畧出衆者有熟知虜
鼎脅任間諜者有諳曉天文風角善製火器軍械及
情可師習海道者即弓馬非有所長書史或有不解
慣冊一項與同武舉二體齎赴部會部之前兵部倣
另列例會同五府科道將前項人員面爲較閲此等
會舉伎倆皆可對衆呈試不容假飾者既取定名數

材器具疏題知不願會試者聽有願試者仍令入三
場前不合式不必揀退終場之日考試官將取中弓
馬文字之人亦比舊額酌減其半遇有前項人員列
名在內即係全材可當重用如不在所取數內仍將
姓名列於中式人後其在外取定不入試亦一併録
名進呈相兼叙用或令效力邊陲或令教藝戎伍以
待有功陞擢如此則武科之設不徒以片長一技限
人將來必有熊羆不二之士雄畧千人之敵出於此
途與文科並盛而國家授鉞登壇隨地取足雖以折

衝萬里鞭笞四夷可也伏乞 聖裁一擇用邊吏臣
惟九邊東起遼海西盡甘涼綿亘萬里皆與虜鄰頃
有遼左則外罣島夷內苦虜患而疲鎮之傷痍已極
在關陝則套虜逞忿火酋肆猘而事勢之潰裂難支
在薊鎮則供饋百萬坐食十萬而不能制一昂酋之
要領此猶顯然易見者若宣大雖款虜馴服稍得息
肩頗聞蔴幕逼近虜人出入內地貨利交通畧無禁
限邊將苟幸旦夕悉置不問猶之抱虎熟寢爲憂方
大目前諸邊豈敢謂宴然無事然自古邊陲無無事

之日而要在得任事之人今鎮戍環列烽火相望材
官猛士棊布雲屯而調度以司道節制以巡撫總統
以督臣駕馭之術周指臂之勢甚便不可謂無其人
矣獨邊方郡縣之吏尚有當亟者聞之游歷塞垣者
多示各邊將領有司戰守功罪分數不明往往致悞
邊事蓋將領職在戰鬬或奉調遣而應援或分兵衆
而堵截此文吏之力所不能強者也有司職在封守
虜未至而城堡之營治虜既臨而人民之收保此又
武將之所不能辦者也今來將領狡猾沿襲敝套

操守守備有城堡之責既稱統兵不多推奸諉罪其
總副叅遊擁有重兵又皆徊翔觀望每虜來東西閃
避以求免損軍之罰至於內地殘掠則曰此有司責
也而有司復袖手旁觀曰吾職在牧民不任兵事彼
此支調竟使虜得飽欲肆志而去邊事日壞率繇於
此臣觀前史李廣之上谷郅都之鴈門祭肜廉范之
破烏桓禦匈奴李勣董遵誨之治幷州領環慶不過
一邊方守之職乃能力抗驕虜比重長城雖委任權
力今昔不同而邊吏得人之明效亦自可見臣固以

欲求安邊之策必當將重邊吏之選然吏事本難而
邊吏則尤難吏材不易而邊才尤不易自非廣爲招
延及意諮訪莫能得其人又非破格鼓舞久任練習
莫能得其力宋甞建議欲愼選仁勇之士世守邊郡
兵民措置悉以委之不使輕去其郡安危利害不離
其身勢不得不盡心力以防患雖世官之制未易舉
於今而師以意以久任邊吏則尚可行也今令甲念
邊臣之勞苦督撫司道歷敘陞遷皆必優於內地法
意甚善而守令則未之及嘉靖三十一年令邊方知

府比腹裏減年陞級不易其地其餘有司於北方舉
貢監生內減年超選隆慶元年大學士徐階等將請
沿邊府州縣掌印官悉擇才勝邊任者補之責以繕
治城堡團練民兵有勞績者行取陞遷特加優異三
年吏部又議將薊遼山陝沿邊州縣共六十一處有
司官開列地方特請擇才使而選用優擢之法至今
尚未見備飭今之爲邊吏者銓授既多猥冗人情亦
不樂赴蓋非生長邊方之人柔脆文弱不能耐受苦
寒曉習兵事彼且瞰寨烽而股慄聞鳴鏑而心驚又

安望其鼓銳攖鋒爲國扞圉哉昔人謂以戎馬之任
同諸俗吏之選欲求濟於事誠難矣臣以爲凡此邊
地府州縣正官及監收府倅官該部於銓選時宜另
作一法訪羅補授無論進士舉貢流品亦無拘文藝
年資但取精力強幹膽畧出羣者卽可破格授任仍
須體恤其勞勤寬假其文法如能折衝保障功績茂
著者增秩久任一再考之後府倅州縣官卽可遞陞
邊方司道以至開府總鎭俱不爲限制若此則人知
功名可以自見將競效其奇以抑利害切於其身家

敢不殫竭其力且久歷行間熟知虜事百凡措置必中機宜可以斥遠烽候亦可以保境安民可以乘障自守亦可與將師互爲犄角使虜望我內地如鳥之窺淵獸之窺藩雖有攖拏之心不敢狂馳庶幾邊民獲登於袵席矣然恐一時待次銓曹者未必遠堪是任又須預行各省直撫按於所屬有司察其才器堪充邊任者另疏舉薦以備疏改至於北方省直督學官仍將每年應貢諸生中遴選練熟弓馬勇畧多人起者另文送每處限以五六十到京之日禮兵二部

查照先朝選取身材不限文字事例公同考驗移咨吏部量寬歷事揀選超授邊方郡縣查得嘉隆間如任環董邦政之起家科甲王邦直李春艷輩之奮跡諸生即近日縉紳縫掖中以武事擅長者亦多有之特患朝廷掺舞尚隘推擇未當耳假令在事者肯爲國悉心簡求分布徼塞使棫樸之彥咸可以佐六師将竹之良皆可以當一面所裨益於邊務者豈淺鮮哉伏乞 聖裁

直陳天下安危聖躬禍福以保萬年永祚疏

呂坤 刑部左侍郎 萬曆二十五年五月

臣聞治亂之兆垂示在天治亂之機致在人切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爲亂徵臣不習天文但觀人事當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亂機而使之動助亂人而使之倡者也臣 欲慟哭嘔血於 陛下之前盡瀝腹心無由得見欲踴躍累月欲直言極諫近浸越而極嫌欲保位全軀終懷切而

不忍反覆思維與其他日出無及之言貽 陛下以無及之悔不若今日進未事之說勸 陛下爲先事之圖惟望少寬雷擊之怒細垂霄燭之光三復臣言萬補聖治 陛下知天子之所以尊乎藐天下之億兆生靈而處其上也又知億兆生靈之樂天子乎賴其休養生息以保身家也譬之延燎之束于萑葦荻而火焰煇煌萑荻散而火光無所附矣人萑荻而君火光也譬之禪塔聚百萬磚石而寶瓶高峙磚石折而寶瓶無所着矣民磚石而君寶瓶也故曰君民一體

此葉上圖配補

休戚相關欲衍靈長國祚於萬年惟有固結人心之
四字昔者二帝三王之爲君豈不以崇高富貴之可
恃乃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何也一身之安危社
稷之存亡下百姓操其權故曰五帝愛民三王愛民盡
世之幸亂之民四焉皆取天下者之所資而棄天下
者之所懼也一曰無聊之民飽溫無由身家俱困安
貧守分未必能生世變兵興或能苟活因懷思亂之
心以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
生或結黨而占窩開場或呼羣而鬪雞走狗居常愛

疏抄　聖治　百卆二

王帛子女爲法所拘有變則劫掠好淫惟欲是逐三
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黑夜相期教主傳頭名下成
千成萬越鄉隔省密中獨往獨來情若室家義同生
死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懷
圖帝圖王之心爲乘機啓釁之計或觀天變而煽惑
人心或因民心而收結衆志惟幸目前有變不樂天
下太平此四民者何代無之　皇上必已愛人損上
益下則無聊者歸思無行者守法邪說者無所售其
奸不軌者不得行其智四民皆我赤子一失其心而

此葉上圖配補

爲其計四民皆我寇讎昔者胡元蹶土大於我胡未
亂之先天下全盛我　太祖布衣單身提三尺劍匹
手而得之者何四民之心胡元失之而　太祖收之
也今天下蒼生貧富可知矣自臣[illegible]計以來何嘗無
凶歲未聞有連歲之凶何嘗無歉省未見有數省之
歉乃萬曆十年之後無歲不告災傷一災動連數省
近日撫按以賑濟不可屢求存留不可終免起運不
可缺乏軍國不可匱詘故災荒之報稀催科之嚴如
故豈不哀民勢不可已也臣久爲外吏熟知民艱自

疏抄　聖治　百卆三

饑饉以來官倉空而庫藏竭民十室而九空　陛下
赤子凍骨冷肌冬無被絮者居其半饑腸餓腹日不
再食者居其半流民未復鄉井棄地尚多荒蕪存者
代去者賠樹生者爲死者頂役破屋頹墻風雨不蔽
單衣濕地苫藁不完男女啼饑號寒父母吞聲飲血
君門萬里誰復垂憐　陛下見此情當必潸然淚下
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
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費
幾百萬今大工之費又幾百萬採木之費又幾百萬

此葉上圖配補

以上錢糧半非歲額年年此土年年此民豈天雨菽
粟地湧金銀耶　陛下豈不曰吾多取諸府庫未必
盡派閭閻夫甕內所汲皆井內之泉甕中所酌皆壺
中之酒臣恐井竭則甕涸壺盡則杯空百姓不足君
孰與足今國家之防禦疎畧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
衛京師也朝朝砲震如雷乃馬半尫羸而人半老弱
九邊之兵以禦虜寇也處處甲光耀日皆勇於挾上
而怯於臨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操練虛
文騎射故事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求皮骨僅存折

疏鈔　聖治

衝突頹總之士卒稱百萬無能攻能守之兵武弁豈
止萬人無三戰三捷之將其餘郡邑之武備全疎庫
無干戈門無矢石城多頹廢誰是修築之人鄉有村
落殊無保障之法官不足糧草民不曉甲兵設有千
騎橫行家家無活路萬人圍困處處無堅城臣所爲
四等亂民一倡萬應當此之時邊軍困遇圍不敢動
衛所守城池亦不敢動計無所出必選丁以怨民鬪
怨民誰與合戰以赤子攻赤子誰肯效死　祖宗二
百三十年百戰山河何忍坐視臣切爲　陛下憂之

此葉上圖配補

故曰人心者國家之命脉也不可失也今日之人心
臣何敢言惟望　陛下擇其無損於國家有益於天
下者收之而已請言收人心之大者一事可乎洮蘭
之間氣寒土薄小民無計爲生則織造絨販以糊口
自傳造以來數倍限追官府散流閉急於星火百姓
苦於催逼遂棄農桑撚線者數十萬[illegible]之作者聚
數百萬人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疋
且是物也[illegible]不早則蟲蛀即生風日太頻則紅色
易落多積就必久積無益於山西之細蘊松之紗羅

疏鈔　聖治

段絹歲額已自日盈加造豈因缺乏臣以爲一縷一
絲皆出民力與其積於無用勞費財空孰若定以有
常隨取隨足假如四季袍服歲用千疋則造一年預
造一年是宮中省收藏之累歲歲見新天下無多取
之憂人人樂辦且花樣欲新則隨時改造此處增數
則彼處減數亦借工銀將餘補乏此無損於　陛下
而有益於蒼生何憚而不爲至於窯磁器西域回
青總是有餘不急之物徒累敲骨揰髓之民望　陛
下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內府宮庭自須

此葉上圖配補

大木而採木之苦 陛下聞之乎 自一木言之丈
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或孤生陟崖或叢長千里峰此
雜產之處湍激當瀑岩谷寂寞之處人跡絕少突然瘴
饑渴瘟疫瘴癘而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卧千夫難
移腦淵作橋越山引擇每日一祭神明每行不過數
步倘遇艱難之處跌傷壓死常至百人蜀民語曰入
山一千出山五百苦可知也至於磕撞之處豈有傷
損而官責民償謂不合式經年累月拽到河邊待秋
水以深沖多轉折而底滯依然無用重去伐山海木

疏鈔 卷 聖治

一根官價雖去千兩比來都下爲費不止萬金今見
川貴湖廣之民談及採木莫不哽咽所願寧居安若
太山邪本固如盤石即茅茨若神堯甲宮如大禹何
損九重五位之尊益昭二帝三王之治且木能生火
積久易焚前年山西廠之災是也見今大工木料業
已報完採辦新枋止需後因倘少也數已多其歲月
減其尺寸增其價值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山澤之
藏本非山澤棄物但天下大害伏於大利之中也故
率國告匱則一開而饑饉告急則一開如嘉靖年間

此葉上圖配補

開河南礦洞勅該省撫按誰敢侵剝殃民南陽等府
數歲饑荒今日之民即前歲子食父肉人食鴈糞
陛下發銀賑濟之民也菜色未變生乃稍回自報殷
實戶而民生驚逃自一切在官供應礦穴工食官兵
口糧皆倚辦於殷實戶而民多累死自都御史李盛
春嚴旨切責而撫按避嫌鄖陽巡撫馬鳴鑾前具
書謂六十餘頃之地常聚十萬之衆文家洞近二千
人開之三月止見砂十六眼銀之有無費之多寡可
槩知矣今礦稅無利散民間而坐數納銀民亦不能

疏鈔 卷 聖治

支括庫銀而無礦代解欽差二使亦有從實開報之
心而仲春貪殘肆虐爲攘奪侵欺之計朝廷得一金
郡縣費千金有司不敢聲說撫按不敢上聞此豈
陛下開礦之初意哉伏乞勅下各省使臣嚴禁散砂
不許借解但有侵奪小民捏害小民如仲春者必誅
無赦而各省之人心收官店租銀於解日趙承勛造
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遣而釆權重
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合絲毫以活身家者也
陛下以萬乘之尊享萬方之貢何賴彼錐末之微財

此葉上圖配補

褻此崇高之大體乎且馮保八店爲屋幾何而歲有
四千金之房課乎解進之數既有四千征收之銀豈
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足乎今勢豪之家用僕開
店所在居民尚且恐氣吞聲莫敢與較而況朝廷遣
使賜之勅書以太山壓卵之威行密網竭魚之法民
間之苦無聊可知縱使內臣廉靜不擾市民而長隨
之下各有長隨掛搭之中有掛搭強吞橫噬獨占碁
侵內臣無由知冤民何由訴夫楊村張家灣南通省
直北接都城天下咽喉之地也　陛下鎖此咽喉不

及一年商賈不至緩急之用將安取給不獨此也都
下近日訛傳有太監營求鎮守之說極知此言無據
亦足驚擾人心蓋正德年間曾差鎮守矣致九邊搖
動四海騷騷太監數十萬人流毒幾省我　皇祖登
極盡取回京萬頃　皇莊盡還民業而人心大悅天
下始安實錄見在可考也臣望　陛下將兩店內臣
仍取回京原坐租銀責令所在有司照數解進如有
遲延短少罷斥其官是無減額銀兩有光聖德此一
舉也而畿甸之人心收天下宗室不減數萬皆九廟

此葉上圖配補

子孫天家骨肉也倘罪不赦則　祖宗自巖楚王毫
無惡狀而王岢仁王錦襲以微地神奸䵷天大謊籍
隔數千里而肯認王碧子孫事隔三百年而捏稱受
寄財産中間僞造絲綸假傳詔旨所欺聖主牆陷親
王至御襲肆不恭之狀人人弗堪楚王抱不白之寃
日日慟哭所華防範得法竟保無虞有如楚王銜恨
自殺　陛下何辭以謝　高皇帝之靈乎傷大小宗
藩之心切中外臣民之齒此兩賊者罪應誅死　陛
下不下法司而止令戽籍臣恐奸宄操恐嚇之權善

良無自必之命一開告訐萬姓驚疑誰無仇人難逃
怨口所關世道人心良非細故矣夫爲善不二成言
改過何妨更令　陛下綸音令彼處巡按御史梟示
兩以使天下曉然知　聖天子之明正三尺而親藩
九族也將疑議盡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崇信伯之
貧通國所知也十箱珠寶之誣亦通國所知也始焉
懼於科道之風聞嚴追誠不爲過今也眞知崇信伯
之枉寃又禁錮之實害無辜矣聖人舉動正大光明
陛下何不直示聽言之候嚴緝揭害之奸還費卯金

此葉上圖配補

革去之職復五城廠衛降勑之官釋王坤賞大義之
罪所謂過也無傷日月之明爽然慨然益見乾坤之
量此一舉也而動戚之人心收法者所以平天下之
情服罪人之心者應輕應重 太祖既定爲律情重
情輕列聖又增爲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例
不得爲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
下持平者多拂上意甚則加重而降司官從輕者皆
當聖心故司官遷就以逃譴怒如往年陳恐等以隱
瞞家產坐盜王正等以知情藏匿擬徒既常照等正

疏鈔 聖治 百二

臼昌擒拿擬遣皆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廢法 陛下
猶以爲輕俱加處死如近日李吉等本非把持也而
必欲擬罪張澤等預支糧料也而必欲追銀大財庫
本無斟死也而少監王進忠等必欲坐盜此皆眞屈
眞枉臣等不敢執奏而 陛下安知其冤臣願 陛
下俯從司寇之平勉就 祖宗之法而固圖之人心
收於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下求賢之詔
賞直諫之臣者知天下之存亡係言路通塞言官者
朝廷之耳目也不可不重也比年以來新進小生好

此葉上圖配補

矜名節遂激 陛下之怒波及臺省之臣斥逐既多
選補皆罷臣以爲天閽邃密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
聰何由明見萬里今 陛下所聞皆衆人之所敢言
也其不敢言者 陛下不得聞矣一人孤立萬乘之
上四海皆存叵測之人心而人君不得聞不敢言之
語此一時之快而他日之憂也臣願 陛下思 祖
宗廣置言官之意爲國家不爲言官釋臨候之曹學
程還一勾之科道檢建言得罪之逐臣分別召用應
復除者即與除復應行取者即爲行取以後如行止

疏鈔 聖治 百二

不端建白不當者勑下吏部分別降斥此亦足示懲
矣何止禁錮於既往杜絶於將來快潛伏之奸養壅
蔽之禍哉至於天下多故全賴官吏彈壓吏部用人
本爲計安社稷此其關係國家最急最重果吏部非
人則聽科道糾彈即爲罷斥果吏部得人則聽其推
陞選取早賜施行庶練兵督餉者無廢缺之事候銓
待補者無興貴之嗟而士大夫之心收我節敵國外
患惟南倭北虜稱雄倭居大海之中豈能航糗糒逐
突中原亦豈能自浙閩饋食以歲併是朝鮮附在

此葉上圖配補

東陲近在吾拔平壤西鄰鴨綠晉州直對登萊倘倭
奴取而有之藉朝鮮之衆爲兵就朝鮮之地爲食生
聚訓練窺覦天朝進則斷漕運據通倉食而絕我餉
道退則營全慶守平壤而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城
坐困此國家之大憂也夫我合朝鮮是爲兩力我尙
懷勝負之憂倭如合朝鮮是爲兩倭益費支持之力
臣以爲朝鮮一失其勢必爭與其爭于旣亡之後孰
若救于未破之前與其單力而敵兩倭孰若倂力而
敵一倭乎乃朝伴請兵而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

疏鈔　聖治　百二十二

期或爲屬國遠戍或言兵餉難圖甘心剝膚之災袖
手然眉之急議曰小費偏請大費無益今朝鮮危在
旦夕矣而我計必須歲月願　陛下早決大計倂力
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解京糧一物十費措辦旣苦
轉運尤難若于實用有裨則積貯何嫌過多今十庫
諸貨各廠物料粗惡不堪者固有朽腐無用者亦多
上納歲歲陳陳可惜萬姓膏血化爲一房塵土倘每
年一次查盤每夏三番晒晾不堪者嚴監收之刑朽
腐者重典守之罪變惡爲美出陳易新但一年可備

此葉上圖配補

三年之資則本色暫改折色之解旣不匱之閩用亦
未暴殄民財　陛下一留神則歲省不下百萬而解
納之人心收京師者朝廷腹心之地也　祖宗時常
徙富戶以實京師富民者貧民依以爲命者也今京
師貧民不下百萬九門一閉則煤米不通一日無煤
米則烟火絕有如庚戌之事京師愈嚴雖有倉場止
足官軍守禦之用城中富戶止備緩急勸借之資者
商人有預納稱貸有鋪墊之常規一報在官百年不
替而上富貧自綦民聚衆多徙奸民設計騙詐遊食

疏鈔　聖治　百二十三

者坐耗民財淫法者誘奢民俗而中富貧自各衙門
印結之雜捕送之輕吏書貪如餓豺兵番狠如翼虎
無批票而稱勾攝本良弱而誣盜奸而下富貧自房
號重于優免之濫科派苦于各色之多一身衆役一
事衆害而貧者愈貧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
寄則竝藉家貲誣以多贓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雞
犬豕彘大半餓死人一出而親戚骨肉不當收留加
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少年婦女皆解衣而們目大
小陣家盡市行而巷哭萬民觀者短嘆長吁　臣曾見

此葉上圖配補

之謊自釀禍此豈非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
牽百口難辭　陛下知之否乎知之當必怜之矣又
有刁惡乘機恐嚇良民捏稱寄某贓我欲告首廠衛
挾執罔利不足不休明騙錢財誰敢喘息半年之內
擾徧京師　陛下知之否乎知之當必恨之矣伏望
省不急之上納禁監收之鋪墊嚴騙奪之刑重需索
之罪靖差役之煩定優免之責傾抄沒之舉而都下
之人心收列聖在御之時亦有宦官宮妾然死于禁
楚者未之多聞豈此輩當年皆賢而今皆不肖耶豈

法宮當年皆疎今日密耶難言之矣蓋　祖宗慈恩
深遠故體悉人情　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重廣廷
之內血肉淋漓宮禁之中啼號悲慘冤魂夜泣徒爲
愁雲怨鬼宵吟積爲厲氣吉祥之地豈宜如斯且惟
天爲萬物父故上帝惡殺元后作民父母故舜德好
生民間千恩萬愛長男育女不足以供頃刻之怒故
上殺者愁死不如無生入宮者賣生即作賣死　臣望
陛下發慈心動惻隱視如觳觫之牛湯火之雞可乎
且宮衛近地難入外人護愛聖躬惟在此輩今璫門

守戶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誠中藏怨忮
懷朝不保暮之懼何愛九死一生之身　陛下臥榻
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　臣竊憂之
　臣望法令不嫌於嚴鞭朴不至於死則左右之人心
收矣　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三日一朝有一
日一朝者蓋一人勵精萬事嚴肅惟朝門晏安早閉
誰敢與邪起奸　陛下不視朝久矣人心之懈弛極
矣自邪之窺伺熟矣守衛宦軍虛應故事耳乃宮鑰
仍舊早進今乾清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

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　臣望發宮鑰于平明放軍夫
于日晏事非軍國緊急慎無昏夜傳宣　陛下豈不
曰世宗晚年不視朝亦無外患乎顧今日之人心非
昔日之人心惟　陛下慎之章奏不批先朝未聞有
如今日殆半留中蓋疏之照入也會極有傳疏之進
奏也外庭不聞萬一有國家大事邀截留封揚言于
外曰留中矣人知之乎萬一有詐傳詔旨匿不封還
揚言于外曰進獻矣　陛下知之乎今　陛下精明
中官謹畏必無此事　臣恐聖子神孫守爲家法

一遲爲奸則何變不起臣願自今以後留中章疏每
日御前發本覽揭帖一紙內開某疏某疏未及批答
下會極門轉發各衙門備照具繳還御札原本乞批
知道了三字　該科備照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
猶無欺蔽所關重大不可不防臣觀　陛下昔日步
禱郊壇發金銀賑濟非忘民者朝無一疏之壅疏無
四日不下非怠政者乃今章奏半停民愁罔恤當此
春秋鼎盛之年豈無夙夜憂勤之事患不富耳自古
帝之求富者亦多矣史冊所載開卷可知　陛下試

疏鈔　聖治　百七十六

觀其時治乎亂乎其君安乎危乎夫天下之財止有
此數欲富則天下安貧天下貧則君豈獨富故曰同
民之欲者民共樂之奪民之欲者民共奪之天下貧
窮財盡未有甚于此時矣　陛下織造燒造日增辦
取採取益廣歛萬姓之怨于一言結九重之仇于四
海臣竊痛之使萬里江山千年如故即乾清宮一無
所有誰忍使　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
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讟之聲愁嘆之語甚不堪聞
陛下聞之必有食不下咽寢不貼席者矣臣觀今日

此葉上圖配補

之勢如坐漏船水未濕身如臥積薪火未及燃
陛下之速登堂而急起臥也不然積于千千決于一
旦　陛下雖有千箱錦繡千筒金珠豈能獨厚享哉
前代覆轍後人求鑑蓋人心得則天下爲家人心失
則何處非仇臣老矣髮白齒落恐不得以太平終此
身又聞小民暗穿地穴以防兵縉紳預買山莊以避
亂臣見此光景仰天痛哭曰臣民如此　皇上奈無
人明目張膽敢爲　皇上發一透徹之語又奈何臣
一點血誠籲天叩地齋宿七日神思萬端難裁切迫

疏鈔　聖治　百七十七

之理敬上憂危之疏昔一言虛誑有駭上之心則九
廟神靈奪臣之魂　陛下倘信臣即將臣所以言者
慨賜施行所未言者再加修舉移宮中之勤以勤國
政推利國之念以念蒸民將人心懽悅天意轉回常
守其富常守其貴端居大寶之尊無限金珠自在何
福如之倘疑臣耶乞召三輔九卿大小文武百官一
一面問果謂民情安妥臣請張皇臣願解衣而投鼎
鑊延頸以就斧鉞爲人臣妄說者之戒臣所言天下
大計臣具疏未敢告人也　陛下密行臣言若出

此葉上圖配補

聖意久留臣疏以驗將來臣日夜祈天惟願臣言不
驗使臣言而驗 陛下雖悔將何及耶冒犯天威罪
當萬死不任席藁之至

疏鈔 聖治 百三八

此葉上圖配補

[illegible]政以保治安疏

許弘綱 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七年六月

臣以孱軀乙閒休卿誤蒙起用游歷今官積綫微長
忖度無裨衣臣竊觀明政患在不通臣忝是司義難
默默躊躇數月敢為 陛下竟言之臣聞天下之大
政有三曰理財曰用人曰聽言而已三者理亂攸關
自古及今未之與也食貨之需古稱泉府謂其周流
無滯若水之流行耳 陛下臨御以來固嘗免田租
發內帑天下爭仁矣自小人進而礦稅日嗷嗷也剝

疏鈔 聖治 百三九

髓剝膚椎埋胠篋既激之而使變復威之以必從良
民半在桁楊循吏動遭桎梏猥云有裨國用不過都
者進收而已曾出一緡以襄大禮發一貫以濟大工
乎以有限之物供無限之求舉有用之財置無用之
地毋亦謂臧滕扃鐍之既固可安坐而享之不知寃
鬱薰蒸奸雄睥睨內府久為怨府錢叢且作桝叢一
朝有急將誰為之守此臣所為太息也 祖宗與進
諸司各有職掌雖當極治詎能廢官 陛下始未嘗
不加意登庸而末寢厭薄也借事而逐之不暫發掌

積資而進之不啻轉石閣臣缺矣太僚缺矣臺省諸
臣缺矣甚者一蒙麾斥無復賜環一經左遷槃停銓
敘將毋曰吾操此術以牢籠庶幾舍所學而從我乎
不知士各有志豈肯戀戀一官獨惜夫舉天下人才
無足當 陛下一盼而 陛下之所恃爲股肱心膂
者一二三差瑞與什伯遊棍也天下有事此輩能折
衝禦侮以收蕩平乎能仗節死義以酬恩眷乎事權
日攬而王勢日孤正路日湮而倖門日啓此臣所長
太息也 陛下深居大內久不接見羣臣上下相通

僅存章奏一線近年以來漸而不下依期矣漸而留
中不下矣又漸而多致不省四方災變見以爲張大
而不情諸司抗章見以爲阻撓而不順甚者追其既
往而禁錮建言逆其將來而遲延考選是以天下無
一人言而後快耳夫批鱗折檻臣下危之明君之所
爲藥石而求也模稜順旨臣下便之明君之所爲酖
毒而遠也 陛下諱言誰不以言爲諱它日好生意
外變出非常無肯觸雷霆而叫閶闔禍乃移之 國
家耳此臣所爲長太息也夫天子以一身托于兆庶

去留聚散其機甚微故必人主自以天下爲心然後
天下共以人主爲主宋祖有云朕心日行天下一兩
遍正爲此也今進獻急于星火而以軍需國計爲贅
疣儉士信若蓍龜而視法家拂士如冰炭則四海九
州 陛下固已忘其爲己有矣且天下大勢如人一
身理身者痛楚不禁之憂而痿痺不仁之患何則通
者易生而瘀者難治也私帑之營腹心之痞也人才
之壅手足之痺也章奏之寢耳目之障也有一於此
尚虞不測況兼數者可弗戒歟方今百姓相與怨於

野土崩瓦解若不及夕而 陛下方且侈瓊臺之積
新太液之舟趣玄殿之工角堵墻之射用以耗敝官
民而自明得意不亦異乎夫人情方有所向遽難轉
移迫夫欲滿意闌未有不惱然厭悔者此固 陛下
厭悔時也倘念 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原當好爲
瘡痍凋瘵之遺黎不堪重困長物有盡令名無窮酌
量地方有無肥瘠將一切中使以次第撤回責成撫
按諸臣拊摩鞠育以甦民命於既危收人心於既失
各官起者起補者補陞者陞考選者依擬中外章奏

悉付外廷覆議可否早見施行一洗猜疑隱蔽之私共成俊偉光明之業天下幸甚即礦稅旦夕未能亦請毋撓撫按之權以資彈壓更易差使之貪肆有蹤稍束不嚴者以示創懲法既平事亦不廢不然文臣一應錢糧互相覺察而獨潤畧于內臣各官近侍往往小過被刑而反縱容于遼遠 陛下亦何詢于天下哉此猶今日喫緊臣致特揭兩言之夫結舌于公朝反唇于私室臣之所不敢也處堂不戒旋及噬臍臣雖欲言嗟何益矣臣干冒天威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疏鈔 聖治 頁今二

歷陳國勢病由以保天下疏

李三才 總督漕運都御史 萬曆三十年閏二月

嘗聞明主不好利而忘國忠臣不先身而後君蓋利有大小義有緩急其辯之早也竊見近臣以來國事日非時政日異正言讜論如水投石豈不以邊烽不起四海無虞吾遂可以恣意縱志晏然於九重之上哉不知其勢甚病其機更甚危也臣請歷陳其狀蓋不敢不忠而惟望於明王之垂察也臣自束髮登朝正我 皇上御極之始郊廟必親朝講日事用人未

疏鈔 聖治 頁十三

必賢而必才行政未必平而必勤庶官思奮百度具修國有餘 小餘食熙熙恬恬亦一時之盛也蓋自火酋內訌而國之費侈矣自哱拜外叛而國之用匱矣雖然此猶內事也不得不應之兵也未幾而日本之役興矣夫謂朝鮮貢獻之邑也唇齒之勢也為之屯兵鴨綠以為聲援可也為之收復王京因而宣捷可也為其危亡不保取而郡縣之亦可也乃計不出此無端驅祖席之赤于勸瘴海之外爽奪有限之口食填無用之絕壑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士民愁

若海內驛騷其於中國毫毛有裨哉如曰彼我之衛
也不救非所以爲智乃實不足爲衛矣如曰彼亡我
且鄰倭也不救非所以自保今我九邊毎毎鄰虜矣
如曰彼夙志忠順也有之非所以爲義然猶勝爲敵
人之所取矣且今亦不能禁敵之不取也此一失計
而國家遂索焉不能堪矣又未幾而播酋之難作矣
夫楊應龍之殺其妻也夷狄之人夷狄之性耳夷狄
之事中國不之治也乃討不出此無端而欲繩之以
法始而議勦矣繼而議撫矣無何又勦無何又撫朝

更夕改二三其政彼酋之習見我如斯也遂睨然有
輕中國之心而狡焉肆其跳梁之志攻陷我城池屠
戮我軍民劫縛我職官侵突我疆界於是不得不起
六郡之師以赴之雖天贊其決旋即殄滅我之殺傷
糜費亦畧相當是其終之勦之也誠是也其初之治
之也則非也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何故哉此一失
計而國家遂耗焉不可支矣乃者天不厭禍黃河又
決夫此黃河也一徙千里此數百年未有之變也非
細故也非違憂也國家之安危天下之治亂從此始

也蓋治之而不必復其故也則泇河恐終不足恃漕
運恐終不足濟京師百萬之衆嗷嗷待哺卽使沙磧
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民不能食也民既無食雖
羲皇再世堯舜復生亦豈能保蕭墻之內卽治之而
必復其故也則百萬之費數十萬之夫將焉取之取
之於民而民不堪也取之於官而官無應也失業之
衆歎食愁衣不遑之徒窺端伺釁一旦羣聚河上是
借之地也是爲之所也一夫倡亂勞民競起投鍤攘
臂謀於版築之間登高遠呼奮於饑寒之役義不能

止法不能禁雖使管晏之智賁育之勇恐亦無方收
也此有識者之所憂而時俗之所忽焉者也興大役
動大衆自古奸人之資也所謂挑動黃河天下反也
故此一役也國之所以安危治亂者也此危機也上
而陵園下而民生臣猶未及言也夫前之失計既如
彼今之大患又如此譬有人焉血氣充足筋骨強盛
本無恙也今日生一瘡一誤之而身弱明日生一瘡
再誤之而身危既已弱矣既已危矣突而大毒出焉
不在四肢不在皮膚而適當腹心咽喉之際不治不

可治之而不愈不可已身不自知其端醫人莫能名
其狀當此呼吸存亡之秋瞬息不保之日而尚爾縱
欲肆情犯霧蒙露卽金石之軀安能當此銷鑠哉而
況百孔千瘡又且蘊隆崇結待時而決耶卽今大倉
無二年之儲九邊有終歲之餓小民皮骨飫飽於豺
狼四海脂膏橫塡於帑藏所以拯溺救焚出民水火
轉危而爲安易亂而爲治無如前日傳奉之　聖諭
矣故礦稅之旋復臣不必言其弊政之當亟罷建言
之終斥臣不必言其忠良之當亟收無辜之復繫臣

不必言其刑罰之當亟改蓋　聖心原無不照　聖
智原無不周故臣不避忌諱不顧利害惟歷陳國家
所以受病之勢與國家所以致亂之機如此　皇上
淸宴之暇平明之際試一一思之無聊之民尚可當此
礦稅否用人之日尚可棄此忠賢否積怨之衆尚可
終此濫及否穆然深念毅然猛斷前所傳諭務在必
行嗇在一念而利在天下屈在一時而伸在萬世而
更旰食宵衣側身修行郊廟必親朝講必復盡祛近
日之弊一還當年之美將見在廷諸臣莫不洗心滌

直陳天下受病之由以光贊聖政疏

王元翰　吏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正月

臣最謭劣謬蒙　皇上作養史館改授諫垣遭際可
謂厚矣思古人云得志不爲宰相則爲諫官謂宰相
能行其志諫官能言其所行之志今得罪吏科將已
逾月追惟候補銓覆時見天下景象大壞極敝幾至
不可收拾竊欲進一二不識忌諱之語嘗三易草而
不果於上項者伏覩　皇上斷自宸衷沛發明詔剴
愛改步忽日月重輝乾坤再造斅天臣庶罔不擧手

加額呼大聖人之作爲眞超出尋常萬萬因念　祖
宗垂澤閎遠遂覩國家永永太平之祚端在此一擧
矣書曰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
之休詩曰令聞令望四方爲綱以貞　皇上擧動卽
詩書所稱何以加也焉顧在上之轉移則甚神而在下
之積弊有未滌恐非所爲上下勤恤共迓天休也臣
敢以聞見最眞時事最切者列爲數款爲　皇上陳
之冀少垂聽焉一曰責法令之行　祖宗立國規模
超軼異代傳至于今承平日久兵紀頹廢也而強不

如前代財用罄竭也而富不如前代有識之士甚爲痛哭乃天下猶晏然無缺者凡以祖制極備盡善卒無亂形是本朝全以法制立國者也邇年以來各衙門漸覺苟且之念遷就之弊牢不可破一事之來漫無成畫及其事敗也又無所歸其咎一官之缺爭爲避趨明知其非也猶姑以應其請是以至有昨日之令而今實非矣凡此苟且遷就總之起於顧皮面耳皮面公行法令盡廢愚以爲當責行者此也二曰重會推之權國家革中書省設六曹六曹各有專司

祖宗慮爲至遠邇年來凡遇大僚銓部缺則九卿卿貳皆得執筆各推一人名曰會推夫會推之行也豈無心切矣公內不避親外不避仇者乎會推之久行也又豈無居爲奇貨乘以樹恩藉以償債者乎此欲以示公反以濟私至使天官柄衡者化爲旁觀諸諾甚可笑也不如衆人之推總歸之於吏部其舉之而當也我得以分其明舉之而不當也彼不得以分其罪況乎津要之地神髓畢聚鋒鏑縱橫一開分散之門大啓奔競之路所係非淺臣愚以爲當專一者此也三曰愼名器之重國家勵世磨鈍惟此名器故繁纓小物也孔子惜之庶官卑僚也明帝難之蓋其重也況制誥之詞人得片言以爲榮今且長篇闘麗溢美爲工瑣屑斐亹下乎交而四六甚至叙及家世之私惟取對待之合大非簡重之體也　皇命不旣輕乎天子稱卿舊止於內閣六卿憲長而已何可假借今且南部卿貳術而卿之矣甚至總戎武弁亦冒而卿之矣大非稱謂之體也王言不旣褻乎然此猶曰無甚關於治亂也至若京堂之濫則尤近事之可駭

異者舊制臺省遷轉一內一外內者爲優外者非得罪於淸議亦不爲劣轉也切見兩年以來科臣之內轉猶止五員臺臣之內轉業已三十餘員矣一時京堂濟濟摩肩接轂至籐棍爲之價高其間固多才品卓犖素厭人望惜其推擢之晚者亦有資俸最深遷轉壅格不得不然者此何時也而職敢求多惟是京堂之可貴者爲其少也假令入不復出人盡京堂則京堂亦何足貴且此官去開府雖近然節鉞之重必採間望之隆物極過多多成壅塞矣惡能必外轉之

皆鍵而内轉之皆捷哉則人何得專倩京堂爲也臣
愚以爲當愼重者此也四曰廣賜環之詔國運之盛
衰本於人材之虚實故隆古之世必曰野無遺賢夫
賢者遺之則朝廷不得用小人進而禍隨之矣頃讀
恩詔起廢一欵有除永不叙用外一語切以爲似未
均也夫諸臣之謫遣者有分別總因觸犯　聖怒有
重輕今　聖怒既釋則天度自恢同一建言得罪何
恐使覆載之中有棄物不得與於竝生之列哉如其
人而不肖也則亦已矣如其人而賢也乞　勅吏部
疏鈔　聖治　百九三
分別起用以盡其能天生有用之才使之養貧丘園
枯槁巖穴甚爲盛世惜也臣愚以爲當克廣者此也
五曰嚴奏辨之體國家設科道兩衙門專司言責天
下之利病百僚之奸邪咸令其以白簡從事一人之
耳目難徧人情之隱微難知豈無一二風聞言事者
切見近年以來一經論劾必紛紛辨擾一辨未已繼
以再辨再辨未已恭以駡詈如此必盡糊言官之口
不彈一人乃爲快乎夫刑賞聽之朝廷是非歸之公
論若盡得揭辨而後照明豈言者語語俱屬鑿空辨

者輒事辨白無可議乎殊非修省之道也惟此風不
已小臣倣效有至上書自叙其功日新月盛壞士夫
隄防損朝廷威重成何世界臣愚以爲當嚴禁者此
也抑臣猶有説焉往古國家長治久安必其元氣厚
而不薄神氣張而不弛元氣在一人之天機　皇上
天機既自爲轉動願永堅意念培植自遠臣不憂元
氣之不厚神氣在臣僚之精神臣僚精神無人提掇
恐散漫之久化爲灰頽臣實憂神氣之不張乃提掇
天下精神則又在吏部與都察院耳自李戴温純二
疏鈔　聖治　百九三
臣去國懸缺未點仰窺　聖意淵遠必簡在有人爲
愼重其官故愼重其人但此官進退人倫風表百司
所謂提掇精神以振張神氣之人最爲喫緊者況朝
覲在卽外察不遠尤不容遲則銓臣之宰與憲臣之
長宜亟下也臣遠方下士念亂熟衷雖不識時務亦
不敢摭拾浮辭如一得可採伏望　皇上檢發施行
或于士風吏治不無少補矣

聖政通而忽滯請破機關以終盛治疏

李三才　總督漕運都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三月

竊自萬曆二十年以後　皇上狃於治安臣下怠於輔導以致上下乖離天地否隔礦稅繁興章疏時滯四海鼎沸盜賊烽起天下已浸浸有不可為之勢矣幸賴九廟神靈大啓天聰適值　皇孫之誕遂琛維新之美罷礦分稅起廢用賢命下之日朝野歡呼不意流離之後更沐濊澤如此不意否隔之餘更值泰交如此可見　聖明之心瑩然湛然原無塵滓只是

臣工開導無術致有昔年之過舉耳豈謂兩月以來已明而復蔽已通而復滯耶蓋前日礦稅之罷也逮繫之釋也廢閑之起也臺省之用也章疏之通也此自　聖心神明真見其有不得不然者此機也乃轉亂為治轉危為安者也正孟子所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保妻子者也然臣下之欲達此機者為忠臣為端士臣下之欲滯此機者為佞臣為邪人蓋忠臣端士志不在私惟欲又安社稷報效君父汲汲皇皇日望　皇上之為堯舜故見聖政之維新也喜喜者何也以國家復安太平有日也佞臣邪人志不在君惟知貪戀爵祿保全身家戚戚孳孳竊恐　皇上之為堯舜故見聖政之維新也懼懼者何也以朝政且清已身不容也夫公私不同道薰蕕不共器臣下之操術既殊則主上之兼聽不易乍行乍止或作或輟機在此矣乃若察其忠佞辨其邪正則亦有法固無難者彼忠愛之臣讜直之士心術正大言論明剴內外並無攀援章疏絕不顧忌英君誼辟方能收納尋常世主必不

見容者用則盡其職不用則盡其心利害禍福彼固視之漠然耳佞人之言其甘如飴佞人之情其深如海或微以浸之或怒以激之或陽救而陰擠之或明諍而暗訣之言在東而意在西貌在彼而心在此千方百計以結左右巧伺神鑽以苟富貴蓋患得患失之心勝故如鬼如蜮之術工朝夕祈求惟願　皇上不視朝講不下章疏不罷礦稅不起廢棄不用科道彼方得以揚揚肆志竊上威福閃爍支吾以託其不肖之身更不知天下國家為何物更不知君父為何

人及至民怨已叢天下瓦解惟有抱頭鼠竄背王而
逃耳自古及今邪佞之臣往往如此固不可一一數
矣吁可恨哉　皇上心包天地明並日月內外諸臣
平日行藏難逃洞照乎日疏揭俱在睿覽果孰利於
聖政之新孰不利於聖政之新即此思之則忠佞立
判黑白明分又何俟愚臣之曉曉哉若矯攻之美惡
近事之臧否諸臣言之甚詳　皇上察之已審臣不
復贅故惟探其本原之地陳其安危之機密勿親近
如有以巧詞危語弄智使術於以中聖心而撓新政
者願我
皇上反覯而亟去之不然覺之不早斷之
不力枝延蔓引遺禍日深豈所望於聖明之主哉嗟
乎嗟乎　皇上之心眞可同堯舜之心　皇上之資
眞可爲堯舜之資數年以來乃爲一二固寵嗜利之
徒阿徇欺蔽俾聖心時惑盛事不終有君無臣萬世
而下令人扼腕於萬曆之世也豈不惜哉伏望　皇
上反求前日之心大奮雷霆之斷從諫如流用賢如
渴已發德音務在速行成始成終有首有尾如是而
天下有不受福萬世有不誦德臣請受面欺之罪若

謂　皇上原無意改行故遲回猶豫若有若無是以
天下臣民爲戲也是以　祖宗社稷爲戲也　皇上
敬天法祖無怠無荒必不其然惟　皇上亟賜垂察
施行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悚懼激切待　命
之至

乞發章奏決用舍以成盛治疏

曹于汴 刑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四月

伏念臣一介草茅遭逢聖主往歲陛伏田野忻聞聖治更新竭蹷赴京依光日月乃於途路之間見旱荒千里鬻子流離綱紀頹靡老成凋謝竊意 皇上此時必當簡賢斥邪圖治不遑也即叩闕庭叨伏舊職又見各署半空諸務停閣滇中民變塞外虜驕竊意 皇上此時必當簡賢斥邪朝夕下也何乃入春以來科道露章糾劾官邪下不報中外大僚被劾求去不

報銓部推舉陞除行取起用不報臣誠不知其所繇夫 皇上守 祖宗之鴻業必遵 祖宗之家法按厥祖制固將躬御前殿面決章奏者也即世廟中年深居靜攝而批答剖決如流水無壅是以中興之治遠繩祖武未有朝御既虛章疏亦閣者也臣聞主令不下宜人言不上盡是謂國鬱人鬱則病國亦宜然今之國事鬱塞似亦極矣夫上下睽隔非國之福言官結舌不言斯爲溺職大臣被糾不退是爲貪戀倘果才難終棄則異日之輿論自昭即或有所容留須部院之公評始定蓋部責在藻鑑品流斥陟賢否誰敢徧護阿徇自干指摘至清議甚重神明難欺萬一臺諫之言少涉頗僻則人非鬼責必且交萃矣奈何建言者十彈而十不答竟成空語求去者累請而累不得即且羈留言者未蒙樂受直以抑其芒穎被言者匪貽手眷適以喪其生平且望退之人既不獲退而應進之人復不獲進徒使杜門躊躇者冐濡滯之嫌非所以明節也待月淹遲者抱消磨之嘆非所以鼓氣也大僚無節小將化爲繞指此時奪氣他年何

望其揚眉尚欲其盡體國於平時使節就義於有事當亦難矣豈非士風世道一大關竅哉嗟乎御世貴在維風自當長慮況目前業已肇禍更費支撐即如滇中之變孽起楊榮固勿俟論乃陳用賓者累掛彈章已經察典意氣消沮終歲閉門其無以懾貂璫之橫弭軍民變固宜耳昔也交章彈之不去今也交章彈之仍不去豈其釀禍者能定亂也迫萬里亦徼 皇上之幸耳由此以推則致仕之督臣羈身宣大安保烽燧無驚掛議之撫臣未奉宸斷終非局面之結

部臣求去久矣何以綢繆天下閣臣求去亦久矣何以弼贊 皇猷在聖意淵穆不測在諸臣進退不明在言路阻遏不伸在國事叢脞不理夫國事誰之圖事而 皇上不自及討乎至於一署缺官一署廢事署署缺官署署廢事左支右吾此圮彼墜巡方可無御史御史可不復命代庖可縮數篆數篆可縮數年虜以殲伺隙我猶無師無兵河上方憂動衆倉卒不慮無炊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令甲弁髦典制束閣上失其法則勢移下玩其上則思逞一旦決裂胡以收

拾豈不可懼哉伏望 皇上俯將一切章奏留神檢發採公議于部院運乾斷于聖心當去者令其早去杜禁咎之風亦體孱殆之恥當用者令其效用豈負股肱耳目之光竟是元首腹心之衛精神既振血脈自通士風自正百度自興法紀自彰奸宄自息民心自貼虜情自戢 皇上維新之美自可終譽萬年磐石之安在此一舉臣不勝激切之至

[illegible][illegible]乘時發政以臻治平疏

蕭近高 戶科左給事 萬曆三十四年五月

臣惟善保業者莫要於借時繁而難周者事也往而不返者時也先時而理則必以憂勤基治後時而圖則必以怠荒基亂覽照前世無不紀爲鏡戒如周文之日昃不遑姬公之坐以待旦所謂與治同道罔不興者也如伍舉以阜鳥諷楚莊陳蕃以三空規漢帝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者也時乎時乎豈非理亂之機興亡之兆乎我祖宗朝奉天勤政因時作事凡諸

大政之舉待立爲定期確如金石信如四時列聖相承靡有愆逾卽我 皇上萬曆初政何嘗不裁決如流靡有壅滯胡至於今而政務稽緩日甚一日將大壞極弊而莫之底止也如大選之期定於雙月二十五也今臨選時必以收期請矣大選前幾日必有急選也今三月之急選至五月而始下矣三九月銓除教職此定制也乃今年三月之教職至今尚未就選矣三九月恩軸用寶此定制也乃去年九月及今三月寶俱未用矣冊封藩國每年必於四月臨軒視頒

誠重典也乃今至五月尚未題差矣貢生之廷試四月其定期也今亦改至五月矣傳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今近者歷數月遠者輙逾年而不得一報可果豫乎不豫乎事果立乎不廢乎且非獨於此也三載大計羣吏吏部都察院事孰有大於此者今冢卿臺長之席積塵已數年来春大計誰爲之主持乎邊釁有端狡謀叵測督撫責任至重今與者不得補以致去者陞者不得代首尾牽制彼此稽延豈必待邊方失事而後爲之圖乎六科額設四十餘員今缺者

殆半十三道御史額設一百餘員今在道管事者僅三數員而已而行取至闕下者又虛度數月束手候命而莫知所税駕也閣部大臣爲諸臣所論列者即未必一一當聖心然　皇上何不博采公議裁以乾剛明示去留豈不光明正大爲激勵世風之一大機哉今欲去而不允其去當補而不聽其補也凡此皆軍國大政所不宜一日緩視者　皇上皆稽而不下在宸衷以爲此可示不測之威權而不知中外之間且見者且妄意窺勿之倦勤如此在臣工夙夜匪懈

孰敢不恪共乃職而明命未頒何所奉行必且天工之坐曠矣譬如家督治家夙興灑掃及晨而炊嚮晦而息經營起居必以其時脫也日月而始灑掃日晡而始晨炊識者必覘其家道之衰又況於人主以天下爲家者乎前旨方行後事已迫棼而不爲理急而不及圖隙　祖宗之故實爵明作之令業不意赫赫聖明皇上盛世而有此因循委靡解散之景象也先儒有言曰王者敬日伯者敬時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亡國至亡而後知之夫亡而後知之則國之什敗

不可勝悔矣又曰大禹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非爭其先也事得其時也今之政務怠荒玩愒時日如此豈惟無望於寸陰之惜王霸之畧而危亡之形已見矣昔唐太宗英主也貞觀之治庶幾成康而魏徵凛凛危懼有不克終十漸之戒　皇上嘗罷政要勿進陋唐皇於不處然誠觀今日之治視貞觀何如哉臣爲此懼不憚苦伏望　皇王法天行之健凛時幾之勑寧先時毋後時寧視寸陰爲大璧毋蹈怠棄之覆轍凡諸大政務率由國朝舊典一一照常期舉行

夫一夫善射十耦決拾一人厲精於上而百司庶府有不凛凛精白以承休德者乎於以轉危爲安易亂而治以隆新政以光祖烈是在今日臣不勝惶恐祈懇之至

極陳國家治亂大關疏

李三才 總督漕運都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五月

頃者聖母六袠元孫初誕恩詔既布旋復中尼不知皇上之發此德音也以前數事爲善耶爲不善耶如以爲不善也則不當於聖母六袠之期元孫初誕之日而汲汲此舉也如以爲善也則當成始成終日新日盛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又安得遲回停滯不克有終也嗟乎嗟乎此國家治亂之關非小小行政之差用人之失而已蓋此關一轉可以收人心可

以永國脉此關不轉則民生日以蹙國勢日以壞本實先撥大命隨之矣此臣之所以痛思泣血不得已而復有所言也然道路所傳其說有二一謂前日新政原非上意不過一時喜心行之故旋開旋蔽者臣以爲 皇上聰明天縱剛斷若神前政改行自其膺智獨覽九廟神靈實式臨之安得謂之無意求治而忍於忘天下也孟子曰謂吾君爲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臣不忍信也一謂首輔沈一貫恐沈鯉朱賡逼已之位既忌其每有諫說形已之短又恥其事不出已

欲壞其成故賄買左右百計相傾或冷言熱語以惑
聖聰或借秦指漢以激聖怒遂致一應好事俱不得
行者臣以爲四時成歲孰非天工股肱惟良總歸元
首安有共事同僚互生猜忌徒快己私不顧君父少
有人心者亦不忍爲而首輔安忍爲之且聖明在上
幽隱畢照萬一覺察罪將焉諉故雖人言嘖嘖公憤
不平臣亦未敢信也反覆求之不得其故豈皇上
習見承平以爲天下治安耶抑輕視萬機以爲叢脞
易理耶恃仗祖德以爲慶澤方遠耶依憑圖讖以爲

景運正隆耶然自古帝王無不席祖宗之休德自古
帝王亦無不備昌熾之福祚承之以善其興也勃焉
承之不善其亡也忽焉故曰惟命不於常天命祖德
豈可恃哉乃若時事之艱國勢之岌臣請得而備數
之夫自朝講久廢人心玩愒大小臣工有如贅疣泄
泄沓沓朝不謀夕且上下無章名分倒置忠佞混淆
邪說橫作閣部不成閣部臺省不成臺省公座虛擁
杜門強半所謂烏不爲烏鵲不爲鵲者也語曰民主
偷必亡今不特偷而已亦可畏也京師之民苦于商

役供應鋪墊日費千金一切包納毫不給值勞有僉
報家破人亡強梁者借以報怨奸詭者指以詐財無
罪無辜動至滅門夫誰非君民何不幸而生于輦轂
之下耶皇上試一體訪當自惻然心動食不下咽
也外省之民苦于征求今日加派若干明日帶徵若
干某處旣加燒造矣某處又添織造矣豐年稔歲猶
爲剜肉天災將凶遂爲吸髓父北子南行號巷哭加
以稅務頻煩商賈不通欲耕則無地可耕欲賈則不
敢出賈夫民安則樂生痛則求死此等人心何事不

可爲耶至於邊塞之事尤不可言大將偏裨皆由賄
得督鎭文武總屬和同戰者掩敗以爲功和者苟延
以希寵餉分爲三一以媚虜一以交結一以自潤餉
其餘幾兵分爲三一半無衣一半無食一半死傷兵
其餘幾盖虜之市賞有增無減增者出於何項我之
軍伍有減無增減之何以應敵虜以坐食而橫肆需
求軍以枵腹而疲於奔命夫國家所恃惟一互市耳
互市所恃惟一虜婦耳故一聞虜王病亟舉圖皆驚
矣今之邊事虜惟無變變則不可支虜惟無人入則

必無幸蓋積弱所致雖非朝夕之故而蓄癰一潰其害尚忍言哉夫九邊不同所同者弱戰和不一所一者欺言之寒心聞之短氣此實國家濱死之證也非遲以歲時勵以訓練誓以敵愾不易爲力也嗟嗟紀綱者國之命脉也今玩愒陵遲若此矣百姓者國之根本也今內懲外困若此矣北虜者國之伉敵也今彼強我弱若此矣故當今之時爲今之計雖以命世之才寤寐之求旰食宵衣整頓收拾猶懼不給而況怠緩悅從若有若無以玆蕩蕩之德臨之哉彼千金

之家至細微也主者不主闔者不闔耕者不耕織者不織則謂之不成家水火盜賊勢所必至矣一人之身至耿小也手不能持足不能行目不能見口不能食則謂之不成人溘然朝露理所不免矣夫四海之大非千金之家也億兆之衆非一人之身也乃上不爲上下不爲下文不成文武不成武棄置國事大家不管又將何以倖存哉故　皇上新政一布雖深山窮谷婦人小子莫不頌義而感恩臣方幸九廟神靈實啓天聰一日之間遂能轉危爲安轉禍爲福奈之

何又方行而忽輟也臣既非病于狂人又非沽名于進所以勤勤懇懇焦唇敝舌而不能已者一念朴忠實不忍　祖宗二百餘年之紀綱法度一旦廢弛如此又不忍　皇上三十餘年之仁聲義問一旦虧損如此伏望　皇上鑒臣之愚省臣之言反求前日之心一信已頒之詔大振頹綱方求民瘼至於邊事敗壞尤望及早收拾日如臨敵務使弘綱細目並舉畢張行見天命常懷民心永戴祖德延于萬禩福祚流於後昆一代明聖之作爲豈不迥出尋常萬萬哉彼

道路所傳不問而知其誣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聖躬靜攝日久天下伏機可慮乞採公道以固
社稷疏　王元翰 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七月

臣觀自古帝王臨御天下而天下須聖神者何修得此不過聰明剛斷並用不悖而已惟聰明則是非獨照而浮議不能眩惟剛斷則賞罰必行而疑二不能乘用以撫盈成之運垂奕世之休皆此物此具也皇上御宇三十餘年歷世最久練事最熟中間么麽小醜弄兵販亂乃斷自聖衷勦無噍類而臣下不能借一箸此　皇上之剛斷而運以聰明者也中間邪

正消長幾經變幻幾經喧囂乃酌自聖衷始爲天下注之旋爲天下割之而盈庭不敢議其後此　皇上之聰明而行以剛斷者也由今觀之凡國家大機大計有一、不先定自上先決自上者乎羣臣望風拜首相顧吐舌始知吾君眞聖人也廟謨妙識微獨篤出廷臣萬萬即文明如周文果決如大舜無以加也然豈皇上獨用一己之見哉亦不過採滿朝之公從天下之是而已公自生明而明不容煬灶公自生斷而斷不及掩耳豈其行之屢年廢於一旦用之初服驟於末路則深居靜攝有不可恃爲常法耳靜攝之初猶有締天下於方寸之意靜攝之久潛有隔天下於萬里之漸是故大僚任其缺而不補也確稅任其毒而不即罷也臺省任其不可支吾而不即考選也章疏任其高閣而不即報答也廢棄任其淪落而不即拔置也邊事任其忿相破濫而不即禁核也紀法分義任其頹蕩凌亂而不即整頓飭刷也方今時事孰大於此乃諸臣至焦唇敝齒不得一俞可　皇上果遂天下以自用付時艱於東流乎爲深居不出似於明

決之中勢必借持重之術計旦暮間有不可測之恩威不踰時之法令煖幽谷之寒沃久渴之心無俟臣言之畢矣惟是持重之過　皇上藏於無原天下即於無原中出沒其機緘　皇上運於無形天下即於無形中濆混其涇渭明爲阿附之私也乃借朝廷之大典以蓋之詰之曰吾爲大典重耳而呼應之斂捷何其神實爲臭味之投也故假皮面之謾語以掩之問之曰吾爲國體惜耳而毫楮之肝膈已若告[illegible]一露章此亦一露章語近踵襲而岐徑遂判於燕越

矣此露章亦不報彼露章亦不報所見進疑而公道
決不勝私情矣豈非進退存亡之一大機括哉臣讀
史見齊威一作國之侯王耳一日召郎墨大夫語之
曰自子之守郎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之田野
辟民人給東方以寧是子不善事吾左右以求助也
封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至
吾使人視之田野不辟民人饑餒趙攻鄄子不救衛
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烹
阿大夫並嘗譽者於是群臣聳懼不敢飾詐齊國大治

疏抄　聖治　言二

強天下即此推之浮游之口未必眞而公共之論乃
爲當又況乎以不毀爲毀巧用其毀以不譽爲譽巧
用其譽此尤不可方物也苟不稽衆口採輿論衆知
不以冥冥決事誤天下蒼生也夫進退中世所時有
也今日之事　皇上寧可務從之以[illegible]之以顛倒進
退之權臣子不可[illegible]其心以從[illegible]之實矣　皇
上寧可洞燭未然[illegible]之見[illegible]
在臣子不可閃爍不先盡遠[illegible]
之禍凡此皆爲　皇上深居不出[illegible]

勢必褫進不知小人之門固多荊棘君子之門亦有
陷穽附小人者固爲小人附君子者亦非君子士君
子以中正提身不黨報國獨來獨往正正堂堂肯俛
仰於人無益而取損哉獨其一段是非之眞浩大之
氣原自横天壤沛江河耀日星世界可壞惟此不可
磨滅耳臣願　皇上定極思動昧爽視朝日進閣部
大臣商確急務令科道官得隨朝見面陳天下利弊
是非　皇上從中決發數年廢政一旦舉行數年弊
政一旦改革灑然與天下更始如大明當天幽闇悉

疏抄　聖治　言十二

耀爲光明矣不然昔人謂奏事司馬門三日不報則
天下事可知矣可不爲明鑒哉臣五年庶常七月給
諫非不知緘默取榮依違免禍然姜桂之性葵藿之
心自分已定苟持議論佐國毫毛即損頂踵碎身首
所不辭也伏冀　聖明垂神宗社幸甚臣不勝懇切
待命之至

懇乞御朝用人省言撤稅以隆盛治疏

陳宗契直隸巡按 萬曆三十四年八月

臣不肖荷蒙 皇上不次之恩置臣庶常讀書六年矣更拔置言路巡視漕運六月矣然庶常五年皆依闕下每於嵩呼之節常厠獸舞之班一銜王命遂爲四方之身矣血氣皆識尊親犬馬豈忘戀主謹於庶常章句之所聞與今日四牡馳驅之所見先掇拾塵覽明知諸臣所常談主上所厭聞然而壽國綿祚實不出此雖不足廣下方芻蕘惟

疏鈔 聖治 三十三

皇上垂聽焉臣聞周臣之以福壽頌禱也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夫日月君德也月恒日升皆言始就明也以臣愚揣之日月之明也惟其在天也君德之臨莅也惟其當陽也故舜之對堯曰天德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夫日月照而後四時行臣未見 皇上不臨朝而百官能就理也臣嘗備員侍從望見乘輿於上徽號之時百官初見睟穆不覺欣呼動地皆稽首言曰顒顒卬卬真是萬年天子然卽以詢于年前視朝之典各詫爲異常莫能相睪以對夫視朝國家常典也以常典而使人驚爲異事於情似拂靜攝世宗晚政也當鼎盛而取效晚年舉動於名欠佳矧萬曆之祚綿綿無疆從今日計之不知幾十世王者寧有歷幾十世不一延見羣臣天下又寧有歷幾十世不一望見天子此之爲情理可思也臣願當此聖節暫一肆朝受賀嗣後每月或間舉數次至於先朝便殿召對之典則斷斷不可已焉蓋大明當空羣魑自屏正人造膝讒慝自消煬灶者無所售其上下指之私夤緣者無所試其旁蹊窺伺之計此商宗之不敢怠

疏鈔 聖治 三十四

遑而堯舜之正南而皆是道也臣聞召公之告成王曰爾壽命長矣福祿爾康卽繼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雅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由是觀之 陛下以弱齡握眞人之籙而凇世洽王者之仁卜年卜歷不知底極受命不可謂不長矣壽母正位於其中天子問膳於側神孫羅列於前天下嬉嬉號爲三十四年太平天子福祿不可謂不康矣乃求所謂馮翼孝德者果翽翽其羽濟濟于庭乎不爾則 皇上毋乃吝作人之化而不自求厥

卑也夫庶人之壽亦欲手足強健耳目聰明乃　陛
下所謂手足者何在部院半空其曹老成不能就職
被言者未必去聽者未必言去留總拂人心手足幾
成痿痺此子輿有空虛之譏郭泰有疹瘁之感也若
論耳目則益可聾者矣十年剝蝕存者如晨星也而
一鳴之斥何易十年壅滯塞者如積薪也而半通之
詔何難況行取候旨之臣皆以卓異之望英邁之年
果銳之氣蒸蒸可用於時　陛下乃以慎重之故遂
爲磨礱磨礱之過陰爲摧折臣以爲人生只此歲時

耳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人生只此意氣一鼓則倍再
鼓則衰今不從其壯且倍者用之而使之落落閑曹
悠悠卒歲以致勞者不休未用者不用已用者不聽
不惟不聽而且徒隸御之泥沙棄之萬有緩急誰相
告報臣願　陛下自爲社稷計重下簡大僚下行取
充臺諫庶使邕邕喈喈以成䔋䔋萋萋之盛不然冠
裳玉珮之臣稱觴於列九夷八蠻之使稽顙於庭而
糾儀導駕之無人大僚庶班之落莫豈所以壯中國
太平之觀也臣又讀史至唐之太宗曰朕生日不樂

解者謂太宗思其所自生故不樂臣曰不然彼以爲
我爲樂人必有逢我者我樂而民則憂奈何言樂此
太宗意也故晁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
傷禹子告之成王曰聖王在上使民盡其四生今
陛下於民生果生之耶壽之耶無疆復始之時果爲
樂耶不爲樂耶臣頃以潛歷吳楚之墟涉徐邳之界
達齊魯之境徧三輔之郊足跡幾半天下矣但見莽
蒼千里家家告窮豺虎闞衆處處告急而所爲稅使
亡命之徒獷虎如故也磨牙如故也剝膚見髓敲吸未

已復又斂民怨以呼萬假孝順而獻寵術籠勢劫攫
取既極其恣橫雲擁蜂屯驛遞又極其騷擾故[illegible]能
庭實金山都是肉山而蟒玉褒加罪首反爲功首幾
何不以一生戕萬生而以萬憂博一樂乎臣聞萇弘
之血三年而化爲碧今充仞[illegible]　陛下者皆民血也
臣恐其有所化也此一喻也臣又聞饕餮者之過食
也不盡吐則爲梗盡吐又胃爲傷今如祟如螭者皆
饕餮之餘物也臣恐其欲吐也臣恐其吐之而傷也
此又一喻而不止此也臣聞春秋曰聖王在上無[illegible]之

而今氷雹降於新秋王者德天則風雨順而今迅雷轟於朝日德地則嘉禾生而今蝗蝻飛於幾輔兼之京商殘而根本撥太倉荒而腹胃空而營衛弱虜囚叛而盟歃寒物物見祟種種堪憂獨是黃白山封璦林露積自以爲措之不涸之倉不竭之府不知人虛則人有易心内實則人有覬心攜虛垂涎事在昔臣所稱喻兩要未可晏然已也臣願 皇上急却諸稅使孝順穢物勿使黠桀休明而後撤使之詔發府庫之令旦夕下焉庶乎財散民聚災去福生與周文姬

美與喬松比年萬曆之紀永永無窮萬年之觴永永長進矣臣不識忌諱干冒天威伏乞俯念愚衷急賜採擇生靈幸甚社稷幸甚

亟反獘政以挽危亂以圖治安疏

馮奕垣 貴州巡按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臣惟天下之患莫病於危亂已至而人不言莫大於危亂已成而已不知莫甚於明言之明知之而自以爲不危不亂尤莫慘於自謂不危益以造危自謂不亂益以釀亂而莫之止夫人不言是壅塞之患也猶可開也已不知是蒙蔽之患也猶可通也惟明言之明知之而自以爲不危不亂坐於針毡之下臥於厝火之上傳所謂安危利菑樂其所以亡者也不救之

術也自以爲不危反以造危自以爲不亂反以釀亂水已深而益深火已熱而益熱漢臣司馬遷所謂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者也欲救而無所施之術也 皇上以今日之天下爲未危耶危而未甚耶未亂耶亂而未成耶諸臣之言危言亂者皆欺耶皆張皇其說以懼 陛下而百無一驗耶夫百無一驗非真不驗也驗未來耳待其來而大事去矣 陛下知不諱危亂之形臣請得條數于前先言臣所按之貴州然後及其他方 陛下試垂聽焉貴州古鬼方

地界在絕徼大抵皆紅仲獨犵獠服叛爾者不願出
其途宦者不願入其地是危亂之鄉也然而昔猶未
甚也乃今日之貴州何如哉自二香構難而示寧之
閫衛危兩安爭衡縱賊出封楷木林上下鞠爲盜藪
而烏撒危楊燧招納亡命犯我疆界逼我軍民而平
越湄余之境危苗雖經勦時猶出沒各土司椓梗阻
我漢法驛遞疲憊倉庾若洗而合省之道路城市蕪
不危臣與撫臣晝夜拮据計處尚未盡得帖帖然此
猶自一省言也赤金罷礦徒未散採木之使雜遝扇

蜀之供無已而滇蜀危大落赤大舉掠三秦之民投
入虜地化爲盜賊潞紬羊絨日取日增追呼之使急
如星火而山陝危逆宗叛於武昌狂童躁於麻城羽
流亂於承天而三湘七澤之間危山海屯軍入遭椎
剝人人思亂青萊倭警乘風猝至未得安枕而山東
遼左危妖賊劉天緒護國僞封龍華僭號白下之變
幾成斬木江南糧長京運解納舖墊不堪衆頽毀足
日增日挾歲派百倍膚髓俱竭而三吳兩浙危饒之
燒造漸加福之機戶漸困漳泉党結白蓮妖聚而江

右七閩之間皆危關津場市布列參隨鄉鎮包祟休燃
過強賊珠池之採徒就聚蒼梧之虐焰若焚而粵東
西在在皆危然此自皮毛言也長昂勾虜入犯喜峰
班白蓮兵闖掠遼薊京師爲之震驚陵寢幾於搖動
而肩背危安定門外白晝搶燒崇文城裡明火行劫
團營之卒大率市傭不任羽林宿衛強半老弱不堪
大倉岡寺罄焉若掃而根本之地危飛語甚於刃鋒
紅批慘於駕帖鹿馬走於階庭而肘腋之地皆危
陛下坐於危亂之中人皆知之而　陛下若不知也

人皆憂之而　陛下若不憂也感時憤事之臣舌敝
唇枯嘵嘵爲　陛下言之而　陛下若不聞也賈誼
曰癖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面面皆病方方皆痛
節節皆腫即岐黃侍側診脉治之而指不勝按藥物
回之而劑不勝調褒然而尫羸病癈之夫旦夕待盡
而奄奄無復生氣夫　陛下而聽其尫羸病廢旦夕
待盡則已如不安於尫羸病廢也臣請自　陛下之
元神始　陛下之癖在於貪財臣今第言貪財之禍
以儆告　陛下則　陛下不信碩　陛下所獲于天

者壽也臣所朝夕虎拜祈祝於　陛下者亦壽也然
必元神日固斯元氣日培而貪也者非養神之道也
陛下試思攬權以來歎幾多咀呪用幾多口舌受幾
多含忍費幾多關防扃鐍如是而心有不懊乎神有
不耗乎昔晉有二臣祖約愛錢阮孚愛屐人有造受
錢者止料財物客至屛當不盡餘兩小簏傾身障之
流汗浹背已而造愛屐者惟以蠟治屐神閒意暢夫
流汗浹背其煩苦可知也　陛下所愛者逸也所惡
者勤也顧天子一日萬幾豈游閒者比故幾務之來

隨剖隨決則縱有餘閒若今日停閣明日復來明日
壅塞後日復來愈閣愈沉愈沉愈厭夫愈沉愈厭其
煩苦又可知也臣非欲予　陛下以勞而奪　陛下
以富也不勞不逸不燕不靜性靜情逸保身安民萬
年永永之道也此臣以養元神爲　陛下勸也又請
自　陛下之心膂始宰相者　陛下之心膂也漢丞
相何亡高帝如失左右手今　陛下之心膂亡久矣
亡而猶不思所以補之者得無謂獨任亦足以成治
耶臣無暇遠引嚮者　陛下曾獨任矣固寵逢君陷

陛下於過舉至於犯淸議庇私人衆口囂囂然後舍
褫以去此前事之不忘也夫獨任之弊有三相輔之
地名爲政本使中人居之則畏權如畏臟而泄泄悠
悠一於避事使不肖者居之則嗜寵如嗜味强足以
敵公論而威足以箝衆口擅權賣重而卒至於敗事
即賢者居之辰而入申而出顧影無偶亦孤獨劬勞
而不免於誤事如輔臣朱磨往年直事閣中曾補牘
回天殊快人意今大權在手業將一年乃未聞調元
轉轂如曩時而一二弊政似又甚之者豈前後兩截

耶抑悤忽之中無與共事心力最苦欲有所斡旋而
不能得耶　陛下念閣臣不可獨任政本不可久虛
則何不亟於置輔而當置輔之始又必廣其額無限
其途苟其相才相度相品相望爲人所推服者詞林
可六部亦可邊臣亦可驗之人情參之公論有如推
擧不公徇情植黨不協人望聽臣等參核昔宋司馬
光四夷皆聞其名富弼文彦博入相朝野相賀仁宗
喜謂歐陽修曰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至王安石
相而袖中之彈文出矣裴延齡相而陽城之白麻裂

矣此豈四臣者其賢奸忠佞豈待嘉元治平李章朋
比青苗手實害及雞豚之後而始見哉故臣願陛
下之急於置相而嚴於論相者此也臣又請自陛
下之股肱始傳有之尚書象北斗故天下無北斗則
無與斟酌元氣而四時失其序二十四氣失其調今
六部尚書僅得其二十二侍郎僅得其五而其中尤
多不滿人意者焉至于各省撫臣鎖鑰一方安攘攸
寄必安其位行其志乃能舉其職今有憂制而不得
代者有被人言累疏而不得去者有不得代不得去

而徑離任者各省監司畫土而轄分疆而治上佐撫
臣下制百司所係豈細乃今有鈌而不補補而不點
至地方千里而竟無一道臣彈壓者各省總兵下有
參遊又其下有備哨一切軍情兵機悉稟調度而盜
賊衝盜去處猶屬喫緊乃今有地居險要勢若燃眉
而久虛無人者夫時當有事而死職死鼓死封疆死
社稷可生可殺而不可使離局者豈伊異人任乃向
日所嘗厚託者也今平時既無專責臨難必多推諉
不幸漁陽變于外奉天厄於內非袖手傍觀則棹臂

遠去誰爲陛下效死力者昔唐顏真卿當祿山反
時力扼其吭而遏其衝玄宗聞之嘆曰朕不識真卿
作何狀乃能如是夫玄宗雖不識真卿猶使之爲平
原守也設當時不予一官不假一職惟使之候命長
安老死巖谷即賊屠平原長驅而下能效一籌出一
力抗最爾孤城而遏方張不可制之虜耶臣又請自
陛下之耳目始臺省者陛下之耳目也今臺省寥
寥晨星而臺臣尤甚在外者一差常閱數年在內者
一人常兼數事東馳西騖捉襟露肘至于候補諸臣

珠桂長安嗟積薪之難待廢棄諸臣或以言得罪或
以抗惡璫得罪白頭巖穴嗟乳瓶以何期蓋陛下
于言臣喜其默不喜其言既以不用禁其言又以用
不用老其身惟欲挫之抑之使之壯志消磨英風摧
挫人人軟熟而後已不知耳目之官奸宄隱而不發
惡無鉅而不摧一日不在前則前有讒不見一日不
在後則後有賊不知一日不在四方則四方有道狼
窟兕之雄而莫與告捕陛下奈何抑之而自塞其
耳掩其目爲也臣又請自陛下之咽喉始當今中

外金高王臣睽絕所恃以相通而不相隔者區區奏
揭耳 陛下即一一省覽一一批發若晦朔之有期
晨昏之有候猶恐有旁擬中格之弊乃當省不省當
覽不覽又慮人之以我為不省不覽也而徽示之以
省覽當批不批當答不答又慮人之以我為不批不
答也而間出之以批答或批矣而不發閣或發矣而
又收回 陛下之心以為吾示之以神明庶幾人之不
我知也吾示之以不可知庶幾人不我欺也不知我
以不可知者示人人又將乘其所示者而竊之我以

不可欺者籠人人又將乘其所籠者而褻之今日之
批答猶自上出也異日必有不自上出而批答者矣
今日之收回猶自上反也異日必有不自上反而收
回者矣出必行反必寢誰能造 陛下之膝而問眞
偽者 陛下即聰明天縱而竊者褻者日伺日巧自
今以往臣恐門外有象而 陛下不見也昔二世時
項羽攻破函谷關烽火通于咸陽二世以問趙高對
曰羣盜鼠竊狗偷不足憂也二世遂安樂如故而咸
陽以燼今日脫有如趙高者以狗鼠罔 陛下所係

存亡禍福夫豈細故獨奈何不懼也臣又請自 陛
下之血脉始泉貨者 陛下與百姓流通之血脉也
血脉在人不可使之壅臃臃腫在此則癥結在彼于
是風邪入之病以陰則呻吟床蓐病以陽則緣壁拔
瓦狂發不可駕馭 陛下斂天下之財聚之內府是
臃腫之病也九邊之兵殫竭于外宇縣之民撓亂于
內是癥結之症也今天下大病非呻吟床蓐則緣壁
拔瓦矣呻吟床蓐者猶臥以待斃彼緣壁者拔瓦者
不叫號于東則披猖于西一夫大呼豪傑响應臣切

計今海內一年之中變者四出自下之變渾泉又變
山海關又變都門內外盜賊公行又變紅巾綠林高
雞豆觥之倫皆亡人家國而今在在蜂起 陛下何
不自省而堅欲聚無益之財招必至之禍也 陛下
毋謂蚩蚩小民弱而不敢動愚而不足畏也臣恐蚩
蚩愚弱之中高歡已伏于左知世郎已伺于右楚人
之炬既燃而阿房宮室業有垂涎于其側者獨奈何
不懼也臣又請自 陛下之瘿瘰始中人者 陛下
之瘿瘰也今楊致中亮殺鄭光耀于都下恬然不畏

曰吾撡一文分好錢糧而止矣明以　陛下爲易與趙祿邢朝毆死知縣龍鏜于國門掠其行李以去是明以劫殺爲慣常梁永毒流關中公然鵰天子命使則劉瑾王振之惡也高淮盜竊兵柄太惹夷釁儼然行大將軍事則童貫魚朝恩之蹟也其他湖口淸源稅種繹絡彈劾愈急虐焰愈熾沉陳奉而不悛灰楊榮而不懼是何等世界也　陛下無謂奴婢爲無傷也漢唐之末造皆此輩亂之而我　祖宗二正之李幾敗于若人之手蓋瘿瘰爲物附于股則股大如腰附

于頸則頸大如股平居則蹊盤而不擧一旦潰決而大命隨之獨奈何不懼也夫此數者皆諸臣所嘗言亦　陛下所厭聞也人常言而臣復不以爲常而苦口言之　陛下厭聞而臣復不以爲厭而激聒陳之此非不知　陛下之必不聽臣而臣言之必不爲陛下聽也獨計今天下之危者亂者其病根正坐此而所以救其亂而反之治持其危而反之安者其鍼砭斷不出此則臣安得以爲常而不再三披瀝以竭其愚忠夫饑而言食渴而言飲非天下之至常至常

者哉然不食則腹枵而人以死不飲則喉枯而人亦以死父母有病而惡食藥者其子調劑以進初進之不悅再進之怒三進則遂而笞之夫親之惡食藥子非不知也然所以寧怒寧笞而不敢不以藥進者何也以爲非此無以愈親之病也臣讀史至槐里令朱雲欲借上方斬馬劒斷佞臣頭成帝大怒欲誅之後竟緝檻以旌其直齊威王淫樂不聽政羣臣無敢諫者幸有感于飛鳴之隱語而阿以烹卽墨以封齊國大治今　陛下負堯舜之資豈齊威漢成可比惟是

一念沉溺以至于斯誠萬一聽臣而幡然改圖煥然更始輔臣又以積誠盡力轉移而感動其間庶幾今日之敗亡猶可救乎臣愚戇無知目擊危亂一念之血誠不自禁如此惟　皇上鑒焉臣不勝惶恐待命之至

觸弊感時直陳三事大義以裨聖治疏

李三才 總督漕運都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閏六月

頃自鹽臣又缺鹽法大阻國病民困官貪吏蠹臣已具疏以請速差憲臣速補運使矣竊思此惟一官之缺遂致一司政之廢其弊如此其害如此況弊有萬倍害有百倍眞爲國家治亂所關 臣又安忍不一直陳之乎當今之時 皇上所自以爲快者莫過三事不補大寮矣不取科道矣不用廢棄矣豈不以爲爵祿名位自我操之欲行則行欲止則止哉不知君之有

臣如父之有子夫之有婦原相對待不能偏廢原相依倚不容暫離此所謂三綱也故天生民而必作之君天立君而必輔之臣是君之用臣非徒私以祿位如戚畹佞倖也原欲引以爲助分猷共念塡撫國家戢和萬姓也臣之見用非私覬其祿位如戚畹佞倖已也原欲行其所學謀王定伯功及當時聲施後世也故位曰天位祿曰天祿職曰天職若謂予奪之權其原蓋出於天不過寄之人君以馭臣下云耳此詩所謂天命降鑒不僭不濫者也故君之求臣甚於

臣之求君何也譬人有子弟必求塾師以教之非塾師之求教也必求乳婦以養之非乳婦之求養也此理勢之不得不然者蓋自有天地君臣以來固若此矣不然有君而無臣是有父而無子有夫而無婦也何以謂之三綱有天下而不得人是有子弟而無婦以乳之無師以教之也豈非自棄其子弟哉是臣不得君不過山林而已矣貧賤而已矣山林貧賤固士之常也君不得臣則四海之大誰與共理宗社之重誰與共守夷虜外侵奸雄中起雖力可拔山智足籠

世亦安能獨運耶孰重孰輕孰緩孰急三尺童子辨之矣古先聖王寤寐之思弓旌之招後車之載賢良之求豈故爲是勞擾哉且 皇上果能盡去內外文武獨擁尊位乎是無所謂百官之富者又何以稱朝廷也其諸誤事廢政且不必言矣至於科道行取尤爲喫緊夫科道之設原爲朝廷之耳目其選甚難其責甚重蓋據其章奏之純駁可以窺其心術之邪正即其趨向之清濁可以定其人品之高卑朝廷有黜陟焉天下有是非焉萬世有褒貶焉此最要之官最

難之官最美之官最苦之任也故國事廢弛賴以張之民生困苦賴以陳之內外作奸賴以糾之權倖橫肆賴以鎮之是科道一日不備則朝廷耳目一日不明朝廷耳目一日不明則內外奸邪一日不戢只如按臣多缺巡行無人遂致貪墳戎風困窮載道如此不已而天下不壞豈理也哉是科道不用乃奸人之幸羣小之福良民之殃國事之蠹也若不論其關係之重稽其職任之艱狠謂中行冷散已甚守令奔走既久聊取此官以酬其勞此庸鄙之見世俗之情耳

豈所以論朝廷之大體哉乃外人之言尤有可異俱謂朝廷只恐科道多言故不行取夫 皇上所守者 祖宗之法所遵者德義之行即有用人行政之差正欲科道執法糾舉當則允之不當則罷之夫何多言之慮耶且本責之言而反畏其言耶況欲言實難欲不言固易易矣其如非 祖宗設官命名之意何哉古之獻詩獻典師箴矇誦日夕求言猶懼不給今乃並其官而廢之善敗罔聞其亦可爲寒心也已乃若起廢一節亦自有說自 皇上御極以來廢棄

者幾三百餘人矣是三百餘人者或以議論直戇被逐或以意見不合被逐或以察寀詿誤被逐事固不同品亦有異若謂諸臣盡屬賢者臣不敢知若謂諸臣盡屬不肖臣亦不敢信也乃今皆置之若遺矣十畝多閑幽人滿野何國家作養之難而棄置之易若此耶況時事正艱需人甚急乃竟令其優游養逸自爲名高朝廷曾不得其半臂之用也豈不惜哉況以 皇上一代英明之主而使抱節守義諸臣放逐終身俾國家一段忠義之氣鬱而不宣又豈盛世之景

象哉亦可歎矣乃不知者多以爲諸臣觸忤 皇上故 皇上怒而不用夫臣自束髮登朝於今二十五年竊見 皇上量如天地明並日月何有忤而不容何有隱而不照且歷查諸臣原無觸忤 皇上者清宮靜夜 皇上一一思之誰爲觸忤者乎故如鄒元標趙南星顧憲成等清風勁節亭亭物表天下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皆稱爲忠臣義士祗以議論意見一失當路之旨遂被譖蒙讒一棄不收然總之於 皇上何忤乎總之 皇上何心乎觀之三臣而諸臣

可知也今乃云　皇上實怒之是既假　皇上之威以禁錮諸臣又借　皇上之名以遮飾已過負國負君吁亦已甚矣況今枚卜得人羣賢彙進行當開誠布公共襄上理　皇上何不速信前詔一令久錮之人遂見天日也夫此三事也若謂目下即可以亂國家即可以危社稷不惟　皇上不信臣亦不信也若終此不改將來國家必至於亂社稷必至於危不惟臣愚知之　皇上固自知也嗟乎嗟乎　皇上一身上承　祖宗艱難之大統下開子孫無疆之大業而

乃使禍亂兆自今日太平失自今日豈所望於英明之主哉至若裁決章疏　皇上試一留神自可立斷可則允行否則報罷不過費清燕一瞬之力耳何至久留不報習以為常致令左右生心窺伺得計遲速緩急之間實為陰竊其柄矣即　皇上天縱神明自謂獨斷而疏之下否人之用否亦有逆料多中者矣非無因而然也伏望　皇上凝神靜慮反求初心獨觀治亂之原深惟宗社之計必知臣言非謬臣心不欺大察決不可不補科道決不可不取廢棄決不可不用速沛德音一新前政凡有章疏朝入夕報而大小臣工亦各宜尊心報主一意為國大滌恩怨之腸共迈公平之政如此而君臣交儆天地同泰天下有不久安長治未之有也蓋人臣比肩事主同心相濟果惟朝廷是急百姓是憂則蕩蕩平平至公至正有何恩讐有何黨與意見不同不妨虎爭議論已明便當冰釋若惟狥私背公變白亂黑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知有勢利而不知有德義俾人主孤立於上而莫誰適從上負國家下負生民臣之不忠孰大乎

是　九廟神靈臨之在上質之在傍生當刑戮死當滅絕非不幸也此尤近日臣工之當戒者敢併及之若夫臣之自盟則既久矣惟　皇上留神照察施行

[illegible]敬陳保泰之謨以新聖治疏

康元積 太常寺博士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

臣聞古者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狥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以此知聖王之世雖百工賤役皆得畢獻其愚其在孟春正月則體元居正始象方懸故聞言尤汲汲焉伏覩皇上御極于今三十有六載矣方內晏然邊塵不聳久道成化度越祖宗茲當三十六年之正月維新更始于是乎在臣考正月之卦其名為泰臣嘗取易經泰卦反覆玩味未嘗不嘆聖人于保泰持盈之際何其惓切而著明也臣不敢妄有所陳謹以泰卦彖象六爻謬繹其旨而推以今日之事敬為皇上詳陳之泰之卦辭曰泰小往大來吉亨臣考易經貴陽而賤陰故陰為小陽為大此卦陰往居外陽來居內陰慝消而陽淑長鼓鬯休明為吉祥善事之符有吉亨之象焉臣以是推之陰之小也其於人為小人其于事為誤主為蔽賢為蠹國為禍社稷病蒼生凡公行敗類陰賊忮害作不善而施不恕者皆小也皆泰道之世所當往者也陽之大

也其于人為君子其于事為匡王為容賢為泰國為福社稷利蒼生凡正直忠厚勁氣亮節攄肝膽而洞肺腑者皆大也皆泰道之世所當來者也故往而不往不可言泰來而不來不可言泰自古雖唐虞之盛亦有小人雖夏商之季亦有君子顧往來之機謂何耳皇上試以泰卦之旨別小人之品審往來之用則所謂吉亨者可坐收也此泰卦之大較也泰之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臣考泰卦天道下際地道上升有相交之義焉在造化則天地既交而乾坤之氣欣合敷榮萬物之所以遂也在世道則君臣上下有魚水之歡無釜鬵之間有相須相成之美無相猜相嫌之尤志之所以同也天地既交則內陽外陰內健外順矣上下既交則君子必內而其道長矣小人必外而其道消矣臣以是推之上下之間不交則異異則離岐暌[illegible]其勢必鬱而為否交則同同則融結孚達其勢必開而成泰否泰之機係于上下之

交與不交同與不同耳顧臣竊以爲同亦有辨矣伊
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此同而得者也如晏子
稱梁丘據之與景公若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則同而
失者也今日 廟廊之上以爲不交不同耶則 皇
上十數年來於二三元老所體貌者甚隆所推賚錫
予者甚厚所信任倚重者甚專且久卽偶被指摘立
罪言者而曲爲解免所慰藉彌縫者甚婉切而篤至
此千古所未有也以爲交而同耶自 皇上靜攝二
十餘年 朝講不御 召對無聞辰入酉出以爲壽

孫傳發票擬以供筆札安危利病之故 皇上何嘗咨
訪疑發一難閱閱焉以久安長治者熟計于元老下
何嘗矢一謨陳一畫皇皇焉以守成保盛者孰陳于
皇上使天下之大悠悠泛泛如無舵之舟大小之政
俱趨于頹靡而寖失其初大小之官日趨于苟且而
盡忘其故古者作而行之謂之士夫坐而論道謂之
三公今行者不能行坐者不得論臣竊爲盛世惜之
甚願自今獻歲發新之際 皇上穆然深思慨然更
始進二三輔臣而詢問以今日之國計民生其登耗

休戚者若何官方吏治其通塞虛實者若何務求所
爲繫苞桑而鞏磐石者斯下交之道也亦願二三輔
臣時以憂危苦詞進于 皇上而告以國計之日詘
也民生之日蹙也官方之壅極而宜通也吏治之廢
弛偷窳相襲相蒙而不可不振也 天命去留之靡常
而不可假易也反覆諄切務求所爲回 天聽而固
金甌者斯上交之道也此臣之所爲延頸而望于今
日者也泰之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宜以
左右民蓋言泰交之世天地之道固以渾淪后于是

爲之裁成以妙其用天地之宜方已宣序后于是爲
之輔相以順其施裁成輔相而民生之休養安全者
若聖人左提而右挈之故曰以左右民臣以是知元
后者天地之心也生民之命也 皇上爲天地生民
之主則所爲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者可漫不置意乎
況今日之事又大有可言者古者以六曹之官擬于
天地四時則裁成輔相計未有大于此者臣不敢泛
濫廣陳試以六官之事宜于今日者畧陳于前以天
官言之在位之纍資而不得遷者凡幾去位之空缺

而不得補者凡幾郎署之馮唐已老郡邑之龔黃久
湮孝廉明經嘆桂玉于都門每踰歲而無官吏胥雜
流倚錢神于巷伯輒旦夕而得官則吏部之所當裁
成輔相者宜急也以地官言之太倉無二年之儲邊
軍缺半載之供稅使橫征之入既朽蠹而不得用有
司惟正之供又困罷而弗能支則戶部之所當裁成
輔相者宜急也以春官言之自。郊廟習遣代之常
而享二帝享　親僅同于歲事自臨御奉傳免之常
而鹵簿儀衛不及于綿蕝以至俗流失世敗壞民競

于偷士競于躁縉紳競于門戶文章競于纖靡奉釋
奉老之徒競于供養莊嚴則禮部之所當裁成輔相
者宜急也以夏官言之京營之戎伍濫冒而不可校
錦衣之緹騎冗蠹而不可汰武弁世胄施未合于白
丁不過二方之士偶邊徼債帥纍纍級于青蚨奚望
千里之折衝苟安者或剝軍以養寇幸無事而已掠
以為功忮懻者或弄兵以修郤卒有患而已不任其
禍則兵部之所當裁成輔相者宜急也以秋官言之
橫璫釀三秦之怨毒惡貫已盈而三尺不加奚啻吞
舟之漏網茂宰作百里之保障艱危已甚而繫囚不
釋可謂戴盆之無天加以纍年沉滯論奏已明先登
鬼錄者永號長夜之寃見在囚籍者尚抱圜扉之痛
臣惟頃歲　皇上恩詔矜赦已又決囚之使分道四
出乃今輦轂之下　皇仁未暢則刑部之所當裁成
輔相者宜急也以冬官言之三門工程尚無完日
禍王公于府第方新內供之額辦例屋無策而不能
塞潰危河渠之開塞經費無算而不能實逝波頃者
奉　旨報商明禁甚嚴乃報者幾經審諭曾無唇而

得之被報者一經請託遂緩頰而免之譬之子勤稽
事父匿鋤耰此何以示後世乎則工部之所當裁成
輔相者宜急也諸如此類吏僕未數而臣姑舉近事
以發其概　皇上試于此月以往籲與中外臣工維
新庶政次第舉行將民獲左右之福而元后之責塞
矣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
志在外也蓋言陽德方[illegible]天子之賢萃于朝廷如拔
茅之茹連彙而起共致太平吉孰大焉何者羣賢彙
征則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以其征為吉也臣以是

知賢者之志用之內則全身自牧而天下否用之外則經綸康濟而天下泰故拔茹之象聖人喜焉　皇上今日開泰之治所當拔茹而進朝征夕吉計無有先於考選諸臣者彼其取于民譽採於人望閱歷既久籌策素具耳目楨幹於是乎在　皇上何不以此三陽之時慨然渙發德音令之布列有位于以資繩剝而重彈壓師師濟濟各攄所長其能賛裁成輔相之業者必此輩也　皇上何靳而久不發臣之所未解也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蓋言泰寧之時所患者刻核故宜包荒所忌者猶豫故用馮河所貴者周悉故遐不遺所戒者偏比故朋宜亡四者各適宇宙之內清和咸理故曰得尚于中行要之四者之中惟包荒爲最難何者爲於可爲之時得之精明失之渾厚苟其包荒合于中行光大之業端在是矣臣以是四者推于今日不能不有望于　皇上焉頃者江西參政姜士昌一疏彰往察來臚列條陳反覆數千言慷慨叩　闕詞雖煩費意實忠懇未幾御史

宋燾撫時大息痛士昌之被謫感慨憤激有爲迫切無諱之談義形于色至欲與忠魂同遊語雖大過肝膽甚烈乃　皇上甚怒切責既于姜士昌宋燾先後咸加顯斥甚矣復因燾之疏而再斥士昌抑又甚矣咸陽知縣滿朝薦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秦民捍禦橫璫垂餌虎口可謂鐵漢梁永殺人劫貢之語其計畫無聊之狀亦可想見　皇上明知永之不法奮然收回乃又介介于縣令而械繫幽囚此何爲也頃者李楨國所具情詞其順逆昭然而滿朝薦至今不蒙釋放又何爲也則泰之所謂包荒意者其當講于古人謂決爲事之成需爲事之害今　皇上之所當決需者有三事焉如礦稅之歛怨歛愁而當亟罷也亦既明知之矣乃一則曰自有停止之時再則曰自有停止之日今爲時者凡幾爲日者凡幾而卒不見其停止也如省署半空臺署幾空考選諸賢困頓日久其當亟下也亦既明知之矣一則曰少俟檢發再則曰稍俟檢發今俟而又俟累少爲多而卒不見其檢發也如九卿大僚皆　皇上心膂股肱之寄毋論

紀綱所繫抑亦　國體攸尊今堂堂盛世而九列不
備有如晨星其當補也亦旣明知之矣乃六則曰再
推幾員再則曰弁原推寫來今推者屢矣講者屢矣
而卒不見其點用也遽斯三者當斷不斷則泰之所
謂馮河意者其當用乎自諸臣以論事能忤先後擯
斥者若而人今淪落廢棄者已若而年僂蹇銜恤之
間偃仰蠻瘴之鄉彼其江湖魏闕之思　天王聖明
之慕豈嘗須臾忘哉而　皇上竟置之若遺遂使賜
環無期傾葵莫效則泰之所謂不遐遺意者其當念

乎自臺相旣去之後南北之徒競求爲勝意見各殊
曹偶遂分偏執之極角距橫生得勢而附華旣如慕
羶失勢而爭摧抑隨之三季之戒可爲寒心殷鑒不
遠臣竊憂之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盛明之時天
下一家大小臣工共惟帝臣請自今開泰之始渙小
羣成大羣銷落成心咸布公道以成蕩平之休是在
廟廊之上建中和以倡之耳則泰之所謂朋亡意者
其當講乎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
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無往不復　天地際也蓋

言天運循環世無常泰不可恃也吾恃其平而平易
陂矣計所爲安其平者宜何如吾恃其往而往易復
矣計所爲保其往者宜何如惟艱惟貞庶幾免于咎
乎如是則數之孚者可勿憂而交泰之福可長享矣
何者往復消息爲天地之際圖之則可挽誘之則遂
成際之爲言間不容髮蓋可忽乎哉臣以是推之今
日則平陂往復適當其際矣自　皇上踐祚以來何
福不臻何威不暢何令不行何所摧而不磨滅何所
求而不輻輳盛矣極矣語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今

其中滿之一時乎自造化無常泰之運今乃狃治安
之勢而恬然不虞其後臣竊以爲過矣不及今開泰
之時　聖君賢相咨殷鑒夏以平陂往復之必至者
動色相戒以艱貞食福之可爲者焦心共理一旦數
極勢成卒有不可言者乃始駭而圖之其將有及乎
泰之六四曰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
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蓋言泰已過矣
陰且乘矣羣小欲進之勢無異而飛者翩翩起矣莫
或富之而相爲鄰矣莫或戒之而相爲孚矣彼其翩

翩而鄰者妄歸乎歸乎富厚耳而曰不富則失實矣彼其鄰之戒者孰迫之乎迫于中之所同欲耳而曰以孚則中心願矣今日　廟廊之上休容在列羣賢畢集矢志效忠固萬萬無六四之儔萬一有之則所以爲翩翩者臣懼其附之翼也所爲鄰者臣懼其得富而益親也所爲孚者臣慮其黨同伐異譊譊訑訑而爲善類戕也所願　皇上別陰陽分邪正毋惑于左右日至之口將正朝廷以正百官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憸壬譬之雨雪瀌瀌而見晛消矣泰之六五曰

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蓋言五爲保泰之主不恃治安不挾勢位而降其尊以順陽德之君子有帝乙歸妹之象焉則羣策畢舉而理道昌是爲以祉元吉然非執中獨運素願不移則讒慝之所間羣枉之所淆能必行乎故曰中以行願也臣以是知泰爻之象惟係于人主願治之一心主之所願則得失理亂之故裁成輔相之道惟恐臣之交不孚于志不同而我不得保有其泰也頃　皇上下爰立之詔一日而置四輔僉謀之外思及耆舊蓋穆然

有秦誓黃髮之詢焉天下之人引領拭目瞻仰此舉令二輔先後入閣辦事遠者踰再時近者踰一時尚未見　皇上召見延訪所商確者何事所爲更化善治者道將安出令二輔何以攄所懷來而愜天下之望意者　皇上之所謂中者或非由衷而所行者徒虛願乎以祉元吉臣竊望之矣泰之上六曰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蓋言泰極成否積纍之基還爲崩潰城且爲隍矣斯尚可以力爭乎即告命徒勤名義雖正而補苴無及

亦以吝矣彼其魚爛之勢已成三令五申其命亂矣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臣讀易至是而不覺撫卷太息也嘗試思之隍以成城也而何以復爲隍夫善建不拔有基無壞意者版築之弗良而俾城斯壞乎百足之蟲至死不仆扶之者衆耳意者夫輔之無其人如纍基之不可居乎居安思危有備無患意者戶牖之綢繆不具而侵剝于陰雨乎城鼠不灌屋鼠不薰意者依附窟穴積微爲著勢極而莫返乎人亦有言衆心成城爲金爲湯意者怨毒盈乎世離叛四起至

于土崩瓦解而不可收拾乎今者金甌磐石之業有
過曆而無不及本萬萬無虞雖是思亡則恒存思亂
則恒治念及于師之不可用告命之徒勞則二三輔
臣所爲圖回豫防以副　皇上長城之倚者信無然
泄泄矣臣反覆泰卦以君相之交爲之綱以君子小
人之內外爲之紀以裁成輔相天地而左右民者爲
之事泰之始由于君子故拔茅于初志喜也泰之否
由于小人故翩翩于四志憂也泰將極則曰艱貞言
人定之能勝天也泰之極而否則曰貞吝言天定之

能勝人也要之有帝乙歸妹之六五則必有包荒光
大之九二何者天道下際地道自當上行此五二之
相應而泰交之象也則今日之輔臣有不得辭其責
者矣臣觀　皇上于諸臣之言無所不疑而獨于密
勿元老每多委曲以示信于諸臣之言無所不輕而
獨于密勿元老每多改容以示重如是而獨曰非歸
妹之主乎輔臣居九二之遺所爲竭股肱忠貞以應
皇上宜何如者如臣前所稱包荒等事惓惓祈望于
皇上者自非輔臣將順其美多方開道亦必不能得

而正己物正惟係于輔臣之身蓋輔臣休休有容則
所稱包荒也以此靖獻而　皇上之量自廣矣何忠
直之不容輔臣斷斷無他則所稱馮河也以此靖獻
而　皇上之行自決矣何獘政之不更輔臣集思廣
益則所稱不遐遺也以此靖獻而　皇上之慮自周
矣何幽隱之不徹輔臣開誠布公則所稱朋亡也以
此靖獻而　皇上之念自平矣何偏黨之不化輔臣
無作好而遵道無作惡而遵路則所稱中行也以此
靖獻而　皇上之尚自端矣何先入之爲累夫使遇

巷無府自牖無機猶不得諉于無可奈何況今遭
皇上之隆遇其爲巷也大矣遭　皇上之聰察其爲
牖也多矣我實納約無術遂以無可奈何者諉之
皇上而號于人曰吾以去就爭之而不得以死生爭
之而不得臣聞輔臣言去就則有之矣未聞其以去
就爭何事也言死生則有之矣未聞其以死生爭何
事也斯不亦虛想　主過以愚天下乎天下其誰能
說之故臣嘗謬論　皇上有總攬之名而無其實輔
臣有誤國之實而無其名冢宰有統均之權而無其

柄此皆事之大可慮而係泰之時所不可有者故臣
敢闡繹此卦以爲　皇上履端更始之助而未復于
輔臣三致意焉誠見　皇上年來所倚任者在此天
下人所跂望者在此後世史冊所公評者在此且夫
天下之大自　皇上而下提綱挈領更屬何人不于
輔臣之望而誰望耶伏望　皇上鑒臣之衷矜臣之
愚深惟交泰之義嘉與輔臣志同道合除舊布新計
所爲裁成輔相而左右民者將萬世之運與天無極
臣即以狗馬填溝壑死無所恨若夫出位之罪臣雖
罷斥臣固甘之

國事日急朝政日非懇乞亟悟改行疏

史學遷雲南道監察御史萬曆三十六年六月

臣惟今天下春春多事哉滇有賊粵有寇遼有建酋
薊有強虜事稱急矣而非所以急也小民誅求已盡
太倉金錢告乏九邊枵腹庚癸立呼事稱極急矣而
非所以致急之由也蓋其道不在外而在內不在邊
疆而在　朝廷何以明之　朝廷者四方之極也自
古熙熙皞皞之世必當君明臣良之會故元首明股
肱良則庶事康今殿廷稀御上下不交十疏而九不
報百奏而一二不聞間有自帷中可者又不過尋常故
事中有宵子之言上既無前席之虛下亦無造膝之
謨大臣以窺探逢迎爲精神以交結夤緣爲工夫小
臣以奔走權門爲得意以背公覓黨爲職業似此壅
隔痞塞之象憲憲泄泄之風而欲國事得理患難不
作必不可得之數也昔宋相司馬光而遼人戒以勿
生事開邊隙今豈異是乎百官者萬民之表也協和
風動之治悉由于師師濟濟之盛故舜以五臣武以
十亂今九卿之長已缺其六銓憲重地數載空懸時

下在內在外諸臣寥寥如晨之星忠藎者計不得行思爲解綬浮沉者幸其得售相率彈冠而郎署之多人幾于積薪監司之缺不啻于告匱塞者塞缺者缺因循苟且之日久則叢脞廢墮之弊生而欲國事得理患難不作此必不得之數也宋臣呂蒙正以夷狄之寶服見職業之克盡其要歸于文武各盡其道而已今豈異是乎科道者耳目之助也明四目達四聰始成有虞之治而　祖宗廣開言路多設科道二百餘員蓋重之也乃邇年以來蕭索太甚禁錮泉石者

賜環無期遴選簪轂者祁恐弗予遂使臺署全空諸差告急科道衆人以不堪作宰相則竟予之宰相科道衆人以不堪作滇撫則竟予之滇撫言者自言行者自行此等機局明示厭棄夫上固不欲言官之多口而下亦幸言官之不售然　朝政不闕何須隄防苟有指摘豈盡臺諫批項下之鱗請尚方之劒耿耿烈士何時無之而劉元珍龐時雍姜士昌鄭振先輩固皆自別衙門出也若蹇蹇諤諤之士遠則唯唯諾諾之習成誰爲　陛下陳奸弊誰爲　陛下戢禍亂

而欲國事得理患難不作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唐憲宗之告輔臣曰朕近來甚得言官之力若非開言幾塞言路今豈異是乎故國事之急者不知其凡幾而前數者則其燃眉之甚　朝政之失者亦不知其凡幾而後三者則其樞機之要蓋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天下無不歸于正矣惟願　皇上留心時艱慨然于前數事而修舉之國事其猶幸乎臣不勝戰兢仰望之至

擴聖度通國脈以維世道以臻太平疏

蕭近高 刑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臣伏覩近來臺省封事百無一省發考選諸臣經年不補諸該計補臣輙蒙震怒隨加貶斥臣中夜靜念深懷憂恤夫朝廷之有言路猶人身之有脈理也脈理壅滯則燥濕風邪乘虛而入百病作矣言路閉塞則上下隔絶苟且相習耳目易嚮而國危矣秦二世時山東諸賊並起而二世不知天寶之際安祿山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為忠臣此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其禍至於此極也恭繹我朝洪熙初弋謙數言事仁宗皇帝雖不罪謙但免其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言者遂少上謂楊士奇曰自免弋謙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草勅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參令百官無以謙為戒我朝君臣相得之美惟洪熙為盛當時治化休明煥於唐虞至今史誦以為千載一時也祖宗虛懷之效如此秦唐壅蔽之禍如彼言路通塞之故亦可見於前事矣今群臣之言是者豈能盡符於聖衷豈必盡協于道理然而言之當者

加納而行之未當者包荒而容之導之使言而擇之在我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豈惟可以收衆言之益即多言不足為吾患豈惟可以省議論之繁即繁言益足以彰我之能容如天覆幬群情輻輳宇內一氣烝為太和顧不休哉今不論是非不問可否槩無省覽即或省覽漫無施行有所摘發奸伏也曰是偶然耳其被摘發者安然如故也有所條析利弊也曰是固然耳其應興除者循襲如故也勢隔九重情懸萬里閽不可叩闔不可排且為神叢且為煬灶弊固有不可勝言者矣孟氏之言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臺省以言為責言而不得則有去而已矣祖宗設立臺省銜門命曰耳目之司夫使臺省虛無人是人可曰快其耳目也無耳目不成其為人無臺省尚得成其為朝廷哉宋史所載城門閉言路閉城門閉言路開此宋室南渡時民謠識者已卜其無可救藥今日全盛之金甌豈宜有此景象臣所以中夜深思憂懣而繼之以泣也皇上以考選諸臣不即除補也以為可遲一日可以省一日之議論乎其為閣臣

李廷機斥逐建言諸臣也以爲懲一人可以箝千萬人之口舌乎夫不以聽言爲有言之實而以監謗爲弭謗之法此召公所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誠善喻也此於諸臣之淹滯者屛逐者無損其毫毛而所損於明聖汪濊之懐輔臣休休之度不已多乎輔臣李廷機入閣年餘矣未聞有何嘉謨猷以格帝心有何大旋轉以副羣望界聞始而言官論之既而藩臬之臣論之又既而郎署諸臣論之而已矣皇上之簡用李廷機也亦不聞交孚一德者

[illegible]何事細繩問道者果何道第見今日爲廷機處一美士昌又明日爲廷機處一鄭振先范汝梓而已端揆之地密勿之司上以承弼一人下以表正萬方寧有以其身爲的而可立乎一人之下處於百僚之上得晏然安其位而行其志者乎　皇上亦宜俯順人心聽其陳乞以去則所全者大倘求多者猶然未已皇上亦安得人人盡處之以快其心哉王安石之告神宗曰言人之惡者既衆人所不善人主又從而惡惡之　其弊至于奸慝不上聞人臣之執拗者莫[illegible]

石猶知以此諫神宗然則人主亦何可折人以言以自取壅蔽之禍哉方今邊警夷情所在告急東南水患災沴異常然此有形之變猶可措手料理猶可設法禦哉至於言路否鬱血脉壅滯世變江河靡然莫知所底止而國從之此則病在膝理針砭湯熨所不及加如　皇上不自省察蕩然宣導其結轖而疏瀹其底滯臣恐沉寘痼疾靡得而瘳矣伏望　皇上深維安危理亂之源恢山藪藏納之度闢兼聽並觀之門諸臣章疏批答如流明示可否毋致沉閣候命者

霈然彙進以修其職業擿斥者翻然賜環以作其感奮陳乞者慨然俞允以全其進退明主持蕩平於上羣臣承休德於下萬派委輸百脉流暢無復有邪氣奸其間者於以消沴戾而集禎祥千載太平之效可立而奏矣臣勉攄芻蕘干瀆宸衷仰惟　聖慈俯賜採擇施行

國家危亂已兆朝政壅瘀猶仍疏

李光輝 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臣聞天下之安危係朝政之得失惟朝政有得失而治亂隨之如水之在盂如谷之應響其機至不爽也然自人主之一念勤惰始我皇上臨御初年勵精圖治兢業萬幾一切章奏批答不停催時自宰臣而下靡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是以在朝蹌蹌在野熙熙廷無闕政國無橫征人人勵素絲羔羊之節而鮮頑鈍無恥之風在在歌太平有道之常而罕流離轉徙之狀臣猶及記蒙皇上拔置臺班樂觀盛事撫今追往于時曾有礦稅剝民骨髓者乎曾有一人而兼數官一官而兼數事者乎曾有披素拋欵以希一當而竟爾停閣者乎曾有頻經指摘而日食大官而揮之不去者乎曾有畢力窮探若心邊計而反罹幽囚莫必其命者乎曾有折檻臣時批鱗悟主而不一賜環者乎是皇上十五年以前真可比烈堯舜而於二祖有光臣何幸而覩此泰隆之景象也何至今日通大謬不然耶豈淑始者不必有終抑行百里之

半者容有倦心乎願慶前修皂忘棄克念日移月易一至於此嗟嗟方今海內自礦稅之使煽虐以來居若不能保其生徙者不能保其骨黔黎觳觫生靈磔裂皇上何忍民命之草芥若此自大小臣工停補以來內少寅亮之風外鮮貞肅之度事主模棱人從長厚皇上何忍吏治之廢惰若此自內帑充積累百萬億以來閭閻竭有額之供商民多呻吟之苦朝野共征人無固志皇上何忍邦本之携二若此自[illegible]奏壅滯百不答一以來聲不及聞而尊若隔九天皇上[illegible]僚之闊絕若此自宰執重臣相延于淟涊以[illegible]不必飾名節若可損皇上何忍股肱之委靡若此自滿朝薦王邦才等之相繼被逮以來輸忠者喪氣申救者無門皇上何忍忠良之摧折若此往年建言諸臣皆効忠於皇上者乃立杖之馬一斥而俾其老死於牖下間有二三棲遲於巖穴者屢推不用皇上何忍賢人之禁錮若此夫以皇上金甌之天下即久據初政不難尚虞平陂往復益宜恐懼修省處置務欲得其宜綢繆務及其未雨何

乃勢隔九閽置人言于不足畏玩愒機宜視天下爲
不足理言者焦脣敝舌聽者採納杳然臣何人斯敢
望同天緣臣從山右迢迢而來京師目擊耳聞寒心
酸鼻欲復有所陳而南北臺省之極陳利病不啻纚
列欲緘口姑待而一切害國禍家之政未滅秋毫況
近年畿輔大水遍者南浙吳楚之水患尤慘酷異常
道路謳傳建酋狡虜未忘啓疆之思而邊餉又且匱
乏之甚京師白晝大都公行劫掠無所顧忌此等影
境 皇上以爲亂乎不亂乎危乎不危乎且 皇上

疏鈔 聖治 言事一

龍壽僊邇中外耳目甚衆所繫觀聽不淺倘于此時
不毅然一反初政則長此厲階誰實醞釀之哉故臣
區區芹曝之悃願 皇上奮然思維翻然圖理先發
內帑以拯災民即補臺省大僚以備股肱耳目凡諸
臣所言一切蠹政悉行罷革一切良法悉見施行轉
亂爲治易危爲安端有望于今日者臣又遐觀于開
元天寶先后惟唐玄宗一君也有姚宋張韓則爲開
元有林甫則爲天寶 皇上試于静中體察十五年
前治何以興二十年後治何以替一圖維而天下不

難于理矣臣不勝悚息激切待 命之至

疏鈔 聖治 言卒

邊腹多艱見聞有槩謹陳利弊仰裨采察以固

安攘疏

張濤 戶部郎中宣府督餉 萬曆三十八年七月

臣釋褐爲令凡七年放棄一十四年又録爲令凡二年邊吏之事九載未遑移入版部甫閱數月又岐往者紫荆之轍遄還居庸出餉宣鎮斗筲之人實隷戎馬臣不善爲吏而能覩已成事故有慨於內治而欲言有司之事臣書生不知邊事而千聞不如一見故有慨於外攘而欲言邊疆之事臣卽言之而臣愧無

當也然臣起自畎畝感激有悃附於芻蕘靖獻有私臣試妄言而

陛下試垂聽焉臣請先言有司之事臣惟我

朝加意邦本爲民張官期於拊摩不翅具矣閭閻彫敝日甚一日其故維何臣不得而盡言也姑言劇困所自來其半由里甲半由罰贖非耶夫里甲盡放歸農不有

明旨乎試問今天下有司不用里甲者誰也一切徵解酌量則僉收頭矣管押則差官吏矣而郡邑里排

又未見不在糧櫃也水陸轉輸賠補羨耗未見不累里排也下程鋪陳延賓賞犒傚夫走馬填衙搭廠未見不役里排也然且旁立名色本一里排也又改而爲坊長廂長矣又遷爲殷實矣戶矣又挖而爲役空抽閒矣又併而爲朋當幫貼矣日生之名色有故田野之歸寧無期殊不知條鞭法行各項徵銀在官矣而何乃紛營如此甚也里排之門戶疊出官吏之道路寬饒其中有一等有司卑而又暗仁而又柔知不能及斷不能捎卽未必人人谿壑而谿壑卒自赴之

諸如此處司府有盡求之令宰者乎撫按有盡求之司府者乎罰贖盡用憲票又不有

明禁乎試問今天下有司盡行憲票者又誰也縣府司道以至撫按凡有贖鍰盡請憲票法禁詳矣然而縣猶以爲礙於府也府猶以爲礙於道也卽撫按亦猶自以爲礙而恐不能無間言於令守司道若曰夫子未出於正也間有請行憲票之名卻無的行憲票之實其有一二力行者上下𦨭䑳目爲怪物而力行者岌岌乎殆矣今欲實行憲票須先從司道始次郡

守次邑令刻石通衢示諭民庶凡有徵頒不用憲票
者即政比龔黃亦以贓論乎入皆得首告從重給賞
犯者自告得實亦得免罪不寃夫如此而後憲票可
行也雖然不恤其隱亦不可行也有司俸入有限務
道爭於人倫實欲憲票必行臣爲之計令尹准支用
憲票內贖鍰類三百兩府准支合府贖銀共四百兩
司道得支合屬贖銀共五百兩庶日用交際有所資
藉至於撫按公費再不許以動支無礙銀兩爲名亦
即斟酌取於憲票之內此猶不行是謂真貪州不可

坊誤不能監一有執私票而詰者各官何辭之逭也
臣聞近行會御史之言類准積穀恂稱良法然積穀
必須用憲票以塞蹊岐憲票必須估貲穀以別務道
苟不如此上下之勢立窮而交徵之弊仍舊矣此非
積穀之難而難於不善積穀也蓋非憲票不能積穀
而非處官司公用之穀明開於憲票循環之中必不
能善行憲票也吁嗟閭閻之苦豈惟苛里甲豈惟濫
贖鍰哉有如一表文也此公差也府道夫馬郵票自
是通行有等營差官員欲索長馬長夫長隨皂快夫

馬皂快工食幾何走遞二三千里計程論貲將去各
役工食彊半差官却又不用真夫馬不用真皂快只
索折乾耳各役計無所之聚爲軟擡軟擡云者夫夫
馬馬分分錢錢頭箕歛而涕泣贈也若以爲酬恤差
官之勞苦而公費備用獨不可區處也何至拙刮窮
役之貲須工食也即一表文而他差又可知也又如
一解金花銀兩也請有勘合矣有脚價矣有幇貼鞘
扛等費矣仍索軟擡夫馬皂快如表文事例而差官
者類曲徇之鍼頭削鐵役人者亦太甚矣一金花解

官而他又可知也一解京邊銀米課程等物也止赴
應收衙門交納可也府不收而解府何也道不收而
又解道何也且徧掛號於無干之各衙門又何也不
解到不掛號則各不相干衙門之書吏無進入矣必
解到必掛號而才難阻滯解戶之囊橐欲空身家半
破矣又不但辛苦萬狀已也一衙疲之夫馬繁費何
不明派正加却令外幇賠補牽扯無休歇也一農桑
絹疋硃漆茶蠟等物何不產處徵物不產處徵價却
乃責有於無而呈樣貢良必然矣納也一南北運究

也何不徑輸水次卻乃先囤衙倉再費舟車再攢部
價也又如憲綱所載上下官司有應參見者止於一
次餘俱不許煩數荒廢政事勞擾車馬今府縣司道
有在同城之內者日日相見或五日一見已非憲綱
矣乃一朔望也府行香府學縣行香縣學制也縣官
行香猶未成禮忽又奔見府官於府學此何禮數也
上司初任一見有事商量再見無妨矣乃年節一見
端午一見中秋重陽辭年又數數往見生日一見考
滿一見上司凡有家慶自己欲效殷懃又常常時[illegible]

近者猶可頻來頻往尚有遠在一二千里外者往返
或三月或一月或月半計一歲之內定費半歲工夫
在舟車水陸之間不惟勞夫勞馬勞挑送下程之人
而自己且躭勞過苦也寧復更有精神在民瘼乎其
見時之饋送又不可問也一迎接上司也巡方總約
各有定限上司間亦申飭卻不信從遠者或百里或
四五十里其接止一二十里外者天下府州縣官恐
不能得十餘人也上司一到有飯食矣有日廩矣又
辦下程備極水陸下程不收是矣而又折價六七兩

多或十餘兩此何題目也往來交際銀兩發縣發府
收貯皆原封也及其解去交納不用原封卻要收貯
縣府補足輕少之數有收受千金以外補至百兩以
上者出何名義也至於薦剡原是薦才薦守而真才
真守何能汚已而厚贈人近來謝薦多至百金而四
十五十者無聞也進士百金內外而舉人一百有半
貢[illegible]之監吏又不可知矣故一官有十薦二十薦
少亦有四五薦者通以百金計算一官已謝薦一千
以上而少亦四百五百也加人如此處已可知此一

[illegible]得入乎否也此皆虐用其民侈靡為訓尊倨
傲貴諂佞成風士習日卑民生日蹙端出於此臣又
請言邊疆之事臣典庫出納凡夫時支給清平兌防
侵弁覓解委前此分司具有成法臣謹依樣遵循無
庸輕議即小涉職掌可得絃更柱易者如路站折支
園頭占役衙署供需先支寓賑臣謹次第剖劃無庸
漫瀆臣弟惟
二祖掤纘肇定宣鎮額設官軍一十二萬六千三百
九十六員名不為不多矣其時餉且常盈也迨正統

泥塞去歲省金繒不可數計臣估算邊墻姑以長一丈言之基廣一丈四尺頂廣一丈高一丈七尺石土灰水等項不過費銀三兩一百八十丈為一里一里費五百四十兩一千里該銀五十四萬餘兩如是則寬使寬用萬無不足矣

國家豈少此等切費而坐失長策乎臣知城邊易而城邊之人難如今日督撫撫道公忠清慎理國如家加銜久任特賜

璽書寵為勞慰城成延賞斯其簡在久在

廟謨耳重撫道猶不可不重府廳等官而府廳尤在選擢之優異臣查宣鎮在城各路同知通判共九員俱稱賢良上下賴之唯其中科甲常少卽奇才潔守卓然粹然非不足重而超擢塗啇以故將領習見其人每亦以資格玩之多恐兵馬虛實未易稽覈墻堡修守未易責成執之則礙將領之面分徇之則成保障之虛文撫道而上耳目幾何委任如斯邊情戎務其能有興也臣竊惟重地重人吏部權衡宜加殊隲一遇城路缺出務將試有成效甲科推官藉名繁難

忖也臣想通在京倉者堂官當有心血或不忍以臣啖餒戍卒暮督濟應有至計其通在省直者秋成仍責姑容凡為分司者徑顧彼處撫按取一的數酌量豐歉揭呈堂官設法衆催蓋糧有內外用有緩急緩者急之民瘼安在急者緩之軍法難稽一槩支吾口實撫字臣不敢知也臣知通內額者不妨保障通外額者宜礙擢取分司狀陳銓地唾去并干吏議如是而官必自為民運亦必競赴矣夫有解運則必嘗試解運之人解運之法委官得人防侵盡制有何他慮

貢者山東之印糊樣銀山西之竝封法馬不煩敲推亦既清楚外此則臣不無過計也臣知委官營差者十七侵鞘者十九以致庫役平鍼秤兌不足則訴卽令伊自秤兌不足又訴夫收卽所以為放收不足而放將奚取雖甚平恕而急遠嫌者全不計較低昂不得也每每解官見銀不足其乞哀畢鄙之狀臣若齷齪在躬恨不能剜肉代補也無已寧從其臧不忍全拂其在得之情又恐求全如額彼還巧詐非牽吏滂官則拖里斂甲也然此皆人法不慎故也設使上司

官府一切解發遇有營差者堅執不聽其所避用非
薦獎將實即正塗向上者而人得矣至其銀錠須如
山東之印花錠錠糊完填以故紙敗絮十錠一束緊
縛牢拴飽塞鞘腹不令動移致有撥損鞘身之內四
面印花稠漿錮糊覆以油紙護以敗絮用防破鞘換
鞘之姦鞘身之外又糊合縫層層印識光油塗飾不
令受雨溼加鐵箍十分堅完度非斧鑿不得鞘破仍
編字號銀錠印花單與鞘同釘封投驗此謂有法人
法兩得幸矣萬一失之人亦可得之法失之法亦可

得之人如是而解運之弊不革官民之累不除臣不
信也解運一入不免關支而關支要在畫一臣查錢
糧扣領分司既叨專差當有專務法該宜府都司籍
其額設官員軍馬原數呈詳總督巡撫守巡兵道核
實移文分司奉為成數每月各路將領細查見在者
逃亡者及告乞預支者條為三項報明該道移文分
司奉為扣數即可據為給數放扣之後分司俱將扣
者放者回報該道該道據報巡撫只此一篇文書存
給清楚法至簡至明亦易查易守也今操防守備月

邑門領月赴都司取領今又比號矣驗銀矣諸凡瑣屑
文移分司明者敏者亦為迷悶而況非明敏者凡此
不過吏書作姦因仍陋例多方覆謬以便售欺索錢
耳有如一盃水以傾第二盃不免粘滴若三傾四傾
至五六七傾而盃水可無損乎如各路站折支銀兩
應領者即赴庫自領月領月散可也何為又領到府
庫收貯待其往返而後給出也取領狀於都司豈不
費錢乞領銀於府廳豈不費分又有庫給印封銀兩
濡滯歇家等候驗封然後領回委領人員其精神命

脈不知無困損否如使果爾開銀兌查以防不肖則
此等套驗未始為煩如止看封一過而套驗又何用
也節來分司多自賢科最甚不肖亦未有甘為鼠竊
斂怨軍兵者況軍兵有口鍼款一髮稟乞無忌豈肯
隱忍持去徐徐伸告也從來未聞撥轉兌銀一封則
套驗斷乎可已也只須免得委領人員候費一番即
便宜矣又如訴米訴豆訴本訴折訴預支訴抵扣宜
從分司專理而他衙門不得干與一或干與徑批不
知分司有無行事而姦胥售錢糧不及追追之又

多一事也關支則員役確而員役又已投充之虛
冒臣所謂虛冒云者非軍兵實無人數也有人數而
多非軍兵也蓋凡刺繡凡裁縫凡書辦凡表背及畫
匠凡廚役銀匠染匠鋸匠鞍匠席匠木匠鐵匠箆匠
皮匠泥水匠百工九流遊閒花蕩等衆俱在兵籍以
若所籍充足額兵豈無全數第彎弓蹶弩執戟舞劍
臨陣衝鋒或非其能耳此等姓非軍姓名非軍名頂
認餉籍却是本軍祖來姓名無事則聚有事則逃竄
能稽之旦投充之故爲藉餉者十之六爲避役就庇

者計之四藉餉者餉不必全避就者投不必餉而餉
之所歸可知也儻使閱操者人分各隊以驗其數除
析各伎以表其長又於閱操之先確註年貌花名冊
籍懸滯腰牌責令符合一至教場按冊抽點驗對牌
冊因藝考真此稽軍之有無真假炯如觀火軍兵逼
真想不必驅之從貴兵也卽捉鼠不足而亦不必補
鼠價也想不必驅之補狐狸也卽補狐不足而亦不
必納狐價也想不必驅之私採青也卽採青不足而
亦不必上青價也想不必驅之朋買貂也卽朋貂不

足而亦不必加貂價也將領加恩軍兵感動將人有
吞胡之氣而虜有必衰之運且宣虜二六部落其在
獨石住牧則爲哈喇慎白洪大台吉及馬五素等酋
耳其在張家口住牧則爲打喇名安七慶把都等酋
耳其在殺胡堡住牧則爲永邵卜合羅氣等酋耳皆
人謂匈奴雖衆不過漢一大縣今卽以三部落當虜
三大縣得乎
國家山河萬國兵馬億兆而尤無筭謀臣猛士如雨
如雲旌旗一指星霄掩映聲響相傳雷霆震驚尚猶

同老虜婦鼻息間伺喜怒爲安危將置鬚眉何地哉
但得納家令之言使驃騎之將漢南當無王庭今日
之封不封貢不貢又何足掛齒頰勞樞筦憂
君父也卽封貢難停邊口宜嚴而邊口又思互市之
多岐臣查
穆廟初年議允款貢酌定市期歲准八月或九月市
開一次後因市馬太濫費價太多閱科裁請歲定宣
府市馬三萬有奇馬價一十八萬五千外定撫賞銀
五萬二千共二十三萬七千此題允成規額數也乃

者邊墻頹塌市路紛紜即稱張家口獨石等處不及
市期時有交易及至市期虜馬將竭故有馬之價已
多無馬之價不少何謂無馬之價酋執歲許市馬成
數而馬不及半價必求全司市者不得不應以牌為
馬照牌折價即折價匹馬不過布疋定銀六錢要之
賣空買空屈弱太甚向使路路口口皆如期而啓閉
又皆如期而至市將酋馬群集安致坐費無馬之價
也且當其市期豪有力者又有明市一說盡將酋馬
挑選奪買甫買到手拉給各軍立索朋合厚償馬價

[illegible][illegible]剝寸向使明市不開安致至市盡鮮良馬而窮
軍復遭刮削也市馬入口固多老瘠間有童駒發賣
定價上等三錢五分中等三錢下等二錢此等價錢
僅足易老瘠皮肉耳況馬未必皆倒死乎又有童駒
之價似當另酌然恤兵從予價仍舊貫未為不可所
可核者馬值三兩二兩以上百中有十價馬二升一
曰牧馬一曰變馬彼或別有故焉而未必具納之府
廄乃致全虧市本也凡此皆臣謬為不然之慮而市
且市價明市朋合等項要在一一清查或日滋弊

隙而終爲邊市患也臣觀撫賞諸物心目爲眩人遲
世塗雜珮贈賓珍笥裕後筐篚玄黃備極方錯未有
加於此者有赤金有白銀有珍珠有貂鼠有蟒段有
獸段有金段有剪絨有遍金段有白綾有金女衣有
土段有纏段有大中潞紬有青布有梭布有乾線布
有紫花布有紅毛褐有豹皮有虎皮有獺皮有狐皮
有真紅皮有綠斜皮有花紅氈有花毯有紅氈衫有
黃段機傘有藍傘有棕帽有皮靴有大小紅漆櫃有
琵琶有箏有抗卓有銅鍋有鐵鍋有香有線絲有數

[illegible]有妝奩有羊皮袋有青絲汗巾有
[illegible]有雜綾汗巾有銀袜有胭脂粉有銅鏡有
[illegible]有路鐵有金箔有銅鎖有[illegible]有銅線有紫漆
鞍有鍍金[illegible]帶有鈔銀[illegible]鐙事件揑子有高茶
次茶茶壺等項關民利漢財帛金紫彩縎而外能備
此乎臣恐京民聽久日甚支持不繼而市賞終未可
常恃也然不如亟葺邊城能爲可守也而邊墻又形
影之可駭也臣嘗躬歷邊口親窺邊勝據所目擊近
口處所卑馬常到其墻或以圓石或以亂石堆累數

反壓以木板仍累石塊高廣可用此謂有形之墻雨
雪積久木料自爛卽木不爛虜抽爲薪每致石傾反
助虜酋梯磴其有無石無木僅僅覆土數簣揷以木
枝綑以繩索微如菜園護鷄籬落此謂有影之墻華
夷有界戎馬難防夫邊墻最重修築爲緊不意往時
恃款弛備一至此極臣觀中人之家下及窶户竹籬
茨壍亦以爲急堂堂
中國守在四夷累
朝三墻僅存其二而其一又圮廢如此匪今撫道銳

意隄防其謂桑土綢繆何矣臣查宣鎭邊墻東自四
海冶火焰山起接下上北路中路上下西路底平遠
堡延袤一千二百四十二里其閒低殘者居多而上
北路爲甚儻一㮣修屹然金湯狡酋窺伺何從著足
不此爲務僅靠金繪臣雖至愚亦欲借著說者謬謂
邊墻難修勤艱土石不知何山無石何山無土有石
石砂有土土築舊時歷來陋規遷就細石必不可用
本處且有一種黃土堅凝如脂參以沙土石灰三合
灑填銅墻鐵壁不翅牢固說者謬艱石灰夫石可燒
灰十山之內六處可煉柴取本山又最容易說者謬
謂艱水夫秦人水窖當春積雨終年不乏試依山凹
堤爲大池漫以三和灰土打成灰壁先秋鳩工來春
來夏蓄洩湯池水可勝用乎十里三護池一池工費或
五六十金多或百金通計一千二百里內有近水者
不池不近水者爲池然亦不過七八十池耳此不費
七八十百金有何難辦但版築之役非得其人非能必不
可任臣竊籌之城工千二百里其總督非撫道鎭協
百里一督者參遊十里一督者守備操防分遴得人

三年辦石辦灰辦池水三五月成新墻矣役有殊寵
成有殊勳勞來鼓舞豈患乏人其撫道鎭協時省騐
從如先年郭琥城大同故事輕騎一二或肩輿躬出
勸相犒用牛酒軍民和會當誦靈城說者謬難錢糧
夫馬市所省歲浮十萬以餉不給係前分司借去得
有餉到便可抵還見今太倉暨各省直又其欠宜餉
一百二十五萬七千一百餘兩只煩題追半那湊餉
半那築墻勾當有餘其銀卽以厚膳八萬軍丘月糧
如故而此增益之卽工爲守比及城完張家口一九

景泰間額數寖耗尚有九萬三百四十六員名而餉故無恙也迨弘治正德暨嘉靖年間由六萬六千九百七十九員名新增二萬四千一百七十二員名共九萬一千有奇而餉亦無恙也其時鎮城各路馬額猶多牧養有地草料併充胡至今日而兵馬餉料獨憂匱也臣得其故矣臣查餉冊官軍糧俸馬騾草料布花撫賞馬市等銀歲出之數該一百三十萬五千八百七十三兩有奇及查歲入京運民運鹽屯止銀一百二十六萬三千五百七十八兩有奇是出浮於

入多至四萬二千二百九十五兩矣卽歲入秋毫無逋亦不償其所出今京倉節欠銀共四十二萬七百九十餘矣此直山東河南山西等處節欠銀八十三萬三千八百三十餘矣本鎮屯折又欠銀二千四百七十餘矣入之數原窄而逋之數復寬需之入最亟而應之入殊苦此時此地其為分司者難之難矣臣不得已首以逋餉為請蓋今倉粟竭矣馬價借矣哨銀借矣八九月間正當撫賞正開馬市分司不能丹砂以相還巡撫不能黃葉以成欵此豈臣堂官所不

調移塡補比及行取覩腹內府廳尤加寵渥卽不然亦當優叙見在科貢循良置之清華由是除授韋新武弁改觀繁難名髙錬材益奮徵召特殊流品樂趨厥後林進之見聞益眞振作愈妙三年之內邊地邊軍苟且搪塞猶然故事豈有是處至於衛學教官本是邊庠模範尤切往往師儒止選邊貢何裨文教今須揀取中土名科庠選一人至於陞遷敎督士業報以六館三年之外士必兩化材必林蓮吳越鄒魯李扎闈先江漢化行文考作極未聞用夏不可以變夷

也凡此邊政具關餉需故利則餉為實用弊則餉為虛擲語縷縷漫言總為清餉耳至若將略兵機張弛變化臣未有知而亦安敢聒聒訟也餉邊衛文學中有一二頗習邊情所著論說不可枚舉其大要有云守貢夷入四鑲逋丁今作清平之嚮導終為釁隙之應兵又云岔閱秪屬文章巡勘已飽掾隷又云貼月納錢

國帑徒費殘弓做韃操練虛揚又云追思窘軍曳馬之包何如金繒竟孑之便又云侵月餉代稻田納拋

荒折路産移軍屯養將廉存識同悲含靈共憤又云
虜亦可以賄驅勇亦可以巧攝民作俘囚官猶燕徙
又云糧卒醉高眠菜傭夜擊柝又云操驛聲飛檄何
時問月扑又云選將爲憂邊何知將所欲又云胡虜
無常衰之運邊徼正孔棘之秋臣攬斯文味有餘美
固誠遼豕庶幾埜芹而臣又不能伏此攸箴也臣爲
腹吏在蜀在直隸撫按道府皆逅名賢故臣所言內
治特述所嘗劾懲臣者耳臣恐終負於縣邑而又三
復於斯言也臣爲邊吏所見文臣武臣籌幄韜鈐皆
疏鈔　　　　聖治　　　　卷九
邁時輩故臣所言外治特稱彼所欲上方略耳臣無
諱於道聽而又掠爲臆說也如蒙
皇上採菲發下部院曲賜擬議擇其一二施行中外
則順治威嚴未必無小補矣臣不勝屛息待
命之至

聖德類

聖德類

矜放宮人以光聖德疏

胡　涍　廣西道監察御史　隆慶六年十月

竊聞災異之來治世不免而古先聖王克謹天戒則變異或爲祥咎不爲凶蓋天心眷愛人主凡有災祥必先示之以兆朕欲其修省防於未形以成明明之后也是故宋景出人君之言而妖星退舍周宣側身修行而旱魃不能爲災故有國家者不患災異之

至而患無以弭之至於弭之以虛文而不修之以實政則雖日下省躬之詔月捐太倉之粟盡釋囹圄之囚無補於天變也蓋爲治有要機而弭災有急務識其要且得其所以則挽回氣數計安社稷皆在於君則今日之所以感召和氣以開有道之長者豈在多言哉哉　皇上以幼沖之年嗣登寶位聰明天縱神武潛發誠以祀　宗廟孝以事　兩宮仁以保四海大察以明不有其予和氣致祥諸福畢至而景星慶雲之應當來呈言氣之不作矣夫何纔旬之內感谷不登千里怨咨每見章疏臣竊念之數日以來傳聞斗北角度忽有大星纏入光芒燭地未夜而見中外驚疑臣民駭異此皆天心眷佑我國家仁愛我皇上欲及時修省思所以召變之由也臣不諳天文稽之人言在士人有以兵戈之釁夷狄侵中國爲占者在下民有以暑雨祈寒饑饉荐臻爲占者杞人憂天浩不可測有以四方匪可慮而蕭牆之患不可不防邊陲固可念而腹心之疾不可不治又於本月十六日夜　慈寧宮後延燒連房爲宮嬪所居之地則

災沴之應信在宮妾無疑也何也星陰象也水積陰所生也陽日以進則陰日以退而星辰順度賊火不作天下寧謐矣今一旦妖星入於角度火異見於禁中此豈細故哉昔聞東海殺孝婦而三年不雨一孝婦而上干天和至於此則今日兩朝宮女閉塞後庭老者不知所終少者日懷怨望寡婦曠女長門聚訟疾首蹙額寒風月露愁苦萬狀此皆感傷和氣而召災異者也故於今日弭變之急務莫要於釋放宮人而他不暇論焉說者曰後庭宮妾皆供奉先朝未可

遠棄誠是矣不知先朝宮妾纍纍數百人被寵幸者終其身無怨矣至於白首望君王之面紅顏作紈扇之歌獨可枚數哉有一於此足干和氣而況後宮千數日望別擇之詔哉爲今之計惟望 皇上勑下司禮監查明先朝寵幸宮人若干人則優遇之體察之以安其心而使之分須各足至於未臨幸者無論老少悉賜釋放有家者各聽其父兄子弟收還之無所歸者使內臣之家姑安置之俾得各行其志如是則陰凝不伏陽明日長即有妖孽退避三舍何足以厪

皇上之憂哉 臣愚過計又不止此唐高不君則天爲虐幾危宗社此不足爲我 皇上言之而往古覆轍亦足爲鑑然則今日 臣愚惓惓爲 皇上言之釋放宮人豈啻弭災異實所以光聖德也如是而又堅詭初心復召一二閣臣講求災變之由徵在君身必謀何以表正之徵在姦回必謀何以斥遠之徵在戎狄必謀何以操馭之徵在小民必謀何以綏輯之他如遵 祖制以抑濫請節財用以厚民生日御經筵以裕治道皆所以召天地之和以開億萬年無疆之治

者惟 皇上嘉納之臣愚不勝幸甚

隱憂當杜忠言當納懇乞采擇疏

譚希思 南京福建道御史 萬曆十二年六月

臣聞稱成湯者不曰無過而曰改過美周宣者不曰無闕而曰補闕何也彼其忠言之聽納者固辨之早而斷之勇也恭惟　皇上御臨以來輔臣任矣覩學勤矣權奸斥而忠良顯矣中夏乂安而四夷賓服矣從善如圜納諫如流凡諸臣之有志庶時者莫不爭攄愚悃竭蕘効一得即諫啞如臣愚以內庫節慎之說進雖未垂允亦荷包容臣方稽首私幸謂有　君如

此真可六五帝而四三王矣更復何言乃近者中外私計僉謂朝廷之上有大不可者三事其一謂　高祖之制非軍功不侯令甲昭若而　世宗為中興聖王査軍功冒濫今五十餘年無有犯者一旦李文全復伯爵是　皇祖防閑戚畹之制自　皇上而幸更矣其一謂　祖制提督太和山原係郎中參議等官近以內臣兼分守已非令甲之舊今又俾潘某之協守者而專任內臣是　皇上設官守土之制自　皇上而盡敗矣其一謂　祖制京師有營有衛司馬掌之彊場有戰有守督撫主之載在令甲者肅如也今言者謂選兵三千操演內庭是　祖宗環衛闕廷巡防警邏之制自　皇上而又一易矣夫　高祖起自民間情狀洞如其憂深慮遠類為　聖子　神孫于萬世計以天縱聰明如　皇上即使　祖制未盡尚當潤色而光大之況以必不可不遵之法而牽於必不可狥之情縱其必不可開之竇則所謂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者　陛下或未之熟審矣故一時科道部臣如劉士忠等有公疏矣如張文耀董基等有

獨疏矣之數臣者曾何利於犯天顏而蹈淵谷哉誠為已往之成法不可撓將來之隱憂所當防故敢出死力陳忠言冀謂　皇上之天庶幾乎湯宣之善補也乃奉　明旨不曰已有旨處分則曰如何又來瀆擾臣恐伯爵復而倖門開矣督守專而横害恣矣禁地操而禍階萌矣其為　宗社生靈之累將來有不可勝言者故吏部尚書楊巍惜戚里之循縱踰制而莫由禮終也故直指閹寺工潛之非例不可復都察院都御史趙錦帶三省之遣遂爾緊而蘖芽易生也

故直引劉千斤廖痳子之故事以寓諷兵部尚書張
學顏懼　禁地之兵難於有制也故又舉　武廟之
隸兵西城因而私置干戈者以爲言夫楊魏趙錦時
望素重張學顏志在飭邊藉令無大關于安危利害
此三臣者受　知特深感　恩特隆何爲進逆耳之
言爲弼違之說哉蓋有大不得已者以嬰其情也
皇上試取三疏而再一熟觀之則其危言讜論自無
能逃　皇上之洞鑒矣臣伏讀　聖旨於李文全之
請則曰仰體　慈衷於內庭操演則曰爲　聖母謁

陵慮爲計至於田玉之在太和山也推　皇上之心
得毋曰爲祇奉　聖母萬壽計乎信若是　皇上仁
孝之心昭如日星天下臣民亦諒之矣然與其順文
全之請而快　聖母於一時也孰若舉　章皇后之
爲外戚慮者諷　聖母爲女中堯舜之尤爲孝乎與
其奉　聖母謁　山陵而不免沐風櫛雨勞民殷憂
也孰若　慈闈日燠於深宮而問安視膳不傷財不
履險之尤爲善乎與其專用玉以攝守之權而不免
鑒前思後分志明禋也孰若仍以禱臣代其憂而使

爲王者得虔恭明畏一意奉神之尤爲得乎況今謀
國之臣抱杞憂者莫不曰外戚漸肆武備漸弛姦宄
漸萌　皇上誠爲懿親謀則宜乘方張之勢示盛滿
之戒潛消其覬覦之念使無爲造物所忌而福澤綿
延之是引可也伯爵未可復也誠爲武備謀則宜於
講學聽政之餘以簡閱　勅本兵以優恤　勑邊臣
使三軍之士勇氣百倍即萬一有警而折衝禦侮之
足恃可也內庭未可操也又誠爲奸宄慮則宜委內
臣以山場責文臣之控馭地方不靖司道不檢撫按

糾彈使橫恣之毒無自而施潛伏之患無自而發可
也分守之勑未可易也且　陛下以今日爲何如時
哉滇南以方捷而報警宣大以互市而懈備遼左甘
肅孤懸可虞水旱災異歲且屢見閭閻蕭條邊儲告
匱此正至愛臣危臥薪嘗膽之秋而此三事者乃並
發於期月之間是果當務之急乎抑亦蠹蝕之機乎
識微之士多懷長慮奈何諸臣之若曰不能說　皇
上之聰聽臣恐竊美戚備七析乃能尤有出三事之
外者語曰未見其形[illegible]其影又曰萌芽不折將尋

斧柯誠善喻也　陛下獨不念　祖宗防微之意乎
臣請以　祖宗朝故事之最宜急復者熟陳於　君
父之前而　皇上試垂聽焉其一曰絲綸之簿宜復
臣聞　高祖時凡中外奏疏命尤右粘之壁間甲乙
治之裁決如流粘壁有一日數易者毋斷大事决大
疑臣下惟面奏取旨有所可否則命儒臣折衷古今
而後行之批答皆御前傳旨宣筆即所書天語尚濕
也永樂洪熙二朝大都仍　高祖之舊而倚毗尤專
宣德時令内閣楊士奇尚書蹇義夏原吉等凡章奏
許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藁留閣中
號之曰絲綸簿　御批易之以紅其大事命大臣面
議議既定傳旨處分視　宗制潤色焉迨正統初中
官王振擅恣矯旨特奏收簿於内由是忠言不行而
土木之難及矣弘治間鑒正統之失朝綱親攬幾復
國初嘉靖間懲正德之獘剛明竝用權無旁落此國
脉所以靈長者有自也天啓　皇上光撫鴻圖嘉納
大臣同符　烈祖然所以通下情而攝奸獘一政體
而杜壅蔽臣以爲内閣絲綸之簿所當議復亦愛禮

存羊之大端也其二曰實封之舊宜復夫通政司所
以出納王命爲朝廷之喉舌宣達下情廣主上之聽
明於政體關係最重也洪武永樂間奏題實封皆自
御前開拆故凡蠹國害民幾伏隱微者有奏即行未
嘗倖免至天順間有投匿名言朝廷事者於是始有
關防然但拘留進本人在京候旨旨下即縱之未嘗
窺見其有奏事也不知始於何年乃有拆封類奏及
副本備照由是但有訐奏權勢宦戚等項未進而幾
已泄被奏者往往經營得免奏者多以虛言受禍夫
南北科道義同一體今在北者得徑奏而在南者通
政司拆其封且有備照副本焉是　祖宗防奸慮患
之意蕩然無存矣此成化間汪直專柄恐人議己
始有是舉此尤非朝廷本意所當急議復者也其三
曰鐵牌之舊宜復臣讀　皇明政要記我　太祖鑒
漢唐宦官之失嘗置鐵牌於宮門内高三尺許上鑄
内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宣德中此牌尚存　英宗
時王振專恣因失所在臣按　祖宗朝深思遠慮毋
重大關節必置牌示儆今午門外所竪紅牌亦書宦

員人等說謊者斬其戒內臣牌即此意也然內臣預
政之戒視官員說謊所係尤重故不以木刻而以鐵
鑄不設午門而設宮門其徵意可想矣蓋閹宦之權
與公卿相盛衰主上憂惕日勤召問則公卿之權勢
稍張幾二百多傳奉則閹宦之權勝其幾甚徵其勢
甚可懼也今 聖明御極內臣多謹固無足慮然
皇上以 祖宗之心為萬世久遠計臣以為此牌宜
復置庶觸目儆心而專恣之權世世有所憚而不敢
萌矣臣狂瞽之見不識忌諱芹曝之獻實出忠悃惟

願 皇上俯察愚衷收回成命停武清之爵仍守臣
之勑止內操之兵而又將臣所請議復 祖制三事
下內閣部院大臣計議如與治理有裨亟賜采納施
行以杜未萌之患以慰臣工之望以歸天下之心則
聖德益光 聖治益隆所以鞏 皇圖於苞桑之固
者端在是矣天下幸甚愚臣幸甚

直抒膚見以光聖德以奠民生疏

鄒元標 吏科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八月

臣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中丁丑進士建言謫戍貴
州都勻衛投荒萬里母子睽隔伶仃孤苦日瀕九死
其壑骨竄穴巖之中矣迴荷 陛恩拔之沉淪復齒
縉紳臣將母北往朔望升斗以供菽水復何它覬不
意 陛下俞臺臣之請授臣以給諫之職拜命以來
深病未能稱職是懼已思學貫經世言肯適用時當
有事緘默自持是為曠職時當無事激切自許是為
沽名今 乾綱獨斷 聖政一新所在懷忠負抱經
濟者[illegible]自以為取容矣且臣少承嚴父
之訓長遊師友之門所持特者徒小節而激切者閒
中和深自懲刱恐負明訓敢嘵嘵自多哉所夕循省
念職事不可久虛 隆眷不可徒負不避狂瞽敬瀝
百一夫天下國家之事在擇其要得其要則眾政
畢舉不得其要與一政奔一弊亦徒敝精神已爾史
稱堯舜之知在急先務[illegible]堯舜者能役役為
天下用哉故臣之所陳[illegible]在培 君德親臣工

肅憲紀崇儒行飭撫臣瑣屑細微之事暫不敢以瀆
聖德嶽嶽高山不讓飛埃湯湯洪流不棄涓滴惟
陛下以臣言爲飛埃涓滴留意而詳擇其中臣不勝
大幸臣聞人君宰制萬物役使羣動必有握其樞者
心是也心體至大丕冒乾坤心體至靈同符二曜或
失其體者何哉欲累之也欲在纖聲淫蛙襍奏心以
聲移矣欲在亂色豔曼爭進心以色移矣欲在口腹
甘旨並陳心以味移矣幾有可間左右得而間之蹊
有可乘嬖倖得而乘之其幾始於微眇其禍至於尋

丈堯舜致兢業之防詩書紀危微之訓故能保世滋
大　陛下膺其泰隆之運何求不得際鼎盛之年何欲
不遂求必得則人欲日滋欲必遂則天理日微聖學
從茲荒矣孟軻氏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宋儒周敦頤
曰無欲則靜虛動直明通公溥願　陛下味孟氏寡
欲之明訓遵敦頤無欲之格言研幾於聲色臭味之
間致謹於視聽言動之常居處有將無以閒居幽獨
而有惰容行幸有節無以血氣方剛而有欽心此匪
獨養德已也即養身亦在其中焉精用而不已則竭
形勞而不已則敝無欲則形充則精固而身可長保
矣戊寅歲臣在戍所邊民自京師來者道　聖母還
宮時惓惓以聖躬爲念邊民無不舉手加額謂　聖
母至仁　陛下至孝　陛下身安則　聖母之心亦
安　聖母心安　陛下之孝亦大矣漢臣汲黯云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効唐虞之治乎偉哉斯言
爲世人君之龜鑑寡欲明訓誠今日養身養德急務
首願　陛下朝誦而夕惟之也君臣之分森若冠履
手足腹心實爲一體下每願忠於上每苦上之不逮

上每求忠於下每苦下之不誠此亡宅堂陛勢懸而
情意閒隔故也二典三謨治化隆盛都俞吁咈猶可
想見易之繫卦上地下天則爲泰上天下地則爲否
否泰之機明良之義其所由來者遠矣臣往閱三朝
聖諭錄天順日錄逌我　孝宗敬皇帝　世宗肅皇
帝朝君臣相與歡若家人煦若父子或用一人而互
爲可否或行一事而曲爲調停父老傳之史冊載之
以爲盛事　陛下昔在沖年保傅必愼今聖齡日滋
臣愚以爲有大政事如人才錢穀禮樂兵戎刑獄上

作宜召內閣九卿侍從儒臣面為揚確許科道官勞
為糾正何者 陛下所閱者諸臣章奏而已其繁委
可厭也召對必能陳說利弊開道禍福不事繁文而
庶政惟和矣 陛下所接者諸臣儀容而已其人品
未知也召對必能洞燭忠邪鑒別才品卒然有警而
任使惟當矣實上意而達下情者 陛下內臣而已
[illegible]言未必真也召對則讒間不行猜忌不生上
下交而其志同矣或以御門有常亦足致理言之雖
美窒礙難行 臣愚 文皇帝在右順門諭近臣云

朝奏事不得盡言午後事簡卿等得從容陳說朕亦
欲及時商確英明神斷如 文皇帝豈顧不自暇自
逸哉以為不如是不足以盡羣情而登上理也武英
殿 祖宗朝召見大臣裁決庶政之所 陛下一旦
鼎新縉紳之所揚詡閭巷之所傳播皆以 陛下銳
然復 祖宗朝故事今大工已就宜第日舉行召對
盛舉或先行經筵始摘一二事與大臣諮詢則上之
志日下達下之情日上孚聖心日益開明聖致日益
廣大 列聖明良相與之盛事亦於今重光矣只附

告匱餓莩相望譚者曰有司之不職也請嚴懲貪吏
者其說甚具 臣則以為憲紀之未肅也挌循統馭職
在有司秉憲揚休責在臺省苟得其人持身奉法則
吏畏民安不得其人徇阿澳涊則吏驕民殘伏覩明
旨云科道官須心術純正奉公砥節無踵襲套大哉
皇言下燭弊端所在 陛下隱而未發 臣請
得而竟之省之職職在封駁其有腐節敗度執法徇
私容臣等共相交勉以圖報塞供奉讚敘依遁天憲
延臺臣恕則可為長嘆息焉昔薛瑄在朝三楊一見

且不可得而[illegible]出[illegible]疲眠惟手
揪性理其[illegible]物淳龐臣愚又此未
嘗不洒洒毛豎[illegible]掃地
剝生靈脂膏以[illegible]折儀
千萬視為[illegible]佐之
公帑公帑不足括之郡邑[illegible]為揚之
恐後掄志者[illegible]天地止有
此數用之者既[illegible]錙銖上
有盜[illegible]行則[illegible]民厭感乎杼軸

空虛而饑餓者衆地逃之所復者大貪大惡而其所
劾者小貪小過甚不反唇相譏者幾希此豈可持繡
斧立百執事正朝寧持議者憤懣亦諸臺臣所甚惡
者有臣如此將焉用之往事雖無足論迄今不為嚴
賤源不正而末流益濫矣臣叨在班行見臺省諸臣
濟濟蹌蹌極一時之選其志必欲以激濁揚清為職
以忘身奉公為念臣願陛下渙德音下明詔召內
閣大臣直書弊端徹正統宣德年間勑諭事例懸之
臺省以埀永鑑臺中奉差諸臣不患無才患身不正

而威令弛也回院考察惟以砥節者為上仍將憲綱
事例重為糾正如魄遺所不免者擯之道義無益常
度牌坊所必建者關係風化無得槩施操守端則憲
紀肅憲紀肅則舉吏畏憚雖有貪黷者且將聞風而
靡從化而流矣貨財不聚民生不遂者未之有也或
曰臺省情親義無異同臣竊謂純心為國雖相爭如
虎不害其為同孳孳為利雖情係骨肉不害其為異
臣言雖異臣心則同也且業已稱為朝廷耳目臣矣
目者謂其無所不見也一有昧目天地易位矣耳者

謂其無所不聞也微塵塞耳鐘鼓莫聞矣耳目之官
不清而欲糾舉吏之貪酷拯生靈之休戚是借聽於
聾求視於盲也國初遣御史巡行郡縣我 太祖諭
之曰爲治以安民為本民安則國安當恤民疾苦摘
法守正未有公務空虛而民得安者亦未有昏夜乞
哀而謂之守正者臣故曰憲紀之當肅也仕者突梯
滑稽脂韋潔楹歡若管鮑陰相排擠臣不以為憂臣
所憂者學術未明而儒道大詘也儒道大詘始於上
之推剝而法令行也常州知府施觀民糜費民財私

刱書院毀之誠是矣迺槩將先賢遺跡一槩拆毀臣
不知其解也彼敢於蔑先聖之道者不過惡聚講假
偽學以箝天下之口耳孔子大聖尚以學之不講為
憂天縱聰明如 陛下日講有常經筵不輟仰仁聖
豈加於孔子而睿知豈出於 陛下者哉宋真宗錫
九經於州縣學校矣尤及聚徒講誦之所聚徒講誦
自古已然未聞槩以偽學斥也天下生材同於所稟
資有純駁故功有真偽百偽之中得一真焉亦足以
維世道庄頹氣因偽棄真是因沙廢金因饐廢食矣

佛老之道異於孔子習其説者焚香頂禮千百為羣
琳宮梵剎遍滿郊垌士誦法孔子譚詩書欲將先聖
流風漸滅殆盡亦忍矣天啓聖明將宋儒白鹿石鼓
等院不許槩棄是　陛下且欲衛先聖之道以詔來
茲雖然豈謂我朝人物出宋下哉　祖宗菁莪樸棫
作人者深諸儒漸仁摩義特立者衆如薛瑄陳憲章
羅倫王守仁等先後以理學名者不下數十人被躬
垂訓宛然濂洛家法未可謂國無眞儒也今儒風不
振久矣上之所禁下之所避上之所作下之所效也

士不鼓不趨教不振不從臣　愚以為凡所拆過書院
先賢遺蹟宜勅禮部令郡邑或槩議修從或量為問
停雖未必眞儒輩出然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崇儒
重道盛心學術從此而正士習從茲而端未可知也
宣德初大理卿胡槩請修整胡瑗祠了翁書院郎諭
工部尚書吳中曰崇名賢於既往正以獎後進於將
來宜從所請載在實錄班班可考史書載循良傳至
勸學興文未嘗不艷稱之列　陛下舉動上法　祖
宗照耀史冊傳之天下萬世其關係詎小哉臣　故曰

儒術之當崇也水旱頻仍災異繁興列在奏牘亦甚
爛然鑑恤之詔屢下閭閻之困已甚此其故何歟臣
以為其機不在朝廷而在撫臣古人得百里之地亦
足以使民富強何至擁一方重鎮而使民皇皇若是
哉國初出鎮大臣命之曰撫者謂其拊摩鞠育與生
民安養休息之謂也匪欲樹奇功博崇名已也古來
名臣出而鎮撫惟悶悶自持不煦煦以求知地方饑
饉有勸富者出粟活民無算者有責令有司收撫流
移不使[illegible][illegible]之四方者絕不以厪宵旰在則民德去則

民思先年二三撫臣冒軍功者糜爛其民雖拜爵受
賞朽骨冤魂叫號春雨秋霜之下者不知凡幾矣嚴
徭徵者敲朴其民雖考成奏最剜肉補瘡啼泣箠笞
縲紲之下者不知凡幾矣封疆雖擁乎大僚書算下
同乎小吏甚至亡而為有虛而為實人皆曰干城之
器揮霍之才生民痛癢漫不相關謂撫之義何雖然
其原始於任之太輕故也宋神宗謂文彥博曰諸道
使臣職任至重宜擇其人彥博對曰為治之要無以
易此當時韓范諸臣皆一時名流今之巡撫視宋諸

道使臣又爲加重簡擇其人猶懼非才乃今仕者一
得內補垂涎京堂既得京堂坐列開府未得如農夫
之望歲既得如拱璧之在抱患得患失之心重爲閭
閻民之念輕伏願　陛下念斧鉞之重寄憫生靈之
無辜陞擢惟以直亮端方廉明無黨者爲上諸貪濫
鑽刺輭熟可厭者絕勿使竝進其現任事地方者除
各邊專理軍務外如腹裏地方仍乞勑都察院轉行
各處撫臣須存大臣之體思撫摩之義以安養休息
爲主以愛民節用爲本以正身率屬爲先水災地方
疏鈔　聖德　三三
其所減征者猶有田之民也有地無立錐褐無完裳
夕無宿舂者可念也古有富戶出粟活民無算者其
法可陳也有煢獨鰥寡顛連無告扶持通衢者可憫
也古有責令有司收撫流移者其義可知也闔田里
課農桑厚風俗嚴貪墨古人有行之者其意可師也
至若將賑過窮民撫過流移行過事蹟造爲成册觧
院無覩爲文具政安則民和民和則天地之和應之
雖有水旱不能爲異雖有災異不足爲憂矣林聰撫
山東大同周忱撫蘓松常鎮旱乾水溢何日無之然
惠流民安四境晏然彼其下豈皆賢百執事哉撫臣
者百執事之表也表端則影正源潔則流淸百執事
雖欲不兢兢奉法不可得也得百良有司不如得一
賢巡撫有一賢巡撫不患無百良有司　臣故曰撫臣
之當飭也以裨君德以弘化理以振士風以飭吏治
今日急務誠莫有大於此者　臣猶有說焉今天下如
人一身內如心腹外如四肢精氣消耗殆盡非培養
珍嗇鮮克攸濟先是世務爲操切爭厥數以相高閭
里蕭條無復太和景象　臣願　陛下崇渾厚以培國
疏鈔　聖德　三三
脈廣仁愛以答天心節財用以惜民力酌賞賜以愼
名器親君子則愉壬日遠求經史則外好日遷蒼赤
被樂利之澤　宗社衍靈長之慶矣

止內操以光聖德疏

董基 刑部主事 萬曆十二年五月

臣惟自古天下國家治忽之機常始於微而伏於著方之於微也易爲力而求之於既著也難爲功故自古聖賢之君兢業儆惕慎重凝靜即一言一動必敕於道初不敢恣其意之所向以生事端以開釁萌誠慎其始而圖之於微也乃　皇上近日之舉動則其微誠有可慮者　臣所以不能已於言也　臣於去年車駕還自山陵即聞　皇上陳兵內庭此時　臣以爲好

事者誤傳　皇上萬無此意即有之亦一時偶言之未必眞有此舉乃無何而簡選中官矣又無何而取用馬匹矣至本月初五日外議紛紛皆謂　皇上以是日幸西城閱營較射日夕乃罷一時該操中官久立炎蒸之下不勝困憊垂死者數人　臣聞之無任驚駭夫兵凶器也內庭淸嚴之地也古聖王觀兵不庭尤稱曰不得已而用之乃　皇上無所不得已而聚三千之中官輕以凶器常練於淸嚴之地此　臣之所未解也　臣謹按其當停止者四端爲　皇上陳之一日杜意外之變夫馮保之盗竊威福目前之事也聖怒一震而保即俛首聽逐者以未嘗假之兵權耳假令保而有兵權事未可知也當此內臣誠多善良然寧保其盡如今日乎萬一而有如保者出則今日之兵將爲之藉矣二曰養安靜之福前者駕幸山陵屢歷　聖意以爲有此三千人者可恃以無恐則行幸將多也不知此三千人者皆膏粱綿薄之輩一無當於實用即以十健卒躍馬揮刃而來立見披靡又焉用之故此輩眞不足恃車駕萬不可恃以輕出也

三曰止群小之怨夫三千人者舊皆散處各監各廠安居美食已久一旦使之披甲執銳衝冒寒暑瀕於死地將必不可支不可支則生怨怨則生變前日杭州僅以月糧鬥夫小故激而成變幾至不可收拾況乎禁庭之內而可使三千人有怨也是誠可慮也四曰省無經之費夫上用金花銀每年例有一百二十萬矣然猶歲稱不足今日借太倉明日借馬價是濫用之明效也乃今日舉此以來賞賜且一萬金矣由此計之將來所費寧止今日累數年後將使數十萬

有用之財置之無用之地是誠可惜也大人臣之謀國惟其利於國而已無論利害相等卽使利多害少智者尤不以利易害乃今百無一利而害且不可勝言 皇上貴爲天子以天下爲一家百姓樂業四夷咸賓萬幾之暇以遊以豫皆足以自樂而何獨以兵爲樂將計萬世之治安乎則今平治已久武備漸弛閱操多備員武庫皆朽器奈何不思一大振之而徒觀兵於內地也又如窮邊極塞披堅帶甲之士日不再食歲不再衣出萬死以守封疆 皇上奈何不分

今日賞賜之半一優恤之而徒以供一日之樂也臣揆之事體度之利害採之輿論知此事決不可有有決非國家之福故敢冒死陳之伏望 皇上採納菲蕘亟爲停止則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端在茲矣雖以出位之罪臣死不避也

重視聽以悉情擧疏

蔡時鼎 雲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三年十月

臣竊惟自古帝王所以不出堂階而明見萬里之外者惟以其日與大小臣工講求幾務期於至當夫是以人無親疏皆得自盡事無遠邇咸得洞照非以其寄耳目於不可盡信之人而以爲明察行威令於未必盡實之事而以爲剛斷也 皇上聰明神聖超出千古卽位以來剪除姦惡嚴懲貪暴中外臣庶莫不欣然共仰 聖德顧近日之事或有不由外庭糾擧

徑從中出遂使羣臣惶惑皆以爲挾私之徒造爲飛語密揭直達 御前此其漸不可長也大小臣工所共憂虞痛心[illegible]居言責焉得緘默夫匿名告揭律有明禁雖在外諸衙門尚不得妄投況乎 宮禁清嚴之地而敢以此瀆亂聖聽縱使其事盡公其情盡實猶恐其啓讒閙之門滋陰害之路況又有以實而濟其誣因公以遂其私者乎卽如冒籍一事既出於實則禮部科臣自然[illegible]隱蔽至於府無干礙考官外庭之臣[illegible]故三法司及科臣皆遵法

[illegible]今[illegible]皇上以光大之言爲無隱以[illegible]
似之所爲有因臺疑部院科臣謂其扶同回護臣愚
竊以爲諸臣之言誠於先傷權於公辨是以聖王之
賞罰必昭然使衆共睹非情見即眞理屈詞窮者不
明加典章焉是故天下無濫精臣無私斷若不信公辨
之言而信陰私之旧則在 皇上方以爲發姦摘伏
能知人所不知斷人所不斷而天下之情反有壅遏
而無由自伸者此蓋非法之典察足以昭大公賞
罰不足以宗勸懲使 皇上寛之誠反以自危其爲

疏鈔　【聖德】　三二七

禍不滋大哉且部院 皇上之股肱也科道 皇上
之耳目也 皇上盡疑股肱耳目爲不足信豈所[illegible]
之人皆盡忠信無私而可託腹心有逾於諸臣者乎
故曰偏聽生姦又曰上下交而其志同此乃理亂之
機願 皇上熟察之也若夫胥籍生員雖陷法禁然
古非至於削籍已無復加今將二名枷號一月爲一
嚴寒之下斃於桎梏則匹夫含冤所關非小恐非所
以彰 聖德令衆流傳播也 皇上[illegible]偏或悔之
其將謂臣等今日不言乎 臣[illegible]所[illegible]恐處分

未定疑於黨救故隱而未敢言今 明旨已出不可
復回 臣已知救之無及但 臣所惓惓大願者惟冀
皇上自今以後凡百幾務寧公示外庭明辯是非毋
以群臣之言盡不足信毋以親狎之言盡不足疑朝
堂之上法紀森然而義循之私自無所容 皇上推誠
聽信讒間[illegible]姦以自其蔽者凡事處分既當則天
下之人自莫不共仰 聖明即帝王之大業及 祖
宗之緒治其道皆不出此至於一切飛語密揭多係
嫌誣必屏不使至前蓋風聞糾察發奸摘伏乃羣臣

疏鈔　【聖德】　三二八

之職 天子與天同覆與地同載英明之效固不在
發摘之末也 臣愚昧無所知識偶有一得不敢不以
上獻惟 皇上留意省覽 宗社幸甚 臣愚幸甚

停取異物以光聖德疏

王學曾 南京湖廣道御史 萬曆十三年十月

臣近接邸報禮部一本傳奉事該文書房太監劉成口傳 聖旨覽河南產有麒麟撫按如何不奏着禮部傳與他上緊進來欽此隨該禮部具奏續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知道了但麒麟鳳皇世所異物而此但瑞不同朕於罷瑞獻豈不知惟欲一見耳還着彼處撫按官上緊進來欽此臣仰見 皇上之意不過以麟爲瑞物向來未見今止欲一見似於 聖德盛治無妨也臣復何言但捧誦綸音一則曰聞河南產有麒麟撫按官如何不奏一則曰朕於罷瑞獻豈不知惟欲一見耳臣請自 皇上之所謂聞者願 皇上之但其所聞而益進於其所未聞也請自 皇上之所欲見者願 皇上之愼其所見而益進於其所未見也臣聞四方災異水旱盜賊日以奏 聞此撫按事也娍麟之爲靈昭昭也既產於盛世撫按敢不以奏聞哉但竊聞此麟產於光山託生於牛腹一時郎驚之不祥之物撫按敢以上聞哉撫按既未嘗奏聞

不知 皇上之所聞者果聞之三四輔臣乎抑聞之部院大臣乎抑亦聞之臺諫言官乎夫三四輔臣未有聞部院大臣未有聞臺諫言官未有聞 皇上深居九重雖聰明天縱何由郎聞產於河南乎臣遠在都賞不知其所自但以臣意揣之無亦左右小臣以奇怪取悅 聖心多方差人訪求或傳聞於道路或收買於繪圖務爲鼓惑計耳若此者非 皇上之所宜聞也此端一開日積月淫將來乘間竊發潛聞於 皇上曰某省出有某物某地產有某瑞可着禮部上緊取之又其甚者則必曰聞文臣某人可用可着吏部上緊陞之聞某處錢糧可用可着戶部上緊進之聞武臣某人可用可着兵部上緊轉之聞某人問某重辟可着刑部上緊釋之聞某處工堪修造可着工部上緊造之聞某處某官可逮可着錦衣衛上緊逮之 皇上將惟其言而聽之可乎否乎天下萬世謂 皇上爲何如主哉臣竊謂 皇上獨斷之明雖不可無而從中之旨尤不可有此關於理亂安危之幾匪細故也誠所謂始於微而成於著者也易曰

履霜堅氷至正此之謂耳矧四方災旱花稚流離啼
饑號寒之聲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矧北虜驕橫
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狀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
矧孤臣寡婺煢獨哀哀哭泣悲嗟之情 皇上猶有
未及聞者乎矧 宗室貧窮饔飧弗給愁苦涕洟之
態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諸如此類左右不以聞
而以斃麟爾誠非忠於 皇上者也故臣願 皇上
之愼其所聞而進於其所未聞者誠以此夫所謂罷
瑞獻者豈徒曰罷之云乎哉乃其心則不欲見者也

苟心欲見之則不可以言罷亦不可以言知臣嘗鏡
之古矣周武王卻旅獒漢文帝卻寶劒唐太宗卻名
鷹此皆聖主賢君不以異物爲貴誠卻之而不欲見
之者垂之後世遂爲美談 皇上德邁周武而陋漢
唐於不足爲者何爲既知宜罷而復欲見之乎又嘗
亂之今矣我 太祖皇帝於蘄州進竹簟則卻之曰
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令四方毋得妄有所獻太原
歲進蒲萄酒則曰朕飲酒不多自今令其勿進國家
以養民爲務豈可口腹累人 世宗皇帝卽位之初

珍禽奇獸一切縱放而淫巧異玩罔干睿好是 祖
宗之所以結人心凝 天命以培千萬年不拔之基
者其好尚恒端擧動恒愼典則具存是固 聖子神
孫所當服膺而遵承之者也 皇上御極年來盛德
大業光昭 祖宗今日爲一槁麟之故必欲一見令
撫按官上緊進來似此 二祖之盛德不無少損乎
假使其麟至今尚存 皇上必欲一見然產在遠方
臣猶以爲不可矧麟已斃多時其形枯槁不堪進於
丹陛之前亦明矣或者左右小臣以爲此希有之物

不可不見或詭以爲其麟尚存也遂鼓惑 聖聽而
必令撫按之進乎撫按聞 命旁皇無措則責之道
府道府聞命旁皇無措則責之州縣州縣下吏旁皇
無措又不知何如而後可應 皇上之命也其中道
途之費用解官之科索驛遞之騷擾恐又有不可堪
言者當此物力凋疲之際軍民困苦之時兩河報災
比他省尤甚 皇上惓惓以軫恤小民爲念何苦爲
此無益之擧動而勞民動衆爲也至於花稚啼號之
聲十室呻吟之狀孤寡哭泣之情貧宗愁苦之態

皇上果欲見之否耶　皇上睿哲既知異瑞獻之為
是此正杜將來貢獻之漸也今必欲一見而不盡罷
則傳之四方藏以為麟且欲見之況生者乎況出
於麟之外者乎將來聞風而進獻者接踵至也書
之史冊寧不為盛德一累哉昔舜造漆器諫者七人
夫漆器用物也造用物且諫則擒麟之取寧忍於不
諫耶臣雖不敢以舜自待而實不忍不以虞舜望
皇上也伏乞　皇上俯察臣言收回成命速為停止
仍乞　皇上自今以往不邇聲色終惟其始不嗜玩

好久而勿替不聞亦式常存布衣祈禱之心不見是
圖永堅停免減造之節移此念以接賢人君子則所
聞皆正言所見皆正行移此念以就日講經筵則所
聞皆帝典所見皆王謨至於內臣之語有益身心者
始聽之凡涉於嗜慾者必斥之一切從中傳奉　旨
諭俱加詳慎毋啟邪萌如是則　皇上之盛德格天
駿業亘古不數年間必有麒麟游苑鳳凰儀廷以應
聖明之瑞者矣

慎起居明詔旨以重祭典以光聖德疏

盧洪春 禮部主事 萬曆十四年十月

臣惟人君一身上而　祖宗之血脈下而臣民之具
瞻胥此乎係焉非朝兢夕惕慎保此身則無以上慰
祖廟而下答輿情故出入起居無時無處必思以檢
束此心如履春冰如蹈虎尾置其身於無過之地即
有一過又皎然與天下共知之幡然與天下共改之
上不飾詞以愚下下不懷詐以欺上故君臣相得益
彰而太平之治所以隆也臣伏睹　陛下自九月十

六以後連日　免朝竊竊異謂　陛下方昧爽視朝
勵精伊始何以遽自懈廢意孟冬時享當必躬親至
三十日司禮監傳奉　聖諭朕前御門已於卯初起
矣一時頭暈眼黑力乏不興已諭卿等暫免朝講數
日以為靜攝服藥庶效近連服藥餌身體虛弱頭暈
未止茲當孟冬享　太廟暫遣公文璧恭代其陪祀
官員俱加敬肅卿等可傳示彼知非朕致偷逸恐弗
成禮臣愚捧讀不覺驚皇欲涕夫禮莫重於祭而疾
莫甚於虛易曰王假有廟孔子曰氣血虛弱乃至勞

七傷所致肝虛則頭暈目眩腎虛則腰痛精泄此言
養之當愼也臣竊觀　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強固頭
暈眼黑等證皆非今日所宜有者不宜有而有之上
傷　聖母之心下駭臣下之聽而又因以廢　宗廟
之大典臣不知　陛下之心何安也　陛下豈以遵
臣恭代爲不廢禮乎臣以爲　祖宗者　陛下之
祖宗也故王者必聚已之精神然後可以聚　祖考
之精神今身之弗親而徒委之疎賤之臣子則精神
意氣不相貌攝即使陳邊設豆祗爲瀆而已矣　九

廟之神靈謂何而又何以報本追遠乎然臣所聞尚
有異於此者先二十六日傳　旨免朝即聞人言藉
藉謂　陛下之意豈不謂馳馬試劍非盛德事不可
以播告中外故設爲危亂令天下無議不知天下之
病疾未有無因而致者即如　聖諭所謂頭暈眼黑
乃之不興豈　聖體之固然乎抑驟感而致然乎其
所由來者漸矣故果如人言則偶以一時馳騁之樂
而昧周身之防其爲患也淺哉如　聖諭則似以目
前衽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其爲　也深若乃爲

聖德之累則均焉而已此臣所以痛心疾首而不願
陛下有一於此者也且　陛下毋謂深居　九重凡
有舉動外人無由知也夫鼓鐘於宮聲聞於外豈有
人主起居而寂然不聞於人者乎然而未有直言指
數以開導於　陛下之前者是將順之道多而羣臣
之計過也　陛下平日固已虛心受言然過有贊頌
必多喜心過有指斥必多怒心意亦謂偶然之失泯
於無言則事幾隱密人莫得而議其非形於庭敕則
事跡彰聞人或指而議吾後故建言諸臣一陂　宮

闈則[illegible]天威震怒[illegible]以去世羣臣何爲不肯
相粉飾以成　陛下[illegible]行而其[illegible]其所諱以蹈
不測之禍哉然[illegible]幸甚[illegible]之福也人主
之舉動[illegible]則後也傳者識者必形
於外[illegible]者[illegible]諸臣即使盡懼而陛下
[illegible]人君遍萬冊有稗家野史
[illegible]後世於　陛下[illegible]能盡禁之
而又何以[illegible]爲毋聽[illegible]疾也則當
以[illegible]則當以詔

[illegible]

飭於大廷廣衆而亦不放縱於深宮燕閒鋪張於詔
令詞章而亦不虧欠於躬行實踐矜持於公孤師保
而亦不假借於左右近幸抑制於章奏圖籍而亦不
背馳於聲色狗馬則聲足為律身足為度天下之廣
萬世之遠莫不聞風心服慕德無窮其與挾數用術
文過飾非以聾瞶天下之耳目者相去何如哉臣備
員郎署靡所短長祿職在俎豆微有感觸故不避鈇
鉞披陳肝膽觸冒忌諱儻荷　聖明垂鑒少賜省納
即捐軀殞命有餘榮矣

恭陳四劄以裨端本防微疏

劉為楫 刑科給事中 萬曆十七年六月

伏念臣以章句末學猥蒙　聖恩拔置諫垣補闕拾
遺臣之職也抒忠報圖臣之心也竊見近年以來四
方之水旱屢形窮簷之蓋藏甚匱軍有脫巾而呼盜
有荷戈而起亦可謂多故矣然猶不遽為太平之累
而四海之治安於覆盂者則以　陛下之精神完固
宮府一體內外一心是以雖有災變而國本不搖今
年自春徂夏聖體稍覺違和大小臣工未蒙聖諭見
朝講數輟天顏稀覯竊恐宮府有異同之嫌內外有
睽違之迹精神命脈稍壅閼而不達即天下之治忽
繫之故惓惓以朝講為請至昨閣臣傳宣　聖諭朕
昨覽卿等所奏朕知道了朕意欲與卿等一見但朕
自前月服平肝清心之劑至今頭尚眩暈眼黑心滿
肠脹飲食少思寢不成寐身體尚軟朕豈敢以荒逸
怠厥志若朕疾少愈即先出御門後聽講令諭卿等
知卿等可傳與諸司衙門務各盡心乃職不可因朕
疾久以廢政事欽此臣捧誦綸音至再至四仰見

陛下保身之哲謙虛之度勵精之心自古帝王罕與
爲儷眞聰明聖王也而臣工以爲朝講倦勤亦可謂
不知　陛下者矣今距　聖諭傳宣之日又且旬餘
而朝講之期未有所定臣私憂過計意者聖躬猶未
甚平復也調攝之術或猶未有盡乎今夫士庶人値
父母有疾則憂心無所不至視藥視色晝夜靡寧必
期於愈而後已臣之事君猶子事父一念惓惓寧獨
異於憂親也臣謹條爲肆劄少效杞憂之愚惟　陛
下垂聽焉一劄曰聖躬之保護宜愼夫君身萬化之

原必勿搖其精勿勞其形然後此身強固而不至虧
損顧人主深居法宮一切柔曼靡麗悅目娛心甚衆
自非大智大勇鮮有不爲所動者儻一動於此致精
神疲羸而又不能嚴加屛絶徒賫藥餌以爲功亦何
益矣臣伏覩　聖諭云皆屬精神不足以致諸證俱
作請自今獨坐靜思凡一切聲色嗜欲萬一有乘間
而動者乎即不能黜而不御但使御而有節則去其
耗精神者而精神日就完復所以嗇養本原慰　祖
宗在天之靈答天下臣民之望端不外是伏望　聖

明留意二劄曰內使之關防宜嚴夫今與　陛下朝
夕承意旨而奉奔走者非左右宦官哉其間固不乏
忠謹之人然亦有便辟而好爲逢者有揚揚然招王
之過以見親近以明得意者不可不察也臣每晨起
趨朝見內臣或擁門而出或夾道而馳問之皆各監
局官也不則掌印內臣名下小宦也臣訪此輩所談
[illegible]　宮禁之事率口嘵嘵無復顧忌甚非所以
嚴宮禁而肅聽覩也臣願　陛下自今特勅諸監掌
印監官倍加約束幷勅皇城四門司鑰內臣嚴爲防

範務使裏言不出外議不生此亦防內使洩露之漸
去間去疑之一道也伏望　聖明留意三劄曰諸司
之章奏宜嚴夫章疏之達於上或言主德或言儲貳
或言時政或言人品雖言人人殊而其心無非欲效
忠於　陛下　陛下御極以來凡諸司章疏內閣專
一擬旨司禮監專一進奏雖逆耳批鱗刻日即下無
有纖毫壅蔽於其間者竊見近日建白多寢不報昨
諸臣以稽查請亦皆留中不宣臣愚私心揣度意必
陛下將方擇攝[illegible]進未至蒙蔽而大

小臣工則甚有抱隱憂爲不必然之慮者誠恐小人乘機肆爲欺罔或事關國體有彈及大奸邪言及大利害者公然隱匿内閣不得票擬六科不得封駁宮府異同内外睽違莫此爲甚臣願　陛下特勅文書房凡有章疏即挨會極門首奏目一一進覽勿得遏三日更乞勅令科臣二員每日赴會極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一應章疏紀其數目以備稽查此亦防章疏壅蔽之微疏通血脉内外交孚之一道也伏望

聖明留意四劄曰法令之督責宜信臣聞京邑爲四方之極故法令行必自近始乃令一切禁諭且有格而不行者矣即如都御史吳時來等見俗尚侈靡無節欲一大振刷先從其冠服制度之細者徽者黎然舉正起弊維風之意甚善奈何憲約刻頒竟爲故紙五城曉諭輕向弁髦夫此其小者而猶格不行若是則何敢令四方聞且見也臣聞上有紀綱下有法守然後心志齊一而無泮渙之虞未見玩法而可與爲治者也臣願　陛下更勅五城御史申飭憲度一法之立堅如金石一令之行信如四時勿徒視爲故事

此亦防紀綱陵替之微風示四方之一道也伏望

聖明留意已上四劄總無深識遠覽何能裨益宸聰但臣一念朴忠眞見端本防微今日所宜亟講無過於是若夫朝講之當勤也召對之當復也聖諭已明蕘臣少愈即出臣何敢復贅　陛下儻過聽芻蕘俯賜採納臣[illegible]伏[illegible]令[illegible]示[illegible]餘榮矣

恭進四箴疏

雒于仁 大理寺評事 萬曆十七年十二月

臣性戇愚筮仕縣令特厭薄時套不肯詭隨人常以
病請休致於撫按不准餞而叨轉京官臣意在恬退
矣臣父迫之使就職臣思人不仕則已仕則當匡正
其君臣歷京官閱歲餘僅朝見於 皇上者三此外惟
見經年大動常日體輭聖政久廢而不親聖學久輟
而不講臣以是知 皇上之恙醫術難明藥餌難攻
者也惟臣之四箴可以療病請敬陳之 皇上之恙

病在酒色財氣者也夫縱酒則潰胃好色則耗精貪
利則亂神尚氣則損肝以 皇上八珍在御宜思德
將無醉也夫何醲味是耽晝飲不足繼之長夜甚則
沉醉之後持刀舞劒舉動不安此其病在嗜酒者也
以 皇上妃嬪在側宜思戒之在色也夫何幸十俊
以開騙門寵鄭妃冊封偏加郎王妃有育 皇冢嗣
之功不得并封甚則溺愛鄭妃而肄言是從儲位應
建而久不建此其病在戀色者也以 皇上富有四
海宜思慎乃儉德也夫何取銀兩動支幾十萬索潞
紬至幾千疋署不知節慎甚則拷宦官得銀則喜無
銀則不喜李沂之言爲不誣若使無贖 皇上何痛
絕忠良而優容讒佞況沂之瘡痍未平而鯨瓮神錢
復入雖 皇上無以自解何以信天下而服沂之心
耶此其病在貪財者也以 皇上不怒而威宜思有
忿速懲也夫何今日杖宮女矣明日杖宦官矣彼誠
有罪置以法律責之逐之可也不必杖之累百而不
計其數竟使斃於杖下此輩密邇聖躬使其死不當
罪恐激他變甚則宿怨藏怒於直臣范儁姜應麟孫

如法俾幽滯於林下拘禁於散局抱屈而不伸此其
病在尚氣者也夫君猶表也表端則影正君猶源也
源潔則流清臣 皇上誠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會
皇上誠戀色矣何以禁臣下之淫蕩 皇上誠貪財
矣何以懲臣下之饕餮 皇上誠尚氣矣何以勸臣
下之和衷四者之病纏綿於心係累其身聖恙何時
而可也 皇上春秋鼎盛之時經年不朝過此以後
之年當何如耶今春會試場輔臣出論題聖賢所以
盡其性是默指 皇上好貨好色但其指引而未發

恐　皇上之未悟也臣特擬四箴以進之但臣之說
逆耳之言格心之論對症之藥石也倘蒙俞允出御
便殿多接正人遠彼宮妾除此四累以靜攝不踰半
年而聖體必殆壯康豫如其不然願碎臣之首設若
護疾忌醫不以臣爲訕謗則必爲干名爲出位訕謗
非臣所敢也臣犯顔而諫且不計死所干名何爲若
爲出位沽名設訕謗之木于道路且求言於士庶況
有官乎求言而不可得專設諫官使不得不言非諫
官之外可禁猶天下之口而使不事言也近見科臣

李春開所奏之事自有朝廷處分官守言責爲說是
阻塞言路言路不開國家遇有大事人所不敢言者
科道將曰吾輩不言他人言之其有愧於言責多矣
若箝人使不言彼將曰吾輩不言天下莫敢言者但
舉剩人才條陳世務求無利害足矣若有禍於巳而
有裨於君皆避而不言胥天下而以言爲諱此說倡
也豈　祖宗之福乎聖疾踰年若使有言及病根
皇上可望改省聖恙可痊期臣可默然臣見年今言
若未及病根醫者未曾收功臣世沐聖恩縱冒出位

之嫌不容塞嘿結舌巳也孟軻氏論國君有取於法
家拂士今觀鄒元標正折檻引裾之儔批鱗補闕之
拂士也　皇上置而不用臣有以將其心矣蓋元標
一仕必首言聖躬次及左右是明知其賢忠而不用
也豈知直臣不便於　皇上及左右深有利於社稷
宗廟者也上既忌言不必諱言其望拜昌言之世遠
矣矧當今之時何時也劉汝國之寇雖云暫平南直
湖廣江之東西荒旱爲極哨聚可慮且遼夷犯邊雲
南鄖陽甘肅等處軍士動則鼓譟而難制此有識者

寒心而衣袽之戒誠不可不豫若　皇上勵精圖政
引用正直可以潛不軌者之異志苟如今日宴溺荒
淫使豪傑解體將禍生不測況奏章多留中不出抑
不知爲酒色財氣迷而不發乎或出納之際有未明
乎倘遇軍國大事悉何奉行究其流弊不止誤事將
使國脉壅而不通害可言哉　皇上之溺好四者不
曰操生殺刑罰之權人咸畏之而不敢言居深邃密
禁之地人莫之知而不之言不知言鼓鐘於宮聲聞
於外幽獨之中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可曰莫可覩也

而遂不檢乎權但可以傾保祿全軀之士而懷忠肝
義膽者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即鼎鑊在前斧鎖在後
亦所不顧也四勿之箴微臣一得之忠悃伏望采納
置之御座庶可以瘳聖躬光聖德宗社幸甚天下幸
甚即臣以冒死之罪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當視
死如歸含笑遊九原矣敬將四箴開列于後戒酒箴
曰酖彼麴蘗昕夕不輟心志內慢風儀外缺神禹疏
狄夏治興隆晉武銜杯糟丘成風進藥 陛下醲醑
勿崇戒色箴曰豔彼妹冶食息在側啓寵納侮爭妍

悞國成湯不邇享有遐壽漢成暱姬歷年不久進藥
陛下內嬖勿厚戒財箴曰競彼鏐鐐錙銖不剩公帑
稱贏私家塵靡武散鹿臺八百歸心隋煬剝利天命
難諶進藥 陛下貨賂勿侵戒氣箴曰逞彼忿怒恣
睢任情法尚操切政盤公平虞舜溫恭和以致祥秦
皇暴戾羣懟孔彰進藥 陛下舊怨勿藏

勤望
聖明克孝克慈克敬克仁克宏雅度以茂聖德疏
張濤 工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 月

臣惟
皇上彝倫敦敘孝慈業篤於宮庭勤恤誠祈仁敬夙
昭於上下天地存心包荒爲度二十二年而來
聖祖神宗之理集成顯赫莫以加矣而臣猶謬爲陳
說涸瀆天聽毋亦責難陳善意乎何言克孝則
皇上爲人子之道也蓋爲天子毋則必宜以天下祝

乃者
慈聖皇太后壽辰
皇上愛根天性禮備常儀臨朝受賀道路懽誦計今
仁聖皇太后頃亦當辰矣儼駕翠華畢萃嵩祝將兩
宮胥慶觀聽允諧也苟或忽爲彌文萬一當期不出
聖母春秋漸高之日宮闈獨處之中所盼望于
皇上者何殷而
皇上將何繇以聚順而慰悅之也朝省暮定原非過
勤歲行一祝尚觸疏節臣故願

皇上視　仁聖如
慈聖而全其一體之至情也何言克慈則
皇上爲人父之道也惟愛子而知勞故擇師爲贍衣
皇上重視洪緒獨運睿謨特令
元子蚤就教諭　九廟用憚群疑頓消臣何容贅唯
是宮僚關繫不小得人則善匪人可虞昔在
世廟選擬失精卒致科臣周玹有言嚮非俯聽更定
則黃易曹宗李廷相等居然在列矣頃知
皇上加意愼揀必無前誤但一朝衍講不過具文而
人品不與焉遑閣部亦無獨信而公評未悉況館諭
相礙愛既難兆取捨概異觖望取至以臣度之不如
集輿論於會推簡擇九卿科道僉舉其尤之爲得也
臣願　皇上必重講讀以重　元子而務得端方正
直之士行其養蒙聖功之要也何言克敬則
皇上主天地宗廟之道也蓋明禋而恤祀必如在以
告虔乃者以　皇上違豫遂處屢遣代祭神祇　宗祖豈
肯格歆妖星垂變淫雨爲災揆厥所由殆非虛致頃
又風日爭明退於元旦變祲不息省念宜殷夫日掌

陽何故陰霾爲蔽臣又君象何爲歲朝難覩靜言思
之實大可畏繼今朝日務且繼今饗廟郊天臣願
皇上齋戒如期執灌無斁也何言克仁則我
皇上惠鮮億兆安民之道也古者饑溺由己痌瘝在
身毋爲春和議賑而且以矯詔發粟聽之吏也目今
汝洛徐淮流離困苦其情狀有不忍言者大畧科臣
王德完等按臣陳登雲等各疏亦概具矣我
皇上不急之供猶急而念之安問念將恐溝壑餘生
鳩劫狂逞且恐漸遺既盡邦本何歸臣竊爲忠計無
所出度必特勑撫按廉遣該省司道督同該省有司
單騎出郊望屋察饑酌查該省府州縣庫儲贖稅等
銀聽其便宜分賑不必詳請延遲惟與有司公同註
冊以便稽考以俟補銷斯須殘喘乃庶有療司道儻
盛騶從有司儻繁供億是謂不職撫按得而問之全
活不效風聞者亦皆得而並問之故臣獨重賑救之
人蓋謂有人則設法區處盡心散給不患終無實策
矣臣願　皇上勿以數郡生民任其相食而愛一刻
諭使災傷地方不蒙得人之仁而飲曠蕩之澤也何

言雅度則我
皇上翕受併包之道也古者聖君御臣有責讓而無
忿疾有譴謫而無錮禁是故眚可原過可使耳往日
科臣李獻可等請瀆過激部臣孟化鯉等調停未預
致干天怒忠而被救迫閣臣疏及恭交有云或褎推
而示報或一斥而不復
朝廷既不得眞材之用而天下且得借爲議論之端
當蒙
皇上轉圜嘉納旨下部院悉心確議着實舉行宜乎
疏鈔
皇德
五百十七
凡有錄用必無拂抑乃今困於龕巖者尤多叙在牘
劄者尚阻反令閣臣蒙疑而疚心部臣惜材而掣肘
是 皇上所謂着實舉行者茲且不必着實乎或亦
皇上且謂褫職奪官由我作威振滯賜環憑誰作福
乎以是爲疑寘若明勑吏部盡將先後逐降諸臣稽
詢公私分別䄇品遇有相應員缺明白疏請得可後
已偶不蒙允積誠再請即如趙普之數四補牘不得
爲瀆也如是則
皇上昔日之威明爲今日之福操柄有在更何滕朧

不過惜
皇上之人材以分
皇上之歛念臣不顧
皇上終忍視國家之空虛久令政事之不競而不獨
爲棄臣乞還一官也臣賚望淺艷啓瑕深切厭薄哇
棄縮有窖意詹詹欵欵祇增惶恐顧此等道理此等
舉動上係聖德懋昻則德崇近悅令聞遠光册史玩
忽則德損巷有異議史鮮徽稱臣爲
皇上陳尤爲
疏鈔
聖德
五百二十一
五
皇上大懼也不然而何以立於天地父母君臣之間
也伏乞鋭自爲計
留神鑒納設誠施行幸甚臣不勝翹跂悚息庋切待
命之至
皇上終忍視
皇上之歛念臣不顧
皇上之人材以分
不過惜

省發章奏以圖幾康以弘聽納疏

林材 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八月

臣聞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七獻詩瞽獻頌史獻書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進規兼聽並觀治之所由盛也自漢以來始置言官夫以四海之利病得失萃於一官使言之即上焉者闡道而求諫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不敢自盡者況於厭聞其言深疑其黨又誰肯攖徑尺之鱗而犯九重之怒哉惟我 皇上臨御以來宵衣旰食納諫求言天變屢見

則儆戒常申水旱頻仍則賑恤屢下顧宇內猶多怨咨之氣朝端尚乏喜起之風者此何以故則以上下之情未孚而聽納之量未廣也夫國家設立六科封駁所寄都察院十三道御史糾察攸司但其心勤獻曝而勢隔排雲故發奸摘伏獨籍袖中之彈文而補闕拾遺須殿上之札于是光明之所以下濟忠讜之所以上聞者凡以章奏之無壅耳惟數月以來封事半閣奏牘多虛雖纖塵涓滴未必皆補於高深而葵藿芻蕘亦有關於獻納臣不敢槩舉如近日科臣耿隨龍包見捷孫羽侯田大益恭道炤等道臣甘士价許聞造等憂時竭智觸事陳言率皆遲留久未允發甚至於臺省乏人需在旦夕而都御史孫丕揚借臣兩疏以請俱不蒙賜允夫是數者言雖不能盡同而意則各有攸當蓋用人行政指以爲謬則無關於齒馬之嫌而民變夷情見以爲憂又何涉於投鼠之忌乃聖心洞照非不與日月並明而聖斷久稽終不與江河同決者臣則有莫測其故矣如謂其言之偶合者而疑其同謀歟則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大舜之

所以咨禹也如謂其見之相同者而疑其朋黨歟則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又孔子所以知仁也夫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辨其爲君子小人而已故宋臣歐陽修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元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之時皐陶稷契二十二人爲一朋周之時太公望散宜生三十人爲一朋而聲施至今鴻名與天壤共敝獨漢唐宋之世黨禁屢起而周福侯覽朱全忠蔡京賈似道輩輒欺其君而

煽和之途使正人盡逐美業鮮終書之史冊至今返覽治亂興衰之迹此眞非蕞世之炯鑒哉 臣等伏願皇上建鞀設鐸明目達聰廓衆正之門杜羣枉之路秉凡周之辯消朋黨之疑惇德允元推誠待下視四海如一家視羣臣如一體念閣部者爲 皇上股肱又念科道者爲 皇上耳目股肱司其運用耳目稟其虛明勢本相須用實相濟使視聽少有未眞則動作必多逾節若耳目至於蔽塞則股肱盡爲駢枝由斯以談何容廢缺伏望 皇上於一切章奏早賜批

發即其中言有過戇者則狂瞽諒其可矜設有當從者則留覽亦爲不棄悉下部覆審酌量施行則嘉言罔伏不獨止輦之休風再見於今而一旦萬一大奸巨慝爲世之所不敢言者亦莫不預進於 闕下而伸其詞說矣 社稷無疆之福端在於此 臣愚不勝冒昧隕越待命之至

朝講久虛直臣久廢及時修舉以光聖德疏

謝廷策　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三年五月

臣於春二月內行取抵京接邸報見大學士陳于陛一本爲恭效愚衷披陳時政之要懇乞 聖明采納以光治理事內稱首見大臣錄用人才爲言甚悉奉聖旨覽卿奏具見愛君忠猷謀國遠慮關朕躬及錄用人才的款已知道了其餘着該部看了來說欽此舉朝大小臣工莫不鼓舞懽忻誦 皇上有從諫之明又莫不翹首頓膝而望 皇上旦暮行之以爲太

平美政何今時已滿三月矣而 朝廷之期竟未一出以言得罪之臣亦未聞有一備而錄之者臣愚不勝大惑孔子論聽言之道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語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爲貴輔臣于陛之疏豈不稱法巽兩備哉 皇上諒其爲愛君奬其爲忠猷又諭之以知道亦可謂從而悅之矣獨計所謂知道者非徒知之而已也知其言爲忠愛而不用其言以行在 皇上不得受其言之益在輔臣不得盡其言之忠在天下後世又將以不改不繹而議其後

謂聖德何謂聖名何 臣 固願 皇上熟思而急圖之
也敢以往事爲證可乎 臣 聞周宣王嘗宴起姜后脫
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樂色而忘
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自是勤
於視朝後世稱爲 皇上御極視周宣王何如也聰
明睿智其過之也遠甚勵精圖治其過之也亦遠甚
惟靜攝以來朝講中輟輔臣至於終歲不能一再覲
天顏而奉清問竊恐宮府漸隔而壅蔽之患隨之矣
皇上誠繹輔臣之言慨然申定朝覲規或朔望之必

疏鈔 聖德 五十三

出或祭告之必親時召大臣商確政務即不能復常
朝之規而一月再臨亦不爲數即不能復日講之舊
而便殿賜問亦不爲勞君臣意氣洽於泰交國是紛
紜定於面決萬代瞻仰在此一舉天下後世將咏誦
聖天子之舉動於不朽而周宣王何敢望下風也 臣 又
聞宋仁宗時唐介吳充呂景呉申復蔡襄吳奎韓絳
等數十人皆以直言謫外殿中侍御史趙抃進言曰
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
權要傷之者衆耳仁宗允其言諸臣悉令召還由是

嘉祐之治有聲宋室榮華至今 皇上御極視宋仁
宗何如也文武聖神其過之也遠甚君子滿朝其過
之也亦遠甚惟邇年以來諸臣任事過銳進言過激
直遂戇愚不能無罪 皇上震怒杖責貶削前後百
十餘人此百十餘人者品格未必相同皆以氣節名
世儻一槩錮之終身是明予諸臣以名而暗貽國家
以失人之害非便計也 皇上誠繹輔臣之言慨然
勅下吏部查諸臣中言雖過激而心則無他者幾人
事雖執拗而心本爲公者幾人各疏名上請斷自

疏鈔 聖德 五十三

聖裁即未必盡行召還或特爲簡拔以完其用亦未
必盡復原職或別行推補以盡其才用不測之威以
懲創於前又用不測之恩以甄別於後顛倒豪傑莫
知端倪天下後世將宣揚大聖人之作用於不窮
而宋仁宗何能仿佛萬一也此二事者諸臣言之多
留中不報報輒忿怒輔臣言之幸蒙嘉納之又未
慨行茲臣之所不勝欸欸之愚爲 皇上再言之也
臣 初試爲御史豈不知苟祿可以容身當國家多事
之時又豈不能彈摘一二以塞責惟 君德爲萬化之

原而人才係社稷之計時方修正史以信萬世而
皇上之注念訛為又　皇上之令聞永譽所係臣何
恐以二事坐聽流播四方傳宣夾襍為聖德累為令
名損哉此臣之所以為　皇上丁寧之也儻蒙　聖
明采納施行太平無疆之福端在是矣

懇請攀送梓宮以光聖德疏

王就學吏部主事 萬曆二十四年二月

臣恭遇　聖母之喪而因思　聖母當年所為相我
皇考以成　祖宗數百年之統者雞鳴脫簪不啻勤
矣所為育我　皇上以承　皇考千萬年之緒者撫
摩鞠育不啻勞矣不幸一旦上賓固知　祖宗在天
有靈必為震動　皇考升遐未久必為痛悼而我
皇上孝思純篤當此大故哀痛迫切當必有萬倍恒
情者但　聖母之音容不可復即猶幸而可以憑棺
痛踊而舉期在此一刻則憑棺痛踊而為　祖宗重
冢婦為　皇考惜賢助為聖躬自報鞠育之恩者亦
惟此一刻　皇上於此不知宜何如為情也乃今以
聖躬違和遣官代送臣聞之不勝痛心不勝栗股臣
思　孝安皇太后者　皇上之身所自育也　皇上
之身皆　皇太后之遺則凡可以報　皇太后之恩
者何可復自顧其身自古聖人論子道而以不愛髮
膚垂戒論喪禮而以形毀骨立示訓非無見也今
聖體違和或亦哀毀所致而獨靳一扳送之禮以致

聖孝不終豈獨非古禮卽聖心亦豈能自安耶　嘗
讀毛詩蓼莪之篇有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又曰欲
報之德昊天罔極是父母之恩方痛欲報無從也顧
得報而不報耶且於此不用其情焉乎用其情於此
可忍焉乎不可忍乎臣恐難以形諸詔諭書諸簡冊而
傳示天下萬世也伏惟　皇上收回成命力疾一出
而朝而道奠諸禮一一躬親勿令非類者代之庶
聖母上賓之靈不至於無依而　列祖列宗與我　皇
考之心必且罔怨罔恫而百官萬民亦且翕然觀禮
疏鈔　聖德　五五
而令天下以成其孝天地綱常聖賢彝訓皆藉此一
舉不泯矣臣情迫詞切冒死上言不勝哀懇之至

披瀝赤心恭請篤厚中宮以光聖德疏

王德完　工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八年十月

臣惟大學論治國平天下必始於齊家詩以夫婦
之際爲人道之大端匡衡以妃匹爲民之始萬福之
原皆至論也故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
陽之與陰父之與母也地與天並位天不交地則乾
坤毀矣月與日並明日不麗月則晝夜息矣陰與陽
並行陽不順陰則寒暑衍矣母與父並配父不顧母
則家道衰矣今　皇上萬國之父也　中宮萬國之
疏鈔　聖德　五七
母也　皇上聰明天縱仁愛性生其眷禮　中宮夙
稱優渥乃臣自入京數月以來道路喧傳咸謂　中
宮役使止得數人憂鬱數親藥餌且阽危不自保臣
驚惶痛惋不勝宮禁深嚴虛實未審臣卽愚昧竊知
其不然第臺諫之官職得以風聞言事果　中宮之
不得於　皇上萬一有憂鬱與則子於父母之怒猶
得以號泣幾諫矧　中宮爲萬國母安得隱忍不言
以傷數彝倫果　皇上之篤　中宮有加無替歟
子於父母之謗其得嘿無辯則矧　皇上爲萬國父

安得蒙蔽不言以虧損盛德爾者躊躇無一而可數日間食不下咽寢不帖席蓋天地陰陽之大變宗廟社稷之隱憂滿朝大小臣工無一人不聞無一人不駭而無一人敢言蓋以全軀自保與忠君愛國之念交相戰而不自勝也臣尫羸之骨不足以當撞楚枯朽之株不足以當雷霆然所恃者 高皇帝在天之靈且羨漢史袁盎卻坐事耳 太祖高皇帝冊立皇后冊曰天眷我明啓運興王爲君爲后可不慎歟君以仁政慎於治外撫黎庶而統萬邦后以懿德慎

於治内表率宮而母天下長久之道也欽此臣以長久之道爲 皇上披陳卽罹鈇鉞之誅亦可見 太祖高皇帝於地下矣漢史載漢文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 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夫人怒文帝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豈可與同席哉且 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漢文悅語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臣疏賤不得出入禁中何敢比袁盎之卻坐然得致皇上眷顧 中宮止奮虛受媲美漢文卽死且不朽

臣不識忌諱冒犯天威不任席藁戰兢待命之至

仰釋君臣一體之旨併陳大義以成泰交疏

馮琦 吏部侍郎 萬曆二十八年

比因戶部以錢糧不支具疏上請奉旨寬限解進以彰君臣一體之意臣工祗誦明綸無不感慰竊惟君臣之分等於天地天地亢則成旱君臣激則成睽比者久旱之餘忽霑微雨久晹之後乍奉温言此天人之機相應而君臣之情將通也臣等敢不自省自責以求附於一體之誼伏惟 皇上初政誠心以任大僚虛心以延讜論何嘗持不斷之意積不報之牘哉

所以致此諸臣有不能辭其咎者公卿大臣平日受高爵厚祿不能積至誠以感格君父其咎一臨事氣欠和平詞多枝蔓不能納約自牖以開悟君父其咎二謀身急於奉公徇人多於徇國任德不肯任怨務名不肯務實情狀如此何以取信於君父其咎三小臣惟恐大臣有權大臣惟恐小臣有言以致職掌與議論兩輕大臣與小臣兩絀相忌相傾互事互敗何以取重於君父其咎四懷顧忌則自甘於不言窺機竅則自附於敢言事事類於寒蟬亦竊風節人人託於鳴鳳亦涉雷同迹已相符語又近瀆安得不取厭於君父其咎五以外廷而測中禁聞未必眞以平世而談危亡事未遽驗一言不眞則疑羣言皆妄一事未驗則疑諸事皆虛事未快於心言多逆於耳安得不取忤於君父其咎六以此責諸臣罪固無詞然其咎難諉而其心亦有可原者 皇上但見前後相舛上下相左若有意於爲欺爲抗遂欲極力以裁抑之始而惡妄言已而惡直言久之言皆不入矣始而黜陪推已而命別推久之人多不用矣臣觀 皇上初

政原如彼則 皇上初心不如此上心不欲爲此而爲羣臣所激以至此下之罪也上偶爾一爲之而羣臣所激遂至堅持不肯自還亦下之罪也總之羣臣望 皇上太高持之太急 皇上視羣臣太輕視天下事太易羣臣伎倆才品與夫相排相詆之狀皆積爲 皇上所窺而 皇上用舍舉錯一切務爲不可窺測於是上下不相信之形成矣下程不可信之形以事上而上疑上懷不肯信之心以待下而下亦疑久之上下之情澹然漠然不復相浹臣請以君臣之

眞情言之人臣任事進言皆職也任而精神注於事
中言而忠誠溢於言外非出於不得不然而出於不
忍不然者情也人君用人亦須有一段眞誠相徇相
信更無疑忌鄙薄之意参乎其間方其用也情在委
任及其退也情在體恐令羣臣自反所以事　皇上
與皇上所以待臣子者其情何如哉夫人主一人也
而羣臣至衆譬之山之高者其峰必孤必衆土衆石
環相擁附而後其勢尊其基固今羣臣日渙散於下
而明主日孤立於上如不操之舟久而孔隙日開如

不張之弓久而筋膠漸解萬一有危疑難處之事誰
與謀之隱微難㬥之衷誰與明之近年召對既少朝
講久虛羣臣相通惟有章疏之一線而章疏又多不
報即使事至上前毫無中格而明主意指何由下宣
一疏遲一事悞矣一官缺一事廢矣積少則多積小
則大不知所悞者人主之事歟人臣之事歟自古稱
某朝君臣相得人才衆多以爲其國榮某朝君臣隔
絶人才衰乏以爲其國辱今舉天下而無一可用之
言無一可重之臣諸臣之處於京國如寄耳數年之

後且老且去烟散雲消而明主獨存青史書之曰萬
曆中君臣隔絶如此人才衰乏如此是名也人主當
之歟人臣當之歟且夫綜覈者國家之大利而偷安
者人臣之所甚便也綜覈者利在速決偷安者利在
不斷今章奏留中推擧不報人臣職業得以推諉朝
廷功罪無所責成是與人臣以偷安之便而國家反
不得收綜覈之利故今日爲庸臣甚易而忠臣甚難
爲塞責之忠臣甚易爲濟事之忠臣甚難自古人主
未有不愛惜忠臣之理第所以效忠者誠不足而戇

有餘矯枉過正以自離於君父遂疑天下士大夫不
爲已用而久之亦遂以爲無足用耳臣願羣臣退而
自反也欲效忠讜本爲國事何爲上下相激反致齟
齬亦願　皇上深思羣臣之言自是朝廷事耳一時
意見不到何足久置於懷何若以朝廷之事與臣下
爲懟念及於此則臣下之論自平而君父之氣亦平
矣伏望　皇上渙然下明詔示羣臣以用言用人之
本心責以不能盡心盡職之明效盡赦前日微忤小
過以與羣臣更始臣亦洗濯其心以奉　皇上君臣

同心一以修明政事為主夫使臣子之心同注於朝
廷則自然不爭君臣之心同注於政事則自然不隔
如進一言務在實理實事實情實語以聞於上其當
也願 皇上嘉納之其不當也願 皇上明詔之如
用一人務在論資論才論品以請於上其當也
願 皇上點用之其不當願 皇上明示之盡剖疑
團洞披肝膽君臣上下永無嫌猜明如日月之無私
信若潮汐之有準朝廷氣象自是精明天下人心誰
不震慴以 皇上神聖為此不難顧直恐不為耳臣
等職統百僚百僚之罪皆在臣等之罪自省自責無
以自容一念赤心惟欲為 陛下復完上下之交以
成一體之誼而已惟 陛下留意而留神采納焉

疏鈔 聖德 六十四

敬陳格心要論以效納牖悃忠疏

吳達可 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八年

臣聞王者奉天而順時故孟春之月帝出於震震為
長男蓋皇儲之位也乘春舉行示天下以主器宜重
之意也天子命相布德和令命有司發倉廩賑乏絕
出幣帛禮賢者示天下以施祿及下之意也遒人以
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示天下以集
思廣益之意也蓋陽春伊始政令宜新人君法天地
之和崇育養之德類如是臣邇覩綸音善念森發真
如方春氣動萬象生機勃不可遏者夫陳善閉邪臣
子分誼況君有善念而不能開陳承順以效納約自
牖之義如糾繩之責何臣忝列言官不忍默默敬以
皇上善念所宜充者列為格心要論願遐覽而採擇
焉伏讀聖諭有云皇長子喜事臨近又云典禮在邇
是心何心也父子至情發於天性而不容已者也善
念也顧冊立加冠必在履端之始而大婚嘉禮尤宜
桃夭之時今禮臣言之章奏諸臣言之府部大小臣
工合詞以請未蒙批發豈俟兩宮之落成乎春和嚴

聖德 六十五

督工作立可就緒必待珠寳之取盈乎少示節省儉
德正足貽謀是在　皇上一慶斷間而大信克全典
禮舉行矣斯舉也所當充廣愛子之善念行春令而
象天之出震者也伏讀聖諭有云政本重地豈可久
缺便着該部會同九卿科道掌印官通將前後所推
閣員名仟在籍素有才望者勿拘員數以彰朝廷博
採求賢之意是心何心也君臣大義出於由衷而不
可解者也善念也顧精神簡注旨要卜可以求賢意
見轉猜部博訪終屬故套今部院九卿科道諸臣從

公會舉列名上請者至再且三朱賡欽點豈以元輔
倘可供職乎亮工熙載必非偃臥者所宜居豈以次
輔可以專責乎重務煩機亦非獨力者所能任是在
皇上一簡閲間而台鼎有光凝丞有賴矣斯舉也所
當充廣禮臣之善念行春令而象天之交泰者也伏
讀聖諭有云行取科道候旨逾時朕已知道了是心
何心也求言納諫之真心也善念也而遲疑未決明
旨尚稽豈以新進之上類多浮薄之儔而厭惡於既
選之後能若慎重於未選之先乎臣以爲取到推官

知縣皆遴選於千百之中而積俸博士中行又品隲
於聲載之下其終老成端亮曉知治體者未可謂盡
無其人也　皇上何必過疑而摧挫之也伏乞勅下
部院及時考選以撫按之官評參之舉朝之公論必
得正直練達者以充其任而浮沉躁競不得濫廁
其間將見臺省有人聰明四達斯舉也所當充廣聽
納之善念行春令而象天之咸虛者也伏讀聖諭有
云朝廷礦稅原爲裕國愛民不許擾害地方不許壹
徵擧收又語叮嚀三令五申是心何心也爲國爲民

之真心也善念也而中使未儆羣黨縱横豈不以撫
按之徵收終不免於怠緩不若允葦專舉勅諭可以
殫心經畫乎臣以爲憲臣酌量於內外之供其間見
最眞而有司調劑於上下之間其爲力甚便　皇上
必欲取商賈之資以厚內帑之積縱不敢望礦稅盡
停第責成撫按徵解足額誰不奉行惟謹何必貂璫
是憑任其威福舉憲體而弁髦之也伏乞亟渙綸音
撤回中使而以礦稅應徵應解者歲命地方官如期
以進庶羣奸不擾而國計常盈斯舉也所當充廣仁

愛之善念行春令而象天之損益者也昔宋臣程顥
爲監察御史裏行惟務以誠意感悟上心韓琦忌諫
垣時所言顧體酌宜王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上可
其奏十之八九夫宋之神宗不過中材之主二臣所
遺猶得諫行其志我 皇上英明天縱剛行光舜之
資今三陽開泰聖念日新臣何敢不以韓闕之義望
其君而自處於二臣之下乎謹以轉政之最要者若
爲格心之論激切上聞惟其 皇上虛懷而賜納焉
下情不任悚息待命之至

體天道宣元氣以暢皇仁疏

朱燾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二月

臣一介草茅荷蒙 皇上厚恩育之秘館俾之柱下
擴摩圖報之恩永矢於寸心比值元旦之期望闕焚
香叩頭祝聖壽於萬萬年臣 書生也誦詩讀書知識
之外一無所知復思歲孟春遣人以木鐸徇於路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自古記之矣工藝當此時
尚不容緘默以負國恩況臣 言官也千慮一得願比
於芹曝之獻惟 聖明電察焉夫時行春令天地閉

結之氣於此融通民物陰鬱之思於此舒暢草木翕
聚之脉於此發榮 皇上如天運於上無息無荒體
乾健於不息而輔臣朱賡職司燮理裹贊天工不進
於拜揚颺言之盛不[illegible]有不容泄泄爲者書稱元首
之明未已也而繼之以起哉起者奮然興起之謂也
念天心可格民心可畏防之又防惕乎其惕昧爽視
朝日夕勤政盡時幾以勑天耳書稱股肱之良未已
也而繼之以喜哉喜者踴躍任事之謂也使倆強云
盡融矣而庶官庶事之廢弛難曰泰越其肥瘠聲色

雖曰不動矣而任兼恤民之籌蓋難曰玩揭於日時
有皐陶之邁種則可無鎮雅之名有姬旦之吐握則
可無伴食之譏故熙載而先之乎眷庸彼斷斷休休
必合之於有技彥聖之好而始眞否則揆稜觀望者
且目之以借口矣至於百工之熙熙者廣也師師濟
濟布列在位故分[illegible]奏合之共亮乎天工大僚多
缺員無尚百工矣百職若晨星無問能廣矣遐巳能
乎達巳桑乎食哉惟時乎今禁城以內商人行戶蕩
產破家妻離子散揚𤀹中之虐焰方熾而殺人命如

草菅而不問十室九空衝哭巾怨潰敗之形正如癰
之未破水之未決且不知所底止而四夷有輕中國
之心乃四方水旱蝗蝻道殣相望民不聊生或枵腹
而㷀盡併日而炊[illegible]根啗樹皮一室也而女泣兒
啼一衣也而千絲萬縷　皇上若知其苦當惻然而
動念者何桑何能何食之有也嘉言罔伏乎野無遺
賢乎萬國咸寧乎今早囊曰館牘空補而罔功雖帳
乾屦焦而九閽懸隔於萬里羣下之瘝哭瘝切而天
聽瀰高即閶闔一揭不報再揭不報亦僅僅付之發

抄塗人耳目而巳而賢之待用者俟一官如河清賢
之逐於衡茅者壯者老老者死[illegible]絕望於賜環之詔
甚而中䘏之局未結留者散者都泯於無形則摧抑
消磨之法巳入於化境而試觀萬國有楚籓之變有
項涌之變又有臣下欽敵之變甚者前歲安定門外
衡馬餘十百[illegible]操軍之馬數十匹跨之而
馳此等景象豈太平之世所宜有也　臣不知罔伏
無遺咸寧者又安在矣罔失法反乎任賢無二乎去
邪無疑乎今儒童賤習學責學鞋殿方行貪黠濫廁

於冠裳豈白丸乎武弁棄法亂紀三尺已爲掃地矣
而端人正士含默從俗不惡而嚴自畏不冰而人自
寒娟嫉生憎[illegible]影生疑甚至有二十年進士僅列刑
曹曰有爲郞而擯[illegible]尤坐以營求之名公孤百說
至今無有一人爲之[illegible]雪者　臣於此未嘗不咄咄而
長慟也彼險邪輩側媚便辟習於結納之術善事貂
璫以造飛語以熱藪繞指之意靠水山攘背毀恥之
形敵清議甚至旁觀者爲之愧汗交流而猶憤若罔
覺也　臣不知法度之立賢奸之辨又謂何矣前此數

國本類

孫如法　儲位尚虛乞正名定分以安人心疏

張有德　大禮屆期祈宣示以昭大信疏

王家屏　傳旨不實乞罷歸以塞衆望疏

錢一本　國本已定復披剖愚衷以悟聖心疏

李獻可　儲教宜預乞端國本以慰人心疏

王家屏　封還御批申救言官疏　乞休五疏

于愼行　請建儲宮以隆大本疏

于愼行　恭請聖駕親承郊廟大祭以重祀典疏

于愼行　請立東宮疏

于愼行　自陳典禮失職乞賜罷斥以明分義疏

于愼行　請立東宮疏

于愼行　欽奉聖諭疏

于愼行　請立東宮疏

于孔兼　建儲有旨乞行前旨以安人心疏

朱維京　遵祖制舉大典以光聖德疏

張貞觀　儲位必當早正俞旨難以再更疏

此葉上圖配補

史孟麟　恭撰條議以便聖覽疏

張納陛　乞遵寶訓以重宗社大計疏

涂杰王學曾　虛心議禮以定冊立大典疏

王如堅　明旨未信並封未宜疏

張貞觀　出閣屆期急俞部請疏

馮琦　三禮屆期乞蚤舉以隆宗社大慶疏

顧憲成　建儲重典國本攸關不宜有待疏

此葉上圖配補

國本類

儲位尚虛乞正名定分以安人心疏

孫如法 刑部主事 萬曆十四年二月

臣近日閱得邸報該大學士申時行等題爲懇乞宸斷冊立東宮以重國本事奉聖旨卿等以冊立元子請朕見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欽此該戶科給事中姜應麟題爲愼封典重儲貳以慰人心事奉聖旨這冊立事非爲儲貳因其敬奉勤勞特加奇封

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這厮心懷別故窺探上意疑君賣直好生無禮着降雜職於極邊該部不許朦朦陛用欽此隨該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沈璟奏爲懇乞聖明定大本詳大典以固國脉事奉聖旨已有旨了這厮如何又來瀆奏姑降三級調用欽此夫陛下所發閣臣之旨雖未允行建儲之典而聖衷業有所屬似可以無言矣而姜應麟隨繼之及明旨云冊封非爲儲貳立儲自有長幼則聖衷又已明示於天下似可以無言矣而沈璟又隨繼之是豈不知聖意而敢犯天威哉誠以德意甚盛而未明人心尚疑而未定此二臣所以諄諄而不容已於言微臣所以拳拳而猶爲之說也臣聞太子天下本大本未定天下皆爲引領朝廷四方之極名號所出天下所爲具瞻故陛下一有奉勤必使天下明白洞達而無疑而人心始安不然德意雖盛睿見雖明安能使天下之人盡知而服其心也明旨云立儲自有長幼是矣乃天下之人但見陛下于閣臣之請則以嬰弱不允于科道之請則曰有旨不行若以爲蚤耶則

閣臣固言之英宗之爲太子年方二歲武宗之爲太子年尚未週今固不爲蚤也若以爲勞耶則閣臣亦已言之中官不過一受冊文華不過一受朝其出閣講學及朝賀等儀俱俟睿體充實次第舉行今固無所勞也名位既有所歸何故屢請不允但云必俟於二三年之後何不舉行於二三年之前此天下之所以不能無疑也明旨云這封事非爲儲貳因其敬奉勤勞特加奇封是矣乃天下之人但見恭妃王氏誕育元嗣已及五年是固[illegible]

也豈毫無敬奉之勞而未聞有所封之典貴妃
敬奉勤勞積有月日固然而何其 生皇子即有[illegible]
貴妃之封也奇封之典貴妃能得之於皇子方生之
日而恭妃不能得之於五年敬奉之久此天下之所
以不能無疑也近又閱得邸報該禮部題爲折衷典
禮恭獻一得之愚以備采納以息羣議事奉 聖旨
朕覽卿等所奏固是但子顯母貴朕豈不知待元子
冊立特加是封庶幾兩當今若加封其後子立與甚
名封不必再瀆還遵前旨行欽此夫 陛下必欲待

疏鈔 〈國本〉 三

子之顯而後使母之貴故不欲以元子之未立而加
恭妃之封則貴妃所生者乃皇第三子也何遽於始
生之日而特加其母以奇封乎況恭妃誕育元嗣進
封乃其固有不能止貴妃之加封而反靳於恭妃應
得之封何以釋天下之疑也欲封貴妃不可不並封
恭妃不封恭妃必不可先封貴妃此自然之理[illegible]
之序而明旨乃若此此所以 陛下之旨愈明而
心之疑益甚也且姜應麟沈璟二臣[illegible]
人心之疑者臣請爲[illegible]陛下[illegible]

有他也其曰重儲貳曰定大本蓋爲立嫡以長[illegible]
定分故欲 陛下蚤定而諭教之其于 陛下立儲
自有長幼之意固適相合也其曰愼封典曰詳大典
蓋謂恭妃貴妃並育皇嗣貴妃不應獨封故欲並封
恭妃而奉嘗力阻貴妃之封其於 陛下冊封非爲
儲貳之言固未嘗忤也夫二臣於 陛下之意旣相
合於 陛下之言又不相忤而 陛下於二臣則或
逐之極邊或降之三級天下之人必將曰 皇上謂
立儲自有長幼也何於言立長者而遽罪譴之也

疏鈔 〈國本〉 四

皇上謂冊封非爲儲貳也何於言並封者而遽斥逐
之也此尤天下之所深疑而不能解者也臣以爲
陛下德意極盛膚見極明而天下之人安能一一盡
知之卽在廷諸臣尚未能人人而諭曉之也 陛下
可無以處之乎臣爲 陛下今日計宜亟允諸臣之
請發德音下明詔命閣臣禮部擇日具儀建立皇長
子爲皇太子以慰臣民仰戴之誠然後發冊將恭妃
貴妃並進封爲皇貴妃以昭朝廷大公之舉而又召
復二臣與之原職仍加褒獎以彰虛懷納諫之度則

羣疑以定德意以明宗社生靈長久之計端在於此臣卽竄處草莽伏死鼎鑊誠所不辭臣無任昧死激切祈懇之至

大禮屆期儀物未備仰祈宣示以昭大信疏

張有德 工部主事 萬曆十九年八月

臣聞禮莫大於時事須圖於豫聖帝明王所以統一海宇化孚萬邦者恃有不易之定命也是信者人君之大寶天道以信而行四時人主以信而令百官自我皇上臨馭以來所由內熙外洽而彰信四方者率不外此先是臣於萬曆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該內閣遞出揭帖文書官李浚口傳聖旨傳與兩京部寺科道等官冊儲事明年傳各該衙門造辦錢糧後年春舉行冊立再不許諸司激擾愈致遲延欽此

欽遵大哉皇言炳若日星信若金石傳之中外莫不仰見聖謨獨運度越千古不由羣議無復敢有奏擾以瀆天聽者六年於茲矣今以臣過計建儲之典旣有成命舉行之日旣有定期至有造辦錢糧一節已經傳示今年傳各該衙門造辦至信也乃以時考之在今三秋過半沍寒將迫內外衙門猶然未見傳宣雖在大小臣工仰體皇上萬機繁重或未暇及而懋建元良儲養厚實爲當今第一急務前

於七月已經本部尚書曾同靳遵令臣等預行估計而以未奉特旨旋復議罷且臣待罪工曹凡有建造靡不先期預辦物料然後鳩工興事大者經年小者旬月方獲精美完固以稱上旨況茲大禮上關宗社無疆之慶下慰億兆屬望之心所係匪輕事須預定查有一切冕旒袍服之制旌旗甲仗之儀多臣職掌及至莊誦皇上陛下明春舉行之旨又值天下大朝之期遠邇臣隣孰不喁喁向風思覩盛典知我皇上必不失信於天下以共仰億萬年光裕之休而法駕未備責將奚諉即或我聖斷已定宜示有日而物料未具恐難卒辦倘蒙陛下臨期下詰臣等臣係屬該司死何逃罪矧臣深念國家根本之計萬大於此臣民仰望之心莫切於此歷考累代當今皇子應立之期莫過於此是以蚤夜不寧寢食俱廢干冒斧鉞實黎藿之朴忠而亦微臣之職分也伏望皇上允如前旨斷自宸衷及時敕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臣言不謬先命具儀諏日上請欽定併行諸司造辦一應物料庶事可預圖禮可時舉於我

皇上燕翼鴻猷爲益光矣

[illegible]傳旨不實致誤屢懇恩賜罷歸以塞衆望疏

王家屏 大學士 萬曆十九年九月

臣方以患病在假調理忽於今早接得同官臣許國
一本爲衰庸不厭衆望四懇天恩特賜骸骨事奉
聖旨冊立之事朕自有定擬小臣激阻卿爲次輔正
當調停處處反爲附和朕一時之怒言語急迫爲人
臣者宜當忍受如何屢次求退以致庶政壅滯卿既
稱疾准回籍調理着馳驛去病痊之日着撫按官
具奏召用該部知道欽此臣不勝驚悚不勝震懼切
念閣臣輔導誼均一體有罪斥罰不宜異同臣與國
並厠機庭協贊政務即頃冊立之事國與臣居平商
議數矣國始具揭時臣實贊之屬草揭既具臣實與
之連名其始謀同也上揭之日適值主事張有德疏
至初恐事勢促迫尚在逡巡已見事機湊合難復延
緩其從小臣之後附和同也既冒天威致厪譴責
不思調停處從容轉旋徒以雷霆震驚不遑寧息
遂引罪自劾移疾求歸以致庶政壅滯其躭誤閣事
之罪抑又同也臣罪既與國同則罰不應與國異今

國既荷聖恩准其回籍乃臣未蒙罷斥尚此苟全
在國體非所以示平在臣愚能安於倖免況國今日
之所請本臣前歲之所傳臣前奉德音業有成命國
等不過遵皇上之大信訂冊立之定期事匪無端
言實有自今國等過聽臣傳宣之言遂干上激聒
之怒則所以誤國於有罪之地者始終皆臣之爲也
臣不傳宣於前國何據以爲請臣不從慂於後國之
請必不堅由此觀之誤國於罪者非臣而誰且臣非
獨悞國一人而已自傳言聖諭以來部科以回話奪
俸矣侍郎黃鳳翔以忤旨放歸矣近日言官如羅大
紘鍾羽正等並以爭議冊期蒙上譴責從此爭議
愈衆譴斥愈多則何莫非臣傳宣之不實誤之也又
不獨誤大小臣僚而已以皇上之美意既定而復
搖以冊立之吉期既屆而復改所以誤宗社之大計
者亦由臣傳宣之不實致之也然則臣之罪不但當
與國同罷雖加以斧鉞竄諸遐荒猶未足以安國
九廟之神靈快四方之觖望也臣憂危並致殃咎兼
推委頓匡牀喘息僅屬謹伏枕力疾披瀝血誠伏乞

皇上垂憫迷冥兼察衰憊將國留用放臣早還或並

賜罷歸俾分任罪戾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國本已定復搖直剖愚衷以開悟聖心疏

錢一本 廣西道御史 萬曆十九年九月

臣按邸報見冊立元儲之事既有着改於二十一年行之旨又有再來煩擾的定改於二十二三年之旨臣一見之不勝駭愕謂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本爲戲如此者亦未有王言之如綸如綍乃展轉靡定反覆不一如此者夫匹夫無信不能自立矧在萬乘至尊斯言也周幽晉獻之禍可以立覩臣竊爲陛下危之然知聖心蔽朕已甚臣即危言何能以動聖聽請以明白無疑之義理敬爲陛下一解其惑夫

父子至親長幼有序明旨非不昭如日星然民間士庶人之家凡善教其子者在五六歲已令從師讀書今皇元子年長十齡猶不使之出閣講學而僅使刑餘以傳其字是陛下之愛子不如民間士庶人之愛子號爲至親者弗如是也皇元子之母妃而弟之母貴弟之母加於兄之母之上弟有不挾其母之貴以加於兄之上乎號爲有序者弗如是也故冊立之章一日不蚤定則陛下以爲至親[illegible][illegible]

靈天下萬世之人心終疑其不親 陛下以爲有序
九廟神靈天下萬世之人心終疑其無序夫使 列
聖疑於上羣情疑於下而 陛下獨自信其親獨自
信其序若可以假 烈祖而無愧對天下而不怍施
諸後世而斷然成其王者之大信者無他不過欲效
我 世宗肅皇帝之所爲耳臣以 世皇雖壽不過
享國四十有五年何如文王受命中身亦享國五十
年何如商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
有九年又何如堯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舜三十徵

疏鈔 閣本 十三

庸三十即位在位五十年三帝與賢先期巽位三王
傳子冊立教諭尤無不豫而且番享國享年皆過我
世皇世皇之足法甚多不在冊立一事且 世皇男
睿不預冊我 皇考穆皇帝也事在嘉靖十有八年
二月 陛下不聞乎即使如期冊立 皇元子親
世皇已過二年顧可再過耶矧今日事體又萬萬與
世皇時不同 皇貴妃寵過 皇后其處心積慮無
一日而不萌奪嫡之心無一日而不思爲援立其子
之計此 世皇時之所無也凡子必依于母 皇元

子之母壓於 皇貴妃之下貴賤懸殊體統迥異
陛下曰長幼有序 皇貴妃曰貴賤有等倘一日遂
其奪嫡之心不審 陛下更何以處此 世皇時之
所無也景王就封止 皇考一人潛龍邸第今日章
服不別名分不正弟既憑母之寵而朝夕近倖母又
覬子之立而日夜樹功此 世皇時之所無也傳聞
陛下先曾失言於 皇貴妃前皇貴妃執此爲信
以要 陛下如其無此事也則可如傳聞之言或有
影響及今不爲斷制蠱惑日深一日剛斷日餒一日

疏鈔 閣本 十四

事體日難一日此 世皇時之所無也 陛下柰何
法 世皇所無之事耶前者傳播 聖旨不許諸司
激擾愈致遲延由今觀之此非 陛下預設機阱以
禦天下言者之智乎推 陛下之意將使屆期有一
人言及則佯爲不知以冀其遲延屆期有一人言及
即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着改過一年明年屆期而
又有一人言及復禦之曰此又來激擾我也定又改
過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而後已庶得依違
遲熟委曲遲延以全其衽席昵愛之私而曾不顧國

本從此動搖天下從此危亂臣以爲　陛下之禦人
至巧而爲謀則甚拙也何也此等機智不可以罔匹
夫匹婦之視聽而何能以欺天下萬世之人心臣請
　陛下速行收拾此等機心前之以二帝三王爲法
近之卽以我　世皇爲法仍如前旨斷以來春舉行
冊立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氣充盈於四海歷年
遠駕於三王　皇元子千秋我　皇上萬萬斯年雖
堯年之一百二十舜年之六百有十未足與　皇上
方軌也臣於論相之疏已備深恐　陛下尚未洞然
開悟敢直陳其明白無疑之義理以俟　聖明採擇
又如此臣曷勝隕越待　命之至

[illegible]泰序方新儲教宜預以端國本以慰人心疏

李獻可 萬曆二十年正月 禮科都給事中

臣等待罪該科伏覩去年十二月內禮部尚書李長
春等以建儲爲請奉　聖旨冊典已有旨了況屢旨
分明你等如何又來激聒還遵着新旨行欽此臣等
相顧欣忭舉手加額竊以爲冊典旣決於二十一年
則嗣今可以無復請矣已伏而思之冊立之典可以
稍緩而待來年諭教之典不可以少停而虛今日則
雖濡忍弗言而有所不容已者恭惟　皇長子今年
已一十一歲矣古人八歲始學之期已踰其三過此
則入大學時也設或蒙養之道尚有未端則作聖之
功將何所賴蓋人之幼也志慮方新情竇未啓日以
正言正事教之使之盈耳滿腹則薰陶旣久自與性
生不殊若及其旣長則私昵偏好潛滋於中衆欲羣
咻交攻於外雖欲以正導之必不入矣此大學之教
以預爲先而臣等之所望於　皇嗣者今日爲尤切
也邇者閣部諸大臣及中外臣工無歲不以此爲請
而聖心眷愛輒以氣體尚弱爲解臣等不敢遠引請

贊以進業業朝治平獨稱宣德弘治年間而宣廟
出閣講學時年九歲孝宗出閣講學時亦年九歲
洎我皇上以冲年踐祚講習最勤故以能聖德神
功遠邁千古繇斯而談則幼而輔養其功獨多非不
念其弱也正欲及其弱而教之也且出則有師保調
護入則有內侍擁衛卽一發言一舉足不得踰越則
雖氣體未充徇護之有故臣等竊以爲宜及今春孟
季吏會同多士計偕之際特須明旨令禮卿酌定儀
注擇吉施行則內而吏士快覩外而羣國延聽施及

蠻貊其誰不欣勸鼓舞以交頌吾君之子至於輔導
尤宜極厥寸之選必能如周召史佚之徒以充其任
而亦必擇孝悌博聞有道術者爲之不使一邪人得
瞯其閒則所聞諸詩書所見者道義而習與智長中
道若性雖且有聲色貨利之誘盤遊畋獵之娛神仙
土木之事日陳於前而皆不能移其已定之志而奪
之矣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此之謂也若謂皇長
子庠貧猶齊無所事學然惟庠故可以作聖而惟學
益可以充其資昔者文王之爲世子也雖生有聖德
在傳不煩而未嘗無傳今青宮毓德望之宜如文王
朝夕訓誨於以完其粹美之質而可以待徐徐云爾
哉或以爲內侍中有知書直道如昔時覃吉其人者
亦可充輔導者非正論夫內侍雖知書不如講幄之
臣雖抱直道不如保傅疑丞足以起敬憚而消邪心
之爲愈也陛下以其任內臣者任外臣教之宮中
者教之文華殿何憂不稱任使而必以委之巷伯之
倫秘之房闥之內哉夫匹士而有子資稍穎異則必
爲之延賢師使之習詩書禮樂以淑之撻之夏楚以

威之無非兒思以爲保家計也陛下以天下爲家
非獨匹士恩任也皇長子以繼體爲責非特匹士之
子之比也而保傅之教乘此髫齔之選未預豈聖心
尚忽而未之思耶臣等愚昧竊爲惑之故敢揭其狗
馬之誠以諭教爲請伏望勅下該部亟賜遴日施行
非獨臣等之幸實天下之幸宗社無疆之幸也疏上不

封還御批申救言官疏

王家屏 東閣大學士 萬曆三十年二月

今日文書官李文輔將下批紅本章內禮科都給事中等官李獻可等為請儲教宜預事蒙御札親批冊立已有旨了這廝每又來煩激且本內年號錯寫顯是故違明旨侮戲君上好生可惡為首的姑着降一級調外任用其餘各罰俸六箇月吏部知道欽此臣等不勝驚惕不勝惶悚伏念冊立大典屢奉　明旨業有定期大小臣工惟應恪遵成命不宜復有瀆陳

乃獻可等輕冒天威致干嚴譴臣何敢借為解釋但看詳疏詞內稱冊立之典可少緩而待來年諭教之典不可少停而虛今日則其意乃在請諭教而非請冊立也　皇上誠念諭教當早則宜俯納其言即未合　聖心亦宜寬貸其過乃怒其煩激遽加降罰傳之中外寔駭聽聞使獻可等止以奏請諭教遂此重懲若使奏請冊立當加何罪竊恐嚴旨一出羣情驚異益起疑端衆口沸騰轉滋爭論嘵嘵煩聒當無寧時不將益溷宸聽而增　聖慮耶臣敢封還批札冒瀆天恩伏乞垂憫狂愚特從矜宥姑准留中容臣傳布　聖意令其省悔懲戒則不怒之威嚴于斧鉞受言之量速于轉圜矣臣不勝懇切祈恩之至

乞罷歸以全臣節疏

臣聞漢臣汲黯有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每感斯言惕然內省竊自幸遭遇　皇上明聖誠使朝政無闕帝德罔愆即將順不為從諛緘默無嫌承意也乃頃年以來九閽重閉五位深居　安之

毒是懷兢業之衷漸替郊廟不饗而仁孝之念疎堂陛不交而君臣之誼隔天災物異之警罔徹宸聰民生國計之憂不關聖慮　皇上試省此心敬耶怠耶於治道得耶失耶臣具員輔弼既不能婉導密規防君志未萌之欲又不能明諍顯諫扶乾綱將壞之樞曠職瘝官故當退避所以逡巡未去徒以被恩高厚毫髮靡酬庶幾殫竭愚忠漸次匡正乃今數月之間請朝講不報請廟享不報請元旦受賀不報請大計臨朝不報臣又馬徵誠不能感迴天意已可覘於此

矣至於升儲大典（缺）乃萬之神靈共屬萬方之想望
惟愍郎冊立之期或可少待而豫教之舉委宜蚤圖
科臣所言未為差謬 皇上即惡其瀆擾報罷足矣
甚則罰俸足矣何至降調外任乎旨意一出遠近驚
疑使道路之猜議橫生宮闈之讒搆交作其於虧損
聖德動搖國本非細故而已也借請寬宥未賜允俞
且復遷怒申救諸臣槩加譴謫 臣誠不忍 明主蒙
咈諫之名清朝有橫施之罰部科雖無妄之罪宗社
蓄不測之憂也循省遑惶終懇匡救若復依違保祿
懊恐苟容臣罪所謂阿諛觀望意以陷 臣不義始緣
朝廷者耶死且有餘伏惟願乞 聖恩亟賜罷歸俾
全晚節臣無任感激懇切之至

第三疏

頃因科臣李獻可等疏請豫教蒙旨降罰 臣不揣輕
鄙冒昧封還冀以事係儲闈不宜盛怒以損天親之
愛臣出位者不宜娛斥以塞忠諫之門乃為 聖德
起為國體慮非為獻可一人起也獨請寬原未蒙俞允
[illegible]諸臣申救獻可者

[illegible]等又已得罪兩月之
內嚴旨疊出或奪其俸或謫其官乃一旨調南京又
一旨調外任乃一旨降邊方雜職又一旨削籍為民
以至于孟養浩之廷杖幾百則更慘矣雷霆橫擊風
日淒陰凡舉朝士紳遠方外吏見者無不喪氣聞者
無不摧心竊不意聖哲之君有此舉動平明之世
有此異舉而原其禍端由起則自 臣揭救獻可始是
臣 借譽之罪大而反累濟濟之舉共爭降罰之輕
刑而反構放逐之重禍直善類之罪人清時之哀氣
也用是鉤陳肺疏乞罷歸庶幾感悟宸衷消融
聖怒雷霆開霽赦宥諸臣使之復還舊官勉圖報稱
則臣雖因而延累罪無妄之災終必以邀見原獲自
新之路 臣雖退居壟畝猶可以一去謝諸臣尚何圖
席蒿累日未奉處分詢之同官乃知為 臣具揭伏奉
聖旨謂 臣希名不遂託疾故延 臣聞言惶悚負罪
深竊念名非 臣之所希是非 臣之敢棄 臣所希者期
皇上為堯舜之主而 臣為堯舜之臣此之為名垂千
載有餘榮故足希也若犯顏色觸忌諱抗爭瀆事

識罷職臨何名之可希乎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尊
官家享厚祿生德從違而莫之救正刑政壞亂而罔
克匡雖此可謂之不希名之臣矣而國家將奚賴焉
更使臣棄名不顧將逢迎爲悅阿諛取容雖許敬宗
李林甫之姦佞無不可爲是三九廟神靈所陰殛天
下萬世所唾罵也不但得罪于李獻可鍾羽正諸臣
而已豈當與日立于堯舜之朝哉伏望　皇上察臣
戇愚本爲禍始將臣特賜罷斥以示首事之懲仍召
還降謫諸臣以釋株連之累庶善類無枉羣情不搖

臣感戴生成環草難報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不勝

第五疏

臣原以揭救科臣致干聖怒斥罰杖遣連及多官
數日以來驚悸不寧惶懼欲死兩疏乞罷未奉俞
允忽于本月二十日伏蒙　皇上欽遣文書官李浚
恭捧御諭邇年以來喜事小臣狂肆不道逞臆激擾
姑以薄罰卿爲佐治見此要名不義之徒自宜調停
胥處緩詞解諫却乃逕駁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禮體
及朕怒起卿又不恐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朕想卿

眞欲以此挾君廢政沽名逃卧豈人臣之義哉且卿
輔朕燮理贊襄佐治有年方今國務多艱卿超然高
卧此心可安乎卿既有疾准暫假數日即出入閣辦
事卿宜欽承之故諭欽此臣謹焚香叩頭祗領訖伏
念犬馬猶能報主葵藿尚克傾陽物類且然況臣具
面貌而爲人受今皇上作養生成之大德十年講幄
六年政府即天地父母未足比其恩慈雖粉骨碎身
莫能伸其報塞豈不知將順聖意鎮戢羣囂可以全
君臣喜起之休養中外和平之福而止以冊立一事

爭議數年矣在　皇上欲定冊期已有確然不易之
信在外臣數生激擾昧無揣然聽命之恭聖諭謂其
喜事逞臆此誠諸臣之罪不可掩也幸蒙薄罰臣但
當委曲調停從容緩解而封還御批致激　聖怒聖
諭責臣甚失禮體此臣之罪臣亦不敢辭但以　皇子
於　皇上父子之親也冊立與豫教典禮之大也言
涉至親不宜有怒事關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臣但
知爲宗社大計慮以盡言爲效忠而已豈意其激
皇上之怒哉使諸臣預知激　皇上之怒必不敢激

宸聽使臣稍知 皇上之怒必不敢封還內降而所
以敢激聒敢封還者正恃 皇上之聖明無一言之
不納 皇上之寬大無一物之不容也及見今數日
之內嚴旨疊出斥罰紛然臣乃始錯愕消魂戰兢落
魄自恨以爲忠非素蓄志未上通而謬襲引裾之跡
期收補袞之功以致一言不投萬事瓦裂譬之僨轅
之犢不可復乘敗羣之羊所宜亟斥自不能一日安
于其位而豈敢文言求去挾君廢政哉伏荷天言切
責謂沽名避臥大非人臣之義所宜且溫旨慰留念

積衰有年適以國務之艱爲慮葺袞斧鉞總屬皇恩
雨露雪霜何非至教臣誠不勝感激流涕佩服銘心
惟是孤忠獨立之身抱不愚不移之疾俯循深痼恐
非數日之假可痊望乞生全寬以一朝之假爲幸臣
無任激昂瞻戴之至

第四疏

臣輔理無狀罪戾交叢伏蒙聖度涵容宸章宣諭感
承高厚省訟廷愚固冀收復驚魂支撐病骨勉供任
使終竭駑駘而旬日以來憂懼相乘宿痾劇發精神
憒亂坐臥靡寧脾氣積傷飲餐並廢濕疾流注腰股
不能屈伸鬱火上攻頭目時作眩暈延醫診視咸謂
疾居骨髓非鍼石之可攻患切膏肓將晷漏之難保
小年易盡雖萬死不足深憐殘喘幸存即一息尚希
大造既寬之斧鉞之下宜全之溝壑之中蓋山澤善
藏夫疾汙惟雨露曲滋于枯朽臣用是呻吟伏枕痛
苦呼天冀察危衷早容休退別遴鴻碩俾佐熙明庶
恩禮有光於聖朝庸劣免妨於賢路臣無任悲鳴祈
控之至

第五疏

該臣以抱病曠官四乞休致延候旬月未蒙允俞憂
懼滋殷病勢增劇竊惟 皇上至仁天覆盛德春生
即草木蟲魚尚將關其欣悴若罷癃殘疾罔不軫其
顛連況臣參侍禁庭積有年歲一動止喘息莫逃鑒
臨乃夙嬰深痼之災漸迫衰殘之候胸瘍外蝕腹疾
內攻榮衛並虛肌膚日削而寸情屢控天聽彌高即
今委頓筐牀雜試鍼石心非水而作火形非鬼而非
人兼以妻子俱還湯沐不給空廚寂閒羈旅蕭條徒

以了然病軀非一二如聵如聾之僮僕垂亡性命託三五暫來暫去之醫巫此臣所以懷故里而傷心叩蹙閣而乞骨者也伏望　皇上垂覆憫之弘慈全生成之大德俯憐危困早准退休庶倦鳥知歸特荷恩于解網困翁見放將圖報于銜環臣無任激切哀懇之至奉

聖旨覽卿所奏情詞懇切既有疾准回籍調理着馳驛去吏部知道

請建[illegible]備宮以隆大本疏

于愼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萬曆十八年正月

恭惟我　皇上丕膺　天眷誕育　元子及茲新歲臣屆九齡臣等方齋沐卜期具疏候請隨於正月元日恭聞　宣召輔臣特承面諭　聖慈溫藹倫序昭然且因　皇長子出見仰窺沖姿岐嶷睟表克盈一時大小臣工轉相告語莫不舉手加額誦　皇上燕翼之仁又莫不雷忭嵩呼祝　皇上繼昌之福臣等備官典禮快覩群情尤不勝踴躍歡欣以俟　嘉命

恭惟　皇長子睿齡漸茂英識初開稽之成法已踰受冊之年考之舊聞又及出閣之歲誠宜亟頒大號早正鴻名使左右前後之人各分責任出入起居之節咸有法程因而置講讀之員備詩書之教以養成德器開發聰明此　大聖人之作爲所以重國本而端儲訓也況今蒼震肇祥允符時令天人交贊僉協宸衷竊意　九廟聖靈擁持有日亦恐　兩宮慈念屬望多時則今日格　祖承歡之孝亦無有大於此者伏望　皇上深惟大計早發　德音勑下臣等將

冊立大禮擇日具儀上請舉行并查出閣講讀事例
次第題請將見　國本以豫建而重聖功以蒙養而
成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是矣臣等不任懇切
祈請之至奉
聖旨父子至親長幼有序朕見質體尚弱爾等如何
紛紛煩擾意欲離間乎這所奏知道了還候旨行

恭請　聖駕親承　郊廟大祭以重祀典疏
于愼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萬曆十八年九月
臣等竊惟國之大事莫重於祀典祭之常經莫先於
郊廟古先聖王所以欽天格祖報本追遠用是道也
追我　列聖相承重祠敬祭　南郊大報每歲親行
太廟祫饗四時不輟所以上膺　昊眷仰格明靈時
和年豐內寧外謐而肇億萬年之盛治有由然矣及
我　皇上冲齡嗣服崇護　聖躬即位三年方親郊
祀盖一時權宜之禮也不謂自此相因遂成疏節間
歲始一親行及自丙戌迄今又越四年未舉親
[illegible]之禮至於　太廟時饗自登極以來未嘗輟免惟
[illegible]歲孟秋以　聖體珍攝遣官暫代至今祼獻不親
亦經大祭矣雖　皇上仁孝素積誠敬允孚明德之
馨無假殷薦然非欽　天格　祖之禮也記曰惟仁
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
饗爲謂之嚮者言心有專嚮而躬致其誠信也若以
事帝之禮而使卑者承之則分不相及以事親之禮
而使踈者將之則氣不相屬皆非所以嚮之矣而欲

望天地居歆與　祖考之右饗其將能乎孔子曰
吾不與祭如不祭正以攝祭之備文不如親祭之盡
志也臣等每當大祭陪列班行竊見代獻之臣跛踦
而將事祝嘏之史僉皇而告成測坤漠之降臨想穆
清之對越於　皇上饗帝饗親之心得無有惕然而
不寧者乎且臣等聞之古者天地災異則有策告之
文年穀不登則有祈祝之典治獄討罪則有類禡之
儀欽至薦動則有受脤之禮何也人君奉天地之祀
承　祖宗之統其精神命脉無一不相流通而休咎

流秘　閣本　三十二

[illegible]不相感召故祭有報有祈所以協神人之
[illegible]上下之厤非爾文也邇年以來南北各省水旱
[illegible]癘疫交作流離殍殣所在凋殘即今一歲之中
[illegible]兆地震城堠夷爲丘墟羌虜寇邊軍民厄於烽燹
[illegible]兆皆天心仁愛所以警告　聖明而　九廟神靈亦
必有戚然顧念者　皇上方將爲元元請命於　上
帝爲國家祈祐於　祖宗而明禋大典不躬厥事將
何以感通靈貺錫福兆民乎伏乞　皇上暫勞起居
略修祀事先於孟冬朔日親饗　太廟繼以仲冬至

日親祭　南郊以答　上天錫祐之仁以慰　祖宗
默相之意則三靈之祉歡欣交通萬姓之心鼓舞悅
懌菑害不作嘉應駢臻澤被綿區慶流罔極惟　皇
上少留意焉臣等待罪春曹職司三禮今方飭虔祠
官祗候　聖駕但恐臨時遣代奏請無及輒敢披瀝
款誠先期上懇伏乞　聖明俯垂允納不勝幸甚奉
聖旨廟饗大典朕當躬親對越豈有推託但朕夙疾
未獲全愈今次巳有旨遣官暫代郊典臨期奏請欽
旨行這所奏知道了

流秘　閣本　三十三

請立東宮疏

于愼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萬曆十八年十月

竊見元子已長册禮未行近該臣愼行等於本月
初一等日三疏上請又該臣纁等於本月初九日合
辭上請恭候 明旨再浹旬矣邇日接得皇親都指
揮使鄭國泰揭帖亦爲前事兩疏懇請大小臣工方
切欣望以爲 宗社大計斷自聖心戚畹之臣能承
德意可以仰見宮闈助成之美矣乃亦奉 旨[illegible]
未賜俞音豈 皇上以國家大禮欲允於群臣之公
[illegible]而不欲行於戚臣之獨請乎此尤臣等所大願也
[illegible]人舉事必順人心人心所同卽天意所在册立
[illegible]禮自閣部臺諫諸臣前後疏請不啻數十上矣群
[illegible]之言猶云遠也腹心之臣言之則其地密矣大臣
之言猶云疎也肺腑之臣言之則其情親矣外廷之
言猶云淺也卽國泰疏中有云 皇貴妃跪泣而請
之其念深矣至此而 天聽猶高此臣等所未喩也
夫人之至情莫親於父子人主之自計莫重於社稷
群臣爲 皇上而親 元子孰與 皇上之自爲燕

翼謀群臣爲 皇上而重社稷孰與 皇上自爲宗
社計則今日之舉亦何待臣下之請而後決也乃臣
等惓惓不已者誠以國本不可不豫建儲訓不可不
豫端倫序已明 聖衷久定何若早立一日之爲安
春齡漸長諭導當修何若早教一年之爲益 且以
皇上之聖明閱天下之義理深矣歷覽前代史籍亦
有忽輔翼之具而貽治安者乎近考 祖宗成法亦
有及就傅之年而無位號者乎願 皇上之熟計之
也臣等恭聞 成祖之時 太子侍前 太孫侍後
[illegible]之世 慈闈在上 儲宮在下其時[illegible]
慶流海宇乃國家熾昌隆平之福也以 皇[illegible]
祗承天眷將兼而有之矣夫 皇上奕[illegible]圖[illegible]
年之治於上而 皇子問寢視膳修三朝之禮於[illegible]
以承 兩宮之歡以奉 九廟之祀此 宗社之[illegible]
禧神人所想望也 皇上亦何所猶豫而不亟圖耶
臣等叨荷厚恩義關休戚欲懇 聖聰旣不敢爲虛
文塞責之辭仰體 聖慈亦不敢陳深憂過計之語
惟望 皇上俯順群言早頒成命以上承 天意下

慰人心開有道之長延無疆之祉天下幸甚臣等幸
甚奉
聖旨建儲之事屢有明旨如何又來瀆激奏擾其立
序以定已不知爾等爲大臣的每每催激早立但遲
亦是立早亦是立不知早立何意遲立何意不知爾
輩心爲何使雖皇貴妃跪泣諍立之言可不言牝雞
晨鳴惟家之索道立儲之事還候旨行不必以煩言
間離天性

自陳典禮失職乞賜罷斥以明分義疏

于愼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萬曆十八年十月

臣等以疏請册立未蒙 俞允與同院部諸臣會疏
再請伏奉 聖旨云云欽此臣等恭誦 綸音惶悚
股栗無地可容然一念犬馬微忱終不敢以天威嚴
譴遂止而不請也臣等聞自古以來皆以建儲之禮
爲 宗社之大慶錫胤之祥爲人主之上福故多壽
多男封人以祝其君宜君宜王詩人以誦其上蓋爲
此也今大小臣工受恩深重 元子睿齡已茂儲位

尚虛所以再三疏請正欲延 皇上家國之福衍
皇上本支之慶以祈 聖心之悅懌以介 聖體之
壽康蓋雖章奏未免頻煩詞容或過切而一念忠
君愛國之心則未有不出於至誠者若謂有所爲而
爲有所覬而發則爲臣如此不惟不可以事主而列
於班行亦不可以爲人而容於天地矣況臣等待罪
禮官係關職掌及時不請責有所歸屢瀆 宸聰乃
其官守也然長幼之分叙定已久有 祖宗之家法
著在謨訓有 皇上之明旨布在華夷遲早之間似

無容慮而臣等亟請舉行者惟以早立則侍從可簡而起居調護之人各有專責早立則諭導可修而詩書弦誦之習不至過時早立則位號定而禮節易行早立則人心安而煩言可省所以體　皇上愛子之心成　皇上教子之益也豈有他哉惟是臣等志識愚昧才望輕微既不能攄欵欵之誠以感動　聖聽又不敢持容容之計以曲順　聖心有如時日之冉成命必須自當祗俟舉行以襄大禮倘猶曠時歷[illegible]明旨未發必須竭誠申懇不憚再三則臣等瀆激之

[illegible]可解而失職之責益無所逃矣伏乞　皇上[illegible]臣等亟賜罷斥以為失職之戒別選賢能使之[illegible]行大禮則　朝廷之慶允有光而臣等之分義亦明哭然臣等竊有懇焉　皇上以堯舜之聖御喜起之朝在廷諸臣孰敢不精白一心畢忠竭慮求稱任使而以煩瀆之迹蒙不測之疑如此令群臣之心何以自安此非聖世所宜有也至於　皇上天性之愛不惟外廷之臣無從離間即左右近習亦誰敢不畏祖宗之法而有所𥩗伺惟是宮闈之內形迹易生凡

百言動亦有不可不慎者詩謂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正謂此也伏惟　皇上推至誠於臣下宜至愛於宮廷使家國上下之間歡如一体燕為太和以弘宗社無疆之福臣等退伏草澤有餘幸焉臣等不勝惶懼懇祈之至奉

聖旨爾等既言長幼以久奉明旨已定矣如何屢屢催激殆無虛月且至言爾等職典邦禮其於要君疑上瀆亂國本亦難逃責姑各罰俸三個月

[illegible]請立[illegible]東宮疏

于慎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萬曆十八年九月

題爲冊立大禮　諭旨已明仍乞早示定期以信恭
候事本月二十六日該內閣傳奉　聖諭朕覽卿昨
者所奏揭帖欲討二次輔陳謝本朕已發之朕思卿
等爲國輔弼大臣托以股肱之任前者諭旨着卿等傳
示諸司以釋衆惑非以誣毀卿等而卿等受茲委究
朕正賴卿等與朕分析以解淆亂卿等豈可自生疑
貳紛紛求退朕又思卿等欲以去留之術要挾於朕

[illegible]非爲臣大義卿可傳示朕意着二次輔亟即
[illegible]閣辦事不必又有指摘陳辭至於冊立之事朕以
誠實待天下豈有溺愛偏執之意少待過十歲朕自
有旨冊立出閣一併舉行不必煩言儳瀆今諭卿知
之欽此臣等竊惟建儲之禮在群臣之懇請固已披
肝膽而無餘在　明旨之昭示亦如昭日月而無隱
矣然而天下人心尚未能確然無惑者徒以長幼之
倫雖有定序而冊立之舉尚無定期也乃茲始末
聖諭云少俟時月纔奉　聖諭云待過十歲則有舉

行之日而非復猶豫之辭自此天下之心當曉然知
聖意之所定而無復淆惑而在廷之臣亦幸　皇上
之能亮其誠而無所疑貳矣然臣等之意猶以爲
皇上欲布大信則莫若早息群言欲止群言則莫若
早頒明示今云少候時月則時月之外必有請者云
待過十歲則十歲之首必有請者不惟臣下煩瀆之
語爲　主上所厭聽而　聖躬靜攝之中日聞瀆奏
亦臣等所不安也倘蒙亟布　諭旨明示定期使諸
司儲其備物禮臣考其儀章以候　成命而奉行焉

[illegible]鎮定群言自息而臣等之一二禮官亦有辭於
[illegible]矣昔唐臣陸贄有言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
情不通於上則君疑若上無可信之實則情必不宣
於下而下有無已之瀆則情愈不達於上是下之惑
滋甚而上之疑愈積也以此施於吉祥之典見於昇
平之世臣等懼矣臣等近因具疏自陳致蒙　天譴
祇宜席藁待罪敢復有言但思臣之事君如子之事
父子有諫而父不從必起敬起孝悅則復言臣有請
而君不納必至再至三悟而後已況臣等累疏懇請

欽奉　聖諭疏

于愼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萬曆十八年十一月

十月二十九日該內閣遞出揭帖文書官李浚口傳
聖旨傳與兩京部寺科道等官册儲事明年傳各該
衙門造辦錢粮後年春舉行册立再不許諸司激擾
愈致遲延欽此又該輔臣申時行等面會臣等備宣
聖意謂諸臣不復瀆擾卽後年春决然舉行如復有
瀆擾定不依從反致延遲臣等不勝悚惕不勝忭躍
仰惟　皇上慮切鴻圖慈深燕翼宗社之計　聖斷
[illegible]綸綍之頒歡聲徹於萬衆　大聖人之作
[illegible]出尋常萬萬也誠如　聖諭則國本已定人心
已安大小臣工不惟仰若日星而欣誦益遠亦皆信
如金石而疑惧盡消矣更有何聒激之辭敢上擾
穆清之聽乎臣等謹已恪遵　聖諭候旨舉行猶恐
遐邇諸臣未及盡諭復有陳奏以瀆　宸聰卽將前
項傳奉　諭旨通行傳示兩京大小衙門使之咸睹
綸音仰体　聖念以鬯達歡忭之氣而慰安忠愛之
心謹具題　知

國本　四十二

若曰披陳無非體　皇上父子之情爲　皇上宗社
之計若蒙俯亮誠悃曲賜聽從卽三黜不辱九隕無
悔如以忤　旨而袖手待罪而結舌則　朝廷置股
肱卿佐之臣將安用之惟　皇上垂聽察焉

國本　四十三

請立東宮疏

于愼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萬曆十九年九月

竊惟冊儲大典奉有去年 聖諭臣等方候舉行適因小臣瀆激致緩吉期一時人心皇皇莫知所措然臣等以爲冊立之期定於二十年 皇上之本心也非因群臣之請也其欲改於二十一年非 皇上之本心也乃因一二臣之激而發也不知 皇上眞以此一二臣之言而欲緩冊期耶抑姑以彊一二臣之罪而未欲卽改耶臣等旬日以來未敢遽奏蓋欲候

聖意稍平人心漸息輔臣從中宛懇或有轉移乃連[illegible]捧觀 聖諭則輔臣之調停未蒙允亮而小臣之煩聒益冒威嚴誠恐大典愈稽人心益惑臣等忝備大臣與有餘責敢以天理人情之至爲 皇上陳之夫父子之親天性之至愛也冊立之禮 宗社之隆福也 宗社之大計與臣下之一語孰重孰輕 九重之愛子與一介之愚臣孰親孰疏輕者發而不當譴之可也奈何以所重者持之疏者言而不合罪之可也奈何以所親者禦之萬一傳聞之日妄有揣摩宮闈之間少生形迹 皇上獨不爲 元子計獨不爲 宗社計耶夫天道非信不能運四時君德非信不能御四海故信者人君之大寶也 皇上去歲之旨許於明春 天地祖宗聞之在上百官萬姓聞之於下乃以一時喜怒致有遷延是 皇上之成言不足爲金石之固而小臣之激擾反能爲山岳之移也當此國事多艱之日人情易動之時而使 詔旨不信於臣民德意不孚於遠近臣等有不勝其懼者矣且臣等聞之制命在君奉命在臣今以激而致大典

之遲者臣下之罪也然欲使之不遲則在 皇上以激而致大典之誤者臣下之罪也然欲使之不誤則在 皇上激聒煩瀆以褻清之聽者臣下之罪也然欲使之無可激聒無可煩瀆亦在 皇上奈何以易處之事體而示不斷之形以易息之人言而成難杜之口此臣等所未喩也臣等受恩深重誼關休戚祇見先朝成法未有年過十歲不行冊立者亦未有年過十歲尚未就學者此乃 祖宗億萬年之統緒之根本國祚安危之所關君德隆汚之

所係若束手坐視緘口無言不惟得罪於　皇上抑
且得罪於　祖宗得罪於萬世矣卽　皇上一時優
容不加罪責他日　聖心開悟必究臣等不言臣等
卽伏斧鑕何辭以解是用合誠上請伏闕待　命伏
乞　皇上斷自聖心請諸　聖母亟勅臣等禮部仍
遵前旨預行造辦俟新年春月擇吉舉行以綿萬世
宗祊之福以慰四海臣民之望臣等卽蒙嚴譴亦不
敢辭臣等不勝伏地顒天懇切祈請之至

亟舉預教大典以釋羣疑以安社稷疏

陳尚象 刑科右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正月

臣行能淺劣待罪諫垣五年於玆自惟虛縻廩祿無
所報塞肵夕氷兢曩十六年內冐昧以冊封潞邸上
請業蒙　陛下俞允舉行俾臣得從諸臣後樂觀分
封盛典天下臣民莫不舉首加額誦　皇上友于之
仁從諫之勇卽堯舜不是過也迺者臺省諸臣疏請
預教未蒙俞允中外臣工相顧駭愕莫測聖意所注
臣固知冊立已有明旨明如日月信如四時堅如
金石縱有宗曼不能移賁鼓不能動柰之其不能解
於中外之疑者陛下也臣初爲之解曰明春冊立而
後教或未爲晩而彼交口詈臣曰冊立俟明春者爲
官僚輔導之選禮儀文物之備遲之一載乃可奏集
今諸臣所請者不選預教耳則亦必待來年而後可
乎臣復之解曰曩者潞邸戒行　皇上以元子幼弱
令勿行禮後又特旨曰元子嬰弱冊立另期舉行今
之不預教無亦不欲勞之之意乎而彼復又交口詈
臣曰愛而弗勞姑息之愛矧皇子天下本宗廟社稷

賴之反不得下比公卿庶人之子五六歲卽出就外
傳乎且皇儲今且十齡睿體漸充情實漸啓習染漸
慣朝夕耳而目之者無非媚聲麗音之屬儻更狃私
情不爲敷敎則始也因循究也暴棄殆如流之西也
不可挽而東乎臣終爲之解曰父子至愛出於天性
世未有父而不敎其子者　皇上宮闈之內或有過
庭之訓稍遲未有失敎而彼尢交口詈臣曰經筵日
講國之重典諸臣懇請至再至三而　皇上付若罔
聞今日曰　朕偶動火明日曰　朕尚服藥五年之

內講筵虛設格心之論　皇上已無所聞於諸臣皇
儲寧復有所聞於　陛下乎理屈詞窮不得其解展
轉反覆惟有仰天涕泣夫以　皇上人倫之至法天
下而傳後世乃以預敎之不斷致令人心眩惑大抵
人心卽天意也今日之人心不諒　皇上至於如此
不審何以格上穹而綿顯牒耶且兄弟親父子尤親
人情愛子切於愛弟臣曩請冊封　皇上卽從其請
臣雖以一二語讓禮臣而偶不諒於一二固甘之矣今
敢以預敎皇儲爲請實計　皇上斷臣之無他憐臣

之躕躇毋謂人言不足畏毋謂預敎可稍遲毋謂衆
口可防毋謂私情可任從臣玆請俾臣今日得不復
讓禮臣則臣幸甚社稷幸甚

建儲有旨聖諭條更乞行前旨以安人心疏

于孔兼 禮部儀制司郎中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

萬曆十九年八月 皇上有旨云冊立之事着改於二十一年行欽此今喜屆期臣案呈本部尚書羅萬化等業已具題方在候 旨倏于本月二十六日捧到 聖諭朕所生三皇子長幼自有定序但思祖訓立嫡之條因此少遲冊立以待皇后生子今皇長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長成皇第五子雖在弱質欲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爾禮部便擇

日具儀來行欽此臣跪受捧讀既喜 皇長子出閣之有日又嫌 皇長子冊立之逾期夫元儲立嫡 祖訓固自昭然歷考 祖宗以來並未有虛東宮之位以俟嫡子者也待中宮生子聖意豈不懇至而遜稽詩傳宮闈之中鍾皷之樂必若文王之於太姒而後有嫡立嫡爲可望也此 皇上當自知之非臣敢預聞也昔年 皇上正位東宮年甫六歲比時 仁聖皇太后方在盛年 穆宗莊皇帝曾不少待豈薄於夫婦之倫哉所重在宗社故所急在立儲此

皇上親身目擊之事今豈不在記憶中乎且臣聞中宮聖德比於太姒保護元子過于已生 皇上肯慨然冊立則中宮之喜建元儲必有甚於 皇上之眷戀中宮者三復勅諭無非至理無非至情臣下豈容私議然屢奉 明旨今年冊立今日改封事體毋乃未妥乎關臣職掌不得不言而又不敢不言蓋欲仰成 君父之大信匪徒自明微臣之職分也伏惟 皇上念地逼則生嫌恐啓將來之隱禍禮殊則分定可消覬覦之邪心宜申明舊旨兼行新諭建儲封王

一時並舉如嘉靖十八年故事則上不失 法祖之孝下可釋人心之疑誹非宗社無疆之福哉

三王并封關係宗社安危甚大乞遵祖制亟舉冊立大典以光聖德疏

朱維京 光祿寺寺丞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

臣以一介草茅荷蒙聖恩錄用尸素有年媿無以報運年竊見朝紳之譚道路軍民之祝與四海九州喁喁之望惟在早建元良一事而在廷之臣批鱗苦爭亦不知其幾臣彼時仰欲冒昧一言顧以皇上英特高出千古必不肯變易祖宗之成法且閣部大臣必能宛曲回天以濟大事臣又見聖諭有冊立之事改於二十一年行之旨以此不敢出位妄言汨惟翹跂青陽之至以快睹清朝之盛舉而已頃者閣部該科至期遵前旨上請未報忽於本月二十六日接得聖諭朕所生三皇子長幼自有定序但思祖訓立嫡之條因此少遲冊立以待皇后生子今皇長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長成皇第五子雖在弱質欲暫一併封王以待來年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爾禮部便擇日具儀來行欽此臣讀之不勝駭愕竊思此一舉也社稷安危所關主德隆汙所係萬世貽謀一

時伏機俱在於此此而不言則為欺君為誤國今閣臣已奉諭擬敕矣部臣亦逡巡奉行矣臣安敢避位卑言高之罪而不為皇上一陳之臣聞信者國之大寶故語云敬事而信又云信如四時匹夫自好且不肯使不信於人況堂堂天子之尊赫赫綸綍之重而可不信於天下後世乎往者聖諭有二十一年冊立之旨今忽改而為分封之詔夫分封冊立二事也皇子諸王異等也諸臣所請者冊立之前旨而皇上所頒者分封之新令是皇上悖前旨而更新令臣民仰望之心謂何人主大信之道謂何夫剪桐向事而史佚以為天子無戲言矧大號又須臣民胥仰豈戲言而可悖之傳之海內書之史冊天下後世以皇上為何如主耶故臣願皇上之示大信於天下也臣又惟本朝家法最為嚴肅二百年以來聖子神孫守而勿失雖有超世之材曠古之見亦不敢分毫逾者此我朝之盛德神功度越千古良有以也聖諭謂立嫡為祖訓誠然臣聞立嗣之道以嫡以長此不但我朝祖訓為然唐虞三代以來有道之君

孰能外之但謂少遲冊立以待中宮之生嫡則　祖
宗以來實無此制臣萬萬不敢以爲然也臣歷考本
朝　宣宗之立則以洪熙元年　英宗之立則以宣
德二年　憲宗之立則以正統十四年　孝宗之立
則以成化十一年皆近不過三四齡遠不過四五齡
而卽立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虛而　列宗曾不少
待以稽盛典此　祖宗創業垂統深謀遠慮正聖子
神孫萬世所當取法者卽　皇上冊立亦在　先帝
二年之春近事不遠芳規具在　皇上何不取而證

之也且夫聖人作爲萬代瞻仰後世則法　祖宗朝
無少遲以待嫡嗣之典而獨自　皇上發之則後世
子孫將藉以爲口實其流之敝殆有不可勝言者臣
竊爲　皇上惜之也臣又私料　三王並封之意或
皇上有鑒於　世宗皇祖晚年之事殊不知　世宗
皇帝未嘗不舉冊立之典查得嘉靖十八年　世宗
手勅冊立東宮太子並封　二王同在一日冊文儀注
載在國史班班可考至於末年盛典久稽乃當時大
臣不能引君於道至今縉紳言之猶爲扼腕豈　世

宗初年之意乎夫虛儲位而封三王考之　祖訓則
無定文稽之累朝又無成憲誠恐　九廟在天之靈
萬世如椽之筆當有不安於　皇上之此舉者矣臣
又請爲　皇上極言之語云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
名是以聖人爲政必先正名者誠有見於禮樂刑法
之所攸關而後世忠臣義士捐生冒險以爭區區名
號一二字之間者亦以三綱五常非名不立百官萬
姓非名不治奇禍隱憂非名不弭今也分封之典三
王並舉則冠服宮室混而無別車馬儀仗雜而無章

府僚無策同而無辨儲位爲之久虛王國懸於莫屬
名分不正猜疑愈多天下可憂可慮之事種種在此
皇上雖日置百喙以家諭戶曉亦豈能解臣民之惑
息道路之疑乎臣又聞人臣事君將順其美　皇上
念及中宮嫡嗣之未舉此其用意良厚臣敢不將順
顧嫡嗣之生與冊立之典原不相妨中宮春秋方盛
前星一耀則所冊元子自當避位退就藩服古今彝
典何嫌何疑今以將來預期之事格見在已成之命
臣恐中宮聞之亦有大不安於衷者矣故臣願　皇

上之遵祖制以光 聖德也然 因是而不能不責備於今之元輔焉古云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大學士王錫爵夙以忠義自負 皇上亦以心膂寄之此其自待豈後於古之大臣遐睹千里而來海內延頸而望以爲必能收遏巷之功定安漢之策也乃者 皇上雖有分封之意猶不遽行而以手札諮之錫爵爲錫爵者即不能如李沆之引燭焚詔獨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反覆披陳至再至三必求轉移 聖意而後已如其不然則王家屏之高蹤

尚在 皇上優禮大臣必無韓瑗來濟之辱也柰何猶豫哉此喋無一語即欲如旨擬勑若吏胥之承行惟恐後者絕裾而行兼程而至所爲若此難以厭中外之人心矣昔宋臣旦賢相也因不諫天書一事史臣至比之馮道大臣之不可無風節也如此嗟嗟楊素李勣千古罪人彼其初心亦豈不知有公議惟其容悅患失之心勝是以不能自持臣方以古大臣望錫爵豈忍比之至此然且素勣人品雖殊念頭不遠亦不可不深以爲鑒也伏望 皇上深惟國家根本之計恪遵 列聖立長之規大渙綸音收回成命照十六年前 旨舉行冊立大典如或以 皇次子三子亦當分封請查照嘉靖十八年事例與冊立元子一並舉行則 九廟之神靈以妥四海之延望以紓而萬世瞻仰 聖德日月之更四時之信豈漢唐以來之英君誼辟所敢望萬一哉臣一念愚忠干冒 天威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儲位必當早正論旨難以再更疏

張貞觀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

臣等辦事該科見禮部接出　聖諭朕所生三皇子長幼自有定序但思　祖訓立嫡之條因此少遲冊立以待皇后生子今皇長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長成皇第五子雖在弱質欲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爾禮部便擇日具儀來行欽此臣等捧誦再三于三王之並封也嘆我　皇上篤父子之愛於嫡長之預別也嘆我　皇上杜覬覦之萌而於中宮之待育也又嘆我　皇上厚夫婦之倫方將順稱慶之不暇又何容置喙第以昔日冊儲之原諭與今日封王之新命反覆合而思之則甚有不能無疑者事關職掌不得不昧死爲　皇上一披其愚蓋懋建元良關國家之大本令出惟行係王者之大信自我　皇上有二十一年舉行冊立之旨而中外臣民蓋罔不歡欣踴躍頌　皇上之隆此大本又罔不翹首跂足冀　皇上之成此大信矣乃今屆諭期臣等遵部臣相繼以請方傾耳　睿旨之宣拭目盛典之舉而　諭旨所須乃至以中宮爲解並封三王覬覦所稱冊立者迥異得非謂　皇后敵體　聖躬英齡方茂倘卽今已正儲宮而過後復有誕育事難爲處乎臣等切考　祖宗以來中宮有出則立嫡而庶不敢干中宮無出則立長而幼不敢紊相傳二百餘年守爲家法蓋惟聞虛中宮而定儲位未聞懸儲位而待中宮者如　仁宗之立一宣宗也以元年　宣宗之立　英宗也以三年　英宗之位　憲宗也以元年　孝宗之立　武宗也以五年　列聖所立者非皆嫡出也乃冊立之典多舉於御極之始則中宮之年豈必過生育之期而何　列聖爲儲宮計獨不爲中宮計哉蓋亦謂　祖宗一代之家法必不可變故也寧惟　列聖卽我　皇上以六齡受冊方當　先帝之二年時　仁聖皇太后之英齡固正茂也在先帝曾未以　仁聖皇太后久虛儲宮在廷臣亦未敢以　仁聖皇太后而緩請冊立蓋總之守此家法耳何獨至我　皇上乃過爲中宮慮而不爲儲宮慮哉又冊立之請自萬曆十四年以來無歲不下亦無

歲不數上蓋歷八年於茲矣而　皇上之諭不曰候
冐行則曰欲過壽節舉行十九年二十年所謂着改
于二十二年行冊立出講二併舉行則又宸斷獨裁
確乎不易者　皇上而果以中宮爲念何累年無一
言及之而今忽以此爲辭耶即在　皇上止爲中宮
原無他意而宮闈之中開此釁端萬一有揣摩意指
巧希定策之功者其隱憂所伏尤非臣之所忍言矣
再稽我朝二王並建惟　皇祖肅皇帝嘗一行之實
嘉靖十八年與　莊敬皇太子同封初未嘗以　皇

太子與之並封爲王也而嘗時　莊敬皇太子實皇
貴妃所出會亦未有暫封爲王復候中宮之旨蓋誠
不欲開釁端以滋禍階也　皇上事事取法　皇祖
而柰何建儲一事顧獨以中宮爲辭而欲待　皇祖
之所未待哉蓋論夫嫡之愛則中宮重論宗社之託
則儲宮重我　祖宗不以開帷祥席之情而易　宗
廟社稷之計故不曰中宮之無所出而令儲宮之有
所待此國家常享長君之慶而二代之典所以度越
百王又何徇目以皇妣而一朝聚之乎況屢定屢更

何以取信天下也切請　皇上此舉近之非所以定
國本遠之非所以成王乎上之非所以遵先世之典
章下之非所以垂一代之法守蓋無一而可者大君
成命宴於其嘗無不可使易也不則刻印銷印適足
以明　聖心之無我耳伏乞　聖上守　祖宗之家
法遵　先帝之成憲爲宗社計永圖勿徒以中宮爲
諉託爲國家慎邸顧勿徒以並諭具儀諏吉早正皇
儲之位併舉二王之封一如　皇祖十八年故事庶
大本以定大信以成而億萬年無疆之祚自此培之

有永矣

恭撰條議以便聖覽疏

史孟麟 刑科左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

臣惟册立大典貴協輿情肇言僉同即爲至論自正月二十六日 聖諭甫下人心悚惶卿僚大小諸臣前後數十餘疏蓋以必不可行之事創見於今是以大不得已之心共激於義誠恐 聖覽未遍封章撮其總歸條爲問答竊佐萬年之計敢希一夜之覽問曰元輔王錫爵所擬待嫡封王 聖諭是乎答曰非也朝廷擧動必守 祖宗家法而爲後世慮深遠

祖宗朝東宮無待嫡之條元子無封王之例重儲貳先正名繫人心也乃不立長於今日而待嫡於將來欲令 皇長子與皇三子皇五子並封爲王輕國本紊名分壞 祖宗家法遺子孫隱憂無大於此問曰信如東宮不待嫡元子不封王則 世廟晚年不建太子而 皇考穆宗以裕王登極斯何以稱焉答曰查得嘉靖十八年二月朔册立元子爲 皇太子第二子爲裕王即 皇考第三子爲景王是 皇考非以元子爲裕王同太子而封王者也 皇祖蓋立太子於矜年非晚年而猶不立也是豈可爲待嫡封王者例乎問曰然則 祖訓立嫡之文何以答曰詳讀 祖訓法律全文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若姦臣棄嫡立庶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遣信告嫡之當立者務以嫡臨 君位朝廷即斬姦臣按此乃藩王入繼大統如 皇祖故事非繼體承祧者比援之則悖 祖訓也臣下引之則誤 皇上也且嫡長並重有嫡立嫡不聞無嫡而待嫡無嫡立長不聞有長而虛長必若無嫡

而待之將置長於何地而定儲於何年問曰然則無待嫡者乎答曰藩王有之 祖訓職制條曰藩王嫡長子年及十歲朝廷授以金册金寶立爲王世子如或以庶奪嫡輕則降爲庶人重則流竄遠方如王年三十未有嫡子其庶子止爲郡王待王與正妃年五十無嫡始立庶長子爲王世子是藩王待嫡之例也問曰親王可以待嫡而東宮不可以待嫡何歟答曰是 祖宗憂天下之深也宗藩無民社而重統緒重統緒故長亦可先嫡無民社故嫡可待而世子可緩

至於朝廷則不然天子爲宗社生靈主太子副天子
爲宗社生靈主儲位不可一日虛天子不可一日無
副故帝王即位即立太子嫡子未生即立長子誠謂
前定可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亂安危係之耳且考
之藩例元妃之後有子不復繼室繼選之妾有子不
復稱嫡即藩王亦何嘗不重長哉今以東宮而援繼
統之條天子而襲藩封之例其遵 祖訓耶非耶無
乃非 祖宗憂天下心乎問曰嫡之不可待既得聞
命矣元子不封王亦有說乎答曰有天子繼體之胤

稱子稱孫故名皇太子皇太孫若曰以子孫而承祧
祖宗也非爵之也別子則王之王必繫之以地蓋爵
之官而胙之土俾稱藩臣今 皇上繼體者元子也
不可爵其可王王則卑元子亦卑 皇上 皇上所
有天下皆元子有王之則當以何地王之故皇三子
皇五子可封而元子必不可王也問曰允若此則元
輔所擬 聖諭誤矣其所引元子拜嫡之說或可權
宜行之而奈 皇上不聽何答曰非也誠 皇上所
謂非光明正大之道也蓋中宮敵體 皇上有子則

己子爲嫡庶子爲庶無子則凡子皆子而長子即嫡
何待拜而後子乃爲太子耶秦異人之拜華陽漢惠
后之子少帝典冊所著指爲厲階奈何以漢宋一二
偶爲之事爲國朝創一家法貽後世利幼抱養之釁
耶問曰是無難知然則 皇上曷爲而權宜元輔曷
爲而曲引廷臣曷爲而國諍 皇上曰被誣元輔曰
蒙謗意其有隱情歟幸畢其說答曰 皇上元輔之
意廷臣何能知顧連署而爭累章而懇非爲 皇上
一身非爲元子一王非爲輔臣一旨誠恐作法自今

流弊無已倘嗣此以還代無嫡出則代無東宮長子
非太子則凡子皆太子矣寧保無詐稱遺詔更爲賜
書如趙高之禍秦者乎寧保無貪立幼年禁中定策
如閻顯之禍漢者乎寧保無積愛成嫌投懷希寵睥
睨儲位如魏王泰之伺承乾乎寧保無秘語不售構
獄株選危言惑上如李林甫之誤玄宗乎寧保無片
紙出宮中乘其倉猝援立所厚善如司馬光之所慮
者乎寧保無羣小窺伺耳屬於垣樹功藩邸如李泌
之所懼者乎有一於此誰任其咎試使 皇上而念

及必不忍子孫有此元輔而念及必不忍　皇上有
此廷臣而念及必不忍　皇上聖明元輔膺眷相與
計安宗社而有此獨目前計也乎哉而觸忌諱甘斧
鑕以爭也問曰然則柰中宮何答曰　祖宗朝立長
者非自今矣長子不過數歲卽立立時中宮俱在盛
年而當時不聞以嫡母壓長晚年亦不聞以嫡出兩
儲宮闈中自有家法　皇上豈不明之則以一時宮
闈之情較之萬世宗社之計理則不敵恐於萬世宗
社之計而不忍於一時宮闈之私情亦不敵　皇上

豈宜以此貽子孫元輔豈宜以此誤　皇上易曰主
器莫若長子傳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孔子曰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賈誼曰天下之命懸
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叔孫通曰太子天下
本本一搖天下振蕩柰何以天下爲戲屈建曰楚必
多亂一兎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
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此生魯漆室女曰吾憂
魯君老太子幼魯國有難身必與焉夫處君臣父子
兄弟之間不據理執經明大義以杜禍始而徒以中

宮爲解以封王爲權待不必然之嫡遲十二齡元子
冊立之期壞　祖宗二百年一定之法是忽主器悖
正名緩教諭之義啓振蕩之端無漆女憂魯之心而
犯屈建逐兎之戒拂人心誤國計甚矣問曰然則何
道而可答曰昔宋太宗謀建太子於寇準對曰　陛
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廷臣不
可也唯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太宗首肯而　仁宗立
英宗爲太子韓琦力贊不疑帝竟付中書行不使宮
人與知顧　皇上如太宗仁宗之斷元輔盡寇準韓

琦之忠從外廷羣臣之望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聖諭舉頒中外敬聽乞[illegible]訓以重宗社大計

疏五二十張納陛禮部主事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

臣於本月二十六日伏覩 聖諭朕所生三皇子長幼自有定序但思 祖訓立嫡之條因此少遲冊立以待皇后生子今皇長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長成皇第五子雖有弱質欲暫三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你禮部便擇日具儀來行欽此臣等偶集朝房一齊莊誦相顧狂惑及見大小臣工各相顧錯愕計不知所為莫不動色告語謂冊立大典向來

朝臣寂然無敢條議激賞聖聽正緣遵奉 皇上止萬曆廿九年冊立明旨着改於二十一年行茲已屆期欣逢盛典且喜元輔王錫爵星騎趨朝一見禮部尚書羅萬化儀制司郎中于孔兼等即極力相戒無煩激聒此事在錫爵擔當臣等聞此言且信且慰亦各告戒謂事在求成不宜早計過責即 聖旨萬一未即傳宣而相臣必有斡旋微權以定宗廟社稷至計未數日也至二十五日 皇上出禁中密札竟付元輔私邸値元輔自陳待罪之日臣等不知札中所云是何天語第料得君如元輔眷元輔如 皇上信無有遲緩 冊立以貢 祖宗在天之靈至次早禮部接出 聖諭元子暨皇三子皇五子一併封王而錫爵亦且入閣辦事臣等始遂不能無疑惑矣 皇上不謀諸閣臣竟自宣諭禮部以致宰臣不得封繳言官不及執奏而在廷諸臣徒自望風扼腕莫可誰何及聞人言嘖嘖封王之諭乃錫爵以寸晷立就即次輔趙志皐張位並不得與聞而禮部羅萬化科臣張貞觀部臣于孔兼等俱至錫爵私寓乃不得其一面

始知今日之諭 皇上止與錫爵一人議之臣等不至病狂喪心寧敢無言以負 皇上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蓋言公也況以 宗廟社稷之計而可付之一人之手乎 皇上試清心而籌今日冊立一事其關係何如者前而 祖宗九廟之靈後而子孫億萬年無疆之業近而四海臣民之注望遠而九夷八蠻之觀聽君子小人之顧盼而趦趄宮闈近習之望風而承旨社稷安危在此一舉 皇上柰何易視之而閣臣柰何嘗試之也臣且不敢危言以激

皇上兼忤閣臣調停之意亦不敢漫述漢未故典及
祖宗朝遠事以滋煩瀆敬體 皇上法祖一念直據
世宗肅皇帝穆宗莊皇帝近事請 皇上法之 世
宗肅皇帝於嘉靖十八年冊立東宮禮臣具題故實
見在並未有三王並封之事而自 皇上創見之臣
故知 皇上之必有不安於心也且聖諭大旨惓惓
以 皇后生子為言則 皇上不記昔年正位東宮
之日乎維時 仁聖皇太后亦在盛年而穆宗莊皇
帝曾不設為未必然之事以少遲大計此 皇上可

思也臣等嘗讀 聖祖寶訓一字一句無非維持宗
社極慮後來聖子神孫師得其意則國本固而社稷
賴之不然而虛借文詞掩飾過舉至良法美意徒以
藉奸臣而滋固寵也忠臣義士所飲血椎心寧死不
忍見此舉動以負 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於地下
矣伏乞 皇上近思書章亟念國本不為一朝一夕
目前逢迎之便而急召閣部院諸臣面議平臺仍將
祖宗朝近事逐一查明唯在不欺 皇上法祖至意
臣心可剖臣言非謬臣等無任激切悚慄之至

虛心議禮以定冊立大典疏

涂杰 王學曾 俱光祿寺寺丞 萬曆二十一年二月

臣等連日竊見在廷諸臣皆以冊立一事紛紛建言
屢瀆 聖聽致廑聖怒昨讀聖諭惓惓稍寬朱維京
王如堅二臣之罪而尤以新命既頒難於收回知
皇上因此一事焦勞以及大小臣工各欲殫愚畢慮
以裨聖明採擇臣等俱為寺丞昔在臺班皆有耳目
之寄而臣杰起於田野臣學曾拔於罪逐皆荷錄用
之恩豈容默默而已乎臣等繹思 祖訓建儲重嫡

以防僭竊臣 皇上之恪遵是矣然累朝多立長未聞
以待嫡而遂稽大典也未聞以元子待嫡年至十二
齡而猶未立也又未聞已即位二十一年而猶未立
也又未聞以元子待嫡權又封王以何也夫 祖宗
列聖家法相傳昭如日星豈慮不及元而何為蚤立
元子乎 皇上待嫡一念至公至仁稽元子出閣之
期而遲以數年不為不久矣豈又欲待數年而復立
乎立則恐中宮有出不立則元子以長宜乎 皇上
之有所未安於心也乃今大諭旨已曉然矣而禮臣

猶未奉行相繼爭執 皇上何不深思其故乎 臣等非不知聖心之無他也非不知中宮之無恙也非不知待嫡之旨爲遵 祖訓也又非不知權且封王將來可以待嫡而又無碍于立長也乃 臣等復同諸臣嘵嘵不避煩瀆之嫌 皇上又何不深其故乎蓋元子與衆子實難强同冊立與分封自當兼舉有冊立而後有分封分封之制冊立之餘也是端其本而及其餘也夫禮有輕有重立長爲重則待嫡爲輕孟子論禮而以寸木岑樓較本與末若舍冊立之大典而

創分封之暫規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以權宜遷就之說而欲天下臣民之從 皇上以爲可乎不可乎宋臣胡銓有云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以元子而封王雖曰權宜恐揆諸典制萬無是禮從此年年待年年無冊立之期恐諸臣之年年煩瀆未已也 皇上爲以可乎不可乎 皇上英明天縱高出千古孜孜化理事事可法若新旨堅不可回則聖子神孫皆將曰立嫡以遵 祖訓必欲有嫡而後可立若元子衆子雖長必皆援暫且封王之制是以 皇上創行之制亦猶夫 祖訓也 皇上以爲可乎不可乎洪武朝有給事中卓敬因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乃曰宮中朝廷觀效紀綱攸先今 陛下與諸王不叅辨等威而復尊卑無序將何以令天下上笑曰此言良是吾慮未及此耳今若一併封王則雖稍別等威其勢必至於此 皇上以爲可乎不可乎 臣等日夜思維未敢妄爲一說以滋煩瀆惟冀 皇上虛心法祖叅集廷議而於一併封王之旨似不得不收回以決大計以端大本湯

曰觀會通以行典禮 臣等翹首望 皇上於此舉必有大畏天下臣民之心者又何幸躬逢其盛哉

明旨未信並封未宜疏

王如堅 刑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

臣讀易主器之文知震之爲長子也與再索三索者不同讀禮齒冑之文知國之有元子也與衆子不同聖人守經以據理明以詔天下示有統也若詔旨屢更而屢變聖心屢屬而屢疑渙汗出而復反國本搖而靡定恐非所以計萬世定長乂之策也臣謹按十四年正月內奉聖旨册立元子請朕見嬰兒弱少俟二三年舉行矣夫明長子之爲元子也意

有屬也臣又奉十八年正月內綸音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夫不言嫡子之有待也示無易也已而十九年八月內奉聖旨册立之事着改於二十一年行此則陛下雖怒羣臣之激聒而未嘗一日忘册立之心雖更已定之年分而未嘗遽爾寢册立之事天下臣民喁喁企踵俟俟於年之未至遲就於時之可待自二十年正月以來陛下恭默無言信成命之有在也羣臣禁口不言安巽命之難回也近於本年正月二十六日禮部接出聖諭三皇子欲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始而疑既而信終而駭陛下言猶在耳豈忘之耶書曰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今臣下將稟前命耶稟後命耶曩者三年舉行已遲之二十年矣二十年舉行又改於二十一年矣今二十一年首春告吉青陽載啓倏然改爲併封是前日之明旨陛下且不能自堅今日猶豫之旨羣臣將何所取信耶且如立嫡之條祖訓爲戒棄嫡者也今日有嫡可棄乎無嫡可棄乎少遲之語陛下爲待皇后者也意果眞有所待

乎抑非眞有所待乎古之王者宮房無偏愛左右無私意故得胤嗣繁昌孳於中闈後世溺於枕席嬖於私愛天地之交不常泰而當夕當御者多誕生之祥雖有百男生於多母而天心所屬震器已默默有歸故立長之義古聖人以人心合天意也以主鬯法大易也自我祖宗以來中宮誕生者有幾立嫡者有幾而國本早定惟皇元子是屬或一二歲而立或五六歲而立未嘗遲回於歲月而遷延以待嫡也且如聖母誕育聖躬自是元良攸屬元命攸歸陛

下英沖受冊時正六齡未聞有待嫡之舉亦來聞有
並封之議也今皇長子且十二齡矣天性岐嶷　陛
下許之儼然元良之度矣茂膺鴻典前星煇燿正其
時也且臣聞　皇后撫育皇長子愛猶己出與
仁聖皇太后保和聖躬如出一轍上無睥睨之意下
無妬寵之私惟是社稷大計關心動念意者元子早
定一日即早慰一日之心一日而不定即一日之心
未定也書曰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陛下睿謀
[illegible]萬萬無啓寵恥過之事但宮闈之內枕席之間

近習之輩承意伺旨之徒稍見形而生疑安知不以
他意窺　陛下即如昨年　陛下冊立之旨尚在明
信而山陰王已有並封之疏安知其非幾事之泄而
彼得已窺　陛下之淺深耶今　陛下援祖訓爲據
人咸謂假祖訓以箝天下之口　陛下體中宮爲心
人咸謂假中宮以息天下之疑執狐疑而來讒賊持
不斷而開羣枉此幾微之際不可不慎也　天子之
子與衆庶不同幼而寵膝下者所以篤恩愛長而別
名號者所以辨嫌疑其間冠服之制鹵簿之節恩寵
之數接見之儀元子與衆子迥然不同藉以幷封而
並號得無並大偪長之嫌乎陵生於偪偪生於漸愼
終始惟　陛下得無深念之乎如　陛下以渙命新
頒不可遽改則數年已定之明旨尚可易移於一旦
而今日初渙之綸音獨不可收而信前盟乎天下析
然見　陛下之無我喜日月之常明而無瑕蝕體大
易長男之義法　祖宗立長之事　陛下之大德也
念中宮一體之仁承聖母元孫之愛　陛下之大孝
也昔剪桐有戲史佚成之況　明旨而可戲乎舉棋

不定弈者勝之況置君而弗定乎臣願　陛下以天
下爲公以大德大孝爲心俯從輿論無易前旨早定
大策冊立　皇長子正名東宮皇三子皇五子分封
大藩長幼有序儲藩有體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
實天地神人之福宗社無疆之慶臣草茅不知忌諱
伏惟　陛下少垂聽焉

出閣屆期急俞部請疏

張貞觀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二月

竊惟皇長子冊敎之典寰海所爲翹首跂足者業數年於茲矣頃者　皇上獨决宸斷特渙綸音少稽冊立之儀先擧講讀之禮中外蓋罔弗手額稱慶頌我皇上之爲宗社慮者遠而爲根本圖者重也今屆指計出講吉期不數日耳雖講讀官員已有成命乃兵部以護衛請不報工部以儀仗請不報禮部以酌儀注上請不報又止允其預告奉先殿與朝謁兩宮

之議而餘俱停免及該部遵聖諭覆行酌請亦復停留不報豈謂今日各部所擬悉未當聖心而故稽留以俟裁定乎臣等讀　皇上前日冠服之諭謂不可遽用東宮之儀又不可下同親王之服是　皇上之裁示諸臣業已甚明而部臣之請所以俯酌舊典仰答新命者剩量亦稱苦心矣　皇上亦何疑而何待焉卽禮臣所議御門受賀皇長子見羣臣之禮雖未見附于講讀欵中而東宮親王冊冠舊儀實有此例卽親王冠禮且以成禮而賀賀畢而見而皇長子之

初出乃不當親王之一冠又安見今日之不下同於親王也且震器方臨講幄宗社將培千秋萬禩之體而元儲初出閫幃臣庶擧切就日望雲之想此非一稱賀卽臣子之心亦何由而安此非一瞻拜卽臣子之望亦何日而慰更謁謝止於　兩聖母而鈌然于皇上中宮毋妃之前恐非所以敎孝卽賀斬於二皇子而漠然於兄弟長幼之間恐非所以別序臣等愚謬之見竊以爲是皆今日之喫緊而難以槩免者也若護衛儀仗則侍衛侍儀明載於出閣之條更爲昭

昭卽聖心尚有所疑者計亦不過煩簡多寡之虛文而所已決者則出閣講讀之實事卽今時日已迫宜急下原奏以便酌調而併付之沉閣則聖意莫可窺測而部臣無由奉行臣不知護衛何時選儀仗何時製豈忽屆期寧無有誤大典哉且儀仗護衛　皇上前已諭該部查照會典酌議矣而柰何乂寢其奏耶蓋我　皇上昔日之出閣也在冊冠旣行之後禮之當行者已行於前故不見其爲煩　皇長子今日之出閣也在冊冠未行之先禮之當行者悉未之行故

不容於太簡要之無非調酌于東宮親王之間爲之
損益耳伏乞 皇上急下兵工二部之請以便侍衛
侍儀之備其出講儀注仍望俯允禮臣前請則不爽
酌議之初諭而有光出閣之鴻儀矣臣等無任悚仄
翹顒之至

直陳天下根本大計疏

樊玉衡 直隸全椒知縣 萬曆二十六年四月

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臺諫無所庸其言天下有事
則芻蕘工瞽皆得信其說何者分雖異而荷國之恩
則同地雖殊而報王之心則一也我 皇上御極二
十六年於茲幅幁萬里威令八荒俺酋請封哮賊授
首與突無煬竈之奸幽遐鮮伏莽之宄亦不可謂不
治矣雖近日倭奴跳梁礦務紛擾帑藏告匱杼軸其
空使我 皇上一日振其乾綱沛其愷澤天下之事
猶不足爲也柰何於根本命脉之地缺焉不講漠然
上干天災下叢人謗魑魅生其戎心島夷藉夫口實
若今日之有皇長子不冊不冠不婚以遺天下大慮
者乎茲事體重大本非縣邑疎逖所宜與聞然臣切
覩公卿輔弼大臣下及科道百官執事入春以來合
辭而請人人恨不能刳出其心以告我 皇上而
皇上猶然未之許者豈以其言猶未至而意猶未切
耶抑以所當言者止此數十人而天下猶未敢有言
[illegible]大臣不言致外臣言之今大臣之言亦已

屢矣近臣不言故遠臣言之今近臣之言亦已勤矣
臣職最小最遠亦曾履文石之陛列執戟之班荷我
祖宗及我　皇上數百年養育培植之恩於此畏鼎
鑊斧鉞而不舍生一極言之天下後世其謂盛明何
蓋在昔有言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不安又曰
早建太子所以重宗廟又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又
曰太子諸王最宜早有定分　臣歷數載籍以來晉獻
公愛驪姬之子奚齊欲廢其太子申生自謂寡人有
子未知誰立其后二五並耦申生殺奚齊弒而晉亂

疏鈔　國本　六十三

者數世齊襄公不早辨羣公子衣服禮秩之等卒有
無知之禍其子桓公小白身親射鉤幾不免矣癸丘
之會且曰無易樹子而終以五公子爭立大亂齊國
蓋嫡庶長幼之間安危禍福之本其不可易也如此
猶古諸侯耳秦始皇斥逺其長子扶蘇使北監蒙恬
軍而少子胡亥遂以愛幸得成沙丘之謀秦二世以
亡漢高帝嬖戚夫人欲以其子如意易太子盈賴大
臣留侯叔孫等諫以安而夫人母子亦竟不免漢
武帝之時衛皇后太子據無寵坐蠱事卒立其所愛

李夫人弗陵是為昭帝然亦不克永世而終有天下
者實太子據之後唐明皇一日殺其三子將以立武
惠妃之子壽王瑁然瑁竟不免於殺而楊貴妃安祿
山之釁復蔓延而不可救解其他如隋文帝之於勇
唐太宗之於乾泰小犯之則小受其敗大犯之則大
受其敗敗則無所不危慎其敗則無所不安然要皆
由於理之明不明愛之割與難割耳我　皇上十齡
即位天縱聰明古今成敗何所不鑒於中房帷姑息
何所得關其念且天語叮嚀一則曰父子至親一則

疏鈔　國本　六十四

曰兄弟有序炳如日星昭揭海宇而上自公卿大夫
下至田野小民人心皇皇若不勝其杞人之憂者則
以所信者不在　皇上之空言而在　皇上之行事
所疑者不在昔之欽命而在今日之依違也何者數
年以前皇長子膚質尚弱岐齡有需即聖意有所牽
制而稍藉口於從容猶之可也今皇長子且十七矣
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
之心人皆有之我　皇上戴天履地為天下神人主
獨無是心乎且臣庶之家稍知理義者其冠婚亦

必及時而況帝王典禮　祖宗彝憲冊立冠婚若天
受成不可以毫髮爽者恐使天下萬世謂有子不立
有子十七而不使之成禮滅常棄典自我　皇上始
乎今之天下萬口一詞皆由我　皇上雖無廢長立
少之意而牽於皇貴妃體貌難處之故優游隱忍甘
以宗社為戲不知天下者非我　皇上與皇貴妃之
天下乃　聖祖神宗沐風櫛雨而得之天下也冊立
冠婚諸大典禮非我　皇上與皇貴妃之典禮乃
聖祖神宗貽謀燕翼而垂之典禮也　祖宗朝豈無

一二親愛疑似之人而終不以易是典禮至於　皇
先帝建春宮之日天下已不勝憂而冠婚二禮亦未
有過而不舉之期蓋以昭繫屬之理杜窺伺之萌鑒
前古之亂亡建萬年之長策不可易也今我　皇上
獨有一皇貴妃寧不解所以善處兩全之術而至令
天地　祖宗所付託之元子不得以及時日被章服
有室家同編戶之民是獨何心也且男女之欲雖上
智不免而血氣之動在茂齡尤難自我　皇上與皇
長子外皆婦侍耳萬一情欲之感或介乎儀容妻非

之嫌或成於貝錦而我　皇上日月有所不照覆育
有所不周又不知何辭以謝天下對　九廟在天之
靈耶語曰一兔在野百人逐之積金布市過者弗顧
言貴畜定耳我今　皇上可必其無是心而宦竪宮
妾之逢迎上下者安可必也夫旂我皇長子可必其
無是事而隱閑曲房媒孽左右者安可必也臣與言
及此足為寒心仰思千古不勝至戒卽令日我　皇
上奮然獨斷其於計已非早爽又柰何恐更遲之耶
且我　皇上卽以愛不自勝然亦非所以為愛也今

天下慮無不以皇長子之不冊立冠婚歸過皇貴妃
者而我　皇上又故依違以証成之　皇上又何以
託皇貴妃於天下由皇長子而觀則不慈由皇貴妃
而觀則不智無一可者也抑因是以不行取科道夫
科道耳目之官也朝廷有大奸邪四方有大利害衮
職有大闕失皆於此數十人是寄而今且懸鈌不補
勢必空曹空曹不已勢必諫諍之路絕而讒諂之門
開天下事至此尚可言耶且自非至無道之朝未明
求衣轉圜受善謗鼓諫木不足比隆而今一旦思為

此末世事耶若以冊立冠婚之典恐諸臣激聒而故
逆折其氣此天下何等大事在廷諸臣今日始爲是
忠愛云耳若歲復一歲月復一月機不勝遲人不勝
憤即如蘇安恒之上書安金藏之剖心男子郇模之
持筐獻字亦必有之而況跪門伏閤自先朝故事與
臣子職分者哉臣伏願我　皇上亟聽公卿臺諫早
定皇長子元良之佐而次第舉行冠婚二大典禮使
天下以皇長子之安歸功皇貴妃則與並受其福而
中外臣民不至咨咨如有不可測之憂至於科道諸

臣仍乞照常行取然後隨其言之是非得失而去留
之亦自無激聒之患而可以收忠藎之益不然是因
一之噎而廢百之食其可乎臣賤不宜有言又所言
皆諸臣之已嘗反覆瀆告而無以動　皇上之聽者
故冒爲不避誅殛喋喋言之不止則以見此爲天下
第一大事爲天下第一公心我　皇上能拒公卿臺
諫之言置之不下而不能箝天下臣民之口使之無
言庶因天下臣民之心必不可已而囘思公卿臺諫
之言必不可違典禮由是而行名分由是而正宗社

由是而安則臣雖虀粉猶未悔也然世見位卑言高
者不以爲沽名則以爲邀利不以爲遺佚而發舒則
以爲規避而掩飾凡此臣皆不恤獨是犬馬朴忠思
一仰酬高厚而加以年齒始衰疾病轉甚早晚求爲
丘壑之人及今不一有言則雖首丘田野有餘愧矣
臣年五十不稱夭如鴻毛之軀有補萬一則鼎鑊不
足爲臣憂鈇鑕不足爲臣慮九死如飴一生若贅願
得先伏重誅以上悟　明主而下隆千萬年之安進
效涓滴而退爲越位言事者之戒則庶乎臣言可行
而　皇上亦無悤於進言者矣

三陽届節三禮届期乞蚤賜舉行以隆宗社大
慶疏　馮琦 禮部侍郎 萬曆二十九年

臣等以成諭久須大典宜舉屢疏披陳未蒙賜報臣等竊惟儲爲春宮震爲長子舉大禮宜以春謹以立春之日合詞上請謹按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婚禮之行率以仲春詩人所爲詠桃夭也今遇新春皇長子年十九矣見正月矣届指則仲春矣考古禮參時令無一毫不合者禮不可更緩時不可更待惟 皇上垂聽焉臣聞漢臣有言蚤建太子所以重宗廟也冠必於廟婚必廟見 皇上臨御二十八九載而清廟之中始見此盛舉在天陟降寧無快然 皇上試推九廟之心而禮可速舉也父母之愛子也又愛其子之子皇太后自含飴弄孫以來日盼盼焉望其成立也冠禮行始勝衣冠矣婚禮行始望似續矣子以及子鴻儀快覩於東朝孫復生孫燕喜倍增於長樂 皇上試推 皇太后之心而禮可速舉也夫舉大禮者緣人情者也時未至不敢舉愛惜之也時已至不得不舉體悉之也無論累朝以來代有彝章即我

皇上十歲而冠十六而婚至十九則芜蕈之夢已徵震夙之祥已協矣自天子以達於下禮卽不同人情不相遠也 皇上試自推其心而禮可速舉也往時未奉三禮並行之諭羣情無不日夜以憂者及去歲沛然發德音無不相向手額以賀者未及期無不引領翹足以望者及期無不萬人一心萬口一詞以請者喜極而望望極而疑疑極而憂已而得所請則又復大喜此其故何也欣戴 皇上而因及於 皇上之子遵奉聖諭而必覲於聖諭之行耳 皇上試推中外百僚遠近萬邦之心而禮可速舉也蓋臣等今日之請與往歲異往時陳請雖切成命未頒諸臣匡諫之意多發端自下而上紬之今日之事則聖諭定於一年之前而恭請於一年之後故臣等將順之意多決策自上而下守之夫儲宮天下之大本也冠婚天下之大禮也 君父有成命而臣子奉之天下之大順也去歲有成言而今日踐之天下之大信也願 皇上敦大信成大順行大禮建大本以安 九廟之靈奉 聖母之歡於 天子益尊天下益安而中外

百僚遠近萬邦之心益服臣等不勝欣忭懇請之至

此葉上圖配補

建儲重典國本攸關不宜有待疏

顧憲成 吏部四司公本 萬曆二十一年三月

臣等伏見 皇上恩 祖訓立嫡之條欲將 三皇子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於此知 皇上之心有惕然其不敢自專者而必以上合聖祖之心爲安也又見 皇上諭輔臣王錫爵等欣爲天下之主無端受誣以爲可痛可恨於此知 皇上之心有歉然其不敢自適者而必以下合天下之心爲安也有 君如此豈不真 聖君哉乃臣等退

而思之惟是待之一言有不能釋然而無疑者 皇上之所據以爲得在此而天下之所共據以爲失亦在此此吉凶之原安危之幾不可不早辨而慎防也夫太子天下本立本所以不忘天下也豫定所以固本也如之何其可緩也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是也待嫡非也就見無論嫡之有無是也待將來論嫡之有無非也夫待之爲言也濡滯而鮮決懸設而難期挽不刊之典瀆不易之防眾不携之信叢不解之惑開漸滋之釁貽不測之憂甚不可也臣 請得而歷

數之 皇上之稱 祖訓惓惓矣顧其所言立嫡待
嫡二條意各有主質以建 儲之事判然不類 皇
上第以其合於己援而附之是爲尊 祖訓乎是爲
恃 祖訓乎其不可一也嘗考我 朝建 儲家法
東宮原不待嫡 元子竝不封王廷臣連章累牘言
之甚詳歷歷可按 皇上第以其不合於己置弗爲
省豈 皇上剏得之見有加於 列聖之上乎其不
可二也臣等聞之幾有天下者稱天于天子之元子
稱太子太子之元子稱太孫天子繫乎天也君與天

一體也太子繫乎父也太孫繫乎祖也父子祖孫一
體也故親之主鬯承祧於是乎在不可得而爵者也
餘子則稱王王必繫之地各有分域可得而爵者也
今欲竝封 三王 元子之封何所繫乎無所繫則
難乎其爲名有所繫則難乎其爲實其不可三也
皇上亦曰權宜云耳夫權者不得已而設者也 元
子升儲 諸子分藩於理爲順於情爲安於分爲稱
於訓爲經有何疑顧有何牽制有何不得已而然乎
稱尊鈞天偪所錄也偪則凌凌則僭屬所階也豈細

故哉而姑任之其不可四也 皇上以 聖祖爲法
聖子神孫以 皇上爲法 皇上尚不難創其所無
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而有嫡可也不然
是無 東宮也無乃悞萬世之大計乎又幸而如
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是凡 皇子皆 東宮也無
乃釀萬世之大患乎臣每念及此便自寒心 皇上
獨能宴然而已耶其不可五也且夫 皇后者所與
皇上共承 宗祧者也期於 宗祧得人而已 宗
祧得人而 皇后之職盡矣豈必有嫡而後爲快夫

皇上以父道臨天下者也 皇上以母道臨天下者
也一體也是故 皇上之元子卽 皇后之元子也
雖 恭妃不得而私之也 皇上之諸子卽 皇后
之諸子也雖 皇貴妃不得而私之也何者統於尊
也今庶民之家妾之有子亦以其妻爲嫡母固其定
分然耳豈必自己出而後爲子又豈必如輔臣王錫
爵之請須拜而後稱子哉 皇上何不斷以大義而
爲此區區乎其不可六也況始者奉 旨少待二三
年則是二三年而已俄而改於二十年則亦二十年

而已俄而又改於二十一年則亦二十一年而已猶可以歲月爲期也今曰以待嫡嗣則未可以歲月爲期也　德音方布而忽更　聖意屢遷而漸緩非由預濟非由衆激何以謝天下其不可七也善乎　皇上之言之也曰朕爲天下之主夫爲天下之主者未有不以天下爲心者也自並封之　命下聞者莫不悵然若失愕然若驚一日之間叩　閽而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於閭巷小民亦囂然聚族而議也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　皇上猶責元輔王錫爵

擔當錫爵夙夜趨　召而來正欲爲　皇上定此一大事排羣議而順　上旨非所謂擔當豈其願之惟是日夜惶悚矢志積誠必欲納　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真擔當耳不然　皇上尚不能如天下何而况錫爵哉其不可八也凡人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　皇上神明天縱信非溺寵狎昵之比而不諒者一意揣摩百方猜度殆難以家喻而戶曉也是故　皇上方以爲無端受誣天下且以爲無端反汗無端受誣豈惟　皇上有所不堪卽　臣等亦爲　皇上不堪無端反汗豈惟　臣等不能爲　皇上解卽　皇上亦不能爲　臣等解　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其不可九也凡此九不可皆待之一言爲之也故曰待者事之賊也猶豫則亂謀優游則妨斷因循則失時徘徊則啓伺遷延則養禍豈非天下之大戒哉伏願　皇上反觀默省長慮却顧以成憲爲必不可違以輿論爲必不可拂以　初命爲必不可爽以　新諭爲必不可行斷自宸衷亟舉大典　皇元子首正儲位　皇第三子　皇第五

子併錫王封庶幾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宗廟之福　社稷之慶千萬世無疆之休悉萃於此矣　臣等曷勝惓惓願望之至

萬曆疏鈔卷四

政本類

○錢一本　敬陳論相大義以正朝綱疏

○蔡時鼎　乞澄表率之源以端政本疏

○湯顯祖　輔臣欺蔽如故科臣賄媚方新疏

○冀　體　輔臣虧名辱國乞允歸以重政本疏

○楊　恂　時事觸衷乞清政本疏

○吳達可　輔臣久擁虛位乞允歸以清政本疏

、蕭　淳　元輔乞休觀望乞乾斷以端政本疏

○王元翰　政本虛久廷推難緩疏

○史學遷　政本需人乞法祖以翊泰運疏

○汪若霖　朝政因循可慮輔臣單匱難支疏

○李雲鵠　乞公會推精簡用以清政本疏

○胡　忻　閣臣最急疇咨宜慎疏

○王元翰　枚卜萬難再緩推舉務得至當疏

○金士衡　卜相公論宜存乞裁斷以重政本疏

○沈鳳翔　君相治本攸關疑情當撤疏

、宋一韓　枚卜閣臣議論未一據實奏聞疏

○胡　忻　禮臣不堪枚卜推轂未厭人情疏

○王元翰　政本重地不宜恕納匪人疏

、宋一韓　爰立實關宗社不宜徒採虛名疏

○袁懋謙　敬攄忠義之旨以仰贊枚卜疏

○胡　忻　元輔至情當體乞終優老疏

○蕭近高　險輔煽禍朋比傾危乞清政本疏

錢一本論相指斥張居正申時行陳三謨曾士楚　表

雒于仁趙用賢劉元卿　蔡時鼎斥申時行申用嘉

表高桂饒伸又斥王錫爵

政本類

敬陳論相大義以正朝綱疏

錢一本 福建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九年九月

臣接邸報屢見言者之論輔臣爲權爲奸而輔臣之辨言者爲誣爲謗言者之論輔臣爲嚴嵩爲張居正而皇上之望輔臣爲伊尹爲孔子權奸天下之大惡也伊孔天下之大聖也此一臣之身而信之則擬之爲大聖攻之則名之爲大惡若謂毀之皆失其眞

安必譽之不過其實夫人君之職惟在論相國人皆曰不可皇上獨曰賢相無定論如此其何以正百官而服萬民臣以爲國是之不明自今之論相始也我太祖高皇帝鑒前代人臣專權亂政之失罷置丞相設府部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謂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我皇上憲法皇祖勑諭廷臣亦言朕總攬乾綱圖惟化理孜孜不怠良以自古政出朝廷君者南面總者也臣者北面輔者也所以謂之天下之政出於一也今日俞旨之下輔臣總政之云此果皇上之所自出乎抑亦閣中之所票擬乎皇上不得以朝廷之政與臣下總臣下不得總朝廷之政以與皇上抗輔臣而總政內閣不止爲前代之丞相府且儼然南面之尊矣或謂總督總兵皆以總名官卽謂首臣爲總政亦適予其實耳庸何傷臣曰此所謂閫外事將軍制之故可以總名也若謂朝廷之政而可使輔臣總之然則皇上又何所攬而總乎臣也誦明明之祖訓仰煌煌之勑諭惟知皇上之當總攬不識輔臣之可總政若皇上

言總輔臣亦言總以臣擬君以下僭上從古皇上加稱則無故而自貶損爲失體從閣中票擬則跋扈而同背逆爲大亂臣以此非皇上出也蓋自代言擬旨來閣臣之專政尤甚於丞相之專權而又惟首員爲之主餘俱唯唯聽命旅進旅退終日伴食故在同閣之臣其阿比首臣亦無所不至苟得首臣之心卽可漸次以需首臣之位是故阿居正者申時行也阿時行者又其欲爲時行者也阿之以孔子不足而伊尹是爲周公之不足而書人以禹傒巳之居正也

國家所以倚[illegible]者不忠而猶欲直以詰皇上擬首臣是必
孟子之所謂無伊尹之志者之所爲也孔子言告哀公
敬大臣則不眩其在官則曰事君盡禮我今皇上極
其敬禮乎天臣今之大臣則極其無禮於我皇上又
何以正百官而服萬民所以爲朝綱之不正自今之
論相始也國是之不可二亦不明而明之自論相始
朝綱之不可不正者不正而正之自論相始臣請勿追
其往而但論將來使輔臣所勉唯言即言曰志伊尹而
學孔也孰與使輔臣終危臣言亦有爲權爲奸爲伊
尹孔子之罪人[illegible]而[illegible]聖明亮[illegible]者也是
故易曰變通[illegible]欲如我們高皇帝之龍
相如我下[illegible]止備顧問應固有所[illegible]
可也亦豈可[illegible]我[illegible]之遺意乎今者代言擬
旨亦顧問之遺[illegible]有章奏到閣擬
天語之親問焉今[illegible]各[illegible]所見各擬一旨以
俟我皇上採擇使朝廷之事無一不出於皇上聖裁
則首者安得而擅其權次者安得而賠伴食之
誚其不然者縱不爲奸亦謂有權矣而惡焉如時行

近題之疏有旨特票從部擬而已之云部臣題閣臣
票如是而遂已不審遵之陛下於何所矣又每於嫌
怨所在必以出自聖斷爲擬然則其餘之爲時行
斷勿問也矣又皇上斷者不能什之一時行斷者且
逾什之九矣而皇上斷謂之聖旨時行斷亦謂之
聖旨習矣不察蓋不特權倖[illegible]陛下而更過之矣罪
何可勝誅哉此其衙當論者一自古泰交之世臣之
規君則曰罔遊罔淫勿疑勿貳君之戒臣則曰汝無
面從退有後言若君臣自賢又相向而爲佞乃處堂
之燕雀衛猴之國是也輔者許事雜于[illegible]恭進四藥
之箴[illegible]陛下欲見之施行輔臣襲陳賈鄙夫之智力
勸留中既有言及輔臣之章亦盡留中夫士有批鱗
而極諫則逢之以留中既道吾君於遂非文過之
爲亦有借劍而危言遂世亦答之以留中安望其臣
以盡忠補過之舉臣觀伊尹暨湯咸有一德之說而
知欲我皇上之從諫當先自輔臣之受善始必汲
圖改過之益大開遷善之門于切先後事關廊廟之
章有非別懸懇請[illegible]盡爲發下有則與天下共

改之無則與天下共勉之而又於先後以言已獲罪諸臣如饒伸萬國欽鄒併請召復原職庶乎以過勿憚改之身來四方直諒多聞之士驅天下諛諂面諛之徒而可仰致吾君於從諫弗咈之隆夫非伊孔之遐軌哉此其所當論者二科場一事再爲言及亦幾汚人齒頰獨恨票擬原無私弊之旨此乃不可以欺天下三尺之童子而敢以欺吾君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且夫季孫之與子叔疑謂之壟斷富貴此猶言已身不用而子弟更進也今已身見在執政未嘗一日

不用而叔使子弟于進不尤異之異乎將不謂之壟斷富貴乎況國家令甲凡同族官員仕同省郡里者必爲迴避其父執政在朝其子若弟即爲引嫌迴避亦奚不可即不暇遠引嚴嵩之惡不有其子世蕃不如是之甚也居正罪大而不可解亦懋修嗣修等連第之爲災其人之言曰我朝公卿典刑不遠宋公遠其黨終自異避於宋太公之下抑何以稱塞我臣皇雖伊孔之期望臣請見在執政自今特著爲令俱許以蔭入官其有已中式而被人指摘者亟請除名改除

應蔭官秩入官之後又與見從仕籍者暫還里居屏跡公門勿躐世蕃懋修之故轍俟父致政之日然後徐議進止留餘祿以還朝廷留科目以盡讓天下寒畯之士俾公卿典刑卓然自今日樹立始夫非千古之一大快乎不然犬馬報主之心終不勝其牛馬子孫之計或能彌縫於在任終必決裂於去日雖辭權與奸之名難逃鄙與具之議智者宜有以自處矣此其所當論者三易訓從王之義於蹇則言匪躬於損則言無家矧大臣以身殉國安復有家寅而進申而

退進則當思盡忠退則當思補過何暇延接私交通受餽問匪嫌疑之難遠且精力之徒獘儻非一意奉公謝絕私交即虛名亦冒實汚足樹貪饕之幟矧濁源斷無潔流安覩肅清之期以遠臣則或爲近臣府庫或又合遠近之臣而爲內閣府庫欲不爲嵩爲居正何可得也臣請繼今有政事當議賢士當覯止禮見於公署勿通問於私室但有候門投餽仍踵敝風者無論內外之部院府寺外之撫按監司一一自爲覺察執奏併請勑下緝事衙門訪捕拏問一洗政本

此葉上圖配補

之陋習重開內閣之淸明庶幾大法小廉正己物正而少足爲閣臣之重乎或尤臣曰交際問餽聖賢亦有弗廢者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臣曰未嘗遠行不有聞戒安居京師開門受賂是何處也貨之耳貨之自內閣始餽遺之禁年年條議歲歲申令亦何爲哉此其所當論者四墨勑斜封前代所患密啓言事先臣有弗爲聞今閣臣或有救援之舉或有密勿之謀類具揭帖以進雖格言正論讜議忠謀盡出格心止理絕無私意可窺已類斜封密啓

之爲非有公聽並觀之益況所言公當與天下公言之所言私忠臣不私柰何沿中書之故事啓留中之弊賞罰恩怨之所由示威福之自己古有薦達人不使人知今有論救人甚上從之則居其功上弗從則避其怨古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令人以告者旣不可知順於外者又無所見或謂機事當密以之圖軍情重務或宮禁大防乃可耳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能美必將順可與天下共獻於吾君惡必匡救否

與天下共替於吾君何嫌何疑不爲明本聞奏顯言於朝而徒事區區揭帖爲也此其所當論者五我國家倣古爲治部院卽分職之六卿內閣卽論道之三公未聞三公可以盡攬六卿之權歸之一人之掌握而六卿又惟跼蹐趄趑順首屛氣唯唯聽命於三公毋事必爲之請教而後行也蓋在嵩與居正時合部院大小諸臣無一不靡然委其身以爲之役而其甚則有安爲鷹犬者今之風其無復存乎其猶有存乎禮卿于愼行亦號有夙望者也於題差各省主考一

事一則曰數日前向輔臣請議一則曰於某日詣朝房向輔臣講定一差而兩次請教惟輔臣之唾咳是聽他之伺候顏色而稟承意旨於其所自供者一一畢露其狀矣夫枉己從人曲也曲意狥物汙也以語直哉惟淸之秩宗殊遠寧愼行一人爲然乎或曰諸臣之必爲請教蓋所謂同寅協恭而和衷者也臣以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之謂寅責難於君之謂恭直道而行心無私曲之謂衷阿比爲同非寅也權勢以爲協非恭也不寅不恭而言和非衷也故有上殿相爭

雖虎示嚴不失和氣於和衷之義猶庶幾焉今且澌泯盡矣則曷若禪諸臣各爲陳見悃誠矢其生平人自靖獻於我　皇上我　皇上下之輔臣票擬其題請票擬之是非同異可以觀不相揜之公焉可以觀相濟之義焉可以觀諸臣之才品力量之誠僞小大焉可以觀輔臣心術之公私焉可以觀誠心之開直道之布衆思之集忠益之廣焉可以觀謀國之虛斷斷休休不恃其才而以天下之才爲才不伐其善而以天下之善爲善之量焉不然者請教則題不請敗

則否請教則覆不請教則不覆是部院之一題一覆莫非輔臣之所頤指氣使者耳何待章奏下閣而後爲之票擬焉則謂國家事盡在輔臣股掌間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專抑何怪也此其所當論者六在昔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相君不爲輔德即有沃心不廣明揚即勤吐握致其身以事君又不自用而惟汲汲於網羅天下之賢才以事君此相業之所以炳耀宇宙而聲施無窮也將以求之今日不學無術之流誠不可以若是其幾然於所謂陳力就列之義獨

不少省於心乎夫三公職在論道師道之教訓今講幄經年不御是何師也傅傅之德義今外帑匱乏私藏充盈如每年加增二十萬之歲進終不能一爲救止是何傅也保保其身體今　聖躬常年深居靜攝尚以多疾爲辭是何保也其兼銜必曰太子之師之傅之保而冊立　皇元子之儀注至今又復改遲豈考官則可與禮臣講定而冊立大典顧不能與禮臣共求定乎臣不知其所兼者又何職矣夫民間士庶之家但有延師自輔及教子者其子經月不面其守

屢歲不學則其師必以瘝曠爲愧而求去之不暇抑其師弗嚴而道弗立其主亦必甚惡而思以易之矧國家之師傅耶號之以師傅不足而又冠之以大學士今所學者大耶小耶其士之學者耶其士之不學者耶學與不學士之大小之判也不學則唯自滿自足不知求賢以自輔而安得有致君堯舜之術彼逐隊而候朝房窰地而伺私室非受爵公朝而來拜恩乃先意逢迎而來請教即不盡以私相于亦祿位保守套數徵逐之庸衆人非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之賢

[illegible]盛衰也以德業不脩之身率天下則庸流競進以過失惡聞之人觀四方則諛佞朋乎或遇事輒稱之人堂堂天朝豈其借才於異代哉此其所當論者也伊尹起耕夫相湯以王天下孔子由司寇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大治且陛下寤寐伊周之臣乎前者祭酒趙用賢疏薦舉人劉元卿等宜加徵聘擢用當事者拘攣齷齪無能破格請為題覆翊起耕夫而立之為相顧易言耶我列聖論相蓋有以才望用如楊士清以賢德簡如薛瑄等初不以資格為資猶有司寇攝

相遺意今復能行否耶繇斯以譚當世固無伊孔卿有其人不為弄陛下用也翰林六途謂之儲養相才厥初講讀編脩蔵得簡人以備顧問尚知為官擇人今惟累資躋級循列卿位以覬必得遂使國家命相之大任僅為閣臣援引窓私物庸者習輭熟結納之奎黠者恣憑淩侵奪之謀外推內引監閣表裡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皆鄙夫辱人之行耳始進不以正安所善其終雖亦間有賢相起於其間然如楊士奇之荐身犯大辟楊榮之孫坐事籍沒其

家資巨萬三楊猶然他可知矣故自來內閣之臣善終者絕鮮一據其位遠者三十年近者十年不敢不止嵩之鑒不遠而居正蹈之鑒不遺而時行又蹈之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庸碌駑罷或甚於時行褊隘執拗又復為居正若非大破常格如舜湯之公天下以選舉皐陶伊尹使之朝夕納誨光輔聖德相道終未可言得天下尚未有治期臣甚以為陛下惜也此其所當論者人先民詢芻蕘之言明王設誹謗之木芻蕘且詢何況朝士誹謗且求何況忠言今

之大臣貌孔而質虎跡伊而心莽紀綱自茲失誰為亂議論自淆夫誰為沸懼人攻己而欲鉗天下之口先倡留中以壅蔽君上之過彼有謬謬而來此必詆詆而拒不目之為奸為邪為浮薄必詈之為讒為謗為小人進言者而皆若人非陛下安所用之曷不為盡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也且夫論嚴嵩者當其時不斥之為奸邪浮薄讒謗小人乎嚴嵩誅而公論自定論居正者當其時又不斥之為奸邪浮薄讒謗小人乎居正死而公道亦昭目前之耳目可塗身後之是

非難罔不畏於人人可欺也不愧於天天不可欺也
尤可異者大臣之體弗宏何小人之娼嫉言責之忠
未盡何官守之拘攣我孝高皇帝時典史馮堅言事
稱旨擢之僉都御史自典史而上其無一人不得言
可知矣居正不居喪臺諫諸臣寂無一言惟聞陳三
謨曾士楚相率而上保留之疏此非號爲有言責者
耶乃令戒小人之出位而稱數妄言者之爲可罪喋
喋利口之詞又稍復見之章奏間是三謨士楚之再
見也孔子告顏淵爲邦獨嚴佞人之戒比其相魯亟

加少正卯之誅撫時慨事難不憂今之所謂奸邪孚
薄讒謗小人而獨憂其有三謨士楚之佞居正者使
輔臣而勿爲居正也者於其佞臣者亟屏斥之於其
攻己者亟登顧之庶乎若其如嵩如居正而就其如
伊尹如孔子國亦非甚高難行之事乎此其所當論
者九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
而國又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故伊告老而致政孔
在陳而思歸皆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也
其在先臣徐階之告我 肅皇帝亦言 祖宗時輔

臣無敢有專者自夏言嚴嵩事皆獨斷而權始有歸
今欲復 祖制以收政柄此官不但宜多仍須擇廉
靖謹畏者用之至於首員但三五年俱令解職則彼
不得據其位而恩威常出於上矣以故未幾亦爲致
政而去其不敢獨斷自專勿以寵利居成功國如此
今或不思君臣之分等於天地毫髮不容僭差上名
之曰總政已亦居之曰總政畧不聞有趨避遜謝之
狀專耶不專耶夫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伊孔之所不
爲第有行而無止以其身居於寵利之極耐彈忍辱

之地使天下溺不知止之徒牽引以進必老死於位
而後已古之所謂元老大臣乃如是其不知進退存
亡者耶大臣既無難進易退之節天下安有頑廉懦
立之風擧末世之人心風俗靡爛於同流合汚之鄉
乞播登壟之玩外驕人於白日內泣妻子於中庭滔
滔而莫之止者政本之司有不言而喻不戒以孚者
也是故吾陛下之治前數年不勝其操切慘刻而熱
焰爍人後數年不勝其姑息委靡而賢愚共貫前
政自居正總今之政自時行總而皆不自朝廷

許衡曰臣子執賊權柄有無禍福者惟人事在天道
亦不許是故月星借日爲光臣子近君多權寵利不
居成功亟退察存亡之正理酌損益之天行匪凶禍
之爲避爰推賢以讓能行正不失其時號明哲之煌
煌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
謂我僭人各有心亦存乎聽之者之自擇何如耳此
其所當論者不論相之道得而端揆之化行以正百
官以服萬民國是不期明而明朝綱不期正而正矣
雖曰君道莫先論相而取人亦在君身伊尹將告歸

以一德陳戒於君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
不凶願陛下謹於始終惟一而之隆勿以國本爲兒戲
勿以言及國本者爲激聒勿以濆激延敗之說爲拒
諫飾非之藉而致天下萬世之遺議執此冊立之令
堅如金石也行此冊立之令信如四時也則天
命眷顧於上人心擁悅於下九廟之神靈乎佑於前
萬世之統緒期貽於後凡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
畢萃於臣陛下之身臣以爲何吉如之其或三之
以二參之以三則天命必有不眷人心必有不悅神

廟之神靈夫何以佑萬世之統緒夫何以垂國本一
摇天下且危臣以爲何凶如之誠有味於伊尹之言
而信行之夫然後咸有一德之臣從可求矣孔子以
九經告君而先之脩身勸賢大端讒夫女謁貨利之
交一有惑溺則內之心志決不清明外之身體決不
強固矧以艶處之褒姒兼爲善諂之驪姬狐媚旣以
蠱其心而鹿臺又復移其志于陛下之方寸臣知其
不能自持者蓋多矣抑何以責德尊士而將身取人
誠有味於孔子之言而誠力行之不亦壯孰非誦法

孔子者斷亦不甘爲孔子之罪人而仰須聖明乎臣
之遇矣若但以伊孔望臣而不以堯舜自待則湯聘
不來伊尹何起女樂旣沮孔子必行相亦斷無從論
也臣因以經[illegible]以菲[illegible]言[illegible]士[illegible]歌[illegible]
又詞氣橫厲指斥尖刻若以是之爲相或更出[illegible]
[illegible]狷[illegible]責人剪剪者亦臣[illegible]焉耳[illegible]

乞澄表事之源以端政本以維國紀疏

蔡時鼎南京吏部主事萬曆十八年十二月

臣伏自思官守言責職不相踰出位之戒素所服膺但每有憤痛感激於中欲以少補國家萬一退就刑章死無所恨竊見頻年以來天災歲被民困愈增紀綱紊亂吏治淆濁夙夜竭思興替之源斷無他道惟在陛下與輔臣幡然省改立可挽回而陛下深居宮闕臣民呼籲莫能上達近聞言路諸臣建章累牘納忠極諫諄諄詳切陛下皆答以知道未聞襃

受之實然殊優容寬貸非切直如雒于仁不加罪責至於佐理斡旋之機全望輔臣而輔臣方樹黨自固忌言益甚舉泛章疏不待明白指切有意向不給者所怨惡傷害或顯斥於當時或徐退於後日或陰中以別事或潛伺其他短是以環視在廷背心知其非而莫肯盡言以觸其忌或私懷其德而且為回互以文其過致使天下諛佞滋熾是非雜揉正氣日以消沮功實日以頹廢而方且內托之乎雅量外托之乎清朗此聖賢所以重似是之防嚴亂德之原

以昭避越職之罪昔有觀關之誅謹披瀝為陛下陳之臣聞致身事君明義也勿欺臣子大戒也故營私之念重則奉公之意必衰行詐之機熟則忠誠之節必退所謂道二仁與不仁立於公私誠偽之界且不可以為政況純乎出此而入彼哉伏見今輔臣申時行者自張居正身敗張四維釋位之後自為首揆即懲前專擅矯行謙退鑒昔嚴切偏尚寬柔非不欲示休休之度養和平之福奈何患得患失之念重而不可則止之義輕虛崇讓而實貪競外包容而內忌

刻私械剪生為英滋甚故居正之貽禍身後者以其違禮徇欲而居正之有補於國者以其持法任事今改革其美而紹述其私盡去其維天下之心而益巧其欺天下之術以此求全奚異畏迹而疾走以此飾聽奚異掩耳而盜鍾矣前人之未工忘己事之愈拙身欲寡皆登之維而國甘受東陵之禍奈何欲禁人不言使庶寀唯唯以為快也臣不敢搜剔微瞹試言其易見者焉夫用人親疎無常要以呈能奏功輸力於國則舉黨舉讎皆不為私必不在國則進為樹黨

退焉伐異以毀無以顧措也特行專事廣後無意積
貴徒勢榮名者攀進若流水奉法循理者淹滯若積
薪法禁則愈詳於疏遠樂進則愈加於親近蓋勢可
借以黨也勢可假以權又用之速以多爲己私其餘
則平生無勤義之益轉移無進賢之譽故雖狂職累
勞輕重不顧內者愈速外者愈遲懸絕之甚莫如今
日皆由用黨所致其弊亦今與論者科臣之例該衙
遷之或以偏遷而以爲宜或以騙遷而不以爲宜將
滯遷之時有謝病以爲避者有請地或爲彼則謂其避遷
或爲此則不謂其避遷所喜則卿寺可以爲轉致
而以不轉明推東議者可以優轉所惡則以排擯
公論以除源爲聖意以淹沉雜職爲未盡其事政令
出閑局其在心擬使各以公道猶恐衆情未輸況又
惡之交明若指掌欲使其示然歸心此實難矣雖
夫濬槩司道遷庭防遷轉稍優猶可說也蘇松雖
輔臣桑梓自國家視之均是王土與王臣耳今其處兵
備獨相繼爲遷擢其太湖各雖各不同其行之意均
爲其鄉優報明示天下以親附之利也倘心乎爲國

得人宜其一膜之內遂分胡越若此之甚乎凡此皆
由一念之私積成悖謬故張居正雖自用偏信猶有
心於辨才賢實未如今日之一意爲己也其於賢否
邪正豈不謂稍從區別不知心無二用勢不兩立私
意一織則其日夜營謀親密籌畫汨沒其中安能自
覺而精神向背不期自應羣司共視洞若觀火即或
頗加雜進以塞人望然既不能斷絕於正道又不能
自割於親黨薰蕕同器方淄染是懼於國何賴焉而
以貌用與心用者較其數不勝也故持不斷之意者

猶開羣枉之門况本持私曲而欲得人以收國家之
用豈不遠哉亟宜省改者一也理國寬嚴無常要以
維世齊民可持之久則濟猛濟寬皆足爲惠心不在
國則寬以示恩嚴以厲威均之無以範物也時行欲
以私惠悅衆苟安無事廢法徇情姑息日甚間有峻
其憲章又若有爲而發非公平體國之道故入柄馭
臣法令所急廢置違典難可具述若選法大務也謬
如州同降補推官既被言矣即未至議處獨不宜切
責之乎值其願使如意之人詭說以支吾則置之不

罔失儀小過也偶爾拜跪違錯雖㕘論矣但罰治過
足獨奈何深罪之乎値其衆議紛紜之後欲借以威
衆則黜之不顧輕重失度多若此類萬事叢挫豈能
盡無所失苟出自至公雖有出入亦足示警惟其發
於偏私適足使人玩視以至地愈重者弊愈大而莫
禁黨愈固者奸愈深而不除選舉益多倖門出納益
多弊竇叛亂之成重責於止而輕罰於不奸囊之起
厚撫以恩而薄示以刑徒欲苟且目前莫計貽害久
遠於身得矣其如國何使中外諸司望風慕效皆懼

衆心難調而甚覓容衆怨惡危法令便於公家而不
便於私情者咸聽其縱弛莫肯以身獨任盡持法之
臣不能毋公而悅違有怨議嗣隨其後奉國本心誰
爲申理人懷自保法安得行夫綱漏吞舟時或致治
然惟公以行恕故能疎而不失未有畏徇沮格可謂
得衆之寬卽雖虛文申飭非不燦然明備不知法行
自近藏身貴恕已欲任德使人任怨夫既不怨何以
喻人且譴私一念固滯胸中則意之所庇雖有百過
終不得聞於耳卽或及聞終不直繩以法權宜假

漸成積習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其究卒使奸宄益殖
善弱滋困以臣耳聞目覩各處臣工皆謂彌縫爲上
策守職爲拙計各處卒伍皆毋事要挾驕悍難制遲
之數年將有不可救藥之禍是孰釀之哉亟宜省改
者二也科場重典防禁至嚴二百年來未有敢奸之
者自居正作俑時行濫觴利其便已莫肯更革時行
之子用嘉贅於湖州富宦董份之家營入浙場其時
監臨御史爲用嘉故洩漏題目預先流播甚至轉相
私鬻每題得銀二三錢驗若左券遍浙人士誰不傳

聞是年用嘉自中時行自知不慊人言遂將科場之
弊深切忌諱有人言及惡之如讐近又其婿李鴻順
天鄉試中式卷內謬寫囙字二次此字經典所希下
筆偶錯決不至是弊跡昭然實難自解高桂言之及
今沉淪邑宰饒伸言之詔獄拷責幾斃中外羣臣與
其子婿何讐憤此二事不約同情暴著如此猶云尚
未可據竟托於覆試以塞責藉於重庇以獲全然則
前所革退如王篆朱璉之子亦何曾確然有憑若其
援此辯冤何以解之是徒勢存與存勢去與去法於

何有猶乃不肯內省反謂外臣有意謗訐求大臣子弟
不幸是何言哉郎玉錫爵素負人望亦發憤偏執不
能自克勢足制人抑揚其說孰能禁之天下之事惟
眞莫掩衆口可鉗衆心難服縱有諂附成習代爲飾
辯反之本眞恐難終昧或謂主司以此自媚將行未
必與知此猶近之然觀其甚德主者而甚惡言者愛
憎若此豈得欲享其利又諉其責此法可撓孰不可
撓亟宜省改者三也言路通塞事關治亂然必責專
輔導者先懷拜言之誠而後可以此匡君弼成止輦
之德未有包惡拂士而欲延樂諍臣者將行自爲首
轄以其原與居正親暱者及權非其黨者起而攻己遂
一意鉗制言路不問是非謝癸未秋冬曾有揭帖上
達聖覽謂諫官妄言宜加處分此非爲國也其時週
景隆孫繼先曾乾亨黃道瞻等諸臣言及邊將本兵
非有觸諱之語相繼落職中外咸駭其故及票旨謂
科道參論大臣不當俆每並不申救天下以此窺將
行之心矣以後托言議論煩多有傷國是禁防益密
忌諱愈深然苟瑣屑條列即其病於理亦所不較惟

其與己異意即甚合於道亦所不容縱使維持國是
果有誠心亦必自反無私方可使人忘言豈有私意
横積欲使滿朝莫矯其非惟己是順縱使言有當否
處分非過亦必據理進退不可一毫阿曲豈有是非
之界專在黨己異己之間借定國是以遂身圖其誰
信之甚至稍有異同之議部寺諸臣交章保奏名爲
公論實以媚權豈成風俗及禁言不止又逆其爲掩
惡罪其爲冒名夫人心難測忤于當道者豈必皆無
所爲但權勢易溺安於黨同者又豈必皆無所覬三
者誠否俱不可必究其[illegible]恐特立終賢於諂媚滑
鯁競勝於脂韋而將行專持偏說去彼取此謂其爲
國將誰欺乎蓋國與身異道也將行誤以助己爲助
國黨之者亦誤以奉輔臣爲奉國謂同爲和謂比爲
周毫釐千里辯正在是臣嘗讀李膺范滂等傳竊咎
其抗忿婞直不顧大體激成國家之禍然此可因曹
節王甫等言之未有身稱皋夔而欲使人毀方求合
以調停其私者也若夫江東之李植等借堪輿以求
勝誠爲可罪然彼固甚決此亦未得均之心切利害

計在制入非有徇國忘私之素恍徒憤其身居下位
既不量力又不度理揆勢俱非安得不一敗塗地遂
使時行得借為口實以結諫臣之舌稍有異已必曰
江李之黨故臣謂者乃害於言路而非補於言路益
於時行而非損於時行者也臣又見前歲遇災尚下
求言之令今歲屢閱詔旨不聞乞言之詞豈防諸臣
規諫　陛下乎抑恐諸臣違犯輔臣乎飾非拒諫自
時行始望以匡君聽納不可得矣亟宜省改者四也
疏鈔　改本　二五
人臣善則歸君過則歸己未有己欲樹恩而使君任
其過者時行既以風旨諷諫臣又恐天下議己乃言
彼亦雖所自為亦必備言外廷動丟聖意自謂力救
不能挽迴習為故套無適不然觀其科場之事上疏
自辯內言高桂輕處則曰稟旨優伸重處則曰聖怒
輕重之間共歸之已行歸之君明著其說誣罔上告
曾不畏忌皆因君襲日必莫覺其非夫隱微之際指
視猶及是否救解言官焉能逃於肺肝之見即一時
不知後亦自明本無此心曉曉然益增其偽則何益
夫如居正當時杖遣諸臣今欲妄之　陛下其可得

乎時行所以未至居正者徒以退一步法自為遠怨
之計但既誘人附己勢必明白分別忤者黜罰稍寬
順者必登進愈速以此持世益足以妨公器而塞賢
路為身愈巧病國益甚志在循私無術而可然尚未
有顯言其罪者而忌嫉已如此矣迺日以斥逐諫臣
歸過於　陛下謂天下為可欺是誠何心哉亟宜省
改者五也夫臣進矣不求其報相與輸力於國自然
同心無間故韓厥戮御舉之者反以為賀叔向不見
救之者不以為嫌此豈偽飾示廣惟其志專為國故
疏鈔　改本　二六
能無取比昵方建言譴謫諸臣擢自戍伍編民苟有
信任之實何必恩自己出時行遂為疏請破格優用
識者已知其有市恩之意及諸臣既用時行謂當德
已無極因其意氣自負不能相徇膠漆未投遂進苦
口遂致大相齟齬反成嫌隙其於美疢滋毒藥石生
我之義曾莫之講而佞諂之徒翕然同聲直指諸臣
為邪顯然見之章奏甚至造為浮語謂鄒元標得受
甘雨重賂薦之起用豈不痛哉諸臣之中或有視已
太高求進太驟豈能盡無他咎萬一柄用亦焉知能

受天子眷顧當維持公法冀安國家以報人主之大
德區區小恩屈公法以狥之詎宰相事乎臣聞申用
嘉中於浙場本房杭州同知未滿三載擢爲郡守又
調松江旋遷憲副恩亦報矣且恐撫按不知毋毋貽
書曲加推引雖私之念何其太重董份立朝附勢素
無節行居鄉巨積淩轢閭里昔遇災歉一毛不拔有
勸其發賑以收人心份應之曰此端不可開也時行
爲之致書撫按欲邀存問隆典士民具呈反爲僞飾
謂待以舉火者數千家名實相謬如此豈不使閭閻

傳笑幸有萬御史一疏衆論稱快存問亦止此固時
行轉圜之美自不可掩設無此疏隆典遂行居官貪
鄙處鄉富豪者朝廷且敬禮之何以昭示天下垂訓
來世酬恩厚道誰謂其非然以一身私報敢于朝廷
公義則報國輕於報恩大臣之道何在至於府縣佐
領等官有所親比時時移書所轄上司以致負嵎恣
肆莫之敢問餘人觀望能不效尤雖懲貪之令日下
不足取信徒飾虛聲奚惑乎吏治之不振哉凡此皆
因厚於所親致令天下以權爲重以法爲輕貽害豈

小惡宜省改者八也邊事無全得亦無全失和戎之
利著於春秋謂其盡是者固非謂爲盡非者亦非但
當平日預養將士毋使推轂之任撓於權倖荷戈之
役困於侵削則守戰之備積久自修今北虜久和將
無從戎之重可鑽謀而授卒無致命之危可漁獵而
役故至簡用之權兵部不得專督臣不得主撫按不
得覈貪近狐鼠視爲利窟時行力不能禁已失職矣
又從而求結內援爲之先容請托及闈其門下有謂
申九者專得邊臣重貨陰爲營幹在於時行之前匿

其多者而白其少者以示不隱人以方之游七蓋不
誣矣以致各邊裨將而下剝下援上者必速効務實
修備者必鮮功夫賞罰之柄莫過進退功實一失衆
心解體故所謂不在邊境而在朝廷雖云常談實切
至理臣方在邊時有慷慨之將含涕語臣曰我日夜
苦心誰能知者環視債帥朝謀夕轉耳臣聞此言常
爲扼腕痛心思邊事敗壞必此之由且邊臣御虜畏
狥者可幸旦夕無事抑制者或有激禍之虞廟堂之
上既欲偷安目前不能忍一時之變邊陲之下孰肯

以身當禍為國家任後日之咎且抑制者禍速而小又未必然畏徇者禍遲而大即今日已及見矣迺不重責乎弛備苟安者而惟於生事是問何示怯也是以虜日驕而我日弱弊又坐此夫平日不能擇將養士隨事防遏一旦虜入翻覆欲戰則無兵欲守則無備遂乃倉皇失措姑務容養將來之禍倘不可支釀患之罪豈得獨諉於下亟宜省改者九也相臣之權百僚爭趨者徒以進退待其低昂可利之以自潤耳至于宮府未必一體施展未必如意此則與附權之

藏鈔　政本　三十二

臣利害無關也今盈朝之士順從者通顯違拂者流抑較然分明即如往歲陳經邦魏學曾等諸臣罷無他過徒以張四維所善彈章繼至相望去位沈鯉贊行正直時行曾因王府請封之事為內臣轉囑不聽遂懷懟憾而羽翼時行者反加鯉以結納內庭動搖國本之名及鯉已去議且不息愛憎之際變亂黑白如此豈不可畏哉至此附之徒何人不報以美秩若是而猶託言無權不能使人附已諸臣之附之者亦利其有權之實而飾其無權之名甚至章疏之內明

職掌當究每至請求常不為羞恥夫以世宗皇帝威福自由嚴嵩之問猶尚如示豈以方今用人由已而可辭權以罔世乎蓋貪爵則懷利者進好黨則懷諂者進其趨皆也迺若中外奏疏旨意未下禁不抄傳不知恐妨國乎妨己乎春初召對密勿論思即有嘉謨正可付之記言之官乃反撰述一篇抄發傳布不知將稱君乎稱己乎諸臣揣度以為不許抄傳者指摘未顯便於留中召對抄發者欲明君臣無間使群司莫敢伺隙以逞於己深察此意似亦不誣會不

藏鈔　政本　三十三

思投間乘便因機而動者奸人之計也積邪惡偽抗威而言者忠臣之心也乘此是畏而彼是防慮亦在矣夫陰握其權以啓天下之趨陽辭其權以關天下之口而又顯示其得君以消天下之疑是皆起於固位一念故熒惑人心無所不至如此亟宜省改者十也凡此數事皆熒政之端傷教之本習非已成居之不疑自以為是故雖賄賂公行未如嚴嵩威福凌厲未如張居正但嚴嵩之時邪正在人心者尚明而今則混淆矣居正之時法令在天下者尚振而今則廢

弛矣蓋大臣以計安社稷爲悅而時行以保全身名爲計大臣以開誠布公爲義而時行以致飾悅人爲心故一臣私而羣僚皆以私應一臣僞而百官皆以僞售動若影響勢若波流不至於大壞極弊必不止也國家理亂之機間不容髮豈可謂私僞無幾不害於大體而嘗試漫爲之乎至如奸竪張鯨險惡可畏將來爲害必過今日蓋亦諸臣所慮時行旣眞知其宜逺何不乘此得君之時以身之去就决計爭之乃畏其反噬詭其蹤迹假手於人辭責於已不足取

德秪足留患旣無以服邪之心亦未盡去邪之道矣臣又聞之國家之治上下交修則成上下交責則敗夫人之心知人之過則明覩已之過則昏今 陛下惟知委罪於諸臣諸臣惟知匡救於 陛下大臣惟知庶臣之爲妄庶臣惟知大臣之爲私今日惟知前者之已非後日亦將知今者之未善皆不能恕已及人反求自盡臣亦自顧多闕豈宜妄言人過第竊思身備庶列無補國家治亂之數而諸臣衆多羣心難齊倡導之源先自臣始臣在莫過將來難必修省之

實責當其時惟 陛下與輔臣宜及今日洗心滌慮正身率物急於內省緩於責人則風行草偃不令自從大小臣工孰敢不肅時行設恐姦䜛之徒乘釁間巳公道昭明安所藉口且得失有命盡其在我爲慮在外臣以爲弭災安民維治固國之道端無出此不此是務而徒崇飾虛文空煩條教今日訪國計明日詢將材今日督監司明日飭守令是皆曲其木而欲直其影必無之理也夫 陛下所宜兢惕言路諸臣條列已備無庸臣贅將輔臣樞機所係關於理亂尤切

表率未端可不救正臣而不言計終莫有言者是以雖非臣職必欲罄竭其愚不能自已伏願 陛下首先聽受諸臣之諫如皇儲宜速立姦竪宜速去內庭之供宜速損憤怒之誅宜速止皆决意力行以弘納諫之實時行亦熟思臣言之非謬克已改圖以爲格君之本先將一子一婿毅然自請速回歸學私心一去賢姦立辨以身維法以法掩恩舉動用舍粹然一出於正合則留不合則去豈不誠社稷臣乎何必兢兢然畏首尾而習機變也哉臣非敢必繼今者之能

愈於時行亦非樂訕毀時行以博切直之聲惟願自今伊始更絃易轍歸於無偏無黨庶幾國紀猶可及維人心猶可及正使天下得見蕩蕩平平之治 臣郎言皆瞽妄誣而無徵則國之福也若因循不止漸漬流毒膠理之疾轉入骨髓縱時行能保身名以沒世而悞國之害將貽之無窮恐痛哭流涕之憤不獨在漢臣為爾苟不及今言之直待時務勢改事已無及迺追數其失以自快則與今之附和者同轍又臣之所大鄙也 臣不自揣度竊懷杞人之意望於國家有毫末之補進退死生臣何悔焉

輔臣欺蔽如故科臣煽媚方新疏

湯顯祖 南京禮部主事 萬曆十九年五月

臣於閏三月二十五日接得邸報見吏部接出 聖諭諭六科十三道遞來風信箚屬事尚趨附內之劾外外之借內甚無公直姦生欺蔽且前者天垂星示羣奸不道爾等職司言責何無一喙之忠以免厚曠之罪汝等於常時每每歸過於上市恩取譽輒屢借風聞之語訕上要直至於鬻貨欺君嗜利不軌汝等何獨無言好生可惡且汝等豈不聞宮府中事皆一體之語乎何每每以搜動君惡沽名速遷為汝等之職任汝等受何之爵食何之祿至於長奸釀亂而傍觀避禍無斥奸去逆之忠職任何在本都該拿問重治姑且從輕各罰俸一年吏部知道欽此大哉 王言正君臣之義誅奸佞之心嚴矣粲矣南都諸臣捧讀之餘不知所以有云此必言官以星變責難 皇上致有此諭 臣竊意 皇上前大理寺評事雒于仁狂愚直言猶 賜矜恕又前伏讀兩次 聖諭一則引咎在躬一則因星警逐去左右蠱惑擅作威福之

人則言官卽有過言必見溫納何至令科道盡行切
責罰俸是惟　聖明居高洞遠灼見六科十三道中
必有賄囑趨行長奸釀亂倍負上恩之處夫臣之責
難　皇上旣不難於聽有而　聖諭嚴切臣子亦宜
各以常憲官師相規臣今日敢竊附斯義也夫臣子
本心自有衷赤權利蒙之其心始黑非必六科十三
道盡然特一二都給事中等臣有勢利小人相與顚
倒煽弄其間耳記曰人其父生而君食之其恩一也
故子之兄弟相引而欺父則爲不孝臣之大小相引

而欺君則爲不忠然豈今之科道臣都不知此義哉
皇上威福之柄潛爲輔臣申時行所移故言官向背
之情公爲時行所得耳夫人臣自非天性公直大段
取富貴而已而富貴者明主所以誘天下公直權奸
所以誘天下私邪皆此具也使公直者不失富貴誰
當私邪私邪者不得富貴誰非公直今日不然也臣
不敢泛舉非言官而言事者皆以失輔臣意得罪卽
以言官論之首發科場欺蔽者非御史丁此呂乎此
知　上恩效一喙之忠者也時行知將論其子也遂

吏部尚書楊巍覆而去之雖恐其再入都矣終言遊
鎭欺蔽者非御史萬國欽乎此亦知　上恩效一喙
之忠者也時行不能辨其贓也諷大學士許國擬而
竄之猶恨其不極邊矣　臣請外其他言官雖未敢
顯詆時行而或涉其旁事及其私人則又有年例不
時補外二法以牽縶衆言官使其廻心歛氣而時行
得以滔然無臺諫之虞矣惟近日南都御史李用中
奏正其子冐籍之法而時行故以一請塞責旋行所
請欲得　皇上一語不得其子進取無乃要君甚乎

至於考滿與奏奇捷同日正用故輔臣張居正故智
其奏捷疏中有牛馬羊不計其數南中諸臣皆笑曰
此經略公賀儀也明日獎勅中必用此事矣已而獎
勅果有況元輔課功之日正西陲奏凱之晨數語矣
然臣按其月日則元輔燕功之晨正星象示儆之夕
也時行能欺蔽　皇上安能欺蔽天象乎而言官噤
無言之者正以丁此呂萬國欽爲戒恐失富貴耳侯
知感　主恩爲　皇上斥奸正法者及得貶竄雖
皇上恩力亦能庇之故今科道中無義之臣遂謂

皇上無從恩人并不知所受是　皇上爵祿矣至於
言官中賄囑附勢盛作不忠之事躐竊富貴者往往
而是年來閨陞以爲例固然矣故此輩不知　上恩
專感輔臣其所得爵祿真若輔臣與之者雖他日有
敗今日固已富貴矣臣亦不遐遠舉即如今日吏禮
二科都給事中楊文舉者非奉詔經理荒政者乎聞
其所過輙受大小官吏公私之金無計矣夫所至巡
撫司道郡縣取之足矣所未至郡縣亦風厲而取之
郡縣官取之足矣所駐驛遞所用散錢粮庶官亦戲

笑而取之聞有吳吏檢其歸裝中金花幣盞約可八
千餘金折乾等正禮約可六千餘金古玩器直可二
千餘金而又騎從千人賞犒無節所過雞犬一空夫
前所云賄賂宴賚數萬餘金豈諸臣取諸其家蓄而
與之哉正其尅掠饑民之膏餘攢那賑務之派數以
相支持過送買其無脣舌耳迨至杭州宴戲無度朝
夕西湖上躭樂忘歸初不記憶經畧荒政是何職名
也已而廣買薦舉多寡相補每薦可五十金不知約
有幾千金至於暮夜爲人鬻獄如減凌玄應充軍之

類又不知幾千金矣夫三輔臣皆家居蘇徽文舉之
貪凢蘇徽二郡士夫皆能言之豈輔臣獨不知耶未
幾復　命而吏部紀錄居然首諫垣矣乃知文舉之
貪有所用之也輔臣亦非不知也而從長安來者又
云此缺政府原有別待文舉再四從申九處求得之
耳夫　皇上德意親發內帑金錢救生靈之死而文
舉乃敢貪贓宴樂擾害饑民買官自擅　皇上雖在
深宮獨無一人言之乎然文舉雖黠首垣久無鳴吠
人謂此逆取順守之計或以前人爲創也昨得邸報

見文舉覥然奏稱禁諸臣言事矣夫大學士王錫爵
因公一揚假建言納賄自劾正法此錫爵自起用以
來第一盛舉也且其奏詞曰以壯夫義士剖肝決命
之忠而反資市井之計其詐而譽天下士大夫至此
見者莫不嘆美此言得大臣體而文舉乃左引其意
入於箝忌此亦可謂不成人之美矣夫言事者但酌
其便宜何如非必誅其心也鄭國浚渠於秦亦利申
公竊室爲楚則忠私謀且然況在公憤若錫爵有大
臣之心必先召責文舉假如他日書之史冊年年

聖旨禁人言事謂 皇上爲何如主錫爵爲何如輔
臣然文舉之才正辨此耳彼因星變爲 皇上斥貪
欺明公正必不可得也彼不知地下有歲荒安知天
上有星變乎而毅然吏科之長明年大計天下吏臣
恐文舉家無地著金也至若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
除參主事饒伸外一蝦蟆給事而已不知汝寧何以
還故鄉也此二臣者正 聖諭所謂風尚賄囑者也
何能爲 皇上發人之私正 聖諭所謂事尚趨附
者也何能爲 皇上折人之勢然則輔臣欺蔽故習

無時而撤矣失此不治臣謂 皇上可惜者有四爵
祿者 皇上之雨露也今乃爲私門蔓桃李耳其實
公家之棘刺也 皇上之爵祿可惜一也若羣臣風
靡皆知受輔臣恩不知受 皇上恩豈復有人品在
其中乎 皇上之人才可惜二也輔臣不破法與人
富貴不見爲恩 皇上之法度可惜三也 皇上經
營天下二十年於玆矣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有
欲以羣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申時行柔而有
欲又以羣私人靡然壞之 皇上大有爲以時可惜

四也臣爲四可惜欽承 聖諭少效愚憂伏惟 皇
上特諭時行急行醒徹痛加省悔以功相補無致他
日有負 恩眷輔臣國等堅正相規無取觀望以懲
時政其楊文舉胡汝寧亟行罷斥選補素知名節者
以風其餘而別諭都御史李世達等謹守憲令簡滌
諸道御史在內言事在外宣風一意遠賄觸邪以向
依阿逗冗之象如此豈惟星變永消臣且爲 皇上
奏泰階之符也不勝惶悚戰慄之至

衰庸輔臣虧名辱國乞允致歸以重政本疏

冀體 福建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九月

臣常謂大臣之立朝也當將進退之義而人主之待大臣也亦當以義進退之斯臣節君禮所由全為若拘拘然襲體貌之虛文而不為政本計重輕是貽臣以負乘而自失其股肱之託也非 皇上之所以自為而為臣也項者輔臣王錫爵告趨志皐並儼然道矣志皐生平不滿物望秉政以來益覺乖為近亦自知公論難容故人言沓至之日曾亦具疏請免誓以

決不復出矣 皇上姑循故事一留奈何不屢表乞骨而僅為寬假數日之請乎寬暇未幾靦顏入閣顏事乎有臣如此不惟名節掃地而天下事抑何賴焉臣即欲忘情於志皐而不能忘情輔弼之無籍安敢沽長厚名而不為 皇上一言也志皐貪鄙很籍之狀科道諸臣業交章言之其道路之流傳又有謂其賄囑未遂陷死營求之卓明卿者有謂其饋鮮日奔走於戚里將軍之門冀以窺利而借援者有謂其受賂書辦發刺求庸為部卿所拒者諸如此類髮且蠅興而臣亦不欲一一盡摘以羞朝廷而傷雅道獨以大義責之志皐之不可去也蓋有六而 皇上之必不可留蓋有三焉臣請熟數於 皇上之前昔者李沆輔政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聞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而杜衍為相於詔旨之不可者積至數十盡封內還蓋大臣以道事君義當如此也今下不可謂無事牝雞為妖變星示儆雷火告災志皐曾一陳言修省否乎內地饑饉重困邊城羽檄交馳志皐曾一奏聞區處否乎無罪之誅不足示懲無功之賞不足

示勸志皐曾一封還執奏否乎以此責志皐志皐必將曰我不能夫不能則當去是志皐之必可去者一也昔趙普欲除某人為某官與太祖意不合取其奏毀裂投地普拾歸補綴復奏竟官其人而呂文穆為相於四方謁見者必問有何人才得即疏之蓋大臣以人事君義當如此也邇還來端人正士落落如星矣志皐能一挽留否乎蹇諤骨鯁之臣摧挫淹淪如霜木如遡舟矣志皐能一薦拔培植否乎耳目缺人當事者屢疏不下矣志皐曾一揭催否乎以此責志

皐其必可去者二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惟我后之
德蓋善則歸君過則歸己大臣愛君之義也迺志皐
倘亦愧書所稱乎其當國以來政日乖舛恐人之議
其後也迺揚言於外曰某事我原如何票擬竟從中
改也某事竟由御批而我不與聞也其票語意原好
而奉旨竟自齟齬也曾不思己之所居者何官所肩
者何事即後有之猶爲溺職況未必一一如其言也
以此責志皐志皐可謂愛其君乎是必可去者三也
周任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大臣愛身之義也迺志皐儻亦不愧周任言乎其入
相以來無斷斷休休之量亦無磊磊落落之才徒以
貲叙致位阿衡其能克勝此任非獨舉朝知之即志
皐亦自知之矣況鍾鳴漏盡屢掛彈章昔之不去不
過中書伴食之譏今之復出又起綿花耐彈之誚以
此責志皐志皐可爲愛其身乎是必可去者四也大
臣一被指摘即杜門請罪豈其勢位箝舌不能中傷
言者蓋人臣之義惟當靜聽處分耳迺志皐故抗言
官之論不曰顛倒是非則曰變亂黑白甚至倡爲朋

謀結黨之言以行其一網打盡之術此疏一出中外
莫不切齒恨之以此責志皐志皐謂駟可追而心無
疚乎是必可去者五也大臣即功高勞績義無矜伐
未聞畢瑣無奇反自虛誇於君父之前以售其求容
之計者迺志皐於辯疏之自叙不曰素抱忠貞則曰
夙持耿介甚至妄附於孔子直道之行自比於周公
流言之懼此疏一出中外莫不嚼舌笑之以此責志
皐將猶顏之厚而類無泚乎是必可去者六也昔宋
相司馬君實而虜戒勿犯漢相公孫弘而淮南王以

發蒙振落易之叛謀遂決蓋宰相一身華夷之望況
今倭虜交訌緬播負固志皐以蒙垢之身持太阿之
柄將反側者輕朝廷之無人而疆埸益多事矣故臣
謂　皇上之必不可留志皐也以志皐之望論也書
曰若濟巨川汝作舟楫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蓋天子
置輔弼之臣如此乎相須之切也況　皇上近年以
來深居靜攝一切大政賴以主持斡旋者在元輔一
人耳今持而付之志皐之手無惑乎日益叢挫而貽
皇上以宵旰憂也故臣謂　皇上之必不留志皐也

以志皐之才論也從古大臣其品格不同故其去就亦異即以近事觀之不有謀議不投四疏決去者乎不有夜看三台尚冀復用者乎以臣觀於志皐蓋沉溺寵榮而戀戀難捨者　皇上復踵故事慰留之則志皐且在得不戒去國無日而天下事不知所終矣故臣謂　皇上之必不可留志皐也以志皐之品論也夫志皐之當去者六非臣影響之說也以大義責之也所以全志皐也　皇上之不可留志皐者三非臣迂遠之料也以大義權之也所以計國家也使皐

粗覽臣疏於旦晝紜爲之日必且艴然怒細玩臣疏於夜氣清明之際當且帖然服怒與服臣不敢知惟乞　皇上斷奮乾剛特勑罷免或曲全體面待其疏請准令致歸庶端揆無倖位之臣百官正而四海清宗社無疆之福在是矣臣愚何勝惶悚待命之至

時事觸衆乞省納以清政本疏

楊恂　戶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三年二月

臣自去年三月入京蒙　恩擢掌戶垣已幾一歲于茲矣切見　朝廷之上貪黷成風廉恥道衰言路日見壅塞而開導之無期善類日見銷磨而需用之無自內外倚附彼此通同隱蔽將起悠悠　國事殆有日昃月傾莫知其所底止者臣備員掌篆日食大官憂結于中久矣豈敢拘拘職掌苟避忌諱坐以待遷而不爲　皇上置喙乎且今之議執政大臣者不過

曰稟擬未當也貪鄙無爲也佐理不效也然此雖不足以基治猶未至于階亂是固可憂而可憂尤有大于是者則　宗社之安危所係國家之理亂攸關忠臣義士所爲日夜扼腕痛哭流涕而不容已于言者也臣請據實直陳惟　皇上留意焉許茂椿罷閑錦衣耳厚貲金玉寅緣爲奸已經緝事衙門捉獲奏聞矣乃緝捕者反致責罰而饋送何人營求何事竟置不問焉　明旨一下舉朝紛然咸謂　皇上已知其人姑示優容待其自決亦王者重絕人之意耳何圖

至今兩月以來恬不知愧慢無引避之詞豈以　聖
聰不察可以芟匿閉藏其愧乎抑將謂我原未受可
以推諉遮飾乎夫物必朽也而後蟲生人心必先疑
也而後讒入若使爲大臣者清白自持廉靜自立則
彼雖有行賄之心亦逡巡畏憚而不敢發而苞苴見
汚必其人之易與者也此而不問顧乃洗索于區區
交際之間是有舍豺狠而搏雉兎奸滋甚矣欲天下
之澄清也得乎寵賂之彰　國家之敗率由于此此
臣所謂大可憂者一也楊應龍一么麽土司耳負固

不出聽勘罪在不赦或剿或撫一朝廷自有恩威爲
大臣者正宜爲謀設策動中機宜使剿不致于損威
撫不致于擾亂斯爲忠於謀國者也胡乃不此之圖
貪其重餌與之交結串通往者姑勿論矣只如近者
綦江縣捉獲奸徒徐宗達包內檢出空印文書六套
一投兵部正堂一投提督巡捕其餘四套幷黃金五
百兩白金一千兩虎豹等皮數十張不言投何衙門
作何餽送此輩在原問招詳的有實據蓋不止於按
臣疏中所言者及　臣細詢播人始囁嚅言曰求爲票

擬乃輔臣職也金至五百銀至一千重賄也持重賄
以行楊酋明欺謀國之無人可以賄免可以利愚狎
侮甚矣乃　廟堂之上猶然遣督臣議贊畫張皇六
師何爲也哉陽爲探聽陰爲利媒舉動如斯其不爲
楊酋之掩口而笑者幾希尚望其畏威悔罪出壘授
首乎且恐他吏觀望各起叛心而西南從此多事矣
此臣所謂大可憂者二也推陞者吏部職掌該部擬
議上　請雖有一正一陪而要之正點居多陪推特
故事耳何邇來創爲專擅之說以蠱惑　聖聽及

皇上信其言而疑于吏部然後內托上意外諉廷推
或正或陪任意點用甚者兩者俱無當也則駁以另
擬少不如意譴責加焉附巳者朝推暮點立致要津
梗巳者淹抑遲留動見抑阻若謂簡在　聖心我無
與焉何其簡用者非梓里之姻梗則門闌之契託也
如是而謂權在吏部乎抑旁有所移乎吏部不專必
有所以專之者乃收攬威權之漸也夫悠悠世情孰
無趨時之念彼當事者有見于此猥云矯枉深鑒覆
轍于銓部係親疏掯情觀勢要儘可謂竭力調停矣乃

聖衷猶然未釋但恐調停不已則變而爲遷就遷就
不已則轉而爲模稜異日汪鋐楊巍萬寀謝廷寀輩
復出斯濫觴矣此臣所謂大可憂者三也言官者
朝廷之耳目或爲糾彈或循職掌不過居其一喙之
忠以免辱曠之罪耳何遽來進爲朋黨之說以激
聖心及皇上行其譖而怒移于言官然後假托
天威肆行胸臆非敢顯斥于正言直指之時則必陽
申于遷除建白之際卽有不入其圈套不墮其術中
者亦又于別本帶出旨意陷害報復所愛者在此則

那移善缺用其言而顯其身所惡者在彼則百計驅
除逐其人而并棄其官皆謂斷自 宸衷無可奈何
其併斥者非夙昔之積怨則近日之深仇也如是謂
黨在言官乎不在言官乎言官不黨而輙指之曰黨
是一網打盡之謀也夫人心易撓不爲利害所怵乃
司言者目擊于此觀望顧忌脂韋取容寧爲抱葉之
寒蟬何有朝陽之鳴鳳縱有言者亦不過隨分塞責
已耳乃 聖怒猶然不已誠恐忠直喪氣諍臣杜口
人情習爲阿附卽有指鹿爲馬之奸南召喪師之禍

孰肯奮不顧身與 皇上言者此臣所謂大可憂者
四也夫當今之時南倭北虜天變人窮 國計空虛
吏治窳墮所可憂者尚不止此乃臣獨以此四事爲
言者蓋深有見于政本之地腹心之憂禍機隱于蕭
墻權奸坐于帷幄固非若一外患之臨可以緩圖而
徐救也此臣之所急急爲言而不隱忍默者以此嗟
嗟元輔趙志皐老矣日薄西山黍虐有幾然屢汚白
簡而不去者蓋以鄧綰只知好官桓溫不避遺臭無
足責也獨念次輔張位道學名宗人倫師表乃所爲

若此欲其挽回瀾倒登治泰隆也寧有日哉且其機
械獨深黨與甚衆私相援引如古之三凶四木今之
八狗三羊布滿朝著而將來之禍當不在于前宰相
下矣言而至是真可痛哭伏望 皇上俯察臣言議
罷趙志皐謹防張位許茂橓之傀送查究根固楊應
龍之重賄追求下落點用惟公以防竊弄之漸言路
開廣用杜壅蔽之奸仍乞 嚴諭陳于陛沈一貫二
輔及部院大臣各秉公心無存私意與其露章言事
孰若就中維持毋觀望以承容毋奉承而結納如是

則內外澄清上下同德大臣有羔羊之節小臣有素
絲之風言官得關其忠耳目之聰明不蔽權奸罔敢
播弄　朝廷之威福不移太平有道之長端在于是
雖有外患不足弭矣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膚病輔臣久擁虛位乞賜允歸以清政本疏

吳達可　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三年

臣聞商高宗之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云啓乃心沃朕心夫輔德啓沃相臣之職顧不重歟故居是位者必有清貞直亮之衷茹納淵涵之度而又濟之以經綸運量之才然後可以轉移君心贊襄治理其職誠未易稱也矧今之時何時乎東夷甫息洮虜跳梁災異頻仍天心示儆播酋楊應龍方日伺釁

廷之舉動以恣是權心而蟲蠹之民苦於羣奸結黨所在驛騷揭竿斬木之變幾在旦夕所恃以挽回天意聯屬人心捍外夷寇伺之變者惟在端立內閣輔臣耳即以精明強幹者當之猶懼不任救時豈衰老無爲依阿軟熟者可以久據其間乎　臣觀元輔趙志皋榮膺簡命九年於茲不爲不久矣晉秩孤卿恩光前後　皇上知遇不爲不隆矣臺省諸臣連篇累牘卑陋醜詆招揭彈章不爲不詳矣疏辭乞休凡[illegible]餘上不爲不多矣　臣以爲東封事竣志皋當亟令其[illegible]

不可留始以一言塗飾耳目臣竊嫌之夫大臣去就
關係國體姑不敢掇拾其瑣瑣之行以沽直名傷雅
道自臣入都門以來聞其半身不遂手足痿痺元氣
脫離形骸枯槁戶庭尚艱移步丹陛豈堪再趨夫宰
相何官絲綸何職而以調元燮理之任付之淹淹牀
褥之人此 祖宗朝二百年來所罕見者豈不羞朝
廷虧政本耶伏讀聖諭惓惓一則曰卿老成輔弼朕
所倚賴一則曰國事多艱閣署員缺宜倍加調攝痊
可即出輔理以副眷倚臣以爲錫之恩榮以酬輔理

之勞申之慰留以示優崇之意固眷也賜之歸休以
全知止之節亦眷也苟徒以固留爲眷而不以安老
爲眷斷令輔臣欲去不去之跡無以自解陽辭陰變
之疑雖曰眷之實則累之豈君臣終始相成之美哉
太祖高皇帝賜學士宋濂致仕歸休親製詩序猶召
其孫愼問之爾翁在家撫兒孫乎涉田園乎君臣情
誼藹藹可掬今志皐年幾大耋正撫兒孫涉田園之
時而非戀寵利勞匡弼之時也藉令步履稍健猶宜
逸老賜歸而況臥病經年乞休屢上 皇上何不加

體念也無論華夷觀望臣工具瞻人人竊笑即志皐
捫心自省亦必有惕然不寧者矣昔陽城爲諫議大
夫七年不言事迨陸贄罷裴延齡相而後裂白麻以
諍之至今稱諫職者以爲得體夫城言之於七年之
後而臣言之於補任之初城所指者奸佞之延齡而
臣所摘者庸病之志皐似乎先後不類然理亂安危
全係輔相奸回之相流毒生靈庸劣之相耗損國脉
耗損國脉者若不見有勢焰赫赫之狀曰循療弛日
復一日天下事將潰敗決裂不不可收拾矣臣棲遲

畎畝蓋已有年荷蒙聖恩起之田間復除言職竊思
今天下之大可憂者礦稅日增言路日壅固忠臣義
士所爲扼腕而長慟若探本窮原則輔臣進退國是
所關尤非細故也一念朴忠敬陳款款之愚如此伏
乞念政本重地例難缺人大臣晚節所當風世亟允
元輔趙志皐之請特簡忠良以充其位庶恭默思相
之旨不爲空言而臣亦藉糾正之義可以報國恩於
萬一矣干瀆宸嚴不任悚息待命之至

元輔屢疏乞休意多覲望乞賜乾斷以端政本疏

蕭淳 浙江道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二月

臣惟人臣一身不能兩用當其未仕則此身為父母之身及其既任則此身為君之身非父母之身也若既以身事君而又欲以身報親無論義之所不敢出而亦勢之所不能兼也臣於大學士沈一貫竊有慼焉計其拜相也十有三年業已以身許之君矣當其時天災人困綱廢紀頹外棘內憂千瘡百孔天下事幾至於決裂敗壞而不可收拾矣凡為臣子者誰不

抱杞人之過計而切憂危之遠慮哉迺元輔緘口結舌毫不關心依阿承順畧不引手此時人言嘖嘖日望元輔之乞休而元輔坐視悠悠並無一言之求去乃忽於客歲託修墓之舉以為高尚之謀何為者也

我皇上不欲違其孝思諭令伊子代往則所以體其情而成其志者亦既委婉矣無奈皇上以股肱待元輔而元輔不以腹心報皇上以修墓請勿許也復託之有疾以有疾請勿許也復託之人言今復易而為引年之請矣何父母之情深而山林之戀重

況十數年前臣為諸生時曾憶元輔家居未久趨趄潞河以希新命懼犯清議旋復潛去彼一時也何汲汲於功名而頓忘荒丘之念此一時也何依依於霜露而輙興風木之悲哉以是知元輔非欲去也中有所惡而以去覆之也非眞有必去之心也他有所冀而以去要之也使元輔果毅然求去則謝絕國事亦當謝絕人事臣每過其寓所見其車馬盈門書使紛至未嘗不入人接謂事事裁答是人事尚未謝也可謂之眞求去者乎臣度元輔之心以為身居首揆中

外欽汪纔一言去便即脫然無論非其本心亦覺太失相體不過假陳情之故套以冀皇上之挽留耳果如元輔之意哉皇上所以留之者亦既屢矣一則曰國事多艱卿宜留毋得過信堪輿以負懸懸一則曰首輔任重豈得以內顧為憂宜即出贊理勿負眷倚一則曰天下多事維新政幾必賴元輔一則曰疏中所陳斷然力行者待卿出共圖又且宣諭以鴻臚懇留以近侍是皇上可謂信臣之篤而元輔亦可謂得君之專矣矧元孫誕育聖政更新中外欣

小臣工亦無不懽呼親頌歌嘆太平以新 聖書於簡
年快覩熙隆之盛治獨奈何元輔屢疏求去堅卧不
出以稱附於止足之高乎臣又度元輔之心以為我
皇上具堯舜之資可以大有為之主入相十有三年
不為不久行乎國政不為不專得 皇上之信任又
不為不篤而卒不能啓沃 善心挽回一敝政綱紀
任其廢弛生靈任其塗炭覩庶職之曠缺而不能補
憑中使之肆虐而不知禁得君如此行政如彼是尚
能安其位乎況自註籍以來不二三月間聖意回春

善政畢舉礦罷矣稅蠲矣言路開矣缺官補矣擧元
輔數年所不能得之於 皇上者一旦得之二三次
輔誠無以施面孔於同寅而舒眉目於朝宁矣則元
輔之求去宜也獨不思善則歸君過則歸己大臣之
懿矩也善與天下共為之不善與天下共改之具瞻
之雅度也況當美政方新之會 皇上勵精之初中
外之積蠹尚未盡除廟廊之事業豈易究竟礦雖議
罷而中使之在地方者未撤也稅雖歸併而惡璫之
陷有司者未息也卿貳雖稍補而部院之懸缺尚多

也言路雖漸開而臺省之額員尚乏也他如以言得
罪諸臣禁錮已久猶未議覆也使元輔於此數者力
贊舉行能必得之於 皇上則去非沽名留非尸位
天下且以此多元輔而元輔亦可以有辭於天下矣
何謀不出此乃為此濡滯無斷之計也即使元輔得
遂其去以謝過於人臣恐在位既無顏於廟堂去位
亦何辭於梓里所謂進退無一可者也元輔於此時
所為操心積慮者亦太苦矣臣為元輔計當自揣其
精誠果足以格主力量果足以回天此一出也眞可

以補數年相業之闕則元輔即不去亦宜也不然臣
願元輔寧負國恩勿玷清議寧含羞以歸鄉井勿恐
耻以辱士林萬萬不可仍相對一笑而徒付之長
嘆可也伏乞 皇上諭令大學士沈一貫自行裁決
無使再托乞身以塗諸臣之耳目故為觀望以徼
皇上之眷留庶朝廷之政本肅清而大臣之風節亦
勵矣

詞之政本處今廷推難緩謹狀詳得以備簡任疏遠

請復宰相疏[illegible]　王元翰（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illegible]年八月上）

高皇稽古建官務鑒於胡惟庸之失也遂罷中書省設部院分曹頡頏而事皆朝廷總之且不許臣下奏立丞相著為令嗣是又以吳伯宗宋訥等進殿閣學士亦不過備顧問而已沿積至今竊見閣臣責重地望之隆崇眷注之殊特雖僚不敢望焉是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矣朝綱王庶與走卒兒童莫不指曰某相公某相公是無宰相之制併有宰相之名矣以

一身係中外之重朝廷所不問行之於天下者閣臣能止之天下所不能得之於朝廷者閣臣能請之此何等任也而可不擇其選哉頃者皇上與臣僚之間並罷兩相矣縱聰明指揮若是其間是非曲直矣乖竟不敢向九閽而叫矣詞焉決焉於是非曲直所在能使羣朝不敢言而皇上亦不得獨大非有國者之福也乃輔臣來鬮得請廷推至再至三毋亦謂獨力難勝衆舉為當乎臣愚廷推在即則爰立伊始只退一進之一着實否泰運所關而社稷安危在此一舉

古人云人主之職在論相然今皇上論相之日也天下無事之日雖碌碌伴食猶不可假坐鎮之空名矧今多故之秋非識治操持之才豈足堪調燮之大任耶陛下以今天下為無事乎為多故乎土風深巧人神法紀廢弛殆盡整行不典之獎政苟且賄賂視為當然力戰難狂之公道倒置是非必欲取勝圖不止無三年之積也而且泥沙用之於不可稽覈之名民不止於九室之空也而且豺虎驅之於靡無亂淨之地甚者材官之智勇盡萃結交朘削以釀倒戈

之禍正直之精神無以提援勞得常有短氣之嘆雖以堂堂天朝不自強反寄緩急於衰頹之夷類匪區而賞何足特推伺動定於老病之夷王識者危及於是每根生天逢辰而食不可烟誠岌岌乎殆哉時也尚可令政府重地致援引邪類柰用匪人以誤國耶嘗考覽古今見國之理亂全由相之賢奸故古之善觀人國者惟觀相之何如以宋之仁宗知人善任當時如杜衍文彥博司馬光韓琦富弼諸君子皆相繼未改襄成慶曆四十餘年泰治之盛其時非無夏寇

劉沆輩小人謀構卒不能勝善類故不能害治也王
安石佐神宗原不知富強之術而本性執拗過人創
立新法引薦羣小及爲呂惠卿輩所賣天下始騷然
不寧而元氣削矣自是奸邪接踵蔡京章惇輩用而
汴都破王潛善黃伯彥輩用而宋祚南丁大全秦檜
韓侂冑史彌遠史嵩之賈似道輩用而宋運移衣缽
相傳皆醜正爲讎助天爲虐其時非無司馬光李綱
崔慶之趙鼎趙汝愚諸君子孤忠拮据然卒遭擯斥
不能勝邪類故不能拯危亡也夫此輩平居則嫉賢

罔上利盡歸己有變則或遷或逃禍獨歸君故權奸
欺蔽惟宋室最多乃遭夷狄之禍亦惟宋室最慘至
若本朝相道在永宣間則推三楊在成弘間則推劉
謝雖忠信氣節之士不乏而相業遠不逮古說者謂
宋室有相而無君本朝有君而無相豈其然矣昔王
禹偁爲待漏院記其中有曰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
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以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以來
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在朝我將斥之六氣不
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清欺蔽日滋請

脩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相臣言焉時君納
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矣其或私讎
未復思所以逐之舊恩未報思所以榮之金寶玩好
思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斥之
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
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相君言焉
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此其
義正而言中臣每愛誦其詞總不如孔明開誠心布
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四語尤爲萬世相天下者之鵠

耳然小人易與君子難合縱彼極亂之王豈必好用
覆國之人哉蓋不知而誤用之也皇甫鎛程异之相
也雖市途買販亦啞而嗤之而憲宗以爲賢王安石
秦檜之相也惟呂公著晏敦復大以爲可憂而舉朝
方慶得士人固不可掩而亦甚難知大抵光明正大
近側不知名者其人必君子也陰晦柔忍爲宵小所
延譽者其人必小人也以此察之可得太槩矣是故
今日之舉謂宜以才識爲最有才識而忠實端潔者
其上也才識不足而不失爲忠實端潔之品者其次也

不惟顯掛物議者不當濫列即盜虛名而闒大體者更有覆餗之虞不惟才匪經邪者不當溷推即才足而實不能者亦有僨轅之慮又必兼南北而用之合內外而收之何謂兼南北生才原不擇地勿持曲意偏南勿狃私見重北蓋納牖遇巷南人所長而宏材大器多出西北可不兩盡其能乎何謂合內外立賢原不以方起家翰林者宜倍用二人取其德性閑鎔起家別衙門者宜參用一人取其世務周練豈宜空與會推之名獨遺欽點之實況國朝殿閣名臣不從

中秘發者固多也可不兩得其平乎乃點用務在會推之內以防他進之途恐一人之薦拔未必當衆口之議論乃為眞不得不公也會推必罪舉主之人以杜私交之路進一君子天下受其福進一小人天下受其害不得不嚴也 臣 愚謂是役也非 皇上採至公於廣衆之中行神斷於毀譽之外幾何不輕軍國於一擲哉凡此皆重始進耳及夫簡用之後更欲仰藉天語叮嚀勅其用心輔政一德迓衡不可分南北而各挾成心使畛域愈牢而不可破今天下政如同舟遇風必協力若左右手猶倖有濟假令鼓楫柁者復分馳異嚮則胥溺之術矣不可恃廟堂而與清議為敵使意氣愈激而不相下今天下政如久病百虛之人惟賴清議一綫不斷保為生氣而庸醫嘗試復以耗氣之劑投之則不起之症矣第與其抹之用後而盤踞牢固去彼嘆拔山之難何如抹之事先而勿比匪人斥邪若脫距之易乎 臣 言官也常恥毛舉細故以塞責茲目擊大典如舉之而當也 臣 等會題以成美如舉之而不當也 臣 等亦不難持白簡以

從事然總之無如 皇上睿鑒妙簡得天下第一流佐今日中興之治使正人吁號以為歡邊夷以生事而相戒自無庸 臣 等喋喋而子孫黎民尚亦有利矣

政本需人最亟乞法祖置相以翊泰運疏

史學遷 湖廣巡按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九月

臣接邸報知元輔沈一貫次輔沈鯉並蒙旨囘籍仰見我 皇上屏黜奸欺優禮耆舊並行不悖至意且自元輔蒙垢猜疑橫生次輔避嫌引疾在告一旦報罷之命俱從中發外廷諸臣雖一時有忠佞同逐薰蕕不分之說而 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斷眞度越千古矣惟是政本不容久虛放逐既行則登庸宜早有如顯忠遂良簡一二名世秉軸其稱得相則在今

日倘或蔽明養奸僅取一二庸鄙備位則蠹國亦在今日故此一時也賢奸消長之關實理亂安危一大機也臣不敢遠引枚卜形求之說以瀆 聖聽祇就祖宗朝制言之則今茲置相竊謂廷推宜公獨斷宜審而拘攣之議有不容不破者蓋自胡惟庸罷相而中書之政分於六部我 太祖立法原有深意於時弘文學士非不貴幸而總攬自上無所置裁 文皇帝間召詞臣入直左右然僅以備顧問代制草初未嘗有宰相之名也故其官亦不過五六品而止逮其

後沿襲既久法制漸[illegible]而政柄遂歸於內閣矣迄今則翰林相仍操縱在手而專以詞臣入相遂牢不可破矣夫朝廷設官分職遴相並亦原無外內豈其中外勳望大臣曾無崇選而僅[illegible]諸儒者而惟詞林無科第從端政本而清化源哉蓋嘗因是考之先朝相業尙推楊李乃楊出奇以翰理李賢以郎官俱蒙召用獨世祖中興如張孚敬楊一清諸臣其相業表表可見亦皆以部郎起家蒙恩特簡此皆前事之明鑑何獨於今不然也且我 皇上以今日之相為重耶輕耶抑

皇上登極以來輔相諸臣盡賢耶不賢耶以為輕耶則然凝丞輔為之地其所托重特力者何必以為重也曾何屑越其位而專為之操觚染翰之臣以濟不必盡賢耶則股肱腹心之寄所為養尊處優者謂何以為必擇其賢而後用也奈何狃於六局而遂謂輔臣之賢辣特達相盡出詞林而部夷外僚無一可任用之[illegible]也權重則當然物極則必反當此重極宜反之時況有我 祖宗成規在眾矣公各有能主固有器[illegible]詞盡[illegible]盡可罷相而內閣之任

朝政因循可慮輔臣單匱難支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

臣惟天下理亂在於朝政得失而國家內閣之地號曰政府謂 皇上心膂所寄天下機務之所從出也今天下大勢似強實弱似安實危百孔千瘡僅存象貌則惟是三十年來政府之內慵醫漸靡以至於此識者傷之今二相又去正欲絃易轍之會 皇上慎重枚卜未遂允行而輔臣朱賡獨力支吾吁嗟病苦即有屢疏但被溫旨耳天下至大萬幾至衆 皇上

高拱於深宮輔臣堅卧於私室六朝羣臣泛泛如河中木此乾坤何等時乎臣觀自古安社稷享無疆者在人主任相臣相臣自任以天下耳故曰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如此乎其求之急任之專也而商阿衡亦曰恥其君不如堯舜若撻於市朝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抑何兢兢者哉今皇上英明獨馭萬幾在握固謂輔臣多寡無能爲爾又彌多訛敗不足憑也在易有之曰鼎折足覆公餗明三公不可不得其人也 皇上神謀睿斷誠過討

有非人之慮則何不公擇之而顯用之古之求相者或得諸夢卜或試諸人情至有中國相司馬名稱驚傳於四夷今天下非遂無人也其邪正疑肖之故可數而知者誠下明詔賜廷推清議在前白簡在後勿論大奸大佞不得濫登即虛負時名如宋人所謂執拗不曉事者誰敢私之且 皇上之於輔臣也晝接久停補牘鮮應似乎有釜鬵不貫之象然所與圖事帷幄共進退天下者捨輔臣其誰夫使輔臣內托帷幄腹心之重而外得以釜鬵之跡自解於天下此最

隱患 皇上所以獨受其過而忠臣噤舌不敢盡也祖宗時主臣同心宮府一體常朝而外時賜召對造膝密謀隆於喜起 皇上嘗行之矣即今 聖躬靜攝宸禁天嚴何難假便殿一刻之間加與清問票擬必確疏揭必行 皇上之心直喻於輔臣而無所假輔臣之心亦直露於 皇上而無所回如是則輔臣不得展轉謝責於天下而有善不敢不以歸之 皇上此所謂顯用之者也今 皇上之諭輔臣曰屢揭忠愛稍俟次第發行舉朝忻動莫不延頸夫如輔臣

所請補大僚選科道及今再疏擇相等事皆大政急
務可片言而決耳臣竊惟　皇上徒以是慰藉輔臣
而輔臣遂復從容躊躇不早察於泄泄之戒則天下
事嗟無及矣輔臣不幸而當大壞極獘之徒遘難奮
濯則其時若七十老臣危如風燭孑然奔疲以至於
病則其形若入閣覛事無參証之資杜門調旨有漏
洩之患則其心若然而天下所望不能少休者何也
誠見　皇上眷倚輔臣其專一如此又竊謂輔臣雅
望震世必有光明俊偉之業可立睹耳今天下紀法

極壞政事極墜人才極厄官職極耗物力極窮邊防
極敝宦豎極横反側極多士大夫幾無禮義廉恥而
民間愁苦冤痛之聲徹於國門陰陽舛沴萬物咸乖
此亦輔臣臥薪待旦食不下咽之時已天下之患莫
大乎禍醞釀而不知俗浸淫而不改衆人狂惑悶塞
而不敢求其故今之諒輔臣者曰彼未嘗轉一殷增
一官是　皇上不任輔臣也夫使輔臣不受任將誰
任之而輔臣之自解亦曰吾非不累牘以進竭股肱
之力無如　皇上之不信何也夫使輔臣不見信可

但已乎宰相一身上毗天子下繫四海之望宜卓然
豎立爲社稷衈無疆非苟而已也孔子曰所謂大臣
者以道事君所以明拂弼之義彰忠鯁之風也而孟
子則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
已夫引則有自牖之忠有回天之力竭誠盡智不詭
於道而人主信之亦在議論形跡之外是故諸葛亮
鞠躬於偏漢狄仁傑夾日於亂唐此兩人者當艱難
危疑之季猶拳拳不已如此其忠也矧今明盛有道
之世千載而一逢者乎故爲輔臣今日計無如慨然

自任以天下之重力疾贊襄勿使政府久虛卒生他
患而其大要無如收拾人心使得共傚之　皇上收
拾人心無如用人用人無如今疏所謂然眉最急者
簡用閣臣一事夫閣臣者一人邪正關數十年消長
非細故也是故獨斷在　皇上公推在廷臣而輔臣
則身爲之招而類爲之從若樹的然不可諉也　皇
上御極以來閣臣變態亦畧可睹矣萬曆初年權相
勾璫復政天下股栗盛滿不戒卒受誅滅之禍嗣是
宵人觀望於是一切變爲側媚險邪之行以牢寵一

世門戶甚堅氣脉不斷苟有正類立見傾擠以私滅公而不顧天下之大使天下之人亦瞞心塗面以附之而不知有公家之急遂至今日可爲太息夫張九齡李林甫不並容於唐而唐亂王安石呂惠卿章惇之流纏繞起伏於宋而宋衰此古今之大戒人臣所同痛也輔臣憂國奉公不及今早從決擇勿論大柄久專嫌疑易起萬一時勢窮極有如前所謂側媚險邪者乘機倖進天下之事豈堪再壞耶天下羣情易動衆欲難調輔臣安能一一厭其心而塞其口亦在

乎開誠布公以天下心用天亦使國家享安全之利而　皇上獨受榮顯之名則天下服矣如曰謙讓未遑或以人言介懷輕言去就　皇上眷倚謂何天下亦誰復敢有効忠於闕下者而輔臣又何利焉故臣切謂　皇上宜任輔臣不必疑輔臣輔臣宜任天下亦不必疑天下犬馬之忠如此復惟　聖明留神省覽而亦願輔臣比之爲他山之石也

乞公會推精簡用以清政本疏

李雲鵠 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三月

臣惟人君有萬幾相臣輔　天子以理萬幾者也則相臣所繫之重豈曰徒取備員已哉顧相得其人則所用皆正人所行皆正事其究也人君成明聖之名相非其人則所用皆邪人所行皆邪政其究也國家貽傾危之禍歷稽往牒娓娓左券故曰論相要矣擇相急焉而擇救時之相爲尤急然擇相亦非易易者自古人君非不銳意登正人然正人每爲國而不爲

私營職而不營譽而其進也恒難亦靡不銳意遠邪佞然邪佞每內結左右以爲容外事權要以延譽而其進也恒易故必審於難進易退之故察於衆好衆惡之間如孟子所謂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斯於論相之道思過半乎臣近接邸報見輔臣朱賡屢具奏揭請　皇上亟簡輔臣彼誠有見於萬幾殷繁非一人所能料理故敢言之再三詞亦懇至斯誠老成之訏謨矣乃　皇上猶未卽沛綸音得非愼

重其事而慮相臣之難擇乎臣以為擇相一事猶當
於會推一一加意焉曩科臣王若霖為大臣屢推未當
疏請 聖明獨斷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詹沂以會
推謬舉所知自陳引咎奉 聖旨詹沂既無私比不
必引咎今後會推還着吏部折衷衆論面相評品務
求至當方許疏名毋得徒取書諾其或舉非其人科
道官即時糾正毋得點後纔說紛紛猜忖以乖朝廷
大公之體吏部知道欽此大哉王言可謂獨得用人
之竅綮矣況相臣所繫之重乎況又以今之時勢而

論相也何以匪人忝竊乎惟是臣待罪留臺去輦轂
二千餘里會推即有不妥臣虞不及知比知而有言
又恐在點用之後乃臣一念朴忠有不得不預陳於
君父之前者臣聞宋臣歐陽脩論卜相曰君之聖者
能辨君子與小人故論相德者必歸於心術之正論
相才者必取夫學術之醇論相度者必加其容受之
廣茲三者論相之要也臣遍觀今日之詞臣廣詢內
外之輿論奸諂如周應賓則心術不正阿媚如黃汝
良則學術不醇媢嫉如李廷機則容受不廣皆經前

後諸臣明睛指摘不足乎章國是我 皇上所謂不
得舉非其人者即此類也宜遵旨免推外其餘在籍
在位諸臣足備顧問者望 皇上亟從輔臣之請責
成廷臣毋循故智務秉公心慎選端亮數員疏名請
旨點用以清政本之地倘有鑽刺希推呼朋引類濫
舉市恩者容臣以白簡議其後必不忍坐視 聖明
之朝前門退虎後門進狼使 皇上金甌無缺之天
下一壞再壞既且至於大壞而不可救也臣叨列言
官慚無寸補竊謂今日 皇上主反否為泰以保萬世

之安在此一舉輔臣進賢遠奸以服天下之心亦在
此一舉治亂關頭間不容髮故敢效一得之愚如此
願 皇上留意焉

[illegible]枚不萬難再緩推舉務得至當疏出而吳炎[illegible]
欽定潛今姓吏倍可至充驗日科右給事中萬曆六年五年余以[illegible]
頃者輔臣朱賡以獨力不能肩重揭請會推點用
安言閣臣情詞痛苦迫切皇上亦洞鑒其衷矣
語温慰有枚小閣員朕知道了之旨矣但第復何說
焉推是靜聽月餘未見動定審時度勢則此相一節
方今吃緊急着會推實節又小相吃緊着急推而當
也仰體入皇上慎重之心天下亦於此小休否之會推
而不當也愈覺不皇上鑒輕玩之心非原朱之所陸說
疏鈔 [illegible]
之虞皆意所屬之會推也當於臨推之時預洛陳
所推之人取裁於衆宰商許於科道酌量可否和協
物論然後落筆呈請實也與衆共登之不負也與衆
共棄之豈不至公而至當哉為今之推法則夫可與
矣臨時一指摸相聞各書所舉破乎不拔難冢宰
秉衡科得而雖黄端監視科道遂班畫諾不知誰為
舉如閃電過前目不及瞬則所何取於會推為也並
如南都今缺吏部司宜推至五六人不為多矣而
[illegible]府備不求也而長安有

吏部不肯渡江之謠廣西缺巡撫推者八人何盡出
各省左轄豈內堂無一人也而長安有當香絹送人
之謠故一司官缺得二正二陪足矣何必八人開八
以滋奔競一巡撫缺得正三才望者足矣何必盡數
兼收以顧面情凡此皆會推之流弊也夫統百官均
四海者銓部也取數多寡聖天子有何成心繼自今
當一身肩任採不厭博收必拔尤豈宜散權以示公
衆政以脫擔使臺鬼在野衆夫引滿而恣心士氣為
之大壞也若乃會推閣臣此何等事今何等時中外
疏鈔 政本 六十九
相望之切天下治忽之關在此一舉尚可邪正並進
以倖中哉節見臺省次第論列明剌暗指不堪爰立
者亦既彰彰於人耳目此豈求多於諸臣政慮會推
不當恐一時誤及之也往者二相專國甚初郤有辭
捏揭薦故為倒置以亂聽聞及托病托差推心于進
以希大物一聖明在上可雜抜而襲取乎蓋未嘗自
不容掩國事寧堪再誤昔包孝肅清正絕俗及其欲
相知者謂天下從此多事王安石負一世才名舉朝
方慶得士識者謂此人相必誤天下蒼生今先後論

輔臣顧自顧與孝廉安石何居則亦可為之寒然矣
地位優崇則付託難稱其職天下多故則任用必極
其選與其黜後而攻擊傷體是以事先而杜塞自濫
固非好持人之短長也臣記萬曆十九年九月吏部
尚書陸光祖為申明職掌以重閣臣之選事內言閣
臣新建不宜內降又關係事有祖制決不可廢內
降決不可啓等語題奉聖旨舊原不為例以後選
著會推欽此未幾閣臣新建以廟鄙敗矣蓋內降
既斷不可行而勢不得不預防於未然之會推也今

諸大臣中不若老成端亮者矣然矣慎同咨詢謀舉天
下第共流觀國家分職之選奉行 皇上丕美意分
伸輔臣之苦心婉規諸臣等之言亦贊苑矣抑臣猶有
請者會推時不貴多而貴精不利緩而利速如舉非
其人臣等不難露章以聞自怨如舉得其人仰懇
皇上就中即賜點用若復遲回不決而曰再推幾員
來者則小人由此進君子由此退矣何也天下止數
人首事或畏公道況邪人常巧正人常拙一推不效
[illegible]由[illegible]皇上聖明積邪人以巧文為之剪拂哉

類連茹言官語溢天下之事去矣勿謂臣等不先言
也

[illegible]沈相公論宜存乞賜裁斷以重政本疏

金士衡 南京工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竊惟相臣身任平章調燮元化贊襄一人賓服四海網羅英賢主持國是厥任最爲鴻鉅必公忠端亮抱卓越之識擴休容之度爲物望所素孚安危所倚賴者乃可當其任而無愧有如志行卑鄙蹤跡清華識量淺隘中鮮容受者均無取焉曩者諸臣先後論列惓惓皆及此意昨御史李雲鵠一本明指周應賓黃汝良李廷機不當推無非採公論糾官邪仰佐 皇

上愼簡閣臣至意大臣聞言義當退省況予奪之柄出自朝廷奈何嘵嘵置辯粉飾矜誇蔑淸議而傷國體謂非垂涎揆地塗人耳目其誰信之夫邪正進退世道治亂所關故一不察而使匪人得叅其間流禍非小臣請正言而無諱可乎周應賓爲舊輔姻親倚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進營私且巧於逢迎專以告密爲事始進吏部瀆有煩言旣辯[illegible][illegible]而猶藉口條陳代察吏伸辯招權納賄不恤廉隅業掛彈章無容復贅惟是本官物議沸騰自揣公論不容只得含忍近見時過[illegible]

冷突然奏辯不過與望矣會推廢黜侜說匿瑕掩詬爲將來衛用計爾此其心術詭秘作用譸張識者已知非端人正士矣黃汝良品最卑汚行工狐媚眼熱於權門之手援而密屬私人以居閒乞憐搖尾靡所不至及關節旣通衣鉢許授始之隔垣而居者忽然遷去自謂巧避形迹不知欲蓋彌彰座主門生之誚豈其無聞而笑罵由人醜顏就列近且濫竽典試貽羞士林策問稱引支離寓意譏刺變亂黑白人已窺見肺肝至其平日貪饕無恥言之汗人齒頰萊蕪知縣

魏應嘉賍累鉅萬已經撫按拿問受五百金重賄而遣書山東撫臣求解用宗弟名帖撫臣語其差人曰原非同宗不敢冒認彼縣官以貪擬徒不可爲矣後退還應嘉銀一半此遠近所諠傳者戶部主事楊武烈爲汝良門人督餉遼東物故其子楊學元餽厚禮向汝良乞銘旣全收其餽而許之矣閱數月學元遣僕楊興候領文字輙復唆拒且加訶斥焉致楊興進退兩難含憤自縊而死尚謂有人心乎卽此兩端汝良生平穢跡亦可概見乃其辯疏猶自命曰狷介自

婦修曰闕窺便巧不屑不能此何異淫奔之婦向人談貞節事耶乃若以詆劉巳者爲有所受尤屬夢語言官論人一憑公論寧有隨人意指者哉汝良此言非出本心不過顯露機鋒以箝人之口耳李廷機清操自矢臣非不重之第其量乏恢弘性多執拗軟熟要津漫無風節此固衆論所不滿者蓋廷機爲去相數習門生託根倚命非一日矣以故事無巨細必稟命而後行他不具論卽前年遇災變大事人情洶洶廷機意在阿承寂無一語大臣體國奉公之義何在

司官聶雲翰賢吏也偶疏六事稍左遂不能容陰爲排擠致敗官殞命迄今言者痛之臣讀廷機一疏率皆自恕自賢之詞謂去年論臣者有扳援依附等語因所刺不中臣病不置辯而引退又謂性不娟善而嫉惡又謂入官三十五載所經執政十餘人無不重臣愛臣嗟嗟恥事扳援何爲依附權門之瓜葛性無娟嫉何爲讎視守正之司官士君子立身行巳不倚不偏中外仰望手秉卽諸執政重之愛之曾何足爲加損而修爲美談此言益覺淺陋臣又不能不重爲

廷機惜矣之三臣者在周應賓則倚門傍戶黨比堪羞在黃汝良則逐臭附羶名節掃地在李廷機則操守有餘識量不足雖品各不同而其無當於枚卜之求則一也抑臣猶有說焉臺省觸邪糾慝自是職掌況上有聖鑒下有公評誰敢私焉邇來士習日敝綱紀日弛被論者不聞席藁待罪而囂辯反噬習爲故常如周應中贓私狼藉業經察處而辯陳之龍敗壞名檢掛名彈章而辯轉相効尤畧無顧忌朝端紛若聚訟此豈清明之世所宜有哉伏乞皇上博採廷

議鑒別羣倫枚卜重典務在得人其有不堪推舉者勿令倖進異議之臣靜聽聖斷處分毋得飾詞強辯自干罪戾如是而登進者悉名碩之選訾議者免辯訐之風上有紀綱下無越志端揆重而朝廷尊世道人心終必賴矣

君相治本攸關疑情當撤疏

沈鳳翔 戶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今天下可謂眷眷多事矣所恃聖主推誠日以其心灌注於下而端揆重地調燮多賢庶能一德一心共適於理　陛下之銳精百務獨秉乾剛雖在靜攝不忘根本豈不誠萬世一君哉然而天下大器也可一人有而不可一人負故王者修已任賢推心置腹乃能分任而責成功若勞耳目之察而用無已時恐以疑度務何務非岐之羊以疑逆人何人非厲之子此妨政害治不可不慮也頃者　陛下端居邃穆天語稀聞彼其望影增形者業已不勝私忖而又設疑以待之如言方至也而疑其詐人方進也而疑其欺事方舉也而疑其擅持衡於可行可止之間而隱跡於不動不靜之介曰吾惟重發而慎操其柄則人莫吾測不知天下事愈疑愈隔愈隔愈廢愈廢愈蠹蓋自古而已然者況乎吾以慎發重操而御之人又自慎發重操而竊之矣故以中外窺瞯谿竇橫生廉恥道喪職業不[illegible][illegible]交詰寵者悅讒而不肯休傲物肆志者眯目而不能下詖詞角正論邪類讎貞臣王途偪仄將焉用之　陛下何不赤心白意加與四海內閶言修止輦之風求賢勵若渴之節功實自應覆核猶豫毋為兩持三尺凜凜誰其敢干有不貢誠畢智者非臣也今大僚缺臺省虛百官滯臣不敢槩為縷指所稱最急且鉅者無如論相而乃宜決而久不決何也毋以人實難知而人言未易信乎臣謂正不必以疑先天下矣蓋匹夫至愚合之成聖惟其公也故以虞舜之智而當枚卜豈無淵喆獨見高出廷臣也者又豈不鑒平成之績卽三旦奮庸而非驟者然必自詢謀僉同若謂爾所共予吾為爾相之矣故終虞世莫與爭焉今通國有口列論若眉採輿論之所歸棄私臆之所獨罕有不相慶得人者以此知人言之足為用也不必疑也昔漢武相田千秋而匈奴譏之宋以司馬光為相婦人女子皆知其名此無他一言而悟與誠之所孚正相懸也　陛下惟取其如君實者無取其如千秋者則虛聲不得入贗品不敢售倘不其然而自簡與在惟　陛下精察而斷行耳知人則

皆更不必疑也寔意今宗之論相亦有道矣蓋為居常之相易為濟時之相難蕭曰思賢豈徒充位故非宅心醇粹空洞舍己者則積習之錮不化非表帥端亮通達治體者則弛張之用不諧此誠 宗社安危所係陛下安得晏然而已者不及此時博採羣議商確至當決意果行異日者非眩惑而失真則苟且於倉卒倘麻制所宜人心不厭愛立鄭重之謂何此宵小之利非朝廷之福也而又何疑之有抑臣猶有說焉純臣事君無以有己故開誠心以廣益竭死力而瘁躬

武侯所以不計利鈍而稱忠於萬世也會推一事祖自先朝垂之令甲公論之不可撓且廢也明甚曩者大臣唯諾於冢宰臣等贅疣於科道殊非立法之初意而一經指摘推委因之允列卻肴不勝異議總非蓋臣體國之誼也如公其心以任天下毋分爾汝毋問恩怨則今日之事亟言可決何至以廟堂石畫紛如聚訟哉乃其身在事中者亦宜虛衷不誇受誹不怒羽儀自愛屹然如山而後可勝天下之重今也概[illegible]

横甚有欲越 祖制而擅行者有犯察禁而肆搆翻然無忌不獨論相一事為然者臣為世道憂久矣感事觸衷罔知忌諱故輒敢以無疑之説反覆開陳為黼扆獻為察寀規伏願 陛下俯賜采擇力見施行上下同心共捐有我則疑關一闢泰運斯還如是而大猷不升者臣請伏妄言之誅以謝天下所不避也

乞敕下閣臣議論未當據實奏聞以佐宸斷疏

十六日國家從不得宋一韓（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於宋

頃年五月有旨諭本輔臣朱賡傳示吏部會同九卿
科道推補閣臣員缺該吏部左侍郎楊時喬十七日
約九卿科道畢集東闕科道諸臣先索得草單一紙
開列于慎行趙世卿劉元震葉向高李廷機楊道賓
孫丕揚凡七員既經就班吏部問臣等七員何如班
中有謂李廷機之相臣之度者有謂楊道賓外議尚
未釋然者議論相持日中不決臣一韓謬出獨見謂宜

疏鈔 放本

臣俱負時名推並未為當獨是廷機彈文屢騰道賓
以言侵及吳道南各避章求去即蒙簡用必無就列之
理若再有言者於國體益傷於政本之地何補不如
且緩推以俟公論之定宜前枚小大事於臣後
來入相之路亦未妨也諸臣多有首肯臣之言者吏
部循遲疑不決竟不敢奏薦易一名蓋仍並兩人並
舉之說也夫吏部循例并推正妬才顧惜才於臣求
去之日國家終不得才之用就與惜才於議論大定
之後無臣終宜兩用之時吏部臣固不若兩用

意之長矣亦何至堅立不移爲疏中兩請之說耶人
之才品固有爭之而愈亂定之而始明者故賢奸雜
揉衆論讙囂與其兩用之不若兩已之蓋兩已則司
馬光呂公著豈得終焉廢棄兩用則章惇蔡京之毒
無已時也故曰宋室之禍始終於朋黨成於調停今
日之舉不幸類是臣之所爲大懼也治亂邪正之關
端在今日臣謹述其贊否之槩若此其他五臣海內
夙望惟聖明虛中簡用於天語所爲素懷忠義必
有契焉則社稷靈長之慶也

疏鈔 放本

一□禮臣不堪枚卜推轂未厭人情疏

胡忻 兵科左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伏自閣臣員缺政本席虛人情引領枚卜不啻望歲馷者 皇上俞輔臣之情慨下會推之命斯固邪正消長之會世道汙隆之關也廷臣共舉七人而禮部左侍郎李廷機與焉考之公論僉曰不可 臣待罪諫垣職司糾駁何敢隱默而處此夫廷機雅有清望 臣非不知之惟是鄙細非恢宏之器傾邪非端亮之品律以大臣休休之度邈乎未之及耳且以廷機在部

言之朝常墜而不舉典禮闕而不修寅清罔聞秩宗有愧惟日斤斤爲操贏奇之筴躬畚鍤之役馹騎侍郎士木宗伯謔遍長安亦足唾也至於祭葬宜有定衙乃朝立案而夕批行秪以公典供面情耳差除當有定叙乃巧緣者超前而拙守者滯後豈曰部堂有市道乎持正每在司屬不平徒爲扼腕主事聶雲翰略觸其鋒遽令被斥憤恨以歿嗟嗟我 皇上之尊如天尚容臣下犯顏批鱗廷機以堂官不容一爭執之司屬是其褊隘更戾嚴上矣夫禮部在諸曹爲

簡要巳絣午謬戾若此政本何地可以若人忝之耶昔在宋有安石才學冠絕而性執拗一拜相遂以褊愎擾亂天下廷機才學遠不逮安石而執拗過之更復外示亢直中實脂韋以之秉政其爲禍天下當尤此安石爲烈先是僕指需次閣臣者私計廷機必與推而誤蒙簡用必至折足覆餗非獨家之禍故臣於疇咨閣臣疏中微言之冀得默止可存雅道今推果得廷機矣然臣既開其端安敢不竟其說謹此披瀝直陳竊附古人辨奸之義仰乞 聖明裁察

攻本重地不宜恕納匪人疏

王元翰 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切惟會推一節臣等慮薦舉不當誤國不小言之幾至焦唇敝舌先奉 聖諭吏部折衷衆論務求至當方許疏名其或舉非其人科道官即行糾正勿得點後纔說欽此蓋恐誤推誤點欲臣等言之方推靜聽即點至哉言矣乃本月十七日得旨會推閣員六七人有屢掛彈劾如侍郎李廷機者又列名其中矣正明旨所謂未點糾正時也臣可無言乎夫廷機之有

今日臣等知之久矣微詞諷之矣法語折之矣多言攻之矣但未蒙處分耳 皇上試思從來南北交章即在位者猶當罷斥矧未用者而可闌入乎諸臣與彼官職不侶德怨超然何若鷙鶚競逐一雀毋亦謂人如李廷機冗散或可而居要地則必播惡辦瑣務或可而當大事則必僨轅故樸忠激切防其舉引豈期今日不幸言而中耶相天下者必相識相度相才兼然後可以平章軍國廷機有一於此乎竹頭木屑之識非相識也剛愎執拗之才非相才也褊隘慘刻之度非相度也必欲以小廉小勤似忠似信妄擬大柄竊意國家縱乏才亦勿令爲歇後鄭五所嗤耳往者災異譴告該部上修省一疏舉朝方意發抹時要言回天動上乃竟脫畧支吾以青衣角帶塞責公論鄙之近日青宮輟講經二年餘舉朝切切不寧彼若恬然事外之人不聞一語懇請該部職掌莫大於此望其緩急肩担不可得矣聶雲翰良有司也語言懇正宜借爲直友竟憾恨刻衷乘察典中之鬱抑以死戕賊善類此非一班乎遷轉司屬悍然柔戾致銓部

數爲往返而不可回今司官甚爲不平安望異日以人事君徇私亂法此非先兆乎若乃風聞可異者被論乞哀流涕叩首不虞司官從旁共見班揖時答語失措又有時對人曰吾輩當隨世以就功名天下事混而已夫隨世浮沉之術而混與隨二字今官套大病廷機人官膏肓不覺盡露本相也二字果眞近於無恥矣即以大體較之举今南北交章彈墨猶潤若彈者自彈用者自用脫再有奸邪嚮用人知言不濟事轉相結舌是用一廷機而二百年來言路從此斷

絕今科道與推闕員明肯糾察酌為去取如十人與之而十人否之縱意見不同自當從否去名以防奸也昨聞諸臣互相推諉不肯書名相持良久竟以原草粘上勿問可否則糾察無損益於會推用一廷機而會推之臺省又可不設矣廷機而果賢也言出多口尤當少俟論定以存國體顧可犯清議拂公非慊而收之哉昔王安石才名學行當世無兩聞其入相通國方慶得士而呂公著袖携彈章雖賢如溫公亦駭以為未然未幾事權到手任意紛更新法行而元

氣索釀至徽欽公著之言驗而趙宋南矣假令當時同心合口阻之宋祚未遽斬也今廷機之名行不逮安石遠甚而執拗過之一朝得志凶害而國悔之豈不晚耶 臣忝言路生平自矢不忍以曖昧黜人不敢以影嚮射人如廷機者斷斷乎知其不可相也忝照得廷機濫盜虛名以授衣鉢腹中鱗甲今日業暫露於司官手上雨雲他年必肆毒於士類似乎剛勁也然硬於下御而軟於上承若謂執持也乃得之鴻毛而失之九鼎此其在寅清之秩且足為典禮之羞若復據燮理之尊豈不貽廟社之禍乎伏與 陛下含置廷機更加議處於無所指摘諸臣亟賜點用勿復遲疑則政本得人股肱有託矣

[illegible]

又東鄉於李九我中立而不倚文評云侃侃而談是見先生立朝節槩則如王元梅及宋一韓所云固未可執為定論大約此時風氣好以矜論相高博名高而

林君子樹黨棘黠常以先發制人為務著投自高相以以來若張江陵沈蛟門王荆石申時行李九我方從哲諸無當東林意者投有推即彈若謂宰相必用東林互相攀援倡為朝更無一非東林而後可後來葉福清韓蒲州揣知此情只是不肯傷著他投獨得東林之心而位獨固

爰立實關宗社不宜徒採虛名疏

宋一韓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先是奉命會推閣臣外議有謂李廷機杜門必不與推者有謂廷機成議已定此番必推必用者臣謂此猜度之語不足信也第舉手加額願得博大宏遠之器為國家造福而已已而廷機果與推矣科道諸臣取其有清節者謂當推詆其無相度者謂不當推而陳治則謂楊道賓亦有外議臣是以主兩臣並已之說若曰乞骸非大拜之日裂麻亦非盛世之風此臣

止為國家慮不為人才慮所以徇公論而息群囂也吏部楊時喬因是以兩請輔臣朱賡因是以請點臣說倘非一得二臣豈有兩存頃閱科臣陳治則等道臣葉永盛等公疏或偏舉臣推之未為不當二語或謂臣為從中調停似尚未悉臣之意者臣安敢無說處此尚書之存歿卜也曰詢謀僉同即千百其人而有一二人未協亦不可謂之僉同豈得以十二較眾寡乎往時會推舉者秉筆書名果無他說然後依次畫題所謂爵人於朝與眾共之也臣陛下試問今日之推書名者誰乎試取往時會推之簿與今日會推之簿一參閱之則其故可知也倘曰九卿眾口稱賢往時何以書名今日何以不書名也草單割粘是誰逼之數十人皆見其誰掩乎傳之天下謂卜相出諸袖中之私單也則亦辱國之甚矣會推之規言官主糾駁不主保舉言官為人保舉則廷臣且將上書訟功如奔訴乞留焉傳之天下謂卜相如奔訴乞留也則亦不足為相臣重矣夫論相者必以度古今之通道也既云廷機瑣褊無相度則自有應處之任乃徒取

其孜孜奉公皎皎自愛之節是小吏群有司之事烏可謂稱輔弼之任乎諸臣之論國相惜乎其未大也如謂趙世卿賢者所薦必可用古亦有大賢而誤薦人者司馬光之於王安石是也呂誨唐介等爭之不得至引用群小創行新法殘害天下毒螫善類光始服呂誨之先見悔何及矣廷機清介類安石譽望類安石其偏執已見不近人情喜動生事殆與安石一體而兩分焉臣嘗謂其壞天下人才風俗有三事考察天下舉人能法者少茹寬者多縣官乘是挾讎報

恐使士子奔走公庭爲全名保家之計唾罵殆不堪聞一也禁革天下提學類考而才力遲鈍者多嚴刑迫脇生儒至有合邑不願試者或一日兩場傳遞頂替代閱抽取詐冐黄緣何可究詰二也不能公平宰屬司官惟合已意者力主超轉甘拙守正之士淹者淹逐者逐死者死怨聲盈署謗言塞衢三也此顯然易見非暧昧比倘得柄政變亂愈多臣故謂寧俟議論之定兼亦養其識度抑其果鋭需大用於後日或可耳可謂有司馬光之薦無唐介呂誨之議耶今朝士意氣尚未和諧所幸秉國者不立町畦故猶可以相安倘如王以剛戾之夫助以黠慧之士禍有不可勝言者臣所爲嘔腸裂背而爭也伏願皇上自爲社稷計自爲天下蒼生計仍將李廷機楊道賓姑兩置之其餘五臣亟賜簡用第令新輔安其位天下蒙其福斯計之便者若謂聚訟之謀難聽保舉之漸難開叢議之跡難廁書名之規難廢嚴諭吏部集官再舉一復往時會推常規或易名或增員斯又所以重其事也惟皇上聖明裁答

恭繹聖訓敬闡忠義之旨以仰贊枚卜疏

袁懋謙 兵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頃者輔臣朱賡以閣員請奉聖旨吏部即便會同九卿科道官會推素懷忠義堪是任的六七員來簡用欽此臣捧讀曰大哉王言眞萬世論相者之法程也夫忠義二字在經典詳矣第大臣之忠義與小臣別小臣以一官一能自效皆得以忠義名而大臣以人事君在不自用而用天下彼其幽獨自矢以期不負主知者亦惟是用人爲兢兢臣誦法孔孟見大學所引秦誓以斷斷休休實有能容爲子孫黎民之利孟子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古今論相之的端不出此二書臣謂大學之所謂容即孟子之所謂好蓋大臣精白一心以自結於黼扆而羅森英賢網羅豪俊以共圖太平之理惟恐失一士則國家不得受一士之用失一言則國家不得受一言之益而孜孜汲汲若渴若饑其一腔丹赤眞可想見是之謂忠是之謂義稽古相業之最隆者亦惟曰吐哺握髮曰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乃知古

忠義之臣未有不能容且好者若舍容賢則爲娟嫉舍好善則爲訑訑排正言而殘善類此在　聖世當居放流之科而聲色距人讒諂畢至是亂天下者也於忠義何當焉今天下賢路閉塞忠良斥遠廢者未起候者未除缺者未補人抱積薪之憂士欝彈冠之氣延頸跂足庶幾得休容好善之相以佐下風則宣欝達滯拔茅連茹一日而天下改觀焉不則剛愎自用偏信偏疑非有意於用小人乃小人得乘是以售其巧黠而朋邪爲奸正氣愈塞禍有不可言者安危

否泰之機正在今日語曰衆言淆亂折諸聖今羣議雖讙經典具在　陛下試觀會推諸臣孰爲容賢孰爲好善眞忠眞義毋採虛聲以恭默之思契孔孟之旨則枚卜之事可一言定矣豈若羣臣呶呶日中而不決哉臣腐儒也不能舍平生所學以事　陛下故以二書之論相道者爲獻伏乞　聖明留神蚤决天下幸甚

元輔至情當體乞裁察以終優老疏

胡忻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伏自去歲　皇上簡用閣臣乃求耆舊詔起元輔王錫爵于田間迄今旣逾年矣元輔輸情控辭疏凡五上　皇上眷眷延佇尚未俞允頃提學御史楊廷筠爲元輔奏乞俯念迫切至情特恩予告言其子果屬病重辭難就痊老年孤子相倚爲命舍携不可進退維谷夫學臣持斧元輔之鄉最久知元輔最深昔曾爲之辨用茲順從諫之予告者蓋眞知元輔之必不

能出耳然元輔匪直身衰子病不能出又閒家庭閫閾之內敗壞決裂不能自理無奈借兵于官乞靈于神爲閭里所譏笑即元輔自疏亦嘗及此是其謀家之不暇而暇謀國乎夫欲豎之業罕堪秋風垂末之弩不穿魯縞元輔之情境豈屢若是而欲揮塲密勿勛勷機務難矣且元輔秉政當國蓋亦有年惟是進退之際差洽人意而器量褊狹識見偏蔽顚倒公論排擯善良顧憲成趙南星等數十人陸沉至今說者謂國家元氣之索自錫爵始往時沈一貫歸錫爵與

申時行迎之江滸偕遊普陀岩盤桓十數日深謀密畫而後作別故當時人即謂錫爵時行次第復起乃錫爵起而不能出計必護局面衍衣鉢起時行接續脉絡之乎臣惟　聖明在上誠詢嘉納讜則攄謀猷思獻替者自不乏人且天下急務大小諸臣言之已悉患在不行亦何必借資于方寸已亂神識既耄之人哉嗟嗟政本積敝已久國蠹欲清無從若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宗社何賴焉伏望　皇上亟允學臣楊廷筠之請收回欽取成命令元輔安心鞠子攝養天

年毋復強其所不能使一出而所喪愈多則以崇舊學以成完節我　皇上優禮老臣之殊恩庶其有終無斁矣臣不任悚息候命之至

綱常類

綱常類

因變陳言明大義以植綱常疏

吳中行翰林院編修　萬曆五年十月十八日

頃者天象示異星變非常　聖心兢惕復戒諭大小臣工修省共圖消弭臣愚以草芥微軀荷蒙皇上作養洪造恩效涓埃之報靡由也且政事所當興革有官守者能圖之臣寮所當糾舉有言責者能言之非臣所宜與亦非臣所敢及也第即今日之大者要者爲　皇上陳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言天而必言民者盖天人相通感召有自凡事必質諸人心而安始揆諸天意而順天意順然後天變可消也元輔張居正乞歸守制至再至三情辭俱窮矣而　皇上眷倚則殷慰勉特至此豈惟明良相與穪　帝王之盛節而已哉仰惟　皇上以受遺顧命之臣而委心以任之大孝也爲　社稷生靈以留之至仁也卽　帝王念玆釋玆之盛心奚尚焉且事有輕有重重于國則輕于家臣人匪躬之義也

時有常有變達其變勿泥其常聖人達節之權也今
皇上之意豈不責之以義而欲其通之以權哉然而
是舉也萬古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觀聽攸關正宜深
籌長顧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其安者臣聞之君之
使臣也以禮人之愛人也以德謂之禮非特接遇之
文也必以心相體焉謂之德非徒眷戀之私也必以
道相成焉元輔夙夜在公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別十
九年矣則子之由壯至強由強至艾與其父之從衰
得白從白得老音容相睽彼此未覩而今長逝乎數

千里之外遂成永訣乃又不得匍匐苫塊一憑棺臨
穴其情有弗堪者臣連日見其衰絰之容擗踊之狀
若以不得去爲悲哀者人皆爲之酸楚而皇上必
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于廟廊之上且責之以
紆謨決策調元熙載焉或者非其情也臣聞之禮義
由賢者出皇上之特眷元輔者不以其賢乎域中
之共仰元輔者又不以其賢乎賢者禮義之宗也矧
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海內之具瞻必正己而後
可以正百官而後可以正萬民其理有必然者今

皇上之所以必留與元輔之所以不容不留者其微
權深意非圓神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遐觀逖聽之夫
拘曲守常之士人人然也或因其不去之迹而歸以
不韙之疑安能家喻戶曉而使之無里諺巷議乎失
輿情未愜葦而無庸而皇上尚欲其敷化施政端
範移風于海寓之間且責人之趨令遵教用協丕式
焉或者非其理也元輔之爲賢輔弼也其自信而對
揚之言惟曰聖賢道理祖宗法度斯二語兢兢守
之勿之有墜焉耳宰予短喪孔子曰予有三年之愛

于其父母乎王子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然
則終喪者正聖賢之訓也而身自違之必其所不忍
也國家令甲丁憂守制二十七箇月爲滿雖庸人
小吏匿喪有律惟武弁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
介冑之士處輔弼之臣即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
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也且當時評之後世譏之乃內
閣二輔臣首題之疏方以計聞遂以例請亦謬矣至
臺省諸諫官乞留之疏實爲贅辭尤昧成憲抑又謬
矣然則奪情者正非祖宗之法也而身自蹈之必

其所不敢也以其所不忍所不敢而委婉迂遲不得已爲辭俸之請又不得已俟　大婚之期臣竊有以諒其心焉君之于臣死生進退惟其命而無所逃也夫　皇上無俞允之命而屢瀆不止則尤有所大不敢者體意隆渥札諭諄懇相須甚殷誠千載一遇也夫　皇上有殊絶之恩而求去必退則尤有所大不忍者然則所望以卹其私情全其大節者亦惟在皇上曲體而俯容之耳況卹一時之情正所以安其心而責效於他日全去就之節正所以端其身而勸極於兆民則雖　皇上勉留之者固所以爲其社稷爲生靈而聽則謂　皇上宜俯容之者亦所以爲其社稷爲生靈也至　皇上誠虛懷親賢講學圖理日加召見大臣益明習國家事不以嗜欲漸開而懈心生不以疆埸僅寧而侈心生怠荒是戒朝夕惟勤將見聖德日盛世道時雍危元輔所深望者　皇上能終慰之雖去猶不去也於是仍虛位以待則計日可還若有大政事大謀議或實封上　奏或遣使就咨不然則咨其給假營葬竣事趣　朝暫往還來以副倚注斯　君恩親誼子孝臣忠一舉兼得萬世有辭矣彝倫攸叙風化大行則人心安天意順或亦弭災消變之道也臣之進也元輔之所舉也有師弟子之分焉臣以爲苟有千慮一得之愚所當吐露而復以全軀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　君不欺之忠亦非事師無隱之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上違　聖意必觸天威又豈不知臣之官典在筆札卽爲隱默亦匪瘝曠顧不優游清華而敢干犯　雷霆哉然昭是非垂勸戒亦史臣之職也與其記述于簡冊以彰穢示懲孰若披陳于　君父之前求今日無過舉俾後世無遺議也伏惟　皇上寬斧鉞之誅賜芻蕘之擇而垂神俯納焉元輔幸甚愚臣幸甚

星變陳言以維人心以定國是疏

趙用賢 翰林院檢討 萬曆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故人君欲求天心之格必求諸人心之安何也天不外乎理而已矣人心之所安卽天理之所合故人君舉事一當於人心則天由之以降康不合於人心則天由之以示沴其機幽渺而實有捷於桴鼓者是不可不慎也頃自天文示異彗出西南大內火警變徵屢出 皇上兢惕不遑言勑臣工同加省懼一時言事者籍籍或以糾察大寮或以修攘庶務圖革然其究皆猶以爲詳於末而未覩其大者也臣請不避斧鉞之誅爲 皇上陛下一正言之臣聞賤臣叩心而霜飛庶女告天而風振夫以異人一事之微而猶足感動天變如此況事在君相之交而道關倫理之重者乎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制疏至再三而 皇上陛下留之至再至四臣每讀其疏輸誠寫哀情泪極盡無可復吐未嘗不爲之歔欷飲泣而獨不能以必回 陛下之聽者 陛下固以輔臣受先皇付託之寄係人社稷安危之機有不可

[illegible]而所愛所係者亂是至公之心也輔臣至以稽苫處塊含哀茹痛而不能不勉承於 皇上陛下勤懇之命者亦至公之心也然臣以爲喪必三年自周公孔子以來未之有改世人之所講說民俗之所習安千百年以來未之有改非小節曲禮之云也自後世乃有以金革之事起其臣於縗絰之中此特權一時之緩急而不得曲顧其私者非先王之法也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脊毀柴立形神摧敗有識者共爲憂之臣私切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 陛下挽留之意遂聽 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則父子乖離之[illegible]恨於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而不能以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日臣不知 皇上陛下何忍於此也臣查得楊溥李賢在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旣以回籍奔 喪旨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比之起復者也且 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 朝廷政令賴以參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者乎今輔臣身負沉痛其精神之恍惚思慮之進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

悉而四海之遐聽風教者咸又且以徇曲尋常之見疑
之亦何以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勳望積
之以數年而皇陛下固取之於一日臣又不知陛
下何忍而爲此也臣以爲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
伸是爲上干天和而動星變之大者莫甚於此矣伏
陛下若垂憫輔臣不使之憂傷毀性則宜聽其所請
暫遂守制即萬不得已請如先朝故事特勅禮官一
員護送而就道仍爲責限赴闕不得延誤如是則父
子音容之乖隔於卅九年者庶幾洩其痛恨於泡棺
之者慟輔臣之心既可以少安天下之公心亦可以
無疑矣而伏陛下所以處輔臣君臣父子之間者庶
幾備道而無議矣然臣竊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
國是之不明也夫不國家之設立臺諫所以爲紀法
之司而任糾繩之寄者也固非謂其向意順旨而將
迎逢合之爲已也今輔臣之留一皇上主之亦既有
成命矣焉用是嘵嘵者哉臣切意其始之遲違而不
言是猶以經常之見冀可陛下之曲體乎輔臣而其
既且言之而不盡者不過逐影附聲以希寵要榮之

念而幸皇陛下之一俞其請而已背公議以徇私情
蔑至情而倡異論者斯言啓之矣故今諸臣之所可
自解者獨幸有輔臣之賢耳脫不幸異日有不肖者
乘時而竊位焉亦將循故事而爲此附和者乎臣誠
不知其可也臣謂人紀之所以植而國是之所以定
者不特一時治安之計伏陛下不可不垂察於此矣
且陛下信輔臣之深而留之篤者豈非以在廷之
臣未有稱皇陛下之任使如輔臣者乎然堯舜不聞
以五臣之供職而替其知人之哲文武不聞以十亂
之居位而曠其求賢之心亦願皇陛下擇而用之者
何如耳伏陛下誠於朝講之暇悉心體訪自內閣講
讀以至部院文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
端邪委之事以稽其才猷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
自見當必有如輔臣者出於其間以稱陛下之任
使如是則輔臣即去猶之其留陛下不至以孤注
視輔臣而輔臣因是以獲推賢讓能之譽顧不愈於
憂勞萃輔臣之一心使其乖父子之情而傷天地之
和也哉臣愚昧莫測於天人之際竊以爲當人心而

合天理者其要莫甚於此敢昧死爲 皇上陳之惟

聖明採納焉

[illegible]俯容輔臣奔喪守制以植萬古綱常疏

艾穆 刑部員外

沈思孝 刑部主事 萬曆五年十月二十日

頃大學士張居正有父之喪臣朝廷援楊溥金幼孜李賢事例奪情勉留曾不移時而彗星突見光亘數丈漸逼中天臣等仰觀星變俯察物議相與拊膺對泣廢寢罷飡意在廷之臣必有能指陳綱常大義以感格聖衷者詎期附炎鄙夫如御史曾士楚都給事中陳三謨甘犯清議望風保留致使人心長死舉國若狂紀綱風俗將大壞而不可反矣矧今星變未消火災隨繼天地 祖宗之靈所以儆聖衷者益惓切焉臣又安得以無言責而緘默苟祿哉臣非不知陛下雷霆之威不可測也顧思平生所學何事而又愛君憂國天植其性與其徒泣無益不若昧死進言即進言以死而萬古綱常獲賴以明則臣雖死猶生也於是二臣不敢愛其死瀝血爲 陛下言之 陛下之留居正也一則曰朕爲 社稷留二則曰朕爲社稷留是矣然而大學傳曰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

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夫語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肖之老老與孝語天下之平而係於長長親親則知社稷之命脉在綱常而羽翼綱常者在輔相治天下者爲命脉而重羽翼則可爲羽翼而傷命脉則不可故先王制禮嚴上天下澤之辨而三年之喪天子與庶人一焉以尊如天子而所以下同乎庶人者獨以此況下此而輔相可託言權變而目之爲匹夫小節儒生腐談乎經曰愛己之親者未有不愛他人之親者也往 陛下有先帝之喪擗踊籲天煢煢在疚特以天地神民不可一日無主雖抑情臨朝而其慘怛之容宛然可掬中外臣工仰窺大聖人之孝通神明而塞天地今 陛下擧天下以聽於居正固以居正爲心膂臣也所宜推愛親之心及其父推人子之心置之腹則君臣之心相視一體而其孝豈不稱錫類哉且明王之治天下未有不自元輔大臣始也以元輔大臣者綱常之表也居正今斬然在縗絰之中柴骨灰心形影相吊而强顏所不安使之衰冠茹哀於

岩廊之上大非 朝廷禮昔柳若謂子思之居喪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今禮由元輔大臣出也謂非天下四方之所觀者哉夫事有偶一爲之者例也而萬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 陛下以孝治天下而經筵日講莫非講以此也可舍先王之制不言而言近代之例耶當此承平治朝可論禮之變而不論禮之常耶今居正以例留而厚顔就列矣如異時 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爲元輔大臣者若云避之則於君臣大義爲不可欲出則於父子至情又不安臣不知斯時 陛下何以處居正居正何以自處耶昔徐庶爲母之故而辭劉曰臣方寸亂矣居正獨非人子而方寸不亂耶能復在廟堂從容論道如常時耶且居正躋人臣之極眘荷不世之榮遇者果身從何來乎必先有居正之父而後有居正之身 陛下始得而有居正也可令其執親之喪而鳴玉曳組於朝顧不得修匹夫尋常大都之節耶夫天下事一相可辦 陛下乃謂在廷諸臣皆不居正若也昔人謂人皆含靈惟誘所致故君好精明則果銳喜事者

進君好淳厚則敎嚴鎮俗者進　陛下但當審所好
尙而豈患於有君無臣乎如以居正爲賢矣宜令居
正公天下以爲心而舉賢自代可也或令其居憂之
下反躬省過以斯民三代不可欺以草野輿情有可
採易其果於自用之心而虛以受人之諍改其刑名
之非而細思乎伊傅周召之業未必非社稷之福也
俟其二十七箇月服闋起復於時居正精力正堪付
託此則君相舉動光明足昭示萬代又何必使衰冠
菂哀於岩廊以傷國體而廢先王之制耶　臣又聞古
聖帝明王孜孜孝治之精而起臣而未聞奪之也爲人
臣者以孝之精求達於君而未聞爲其所奪也夫情
而謂之曰奪豈盛世事哉奪之一字豈所爲以孝敎
天下者哉然亦有不得已而奪之而借之以爲孝者
又非兵事使之不可也如魯公伯禽之哭而征戎是
也非謂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也方今　陛下茂齡
已登十五而又天縱神聖非主少國疑時比也威靈
暢於四遐而南北戢戈橐矢矣宮府一體而臣工蒸
蒸向治矣正元輔大臣可以守道秉禮之時而反援
是豈不獲已之例至不能有三年之愛於其父而俾
之得稱爲人于天下後世其謂之何昔舅犯曰亡人
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
天下孰能說之孝子之重仁親而畏公議如此今居
正宜有同然者　陛下恐重違之乎　陛下方以禮
義廉恥風天下而不知風之者何自乎無論漢唐宋
仁宗起復富弼詔援故事切責且命中人督弼起弼
抗章言天下無事當行常制豈可與　太宗時比　
仁宗知其不可奪乃已本朝輔臣李賢等嘗奔喪許
制然後奪情起復當時諸臣尙且爭之以奪爲禁以
匿爲巧不復知禮義廉恥爲何物而況居正今不奔
喪又并奪情起復之例而廢之者乎語云作法於涼
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何極由是天下之爲子者
皆不知有其父爲臣者皆不知有其君爲弟者皆不
知有其兄而天下常紀墜矣當斯時也欲以法術整
齊天下而使之不亂何可得耶伏願　陛下不愛居正
以德而不愛之以姑息速令奔喪守制以全忠孝大
節則綱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萬民莫不一

於臣而一臣足以格天倘何災異之不可弭哉

亟斥輔臣回籍守制以正綱常疏

鄒元標 刑部進士 萬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臣於九月二十六日聞輔臣張居正父喪居正三疏乞恩守制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皇上皇上不聽討哀死求之而已何求歸之情未切暫留之疏遽上臣讀此疏涕泗交流臣也一介草茅跧伏圭竇根不躬逢 聖明沐浴膏澤今幸蒙收錄入仕未幾目此大故嗟嗟臣也生何不辰即欲竭盡血誠冒干 天聽自惟涉世未久諳練未深不敢嗷嗷自取越職蠢冥當言責者有言也今當言責者不惟不言且乞留矣臣復默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斁日被冠裳無異禽獸敢置身斧鉞披瀝為今 皇上陳之臣聞天生民不能自治也立君治之君不能獨治也為相佐之相也者一人之身而 社稷綱常所攸賴者也必置身於綱常大道之中而後 朝廷服萬民懷一有不善議其後者如蝟毛而起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之謂也今觀居正之於父也[illegible]奠未盡送終之禮臣

京守制尙貪相位之事果能正身而正人耶不能正
身而欲正人爲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不去 皇上
爲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留矣居正不去天下人所
共知也 皇上留之者豈以其有利於 社稷耶然不
知居正之在位也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
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數擧姑擧其最著者
言之一曰進賢未廣詩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故聖
世士器美而官材茂今則不然先朝各郡邑進學數
十人居正任事限郡邑不過十六七人是阻進賢之

路也無論他郡邑臣鄕先朝每科聯登科甲者數十
人今限有定數是郡邑有可以登科甲者不可以遊
黌序矣夫豪傑之徒非有衣冠維持之不羈之才必
有所遑迄今怨號之聲遍於江南此其遺禍何如也
二曰決囚太濫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好生
之德洽於民心今則不然先時決囚初無定額居正
任事限各省決囚有定數以致首鼠私竄者欲盈其
數以免罰有濫及無辜者矣夫決之先歲者足以示
懲來歲其數無異則雖有自新者其道無繇也三曰

言路未通古先盛世草莽賤士農工商賈皆得竭盡
其力居正任事大臣持祿不敢言小臣畏罪不敢言
誠有之矣折檻於彤庭披忠肝於玉陛者未之見
也閭閻有憂關 國計慮切民瘼者欲抵掌而談當世
然不先稟命有今日陳之而明日罹罪者矣豈盛世
所宜有哉四曰民隱未周 臣先歲北上覩黃河泛濫
漂沒爲魚者不知凡幾僅有存者架筒爲巢吸水爲
食目及至此心慘魂飛夫被水潦如此被旱魃爲災
可知矣黃河如此環四境以外可知矣有司不以奏

聞恐干大臣德政以致展轉溝壑提妻携子散之四
方者衆矣 皇上深居九重漠然不知此居正之罪
也其他用深刻之吏阻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者矣
卽使有利 社稷猶大壞綱常也況無利 社稷若
此而可留之耶抑豈以居正旣去天下事難以支耶
不知居正在位之時我 國家法度維繫民心者久
我 祖宗德澤聯屬民心者深況在事諸臣濟濟後
先非居正力所能獨運也居正去位之後其德澤法
度如故也天下人豈盡出其下哉豈盡無所補哉臣

伏讀去年皇上諭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
前功盡棄也陛下言及至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
學固未成矣弼成帝學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
志固未定矣輔翼上聖志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
也居正丁憂可挽留之居正脫有不測不陛下之學
將終不成陛下之志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
皇上以英明之資御曆五稔今皆曰將與堯舜之道
三王之功矣以居正而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陛
下何如主綱常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衰人心自此
而弛居正一念不足惜後世有攬權戀位者援據居
正故事甚至窺竊神器貽禍深遠難以盡言者矣昔
古之碩輔元宰措則正施則行建光明俊偉之業者
無他上下交相信也今居正冒喪而議國事也天
下之人皆曰居正不孝而固寵也居正不孝而縻爵
祿也居正不孝而擅權也雖有設施誰則信之居正
之心必曰天下之人議我不孝而固寵也議我不孝
而縻爵祿也議我不孝而擅權也下稍有不從勵疏
攝紳天下以是疑居正居正以是疑天下上下交相

疑而禍不測深者未之有也甚哉居正不可留也亦
彰彰明矣臣又揣居正之心矣臣觀居正首疏云有
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
辦也是其心蓋曰起復非常事也吾非常人也吾而
當此誰則議之臣觀之人有五常仁義禮智信是
也力此五者斯謂之不常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
不顧死而不葬瞻而名之曰非常人也然人不曰殘
忍則曰薄行不曰禽獸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乎且
其疏又曰不顧旁人之謗議鄙匹夫之小節非病狂
喪心有此言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
非之不顧謂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衆論也三年
之喪無貴賤一也旁人謗議是乎非乎尾生之信
妃之行陳仲子之廉小節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
果可謂小節乎臣曰道路無不爲臣啟處此其欺罔
先不落信居正未聞喪之先天下逆覩其奸居正既
留京之後天下深恨其非臣登刑堂遇各司曹出刑
曹接諸冠裳各垂首喪氣一日三嘆切齒含憤有不
怒信擬臭者雖子牧皇上大婚固大禮也居正以衰

誣罪以欲羅織其間何忍哉蓋欲誇示來世以居成
功耳宋臣文天祥當南渡之日猶送親歸葬當此清
朝豈南渡之時耶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
之居正之不歸蓋無情可奪無復可起又非賢之儔
矣大臣聞喪而不去小臣必有匿喪而不報者固所
必致也嗚呼父子天性其恩罔極事父如此事 皇
上可知矣先正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遺其親能忠
其君者未之有也抑 臣尤有深恨焉 國家以言路
付臺省事關綱常悉陳無隱默而不言猶謂曠職

臣觀湖廣道御史曾士楚無恥爲保留輔臣事題不
勝驚愕謂公論倒壞一至於此徐察之各道御史有
毅然中止者士楚悍然不顧私自上請此其心豈眞
爲社稷計哉蓋曰輔臣本欲留也不首留之其功不
高身首留之輔臣德我我不數年公卿立至矣此士
楚心也夫今日上疏留輔臣者士楚也臺臣倡之明
日上疏留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 朝廷爲首
善之地臺省爲公論之所論及至此可勝言哉所幸
者公卿大臣毅然中止未有留疏然因此而遷去又
不常矣迺其原士楚先之楚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
母乎臣忠悃如此伏乞 俯賜採擇亟斥輔臣速歸
守制侍制満之日另行起用則綱常正而人心服
朝廷尊而天變消萬世仰 聖天子作爲出尋常萬
萬矣居正學尚刑名見臣此疏禍臣必深臣萬萬死
矣蓋非嚴刑督責以箝天下之口則攻之者愈多也
噫臣甘爲妾婦自愛其生矣堂堂丈夫不忍爲妾婦
也碎首玉堦奚憾哉

[illegible]

俯全元輔忠孝完節以植綱常疏

張岳 南京右僉都御史 萬曆五年十一月

臣聞君親之恩與覆載同一體臣子之誼根性命以
有生恭遇皇上陛下沖茂英明爲天地綱常之主君臣
之義父子之恩兩全而不可失者也　陛下不諒臣
之不肖屢蒙簡擢孤寒下士感激非常南臺係風紀
重地而臣又忝紀法之官遇事豈容隱默今臣方入
留都忽聞輔臣張居正遭風木之感致屢　聖懷隨
該吏部奏聞奉

聖旨元輔受　皇考付託輔朕沖幼安定社稷深切
倚賴豈可一日離朕父制當守君父尤重准過七七
不隨朝入閣辦事侍講讀制滿之日隨朝你部裏即
往諭朕意着不必具辭欽此臣捧誦綸音不勝感激
切念輔臣功在　社稷何庸臣贅豈惟　陛下留之
天下臣民皆願留之豈惟臣民留之四夷窮髮之類
亦願留之臣見南臺諸臣集議睾然意欲具疏懇
恩勉留而未有定論臣獨有難爲言者豈容阿私所
好同聲附和爲嘗敢特陳于　君父之前與　陛下

垂納之元輔張居正歷事三朝夙夜在公于今三十
年矣其能承顏於垂白之父母能幾何時乃今不幸
奄逝無從永訣又不能匍匐奔喪其何以補終天之
恨八旬老母旦夕失其所天則高堂之上又必有難
爲情者而少缺定省几爲人子將若之何興言及此
臣知元輔之方寸亂矣尚可挽留之乎古云孝思不
匱永錫爾類又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惟　陛下思
念　皇考明發有懷遵奉　聖母孝養罔極　陛下
以思念　皇考之心體輔臣之父以遵奉　聖母之

心恤輔臣之母容令馳驛奔喪戴星行止隨遣行人
一員護送回籍守候起程仍酌定期限請自　聖裁
令襄事速就赴京入閣辦事撫按官催促登道將輔
臣老母安輿杖几迎養到京進有補袞之忠退有戲
綵之孝輔臣不得見其父而猶及見其母致身於
陛下之前無遺憾矣其還答　陛下者又當何如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兩全而無害萬代瞻仰在此一舉
此臣所謂錫類維則其于　聖孝大有光英設或以
臣言爲不然縱廷臣未敢面議其如退有後言何

一時隱忍其如萬世之公論何且輔臣原籍甚邇
陛下親定期限孰敢悖違伹念　陛下一日不可離
元輔難以輕發然　陛下之所以不可離者不過爲
天下扶植綱常以安　社稷保蒼生重計而君臣父
子之間其爲綱常孰大於此安　社稷保蒼生又孰
大於此哉臣逆料此疏一出　陛下必已先期俯從
輔臣之請而輔臣必先期回籍仍慮輔臣愛君憂國
翼翼小心又　聖主懇惻慰留不忍遽違臨事又不
敢以情告者故臣冒昧陳之臣亦初赴南臺不宜

驟瀆　宸聽然三綱五常之懿有生以來人孰無之
不必入官之久而後可言也臣嘗逮事　皇祖每以
愚戇不知忌諱觸時冒罪臣亦安心年久復蒙　特
拔何敢隱情以負　明主今日之言乃曲全恩義又
爲元輔終完大節諒　陛下俯順下情當無阻礙而
輔臣之心亦必得所安伏乞　勑下廷臣集議典制
再懇　聖裁酌定赴京程限諭令抑情供職移孝爲
忠候　陛下春秋鼎盛仍許終制以報三年懷保之
恩臣又昧死爲之言曰奔喪之禮所以完父子之情
奪情之典所以完君臣之義兩道並行而不悖庶萬
古綱常不泯云其於世教幸甚

[illegible]

[illegible]

平情法以正風化人心疏

趙標 浙江道御史 萬曆二十一年八月

臣聞之法設大禁禮順人情故論法不論情則包藏禍心者不免戕賢而害物惟平心易慮而互聽竝觀則雖曖昧隱伏明如鑒水不啻也前該監生吳鎮奏訐吏部侍郎趙用賢賴婚逐婿事具疏辨已該科臣議勘臺臣論劾俱奉明旨下之部院而用賢隨以給假去矣夫使用賢貪財圖利如吳鎮疏中所云則生平盡棄一去何惜臣反覆觀覽并得之吳中士大夫之口殊有大謬不然者蓋鎮父之彥與用賢蟬聯竝進鴈質成懽素相暱無間也第緣用賢獲罪江陵橫遭斥逐之彥懼用賢之累已而漫不爲禮用賢惡之彥之反覆遂絕不爲親夫之彥趨勢疎交寘足厭薄使用賢絕其交不絕其婚或暫絕於罪廢之時仍訂約於起用之後大中至正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奈之何意氣用事執拗不回二姓之歡一忿不棄不知婚姻重事風化攸關一諾千金片言九鼎天下事固有不可率意而使氣者正此之類輔臣王錫爵書中所謂古人有

之不可施之今日者是也用賢特未之深思而不得不爲倫理受辜矣然語有之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當之彥之持斧按閩也非用賢山居落寞時乎顯晦異地寵辱殊情論交誼固當以貴而下賤敘親情又當以男而求女乃之彥猥以形迹自嫌而向人作態乖戾炎涼之氣味難堪況用賢素以才節自負而睥睨一世嫉惡之剛腸能自制哉是用賢之過由之彥相激而成也顧用賢絕而顯示以絕業已久付之度外之彥絕而陽爲不絕陰驅而納之網中蓋其書抵諸貴人也非藉以申好也鈎採羣言預爲羅織文致之地其控奏闕廷也非爭欲完娶也護閉眞情正爲相陷之謀不然也不知而父受其幣獨不可及其旣知而遂返其幣乎支離尾瑣道寒暄於用賢被徵之會獨不可繾綣慇懃致舊盟於用賢屏棄之日乎詭迹秘形發禍於趙女適人之久獨不可使義執詞頌言於蔣門納聘之初乎有一於此用賢未必終迷事體亦未必決裂乃含糊隱忍多方以誤之也陰若伏藏乘時赴會賈勇以擊之也捷若發機拊背扼喉掌

服以弄之也易若承蜩十載機權何言秦晉之好猾
腹鱗甲竟如吳越之謀之彥可謂奸險之甚深刻次
骨者矣故以法言用賢曲而之彥直以情言用賢狹
隘而之彥陰巧以人品言用賢終不失爲君子而之
彥則小人之尤者耶蓋君子往往負氣太高處事太
易防人太疎用賢今日正坐此獘如遽以爲貪人遽
以爲險夫遽以爲改行喪節則之彥報荅書中竟未
見此様二字而科臣張貞觀之疏既已前知其不然
矣況用賢嚮昔之直聲震蕩海內邇來之淸望藉甚
朝端眞才難得覯過知仁恐遽以此等名行相加遺
耶臣以爲就用賢今日之事論之則情法兩不相蔽
就用賢生平之品論之則瑕瑜自不相掩臣故敢斷
然目之爲君子知之彥者旣工排陷又善揣摩旣誣
人罪又辨已官況未上疏公朝先已受揭私門未徧
遽於外庭先槩及於中侍機械無窮變詐百出眞鄙
夫小人無耻多端者也雖然之彥亦何足道哉臣獨
慨夫才莫盛於古而古之求人也甚恕才莫乏於今
而今之責人也甚刻坐使陰柔小人伏危機於衽席
之前陽剛君子遭陷穽於一瞬之頃萋菲肆行青蠅
得志從此以往恐益長奸人之雄心驟直士之節氣
風化何裨人心先壞若不早加隄防則將安所底止
伏乞勅下部院除趙用賢給假回籍外仍當衆酌情
法大爲昭雪將吳之彥嚴加議處以爲奸佞者之戒
亦挽回世道之一機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萬曆疏鈔卷之六

國是類

國是類

乞察總憲欺罔以彰國是疏

王用汲　戶部員外　萬曆六年六月

臣謂臣之立朝也必有介特不阿之行而後可以維頹風必有精白不欺之心而後可以植臣紀故介者人臣之美節欺者人臣之大罪也一失焉一縱焉則國無以為國矣臣近讀邸報見大學士張居正一本感激天恩准假歸葬事竣恭陳謝悃事內敘四月十六日葬父於大暉山之原巡撫湖廣都御史陳瑞撫治鄖襄都御史徐學謨及地方司道等官畢來會葬等情獨巡按御史趙應元奏內不見敘及夫撫臣體尊千里來臨足以榮其親固居正之所深嘉也按臣權肅特秉風裁亦必居正之所甚重也臣竊為臺中有人慶矣及數月應元有患病乞休疏臣始疑之豈輔臣未能無介然於中而應元遂為退避計乎奉旨吏部知道其應否容令休致或病痊起用該部自有題覆舊例也乃掌院事都御史陳炌承恍輔臣遂恣

論其托病乞休大肆欺罔焉夫疾病人所必有獨內
臣得以病告蓋謂其無地方之責非出於推艱避事
故凡京秩諸臣或患病果眞欲就醫於故里或進用
太驟恐超躐乎前人或家有期功之喪情不容遏釋
或朝有忮害之黨勢難以竝立皆暫引疾退處此其
義未必盡於匪躬而其心要非出於爲邪故自 祖
宗朝至陛下今日槩不絕其嚮用之途亦所以恤臣
下委曲之私而示聖朝寬大之政也今在廷大小臣
工其曾經告病者何限若以汾之言推之則諸臣皆
欺妄之臣不容一日立乎其位矣無論遠者卽應元
疏入先後數十日工部司務呂潛以病告矣序班郭
英稷署丞李舜臣又告矣南京刑部主事孫一星劉
王成又告矣事下吏部槩爲題覆皆奉旨俞允何獨
無一人爲托疾乎且此猶謂非有差委在考覈之例
也如近日巡按廣西御史陸萬鍾巡按陝西御史劉
光國巡按山西御史陳用賓皆奉差方回中途皆以
病告事與應元一體也何不一論其托疾而率聽吏
部題覆乎豈萬鍾等皆不可遂療之疴而獨應元爲

強健無病之人乎夫屬辭比事春秋誅心法也參伍
異同韓氏審言術也 陛下試擧是數者以詰汾將
誰爲欺乎誰爲不欺乎 臣謂汾雖百口亦不能以無
欺自解矣且無論諸臣卽汾在世宗朝亦養病家居
十餘年後稍實緣攀附拔置要津以退爲進宜莫如
汾也已則行之而反以責人何以服天下之心亦異
乎大學藏身之恕矣御史爲耳目之官巡按係風紀
之任昔人謂諫官雖卑與宰相等 陛下所恃以彈
壓諸大臣之專恣而壯虎豹在山之勢者惟臺省臣
臣也今妄爲挺然特立之行御其身之亦能免則大
臣何所嚴憚而其餘諸臣不將人人自危哉 臣竊謂
關繫非淺鮮也夫事有其誼則是而其意則非者不
可勝紀 伏 陛下但見汾之論劾趙應元恣肆任情巧
爲趨避卽罷斥之有餘辜也至其意之所從來不爲
其事而爲其人不爲此事而爲他事 陛下安得而
知之如舊歲星變示警奉旨考察所以應天變也而
不知所以懲折者乎爲不附宰臣之人姑擧跡最著
者言之翰林習孔敎則以進士鄒元標之故禮部張

程則以御史劉臺之故刑部[illegible]多於他部則以
艾穆沈思孝之故而所往來尤密者王事蔡文範也
考後劣轉趙志皐則以與平行趙用賢之故而同事
諸館職亦且久無固志也苟得輔臣之心則雖屢經
論列之濟岌且得不次擢用苟失輔臣之心則雖素
負才名之張岳難免不及降調此其大者其餘諸臣
中外籍藉亦咸謂有所由來焉臣不意 陛下以其
消災弭變之舉而僅爲宰臣酬恩報怨之私不但宰
臣而凡附宰臣者亦竊得各酬其私矣可不爲大息

甚哉夫本朝事體曹寺各自爲屬閣臣不容以手塡
報賢否在各堂卿而吏部爲之總評自陳不職在諸
大寮而吏部爲之稟覆爲居正者豈得人人而謂其
當黜當留哉但權之所在人爭趨焉有揣其意之所
欲爲而預爲之所在居正既見其人之不慊於心今
又譁然有可指之失亦遂昧其邪正之大防矣孟子
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臣謂逢君之
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今之時則逢君之人少
而逢相之人多何者以 陛下天縱聖明從諫勿咈諸

臣竊知其然也乘欲探[illegible]之珠碎玉階之首以自
表見誰肯苟悅以負明主哉是故 陛下欲纖毀足
則撫臣按臣言之欲搜跡異則部臣科臣言之欲取
大倉光祿銀兩則臺臣科臣又言之 陛下悉見嘉
納或遂停止或不爲例如輔臣意有所向不問其事
之是與不是誰敢一言以正其非哉且有先意而結
其權心望風而張其虐焰者矣是臣所謂逢也今大
臣亦不逢相之惡者有幾若分者又其彰明較著者
也臣謂今天下事事私矣人人私矣獨 陛下無人

公耳 陛下又不躬自聽斷而委政於衆所阿奉之
元輔是以大臣益得成其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
於私而無所控告其勢不得不奔走乎私門矣以大
陛下之聖智何不日取庶政而勤習之大而章疏務
躬省覽孰公孰私孰便孰不便 陛下先以意可否
焉然後宜付輔臣俾再商確可則行之未可則票擬
覆請閱習既久智慮益弘則幾微隱伏之間自無逃
乎聖鑒如紛紛之罔上行私非惟不敢形諸牘且不敢
萌諸念矣夫 陛下今日與御極之初不同御極

沖聖躬宜護天下唯恐不輔臣之囂今春秋漸盛親政宜先天下惟恐盡輔臣之聽何者威福者　陛下所當自出也乾綱者　陛下所當獨攬也一寄之於人不謂之旁落則謂之倒持矣茍曰有賢宰輔在焉可悉聽其處分也則得賢宰輔莫過周成王宜可恭己無所為矣何以猶稱夙夜不敢康哉意其精神之所注措視聽之所該涉必有出於純心畏相之外而非徒端拱受成於周公也其在今日猶可言也萬一時移勢改有愉居鼎軸之地亦循今日之故

事而悉以委之則政柄亦移極重難返其將何所不至哉此又宋對諸臣日夜所深慮不獨為應元一事已也臣非不知應元之斥已奉明旨豈一介賤臣所能回但見羣情洶洶率與臣同而卒懼輔臣之威無敢懷忠盡以入告者臣竊憤之故不避斧鉞之誅而特為是言將使權臣聞之謂天下猶有不可盡威劫之士或稍斂戢於將來而潛消其逸志是臣所以忠陛下之心也如蒙　陛下播然覺悟灼炌之為欺應元之無罪放回前旨别由忠邪則天下盡還正直之

風諸臣永以朋比為戒主勢益尊公道大明是臣之所不敢必也臣於炌與應元均舊屬官而炌待臣尤厚但炌得以位而臨臣者出于　陛下也炌則戀私恩而薄主德矣臣安敢效炌所為哉況臣言未必非忠于炌耶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大臣傾陷言官乞洞察以定國是疏

李植 江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二年四月

臣見吏部尚書楊巍題覆御史丁此呂劾高啓愚等本謂丁此呂變亂經旨陷人以無將大逆隨奉明旨處分將丁此呂調外任官臣復何言但風紀所關不容默默竊照我國家設御史之官主在糾劾諸不法事發姦摘伏乃其職也啓愚阿權媚勢正言責所當摘發者而楊巍乃曲意庇之而陷及言者如公論何臣請為風紀爭之臣按論語堯曰篇引堯命舜之詞[illegible]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朱熹註曰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詞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序丁文乃曰舜亦以命禹註又云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詞命之觀此禪繼之事本題註疏已明而楊巍乃謂出何註疏捏為變亂經旨傾陷此呂豈巍出身科甲獨未讀論語耶昔故相張居正擅權日久包藏禍心每事輒以舜禹自比故當時尚書潘晟為居正撰壽文引舜禹以歸美之居正喜而懸之中堂矣曰舜禹行事與我相類此有耳目者所共觀聞然則啓愚命題之意謂非潘晟作文之意乎借曰啓愚無是心人亦不能無是疑夫當權姦驕橫之日而啓愚命此遜位之題欺君孰大於此楊巍奉旨查議各官素行不能正啓愚諂媚之罪而惟附會傾陷言官罔上亦孰大於此此臣所以不容默默無言也蓋言官固不可以言語文字論人大臣亦不可以言語文字傾人要之協於公論何如耳況朝廷機務甚煩言官日有建白言語之間稍忤權勢輒以去丁此呂之術去之臣恐流弊必將塗 陛下之耳目拑天下之口舌儻有大奸大惡將任其所為莫敢誰何誰復為 陛下言者此正言路通塞所關治亂安危所係臣不意巍位居冢宰表率百官不能保安忠直反從而傾陷如此是誠何心哉往居正自恣阻塞言路每以傾陷之術託之吏部而吏部一一曲意奉承居正所喜雖巨奸必擢居正所惡雖大忠必排冢宰之失職也久矣今當朝廷清明之會而巍素有端潔之望一旦決裂至此臣深為巍晚節惜也古人謂人品蓋棺始定不誠然哉臣目擊此弊宛然復覩前轍世

道人心將復敗壞[illegible]世積俗不將不爲[illegible]陛下言
之是臣所敢正者世道人心而臣所必爭者風紀國
體非獨爲一此呂也設使此呂果蹈狂悖陷人是眞
臣方將指摘此呂不暇敢嘵嘵以瀆天聽哉伏祈
陛下勑諭大臣須念國體風紀爲重各持正以秉公
毋妬賢而病國並勑禮部今後科場出題務要明白
正大毋犯忌諱以啓指議之端 陛下凡遇處分言
官所洞察邪正推源忠愛之心培養敢言之氣勿使
經爲忌者中傷仍望[illegible]陛下將高啓愚罷斥以爲諂
[illegible]
媚權奸者戒將丁此呂姑留以爲直言敢諫者倡庶
傾陷之計不行風紀之體益振宗社幸甚 臣愚幸甚

[illegible]

[illegible]奏大臣巧塞言路乞顯斥以定國是疏 臣何[illegible]
[illegible]今江東之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二年三月 [illegible]

近該吏部題覆御史丁此呂本奉 聖旨何洛文著
以原職致仕嵇應科調外任陸檄改調別用沈懋孝
戴光啓留著用言官論列須審識邪正據實秉公豈
可是臆造言誣善亂正卿等說的有裨國體丁此呂
姑著調外任用再有這等的你部裏查照前旨不時
議處以淸言路爲大臣的也都要主持正論純心爲
國毋得長阻依違欽此臣惟帝王之於直臣用其言
而顯其身今此呂之建白言也而身被黜[illegible]陛下
[illegible]
不過因吏部尚書楊巍之排陷姑黜之以奪大臣之
體耳 臣請以 祖宗之聖德爲 陛下陳之昔太祖
高皇帝嘗厭言官之迂衍群臣有阿意者其疏曰此
不敬此詆謗罪當誅宋濂曰其心爲朝廷耳烏可深
罪 上乃覽疏果有足採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
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
幾不免誤罪言者今此呂之言可採居多楊巍之忝
眾宋濂而爲忠臣耶抑亦阿意而爲佞臣耶 陛

下承高皇帝之業體高皇帝之心魏之佞而非忠無
能逃　陛下之明見矣臣於故相張居正毋疏不欲
盡暴其惡存厚道也今爲魏所激則不得不盡言者
居正不奔父喪自撰御劄詔書類皆卑主而尊臣令
徐爵特付馮保矯　聖旨而行之挾天子之威箝百
官之口當時侍郎王錫爵伏地而泣仰天而嘆以爲
曹操王莽復出諍之不能坐視不忍遂請告省親以
身諫焉居正方洋洋出都門北向　叩拜以馮保南
向登輿以受迎送督臣梁夢龍總兵戚繼光遠離信

地擐甲持矛護衛千里所過州縣鋪甃道途搭蓋行
館舞乘輿所之未有若此之盛也及歸父墓未完輙
於教場登壇閱武賞罰三軍臣聞之以爲詭言問之
荆州府推官魏允貞實親見之外議洶洶戚爲居正
包藏禍心高啓愚一出舜禹禪位之題場中士子擊
硯號呼以爲從官張氏反以啓愚有心無心雖屬暧
昧士臣知與不知莫不駭異此當時之實事非此呂
之造言也魏所謂止傳道統禪繼之說出何傳誑上
故有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則此命爲禪位之詞明矣

魏豈年老智昏思不及此敢爲謬言以欺　陛下耶
魏不能如宋濂屢如佞臣之阿上意其罪猶爲小者
陛下採此呂之言而行之未嘗有怒魏乃妄引重典
大肆傾排若非　陛下英明仁恕此呂罪且不測臣
知魏非阿　陛下意也阿輔臣意也輔臣申時行二
子皆中科名豈樂此呂有此疏哉又豈樂　陛下洞
燭科場之夙弊而罪及同試之諸臣哉是以魏排言
官名爲曲庇故相以掩旣寒之灰實則逢迎新相以
助方燃之焰觀尚書徐學謨始媚嚴嵩繼媚居正忠

愛全無人品素卑魏於初入吏部則讓之於議獲推
用則荐之曰學謨時行之親高爲標榜以結其歡今
日參此呂之心卽前日讓學謨之心也　聖旨責之
純心爲國魏當愧死無地矣旣無純心安有正論如
先任都御史陳炌彈劾嚴嵩家居二十載不通饋遺
終身如一日止以參論趙應元有干淸議平生節槩
盡皆毘裂魏之砥礪名行無能出陳炌之右其參丁
此呂較之參趙應元情罪倍焉此呂之言行而身黜
且得附於應元亦足幸也魏之始正而終邪尚有忝

於陳州不大可哀哉恭照吏部尚書楊巍小廉曲謹大德踰閑以冢宰而附權門甘爲媚灶之夫以賢者而變佞人自同河間之婦上負朝廷擢用之恩下失四海蒼生之望自今以往無望其能正心術以正百官矣伏乞　陛下大奮乾斷作求祖德以高皇帝之罵阿意者罷楊巍仍勑輔弼大臣各以宋濂爲法以佞臣爲戒庶幾言路從此可闢無所容其壅蔽之奸制科將來可清不敢復蹈市恩之轍矣宗社幸甚士民幸甚

大臣逆旋明旨並排公議乞顯斥以定國是疏

葉承遇 雲南道試監察御史 萬曆十五年四月上

臣聞帝王之道在知人而知人之道在進賢退不肖然衆言淆亂必折衷於聖而後國是可定也大舜明四目達四聰以大智稱矣惟執兩端而用其中此舜智之所以大也恭惟我　皇上英明天縱獨攬朝綱撤壅蔽之私去多門之弊眞不世出之主也頃因御史譚耀論胡執禮孫應鰲等事旨下吏部覆議此　皇上好問好察之智也及部議既覆奉　聖旨孫應鰲起用[illegible]出故意遷延明違前旨胡執禮猶事酷狠俱著致仕員缺另行推補此　皇上執中用中之智也大舜之智何以加此哉臣觀旨下部議初止於孫應鰲胡執禮二臣而忽冢宰楊巍併議徐學謨四臣無乃抗明旨而排公議乎臣閱邸報科臣鄒元標論大臣難退易進事奉　聖旨徐學謨着馳驛去張位佩准致仕科臣徐三畏論留臺具臣等事奉　聖旨熊汝達前管工誤事如何輙起用着冠帶閑住科臣張維新論慈禁興工具臣不堪大任事奉　聖旨劉

志伊着致仕俱吏部知道欽此天語森嚴聞者悚慄下之吏部所共知也楊巍獨不聞乎乃與徐學謨稱其老練熊汝達稱其古朴張仕佩稱其剛直劉志伊稱其清謹且目之爲老成正大而歎其去爲可惜推楊巍之心皆以　皇上之所擯斥者爲非矣四臣之擯斥由科臣之論劾也科臣之論劾由羣僚中之採訪也　皇上何心哉從公議耳科臣亦何心哉亦從公議耳楊巍稱其賢而惜其去果何見也如稱其賢與則誤事如熊汝達　皇上惡之阿附如劉志伊

皇上知之巍獨不聞乎是非混淆賢否倒置非公是矣如惜其去與則朝廷愛惜人才凡大臣家居一經撫按薦舉過鈌推補不忍終棄之也巍獨不知乎乍爲可去乍爲可留非國體矣冢宰以天名官天道至大至正者也　皇上奉若天道尤至大至正者也
皇上秉至公以納科臣之論列楊巍任私意以薦巳逐之邪臣過加標榜爲後日起用之基裁抑直臣啓他日壅蔽之漸如御史丁此呂攻訐時弊明旨所不罪也而指其誣善亂政徐學謨等屢經論列明旨所不取也而指其正大老成所見巳與　皇上異矣
皇上一天也所見既與天異其可稱天官之職乎哉楊巍生平履歷素有才望儒紳之所敬仰但今晚節末路一生患得患失之心不免固寵附權遂有狥私滅公之舉且如堂考選官此祖制也一狥囑託至以曳白得官雖選郎爭之而不聽裁革頂首此新例也一狥吏請頂首盡復其舊雖明旨在前而不忌此其用心似非純臣之道所宜罷斥以警官邪者也恭照吏部尚書楊巍謹始怠終色厲內荏討在附權抗明

旨而不顧意欲陷直排公議而不思以請託而壞堂考之嚴規狥私情而復頂首之積弊既失鑑衡之體難總銓選之司伏乞　陛下獨奮乾剛亟施夬決將巍即賜罷斥庶百官之表率可端朝廷之壅蔽自撤其於聖治裨益多矣

乞容狂直察邪媚以定國是疏

王士性 禮科給事中 萬曆十二年四月

臣聞御史丁此呂所言科場一事謂 祖宗二百年大法一旦壞於諸臣之手故此呂憤激於中不得已耳 陛下既已用其言而斥其人則此呂之言是矣何又調之於外也雖其所指高啓愚題目一節不當以言語求人短長然何至如吏部尚書楊巍所謂誣賢亂政而比之王聯趙文華乎王聯之誣胡續宗趙文華之誣李默則以挾讐以附勢此呂之與啓愚非

有夙昔之讐也又非有欲附之勢也何得舉斯言以聳動 陛下則 陛下所謂清言路者且不免乘此而遂塞之矣何者蓋 陛下臨御以來言路嘗再開再塞矣臣請舉其始末而言之 陛下登極首加意錄用言事之臣大小臣工喁喁嚮風各自靖獻共成上理言路開也自故相凌轢豪傑而箝之口短喪事起諸臣憤激致戍邊編氓而去者接踵焉朝無危言巷無清議此一開塞也 陛下一旦奮乾斷逐權姦劉諸臣非其罪復其官而晉陟之大小臣工又喁喁嚮風各得盡言以斥退前所蠅營狗苟於故相之門者言路又開矣今未及一年又出馮景隆孫繼先曾乾亨於外又謫黃道瞻孟一脉又調鄒元標斥范儁爲民今又逐丁此呂於外欲言之臣且觀望心口自度而懷緘默避禍之念此又一開塞也夫此言路也開之未幾而復塞之此諸臣也用之未幾而復棄之道路傳聞轉相驚盻得無示天下以不廣也且天下多中才而豪傑不二三人之建立多藉於興起而得之自樹者不四五其氣節多銷阻於挫抑而百鍊益

精者又拾無一二焉爲大臣者正宜以愛惜人才培養氣節道 陛下而楊巍乃設浮誕之詞倡謬妄之說引王聯趙文華爲諭欲於此呂而甘心焉推其意不過以科場一事深犯時忌故欲以此阿媚相臣而固其寵位耳不意巍之老耄一旦喪其名節至此也且非獨此呂也胡執禮之狠酷三吳之人怨入骨髓故譚耀張文耀交章論之而巍以執禮爲舊吏部力爲之辯且又薦其同僚張士佩等使非 陛下之明見不允其請則譚耀二臣又與此呂同謫矣往者左

都御史陳炌生平就持非不峻潔獨陷趙應元以附張居正一事遂不齒於縉紳魏亦素有清謹之聲乃以此而喪其生平此與陳炌何以異焉則魏所謂以垂老之年月不潔之名者豈非自狀矣乎大學士申時行身為元輔當勸 陛下從善納諫以成正大光明之治而遂聽邪媚之言妄為票擬不知輔臣之體應爾與否夫時行 臣 師也魏舊所選 臣 者也 臣 非故敢操戈入室但大臣之忠邪言路之開塞人才之進退皆關係國體安危治亂之大者 臣 故不避斧鉞以

瀆上聽伏乞 聖明 陛下收回成命罷斥媚臣并斥學元黼開廣言路以闓益治不令折檻絕裾之美獨擅前代則宗社無疆之休在此一舉矣

○尊主權明臣義以正朝廷疏

吳中行 右春坊右中允 萬曆十二年四月

臣 聞之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蓋言君權不可一日移也又聞之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蓋言臣義不容一念雜也今 皇上乾剛離照勵精圖理百僚率職四海嚮風眞千載一時矣而猶有敝習相沿舉國莫知其非者二事 臣 謂借留賢之名而保輔臣此諂諛之極也甚可耻也 臣 謂借去讒之名而紮言官此壅蔽之漸也不可長也科道風聞言事官有專責上言大臣

德政律有明條令甲訓典森若日星輔臣者股肱也敭歷有年其人之邪正豈能逃聖鑒哉或因事乞歸或被言投劾宜去宜留聽之朝廷耳何邇年以來每遇輔臣辭位必羣然起而留之頌功贊德累牘聯章此其心何心哉蓋昔年保留故相之餘風可羞孰甚獨奈何至今存也但當責以大義私相勸勉共期協力贊襄如周公之告君奭可也未聞以留行瀆之君也況今輔臣申時行之賢久注聖衷本無纖芥見疑之意而必疏留以要君之從寧啻聚蟻之羶乎殆

幾於以私比而作福矣卽使其人必當留也而出於
衆口揄揚以保之跡涉詔諛非臣義也言官者耳目
也聰明所寄其言之是非豈能逃聖鑒哉或妄言無
稽或持論未當宜黜宜罰聽之朝廷耳何近日所爲
偶因言官論事遂悍然起而攻之臆斷株求公言顯
斥此其心何心哉蓋權臣鉗撼孤忠之故智殷鑒不
遠獨奈何計出此也雖或奉有明旨令其查叅猶冀
婉辭捄解如潞公之容唐介可也不宜以拒諫導之
君也況昨言官丁此呂之疏未蒙聖怒止令分別被

論之人而忽叅斥以成君之過寧啻畫蛇之忝足乎
殆幾於以私排而作威矣卽使其言果可罪也而出
於一人意見以逐之跡涉壅蔽非臣義也夫輔臣表
率羣僚旣忻然借譽口於公卿他日或公卿之有辭
避也則廟堂獨不當留之以報其德乎夫冢宰進退
百官若公然可甘心於臺諫他日或臺諫而論冢宰
也各部院獨不可叅之以快其意乎其流之弊必至
於大臣持祿養交雷同而附和言官畏罪容奸風靡
而箴默甚非社稷之利熙明之世所宜有也臣以爲

侵官相攻彼此聚訟不足辨也道揆法守臣義
君權自有綱維不容僭越者　皇上試攷故籍羣相
奬借而保大臣嘉靖四十五年以前所未聞至于不
奉旨而叅斥言官則本朝二百餘年以來所創見何
晩近世之爲臣者多私而不忠也豈其以弁髦視朝
廷乎伏乞　皇上總攬威福嚴加戒諭姑容旣往申
飭將來凡輔臣之留言官之斥惟君父之命是聽如
有踵故習非羣留擅叅者雖公亦私必罪無赦永絕
偏黨之萌其成平明之理謂非正朝廷之要務哉臣

知臣之言出大僚意必相左羣工目以爲狂盡觸忌
諱未免顚躋然臣伏思臣之身萬死一生　皇上再
造之身倘愛其身而趨時竊位隨世轉圜知之不言
言之不盡且有愧于犬馬之銜結矣仰惟　聖明垂
神俯納焉臣不勝激切戰慄之至

[illegible]國是[illegible]疏
[illegible]汪應蛟（南京[illegible]郎中）萬曆十二年四月
臣給由到京竊見邸報該吏部尚書楊巍叅論御史
而此呂擯調外任御史江東之等因劾巍邪媚阿附
遂至衆議紛紛莫執其咎賛善趙用賢言之迹涉黨
同矣御史李廷彥言之見謂挾私矣雖荷聖明槩施
包涵而國是終未明人心終未服也臣疎遠孤踪內
絕聲勢之援外無朋比之私竊以此事本末叅之聞
見謹分別諸臣邪正言論是非冒昧以進惟　陛下
幸裁斷焉原任侍郎高啓愚材術庸闇氣節卑猥臣
不敢謂其非鄙夫也給事中王亮操心近僻持論拂
經臣不敢謂其爲端人也至於丁此呂以命題獻媚
指摘啓愚不知言語文字雖以罪人其識見未練誠
有之矣然謂其出於王亮指授則非也況風聞言事
乃言官之職節不實止於罰治已耳何至重加叅斥
也江東之李植等以阿附劾楊巍語侵輔臣不知巍
老成持重或自有見其憤激稍過誠有之矣然謂其
出於朋黨相傾則非也況言及大臣則宰相待罪雖

不當亦止於罰治已耳何至重于衆議也許國因留
時行及巍遂以朋比論東之等此語一傳素望頗損
而自陳一疏已自悔其言之戇矣至於侍郎陸光祖
等務然蝟起排擊言官舉朝之人皆若狂臣不知其
何說也夫東之等首發元惡宣力國家此聖明所洞
鑒海內所共聞也光祖謂其有氣力以撼大僚不知
何所指耶謂當考察去留不知其負國家負光祖耶
至於舒化何起鳴稽鈇者人品邪正莫逃士論亦且
嘵嘵陳議何爲者也古者諫官牽裾而言折檻而爭
天子尚爲霽威今論一大臣不當輒羣起而攻之藉
令言及乘輿聖怒未測光祖等將爲何說以從臾之
耶九卿保留輔臣故相時嘗有之至於言官觸忤或
矯竊威命或因轉王官未有九卿合詞公然顯斥如
今日者世道又一變也豈不大可懼耶臣觀趙用賢
疏謂輔臣辭疏一出人服休休臣竊以爲大臣謀國
當布公廣益正色率下以共成俊偉光明之業若忠
言漸壅諂諛漸長雖有萬石之謙二疏之節國家亦
何頼也李廷彥疏謂老成凋謝陸光祖猶不可去臣

竊以爲光祖本智俠之士非純德之臣也廷彥猶存雅厚彼則宣言於人曰其故權門客將論我要求固位耳抑何無人心甚也陰謀詭計久盗夫虛名患得患失遂彰於晩節如光祖者而猶冒正人之號臣竊羞之臣愚伏乞 陛下察臣孤忠省臣迂論除丁此呂屢奉 聖旨不敢更議以傷國體其江東之等四臣宜量行罰治以爲言官論事過當之戒陸光祖宜勒令自陳以爲大臣阿附亂政之戒併乞勅諭輔臣及楊巍自今務秉公體國優容忠直之士永絶諂諛之風然後國是大明人心大服仍望將臣罷斥以謝光祖無令又謂臣爲固位計臣越職干冒天威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乞辨忠邪容戇直以定國是疏

鍾宇淳 南京兵科給事中 萬曆十二年五月

臣等惟大臣者 陛下之股肱也其位不安則猷爲無繇以展布諫臣者 陛下之耳目也其氣不伸則聰明或至於壅閼所貴和衷共濟無以有已大臣廓休休有容之度諫臣効謇謇直亮之忠所以佐上理臻盛治也大臣諫臣奚擇焉臣等近接邸報見御史丁此呂言科場事吏部尚書楊巍覆議以其爲邪說亂政奉旨將丁此呂姑調外任給事中王士性御史江東之等相繼論列以致廷議紛紛人心搖惑莫之適從臣等聞之相顧愕眙私憂過計以此治亂安危之萌關係國體人心甚大也敢不披瀝悃誠爲 陛下陳之夫科場重典我朝二百年來最爲大公而諸臣首壞之此呂憤激進言其心非有他也 陛下於諸奸壞法者業已洞照處分高啓愚題目一節諸臣累疏數其罪甚悉 陛下旋察其奸邪而褫其職矣楊巍秉銓大臣未能明示忠邪表率有位一言不智公論取譏王士性江東之等偶觸進言非過也特以

歷事三朝祇行立名瑕瑜不掩諫臣効盡言之義
陛下弘求舊之仁明旨慰留無容別議然臣等以爲
老成不可以不惜也是國之典刑也固不可以一事
之不類而盡棄其生平言路不可以不開也是國之
元氣也亦不可以一言之過激而遂廢其聽納重大
臣所以尊朝廷容忠諫亦所以安大臣也乃卿二諸
臣羣起而爭無故言去若悻悻求勝者此又何以說
也夫諸臣豈眞欲去哉其意不過欲借此以要皇
上計去言官耳嗟嗟上下離間排黜之黨人之意見

豈能盡一或獻否以替其可或獻可以替其否惟同
心爲國期歸於是而已若必以諾諾爲正諤諤爲邪
譬之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專一誰能聽之國奚
賴焉況天下有眞是有眞非雖刀鋸鼎鑊有不能奪
之人心者何可以口舌諍也廼諸臣於江東之等不
目之爲私黨則指之爲邪議不斥之爲浮薄則詆之
爲傾危邪正混淆白黑倒置淸明之朝安得有此且
排擊正論在小人無足異也排擊正論在君子是又
惑之甚也則所謂明國是者無乃亂國是正人心者

無乃惑人心也乎甚至陽爲去就陰肆擠排以江東
之等四臣不可以居臺諫欲議去留夫江東之李植
楊四知等卽迸保張居正徐爵之姦邪胥自諸臣始
發之其邪正統在聖鑒而議者必欲擊去之爲快其
果公耶私耶自古邪臣必先去其所忌無乃預爲已
地而欲自遂其私耶是誤 陛下者楊巍而誤楊巍
者諸臣也夫正士逐則邪臣進耳目壅蔽主勢孤立
如國是何昔宋臣程顥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
平氣以聽之諸臣試平心觀理其是非必有較然者

矣諸臣身爲大臣不能培養氣節輔主納諫使精白
上通巧佞下塞又從而傾之甚非所以尊國體而觀
示中外也臣等所以不得不反覆陳之也伏乞 陛
下特賜宸斷折衷盈庭國是正之路杜羣枉之門天
語申諭俾大臣各務主張國是忘私狥國丁此呂還
之原職江東之等諒其忠鯁無爲忌者所中使益思
奮諤自効勿生疑沮則愼老成之通倡敢諫之風忠
邪辨而國是昭大臣益爭相淬厲奉公贊理所以其
成正大光明之業而固萬世無疆之休者端在此矣

故臣罪狀已明議論未一乞賜宸斷以定國是

疏　劉一相 南京吏科給事中 萬曆十二年七月

臣伏覩近日議論紛紜國是不定大抵從故相張居正而起故居正之論定而國是定矣語云蓋棺論乃定茲居正蓋棺已久迄無定論非　皇上其誰定之

臣謹按諸臣奏疏除查叅居正已荷名行及老成念舊務存國體者無容別議外其他有談居正之功者有談其功罪相當者有談其罪浮於功者有談其傲物好名者有談其身任天下者有謂其矜持於五年之前而後乃恣睢者諸如此類其說甚長臣不敢畱

疏鈔　國是

同附和為也彼謂居正有功者豈不以為顧命之臣與能制服四夷乎臣則謂此非居正之功也當　先帝彌留之日諸臣奉旨首定大策者豈非故大學士高拱乎居正時為副相難謂顧命元勳也比惡拱厚已而嗾黨力擊去之始逞其胸臆而擅作威福羣動狼狽不可收拾矣胡虜貢市南北大捷統由　朝算與諸將戮力成之耳居正偃然尸功是為貪冐且功多分歸己退為欺罔舉居正之功若此傲物好名[illegible]

有之然色厲內荏靜言庸違如郤錡之叛大揭朝署而四方苞苴自總督而下方面而上無日不收　皇上試召朝士而詰問之然耶否耶父子媵妾不減百人服飾器用奇窮盡麗即曲學阿世之公孫弘不為也帝鑑圖說纂於詞臣而獻自居正不可謂非盛舉矣但以帝王望君而自蹈共工驩兜飛廉惡來之轍君子不以人廢言亦安得聽言而信行哉至于身任天下之說尤不敢知蓋古之任天下者孰如伊尹周公伊尹慄恥于推溝而兆民允殖周公躬勤于吐哺

疏鈔　國是

而四海永清居正何人而曰身任天下若謂其功罪相當者是騎牆之見也謂其罪浮于功者護短之辭也謂其有初鮮終者是不知矜持非本心而恣睢乃真態也女子終身貞白纔稱節婦少而拘檢中道而淫奔焉猶曰彼初不苟也其誰題之臣但見居正當事錄囚以多殺為功督學者以汰黜為能撫按之贓罰郡縣之積穀止討取盈何恤乎赤子之凋瘵臧官一于減丈田乀于增止獵虛聲何恩乎　祖宗之舊章其甚者則叙喪之不終人心已死三子之濫進公

道畫云劉臺名御史也乃謫死于見忤很若豺很吳
仕期譽髦士也致斃命于流言毒如蛇蝎結馮保爲
心腹而表裏爲姦縱尤七爲牙爪而貪噬無厭湘王
非高皇帝之子歟居正奪塋地以葬其父安知有君
遼王之開藩舊矣居正挾私以絶其封安知有國有
一於此卽不容誅而居正之惡枚擧難盡由前言之
則無功由後言之則多罪其身免也爲幸而其破家
與子之自經溝瀆也僅足以明天道之好還 臣 不知
賢居正者之何心也說者謂近日抄沒張居正金銀

不盈二十萬可信無招權納賄矣 臣 則謂自居正穎
擅除吏兵兩部之職掌什九見侵當時奇玩寶貨輦
輸輻輳者何可勝記自尤七發覺諸子慮禍噬臍將
非常寶玩付之回祿烟炬不絶者累日州人類能口
之自去年藩府事發諸子大駭伊子簡修齎金寶鉅
萬潛匿錦衣衛都督史繼書處窺探營免京中人亦
類能口之所積者亦既耗損所存者則又輾轉藏匿
以備緩急於是家貲少矣執見獲而遂云居正之不
貪也猶云匿贓之非盜也又其誰信之耶 臣 爲此論

非欲 皇上之窮追也又非欲罪其妻孥也蓋居正
誣上行私神人殛絶而抄沒斷自聖心元非已甚乃
天使一遣卽多遊說之辭聖怒已平頻上暴白之疏
稱功者近厚顏訟冤者若迫膚何忍負 皇上而不
忍負居正如此耶說者謂議論貴依忠厚如徐階去
而高拱蟣之高拱去而居正蟣之抵今爲恨苟深罪
居正也如厚道何臣竊謂厚道宜存公論亦重人苟
無缺何患指摘故拱雖蟣階階之賢自在居正雖蟣
拱拱之瑕瑜自不相掩也居正獲罪自作之孽於人

何與哉而謂罪之恐傷忠厚也抑亦不達於忠厚正
直之義矣無邪之謂正不曲之謂直忠者不欺厚者
不刻此非相背也正直而發之和平無害爲忠厚而
掺索搏擊以沽風力之名者正直之反也忠厚而協
諸道義無害爲正直而淫朋比德以邀惇大之譽者
忠厚之賊也正如大舜誅四凶太公戮華士孔子誅
少正卯非正眞忠厚之標的哉競近諂諛成風脂韋
成習不但乖於正直而黨同伐異弁忠厚失之焉其
究則是非倒迷耳目壅蔽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

不知而家國天下隨之甚哉忠厚之說能誤人國而不可不亟辨也故臣謂當居正柄用之時而爲寬大之說者忠厚而兼正直者也如余懋學趙世卿輩是已當居正濁亂之後而爲振刷之說者正直而兼忠厚者也如丘橓輩是已此數臣者　皇上或顯擢其身或嘉納其言其淵識閎抱臣不能至然私心嚮往焉乃如諸臣上之不能秉道以嫉邪次之又不能引嫌以自安居正旣敗露矣方吹吹置辨不止臣不敢盡謂其私也然果皆無徧無黨者乎卽使志在調停也第恐熙寧之黨未消紹聖之羣且起獨章惇呂惠卿之罪也與哉伏願　皇上察諸臣言之公私人之邪正一以立居正之斷案一以決諸臣之用舍使朝無倖位法無遺姦則日月明而鬼火熄雷霆奮而狐鼠伏國是何患不定人心何患不服世道何患不淸天下萬世曉然知聖上爲皇極會歸之主而歌頌天保無斁矣、臣戴德穹窿罔攸措報故不揣庸愚不恤孤遠嬰羣怒而排邪說明正直忠厚之相成而不使諸怨而以保姦者濫觴而莫之底止黨臣言蒙錄郎

疏鈔　國是　三十四

九死而不悔矣惟　皇上親覽施行幸甚幸甚

疏鈔　國是　三十五

羣臣阿附成風乞稽祖制以振乾剛以安社稷

[illegible]疏　馬應圖 南京禮部郎中 萬曆十三年七月

臣聞百官不法則言官得而糾劾之言官不言則諸司得而舉正之臣待罪部屬遠在留都本非議論之司亦識靖共之義況天威不可以屢瀆衆怒不可以再干臣亦何敢越分進言顧見近時朝中議論有大不平而可恨者大抵附臣進至伐異黨同以小人而攻君子則謂之黨以君子而折小人則謂之讒如以陛下之所欲留則羣起而追逐之如寇讐陛下之所欲誅則愛護而深惜之如心腹其意惟有所承附而其言大無所顧忌蓋惟知有大臣不知有朝廷惟知有私意不知有公論累時積日未有一人出而直折之臣竊不勝憤懣以為威福者天子之威福也使陛下之所用果非其人雖十易之何害然而所用者如李植江東之與吳中行沈思孝天下皆知其名不知其有過也使陛下之所怒果非其罪雖十譴之何害然而所怒者如權奸張居正與削籍大臣高啓愚等天下皆知其罪不知其可矜也夫何試御史孫愈賢蔡系周論劾太僕寺少卿李植波及於吳中行沈思孝株連蔓引並指為邪至設危言疑事以激怒陛下而科道官齊世臣吳定掎角聲援並論江東之羊可立不宜奏辯致令中行思孝懼禍引去植與東之可立身蒙大詬又有御史龔懋賢條論時事首引商臣伊尹受命成湯太甲三年復歸之說以為張居正比況言絕悖逆其腹心任事二條又明與居正訟冤而陰為輔臣行說藏頭遮而冀以熒惑聖聽吏部尚書楊巍覆之言言與罪臣回護字字與宰輔聲說長厚太過私忿不忘此可謂知有公論知有君父哉

臣聞私交固者公家危相權重者主勢孤羣下雷同非社稷之利今部院科道之與閣臣可謂同矣僅有儒臣吳中行趙用賢與夫李植江東之羊可立數人稍自異耳異故難容也臣又聞天下治亂係於君子小人之盛衰易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為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為否凡前為權姦所害而今為陛下所收者皆賢人君子也近皆以不容而逐退吳中行去矣沈思孝亦必於去矣趙用賢又引疾矣告李植

者已三至於　陛下行且及於江東之羊可立　臣恐
諸臣盡逐讒人得志自今以往皆效齊世臣龔懋賢
諸人所為誰復敢抗厲守高不為雷同比周以欺
陛下者將見黨與成乎下主勢孤於上而張居正昔
年欺蔽之禍且復見矣此豈可不為寒心哉為今之
計急宜收拾挽回以歸威福於乾斷以正邪孽於今
日而後臣紀可明天下可安也　臣　有三議焉一曰事
權之漸重當議二曰恩賞之太濫當議三曰召對之
不廣當議昔　太祖高皇帝革中書省罷丞相而以

朝廷大政分屬於部院正所以防專擅而遏亂源也
故當今無宰相之官而輔臣不容有宰相之權先臣
李賢對　英宗皇帝之言曰六部尚書便是六箇宰
相此言最善若今內閣大學士之設止以備顧問參
機密而六卿之事無與焉以故其權未重也一重於
嚴嵩猶不過以書刺往來暗行囑託而已再重於張
居正則傲然以宰相自居視六卿為屬官視百僚為
奴隸創為考成之籍以勾攝部院而權始不勝其重
矣今雖不至於此而積漸成風遂為規例如科道欲

論一人薦一士也則先送揭帖於輔臣名為請教吏
部等衙門欲推一官行一事也亦先送揭帖於輔臣
名曰說閣其他陰伺而潛合者又不暇論也夫人君
馭世之權譬如太阿之柄不可一日不自執也不執
則有所竊竊之於近習固不可竊之於大臣亦不可
今以　陛下聖武英明勵精求治如此而一時輔臣
又皆恬和易直不敢作威如彼然且人之揣摩
已不少矣萬一　陛下精勤少懈輔臣剛愎不仁將
何所不至哉故必盡還六部院寺之權痛革請教說

閣之弊而後政柄不至旁落威福不至下移此所謂
事權之當議者也夫尊禮大臣固有異數爵賞名器
豈宜太輕古之所謂輔弼者以調和陰陽薦達賢
為職其他軍興水利工役諸務各有司存近乃一
舉而歸功於內閣如邊功也官軍血戰而得之輔臣
以坐籌而受賞如大工也朝廷竭財力而成之輔臣
以行視而加恩至於陰陽不調賢邪倒置漫然不問
故凡儒臣一命入閣不踰時而一品矣又不踰時而
兼師矣有如從此而再考三考官爵已極何以復加

於是乎議進上柱國議進太師議封伯而人臣顛覆
之勢成矣此由於恩賞太驟不需其輔理之效而輕
於假借之過也且以　陛下之優厚輔臣如此而建
言者猶曰腹心之任未專君臣之情未洽必欲　陛
下拱手而聽於輔臣必欲人臣盡如張居正之攬權
而後可此豈有人心者哉御史龔懋賢謂今天下有
五少三多臣謂獨有一少一多耳報主之臣少而自
爲之臣多也臣謹察當今朝廷賞賚大率多濫輔臣
謂宜正言執奏而不敢言者以已先厚取之而無以

正人也此所謂恩賞之當議者也近者　皇上感天
旱之災俞言者之請引見輔臣諮問政事可謂曠舉
盛典矣但閣臣部院皆係股肱大臣向來閣臣日親
而部院日疎親故勢不得而不重疎故情不得而不
投且如錢糧事務有閣臣不知而戶部知之兵馬調
度有閣臣不知而兵部知之推此而凡事可知也嘗
得永樂宣德年間蹇義夏原吉等頻蒙引見弘治年
間劉大夏戴珊屢行入對此皆部臣也　皇上誠留
心政務欲興萬世太平之業乞倣此例間一行之以

察蕭大臣之材品而振起其奉公報國之心毋令親
疎之勢日懸而六卿之體日降此所謂召對之當議
者也若此者非臣過疑大臣而敢於抗時人之說也
誠憤讒諂之肆行傷阿附之工巧而爲此根本極源
之論以救之也至於吏科都給事中齊世臣身居首
諫意在附權考其昔年固嘗保留居正觀之近日仍
復諂頌大臣南中有兩齊之詞京師有齊保保之號
至於今而猶表率讒夫力傾善類蓋小人之尤矣浙
江道御史龔懋賢居正舊人敢行不遜昔年已告病

而又上疏陳言人國竊疑其心迩今歲怒人言而請
禁諸司論事時尤大怪其倡狂妄引不經干犯忌諱
微辭巧說窺伺上心蓋奸人之魁矣臣請亟去此二
人以清臺諫之污以正阿附之罪以安善類以快公
非若試御史孫愈賢蔡系周揣摩生事聞見多偏御
史吳定申護同官不持正論均當罰治者也夫天下
公論必有所出不出於臺諫則出於臣等不出於臣
等亦必出於匹夫匹婦之心游談處士之口威勢有
所不能劫書史有所不能掩臣知有君父不知有大

臣故敢一伸公論以尊朝廷欲求保賢去奸防微杜
漸以固萬萬年治安之計而臣身不敢惜也

明公論正大典伸積冤以彰國是疏

趙崇善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二年七月

臣惟天下有公論不可淆而弗明有大典不可紊而
弗正有積冤不可抑而弗伸今之時公論當明者三
其一明矣其二猶未明也大典當正者二其一正矣
其一猶未正也積冤當伸者三其二伸矣其一猶未
伸也臣請詳言為我皇上陳之所為公論者何在近
日四川撫臣雒遵挾私論劾總憲大臣趙錦我皇上
知錦忠賢而留之知遵邪妄而黜之旨一下而在廷
諸臣靡不踴躍稱快謂聖明真足以燭微暧而見萬
里也此公論之已明者也至於右春坊諭德吳中行
提督四夷館少卿沈思孝太僕寺少卿李植江東之
尚寶司少卿羊可立諸臣頃被言官論劾義不可辱
上疏請告相引求去致洗馬趙用賢聞之亦逡巡而
不敢進東之雖出尚懼不保臣竊惜之中行思孝用
賢曩為張居正不奔父喪痛綱常之淪沒伏闕上書
出萬死得一生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植與東之可立
則為我皇上排擊巨奸而有廓清朝宁之功者也諸

臣果何負於國家何得罪於名教而言事者文章攻之致令惴惴焉不敢安其位夫以　皇上一時錄用超擢之臣中外翕然以爲正人君子復進而在位未久遽使求退其何以示天下臣聞言者之意大抵爲吳中行李植等去歲與輔臣相左計輔臣必心怒之遂相率詆斥以取悅於輔臣豈知輔臣休休之量寧有一毫芥蔕於中哉昔宋臣文彥博薦用唐介千載誦之不衰今日輔臣自處當在彥博之上而二三朝士妄以私意揣摩從而扇惑皷弄於其間是厚於誣

善類而薄於待輔臣也非所以昭是非之公也臣謂公論有一之未明者此也所謂大典何在近日科場事宜修　皇祖良法一洗相沿舊規典試必差京官試錄悉用硃卷信可以塞弊竇而得眞才此大典之已正者也至於史官紀錄時事必送閣臣裁定而後藏之秘府似猶不能無遺議焉蓋古者史官世掌其職大臣不與天子不觀故得直筆以取信於後世今職無世掌矣而唐宋之制猶爲近古天子御正殿宰相入殿議事起居郎舍人皆得隨仗記之退而百司庶府之政亦得直書備書類送史館撰述焉未有以宰相與其事者防侵撓也本朝閣臣卽古之宰相也史官掌記時政卽古起居注之任也前者張居正專權自恣恐人書其罪狀故以閣臣而總史臣之職凡史臣之所紀錄者一一躬自裁定之此權奸便己私以欺後世者之所爲而可守之爲定制乎方今聖明在上內閣輔臣竭誠盡愼秉正宋公屬之以裁定之權史臣得以據其實而書之固無所忌然臣恐此制失今不變將來必無反正之機萬一他日復有如居

正者處乎其位其所爲旣多乖方而其權又得以制史官雖欲書而不敢盡遂將有掣肘而不可行者其勢必盡歸重於宰臣而史官遂爲虛設如唐時有不許史官聞狄後事以行其私有建令宰相撰時政記以迷眩千古者可鑒也臣謂大典有一之未正者此也所謂積冤者何在王宗載于應昌之殺劉臺胡檟龍宗武之殺吳仕期　皇上勑法官明正其罪以爲殺人媚人之戒是二冤固已獲伸而輿情莫不稱快宋[illegible]何必急[illegible]非其罪[illegible]冤尤可憫者蓋心憫而

夜之士從事學問素爲縉紳所重如錢同文輩嘗北
面師事之臣未仕時已知有此人久矣及臣任婺
源知縣忽然湖廣巡撫王之垣差官帶領兵快直抵
隣縣祁門緝拏心隱急於星火心隱既獲不踰時而
斃之杖下　臣不勝駭愕以爲心隱何罪而受禍之慘
至此詢諸士夫咸謂心隱素與居正講學直言規過
以觸其怒後又斥居正不奔父喪居正忿恚益深密
託王之垣致之死地之垣不勝其諂媚之心唯唯聽
命此心隱之所以見殺也又聞刑部侍郎耿定向其

時致書之垣力言心隱無罪不可輕殺而之垣不聽
皇上儻以　臣言爲未信乞召定向而問之定向正直
無私必不能爲之垣諱也心隱既死之垣深慮人議
其後又揑無影事迹刊刻傳布欺天罔人無所不至
是心隱之寃與劉臺吳仕期何異哉殺臺與仕期者
俱已正罪而殺心隱者獨得優游無事以老於牖下
臣恐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必不肯容而心隱之目亦
必不瞑於地下也　臣謂積寃有一之未伸者此也夫
公論未明頻頻　陛下虛懷以察之信中行用賢思孝

爲慷慨赴義之士李植東之可立爲倜儻任事之臣
嘉其忠直終始無二勿爲浮言所動輙啓投杼之疑
諭令思孝李植可立即出供職用賢遵旨赴任中行
嚴限起用并戒廷臣毋得再興異議以淆國是則謗
書可息善類獲安而大臣亦得以永保其令名矣故
天下益誦　陛下之明大典未正願　陛下稽古以
定之精選儒臣輪直史舘目據所見閣書之於冊而
閣臣不得干預其事如必以總其大綱不可無人請
擇大臣有德望不當事任者爲之使其上有統緒而

下無掣肘史職既專直筆自彰而所裨於君德國是
者爲不小矣故天下益誦　陛下之公積寃未伸願
陛下奮乾剛以治之察何心隱負直道而就死地王
之垣殺不辜以媚權臣特勑法司詳勘覆奏如果臣
言不謬將王之垣依律抵償毋少姑息則幽無含寃
之鬼明無漏網之奸而人心亦無復有遺憾矣故天
下益誦　陛下之斷臣言中行李植等不當論則論
中行李植等者必以比周目臣然　臣去歲臥病丘園
[illegible]論未及[illegible]明　臣平生蝸蝸寡交中行思孝

用賢並無一面之識李楨東之可立雖係同榜實未往來臣亦何所私哉良以公論不可混淆人才所當愛惜惓惓之心竊爲是耳至之垣一事人或以爲往事可勿追論然人命至重神明難欺與他事不同豈可以爲既往不咎哉草野愚臣不識忌諱不勝悚慄待罪之至

直陳國是以安宗社疏

張鈞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萬曆十三年八月

臣惟世道之汙隆係乎賢才之進退而進退之可否關乎宗社之安危我 太祖高皇帝設立都察院衙門職專糾劾百司提督十三道及一應不公不法等事載在職掌炳若日星特以言責寄之也緣大臣持祿養重緘默取容相率成風以言爲諱而職掌浸忘忘之日久矣去都察院大臣不當言夫以言官之長爲不當言則糾劾何事提督何事徒竊虛名濫[illegible]木偶人而職掌廢於無用矣臣自回月到任悉見大小臣工多懷猜忌互相攻擊毀譽亂眞國是日淆人心日壞近自 皇上大奮乾斷黜降李植等議論稍稍暫定然諱於朝而譁於市者譽之則過其實毀之則損其眞臣恐無以服天下萬世之人心而復來讒佞之口禍機潛伏終當復發也臣[illegible]養半載曠職瘝官未能報答明主今既目擊時事而不言朝廷設官分職將焉用之臣之所是者非私也皆忠心於 皇上者也臣之所非者非私也皆貳心於 皇上者也在

廷諸臣非其所親炙與其毀譽之所不及者不敢泛
陳以瀆天聽其間議論參差賢否倒置謹按國是爲
皇上直陳之如元輔大學士申時行純心報主精誠
體國但不幸與張居正同朝心憾其奸而痛懲其惡
口不欲談居正之事目不忍見居正之條耳不肯聞
居正之名吞酸受壓惕勵憂勤可謂翼翼小心謙謙
君子矣其心何嘗須刻不効忠於 皇上也李植等
悉藉寵靈乘機排陷此公論所由大不平也次輔大
學士許國篤實忠誠盡心報主但以往歲偶觸時事

疏鈔 [illegible] 國是 [illegible]

公正發憤誤出朋黨之言遂眾口交譏日夜媒孽其
短以尋干戈其含垢忍辱爲奸事所苦者已逾年矣
然其心亦何嘗一日不竭忠於 皇上也吏部尚書
楊巍有正直長厚之心有孝友廉節之行嘉隆間存
家居待養言官交章薦舉數拾餘疏今居冢宰統百
僚所用皆正人所行皆正事所持皆正論但緣恭論
丁此呂以致人言譏搆起釁招尤實根諸此繼又題
覆龔懋賢奏章復致人言蓋菲懋賢之事固失於覺
察而[illegible]此招賓其老成長慮[illegible]元神而培國體也

持異論者直欲以一微青掩其磊磊大節伺釁而排
擊之誠不知其可也刑部尚書舒化愷悌溫恭素以
名節自砥礪其視居正推轂若將浼已但受 皇上
特達之知不由廷舉驟掌刑曹疑忌者遂襲迹化之
嫌而議其心無實忠皆激於私忿之過也何足道哉
南京工部尚書今養病回籍陸光祖立已清修素好
奇節但以保護大臣參處言官致惹釁端流言排陷
論事者至以贓跡汙衊之寃抑甚矣當此清朝而終
於擯斥誠爲可惜原任刑部尚書潘季馴阿時附勢

疏鈔 [illegible] 國是 [illegible] 五十三

曲狥人情平生過愆不在保留大臣而在黨護張居
正臣嘗擬諸王篆一律誠爲過當然君子小人之分
難逃聖鑒誠宜給還誥命以酬其治河之勞仍復投
閑終身以懲其趨附之罪則刑賞明而公論定矣翰
林院修撰趙用賢百折不回中流砥柱可謂壁立萬
仞之士但以直言抵觸輔臣以至是同非異者紛紛
起矣翰林院侍講吳中行其鄉評瑕疵毫無的據而
平生節槩扶植天常大畧與用賢相伯仲也願天府
尹沈思孝行與吳趙同轍志與吳趙同趨但其矜名

譽負氣節抱忿世疾俗之襟懷必欲天下皆盡如吾意以致忿激勝而譏諸生多口取憎有由然也昔人有攬轡澄清卒以召禍思孝近之矣吏科都給事中齊世臣長慮卻顧遇事調停其立心制行惟恐傷朝廷和氣而不欲逞搏擊之威稜雖於蹇諤之風不無少遜至如崇尚耆碩以曲全大臣言官體面今日師師濟濟之盛世臣維植之功居多古人謂鷹鸇不若鸞鳳是或一道也好事者稍不如意輙以齊人保保誚之豈是君子之道哉其他保龔仲慶爲忠言見斥

比時李植排陷輔臣之罪未彰則公論固自有在遽以忠言許之臣亦疑其白璧徵瑕也浙江道御史龔懋賢講張變幻罔誕不經陽爲建白之名陰泄睚眦之忿且其游詞隱語機關叵測上眩聖主之聰明下惑部院之觀聽當堯舜之世敢爲肆無忌憚之說使滿朝諸臣縮口吐舌不敢言而敢怒 臣 比時即欲糾舉竊慮懋賢獲罪太深反傷厚道故屢發輙止乃今邪風日熾猖狂日起如此喪心之人卽容老死牖下猶有餘辜儻令得志其惡豈在曾士楚朱璉傳作舟

下哉 臣 謂此臣亟宜斥逐也江西道御史吳定守法不阿昌言特正力排奸黨逆黨之議實言官風紀職掌內無私罔言者槩從指摘詆亦甚矣浙江道御史蔡系周臣之舊故也當行人考選之初慮楚人同事相擠輙求援於臣情甚迫切 臣 慰之曰行人選科道榮進素定何苦屢及吾門識者已薄其競進矣方李植之被論也則抗疏以辨季馴之冤及仲慶之被謫也則對 臣 而談季馴之短欲規避先具堂呈以乞休希實授不候回詳而輙出視都察院爲郵舍目堂上

官爲兒戲恐居風紀之司或未安也原任福建道御史今判官龔仲慶觀望無耻與性俱生始叅王事張甲徵窺伺 皇上敬天之誠陰行諂媚之術及叅吳中行等卽叅甲徵之故智也荷蒙聖明洞燭其奸特行降謫輿論稱快李植雖敗而仲慶之設心陰險罪實同科是未可以同敗易公論也山西道御史孫愈賢事與系周同而其情各別謀與仲慶合而其言各殊遠方孤立之臣乃爲浮骨子牽引蠱惑雖風聞言事未必一一皆眞要以糾彈之職無忝也國子監博

士陳泰來年少登科多聞直諒改本之事未知有無臣稽其素行反身不愧未離赤子初心以成均師表遽以頑童叱辱之或於雅道不無少損也南京主事馬應圖其鄉黨行誼自有公評如疏奏臧否太直阻格政本已經聖明處分乃𥨊論者以去副封為誣罔以廣召對為欺蔽果公乎抑私乎應圖居家則養親不終立朝則對君不信千人所指衆怒難逃槩以鄉評而盡廢其廷論未可知也不然論人者論於人者兩不相背矣原任太僕寺少卿令降戶部員外郎蔡槙遇事擔當不避權勢方其疏劾馮保有廓清掃除之績但任怨矜能人言藉藉臣嘗疑其心而高其功直排衆議力為開解於臣何私也且槙之功在皇上而槙之過在一身若以其小者盡棄其大信非公論不意人心不測知人為難乃今假借壽宮排陷元輔吉典重務但當言於未事之先不當言於興作之日但當歸罪於術士不當委咎於輔臣但當托之名家眼不當援搢紳公私毫釐之間平生蹤跡宗朝[illegible]而臣恭能為解釋矣嗟嗟為大臣者推重

師長而師長見黜攀援僚友而僚友見拒則亦可以深長思矣原任太僕寺少卿令降兵部員外郎江東之勁氣雄詞罔知忌諱較之李槙臭味相同而心行殊別好盡言以翹人之過東之有焉原任尚寶司少卿令降大理寺評事羊可立功居江李之後而氣在江李之先大都以名節爭相標榜激太禍而不恤雖慕愛君憂國之名其損傷元氣良不少矣以上李槙等三臣以皇上念其功則酬之以爵賞惜其才則任之以職業若欲保其終始則當處以善地使三臣猶

然羣處一隅猶恐雄心未艾風波不停而諸大臣趑趄不安國是搖搖終無底止伏乞勑下內閣及部院從公議處使三臣各專一方宣力効勞報荅明主則諸大臣亦得保全名節而槙等亦不至以言取禍賞功惜才兩不負矣臣所品人才皆得之目覩採之天理人心恃有聖明在上故敢定為國是如一毫虛妄臣甘受鼎鑊之誅然而是非之向家未定者皆由賢士大夫激成之臣請原始要終以竟其說當丁此呂論劾而啓[illegible]言激而有楊巍之衆諭再激而有許國

之發憤復激而有趙用賢之剖辨又激而有吳中行之糾正以至陸光祖潘季馴等激之以爭留李植江東之王士性等激之以攻刺紛紜競起各立門戶以標赤幟而國是幾危矣幸賴聖主包容波濤稍息未幾孫愈賢蔡系周復以忝論激之江東之羊可立復以黨議激之又未幾龔懋賢以隱謎激之趙崇善以阿附激之龔仲慶以挾私激之激而不已刺及冢宰激而又不已攻及輔臣其間賢人君子十居八九相傾相陷牢不可解此豈太平氣象哉臣嘗竊思其故

皆由臣等職掌不明以致衆言淆亂遂使越職言事者攘臂交馳令欲禁之則曰塞言路不禁之則又曰侵官守而尤不可堪者以部屬而譏冢宰以御史而傾臺長巡撫雒遵甘作按臣鷹犬傾危總憲重臣冠裳倒置綱紀陵夷不復知人間有廉恥事國是混淆至此極矣大學士王錫爵忿悶興懷感慨論列其爲驚嘆者五其爲不平者八蹇蹇諤諤如霹靂之驚魑魅可稱易事難悅之君子回既倒之狂瀾矣但以不堪憾而欲盡侮其驚嘆之初心臣願持衡者留之

意也夫科道不能言而部臣言之都察院不能言而閣臣言之臣痛心疾首深慚職掌有虧臣之自考祿碌殊無片長惟愚戇二字乃其自許惟愚也近於暗故有議臣以自多者惟戇也似乎直故有攘臣以自重者臣讀聖賢書受朝廷爵祿止求天知不求人知止求同理不求同俗然臣之當去有四德薄才輕叨忝高位一宜去一歲三遷躐涉驟進二宜去才望不能提督諸僚至使混淆言路三宜去先後爲江李攀援不能矻然中立四宜去犯此四去而不蚤自引決

是不智也知此四罪而不自鳴於君父之前是不忠也不知不忠何以事明主設或以臣言爲不謬懇乞聖明特勑曉諭大小臣工凡有官守言責者各宜靖共爾位勉修職業自今以後再有出位妄言挾私求勝阿此不公不法者悉下都察院參看都察院依違不舉即以罷軟不職論仍先放逐臣以隆職掌將龔懋賢亟宜罷斥以戒無將蔡系周議調別衙門以清言路李植等仍行議處外任以息爭端以後御史凡不堪風憲及年例陞遷者吏部會同都察院各堂上

官以詞[illegible]許[illegible]請該部不得朦朧冒
便且[illegible]道賢否推院長知之最眞見之最切考選
實授大計[illegible]道等項無一不由本院獨推堂[illegible]
節杳然無聞非所以崇體統而重言責也再乞 皇
上敕下部院如有狥好惡恩怨許各互相糾正庶幾
臺中有真[illegible]而世界[illegible]清矣

○恭陳當今第一切務以端政本以囘人心疏

顧憲成 吏部員外 萬曆十五年三月

臣於本月初一日接得邸報該四川等道御史高維
崧等一本爲乞恩認罪事奉 聖旨用人出自朝廷
你每不論是非輒肆行攻擊抗旨求勝又有旨着推
舉卻又推諉支吾好生恣横反覆本都當重治姑念
人重爲首的高維崧着降三級趙卿張鳴崗左之宜
各降二級俱調外任其餘的各罰俸一年吏部知道
欽此臣見之且疑且駭退而思之憂結盈腹誠不自

知其然也夫原任工部尚書何起鳴君子歟小人歟
其訐都御史辛自修果有據歟無據歟而御史高維
崧等之合糾起鳴也公歟私歟此皆彰明較著不待
辨而知者也乃 皇上爲起鳴罷自修謝之矣而又降
及維崧等四御史何歟乃 皇上以爲用人出自朝廷
是也今者起鳴訐自修則罷自修訐維崧等則降維
崧等可謂出自朝廷歟抑 皇上亦嘗謀諸執政大臣
歟其謀之而不以告歟其告之而不聽歟意者第謀
諸左右而已歟或他有所獲罪起鳴因而擠之歟皆

不得而知也夫自修其賢與否臣姑無論也職司考
察反被中傷夫計重典一朝而壞臣亦姑無論也惟
是謂維崧等之疏出自承望則臣以爲謬甚矣臣竊
見邇年以來人心日下積忌繁興讒排殷積或曰某
也某黨也或曰某也某仇也或又曰某也陽爲某而
陰爲某也所附在此則濟其私而不濟其公所傾在
彼則造其毀而盡沒其譽飾無爲有騰一爲十甚矣
時俗之過爲揣摩善人之災而不樂成人之美也葉
而昨者本部奉旨考察庶官無論恩怨一秉至公
命下之日中外翕然稱服以爲我皇上之明聖
執政之有容如此無不愧恨其昔之窺之者之太淺
與夫求之者之太深也亦可以見人心之公本不容
泯而挽回有機矣何意復覩是非紛紛乎在起鳴既
疑以宿纍蒙構在自修又以忤時招尤在起鳴既以
有援而巧爲排在自修又以受屈而急于辨皆過矣
顧獨坐維崧等承望耶卽爾給事中陳與郊等深詆
自修得非亦有所承望乎何怪乎人言之嘖嘖也若
曰一則公一則私恐不能別也試卽兩者平心從繇

易地而觀臣恐我之所謂公固卽彼之所謂私而彼
之所謂私卽我之所謂公等也何必舍我而罷彼哉
爲今之計臣以爲莫若各務自反而已起鳴當思何
以爲衆論所鄙自修當思何以爲儕友所猜維崧等
當思何以言出而召侮與郊等當思何以言出而起
疑至於執政大臣尤當益加檢省風勵百僚已雖有
善不敢輕以自滿人雖未諒不敢重以疑人若無若
虛孜孜汲汲積而久之精神透徹誠意孿如本無偏
好誰能求同本無偏惡誰能求異雖有褊心銳氣皎
皎而負爲高者亦[illegible]焉而慚見焉而悔恍然自失而
不知矣如是而猶或二以二或三以三將君子薄之
輿論非之共起而爲我驅也何必遽與之校哉元輔
申時行虛衷雅度天下共推次輔許國王錫爵一心
一德和衷弼理偕臻斯道正自不難要在卓然以皐
夔稷契相勗不但如近時名相而已庶幾可以答天
下耳若乃以知角知以力角力釋仁義道德之用而
競巧拙于毫毛假饒得濟終屬雜伯雜夷非今日所
宜用也先是御史甘士价進和衷之議其指甚美第

不務拔本塞源而徒欲調停于聲色之間其究非強上以徇下則強下以徇上雖外貌可觀病根終在扁鵲盧醫望而却走而庸人方以為無足憂此臣之所以不容已于言也抑臣又因是而有感焉請畢其說臣竊見今之時凡非科道官而建言者世必訴之曰是出位曰是好名又曰是為進取之捷徑耳不然則又曰是多行不韙計畫無之聊借以蓋醜而免考察也斯四者亦誠有之矣而不知不求其故也臣嘗妄謂朔興二百餘年矣西漢之經術東漢之節義唐之

詩詞宋之理學並彬彬稱隆而獨言官之氣稍不振天下多故危言讜論往往出乎他曹無論其遠即如我 皇上蒞祚故相張居正用事數年之內言官有相率讚誦已耳有相率保留已耳有相率祈禱已耳以求吳趙鄒沈王艾之儔何寥寥也又如近日維崧等合糾趙鳴本屬公議及 皇上詰責所以數皇恐推避莫適為首惟有謝罪不假已耳無能自見始末開廣聖心者嘗不思 皇上聰明睿智從諫如流有如維崧等披露情愫曉暢事實章晰誼理剴為言詞

即 皇上一覽而悟未可知也臣甚惜之由此觀之假令言官不為利誘不為威惕無事不瑣屑以取厭有事不依進以取容牽裾折檻時不乏人他亦無由而售其說矣然則使人之得以出位而言者臺省之為也夫人情未有不喜順而惡逆者也而況于居尊顯者乎彼其喜也能令人榮其惡也能令人辱有一人焉獨拂其所喜于其所惡端言正色侃侃不順夫安得而不名高也名高矣而當之者方苦于不堪厭根之不足而至廢棄廢棄之不足而至摧折則天下

皆咈然不平于其心豈且時移事改是非論定夫安得而不加殊擢也且夫短長人所時有也天下非盡中行也食肉者非盡賢與能也而獨苛求于斯人欲其心焉則天下必有藉為口實者矣又安得而不姑舍是也是故抑者予其揚者也屈者藉其伸者也退者出其進者也斷可識矣假令其言是怡然而受之其言非廓然而容之錄其長不疵其短褒其直不嗔其狂欣其誠不虞其矯我用其言何必計其人我不用其言何必疾其今審如是人人而能言也何名可

買何利可徼而亦何醜可蓋非徒然也而我反因之獲容直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則使人之得以賈名得以徼利又得以免考察者皆廟堂之為也至于建言者其人大都負氣自喜不耐矜束潤畧于規矩遇事發憤往往過當其當之者方內懷不服退而恂其行又不足滿其意則曰爾以古人許我何不以古人自許而前後之人察見意指又因而媒孽之以取媚尋垢索瘢無所不至于是遂置其言不復採而并其人亦賤之矣假令士能潔躬修行入不愧衾出不愧朋輩則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無聽然則使人之得以納諸辜詬之中者建言者之為也故臣以為亦莫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止何暇以言為罪亦何暇以言為高惟各盡其在我而已矣先是都給事中楊廷相等條陳考察事宜意在痛懲矯激之非蓋亦有說第天下之大勢流俗之常情自是逆之者必順之者多不知自反而從彼此相尤其究必多者日勝少者日負將來之患正恐不在矯激耳如曰暴居正用事宜尚巽今非其時也宜[illegible]

然朝有吁咈野有誹謗而孔子亦云邦有道危言危行方今君聖臣賢相于載一時不以唐虞有道望斯世斯民而僅僅較短長于居正柄國之日此臣之所痛也是故彼一時也上下壅隔羣邪朋興雖無一事不出于私人皆以為常此一時也上下康恭中正彙集必有一事不出于公人皆以為異此臣所以尤不容已于言也臣腐儒也無所知識生逢明聖思見太平情激于中不能默默輒以自反之說進熟念當今切務無過此者其用心寬而動物速其操術簡而收效宏夫惟皇上超然遠覽穆然深思凝然獨立反躬責己端本澄源無論大臣小臣遠臣近臣而皆視之為一體無論諷諫直諫法言巽言而皆擇之以因中仍諭大小臣工無猜無忌自責自修勿借任怨之名以逢君欲勿希將順之美以便己私勿徇一時之喜怒以貽禍將來勿執一己之是非以誤傷國體至于左右近侍亦時以此照察之使其各知愛惜共享榮名其維崧等四御史姑令照舊供職則 皇上何以不若堯舜在廷諸臣何以不若皐夔稷契天下何

以不若唐虞盖變化人才轉移世道之機實在于此大學曰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中庸曰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又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臣不勝惓惓惟　皇上裁察焉

乞廣言路節權倖以定國是疏

王德新 刑部主事 萬曆十五年三月

臣聞治平之世大臣一體臺諫一心而無有異同廷臣秉節寺人循分而無有私交上之情通於下下之情孚於上而無猜忌故是非明而諫諍得行用舍當而大權不移國家有道之長實基於此以臣觀於今日何如也伏見邸報該四川道御史高維崧等一本乞恩認罪事奉　聖旨用人出自朝廷你每不論是非輒肆行攻擊抗旨求勝及有旨着推舉卻又推諉

支吾好生恣橫反覆本都當重治姑念人衆為首的高維崧着降三級趙卿張鳴崗左之宜各降一級俱調外任其餘的各罰俸一年吏部知道欽此臣乍聞不勝驚駭蓋　陛下御極以來敬天法祖孝養兩宮勤政不輟蠲恤屢下海隅遐陬無不仰德歡呼以為堯舜再見於今即於言官多所嘉納間一屏斥示懲而隱然愛惜之心形於詔旨乃今十三道御史所言非犯其所甚諱者顧槩治之何也毋亦曰用人出自朝廷彼言官敢於求勝尚安所逃罪第臣以為用人

當覩賢否論人當審是非大臣果賢也而言之則不
明大臣果非賢也而不言則不職朝廷之所設風紀
謂何而可以不明不職爲也工部尚書何起鳴左都
御史辛自脩交搆疏上均傷和衷人品具在公論甚
陛下洞察無遺臣何復言獨奈何陛下以起鳴云
人之故而降罰衆御史豈起鳴有豐功足錄爲陛
下素所深知乎抑豈其才望足重爲執政之更相救
庇乎臣恐其結納而倚以爲援者蓋在心陛下之左
右矣此陛下試繹思之果出於宸衷之獨斷乎其處

起鳴也若此與處高維松等也又若此尚未盡當天
下之公議如或有左右爲之黃鼓欲甘心御史以報
起鳴則予奪進退尚謂盡出於朝廷也夫不盡出於
朝廷使左右得以肆其奸時事可憂孰有甚焉往者
故相怙權陽操人主之威福以束縛天下其禍也淺
而易見茲者宰臣鑒轍左右陰竊其柄以專制朝廷
其禍也隱而難測臣陛下倘謂乾剛在上無有下移
左右將順無復矯假則彼近習嬖幸巧於文飾必將
謂陛下英明天縱誰能欺蔽此言出入將有浸惑

君心而不自覺者易履霜詩言集霰噫誠不可不
辨之早也臣又考弘治九年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
忤岷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衛科道龐泮劉紳等交
奏論救上震怒并逮繫之幸御史張淳差回即抗疏
申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官本欲爲國而繫治
之其如盡忠何上乃釋之譚者猶謂此舉非盛世所
宜有今則爲起鳴而并罪十三道御史事誠異矣且
無張淳徐溥等之速救誰不爲之扼腕非惜言官也
爲國家惜也何者天下之正氣與國家之元氣

相盛衰臺諫者天子之耳目羣臣者天子之股肱所
以護衛元氣者也未有耳目壅塞股肱痿痹而元氣
猶能精強者也邇年風霾下詔求言豈無有披悃獻
忠　陛下以出位責之則小臣不敢言矣須當計典
御史以言責當言　陛下以抗旨責之則御史行且
不敢言矣然則國家何事可言何人可言一尚書且
如此脫若言及乘輿言及宮闈言及宦豎又將何法
以治之臣故曰必有左右贊鼓於　陛下之側者也
雖然彼所當言者尚爾貶奪臣顧冒昧瀆陳豈不知

言出而身且不免但一念自矢冀有死生以之而不敢隱忍以負 陛下倘 陛下少垂採納亟收御史而復其舊嚴馭近幸而防其漸則是非明賢否辨聖治無疆之休直追唐虞三代之盛臣之願也天下之大幸也不然則加臣斧鉞臣所不辭惟聖慈憐而察之臣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人才難棄國是未同乞廣忠益以和臣衷疏

王士性 禮科給事中 萬曆十六年五月

臣聞自古致治之世至成周極矣而當時所以惓惓於稱述者則惟曰同心同德蓋天下無皆是之理非必君子小人議論判然不同也即衆君子濟濟在位而其議論亦各自枘鑿不入也要在各求國之公是而後可以稱一心漢唐宋後稱治者莫過於宋慶曆觀其時韓范富歐輩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爲和氣諸君子之所用心可知已是皆以天下之事持天下之公是而不爲私議故用捨進退無成心无粘之後非不多賢然各不免自是其是而志意不相通崇不勝則以客氣乘之而以國是爲賭勝之具議論爲構訟之場故黨之成諸君子咸紛紛忿爭而國事亦因以壞故明道深嘆乎吾黨之激成也方今 皇上總攬乾綱於上相臣承德音於下百執事各洗滌興起於中外非不稱極治之朝矣臣猶憂盛危明獨抱賈生之慮者蓋謂今日臣工外雖稱治內未一心官守之規雖甚飭而同異之辨則尚淆也蓋前乎此者

邪正之異如黑白易見近則各深情厚貌藏而難知臣謂欲辨之難則莫若以其所已試者而引援之猶終不失其故步故在於捨短集長以廣忠益而和臣衷則國事可久而永濟臣請爲　陛下終言之大都國家之於臣工如人之一身心君爲主而股肱耳目手足當使其氣脉無一息不流貫於湊理而後和臣切覩今之諸臣尚多隔閡而不相流通彼或以慷慨任事爲高則誚當事者爲選懦此或以雍容緘默爲賢則厭敢言者爲猥簿此皆非也小臣賁直眩名或

過持大臣之短大臣持祿需次或槩惡小臣之言亦皆非也身欲盡言於人而不免以微瑕自恕則無以服言者之心論人者執一偏之行欲以盡人而不以不器待天下之士亦皆非也臣所覩變態種種而其大要則不出乎二端見守位者居畏途則貴趨時而戒犯手所忌草茅之士遠矣則好名高而嘗左袒手不得志之人此其蘊隆憤懣之氣必有所洩積之久則其洩也必潰此非可以勢遏之也故臣以莫如酌其機而調停之使廢弛閑居之士皆爲朝廷用則氣

脉方流通而不滯議論亦和同而不偏宋臣蘇軾曰平居有犯顔敢諫之士斯臨難有伏節死義之臣故國家欲求忠臣必以諫臣得之何者人惟好生而惡死好富貴而惡貧賤則無所不至耳彼其初業已能甘擯斥赴鼎鑊而不悔則雖其後或氣質一二過當處彼必不爲乎不善也昔者居正濁亂綱常之時今告病南太僕寺卿沈思孝春坊吳中行光祿少卿艾穆吏部員外鄒元標皆受杖闕庭委身魑魅而今或擯之家居繼此而運判黃道瞻推官蔡時鼎聞道立

州判顧憲成典史孫如法姜應麟馬應圖編氓王德新盧洪春彭遵古顧允成諸壽賢范儁等雖其言人人殊不皆中的然其忠愛之心敢言之氣皆嚼然可質鬼神今或抑之卑官使不得遽與遷轉或擠之衆庶使不得望見冠紳卽諸臣不自觖望而旁觀者已爲之惻然矣此不可使之常抑而不伸卽謂諸臣當日批鱗聖威未霽當有以懲艾之然其擯棄良久懲艾亦已深矣乘此捨其所短集其所長而用之皆欲得以犬馬之齒報者　皇上自劉臺之冤晉王用汝

趙用賢于大用則其從諫轉圜之心已昭於人人其於諸臣又何疑乎而黃道瞻蔡時鼎等乃至屢言不允吏部之請裁抑謂諸臣盛氣未除崛強猶昔亦當量與遷移以示朝廷不終棄之意又何如專用優游緘默一旦緩急不足恃者之爲愈也抑臣又有言焉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今之惡江東之李植者衆矣非必皆其心惡之也或不得不隨人物上下焉臣以爲此二臣者其論壽宮諸事則誠狂妄無當討二臣者亦自悔之晚矣然其初亦嘗除君側之惡有匡時

反正之大功今議者乃以薦保徐爵之疏爲取捷徑疑之萬一當時聖意未回二臣立於萬死之地誰其代之此其論人亦太刻矣臣願陛下并二臣而器使之使其功不終泯以爲後來敢言之勸則廢弛閑居之士無不爲朝廷用者血脉旣通議論自一忠厚正直並皆登用在朝在野不至異同豈不更熙熙然爲唐虞之世哉臣覩聖政無闕卽終日尸素無可裨補萬一獨此尚爲國家一大機不敢避忌諱而隱默衷耳伏乞皇上勑下吏部斟酌上請破格而錄用

之以爲宗社生民之福臣雖獨蒙鈇鉞之誅亦所甘心矣

臣忝職居言責指摘非人乞賜罷斥以解黨錮以杜
讒諂疏　史孟麟 吏科給事中萬曆十七年十二月上
臣昨接邸報吏科給事中李春開一本議論橫生大
傷國體大淆國是懇乞　聖明勅下廷議甄別以正
世道人心事臣讀其疏非無一二言似是之非足以熒
鼓耳目總之以阻塞言路爲職掌以阿順大臣爲國
體以攻擊善類爲國是以顛倒是非爲世道人心而
其大指不過摘趙南星姜士昌條陳之非以伸已保
留吳時來詹仰庇之是臣伏而思之論吳時來黃洪

憲者臣也凡再閱月繼臣而論吳時來詹仰庇黃洪
憲者趙南星也明旨未下而論趙南星保吳時來詹
仰庇者李春開也繼趙南星而論黃洪憲者姜士昌
也是臣與趙南星姜士昌之言是則俱是非則俱非
而春開與臣同列吏垣各有言責臣之所刺彼之所
舉彼之所刺臣之所舉其人之邪正不竝立其言之
是非不竝立彼言爲是臣言爲非彼爲正人臣爲邪
人安有其言非其人邪而可使之在言責者有靦面
目何顏之厚與春開正人君子比肩而事　皇上哉

春開之意豈以世道人心專在口吻而是非國體可
以強言乎不知世道係乎人心人心正則世道隆國
體因乎是非是非明則國體正故是非不在上則在
下不明於今則明於後不明於一時則明於萬世亘
古及今自今及後不可一日磨滅者也持國是者與
其明之於後孰若明之於今與其議之於下孰若操
之於上不務操其眞是眞非之柄以收拾人心挽回
世道而容讒諂之人以口舌淆之以阿諛奪之能保
其後之必不明抑天下之人心盡可死乎臣恐頭可

斷首可碎而人心決不可死語又云防民之口甚于
防川川壅而決傷人必多故朝廷不貴箝天下之口
而貴收天下之心不貴收天下小人之心而貴收君
子之心君子之心得而小人隨之小人之心得而天
下之心失矣臣不敢以道喻請以近事明之三四年
來部寺建議命曰出位大者杖小者謫矣猶懼不足
以束縛之也于是有部堂約束司屬之旨而至今部
寺言者如故臺諫忤時命曰好名顯者杖謫隱者外
轉矣猶懼不足以阻撓之也于是有未奉明旨不許

發抄之令而至今臺諫言者如故設自今而後天理不至盡滅良心不至盡喪則部寺諸臣寧必無南星士昌而諫垣臺憲亦豈皆春開之輩又安能一一防而壅之且今執事大臣皆常以正直立朝以忠厚立心非有嚴嵩公行賄賂之汙非有張居正威權迫上之擅寧于邪正有所未明是非有所未晰奈何以一二臣不欲去而恐于失天下之心以務存大臣之虛體而令陳三謨朱璉曾士楚者流起而淆是非之眞執可否之柄是何世道是何人心且非朝廷之福亦

豈大臣之福哉臣覩時事紛紜日以漢廷黨錮爲鑒以明道吾輩有過自反以明旨不許求勝自誓竊謂知而不言罪在言官言而進退自大臣去留聽　皇上非臣等所與乃春開感德私門速圖報效一疏不已再疏復興不畏天命不恤人言摭拾巧言妄意求勝臣雖頑鈍無耻不能共事且春開之疏謂南星士昌傷國體則臣爲傷國體之首傷國體者當罷謂南星士昌爲淆國是則臣爲淆國是之首淆國是者當罷伏乞　皇上將臣特賜罷斥然後勅下宰執大臣及臺諫諸臣各反本心則邪臣結黨欺君阿狗罔上排善類趨權勢者　太祖太宗之靈臨之在上天地鬼神寔殛之臣愚昧不識忌諱幸惟　聖明垂察焉

似頗有理有氣然終不免依傍之病

逆我軒草論此公甚多

自擊時事謬獻愚衷以昭平明盛治疏

王繼光 戶科都給事中 萬曆十七年十一月

臣謂賢人進者治之機佞臣進者亂之萌自古然也近年以來人心好詭邪正混淆有冒君子之名而實庸小人之實者大致通顯乃有實爲君子而被小人傾陷不得效忠行志以去臣愚有槩於中久矣近聞吏部員外趙南星條陳四害一干進二傾危三守令四鄉官辨論官材課督吏治自其職掌而給事中李春開遂摘其中一事叅論無乃新進衙門聞見未確

過聽人言而遂有此乎夫南星原疏未下而春開乃先得旨則該部何以看何以說爲無服以南星之心更無以服天下之人心也辨邪正定是非正在此時失今不言亡論傳笑四方萬世之下將謂今日臺省爲何如人貽譏前史有玷言責臣爲此懼敢冒昧以言夫南星全疏臣未知其詳以臣之愚與時來之鑽代楊巍也爲謀久矣姑不具論且以不公不法事言之往舉人吳鳴鳳奉旨會三法司勘問當如何公慎者乃不體朝廷伸冤理枉之心黨阿刑部必欲重罪

之若非少卿李尚思另疏執奏御史孫旬力勸改招鳴鳳幾不免矣不公不法一今春奉旨覆試舉人昭公道也屠大壯文理紕謬公議應豈劣等禮部業已具葉畫題矣時來陰受黃洪憲之囑盡欲保全輙爾攘臂相爭醜態畢露不公不法二戶部奉旨買辦珠寶尚書宋纁具疏執奏至遲至月餘而時來忽有停買之疏語侵纁爲從臾纁豈從臾者耶旋即請折漕糧纁覆本甚確乃呼郎中杜潛至其私寓面斥之令纁檢舉復陰嗾人以他事中纁是忌纁清正名出已

上百計傾排不公不法三御史點差原有定序而時來狥私任意紊亂臺規有一差久不點者有一差屢易者各道御史扼腕不平不公不法四有一於此不能事陛下而時來兼之況垂涎銓衡阻塞言路又屢被人言乎雖談者以論嚴氏爲氣節曾不見皇祖明旨所謂奉使日久不行輙以亡命自待者非與即今日之險媚若此則當日之有爲可知其人品不逮趙錦辛自修遠甚不可不亟斥也詹仰庇隆慶初廷言廷杖與石星先後同削籍矣人皆以風節重之

六年星奉詔起仰庇不起以星確有時望仰庇杖臥
都門受商人多賄向同鄉囑託大爲時論所薄耳後
貢緣同年韓國楨再得起用止歷外藩入覲昏夜乞
哀遂改僉院以至今日色厲內荏言肆行汙其謀鑽
吏部也是當趙煥回籍孫鑨未推之時苦求國禎爲
之先容國禎因病且出觸風告殞其子欲訟者屢矣
被人勸阻抱恨而歸其爲朝紳所鄙者一今歲諸司
入覲旨禁餽遺誰敢不遵仰庇乃大開騙局網貨賄
仍以賄之厚薄爲官之賢否是弁髦明旨也其爲朝

紳所鄙者二無錫知縣李復陽治行最高也仰庇因
私憾欲中傷之遂詐稱復陽用銀打點致謝郎中不
敢行取是傾害善類也其爲朝紳所鄙者三大抵所
自矜者往日之虛名公論所不滿者今日之邪行中
臺風紀可令若人厠其間哉不可不亟斥之也黃洪
憲科場一事屢被彈章竟爾漏網士林共憤姑不必
言其最可恨者若原任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皆
世所稱爲賢人君子者洪憲懼爲己梗先是傾排使
之引疾以去若鯉在則試卷之弊不待司官而早發

矣趙用賢直節偉抱官在講筵處之南中由洪憲擠
之滿朝皆知之也鬱鬱求歸豈得已哉若洪憲者不
可不亟斥之也夫臣所謂佞皆公論共指爲小人也
臣非有私惡也臣所賢皆公論共指爲君子也臣非
有私德也伏乞 皇上開中正之路杜攀枉之門將
吳時來等亟賜罷斥沈鯉等早爲起用仍將南星原
疏特賜發下令人人共覩果循職掌不爲出位果據
公論不爲妄言眞是眞非必有能辨之者天理猶存
良心未泯是大小臣工所以報朝廷耳若以疏中一

事下部看詳恐非大中至正之體也惟聖明留神世
道幸甚臣等幸甚

恭陳挽回世道要務以正人心疏

姜士昌 原任戶部主事 萬曆十七年十二月

臣惟天下紀綱根本在士氣民生二者而已爲人臣者止欲有益於朝廷以正直爲第一義有國之道在崇此二者以羽儀士類風示海內天下可不嚴而治矣 陛下以神明御極十七年於玆爲當立致慕隆追踪三五乃民窮未起災變日臻皆士習鄙佞吏治貪汙之所致也臣愚感時觸事不勝慺慺之誠輒敢披瀝愚衷陳用舍勸懲要務以備聖明裁擇一曰黜奸邪夫朝廷之上語清方公正者不能副也頃年以來有大謬不然者如徐顯卿黃洪憲其行能猥瑣諸臣指斥甚具臣不復論臣所最恨者以張位負標大節嶸然不滓而顯卿搆之以趙用賢剛方直亮人倫模楷而洪憲忌之此其讒佞傾危自底非類與情共憤名教不容尚可偃然踞銓衡之地典文學之司[illegible]夫顯卿與洪憲兩不相容有如水火而論議忌臣[illegible]繩批根互爲是非亦似水火然臣以爲非二臣者皆僉夫壬人妨疑國無害毋可玷清班需大用之理此

世道否泰所關非細故也惟 陛下斷自宸衷亟擧而去之天下幸甚二曰培士節頃年以來 陛下錄用直臣布列有位可謂千載一時矣如鄒元標以病告在籍起補故官迄今未奉旨臣竊疑之夫元標淸修直道世所稔聞臣不具論惟是海內𢿱言直議之士況淪下僚擯棄草澤尚有其人中外臣工方望 陛下推用元標之心并賜錄用不意 陛下併元標斯置之也今世俗汨汨以苟容爲賢持正爲愚正人君子負拔俗之標多落落難合如舊吏部郎中呂坤耿介不阿淸行夙著雖出參大藩天下之人終以不得久居銓衡爲恨舊戶部郎中李三才抗疏砥節忠猷炳炳乃遲迴郎署幾十年而後補僉事今雖量移識者以爲未盡其用夫山有虎豹藜藿爲之不採可以治朝而不崇忠讜之士哉惟 陛下亟詔王爵之臣並加甄拔以維世教三曰定國論夫建言之臣負氣自喜世俗亦以意氣病之臣皆以爲未盡也居恒論世之言事者大上爲國其次爲名爲名者其失有二因人之短則并忌其長摘人之瑕則并掩其

瑜過也或感慨於失足而慚阻於屋漏或激發於旦
夕而鹵莽其生平恥也世俗詆言事者其失亦有三
不曰諫鼓謗木之制垂自哲王百工技藝之條載在
令甲而動稱出位見謂好名或捏造謗書或恣行
射自張徵趣用賢而下凡抗志砥節者世皆思以口
語侵之微文被之而後快豈尋常緘默之人終其身
而無患正色立朝之士一舉足而招尤欺殃也詞臣
試士錄成而序之教之以實副其名行符其言可耶
若之何舉效忠言之士與齷齪徇榮利者同日而譏
而近又目之為無端而慨不疾而呻夫明目達聰聖
君之盛軌危明憂盛盡臣之苦思信如洪憲之見則
以舜之聖而益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禹曰無若丹
朱傲以漢文之恭儉而賈誼為痛哭流涕長太息此
二聖一賢者其為不疾而呻吟甚矣變亂是非一至
於此佞也臣願陛下自今遇言事者其言與人俱
可用用之其言與人俱不可用寘之其言是其人非
不用其人用其言仍詔言官論事務以公心集衆思
詞臣栖文務以正學勵精志無阻直臣之氣杜天下
之口世道幸甚一曰覈名實夫今世議者何嘗一日
不飭吏治然群吏稱民安不可得也何嘗一日不禁
餽遺然三載一次計吏京輦之下欲令無餽不可得
也其故可知也臣以為莫若復荐舉之法慎撫臣之
選旌苦節之士重贓吏之罰夫監司郡守員缺令京
官三品以上荐舉犯貪者連坐自郡守而上任有異
能即得超擢卿貳祖制也今亦有舉而行之者乎外
臣員缺率以累資得之京朝要官且有薄外除者既
不重其官而欲責其勝任不可得矣今即不能盡復
舊制如撫臣關一方吏治民命宜令三品以上及科
道官每遇年終各疏舉清修孤介之士以備茲選不
任職者得坐舉主夫樹本令扣百枝皆動大吏一簡
百官皆肅自然之勢也或謂撫臣員缺太宰京堂方
面官資望俱深者方得推補是安得不賢者又何所
須荐舉臣以為不然夫官至撫臣閱歷滋久廉能異
等者固多有其人抑豈無歷歷循謹以積資累勞得
之者乎方今災沴頻仍民多悲苦即推擇幹國憂民
者猶懼不任奈何以循謹者當之也夫世未嘗無廉

士也撫臣鉄未嘗不會官推補也然會推特存其
名耳若荐舉之格不得薦或間有不過之艱矣據臣
所知曹郎郡縣吏以廉能著名巳拔置禁近者不復
論如陳有年之清素許孚遠之誠篤黃道瞻之峻潔
馬猶龍之風采李復陽之愷悌王紹先之狷介及呂
坤李三才皆以苦節著名然有年孚遠棄置於丘園
猶龍復陽棲遲於郎省道瞻紹先躑躅於散吏坤與
三才雖列落臬未嘗重寄世亦未有褒異而指名之
者廉吏安所勸乎然若人耳聞見所未悉與指次所
未及者何限是在銓臣之留意拔之而已臣居恒輒
仰屋竊嘆以陛下懲貪之詔無歲不下貪吏或見逮
治德意可謂至厚然撫按諸臣懼論劾稍重或致捕
逮一切以輕語傳會之論其採行可議不言可議者
何事論其職事多廢不言所廢者何事曰吾姑貪吏
也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古人有以存厚可施之言之
者先是海瑞進懲貪之說引國初重典雖非今日所
宜用然究其意蓋痛末流行濁元元荼炭乃為是矯
枉之論其言雖過其意則忠瑞疏一出流俗羣起而

訾之不容口至於世變江河狂瀾日下恬不為怪
為是固然耳似此末俗之人真不可以更始而憂時
憫俗忘私奉公者幾何人哉陛下欲痛抑貪吏莫
如責成撫按諸臣詳其劾而嚴其法使廉者有所恃
而貪者無所利則餽遺不禁而自息行之數年吏治
自飭矣臣所謂名實當覈者此也一曰汰罪贖今天
下民生之困其害在貪吏與豪強侈靡與好訟四者
而已而好訟為甚雖然古者憂民好訟耳今貪吏好
訟矣國家立法自殊死以下輕罪得有贖然不應得
為而為之事者律輕罪而貪吏緣而為奸邪最重所
者罪贖所入猶有限而胥隷需索則有費道路稽留
則有費案牘窺探則有費薦紳造請則有費一貧民
之身耳斬以快一朝之忿而不知一忿能破數人之
家也監司批行一訟輒私之曰我之贖也有司准行
一訟亦私之曰我之贖也登報者十之五六私匿者
十之三四蓋不應輕罪其律既輕其罪易犯一切纖
微小過本無煩擬罪亦以此律文致之有一訟而兩
造並蒙其害有一事而兩地並徵其贖有不肯之監

司以有司不多擬罪以報而遂甘心之者有不肖之
有司以丞倅不多擬罪以報而遂甘心之者贖惟恐
其不多○則訟惟患其少○臣嘗祇役徐方習見玆事爲
之寒心累息自監司以至郡縣吏賢者固不必論其
不肖者皆欲相同疵垢相類指相承聲勢相倚天變
於上民困於下夫孰得而極之可歎也夫罰贖之當
禁言事諸臣屢有條議該部屢有條覆然其大指乃
在禁有司私用與多罰耳其源不清其流終未息也
臣以爲法律定自祖宗困未可輕議當此南北災
傷水旱頻仍之時有司以訟爲愚民以訟自愚曾不
衰止小戒大懲非今日之急務乎請繼自今除徒流
重罪照舊外不應輕罪陛下憫念貧民特勅有司
停免罪贖有司聽曲直剖析既明止許量責發落亦
不得以免贖爲名酷加箠楚淹繫此在近時良有司
亦間有行之者特未奉明旨則監司督察與有司奉
行俱未畫一至於解贓贖亦當聽撫按臨時酌議量
時減損朝廷所損有限而小民脂膏不至盡歸貪吏
之橐案其有裨於民困甚大臣嘗攷漢史永初間長

吏二千石聽百姓以聚歛虞詡上疏言之始下詔一
切停止今日之事何以異此臣所謂罪贖當汰者也
夫辨枉直則妨能叢怨刻臣并其人攻之然今臣言
上聞於世道人心官常民困裨補萬分之一卽有爲
二臣鷹犬爲貪吏左袒者臣亦有餘快矣惟陛下
留神澄省、

敬循職掌剖露良心以陳救時要務疏

趙南星 吏部員外 萬曆十七年十一月

臣向者伏見 皇上從言官之議令羣臣不得越職掌而不知者以為閉距言路臣獨以為此開之使言也夫 皇上以天下之事委任部院諸臣無所阻撓假令能各舉其職掌則庶績咸熙何憂海內奈何以奔競為常事以徇私為無傷以巽懦為老成以模稜為妙用彼此相欺無所愧畏即有願忠朝廷者孤力難施兼以富貴之念不能盡割旋且化而從之矣今天下水旱頻仍地方不復民生耗減此誰之咎也倘亦可以懼思改圖乎臣以為當今大害有四四害不除雖使孔子典選亦無所益何則一人之正不能正衆人之邪一年之公不能救累年之私也故救時之務除四害為急何謂四害一曰干進之害夫人心公私如參辰之不相並富貴重則忠義輕自然之勢也今舉世競進不知止足臣請言其顯著者往時吏部尚書楊巍乞休都御史吳時來極其佞巧以為己當代之而忌戶部尚書宋纁清素望重連章訊切挑取聲名欲求必得此滿朝所共知也侍郎趙煥之歸也副都御史詹仰庇若求以故大理寺少卿韓國禎為之請託以己代煥時國禎大病初起為仰庇強出行至中衢昏暈輿歸遂致不起國禎之子欲上疏訟之而為人所勸止果不乃沈子木之制歸仰庇復託時來而求兵部侍郎此臣司郎中劉希孟親以告臣非風聞也大臣干進至此何以責小臣乎是以猥給者日進恬退者日沉如尚寶司卿李禎清志堅節庶幾古人而久次不遷後來者紛紛跳越循資格望者皆無所據矣臣願 皇上戒諭大小臣工各惜廉恥勿如二臣所為二曰傾危之害夫清班要秩必須賢者諸華苑靈囿非畜豕之所也而羣小妬賢古今共貫如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諭德吳中行南京太僕寺卿沈思孝相繼自免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迫於 皇上而邪僻之人慮其不容齊力攻擊黃洪憲等陰為蝎諸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等明肆誣詆以故諸臣不安其位而小人固於盤石近日人心益險往往揑無形之事加之於人或以去忌報怨或以要

功取伶鬼魅畫行艮為可駭至有自恃繫援公然排
擠善類使賢士留落而已亦不廢通顯則鬼魅之雄
者也臣願　皇上拔淹滯之賢斥傾危之黨無使聖
明在上世有二留之塵三曰守令之害夫守令職既
親民權亦得為惟賢者為能乘權以利物不肖者鮮
不緣以自恣今知州知縣選授大輕部寺之官計日
而陞知府曾不問其才行科道出守即若劣處闒茸
之徒每見優容如原任給事中葉時新希權相之意
議減軍餉激成浙江之變今尚為河南府知府抱病
餘年坐廢郡事上官禁無一言殆不可曉又立官之
節以廉為首今撫按論人往往贓私有據猶曰未甚
或以任淺姑從降調以為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
士人厲行如女子守身淫即敗俗豈論其甚不甚哉
故貪官充塞無所顧忌民安得不饑散也臣願　皇
上敕下吏部以後知州知縣除進士之科勢重難逐
照舊給授外其餘多授府州縣佐貳待其屢大著印
節愛著聲方陞正官部寺陞府者必其才行可觀勿
徒拘俸撫按之查專覈政治毋以風聞為解察其操

守也暴即宜論罷為可為守令之表尤宜責其操守
以漸息貪墨之風四曰鄉宦之害夫吏於土者不過
守令而鄉宦之中多大於守令者是以鄉宦往往凌
虐平民肆行吞噬有司稍稍禁戢則明辱暗害無所
不至如原任渭南縣知縣張棟治行無雙以裁抑鄉
宦竟被讒毀不得行取識者嘆恨又撫按官多豎坊
牌以媚勢要不論歲之豐荒勞民傷財備極壯麗臣
愚不知其意將為觀美耶民生彫瘵為此恐將以
為名耶宦高行穢適貽唾罵臣願　皇上敕下各撫
按官嚴禁鄉宦在家者勿[illegible]
其估終之尤者即行參問即見任之官其家人[illegible]
暴横一體參處牌坊之建必其忠貞勳績著於朝廷
偶一為之褒其器業勿徒炫耀浮榮後為俗子以累
貧民復命之日將所建名數報之工部工科防其[illegible]
前之濫除此四害仕路庶幾可清民生庶幾可[illegible]
然根本之地責在　皇上夫惟　皇上深居九重示
留意於國家之事是以人得自行其私無所顧忌[illegible]
望　皇上聰明睿智度越百王若聖心肯加勵精圖治[illegible]

臣工之賢不肖民生吏弊一一而訪問講求之知之
若日月之明而行之若雷霆之斷發之若江河之速
而持之若金石之堅大小臣工誰敢干進誰敢傾危
守令誰敢貪酷鄉官誰敢橫肆如此而民生有不安
天心有不悅者則臣請伏妄言之罪臣本椎魯素厭
多言夙夜思惟求所以盡職業報聖恩者不越進賢
退奸而野多遺賢朝有大奸搏手無能救正若頑鈍
雷同以至大官豈不甚便且易如人臣忠愛之義何
用是竭其悃悃之愚倘蒙皇上察於芻蕘銳然求
治諸臣良心不泯各效公忠勿狃舊習則君臣俱福
享令名於無窮不然則羣臣共竊富貴之利以肥身
家潤鄉里天災民困不忠之臣方將獨咎君父以博
名伏惟皇上加意天下幸甚

部臣指摘三臣正摭輿論乞議處以昭公道疏

萬自約 戶科給事中 萬曆十七年十一月

臣待罪垣役雅不習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趙南星近
閱南星條上四害首論左都御史吳時來左副都御
史詹仰庇咎在干進翰林侍讀黃洪憲咎在傾危臣
雖未得悉讀南星疏中語然繞朝之士傾而頌之者
比矣乃越三五日未蒙綸音下部覆議臣等竊疑之
該吏科給事中李春開爲部臣妄言乞早降明旨以
定是非事奉聖旨吏部看了來說臣等之疑愈益
甚哉皇上豈以時來仰庇係大臣不欲令郎署官輕
擊之耶臣請分別三臣人品今昔之槩皇上幸試
垂察夫時來非彈嚴嵩而榜掠諸遣者乎識者謂其
避海上之使姑不暇論卽起而巡撫操江也濫薦市
恩貪聲大著姑不必論卽臣近日所聞如連誣大司
農宋纁比履試舉人屠大壯向吏部爲人謀好缺種
種不厭人意又其甚拂鄉評者囑託以害同儕之家
人冒戶以奪鄰境之風水陽拒人賀之兩司而陰受
其問遺有行至德州仍緘五十金補之者此等舉動

鄙且險矣正人君子固如是乎仰庇在先帝朝言內廷及十庫財用三事受杖削籍非不毅然稱直臣也廷自外藩入爲卿三宜如何報稱者顧外作侃侃而中實不勝富貴之念趨侍郎以病歸則謀吏部矣沈侍郎以憂聞則又謀兵部矣乃都人士所共耳而目之者今仰庇嘵嘵自文其舌人可欺也天可欺乎又其甚失人心在論薛敷教饒伸二疏仰與敷教信狂直過當但仰庇向日固身嘗廷杖者奈何欲關天下之口而令攖珠批鱗之流奪氣乎今仰庇在都城中遇後進拱竝畏不爲體自負誠重然此等擧動使仰庇非正人君子也則何若欲列於正人君子之林也豈不醜哉至於黃洪憲陰狡貪肆出三臣上士類久擯之矣蓋洪憲入館之後徒奏雕蟲之技遂招集門下士及方術者幾百人爲科場大蠹往年當主順天文衡而季入市都城矣如毛一桂本納光祿署丞也知洪憲易與卽改文科擧遍之五千周訓之遇付可鞠梟士洪乃郭果婿也因任家相雅善卽求遍關節亨以六千孫坤嵆之贋詞有胥他若屠大壯潘之惺

輩不緣葭莩卽倚銅臭京師謎曰科一中六壯屠氏之名金五千洪憲黃門之價豈盡虛乎先是門下士有不預此者鬨然投匿名帖洪憲是以有先請之疏及塡榜時故寘王衡爲一名不知卽不洪憲衡才自當得高第乃其三窟之計巧矣哉蓋自試錄一出私人滿紙觀者髮指上冠而同館者人人掩眉稱詬矣又其甚可恨者在詗察同類萋菲端人如侍郎趙用賢宗伯沈鯉王國李禎也彼且甘心焉今果津津乎掌絲綸竊鼎鉉矣嘗語人曰雖彈我百疏我心無愧夫義禮不愆何恤人言洪憲之禮義安在哉此三臣者小才私智祗足濟惡而象恭孔壬罪則滔天魍魎之與伍有比之不受者也伏望 皇上俯察臣言下在廷諸臣一議三臣是否改節汙行將時來仰庇三臣或俞其乞休或諭以洗心而亟斥洪憲以謝天下庶乎公道大明人心愉快臣犬馬區區不勝憤懣惟
聖明憐之士林幸甚天下幸甚

京察大公中外悚服乞洞察以扶世道以正人心疏

陳泰來 禮部員外 萬曆二十一年四月

臣切第十七年歷官四任目覩京察自丁丑辛巳丁亥以暨今春凡四舉矣丁丑故相張居正以奪情故用幕客朱璉策借星變計吏籍制衆口楚人方逢時爲部考功郎劉世亨依違顧氣除異已如蔡文範習孔教等竝掛察籍公論寃之辛巳則居正威福已成王國光唯諾惟命考功郎中孫維清鄙人也與秦燿謀禁錮建言之臣遂以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艾穆鄒元標五賢附名察籍今輔臣趙志皐亦以不及論而南中何寛李巳爲政今輔臣張位撫臣趙世卿與馬公論寃之丁亥則臺省楊廷相馬允登側媚當路誣陷善類御史王國面折之其說不盡行而尚書楊巍自許摸稜考功郎徐一檟主調停之畫薰蕕竝容涇渭失辨多去庸庸者至拾遺何起鳴倖免張正鵠枉黜公論寃之未有旁咨博採覈實稱情邪諂畫屏貪墨必汰倚水山以立消營兔窟而終獲機穽無所肆毒揶揄爲之喪膽如今春之事也命下之日朝紳

相傳以爲至公主明無枉無縱靡不欽服甚者謂部院能任事内閣不侵權 皇上御極以來獨見玆舉徵臣二人二十口豈能傳會頃者庶僚拾遺下部覆議虞淳熙素擅才名楊于庭西功未叙袁黄方贊東師該部酌量品評盖有深意然亦取自上裁未嘗槩擬留用科臣劉道隆據形糾摘遂蒙嚴旨詰問閣臣駕言于聖怒議者扼腕而不平此其故何也郎中趙南星前以論劾吳時來忤今元輔王錫爵意引疾而歸不知元輔此來亦有疑其于大計者因云云厭里門生自知掛議實以天望之南星在事不臣躬房不謁私第所論黜陟如蘇酇徐泰時殷都丑前堂李劂策皆枌榆瓜葛不無刺心而郝瀛胡汝寧蔡系周梗梗楊四知樊玉衡張應登諸人豢養有年帷蓋無地意者甘心南星久矣道隆之疏上而專權結黨之説于奇貨在前投袂而起詎可動稱上意以塗人耳目也夫進退予奪之權在 皇上操而委之吏部斟酌以請是 皇上所獨操而吏部不得專也黨之一字自古小人以羅織君子而其究至空人之國淸明之

世安得有此言也權在吏部自關職掌如閣臣思攬
部權意欲何爲以燕僚二三議留指爲結黨則閣臣
票留京堂亦復有黨耶兩京臺省糾拾京堂二十二
人而留用者六人劉虞夔爲元輔辛未取士而李尚
思者兩次輔同年也豈曰無情人亦有口尚書孫鑨
割渭陽之恩于呂胤昌趙南星忍秦晉之好于王三
餘是誠難事臣竊考南北糾拾京堂四疏北則中州
齊右關陝無人焉南則兩淮江右無人焉當事臺省
明目張膽然誰無桑梓之誼也奈何以該部不狥權
勢不私親故而衆以專權結黨之名也外議悠悠至
謂孫尚書抗禮不避趙南星爲郭實議言兩次輔亦
銜之揣摩如眞寧非藥石陷尚元輔昔年家食見辛
巳夫計憤激吞嗟兩次輔身在察籍慷慨義命豈不
謂閣光維清希合權相者耶而何以怪該部今日之
守法也必無是理夫除奸袪妬之功未償而以怜木
爲過割情損愛之義不稱而以評品爲私科臣或有
獨見閣臣得無微指也近者科臣楊廷蘭糾及年例
前此臺臣李楠糾及吞訪言官論事亦何顧忌識者

言謂該部素失閣臣之懽此時言者總出無心迹嘗
愼惜是則臣之平心觀理而未敢苛責於三臣也夫
部權歸閣臣自高拱兼攝部事張居正專擅國政尚
書除張瀚嚴清而外選郎除孫鑛陳有年而外奔走
請教一二稟承濫觴于楊巍而掃地于劉希孟謝廷
寀尚書宋纁稍欲挽回因郭實一疏覆處秦燿諸人
故相不堪借劉潤事齮齕之鬱悒以死尚書陸光祖
文選郎王教考功郎鄒觀光矢志澄清閣臣王家屏
虛懷以聽朝論避之乃由故相授意于內璫張誠田
義欲阻諸臣進用之路身雖還里機伏垣墻胡汝寧
力攻王教不行而饒伸萬國欽推用致王教棄陸光
倉卒削籍鄒觀光甫調司不旋踵而以讒言去聞王
教邦內璫請託觀光覲察精明內外憚之賢者不容
薦紳飲恨今日復借拾遺處分致激聖怒即昨年之
故智是內璫與閣臣表裏而 皇上未之察也夫內
璫既與閣臣表裏而言官適投其機由此以箝縛該
部而該部萬一不克堅定亦爲所用則專權結黨之
勢成信如有明旨所指者矣即遡者推陞年例科臣

作江許弘綱內陪銓臣劉鄕外補該部據資俸參差
許品寔合輿論旣而許弘綱力辭內轉厤溶聞乞補
外克讓避嫌自是美事然弘綱遑猷讜議表表兵垣
況資俸自應內陪人多其讓而該部不宜聽厤溶以
壬辰春授選事執法不阿非碌碌者留內何嫌亟于
自明而更見排擠此二事者若該部始慮不詳卽是
昔年張養蒙呂坤之事令人氣短而今以處置得宜
紛詭反集 皇上寬令日乞外諸疏恐復生疑而該
部未嘗誤也此亦非臣一人之私言也臣小臣也非

敢越俎而言不識避諱竊念束髮爲郎旁觀時事其
間淸濁屢更淸日常少濁日常多江陵以丁丑始濁
凡六年而壬癸之際一淸甲申以後俱濁凡八年而
辛壬之際再淸今日督過該部裁抑司官南星去而
王顯仁蓋國士馮養志之徒進彼皆以貨取者也將
來必挚權以阿閣臣而後爲不專權必植黨以附閣
臣而後爲不結黨傷老成持正之心隳賢者勵精之
志宵人坐觀其報復懦夫怯避于擔當詖風漸長正
氣潛銷忠直不麾而去佞于不招而來惜乎二釁之

蕩平復河之潰決靜言思之可爲太息方今海內積
敝疆埸多警所幸朝政淸明根本未撥若借人言以
撓衡鑑倡邪議以網善良有如臣前所過慮而太息
者此世道治亂之關人心忠佞之界不可不深辨也
伏願 皇上核計典之大公燭糾摘之微指枉負者
必雪巧中者自慚豈俟臣言之畢哉

銓臣秉公計吏大臣挾私中傷乞賜分別去留以快輿論疏　賈巖戶部主事萬曆二十一年四月

臣於本年二月二十八日接得邸報見刑科右給事中劉道隆一本為黜幽大典議留未當懇乞　聖明勑諭當事諸臣去成心從公論亟斥匪人以清仕路事奉　聖旨科道公同糾拾因何一箇不動吏部官這等專權結黨著回將話來欽此復於三月初四日接得邸報見吏部具覆前事奉　聖旨這回話本還不認罪明是吏部專權堂上官罰俸三箇月該司郎中降三級調外任虞淳熙等都着革職閒住劉道隆論劾如何含糊不指名也罰俸二箇月欽此臣讀之不勝驚駭夫今春職計事者非考功司郎中趙南星乎臣與南星素未相習第其風節著聞人所共知京察公明人所共服惟是二三糾拾議留亦不過據各堂官兼采公論的無成心焉敢專擅況業已奉旨俞允祗以執法太嚴不畏強禦取罪閣臣積恨乘機致激上怒外廷人人稱屈臣敢默無一言謹述南星考察之由與其所以得罪關遐者據實為我　皇上陳之往時京察考功司先具揭送閣請教聽其去留謂之閣揭然後具疏上請元輔錫爵星馳詣闕專為主張考察不意南星抗直徑疏以聞元輔愛憎毫無所施已用切齒及睹南星考察疏如原任大理寺丞穉鄭乃錫爵同郡至親也而以貪去原任御史蔡系周赫瀛原任給事胡汝寧苗朝陽乃錫爵爪牙鷹犬也而以不謹不及去檢討王肯堂郎中殷都乃錫爵通家心腹也而以浮躁去原任上林署丞趙志淑非趙志皐之親弟乎給事胡汝寧御史樊玉衡又非張位之莫逆故[illegible]而皆以考察去於是互相同心共憤嫉南星如讐恨不能即逞但屈於公論莫可誰何劉道隆窺伺上疏適投奸計遂行票擬降調夫使南星而果專權結黨則莫如專意相門交結近侍以為保祿固位之計胡為乎必剪其愛而犯其鋒且其最執法者以科臣王三餘為南星之親家而不免以同官呂胤昌為冢宰之甥而不免果專權乎果結黨乎如此任事任怨而得重譴何以服人心作士氣日來大小臣工憂心忡忡議論洶洶非私一南星誠懼密勿

蒙蔽有以傷 陛下知人之明將使忠良解體而國
事非也臣愚以爲若南星者可留也然臣更有請焉
皇上所以寵眷錫爵有加無已者得無以其忠 皇
上而有功於國家乎臣則見其欺不見其忠見其罪
不見其功如往歲相業盡壞生平近日舉動益更狠
狽密揭誤王猶然外矜其功虛牘乞休實則內固其
寵載觀其後先陳疏一則曰瀝濯肝肺一則曰積荷
恩眷若爲忠懇人亦有信之者乃今肝肺未濯而反
生惡心恩眷未酬而先敗乃事錫爵果何忠何功而
陛下過寵之哉次輔志皐位伴食摸稜寸籌莫展品
格相同位猶猜忌始援故相驟列貳揆昨歲起家沿
途受賄至輔城一疏朝士非之外人謂票擬位意居
多或非浪語前此會聞其越俎而代庖今又見其以
翼而附虎專權結黨莫此爲甚臣愚以爲若三相者
可戒也至于劉道隆承望風旨叅制銓曹首作政府
鷹犬吾不知其何面目而載天履地也臣又以爲若
道隆者可罷也臣一介寒士叨竊進取無德於趙南
星亦無讐於三相惟以賢奸不兩立消長基安危伏
望 皇上俯鑒愚悃收回成命將趙南星照舊供職
以風庶僚將劉道隆亟行罷斥以警官邪仍申飭王
錫爵等各捐私憤平心輔政無得授意言官排擊忠
良斯朝政一清威暢四夷無煩遣調而太平指麾定
矣倘以臣言爲謬請 皇上臨軒召三相面質有半
語可塞臣口臣死不憾臣無任激切悚仄待命之至

寅叅 不允

感時憤病不能趨命供職疏

史孟麟 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

臣自萬曆十七年與吏部郎中趙南星先後論黃洪憲與時來忤今元輔王錫爵自罷家居無復世想至二十年春荷蒙 聖恩起 臣與南星原職值次輔趙志皐張位國是二疏關係職掌言路 臣復與南星具疏爭論 臣思 皇上御極二十餘年自張居正交通馮保擅作威權奔走百僚勢傾人主嗣後閣臣踵其舊弊視為固然故 皇上以進退人才之柄付吏部而閣臣即假吏部進退之柄用所私而屏所惡 皇上以激揚清濁之權付科道而閣臣即假科道激揚之權援所愛而擊所憎故二時部臣若池浴德孫維清劉希孟徐一檟董甘心厮僕臺省諸臣若陳三謨朱璉賀一桂蔡系周胡汝寧林祖述輩願為爪牙舉朝但知有閣臣而不知有 皇上閣臣有過歸之 皇上 皇上有善歸之閣臣蓋已成前代宰相專權之勢非復我 太祖罷中書省設立六部之初心矣 臣與南星私相砥礪務以 皇上為心以國家為念以進賢退不肖為職備位以來臣碌碌無補而南星京察至公數十年來所僅見故以冢宰之甥焉而與以巳之姻婭焉而與以輔臣之昆弟葭孚桃李焉而與內不庇私親外不畏權勢人心快服視為勸懲 臣竊以為廷臣奉職盡如南星則天下可指日治矣適給事中劉道隆過求細事竟從降謫廷臣皆知出自閣臣而閣臣則專托之 皇上 臣伏而思之 臣之竭誠報國不及南星而臣之觸忤當事則不後于南星復陞為吏科都給事中則論官為言官表率論職與吏部表裏欲以公道勵部臣而相勉以盡職則盡職者斥將聽部臣之為劉希孟徐一檟也者而畧不加省非 臣昭明公道之初心欲以正論勵言官而相戒以投時則援時者行將聽言官之為蔡系周胡汝寧也者而恬不為怪則非臣維持正論之本意展轉思維殷憂成疾數日以來食飲俱廢矣且輔臣王錫爵趙志皐張位當張居正時恨其專權流毒正人或至掛冠或于討典及今同時在閣而乃襲居正之故智以排陷南星尚何望于後日又位與前大學士申

時行不合衆謗而歸趙南星不顧觸忌披衷暴白及身爲閣臣乃以一言不合而遂忍甘心尚何望于他人 臣竊思之閣臣收攬威權之勢決不可回銓臣臺省望風承旨之習決不可挽 今皇上孤立于上一二忠直之臣扼腕于下決不能自明國家理亂世道安危所係非小念言及此五内如焚積憂成病因病增憂憂病相尋莫可救藥尚安能強起靦顔稱朝廷諫諍耳目之首臣故 臣又伏讀 聖旨以專權結黨責趙南星夫專權者與天子爭權故惟中官宰相有之正臣前所甚懼者而黨之一字則前代奸邪害君子之名如曹節王甫章惇蔡京輩故事非聖世所宜言非今日閣臣所宜有必若以同道之朋爲黨則觸忤相同意見相合無如 臣與南星必欲去朝廷之公黨以成輔臣之私黨則南星既斥 臣亦不得獨留 皇上若以黨罪臣則置之重辟投之要荒亦所甘心庶可藉此以仰對 祖在天之靈倘或察 臣愚戇憫 臣多病容 臣回籍調理則聖恩浩蕩 臣愚幸甚伏望 臣去之後勑下臺省毋以 臣等爲鑒甘心爲蔡京周胡汝寧朱璉諸人附閣臣以害忠良而欺 皇上勑下吏部諸司毋以南星等爲鑒甘心於劉希孟徐一檟諸人趨閣臣以引非類而失人心勑下内閣毋以張居正爲法侵事權壞言路以爲專權誤國之地則 臣卽在山林草澤之中猶將游乎黃唐虞夏之世矣宗社幸甚 臣愚不勝幸甚

[illegible]

乞邪官巧迎當路陰中受事銓臣疏

張納陛 禮部主事 萬曆二十一年

臣竊思之國家之大權有三曰內閣曰銓曹曰臺諫內閣者無專任有獨權預制是非予奪而與天下公者也銓臣者採天下是非以予奪天下者也臺諫者持天下公是公非而贊予奪於銓曹者也乃銓衡之予奪而以偏狥閣臣則恩歸私室怨歸朝廷而黨奸干進之奬立生臺諫之是非而以陰附閣臣則諂諛者進直躬者退而世進盛衰之機立見不可不辨也今劉道隆之恭論銓臣趙南星之降調外任雖云出糾摘之事一部屬之官而其所係於世道豈細哉皇上深居九重但見彈文之上列票擬之內降而已而人不能不致疑於相臣痛恨於邪臣則其故甚詳有難遽悉者而姑且為 皇上陳之夫元輔王錫爵馳傳來都適瀕計典或以為其來無他第前日在朝與去相申時行素所頤指氣使諸人穢迹敗露計不免於京察而意欲庇之故藉口冊立星駕趲遑冀為掩社之勢以安狐鼠之心冤親荷我或者其隱衷也徇如果為冊立則前之擬論何為後之挽回何在識者已深疑矣比見考功司郎中趙南星堅不可撓遂稱不與大察之說思附休休有容之名而中或不堪亦有以為次輔張位因會推相忤之嫌私怨南星從旁慫慂者蓋久思乘間而一發矣孰意銓臣之考察甚公未嘗示隙故論于冢宰考功之身則以呂胤昌之甥焉而與王三余之姻婭焉而與論于前後閣臣之身則赫瀛林祖述楊四知之鷹犬焉而與胡汝寧苗朝陽楊文舉之厮僕焉而與徐泰時之金穴焉而與柯梃袁憲文之桃李焉而與稽郡之幕客焉而與[illegible]所指擊視為切心之痛而情迫于至私義迫于至公欲亡報我焉而無端欲亡甘心焉而不可得前此則已有李楠先發之疏示伐謀持隙之機矣而南星之教守自堅屹然如故知今日之事已胚胎醞釀之有素也夫庶僚未有拾遺者有之自丁亥始則楊廷相之糾張正鵠也而用以取媚于時宰拾遺未有下部者有之自今歲始則劉弘忠之示異于銓臣也而遂乃流毒于正類蓋士忠明見公論在銓臣自愧不敢

又邪正是非之間往往抵牾或思所以妨其美而逆料虞淳熙之爲人辨博負名冢宰亦云許可楊于庭之在事西夏叙績司馬必爲保留且爲銓臣與察者已多故復及之因而相激使其見而必留則以口實自明爲陷穽以待銓臣而銓臣不悟也至劉道隆之疏上而專權結黨之旨下如果爲專權則部之覆疏自聽于朝廷票擬自由于內閣誰得專之且部議所云議留在虞楊議去在袁黃明旨所定虞楊固宜留袁黃亦不去此見黜陟大權自能獨攬何嘗下俾銓臣而得專乎若果以楊虞之留爲結黨則票留袁黃亦豈黨之耶以袁黃在事而當留則楊于庭事成之後獨不當留耶夫假票擬之權而修睚眦之怨者乃不謂之專而以一二覆留者爲專排骨鯁之臣以徇權門之客者乃不謂之黨而以留一二庶僚者爲黨況銓臣之意正欲去人之黨而反蒙結黨之名因抗人之權而遂坐專權之責此二臣所未解也又聞嚴旨既下凡在列諸臣多詣元輔之門力求挽回彼言處一正郎何人不平如此則已知公論之有在矣而又篤言

旨發會極門已復令人追還上揭揉解則亦明示其有回天之力矣迨遲至二三日而旨下原如大輔二臣所票豈夙怨未銷而前言皆飾說乎顯示威福之權陰肆傾排之術善必歸己過則歸君但欲人之畏其威不應人之窺其隱也且近時諸臣于犯宸衷時觸忌諱尚蒙寬宥之恩而稍稍千貴幸反得借君權以僇辱之臣恐自南星獲罪之後寧復有人肯爲皇上任事者卽有之寧有一日安其位者卽能安其位寧無望風承旨自塗面目甘爲犬鼠借貲中傷如劉道隆者於是大奸之黨日固而難拔陰制之權日驕而難挽二臣且不憂三臣庶僚之爲黨而憂銓部之能擅權已然二臣尤有深慮焉臺諫之是非係天下之公論而二二時意向稍殊趨違頓異惡可不慎且往時附熱之輩見一二正人見一二善士必羣起而攻之若李開春之叅姜士昌趙南星管九皐之叅許孚遠林祖述之叅饒伸唐堯欽之叅沈思孝陳與郊之叅薛敷教後乃身名俱喪狐鼠難容卽幸免全蒙世大詬此可爲炯鑒矣而道隆尚且不悟徒效李開春以汗諸臣

故事為赫瀛等仇使今日相臣復蹈往時故轍豈不
為宗社深憂耶臣願 皇上以至公之心責輔臣以
至虛之心待天下則知往時趨附之臣反為盛德之
累而今日之相忤者未必非忠即不難薄宥而委心
可也臣臆無留言他不復慮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拾喙數人無一語實此時光景真是涇渭不
分

己以輔臣晚節不終黨護同事乞戒飭以杜奸萌疏
[illegible]
臣按洪學士張位始不阿附奪情忤張居正以去繼
以不阿附壽宮忤申時行以去先後諸臣交章舉薦
皇上拔之草莽起用畀之腹心之地遭遇不偶肩負
非輕竊意其必有非常之為以稱塞隆眷且元輔王
錫爵趨命還朝慨悼昔非欲圖今是以淺衷狹量忤
物不以為己責以洗濯肺肝宣布公誠為己任位起
注乎為錫爵所敬信正宜同寅協恭忠告善道以共

贊成 皇上蕩蕩平平之治庶乎其可也夫何位自
受職以來志滿于宦成戒弛于在得不思忠誠體國
專務收攬威權如定國是振紀綱一疏其名豈不甚
美至究其所謂定國是者不過欲盡錮天下之公所
謂振紀綱者不過欲恣行一己之私而已比見吏部
具覆不遂所請位猶剛愎自用徑行票發及見科臣
史孟麟參駁折以大義位始逡巡雌伏暫為停寢乃
其處心積慮甘心于一逞矣頃者科臣劉道隆指摘

是今春大計吏部尚書孫鑨考功司郎中趙南星不以甥舅故私呂胤昌不以婚姻故私王三餘不以當軸故私苗朝陽赫瀛等所爲培植人心維持世道者厥功甚大奈何錫爵不公爲位所誤而因以誤 皇上也嗟嗟此何時也東宮未定禍變萬端位既不能出身擔當更不能步兄議論朝危于岌岌彼安于泄泄旁觀坐視斯已厚顏亦獨何心抗任事者之氣而開天下讒諂之門釀宗社無窮之患乎說者以元輔錫爵毋沮以旬欲輔志卑年已七十位家無老親年方強壯後來決用必及位故錫爵之于位潛有所委重而廷臣之于位默有所逢迎若不及今銷其萌芽豈恐異日位之作威作福不在居正之下而其飾詩書文奸言又出時行之上也臣居常于位仰之不啻山斗正望其爲帝臣爲王佐文之亦爲韓范富歐一旦見其頓失故步且惜且嘆願其向慕初心猶然未已庶幾萬一聞過而善改願 皇上亟爲戒飭使位能痛悔前郄所以報効 皇上君臣朋友要歸于

成所令居正含笑于黃泉時行竊菲于綠野而陳與郊蔡京周之徒紛紛接踵其于國家詎曰小補之哉

責人者重以周責己者輕以約安在其君子耶

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

高攀龍（行人 萬曆二十一年十一月）

臣觀從古以來君子小人迭爲消長而治亂亦若循環然漢臣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自昔治亂相尋不出乎此聖人爲戒必重于消長之際臣于今日蓋有深憂焉自去冬奉差迄今復命中間不及期年伏見朝廷之上善類擯斥幾至一空大臣則孫鑨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斥矣近李禎曾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司孟化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黜矣臣惟天地生才實難國家待人甚急屢斥如此後將焉繼語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前進者愈益凋零後來者不相接續徒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常人有爲善之心而中疑小人有爲惡之志而愈決世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 皇上朝講久輟羣臣不得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云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今諸臣罷斥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已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臣伏思之 皇上深居禁內亦曾有以諸臣之賢否言于 皇上者乎 皇上乎諸臣亦常一思其所以得罪之故乎果以爲皆出乎聖怒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亦未忤 皇上之旨何以皆至罷斥即使批鱗逆耳如董基等其人皇上已即收錄顯用何獨于諸臣不然臣誠有不能不深憂于其間矣臣恐 皇上有祛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得行其媢嫉之私 皇上有容言之盛心而臣下反遺 皇上以拒諫之誚傳之四海垂諸史冊其爲聖德累不小也伏願 皇上深賜省察思諸臣所得罪果不蕙而貴法不公而枉法聽朝廷之職業乎抑秉道而嫉邪執方而格俗數多口之怨惡乎其人眞無負國家其去何以允協輿論彼讒說殄行每行于不識不知之中必聖明朗然常懸于人情物態之表臣愚不勝至望至于輔臣王錫爵等迹其自待若愈于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以異于五十步視百步臣不敢毫舉即如諸臣之罷斥果以爲當然歟則是非邪正洞然以能辨之何忍自蔽衆棄之浸恣

是使[illegible]則深知隱情者誰出輔臣之右何恐
坐成　皇上之過寀得非間有揭救者特外迫于公
議而姑爲觀聽之美乎更有不可知者實內洩其私
憤而利于斥逐之盡乎臣又不能不深疑其間矣臣
恐輔臣聲音笑貌之間雖云開誠布公之意而精神
心術之隱實不勝其作好作惡之私故大權潛用善
類坐空其爲聖治之累不小也伏願　皇上諭輔臣
深自省察正大光明純乎爲國之忠耶抑隱伏回互
專于謀身之私耶其眞僞不能逃于虛靈之獨知則

是非不能掩於天下之指視與其自私用智致心勞
而日拙孰若太公順應使心逸而日休臣愚不勝至
望抑臣復有憂爲君子小人貞勝之機間不容髮故
小人稍長則君子立消即一年之中劉道隆不已而
爲許子偉許子偉不已而爲鄭材楊應宿至材與宿
而猖獗益甚假似是之義理亂天下之眞是非乘小
人之邪謀攻一時之君子應宿復借不附吏部之名
致其阿狥閣臣之實反謂近日一種小人專以抗閣
臣爲風識附吏部爲得計其爲讒愈佞其爲害愈深

臣不暇深論但願應宿平心而觀若吏部楊巍李尚
思徐一檟宋來遠謝廷寀其人天下莫不快其去而
誰惜之乎若論部臣如禮部郎中姜鏡天下莫不獨
其奸而誰與之乎若輔臣泰交一疏天下莫不嘉其
意而誰議之乎是是非非人心不死世將誰欺而應
宿爲此讒說也臣恐此說一倡不惟足以箝制人口
上之惧　皇上益不信言者中之惧輔臣益不知其
非下之惧一時無識者皆附和以爲固然小人聞之
而喜君子聞之而懼浸漬醞釀其害正之深謀輔臣

勿喜其迎承之厚意亟加顯斥以儆陰邪臣愚不勝
至望此係君子小人貞勝之會世道升降之機臣恐
不勝私慮過計故敢竭其鄙見微誠使毫髮有裨
聖明之朝小臣甘伏妄言之罪臣無任屏息待命之
至

排擊閣臣以標風力真是時習氣[illegible]

正人多所與論共惜乞順輿情以公用舍疏
逯中立 吏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
臣惟朝廷有用舍之權而天下有是非之公用舍合
于公則人服而議論自息用舍不合于公則人不服
而議論日滋故曰王道本乎人情自古未有上下異
指大小臣異心邪正倒置衆論沸騰而可以言治者
臣竊觀近來諸臣相繼而罷者率多砥行好修守正不
阿之士如郎中譚一召疏中所云得罪者六十餘人
臣不敢謂其晰然君子然而爲君子者多也而偶以
言事直言觸忤遂令其牢落下僚跧伏田間壯志紲
而不伸蘊而未竟此臣等所以深爲諸臣惜也方今
中外多故若無任事之人而令被斥諸臣雖位有崇
卑才有偏全皆國家所作養生平所砥礪令不使之
爲公家用而反令藉之以成其私名致感時者有伶
才之嘆司銓者有乏人之憂此臣等所以深爲世道
惜也夫諸臣有以爭國是而去者有以詆輔臣而去
者又有以申救株連疑及輔臣而去者 陛下怒言
者[illegible]輔臣王錫爵之自解亦因主上
親筆臣謂所罷者非正人也則斷自宸衷閣主上去
邪之明卽擬自閣臣正大臣爲國之忠若所罷者果
正人也出于閣臣之稟擬而有心斥逐者爲妬賢出
于主上之裁決而不能匡救者爲竊位彼職密勿膺
隆眷不補牘力諍而坐視忠良屏棄讒佞鴟張雖聞
有揭救然而謂臣之擯斥者如故也大臣以人事君
之道恐不如是故所以深爲輔臣惜也今 陛下欲
安輔臣則罷言者言者罷而論者愈多論者多而輔
臣益不自安卽如高攀龍一疏惓惓爲國惜才卽部
院大臣亦許其忠矣中外諸臣亦多爲之申解矣孫
繼有譚一召之疏不無過激而扶正抑邪之言不無
可採 陛下重罰二臣以謝輔臣二臣罰而輔臣能
自安乎臣聞防口甚於防川聖如堯舜猶察邇言而
用之況泰交一疏輔臣不以淹棄請于 陛下以忘
脅託輔臣則何不行輔臣之言從中外臣工之請明
諭吏部於先後廢謫諸臣隨才錄用更望 皇上盡
捐成心以示大臣蓋司銓大臣簡用方新又當 聖
明在御爲幾親裁必不敢植私黨以負任使而諸臣

懲創於久棄感激於新命其願忘圖報者必多也夫留都銓卿以沈鯉推而不用昨尚寶司司丞以李懋檜補而不允皆正人君子而 陛下必欲終棄之乎朱劉器之曰愛惜人才是自爲社稷計程顥曰朝廷不失士舉錯議論何由而沸騰則收拾人心莫急于此矣然臣又有言焉鄒元標慷慨大節海內屬目而不能一日立于朝夫以 陛下寬仁獨不能容一直臣乎以輔臣見知于主獨不能爲國用一直臣乎端人短氣正士結舌清明之朝不宜有此輔臣不思極力叩 闕仰回天聽以收氏譽而樹令名而徒忿果口之呶呶以歸過于君父此臣所以久激于中而不容默默也臣一芥草茅叅 皇上拔寘吏垣感時效愚罔知忌諱伏惟 聖明裁納

懇乞聖明叅重臣工共泯乖爭以回元氣疏

甘士价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

臣待罪西臺伏覩昨歲議論煩興聚訟無已浸淫以至歲終羣臣猶爲不平之鳴 皇上頓生不測之怒俄而聖怒一解元旦陰風旋霽天人感召之際豈偶然哉盖乖爭之氣至昨歲極矣蕩蕩平平之道亦既斲喪無餘矣比風不息流毒縉紳貽害國家莫知底止況今內而道殣相望外而倭虜交訌識者咸謂年來乖氣有以致之是安可不爲寒心也臣竊幸際解網之仁洽和風更始之會用是謬陳一得仰贊休明大都懲于昨歲之病根期以挽回今日之元氣其說有四曰君相之情意宜通也閣部之猜嫌宜泯也善類之意氣宜平也臺省之公論宜存也臣請得竟其說夫朝廷一日萬幾所賴以同心輔政惟是二三元老故上下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自古記之今 皇上經年靜攝與二三宰輔相見無幾形迹日隔情意潤疎縱有惓惓補衮之心豈能盡陳之筆劄在廷諸臣仰覩九閽萬里欲叩無繇將政得失不得不厚望

于宰輔望之不愜則生猜疑之不已則茲議以致曉
曉之日下咎輔臣上于聖怒職此之由計玆春和景
明聖躬必衾康勝臣敢首乞　皇上早夜勵精仍親
朝講若今重災去處作何安撫東倭北虜作何防禦
凡用人行政之大者不時引見輔臣面相商確以聽
處分務要至當一切章奏請勿留中言聽計從志同
道合如是則中外將仰頌　皇上聖明與輔臣賢勞
之不暇又安所庸其疑議此臣所謂君相之情意宜
通也夫內閣銓部皆百僚所觀望事體亦最相關

淑猜疑易生嫌隙故昨歲紛紛之議多起于閣部異
同之嫌是此者不知彼之未必盡非非彼者不知此
之未必盡是相搆相傾幾分兩黨是何景象嗟嗟士
風日壞時事日非位在具瞻誰爲表率今閣部大臣
於此疑根業已勘破嗣後懇各以天下國家之心處
天下國家之事盡釋夙嫌務存大體如人才用舍但
有關係者不妨披露肝膈虛心計議要以是非付之
輿論事體歸之朝廷邪正不淆可否相濟彼旁觀者
卽欲交通構搆亦自無隙可乘蓋未有大臣和于上

而羣臣不和于下者此臣所謂閣部之猜嫌宜泯也
夫君子小人不能竝立從古而然顧君子之待小人
恒疎而小人之伺君子恒密所貴乎其心以處之修
其本以勝之耳頻年以來淸議太重士夫矜惜名義
之念甚于惜其官故或矯枉過正持論失平往往亦
激而多事其究也善類不勝而國體亦傷則賢智者
亦與有過焉臣　謂諸臣中願爲正人君子者亦當念
聚訟之傷體防意見之易偏果有大是非大利害然
後明目張膽力持國是此外似宜稍存渾厚勿露鋒

鋩第持與人爲善之心寧留有餘不盡之意倘識見
不合何必盡同卽眞是有歸無求必勝久之公論自
定國是自明奸人不得借口擠排而賢人君子亦何
至立于多凶多懼之地蓋愛其身亦所以愛天下國
家此臣所謂善類之意氣宜平也夫賢路過塞最關
理亂閱古之明君導人使言未聞禁人使不敢言而
臺省又公論所自出者往時過有建言獲罪之臣果
爲公論共于臺省得抗章論救之猶萬一　聖明採
納併從寬宥不然而公論亦賴是以存耳乃二三年

來不之寛而益重其譴既禁人不敢言又禁人不敢救此等舉動甚非所望于清朝即　皇上初年亦未之有也夫防人之口甚于防川恐公論不明而貴擾者愈衆　皇上忍一一錮之乎臣願　聖度天寛至仁春育自後凡建言在部或科道抗疏申救者皆曲賜優容俯從寛處上以防壅蔽下以杜煩嚚只在皇上一轉移間耳如近日元輔疏稱言官重而出位之風即息讜論容而妄言之氣即沮尤爲確論此臣所謂臺省之公論宜存也凡此四端臣蓋有感于年來議論之多寔生此今時當獻歳陽德方亨願我皇上廓此臣工同歸雅道庶幾潛消災異復覩蕩平輙敢冒昧直陳其在瞽之見伏望　聖明少加省覽敕傷舉行世道幸甚臣愚幸甚

丘氏之言忌私……當著稱……

私印安常爾

東林病在偏執一味自以爲是……

……

直陳時政以新聖覽疏

平湖門求去矣司空逯中立　吏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五月

須該吏部以會推閣臣之故上干聖怒嚴旨切責降處司官旋以言者申救斥爲編摭朝論惜之臣言官也誼不能默默無言臣惟念陛下念閣務煩劇簡任輔臣不即斷自宸衷而先付之廷推以示公也銓臣博訪旁搜列名上請公論采之盈庭可否決于聖斷不敢專也不敢私也且威福者朝廷之權也該部亦不得而專也予奪者君上之恩也該部亦不得而市也以今聖明在上清議在下豈時臣工非至愚不肖誰敢罔上行私自速罪戾而況郎中顧憲成砥行好修往以直言獲譴蒙陛下起自謫籍而用之矣司銓未久復以謫去士紳相顧咨嗟謂憲成以直道被斥而陛下有不容直臣之名將何以勸任事之心鼓豪傑之氣乎夫用舍者國家之大政也銓臣者又用舍之人也邇者相繼屏去不竟其用孫鑨去矣陳有年杜門求去矣司空之署削籍而去者至再至三矣而憲成又繼之前者將竭後者不續人才凋謝可爲

寒心語曰察察不可為容容多後福臣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也者則不能一日為太宰非如徐一檟謝廷寀劉希孟者則不能一日為部臣臧否混淆舉錯倒置將使黜陟重典為權門供愛憎銓衡重地為私門樹桃李天下不知有是非人心不知有勸懲風靡波流莫究所終矣大抵近年以來君臣道隔上下異心上所謂可而下未必是也下所謂可而上未必是也用舍一憑喜怒斥罰幾于無章公議壅閼煩言滋起臣謂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興之漸正在于此故願 陛下之深慮之也然臣又有言焉會推閣臣非自十九年始也 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員而張治李本二臣用即今元輔王錫爵之入閣亦會推也蓋特簡與廷推 祖宗並行已久而要之廷推必諧于僉議特簡或由于私援故舜舉皐陶舉伊尹而必曰選于眾今輔臣趙志皐等不稽故典不惟違國妄為牽引熒激聖怒即揭救數語譬之強笑而神不偕來欲以動聽難矣方今疆埸交聳公私耗竭而敷激思亂者又十室而九空識者抱厝火積薪之憂所

[illegible]以回氣化而收人心而今時事至此可以長嘆臣職可獻納胃昧塵瀆非為銓司惜一郎官也為國家惜人才也為國家惜政體也亦願廟堂之上共捐成心而至為國體人才惜也

十〇重望重臣橫遭汙辱乞聖斷以定人心疏

朱吾弼 南京廣東道御史 萬曆二十八年七月

臣等竊謂省直邊方之設巡撫用以表鎮將吏惠綏中外所稱天下之重臣是已若山西巡撫之有魏允貞則能文武爲憲廉正不阿所稱天下重望之重臣是已重臣重則朝廷重重臣輕則朝廷輕矧重望之重臣尤中外所倚以安危理亂其繫朝廷之重輕又非尋常僅就體面論者以山西之內拱神京外鄰醜虜得清介端方如撫臣魏允貞彈壓其地羣吏寒心

[illegible]

債帥落魄窮堠安堵塞馬絕塵七年之拮据[illegible]道三生之砥礪士論傾恐奈何惡璫孫朝者敢於無忌挾私逞忿妄加汙衊顛倒是非熒惑聖聽不顧皇上之重臣輒放言欲食其肉寢處其皮無天無地無法無君弁髦國體長此安窮臣等得報覩此巨狐黠鼠假憑城社公然喜號于聖明之世切齒傷心亟思露章劾之幸蒙旨下該部院杂看臣等私意皇上必素亮允貞正直清白姑付公論于部院令朝亦知公論有在自部院覆奏公論已定迄今猶未奉旨中外臣民大駭豈其淵謨誠非臣等所能管窺亦豈謂部院疏中所云允貞禀性太剛任事太執待人太峻之說若自取朝之汙辱然乎寧知折剛而柔不執而隨去峻而卑卑惟順朝等所爲任其魚肉吾民一味調停以逢迎爲悅皇上焉用此巡撫爲哉臣等相顧錯愕竊訝此舉關于國體世道匪細蓋四出中使前此之恣貪殘尚憚撫臣得議其後天下人民前此之被荼毒尚恃巡按維持其間今孫朝如此汙辱允貞皇上明知公論於朝不加責於允貞不賜

疏鈔 國是 [illegible]

慰留恐是非無兩可邪正不竝立允貞必不能苟同孫朝之留而決于求去部院大臣亦必不能坐視允貞之去而安然就列將正直解體宵壬得志中使無所忌憚以播惡人民盡無賴以爲生斂怨于閭閻者日深釀禍于國家者日劇揭竿一呼荷戈四集臣等私憂過計此勢所必至皇上縱不爲國體惜而于世道可無慮乎皇上慮及世道則私訐不宜偏信公論亟當兼收不待臣等詞之畢矣夫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舜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聞舜明目

達聰故共鯀驩兜不能逭秦二世偏聽趙高以成望
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
聽虞世基以致彭城之變往鑒不爽時事多虞
皇上何可以堯舜之智惑于趙高輩之奸也糾劾大
權外付之撫按內付之科道卽九卿方伯之尊不得
越俎朝以稅務之奉御敢干竊大權而侵之他日書
之史冊朝將置皇上爲何如主且朝之出也 皇
上原非擇賢而使不過黍機遣會通同原奏官得差
爲自利計其杖兇驛宦以肆虐壓稅銀以肆貪與網
羅乎民索取紬段瓊鐵兇狠黷貨種種不法致縣官
閉門乞休山西之人所共見共聞有如貞叅疏所不
能悉者臣皇上曾謂朝能勝任使乎夠食肉寢皮之
辱豈可輕加天子之重臣擾尅貪濫之汙豈可輕誣
剛方之廉士撫臣叅內臣內臣亦叅撫臣正人以邪
人爲邪邪人亦以正人爲邪朝廷之上幾爲訟府壞
國體拂人心莫此爲甚臣等謬叨言責共激公憤誼
不容默伏願皇上捐成心布公道賤貨貴德俯鑒
[illegible]爲斷[illegible]明旨重懲孫朝

之欺[illegible]使天下曉然知朝廷
有重臣非羣小所得間而重望之重臣羣朝自有公
論 皇上原自特知庶國法崇人心協萬萬年治平
肇是矣
所論極是可謂詞直氣壯

議朝端衆訟國是未明懇賜處分以平政體疏

曹于汴 吏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年四月

臣惟平天下者平其政而已平其政者平其心而已小臣不平則大臣懸衡鑑以平之大臣不能平則聖主奮乾剛以平之不則紛紜競鬬妨政事壞風俗何可長也頃者吏部郎中趙邦清連被糾彈叩閽疊辨叅及同部郎中鄧光祚侯執躬亦俱再辨到今迄無定議銓曹在在杜門臣職在察吏義難緘默謹採公論矢天日陳請於皇上之前夫邦清好剛使氣褊衷易發察察爲明操切而刻此其所短挺身任事嫌怨不辭杜絕餽遺皎皎自負此其所長取其長而併覆其短則百人而百不服彼原有意氣之偏誰能護之惜其短而併棄其長則邦清之腹可剖其心必不可服彼原是風力之硬誰能抑之今欲原其風力則飾取無不可欲裁其意氣雖懲創亦何妨一言而決耳該部院處分不蚤訐騰不確以致言者愈多辨者愈激揞及同署侵及堂官則邦清過矣然該部初覆邦清之疏則曰壁立萬仞權因邦清之訐則曰贓私

人命太多一人之身忽爽忽黜抑又過矣夫人情如沸以偏私定之是益火也以公評定之是投水也彼不能自平而又以不平平之豈不增之譁哉至于邦清叅光祚執躬若不啻禱杌而光祚執躬自道則無異曾史竝堵而立如隔山川對面而談不殊燕趙臣又不勝竊嘆蓋人各有長視人則不輕許而自視則一寸千尋人各有短自視則了不覺而視人則撮土如阜人情大抵然耳然以署中之人揭署中之隱當吏治敝墜之時有互相發覺之奏若謂盡屬烏有誰其信之爲國家清此治本光祚等何可無處但其事起于自辨之釁成于黨害之疑終是波及之人亦無深坐之理爲國家愼此釁端光祚等或當量擬耳抑臣因是猶有深慮焉方今天下一家比肩事主所當戮力同心不宜分別岐路乃邦清欲論則以爲有所黨害及邦清申辨人亦謂有所相比觀諸疏辭可以槩見臣之私心竊謂何必爾哉何方無君子何方無小人何搢紳之廷無賓客要在就人論人就事論事則必幾轉搜尋自分町畦今則因形及影終恐弄假

所員臣惟相激而相附互角而互抗迭乾而迭排局面偏而成心勝朋情重而主恩輕公事緩而私隙急或斥爲小人之黨而槩絕之且非棄瑕用瑜平情應物各盡其才之大度或不察其非小人之黨而槩絕之將使良臣重足善類解體漢之黨獄可興唐之清流蒙毒而國家之元氣耗矣豈不痛哉

亟定國是以一衆志疏

溫純 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三十年十月

國家所宜定者國是國是不定將上下日眩惑于疑似有無之言使有過應劣處外轉奸人得乘之以肆無稽之說而逐異己且使首相沈一貫不安于位久杜門而不出則今日之大可駭者臣辱言官之長不可不明言以剖羣疑而定國是孰應劣處御史于永清是也孰應外轉都給事中姚文蔚是也孰爲異己吏部諸郎之不聽改科參入多曰之日非永清是也

臣若仍默不言恐滿朝終不知國是終不定且永清之惡臣實縱之亦不能無罪蓋永清之按秦也括贖鍰至數萬會各道多缺亦望永清或改可免然永清則知而心畏之矣故當臣參廣東巡按顧龍楨卽倡衆疏救實急急以相左之迹庶幾臣避嫌而已亦可免既假勿予力郤湖廣若差今歲又預謀兩京學差臣難之而永清益畏乘詿順天差則力促馮應鳳參臣應鳳知其奸不應又向人曰馮御史欲參我止之矣向臣曰馮御史[illegible]差不遂成疾横肆鼓弄不惟臣

若應鳳亦苦矣又乘趙文炳推外則力激文炳曰目前還入年倒致鬱而疾死不惟 臣 若文炳亦苦矣又乘吏部尚書李戴引疾則肆言曰臣欲過吏部臣與戴爲三十年莫逆友見戴疾且無後對臣妻子垂淚對科道田大益等力言戴不可去而忍幸災又乘劉九經疏有十月南山之語不過書生期望老成則與文蔚共肆言曰秦人欲擠首相 臣 與首相同舟同憂四年矣相約以調和人情爲主而恐閩鄉人有擠首相之言耶且擠之欲何爲蓋二憾又有實欲擠之者矣在永清不過欲盡逐秦人多口之能考察己者而會文蔚推外之後迫欲從吏科以轉京堂乃求之不遂遂兩相倚爲一拳兩虎之謀使自相攻而坐收漁人之利此一網打盡四司之長蓋不准改科者鄧光祚吳仁度也曰非永清者趙邦清其一也而侯耗殃池魚之殃耳乃草蛇之驚又藉以撼倪斯蕙矣然未已也永清即以其計陽翊九經爭班而陰陷之九經不知也九經又從永清恨 臣 規切恭董裕默以恭 臣 是文秀秦人自相攻又謂其疏出李應策手更有緣首相語爲九經所剛不將以莫須有之言爲不可易之案乎須又齡齕牛應元會推之議曾引九經疏中語爲陷穽地此一網也將半及于秦人矣于時首相不知也吏部之四司受害不知也衆言官不知也雖文蔚亦不知也蓋二憾以其術籠人而永清又以其術籠文蔚總之部郎交構之釁則有之秦人多口之謬則有之而強以無罪爲罪強不貪爲貪強以未恭爲恭強以不黨爲黨則二憾之爲也尤可惜者吳仁度也未有交構又無口過亦入網中無一人不爲仁度屈亦無一人敢爲仁度言則以二憾之故深願首相直信勿疑速出視事以先國家之急其內外臣工藏諸腹者諸臣不必深探習逆中人以莫可解之罪庶國是可定而天下治安亦可永保無虞矣

真情實話正不必好[illegible]切論

總憲頓挫已極輔臣心事未明懇乞聖斷以全

紀綱疏

湯兆京 陝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二年

臣竊見工科給事中鍾兆斗叅論左都御史溫純夫純今日孤雛腐鼠耳拉朽摧枯何煩白簡而其事乃於元輔沈一貫有涉言官冐嫌爲之排擊臣竊爲兆斗不解也夫昔之叅純豈非以黨哉臣亦初心疑之謂清白如純不結近侍如純而尚立此門戶耶至於今而純之杜門九閱月矣明彈暗刺不一而足曾未有爲純致片語者臣乃今而後知純之無朋也臣安得終默默而使盛明之世有道路以目之風蓋去冬溫純之叅論對永淸姚文蔚搆隙元輔也朝議疑之者衆即有知之者亦不敢顯言朝紳間也蓋朝士相聚無不喜談時事而獨此時人情洶洶未有敢以此事發端者已而原之者半久而知之者衆矣當是非未審之際交口總屬無心之譏今日淸議已白兆斗何復有此蓋臣讀其疏至終風起而白日無光南箕簸而赤霆欻勃等語乃知兆斗亦知議論之攸歸哉岌乎若手足之捍頭目者豈謂 皇上雖曾再留而降諭之際未聞一溫旨遂妄意元輔雖有留揭而語意之間未化成心耶何元輔以大計爲言而兆斗見亦及此何元輔恐不知者謂爲妨賢而兆斗亦有月旦雌黄之語耶臣以爲元輔均四海平邦國素稱周愼豈畫限於一廷之上按劍於白首之交故示羈縻令其委頓無聊銷萘以去而令天下謂 皇上實棄之必不其然斗亦過計矣雖然純之未劾二臣特元輔已怨焉引族不出則幕中豈無交搆之蜚語先以其忠而謂純言之杜撰哉元輔誠不能無疑於昔而未必不公聽竝觀於今故純今日萬無不去之理而去之不早則紀綱益就凌遲議論何由止息非元輔保全老成晚節本意也大抵 朝有賢相則言路不妨異意人思結舌則相權且見炙手故小臣敢附他山之石而尚存宗權之論伏乞 皇上速賜 宸斷立允放歸庶 國體益全而元輔之心事亦白矣

首敘時事急不可緩圖擬未可懸斷疏

林秉漢廣東巡按御史萬曆三十三年三月

臣惟治國如治病然身病則必用醫以療之審脉觀症而調其飲食藥石鍼灸治其受病之處然後病愈而身可全若諱疾而忌醫飲食不節藥石鍼灸不用積病日深不可救藥則秦火望之而走耳今一國家之受病亦多矣泄泄然不為之計今勢窮事亟圖之何及臣竊痛之見不知大體傾觸事激衷敢畢其愚竊謂時事有壅滯之病任宜是也夫病必用醫治必用人未有不用人而可為治者也今內外失察寥落晨星先後推補類同投石用兵刑政或兼責于一人郡守監司至懸缺于數載巡撫重任亦令代攝根本要地率少備員夫有一官則有一官之職以一人兼數官則事治多一人則得一人之用以數官委一人則力疲且內缺而外不得入前滯而後將益壅或八九年而不遷共嘆馮唐之白首或十數推而不用將悲阮籍之窮途彼官非虛位世豈乏才奈何使代任者竭蹶而不休積勞者無階以上進哉至于大臣引疾終歲杜門欲尊體之也則宜體恤其疾苦或厭薄之也則宜速放之林泉而屢疏乞休去留莫決與其留之而曠官孰若舍之而他授乎又有顯斥其身而陰用其力姑示羈縻使進退不得行其志尊用其身而卑棄其言外示優容而論說不得關其忠謨行言聽希覯于今事治民安難期于世矣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願陛下留意焉推舉既公矣俟乎補牘衆論可采何難于轉圜用人如渴則操鼓舞之權官事無攝自鮮廢弛之患若稽口慎重遲疑不斷寧虛其官而令尸祝代庖故難其進而使志士灰心則虛曠必至廢事緩急家能得力哉有虛弱之病邊餉是也今九邊兵士待哺告急外府空虛司農坐困借給于冏寺而冏寺亦匱將何以支之借給以舊餉而新餉旋迫又何以應之使荷戈持戟之夫不能枵腹以待敵而懸釜斷煙之衆得無脫巾而譟呼乎而陛下盍諭戶部持籌而計之歲入幾何歲出幾何昔何寬然而有餘今何告匱[illegible]其補道資多歟則當議征其請發濫歟則當議

革其輸邊之額以移于內供而詘欵則當議裁其惟
正之供以困于礦稅而詘欵則當議罷量其出入節
其盈縮毋爲目前苟且之計而爲經久可繼之圖務
使給發以時兵食俱足斯保威定功安疆之本在于
此矣若移東補西捉襟露肘計臣難爲無米之炊邉
士且有燃眉之急恐以需餉爲名而操戈內向者未
必無也况今災異頻仍饑荒窘迫發粟河內未沾升
斗之恩爲阱國中更苦礦稅之虐流離載道必爲盜
賊盜賊羣起必至用兵饑饉師旅相因竝集公私匱

乏良可寒心無論他省即如 臣按屬移兵餉千餘萬
以供稅額而額兵裁減哨守多缺以致盜賊竊發寇
掠時聞司帑所儲僅支一年過此以往不知計將安
出夫非其餉之原不足也蓋有以奪其足也姦徒飽
欲死軍士饑欲死 臣所謂虛弱之病宜調飲食以充
之者也有拘攣之病宗藩是也宗室煩多不億有衆
各衆聚居一城之中而不得從四民之業富貴逸樂
固罕遑乎禮法踈遠困窮多混迹乎輿僕生計窘于
無聊而驕恣生乎有恃其勢足以自逞而貧乏不能

自安故奉法循理者固有放辟邪侈者尤多往往制
肘官府魚肉小民恬然以爲分固宜耳繩之則有投
鼠之嫌縱之又成騎虎之勢近如汝寧越關妄訐楚
中逆宗劫掠貢物戕殺大臣此其尤者也無他故焉
教失于驕逸黨盛于衆多而有司之法不能制也雖
設宗正以董之而恩常掩義教令未必盡行也夫處
置失宜則不能使無犯法既犯法則不得復縱舍與
其用威于後何如預防于先今爲 宗室計似宜大
破拘攣從長議處自中尉以上各有名號祿秩無容

更議其親盡疎遠者無祿而貧困者或各聽其便分
散族居俾從士民之業而治以有司之法夫族分則
黨與散法行則邪心不生賢者得與于任進不肖者
亦束于科條富者固鮮淫辟之行而貧者各遂溫飽
之願此亦思 祖宗之意而不泥其法制宗室以義
而不失爲仁者也蓋優之以祿秩者膏粱也馭之以
法制者鍼灸藥石也今 宗室病矣是亦用鍼灸藥
石之時也若拘泥舊制不爲變通則將窮勢激日異
時殊彼狹淮南之逆謀而效宸濠之南向者寧獨懷

哉夫用人滯則政務弛邇缺則羣心變宗藩不定則逆節著是三者皆時勢之至急而不可緩圖者也若楚藩之事則有難懸斷者焉何者彼逆宗至劫皇擯戕殺撫臣出示悖慢大掠城中是爲亂之倡而不赦之辟也陛下赫然震怒立命剿除天威所臨罪人自應就縛大義既伸國法亦正矣乃假王一語殊駭聽聞此何等事流言傳播實煩有口諸宗非盡人人與楚王爲仇也毋亦形跡涉于疑似傳聞因求影響而遂執之以爲詞耳以宗國之重藩臣之親尊既被醜言有諱忌臣子所慮孰敢盡言陛下直裁之以理自王廿年王苟可說假則何至不可說假宸斷至公至明誠非語下能贊詞然而諸宗之心猶不盡服者何也蓋世有非常之事未可以常理測而意見決也戰國時楚考烈王無子李園進妹子春申君既有身而入王宮遂生子男卒立爲王此楚之往事也韓府漢陰王疾病無後令宮人若有娠者妃父郭恂取他人男抱納宮中既長受封爲嗣家斷發我憲宗皇帝下諸司詳勘得實正典

刑是我祖宗朝遵近事也夫李園之詐終始莫敢言其非韓府之封年久而後覺其僞故事未可以常理測也先楚以假襲成遂滅楚祀漢陰以假伏法何傷國體若以人言爲非槩不行勘則漢陰受封亦有年矣又孰知其僞然而王者爲他人子哉故事未可以意見決也今假王之語一倡百和諸宗孰以爲假而廷議槩以爲眞則諸宗之心不服楚王自以爲眞而諸宗爭以爲假則楚王之權不尊楚王既不能禁制諸宗故懟陵爭奮相構之形成而逆亂之禍起至楚且不安矣亂形既著天討必加重者被誅戮輕者收圜圭罪累衆多誰非支亂而我祖宗之心豈願宗室中有此哉且惡言必滋多言亂聽令不詳辨其眞假于載而下其孰能明之使宗藩有不明之緒而盈廷有未決之疑亦非所以昭示來世也臣愚以如成化舊事下撫按或遣廷臣覆勘便夫假王出自誰氏語自何人衆論有無異同情跡有何確據韓王宮雖秘密而胎孕產育之時左右必家[illegible]府目擊者事雖經廿餘年[illegible]當時在旁諸人必

猶有存者此固可以推勘而得也勘之而假則盜國
必誅有成化間　明例在矣勘之而眞然後治諸宗
以誣罔之罪彼復何辭後重　楚藩以鈐束之權則
眞王教令必行于諸宗而楚王安諸宗必俛首揖志
以奉約束無復敢譁囂而爲亂者而宗室安而彼此
楚民無劫殺之害　國家無誅討之舉諸宗亦免刑
戮之禍則全楚安而　祖宗在天之靈亦安矣且以
是畨之史冊傳信後世豈不亦光明正大哉是一勘
而可以明宗緒申　國法與楚服信來世且　楚王

明假何憚于勘亦所以爲楚王也故雖以爲遣廷臣
往勘逆宗劫殺倡亂之罪并眞僞情形悉勘明確以
服其心是事之不可以已者也臣愚昧未諳時務自
以遭際　聖明之朝不避忌諱妄有陳說伏惟　宸
覽裁斷施行

科臣無端遮飾淆亂國是乞賜處分以昭公道
疏　　陳嘉訓南京吏科給事中萬曆三十三年四月
頃接邸報見考察留用科臣錢夢皐年例外轉科臣
鍾兆斗相繼有疏其假托遮掩中傷報復中外所共
知即二臣倘有夜氣豈不自愧而乃無端蔓引互爲
欺罔何哉臣請畧述始末而　皇上試垂聽焉夫六
年京察年例外推此　祖宗定制天下之公道所由
係也銓部酌量自有定評往年夢皐曾以外推嘵嘵
自辨士論至今鄙之及今奉考察先五日部院科道

採訪也矣夢皐預知不免乃乘御史林秉漢疏至撫
拾楚事與京察疏併上以存展辨之實夫楚藩之事
皇上拼廷議而獨出神斷天下誰不服之然而楚事
自爲楚事京察自爲京察兩者原不相蒙也今亂宗
之法且行矣楚事無可言矣夢皐猶借爲端以動
皇上之聽試閱其疏娓娓數千言支離附會全無的
據且其再疏曰南都之論臣者必接踵而至此其意
必欲　臣等寂無一言任其橫肆然後爲快乎夢皐既
已假楚事攻都御史溫純以强自遮飾又謂純逐鍾

兆斗以激發兆斗而相與朋比爲奸兆斗不念外出恭藩體非有損舊典公論當自靜聽乃踵夢皐之故智語語惟攻温純而肆醜詆謂其掯操吏部之權謂其直呼兆斗之名謂其堅持外轉之議是兆斗明以私怨攻純不待人言而自言之矣信如兆斗將來銓臣束手不敢推一年例意臣噤齒不敢指一官邪紀綱倒置小人無忌而祖宗二百年之令典不幾于廢墜殆盡耶臣謂二臣者均當亟行罷斥毋使淆亂清朝著抑臣猶有說焉書曰不賞私勞不罰私怨有覺德行四國其順之元輔沈一貫乎章天下宜持大體務公平率由舊章且考察鉅典歷朝守之用之勵世磨鈍今科道數人一旦留用 聖主以爲特恩天下人心共相駭異方望元輔以力爭及考察命下一貫不以爲規而以爲須天下疑之乃夢皐兆斗巧辨横詆又若陰有所恃而無所畏忌者卽元輔心不直二臣靡有私勞之可念也天下其誰信之臣又以爲皇上不亟斥之則輔臣之心不白也語云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都御史温純守正不阿以所素知然

據其自疏亦曰管南北中外考察已五次任勞任怨嫌隙既多今夢皐兆斗又紛紛力攻其去不遺餘力揆之大臣進退之義不去何待臣又以爲 皇上不聽純之引退則大臣去就之節不明也

煩言隱語當裁國是人心宜一疏

戴章甫 禮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六月

臣惟肯廷無是非三代有是非無毀譽盖國是定而人心一也故孟氏放淫辭息橫議直先之正人心盖其要哉 臣觀天下心心相競言言相忤草野屏居猶以私情而議朝政彈射旣中猶恣罵詈而反戈矛有慨于中久矣及從言官後讀諸司章奏多務煩言隱語若若乎鳴戛戛乎鬭無乃瀆 聖覽而眩宸聽乎亦嘐嘐乎心戈相戟矣不及此時損煩言斥隱語定國是殆亡人心禍將安窮以臣請盡言無諱夫國是者天下之心而亡人之衡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欲定國是叔敖曰恐王不能定也夫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人主不定國是而以其合于取舍者爲是不合者爲非君臣不合國是奚定 臣觀近日用舍多合之爲是者也故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以合于 皇上之是非而天下自有一眞是非眞是非者國是也不宜令局外操柄而匹夫分其權也伏乞 皇上長短[illegible]以從人之是無強人以是也之非無以會推爲故事而袖中之草卑必不可移無以雜議徇私情而个中之定局斷不可破臺諫諸臣亦須商確僚友無臨時爭執而傷雅道亦無懲近事而緘口結舌附和同聲則公道昭明人心貼服 臣故謂國是宜定也人心無兩有岐則有兩兩則不可測矣昔子產論尹何爲邑何請以吾家聽僑而行子產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吾敢謂子面如吾面乎益人藏其心誠未易測然萬其心直兩其岐耳正人之心洞洛重閉邪人之心深堅壁壘工穿窬之術以巧飾其情借擂覆之藏以震蕩其氣或言誰合而誰用或駕執止而執行閃滑變幻不可方物靑天白日之下蕩蕩平平之時而有此如鬼如蜮之肺腸以風浪平地而故及善良世道將焉賴也如近日會推閣臣是非齟齬議論參差不免稍 形跡夫人有長短因有是非是非從長短生者也老成者愛惜人才謂此有用之器也慷慨者求全責備謂宰相非一器之器也或先其長而後其短或刺其短而及其長參苓相反甘苦互調以天下心用天下人濟天下事何必介然

於胸中耶人各有見爭是非舌欲焦髮且豎者稍覺猶
自憤憤夫覺則一笑而釋是非原出於無而此心非
淚于有也故杜范富韓並在兩府上殿相爭如虎下
殿不失和氣蓋同一爲國之心而已無與耳臣謂二
三臣比肩事主政宜協德和衷同舟共濟釋妻狄之
戻解呂范之仇共補華黼以萬一報主上豢養之恩
俾丘墟同盡之後留一點丹心以照耀汗青不則漢
之黨唐之猜宋之門戶皆致賢人並盡而尋以國從
誰適之禍哉伏乞　皇上推赤置腹無偏無陂無二

心於羣臣百姓則羣臣亦拔弃素釋猜嫌彼此無相
二無三於聖主則心一志同以成師濟之風而遊大
同之世臣故謂人心宜一也古人臣之告君徑直簡
明辭約意盡具載三書可考也蓋疏者疏其義也義
盡則止何假煩辭故諷切片言可以悟主譎言微中
可以解紛今中外言者動累累千百言一事而議論
反覆滿楮淋漓乎不而巧詆窮誹備極醜態組繪雖
工覺多繁辭卽賈生之長策尚不敵其連篇董子之
天人僅可當其只牘何不直陳石畫直指顯跡而顧

以風聞之死生有無爲彼開辨局唇㪍關也　皇上
萬幾殷煩多紫聖慮中外章奏積案盈牀而又以此
繁蕪之辭以煩聖覽卽重瞳如電豈能十行下乎不
盡覽則恐有遺奸欲盡覽則精神有限臣謂章疏之
不便閱不卽下者恐瀆睿鑒而取厭斁也南宋士大
夫多以文章議論不務成功寇在門庭猶議明堂而
講官多言竟何益於成敗之數哉　高皇帝謂近來
諸司奏狀多摭拾浮辭不便覽閱因令限字今卽不
能限字當令內外章奏削去煩辭務崇簡約須求畫

一無涉兩岐則聖覽易周聖裁易斷亦去文就質之
一端也臣故謂煩言宜損也人臣明諫顯諍何敢于
隱隱者影嚮若謎令人猜度而中之者往因一二具
臣不得其職言官欲默聳其良心而曲全其皮而於
是以一二隱語諷刺而譏切之亦不失爲忠厚乃中
其膏肓者固托病杜門而形跡疑似者亦惴惴不自
安至異地傳聞者又誤猜啞謎以是猜度而中之者
猜嫌并起機阱橫生不曰中傷同類則曰傾害詞臣
亦曰一計三質則曰一舉兩敗飛語囂嘩中人如螫

舍沙既射猶吐黑以覆身行蹤已微又却掃而滅迹此又隱之隱者也言官轉在其機局中矣竊謂藏程門客互相擊排遂致章蔡乘瑕釀成河北南渡之禍今釁孽已萌其究不知何所底止況彼誠黷戀直斥之尚自厚顔顯排之更覺力大　區區一二隱語所能易柱而拔山也伏乞　皇上於凡一切彈章令直書事書名無襲蒙莊之寓言無蹈戰國之隱語則是非明白嫌怨不生士大夫不至豎壁壘分門戶而操戈矛國家亦不至以天下爲黨又作覆局矣臣故謂隱語宜禁也　皇上深居大內閶闔不可排九閽不可叫所以通一線之脉而使上下不至于隔閡者惟此言所以披兩造之陳而使賢奸不至于混淆者亦惟此言苐心可一言不必一一則恐同舌相附共媢權奸鹿可馬萆可芝莫敢矯其非矣今一臣也而瑜者稍瑕可否爭論日中不決致少宰閣筆而不敢下隱然虎豹之勢哉可畏也倘有大奸邪不法傾害忠良及黨惡容奸者何難揮簡借劒一折殿檻臣以是深幸聖朝有人也有人而稍勵之以鼓其氣稍用之以作其忠俾得吐氣揚眉明目張膽皂囊霜凛白簡風生以振　皇上之威靈而肅朝廷之體統此自皇上之重諫臣以爲社稷重奈何不聽之信之致反唇而辱之則此諸臣者豈不知種桃李之爲利栽荊棘之爲殃頑以其身府怨召尤而罹不測之禍耶骨鯁之士固不計榮辱不恤利害至萬不得已有奉身而退從三閭大夫行吟澤畔而已臣又願　皇上之重諫臣以作敢言之風也新進愚臣自矢無他不識忌諱故敢直陳時勢如此伏惟　聖明採擇

國是人材關繫世道否泰安危疏

姜士昌 江西布政司参政 萬曆三十五年八月

臣十三載里居三年餘江右蒙恩深重感時觸事思竭愚款圖報稱而仰屋徒勤須幸以萬呼萬壽至京師會逢災沴洊臻流移載道泰運未開仁賢遁野昔人錄陳金鏡蓋當清晏無事之時猶刻在今日敢忘斯義顧天下事可痛可駭者多矣鉅且重者臣不暇徧舉請言其尤鉅且重者昔人有言人主之職論相而已矣相臣之職廣求天下眾賢以效之君而已矣臣[illegible]伏見[illegible]皇上[illegible]容放[illegible]日而聽輔臣沈一貫沈鯉陳乞以去天下與評無不快一貫之去又無不惜鯉之去顧竟無一人敢爲 皇上明言者第見輔臣朱賡請留鯉一疏被臣王業宏地方人材提薦鯉一疏亦僅僅述鯉操行之大畧而已夫一貫百方招權百方罔利大壞士風吏道俾悉走集其門恐天下林居貞臣端士與已齟齬則一切阻遏其大指在摧折既往忠直以杜將來即得罪張居正諸臣皆 皇上素知其[illegible]不復用甚則借勢爭處分之道左遷諸臣久經遷轉在告者一貫忌其賢皆擯不復用其摧阻忠義之術極巧極工不如天下搤腕于沈一貫者反多于前此諸輔臣則一貫意料所不能及也在廷守正不阿魁壘老成之彥小有異同亦巧計罷去且空部院以便于擇所欲用空言路以便于恣所欲爲空天下諸曹與部院言路等使人不疑至於已所欲用所欲爲者又無不可實力而得志所不欲者輒以不能自解恐天下人不直已則時時流滯語人曰吾力不能得之 皇上耳善則歸已過利歸

君人人知其不忠鯉不肥身家不擇利便惟裨主德安國家以眾賢效之君爲悦以覘一貫忠邪遠矣一貫既歸貨財如山金玉堆積人人皆知其貪鯉家徒四壁貧無餘貲以覘一貫貪廉遠矣然一貫忌鯉與己邪正相形百方傾害嘗欲以妖書害鯉天下共知非 皇上神明幾至大誤輔臣中若一貫險邪異常古今奸臣盧杞章惇而三恐無能四之者矣然竟無一人以一貫之奸鯉之賢爲 皇上正言別白者使獨經清渭混爲一流邪正不分後來何所懲勸臣願

皇上渙發德音明暴一貫罪惡昭示天下并明示鯉
廉正特加優禮仍諭後來輔臣務同心爲國可否相
濟以朝廷事爲主不得行私忌正相傾相害庶幾揆
衡咫尺地復臻蕩平師濟之盛乎自二臣罷後　皇
上愼重枚卜至再至三頃同日被命者凡四而明旨
所注向在淸節忠義士天下稱快謂太平治理庶幾
可覩焉顧一貫前此大拜時說者謂王錫爵實推轂
之夫既已誤矣一貫德錫爵甚舉朝所知今一貫去
以錫爵代首揆是一貫未嘗去也錫爵立朝居鄕淸

名素重與一貫不可同日語顧前此柄政時量稍褊
而不能虛懷以受善正人君子觸忤錫爵如高桂趙
南星薛敷敎張納陛于孔兼高攀龍孫繼有安希范
譚一召顧憲成章嘉禎等一斥而不復若而年矣頃
錫爵兩上謝恩疏力請　皇上錄用遺佚竊意根本
深淸如錫爵林居既久意必悔之厭　皇上聽錫爵
疏亟召諸臣俾還原官然後敦趣錫爵則錫爵既素
著淸介之名復兼有休容之實天下前此以不能受
盡言咎異己爲錫爵病者錫爵且自浣濯之其不代

一貫驅除異己者明甚從此一出而肩皐匹夔何事
不可爲錫爵何妨應蒲輪亟出不然臣恐錫爵萬萬
無出理也至於疏論一貫諸臣劉元珍龐時雍陳嘉
訓朱吾弼正言讜議天下高其風采乃或斥謫以去
或請告以歸如世道何臣願　皇上亟收復召用爲
盡忠發奸者之勸至于他臣以觸忤被中傷異同致
罷去者自當以次錄用抑臣又有說焉十餘年來遺
佚諸臣屛居邁軸沉淪下僚無復賜環前席之望者
多矣謂天下人材盡在遺佚中固未敢謂然也而此

中淸身直道忠君愛國名賢實多維此名賢實天生
爲王國之楨而年復一年盡成棄置國家頻年多事
曾不得其拯溺亨屯鉛刀一割之用第令讀書窮理
含輝歛采于窮山深谷間而已臣欽欽愚慮詎爲諸
臣惋惜實爲聖明惜之說者謂　皇上于諸臣雖三
下明詔意若向用實未欲用者臣獨以爲不然　皇
上初年不嘗罷傅應楨余懋學鄒元標艾穆沈思孝
吳中行趙用賢朱鴻謨孟一脈趙世卿郭惟賢王用
汲[illegible]張岳[illegible]敗悉復原官且有誤聽奸惡小人賞

羽翼中外之明肩矣不嘗謂龔允貞李三才黃道瞻譚
希思周弘禴沈鯉之李植曾乾亨馮景隆馬應圖王
德新顧憲成李懋檜董基張鳴岡饒伸郭實諸壽賢
顧允成彭遵古薛敷教吳正志王之棟等乎然不久
或擢銓衡或擢禁近或擢京朝從咎朝上疏夕報可
矣 皇上頃年不嘗詢銓部諸臣鄒觀光劉學曾李
復陽羅新國趙邦柱洪文衡等乎留曹乎頃且從與
登漸遷之清秩而中外稱快矣即如鄒元標 皇上
由戍所召置吏垣由吏垣調南部由南部調吏部由
臣事陞員外郎歷稽勳驗封而調考功文選秉恩遷
擢不知凡幾元標叅恩後未有一言忤主而謂皇皇
上忽復怒之而調之南而錮之不復用豈不厚誣
皇上也哉繇此言之 皇上高厚原同天地光明原
並日月側席求賢原自聖性本無芥蒂安有成心豈
今日獨久怒諸臣棄之盛世令空谷多白駒之味井
渫有不食之嘆乎 臣 有以知 皇上必不然也惟是
諸臣前者或人為適或政為閒或守官或守道不能
盡擬輔臣意而說者稱肝之今日恐其涵養未粹難
盡調劑風會相衡或多浮慕所以十餘年來啓事徒
聞弓旌絶響職此繇也蓋 皇上本無不用諸臣之
心而頻聞輔臣實訣不用諸臣之策則 臣 又有藥石
語為輔臣告者君子亦平其政而已矣先儒謂詩首
關雎取其廣求賢才而無傷善類書終秦誓取其休
休斷斷好有技彥聖以保子孫黎民孟子喜樂正子
為政不取其強智聞識而取其無訑訑聲音顏色拒
人于千里漢史稱諸葛亮不取其開濟勳業而取其
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宋史稱司馬光不取
其兒童衛士知名四夷相戒無開邊郤而取其誠心
好善如饑渴之于飲食歷考史傳有鴻任鉅名臣所
為垂光天壤莫不繇此蓋親賢人遠小人國家所以
興隆稚善類崇忠讜相業所以光大舍是則皆曲智
詭邪徑皆小道也然此等處皆繇天性或因問學誠
必慕用所至非可聲色笑貌矯飾塗澤為者大較休
休非難斷斷難耳斷斷則誠不徒空托諸空言必欲
見諸行事其胸懷自是廣大其志意自是懇切好有
技必用有技而後快好彥聖必用彥聖而後快志在

爲國保于孫黎民必保于孫黎民而後快精誠所注
金石可貫夫是之謂尚亦有利夫是之謂一个臣也
不然徒以空言具文塞天下望則休休有容名輔臣
當接踵于世矣君子亦誠其意而已矣然從古及今
無論三代以上即漢唐宋以下名臣眞能爲國求賢
恢弘相度者間致小人忌嫉或有之矣若開敢諫之
門啓貫器之漸叢排擊于君子煩調劑于衆正者誰
乎即以近代論始終明究竟能章顯天下忠臣義
士無若徐階獎宣揚淸眞心爲國有王佐匪躬之節

無若王家屏此藎臣者右正直矯[illegible]枉或疑其稍過
矣然至于今與許咸亮之情之慕之稱之不聞有起
而詆訾之者僅一張齊論徐階然于時舉朝不與之
矣繇此言之輔臣顧立心制行何如耳端方正直之
士徵獨國家攸賴究竟亦何負于輔臣哉惟十餘年
來孰敢見不及此不示若人若已有之不啻口出眞
精神上者亦不希古公開誠布公集思廣益眞意念
上尋求廻徙欲調停于形迹調停已不啻第二義又
求得已爲形格勢禁則不知[illegible]以策矣所以

意念愈差去大道愈遠誠僞公私逸休勞拙聖賢垂
戒良非虚語一時氣焰電光石火千古靑史鑒戒常
新吁可畏哉夫千古指摘與千古高名其相距何啻
千里往軸已折來軫宜愼此臣所願諸臣必爲此勿
爲彼也說者謂今天下俗流世敗民生憔悴已甚誠
得力行淸潔輔臣標表巖廊之上吏道庶可澄濾還
之淸夷奈何復責之休容好善爲臣又以爲不然夫
舉世混濁不可與莊語則身先廉儉減騶徹樂靑衣
監縷固輔臣表正第一事然深惟上臣以人事君之

義與妨賢病國蔽賢竊位之戒則喜聞過好聞善俾
巖廊之上賢人君子拔茅連茹而進賢無遺嘉言罔
伏尤輔臣光輔第一事夫惟力行淸潔者乃能休容
能好善亦惟極意休容好善者其力行淸潔始眞否
則怙於貨賄湛於寵利與愼于取予溺于恩怨威福
者皆非止臣之節也古今語廉相必稱唐楊綰杜黃
裳然三賢皆推賢好士惟恐不及杜黃裳更請選擇
賢才推誠委任則推賢好士固三賢所繇減騶徹樂
淸衣監縷以折邪萌之根本與止宋古今淸臣旣代

不數得清節著矣倘不能好善更娟嫉焉如王安石用其學術驟遂宋諸賢竟以禍宋同一清節也楊繼社黃裳高名照映千古王安石禍人國且貽訊千古何也其操行同其所以用其操行者異也此臣所願者臣必為此勿為彼也夫世教所賴以不波者國是耳如狂瀾之有砥柱焉殄忠邪鬱乎政本尤不可一日不辨別國運所賴以不傾者人材耳如大廈之有梁棟焉汲引賢讓越在長林尤不可一日不錄用惟挨衡運池懲勸昭朗炎谷嶂巖棒辟相望忠貞端亮之

疏鈔　國是

士輻輳竝進相與董正天下裨益世道豈其微歟或倘可易陂而為乎撥亂而為治乎是則臣惓惓之極思也當此阽危補且所在驚心無可措手臣所言者不能盡時艱于百之一臣顧年來宇宙所苦惟是陰長陽消茀令忠邪別白羣哲響臻亦足以盡否泰安危之大較矣當事輔臣倘不以臣言愚戇設誠力行天下尚可盱衡拭目快覩太平之業不然者令憫時憂國之臣得臣說而存之亦古今道理興衰匡邪得失之林也惟詩皇上垂神裁擇焉

萬曆疏鈔卷七

臣道類

萬曆疏鈔卷七

臣道類

釋羣疑懲積蠹以明臣紀疏

余懋學 南京尚寶司卿 萬曆十三年

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伏惟　皇上躬上聖之資秉好問之哲頃者徒步南郊召見輔臣卽成湯桑林之虔帝舜勑天之義亦不是過此誠明良千載之遇忠臣思奮之秋也乃二三臣工不畏公議互相攻擊虧國家之體傷天地之和臣竊傷之　皇上有敬天

勤民之忱而諸臣無集思廣益之實　皇上有側身修行之念而諸臣多淫朋比德之私　皇上以萬姓之心爲心諸臣不能以　皇上之心爲心諸臣角立於下　皇上孤立於上可痛也亦可憾也夫蔡系周孫愈賢逆探李植未形之惡而肆行排擊江東之羊可立又預憂諸臣未然之禍而亟爲論奏植等既指諸臣爲邪諸臣又指植等爲邪是中懸微毫釐千里然謂植等爲邪百人而百不信何者彼所除者君側之惡所發者罔上之奸未有顯然之過而遽冐不韙

之名其論不足據也謂攻植等爲非邪百人而百不信何者彼所攻者爲國家除大奸者也爲天下誅亂賊者也今大奸尚未正法而植等先被惡名內之懷報復之私而外之來讒賊之口其迹有可疑也臣竊揆之諸臣與植等之不能相容其故有二其一張懋修王之鼎等冒竊科名考官階檄稔應科等相繼降謫人心稱快然自二三臣外同時典試諸臣聞有乘機通賄者亦有狥私用情者入言嘖嘖雖風聞未必盡實而彼中不無疑畏此一疑也其二張居正奪情

之時大臣科道交章保留獨吳中行等奮不顧身以明一時之大義正萬古之綱常今居正亟死而中行等起用示時保留諸臣爲首者雖被斥罰而聯署者寧無疑愧此二疑也二疑蓄於中而百妬生於外倖寵者因之以乘間速化者因之以搆讒諸臣之隙愈深而讒賊之口愈肆是非倒置賢否混淆此詩人所致蒼蠅之刺而帝舜所以嚴殄行之聖也臣嘗以爲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當嚴嵩濁政之時中外諸臣鮮不依阿淟忍以苟

富貴即大學士徐階號爲賢者亦且唯唯奉承深自結納後來當軸輔政舉嚴嵩之獘政而盡掃之舉嚴嵩之獘人而盡更之世道人心翕然丕變故天下之人俱稱階後日之功而忘其前日之失何也彼以爲始之遷就其間者養其身以有待也後之撥亂反正者奮其身以有爲也均之乎爲國之公心也居正擅作威福壞亂綱常不有讜諤之直固無以伸大義於一時不有唯唯之容亦無以斡元化於今日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紀綱之僕人亦孰不諒其心之非

苟富貴而圖後功者今世道大明聖主獨斷則洗心滌慮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時矣乃猶嘵嘵不置淆訛成風異者曰居正之餘焰不可不盡滅也游七徐爵之罪不可不亟正也同者又曰居正之簿錄已甚爲之求增結也曾省吾之贓數太濫爲之求減追也夫是非不兩立賞罰不並施居正省吾之功罪昭然在天下處分在聖斷其屢言而不置者固爲深求其違衆而稱冤者尤爲曲護前日之依違猶可言也今日之曲護不可言也夫罪人未除無故而攻摘發之

臣後來誰復敢爲　陛下言事者建言諸臣一網打
盡即有一二偶遺亦安得不懷疑懼今日中外臣民
皆曰馮保且復進也張居正之官職且復而其子且
復起用也游七徐爵之罪且復脫也彼誠見近日之
迹可疑而遂以爲信然此誠社稷安危之機天下治
亂之判人心邪正之辨不可不早見而預待之者也
今江東之擢爲太僕少卿稍足以解四方之惑然吳
中行之請假沈思孝之乞罷是非尚未別白則邪正
安所適從自古未有薰蕕共器議論兩可以爲治者

是故欲正人心在明國是欲定羣議在釋羣疑臣以
爲　陛下今日宜渙發德音明詔在廷諸臣已往之
愆不得深究將來之惡不可逆探諭李植等當居寵
思危不得怠於宦成以愼晚節諭科道官當大心體
物不得過於苛求以傷大體俾植等無疑於諸臣諸
臣亦無疑於植等庶幾和氣薰蒸庶明勵翼都俞吁
咈之盛不在唐虞而在今日廟堂之上矣夫威福自
上則主勢尊衆言淆亂當折諸聖植等三臣　陛下
所親嘉其功而擢用之者也乃羣朝臣工百計嫉之

假令政府欲用一人諸臣詎敢與之爲忤乎臣見其
姻連肺腑身冒不韙而諸臣輒擬之爲王佐者以彼
親植其人品高下何如也詳於未定之人品而媚於
已著之奸惡輕於攻　陛下之所用而重於薦政府
之所結此其心之公私邪正天下自有能辨之者方
今發言盈庭民聽滋惑惟　陛下以大義斷之則一
言而民聽不惑國是大明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此之謂也臣又惟天下之治亂
係庶官庶官之表率係朝廷今日庶官之蠹相沿有

十而貪酷不與焉臣請究言之書曰爾有嘉謀嘉猷
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
后之德古之道也今執政大臣一政之善輒引以爲
輔導之功一事之失輒推以爲挽回之難其於善則
稱君之義謂何此誣上之奸其蠹一也書曰天命有
德天討有罪夫命討大政天子猶不敢自專而歸之
於天而況人臣乎今中外臣寮一有進用執政則曰
我所注意也銓曹則曰我所推轂也文選又曰我所
推擧也受官公朝謝恩私室國典之謂何而因以爲

市此招權之弊其蠹二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　陛下天縱神聖羣臣莫及然且虛懷納諫有順無強言內操卽止內操言織造卽減織造乃二三大寮稍有違言輒奮袂攘臂怒目而視夫人非聖人孰能無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已則不受善言而往往望　明主之受諫何藏身之不恕也此諱疾之失其蠹三也記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人臣之義要於以天下萬世之心處天下萬世之事而已無與焉今中外臣工往往探上人之意向而

不顧公論忘是非論人則愛者錄之憎者攻之行政則喜者舉之妨者罷之蓋自張居正當軸以來爲然而今日恬不之變此承望之私其蠹四也傳曰君子和而不同是故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夫君命可否猶不可同而況臣下乎今當路有一主持則羣工轉相倡和上者惟予言而莫之違下者惟其言而莫之違不是者則羣詬及之上下比同具曰予聖蓋寧敢於忤天子之命而不敢於違大臣之言失今

不圖黨將爲虎此雷同之弊其蠹五也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古者諫無常官我國家舊制亦許諸人直言無隱近日部屬諸臣每有建白輒加沮抑一則曰出位二則曰越俎沮天下忠臣之心長奸邪壅蔽之漸此阻塞之奸其蠹六也孔子曰臣事君以忠又曰勿欺也近自張居正擅權蒙蔽至聽道路以目六皇上毅然罪之宗內鬻泰生乎居正之後者可以戒矣乃餘風未殄欺罔日滋如原任刑部尚書某者公論不齒近日乞斥大快人心顧連章累牘爲之申雪

將謂日月之明可以一指蔽乎此欺罔之奸其蠹七也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記曰爲人臣者無以有己己之爲害小之傷共濟之忠大之僨國家之事近日中外臣寮或大臣自相攻擊或言官互相詆排或南北交相牘奏始之以自用之私而終之以好勝之習好勝不已必致忿爭忿爭不已必致黨比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其初豈不由一言之相失哉始之者一線而終之者滔天則勝心爲之也此爭勝之弊其蠹八也衰世好諛將由惡終況先年建白未以此事爲防

迨于今十有二年而此風之滋日甚一日言及大臣則誇伊傅之復生言及中貴則誇小心之翼翼言及邊帥則誇召虎之復出言及有司則誇卓魯之再作上之結歡於大臣而下之求媚於屬吏內之納交於近侍而外之通賂於邊帥　陛下不觀張居正之在事乎上書者不曰伊周則曰舜禹不曰精忠貫日則曰純德格天乃今權奸逆黨唾罵不置彼一人之身而忠逆乍異此無他由居正好諛而讜論不聞也假令居正斥遠諛佞進用忠言前雖無舜禹之阿後亦

安得有奸相之罵哉殷鑒不遠巧言如簧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諛佞之弊其蠹九也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是故天下不患無喜事之臣而患無任事之臣任事之臣智也喜事之臣鑿也今兩京大臣固多老成却慮爲國遠猶然亦間有自負時流勇於自見務建白以爲名高侵職掌而受詞狀不思治有定體乖之則民慢政有常經拂之則民違彼荆公之新法何嘗不曰利國利民哉卒之法行民擾而荆公蒙不韙之名者則以拂經而乖體也而今

日一二大臣實似之長告訐之風乖治理之常其防不可不預也此乖戾之失其蠹十也夫是十蠹者雖不至如貪吏之浚民脂酷吏之戕民命然貪酷之害止於一方十蠹之害流於天下貪酷之禍顯而易見十蠹之禍隱而難知易見者稍知自愛決有不爲即有犯者國家猶得以官刑治之若難知者其心或執其跡似公卽賢人君子有不免誤以爲是溺其中而不自覺爲國家以爲賢人君子也亦遂以其所爲爲是而不加察一倡羣和上好下甚其流之弊不至於

毒天下禍人心不止也記曰百官者萬民之表也大臣者百官之倡也大臣正則百官正百官正則萬民莫敢不一於正而天下治矣此今日之所當講求者臣先年以言事觸忤張居正居正卽欲甘心於臣賴陛下聖明臣得不死後居正乘臣鄉里私關移書撫按欲以中臣致臣於死賴撫按諸臣秉正自持臣又得不死今臣幸蒙起廢洊陟卿秩中夜思惟天恩高厚凡昔者不死之身皆陛下生成之賜何愛一死而不勇往圖報以答涓埃之萬一哉今臣雖脫言責

然効忠一念猶不能已語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今羣疑積蠹中外臣民無不知其當釋當禁而卒無有以其事言者得失患於中而積威刼於外如南京吏科給事中劉一相者固世所稱敢言任事之臣也而吏部出之爲僉事自一相去而天下益箝口卷舌矣知之者既憚而不敢不知者又肆而無忌臣而不言誰敢肯爲陛下言者臣感恩圖報鼎鑊不避乃若名位得喪則已付之度外矣

去名以息己而召將來之言錢意以爲今……

前兩論李江二君亦未必果賢是書中有議之者至於江陵相業尤未可盡非北海集中所論極爲言平允……凡京朝議論其事其人既成……則不敢刺……不已……者只因已有……得……自……一……詭……名病根

甄別大臣年力才品酌定去留以風臣節疏

陳璧 禮科給事中 萬曆十五年

臣伏覩近日章奏兩京卿亞大臣有以七十引年及衰病乞骸骨者間多懇切情見乎詞皆仰荷明旨慰留槩未得請夫國家之事多得於老成持重之臣而失於新進喜事之少年茲者皇上愛惜耆舊任用老成誠圖治至計臣何容喙顧臣待罪禮科得以禮入言臣七十而引年致政禮之經也三代而下率由無改豈盡以精神衰憊令得弛負擔息肩於垂老之年已哉良亦以止足之分歲或當如是進退之間固

人臣之所由以明節耳今大臣之中以衰病引年者固未必盡然要之其說有肆有分甘恬退性淡聲華爵祿不入其心嘗決於高蹈遠引以遂其志者上也有度可而進知難而退量權審勢其於出處去就之大閑斤斤然繩墨守之惟恐萬一有踰而喪其平生者又其上也又有年與時馳意與歲去立身行已誠無可議而自揣其精神力量不能鼓舞恐負任使於清時者次也其或有年力近衰品格猶存然先曾受

人議彈吹毛而求其瘢洗垢而索之瘢義不受辱者
又其次矣凡是肆者皆不能久安於位往往斯於一二
去以明其志蓋亦以大臣進退之義臣子立身之節
當如是已矣夫國無老成人誰與共理 皇上於四
者之中槩徇其請則國空虛固爲不可但暮齡衰憊
難於臥治畏譏憂讒紛以生嫌此其爲弊尤不宜因
循歲月者獨不當稍甄別之而量爲去留乎 伏願
皇上由今以始於凡卿貳大臣有以七十引年及衰
病陳乞者除碩德偉望素孚人心朝廷之委任獨隆

而其臣負荷爲特鉅且年雖七十神精未衰義不容
苟去者簡在宸衷特旨勉留外其他委任權力不同
或年果逾例或病非矯飾俱以勅下該部從公覆覈
慎加甄別察其年力才品宜於休致酌議上請許令
致仕一以優耆舊之高年一以全諸臣之末路庶幾
國體臣節兩無虧也或者謂其慶大臣皆採諸輿論
晉用未久不能輒罷 臣竊以爲不然夫遺逸諸臣向
當伏居巖穴之時韜光晦跡進不干主知退不飾時
譽 皇上一旦驀擢寵以不次之遷拔茅連茹風聲
所被已足以示天下趨向之路矣向以未老而殊其
用今以既老既病而聽其去刻印銷印總歸無我其
於國是曷嘗有所損耶矧潔謹清修之士在朝固可
廉頑立懦在野亦能採世勵俗歸之林莽使賢士大
夫有所造請而矜式後生小子有所考德而問業則
表正鄉閭未必於盛時治化無少補焉爾夫何取於
窮其力斃其身而後已也 皇上誠擇其年力已衰
人品最賢者體而去之如漢之於二疏焉既去之後
而間存之典問或舉行以示章異則進退義明不惟

大臣之晚節可全而禮教大行臣下有不敦節行廉
恥以事其上者未之有也 臣愚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天下大矣人才衆矣開口只是那一件事耶敍蜀人
豈不是東林習氣 余公還是正人但未見以論江陵
自多故事既往而心常留不知江陵未可盡非非江陵
者亦未必盡是

上下嫌疑橫生懇申諭以昭臣節疏

趙標 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一年六月

臣惟人臣不以名節相砥礪不顧國家之利害而選耎闒茸闒摹枉之門者是爲不忠而無益於國者也人臣過以名節自矜詡不顧國家之利害而誇張揚厲招聚多忠口者是亦不忠而無益於闒者也顧前之弊多出於愚不肖而後之弊則多出於賢智夫至於賢智而國家卒不賴其用此臣之所以獻欷太息而興憐才之嘆者也頃該吏科都給事中員鈌吏部

以兵科都給事中許弘綱具疏力辭命下部議及吏部具疏辯刻頗干天聖怒賴閣臣申救量示薄罰此蓋起於弘綱一念之引嫌避疑事遂決裂至是從此以往臣展轉反思難於歸結嫌疑之誤國誤人乃如此臣惟弘綱之始辭也豈不以前是科臣以議論不合而去吾固非希冀苟合者吾安得而不辭臣以爲辭之猶可而謾語寄傲深文巧詆既託志於霄漢之上復銳意於毫芒之內睥睨凌厲之態與駕馭籠絡之術互用而雜施是豈其雅才妙思藻繢撰於筆端

良工獨苦揣摩成名並得失橫於胸內金注殆惛耶夫天下君子小人各有操趨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欲爲君子不得不抑小人欲扶持正論不得不排息邪說以弘綱之聰明才識其於時事人品豈不了然五內而顧辭非所辭讓非所讓是何視己之名節若掌珠之不可輕毀視朝廷之名位土苴而頸輕授耶是何沾沾自喜縹緲如雲際鶴而又勞勞自營局促效轅下駒耶且天下人情不甚相遠己處其清人將誰處其濁己處其察察人將誰處其汶汶此以涉

形迹而去後來者將必復然來者踵故套而辭繼之者又必復然視紫薇青瑣之司爲納汙藏疾之藪甘虛位曠官之罪爲博名禮節之階此果公耶私耶有益於國耶無益於闒耶夫爲臣不易涉世實難如我爲君子而人即以君子待我以君子之境處我以君子之事任我明白坦然作一君子則硜硜之士可與能之唯夫事不如意十常人九措躬於可淸可濁之地行己於多疑多懼之秋而能隨試輒效百折不回言之覺不浴而自白遠出泥而不染乃爲大雅卓爾

不辜嗟嗟朝廷亦何負於人苟有心爲國即薄宦皆可表暨汗地翻足明心矧都諫重任冠冕省垣彈壓百僚主持國是得其志則秉公奉正而行不得其志則抽身潔迹而去光明正大何嫌何疑而乃視之若浼畏之如虎而竟爲朝廷貽一難結之事如棼絲也臣以爲此皆崇辭讓之虛文昧當官之實節成一巳之浮名貽國家之大累正所謂人臣私便身圖而爲國家謀不忠者也伏乞聖明大加申飭以後再有踵前樊套者必罪勿貸庶人無擇官而事端可塞矣

然此之言明臣飾也抑末也至如人君所託重而特力者唯相所分任而責成者唯百官今宰執未敢信皇上百官未敢信宰執上下疑沮何以圖治臣以爲宰臣欲示信於百官不必其用人行政盡與巳合第在開誠布公答慰羣情皇上欲示信於宰執不必虛言縻文曲全體面第在諫聽計從助成德美臣復觀數年以前苦才乏今日殊患才乏前日之人心喜議論今日之人心厭議論蓋亂而思治人情大都即如頃者輔臣交泰之疏一出大小臣工懽忻鼓舞咸

快心拭目願覩蕩平之盛從前㘅嚅何啻冰消霧釋也柰之何前懲方蓋後隙復生補漏中流巳屬太晚亡羊岐路何所適從然事體之儘難調停唯今日小隙之容易補復亦唯今日蓋人心至平錙銖不容加減爲今之計急當收拾人心欲得人心急當收錄民譽況今省掖員缺太多一二名流曾居都諫惜其正當驅馳之年永棄糜鹿之壑若下尺一徵書俾之单車就道庶人望既歸羣議可解與輔臣前日之言正爲一律今日之過可以相準人心之離合聚散關係

於此舉匪渺小是在輔臣極力叩閽皇上俯心降札而巳如自此之外更求別術即令盡心躊躕不免勞費講說臣愚睹輿論之沸騰恐因小而掩大幸迷途之未遠願求是以懲非草芽之愚策是廟廊之忠告耳臣一得之足不識忌諱伏惟聖明裁擇

此等奏疏令人閱

主德日昭臣職宜恪疏

汪若霖 戶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正月

臣最駑下冒列諫垣伏睹聖明在上秉陽佈令與物同熙行善如流剔弊若掃九重之內毅然澄斷如日月中天自古帝王令德永圖曠然未有者矣顧 皇上宵旰自勤而臣下悠悠莫肯夙夜非忠也 皇上漫漶以待而臣下因仍不精白以承休非義也俗流寖失其初情勝遂乘其便人各幾倖事毋叢疵有君無臣之世臣竊痛之臣戶垣也宜問天下登耗損益之數而大學絜矩爲政則理財用人實相經緯敢疏其槩惟聖明裁察一曰恤民則課吏宜嚴頃者 皇上停征肆赦蕩然與天下更始至仁也臣竊謂上實有澤而下不必究也夫天下非無循良之吏如龔黃其人也然而名實有不相應者矣棘催科而勸課則荒修文法而愷悌則薄甚之則虐焰張矣夫朝廷用一財必經會計焉黷吏者直恣谿壑耳不問鬻妻賣子也朝廷刑一人必加評伏焉驁吏者直用鍛鍊耳不聞坐諸嘉石也迨夫雜流賤秩去民逾近朘民愈

深坐嬰兒於虎狼之側無不盡者夫監司者糾令守者也法非盡行也相睚相伺乃有付之不知者矣即知而不盡以聞之撫按也聞之撫按矣又未必一一露章彈也且夫犯贓法以千百計人無辜而死者累累矣然而率從量調重之乃得廢斥耳間有奉旨問者又轉展而釋去耳彼沉冤幽鬱之氓安有重繭而叩闕下者哉盜起亂滋誰執其咎而監司者方且人爲人升罷闇黑白地如傳舍官類飄蓬將焉賴之且夫綉衣直指之使風行雷動實儼天威柰何令其左右易而以免代行簡書之不尋奸報之緣起則必其此矣故紀綱必張德澤乃降若吏貪酷宜追贓如律聞擇于並監司以示激揚民其有寧乎昔人有言詔書掛壁猾吏割罔臣正爲 皇上今日浩蕩之恩不可負也 一曰制用則經費宜審頃者 皇上酌盈濟虛與部臣持籌而議至核矣臣竊謂守財之姤而不察其變終貧困也今天下獨苦邊餉爾大倉歲入四百萬而竭歷輸九塞以爲常非制也國初倚民兆矣偶告急則議京運未有放濫如今日者也夫烽火非

數營逃影占逃貲之數又甚夥誰不可清理民也宿
逋與夫地荒蕪而不治者不可問乎迺餉臣常以節
括報功矣不可以其數相抵論乎類造虛章何關實
實徒取國家膏血外敚濠而內媚要津費不以飾歡
卽京營廿萬說冒單虛安可窮詰不謂國家以全力
注封疆翻成積弊也河工之役幾同塞帝頻年營馬
勞然勤經百萬余竟勉輸轄又入廿萬民間調發更
不貲此非可數數常試也語云不狀螢者不承孳不
知朱雖豈可保百年無事否夫漢武亦不能具鈞駟

以爲詘豈有朴豈皇帝延蕭然環堵而可姑寢闈堵
千萬之搜估剪裹諸廠之滯材可閣務役浮稅畢資
加鵠儔爲漸之歲月何爲而不成且夫另役巡輿因
外胥隸張互待飽商人匠辛乘而爲奸蓋以實算計
廿不能五此何例何擾不可剷然刻刷也夫下捉矜
露肘之因夫陸鑑其所植固宜愛惜以貴成節因節
求丐如蘇軾所謂老蠶而在莫不有益安得避怨冀
譏以夫且莫禁之患遺於君父哉天下事患不能任
琪趙盜國金城便宜幾再上尉覺得奏功衛抗節額

不屑綜理不遺古人大略如此何可該也一曰任官
則儉濫宜清覈者　皇上簡用臣工惟日不足則恢
乎翕受敷施者乎　臣竊謂今之歷瑕而目寵者當自
却也夫莊人與變士殊懸巨黠與老成易涸方今內
外大臣豈無重于討典稔違公評而尚雍容在位者
朝廷馭貴大臣有禮矣卽有斥摘不遽譴呵亦曰堯
之於鯀將姑試之奈何猥自顧迷乎夫大臣者亦知
殊恩之不可終傲也不能不彌縫以曲飭之而又終
怵於衆正之莫救也不能不廣邪類以陰固之旣狐

媚而兜營益鴟張而虎負高官大爵傲然據以爲藏
身之窟而世俗悠悠方且姑息相蒙轉增華膴此何
可以風天下也唐德宗以不覺盧杞爲恨宋臣夏竦
斥而百官庶民莫不相賀豈細故哉夫國家不愛延
賞以報功臣其非常耳乃今術例虛張罔稽實效濫
司馬于爛羊賤錦衣于敝稈至有挾貲而崛起者可
爲愕然且夫以貲入官非國家之利也年來用詘例
紛人競奔鶩旣梗銓路亦穢士風夫小民一金至權
皮骨豪人富屋視巨萬如疵耳乃今日白丁明日

胥殺流品淆濁奸慝蓋藏朝廷曾[illegible]幾何而令其
持券負債滋姤無窮也夫用人如汲水然濁浪不淨
則清源不來故謂大臣有會經公劾自慚物望者亟
宜引去避賢者路是後王爵不得列推而遷功宜核
開納宜裁則聖人所以惜繁纓之故也一曰廣言則
直氣宜振項者 皇上亟補臺諫諸臣即闢門建鐸
不加勸矣臣竊謂自今不昌言以報 皇上者大負
也夫六科十三道官非崇也然職司封駁義重糾彈
請劍埋輪肅清中外其誰干之年來時當齟齬入伺
淺深一一有指斥輒恣囂辯而言者番受其偏輕之勢
此何體也夫白簡奏事例許風聞將折奸於未萌亦
銷釁於方張豈備兩造之紛紛哉即事偶覆盆尤當
席藁安得肆焉及辱甚且訴詆之又甚且詛呪之諫
官雖卑與宰相等夫 皇上實耳目之而授之言矣
將何欺乎是何太無人臣禮也夫是猶請自上裁者
也若譏詞猥語捏揭報章迹類匿名術同射影置之
則梟聲已布按之則鼠首無端公托朝廷行其閃爍
此何法也蓋有黠吏制上官流言撼風紀旁猜橫議

無翼而飛朝廷是非之權番若在下倒持若此何怪
大猾之縱容乎歐陽修有言諫天子則易言大臣則
難其機如此可爲扼腕願自今天下公議一歸臺諫
溺職不舉者有罰即例推之典時宜振飭而大臣被
劾一聽宸斷苟非公事不得辯言以傷國體此所以
重朝廷而肅威福之大柄也臣草野迂狂不識時務
謬謂天下盛衰之勢泰否之機隱括如此 皇上遠
照穆清斷然不惑力回世運實迓天庥惟是獨運爲
勞久敝宜振天下豈無刻意制節之臣而已竭之日

徒飾何補天下豈無小心守法之臣而已敝之法即
守益棼清議不行賢不肖相貿天下大勢如人患痿
元首自強而耳目手足相視莫起可爲太息春秋紀
年以元本仁施義賞罰惟嚴而復以調元責之宰相
周宣王蹶然中興之業實藉仲甫詩曰肅肅王命仲
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未古今人豈相遠
哉伏乞 聖明睿斷特諭二三輔弼祗令共之大義
察時勢之所極提領振綱鋭然擘畫天下黎庶如何
富庶國家物力如何常足中外臣鄰何以甄別激勸

俾無異議仍嚴敕部院諸臣各靖乃心以率厥屬要
在釐奸舉墜一稟舊章使四海之內醇固精明邪氣
不作　皇上高拱而競祖宗無疆之烈豈不偉哉正
月始和正萬物發陽之會一王布象之初懇惟
聖明留意

臣工積弊醞釀多端乞申飭以保治安疏

呂邦耀戶科給事中萬曆三十四年正月

臣觀之書曰后克艱厥后即繼之曰臣克艱厥臣元
首明哉即繼之曰股肱良哉蓋后之所以爲后者主
於操操者秉威福以獨斷功罪昭然而不可欺則元
首明而百工有所稟令臣之所以爲臣者主於守守
者盡職掌以分勞典章確然而不敢亂則股肱良而
一人可以無爲我　皇上負不世出之資具大有爲
之畧原自可以上追堯舜下邁禹湯茲者值元孫誕
育之期旨聖母崇號之際嘉謨無待於入告宸斷特
出以推行補臺諫之缺則開門之典也甦寃滯之獄
則解網之恩也罷無用之開採則投珠抵璧之風也
眞可謂克艱厥后矣而克艱厥臣者尚泄泄然未見
其盡眞可謂元首明矣而股肱良者尚茫茫然未見
其功臣不克艱則后獨任其勞而令共之誼廢股肱
不良則元首獨受其弊而叢脞之患生臣請以向來
積蠹之因與今日袪蠹之策爲　皇上畧陳之惟聖
明垂聽焉一曰法紀陵夷法者天地可與並立

之所集明臣主以此爲功罪之衡皇上以此爲賞
罰之案顧小臣止司奉法之職務曠官者得以擅職
而糾邪大臣實握萬法之機權徇私者多至乘機而
竊柄紛更喜事而亂政固以撓法而法窮曲順人情
以爲常亦以不盡法而法敝今日紛更喜事者雖少
曲順人情者頗多輔臣擬旨必下部院之議以爲公
而實欲分其責部院議覆又藉撫按之勘以爲據而
因以卸其機大者如此小者何獨不然近者如此遠
者何獨不然徘徊於歲月之間授受於文移之內掩

藏粉飾何所不爲久而兩請上裁終是含糊了事若
遇事復央裂又勞聖慮焦思揆厥所由賞罰不斷若
盡法者必賞撓法者必罰授意者不許開調停之路
受事者不許起規避之門勘議不當即坐勘議者題
覆不的即坐題覆者任大者責之更重職近者罪之
更深則公令昭而事權一人皆精白以事上矣六曰
人才雜揉天之生才原爲世用若其無用何取於才
才而眞也即一絲一粟之微能亦裨實濟才而不實
也縱掀天揭地之美譽止是浮名近者流品之擇不

精贋眞僞之途易混賢者無異於不肖不肖者無以異
於賢契冠垢服以爲高而未必其明於大體揮霍大
言以爲任而未必其確有成謀俯仰周旋隨機便發
見爲通矣而通於酬世者或窒於當官深匿韜晦緘
口寡言見爲密矣而密於持祿者或疎於習政平居
畫諾猶可延譽而苟容有事勛勵必至用章而失據
臣以爲莫若以其人責其事以其事責其功司銓衡
者則視其黜陟之公司錢穀者則稽其出納之當司
典禮者則考其損益之正司兵戎者則核其簡練之

精司刑法者則察其兩造之孚司水土者則審其四
民之利待之各適其分用之必盡其才實心任事者
見庸虛辭飾聽者不錄則人各爭於其職而朝廷得
眞才之用矣七曰名器濫觴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
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夫私昵豈必皆朋黨比周隱
蔽耳目惡德豈必皆傾危險詖紊亂朝常但係用違
其才地非其據舊章未合物望未孚便是私昵而官
惡德而爵授之今日此實屬階高膴清華之班蘊崇
穢惡金吾保傳之秩習長姦欺牛驥同皂薰蕕共器

遂使英才短氣豪傑灰心冒得者雖自以爲榮有志者實羞與爲伍況錫予不重則名器反爲之輕名器既輕則朝廷亦因而不重臣以爲莫若持慎重之典杜僥倖之門德懋者斯懋之官功懋者斯懋之賞則馭臣之柄操之自上而人知所勸懲矣一曰士風頹靡人止一精神不盡於官常必圖其私便人孰無交友不引進乎正必湊集乎邪若徐日之養交乃將來之大害座主之朋復有座主門生之外復有門生分黨與不念朝廷懋崇容私顧廉恥或露正直之概於

僚屬而輒熱於要津或恃營窟之固於深交而誹譏乎諫職頻顧已壟之饒則不難犯上言德政之條巢然已塞之厭則不難受貲郎納粟之請將來必至計典可以逞臆而廢要地可以引例而求迄今不匡竟何底止聖心洞照必所鑒知大小臣工亟宜嚴勅如有援上欺下背公植私敗檢營官決閑希進將朝廷官秩做自己人情毀自己官常受他人請託者容臣等指名參奏按國法重處無使盜名盜位之徒得藏奸而漏網則比德之風民而惟皇作極之化成矣國

者在臣工爲牢不可破之病在廟堂爲必不可緩之圖機括在輔臣必任怨捐私斯可袪因循之習事宜在部院無開例破法遂至爲苟且之風同寅協恭一心一德分猷共念濟濟師師何憂咸熙之績不成而太平之業不奏也若徒望　皇上之宵旰圖維鉅細經慮而臣工乃高談坐視虛竊寵榮豈爲后者當任其艱而爲臣者當享其易哉豈率作興事獨責之元首而慎乃憲顧不屬之股肱哉區區末議仰贊　聖明懇祈採納施行世道幸甚宗社幸甚

聖政維新臣職宜舉疏

王基洪 江西道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正月

臣以蓬藋書生濫竽仕籍三年作養二年候補竊見政事日非民生漸促人心搖惑士氣銷靡臣謂天下事從此蓋不可知矣不謂天啓聖衷一旦幡然悉更弊政永新令圖閭閻有擊壤之歌士類有彈冠之慶此社稷無疆之休聖明不朽之業臣即叨受新命于以言責亦惟仰贊盛美共歌太平何敢掇拾浮言塵瀆聖聽顧君有美而不能將順者非忠臣有懷而不能獻納者亦非忠臣之區區以爲更新之道固在拔本塞源尤當改絃易轍令有事勢狃於積習人情安若固常日甚一日將至決裂其釀成之原蓋在下而不在上而轉移之機則在上而不在下敢竭愚衷臚列上請亦泰山之土壤河海之細流也惟聖明垂察焉其一曰賢奸之當辨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得人之術在於知人伊尹曰王者得賢才以輔然後治皐陶曰知人則哲能安民蓋國家之運非泰則否而人品非正則邪邪正之用舍國運隨之昔唐[illegible]開元時則治天寶時則亂何一君而相反耶[illegible]以玄宗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圖治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及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奸邪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內則監臣誘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此開元天寶治亂之由也蓋用一君子則衆君子進而相與成其功用一小人則衆小人進而相與煽其禍然君子每難進而易退小人則易進而難退君子第一心爲國甘犯顏色觸忌諱皆所時有且寡援也小人專以窺瞷爲精神以結納爲深計排逐異己引用奸邪百計彌縫莫測其端故林甫之奸人皆知之而玄宗方欲高居委以政事盧杞之奸人皆知之而德宗方以爲忠清強介更有一種未形之惡垢衣敝履依門傍戶外示清介內實依阿呼朋引類將至同升此山濤所謂誤天下蒼生必此人蘇洵所謂其禍不可勝言者也方今聖政更新內外臣工必且洗心滌慮仰贊聖明臣亦何敢泥其往事逆其將來惟是嫫母利於昏鑑盜賊惡夫皎月恐大明當天而豈蔀尚在潛滋暗長後不可知此人才消長之會世道

治忽之關蓋左右已多煬灶之奸奸邪更饒要君之術所爲撤障蔽而折邪萌者恃有　皇上之明斷昔齊威王以左右之毀而封卽墨以左右之譽而烹阿大夫豈以　皇上而見不及此哉此臣謂賢奸之當辨也其二曰名實之當稽　祖宗創制設法立綱陳紀有是實而後有是名未有有其名而無其實者也乃昔之爲政也緣實以成名今之爲政也狥名而忘實吏部職在用人名爲銓部欲其平也繁簡難易一聽之掣簽已非量才授任之意乃今之掣簽亦成故

事矣掩耳盜鈴矣先示人以詐亦何以責其實心實政之效哉至循資而用舉貢無藝臁之階計日而遷榮高惟時日之待殿最賢否漸覺混淆非所以爲勸也桁衛士卒將帥之任簡任將帥司馬之職乃大將軍値至半萬其副總兵參將遊擊而下率以秩之崇卑地之豐瘠爲定貲矣予者不以爲惠受者不以爲貪較量權衡事同商賈卽有志如良平勇如頗牧非是物也不得望遷無論講習簡練頻成故事試自京營以及邊塞按籍而稽其部位之衆果能十得其七

否也漕河之役功罪不問大工之役貂璫是參水衡之金錢傾倒無餘司農之外藏搜括殆盡以天下有限之才塡此無窮之壑悠焉游焉何所底止此臣之所爲大懼也諸如此類亦每申飭未見奉行人情便於利已習俗視爲泛常卽有一二實心任事之人甫見更張已自騰沸蓋昔以法而制情今則以情而抑法康澄所謂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喪深可畏者此也此臣謂名之當稽也其三曰賞罰之宜愼夫賞罰者人主礪世磨鈍之大權也唐陸贄曰立國之道

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若是乎名器之爲重也今日賞罰失其則矣而邊功尤其濫觴者蓋近日邊事惟務彌縫罔臻實效掩敗以爲功彰一以成百自東征南討每事謂停恩寵濫加人懷僥倖於是上下相蒙中外相濟機局一成牢不可破金吾世胄纍纍若若日積月累秩躋公侯夫大臣受國厚恩身躋崇階富貴已極乃上不畏天道惡盈之禍下不羞路人負乘之譏使紈袴黃口坐擁金紫豈敝袴以待有功之意哉以非常之

典等爲尋常之用則人亦知榮以有功之人僅同無
功之賞則人不知恩至於不知榮不知恩則亦不知
畏朝廷激切之典不幾乎窮哉近又見科臣陳尚象
輸資以助征番之役兵部以此言其功吏部以此復
其職夫尚象原未同朝臣不知其素履第聞其以建
言去位則亦骨鯁者流也輸資助兵亦自急公之義
豈遂階之以求進朝廷用人自有黜陟之大典士人
處已自有進退之大節若以建言賜環自是堂堂正
正何以利爲捷徑得無令不肖者襲其迹而生心賢

者覩其效而羞忝乎其所關係世道人心良非細故
此臣謂賞罰之當愼也其四曰言路之當闢夫言路
之通塞係國家之治亂言者所以防壅蔽而進邪萌
也昔有諫鼓求謗之陳鐘磬鞀鐸之設至漢則求言
之詔無日不下宋則開言路之疏無日不上我　聖
祖臥碑亦切利病許諸人直言是聽原不棄於芻蕘
當言則言豈專在於有位邇年以來災異頻仍至廑
聖慮修省實政問至再三而該部條陳止以青衣角
帶苟且塞責乃求言一節卒不及焉說者謂其豬以

口以媚執政良爲可恨至臺諫則有言責矣掃門者
旣甘於蹠犬之吠扼腕者有鑒於仗馬之鳴奸黨日
熾讜論罕聞夫始皇之威諫諍而死者二十七人而
茅焦猶挺身以就鑊今　皇上有包荒之度大臣無
指鹿之奸而敢言之氣顧獨讓於叔世者豈古今之
人如是其不相及哉蓋古之死者雖不得其言猶得
其名今之去泯泯默默莫知其端如白瑜之以某淺
也而去王士騏之以文諷也而去借事中傷捷如桴
鼓天下之人覩此光景其誰不寒心而消萎哉臣觀

今之進言者指及乘輿者十常八九言及執政者什
無二三則言執政已自難其人矣乃言中　皇上者毋
荷優容言執政者必遭擯斥人懷畏懼箝默成風使
天下之人敢於言　皇上而不敢於言執政即有大
奸大惡　皇上亦何從而知之宋蘇軾有云奸臣之
始作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旣成以干戈取之而
不足又曰養猫所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
猫畜犬所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畜不吠之犬則言
路固　皇上之耳目也可自蔽塞哉臣又有說焉邇

來章奏大半留中人遂有疑其中格者聖鑒昭然萬無此理而臣以爲欲解衆庶之疑當立共見之法合無令六科給事中日輪一員侍文華門將一日奏章明開珠語總列一疏至晚奏上庶乎中外不隔人疑漸釋而亦可以防壅蔽之患矣此臣謂言路之當開也方今萬事俱弛衆志未肅新沐者彈冠新浴者振衣機在廟堂間不容緩而善人者　天地之紀政之所由孔子所謂爲政在人孟子所謂急先務者蓋得其人則名實核矣賞罰當矣言路通矣不得其人則名實淆矣賞罰濫矣言路塞矣此又端本澄源提綱挈領之道惟　皇上垂神採納焉

聖政光輔在人臣節砥礪宜急疏

沈鳳翔 戶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正月

臣至謭劣猥蒙主上以縣令抜置諫垣蓋明以言責予臣令天下事悉得直陳無諱其有槩於衷久矣幸際聖明轉圜之會闓澤旁流羣心遐塈海內外顒顒然咸謂太平指日而國運丕昌也微臣揚勵不暇敢伏妄塵天聽哉惟是有君無臣自昔歎之至於今臣節多乖無能佐明主以終堯舜之治爲可痛也夫所謂節者非斤斤抱咫尺而不一適於用之謂也良心具在世道攸關律其身於禮義廉恥之中而淡其志於功名富貴之外一介獨嚴九鼎可任乃足術耳夷考先正立朝手秉凝峻令人跬步無敢越軼而或偶聞人言則不計及言者之當否也曰我實望輕以招侮席藁引退蓋不退不已故一出一處爲世羽儀風起頑懦勵垂竹帛斯各自完其節而朝廷益尊數年以來巧宦蠅營眞心狼狽小臣姑亡論所號大僚鉅卿爲天子改容而託重者曷宜繆自凉菲然而視先正遠矣其有笑罵自由儼然簪紱固爲頑頓之極亦

有居恒雖伏善匿下其身至不敢厲行於平交而前經彈射懈怠乘之工簧舌以覆敗端肆詬詈以制羣吻或詭而昌詞乞勘又詭而堅臥希留此其人可知矣孔子所爲嚴患失於鄙夫而發隱恥於穀祿也頃接邸報見兵部尚書蕭大亨力求休致庶幾止足之義職竊韙之　皇上優禮耆舊曲全晚節當必自出宸斷遂彼素心不令其復滋多口者獨計珠池實井之爲滇粵患匪朝夕故矣　皇上下詔封閉加與更始卽古投珠抵璧何以尚茲斯蓋出阽危而衽席之誠大惠也昔武烈稱兢不獨其赴貢懷遠之爲兢兢飛廉惡來輩並日而殛故百姓用寧而垂拱以治今督兩廣撫滇雲爲　皇上子惠元元者非戴燿陳用賓乎滇粵之間大寇雖殲諸蠻叢纍非所爲厘宵旰而號難馴者乎戴燿以鍾鳴漏盡之年爲全身保家之計任事不敢擾矣近且膽落於尹消之覺察而膠漆日深心折於三旬之解和而彈壓無主百粵之民奚賴焉至滇中孤懸天末夷夏雜處卽得廉明果毅之臣經巳率屬猶懼不能丕彰威德立起瘡痍乃用

賓貪功冒賞括聚肥貲計典既逃滿志肆盜夫民間側目搬運猶固道路哭耳毋遇期願而訝運者之遲至也曰此夫豈以是爲百年殉身者而累累若是吾老矣倘執手相訣亦甘情也用賓雖曾具疏乞休然時時鬧門人人納賄此豈陳情者所爲蓋絕裾之意多羈縻之計熟不知有毋安知有君欲精白乃心戮力王室必不得之數矣國家於若輩豈有愛焉而俾建牙一方魚肉靡爛於無窮也如　皇上投珠抵璧之政何蓋積聲久者民怨蠹生信無如此兩臣者洎去大甚庶足惕眞心於不死挽頹俗於將墜卽有稍稍不檢者必將悚志又漸歸於正臣等亦得相安於無言而不然者憑城營窟將操勝於粵援桀指瀲觴益潰坊於破甑轉相窺瞷摹倣靡窮世道人心江河日下豈不深可慮哉故臣特以臣節一語激發其本心之良令之自艾自奮以希蹤先哲佐聖政而代有終耳伏願　皇上超然遠覽斷然必行如兩臣者亟賜罷斥顯示明旨於天下惟在篤意愛民力清仕路其有踵習前弊不難以身爲的者容臣等白簡從

事逐鷹鸇而遠之則廉恥道倡人心兢勸所爲裨益

新政而貫萬年不拔之業將在是矣

主上新政日隆臣所積弊未革疏

蕭淳　浙江道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正月

臣聞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是一體之義君與臣共成之者也而君曰克艱臣曰不易是交儆之道君與臣分任之者也乃詩稱百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則所以責備於臣者爲尤重焉邇自我皇上深宮久攝內外大小臣工雖佇望太平然無不以袞闕之難補圜轉之無日爲謝過地茲者天啓宸衷發德音下明詔曠然與天下更始則諸臣日所

藉口爲掣肘者一旦悉得之於皇上而其於小旻靖共正直之義可不知所以自盡乎臣竊待選都門數年於茲竊見我皇上自靜攝以來默運之主宰操自深居雖無旁落之漸制馭之綱紀隳於積習每多偷怠之愆臣感時觸事有概於中久矣謹以其得於聞見切於時事者條爲五議冒昧具陳願皇上試垂聽焉一曰勵廉恥以風世俗臣聞世道之壞則人心爲之故廟廊有公道事士大夫有廉恥心兩者固相爲維持然公道在廟廊之主持或有時格而不

行廉恥在士大夫之葆任宜畢世守而勿失乃近者
士大夫至有託公道之不能行而輕去其廉恥心者
則世道幾何不從此壞哉大臣以傴僂周密爲謙光
曲收違道之譽小臣以奔走倚托爲能事多犯非公
之請升轉不計俸資遷改不從衆望失之者昏日舌
以騰議得之者遑顏色以驕人初猶以倖得爲難久
之物而暫嘗之今且以倖得者之徼惠於多挼而攘
袂先之矣初猶以虧負爲受憐之具而姑貌之今且
以虧負者之終棄於寡黨而掉臂去之矣尚通醜固
寡廉鮮恥釋今不挽後將何極臣愚以爲宜教大臣
以端教小臣以靜聞擘宜採而必求其實資俸宜定
而不徇其情必使天下士大夫曉然知廉恥之必原
不因時勢爲存亡而寧見罪於時人毋得罪於清議
則人心一正世道可挽而登之淳熙矣二曰明是非
以息爭端臣聞是非之數如指黑白計一是一非難辨
也是非定而後功罪明功罪明而後賞罰當賞罰當
而後趨向審所係固不重哉乃近者是非之實多淆
而賞罰之典遂紊此其弊不在是非之難明而在是

是非非者之有所怯而不敢任瞻而不忍割耳小臣
乏和衷之風而忿語相激遂成必報之讎大臣避衆
射之地而兩賛相當竟多調停之術強者與弱者爭
則故抑弱者覆盆何以見天強者與強者爭則並許
強者首鼠何以歸一意在留所愛而懼素嫉所愛者
之挾以爲談資也則兩存之矣意在去所憎而懼素
附所憎者之畜以爲覊端也則兩擯之矣聚訟者不
難瞋目語難持衡者惟在笑臉求平臣愚以爲宜敎
大臣以任敎小臣以和以公論付之天下惴惴何爲
以至協乎人心皦皦自息必使天下士大夫曉然知
是非之公原不以強弱爲假借寧處弱而履是毋得
強而蹈非則公道一明朝紳可羣而進之協恭矣
三曰禁私揭以杜報復竊照內外臣工六年有察三
年有覲內則有科道以糺糾彈外則有撫按以行舉
劾耳目極密闡見極眞信足憑也乃近來有不由科
道開訪撫按造報而私揭中傷之者造無根之謗則
善類多重足之危納有隙之謀則強徒施反噬之計
臣非謂撫按科道必能洞知天下之情僞而置銓衡

耳我手也但以耳目之寄宜確不宜多黜陟之典欲
當不欲刻劾朝覲届期外察在邇臣愚以爲凡遇計
吏一以部院科道撫按所開爲主而其切私揭置而
不問勿因鄉里親族之造言而入人以不可解之罪
勿信權要嫉妒之浮說而使人有不能白之冤勿風
聞帷薄曖昧而遂玷其室家勿摘擧細微鄙褻而遂
畧其大節庶名實不至於混淆是非不至於倒置進
退允協而忠厚亦存矣四曰酌籤選以存大體竊照
銓曹之職在程量人才而器使之或以身言書判據

見在爲公案或以文章政事採物望爲權衡未有擧
至重至要之典止付之一籤者蓋籤選之設厥以絕
吏書之那移雜流之鑽刺倘亦變結繩爲書契不得
已而用之未爲非是乃近者則陽以抽籤示公陰以
坐籤徇私以竹片爲主爵誠若古聖知人之難並籤
法又失眞憧非昔人坊世之意臣愚以爲自知縣以
上宜憑部選先論道路之遠近以省津途之勞次論
人地之相宜以求職業之擧其自知縣以下凡州縣
佐貳雜職等官流品既多奸弊易滋仍宜抽籤以公

選法照依原派省分各地各爲一棹衆以應得職銜
一行共爲一筒信手援取報名書記庶澄叙既當而
鑽求亦革矣五曰議開納以清仕路竊照賣官鬻爵
盛世恥談貲進貲取志士不屑乃朝廷有難已之役
勢必借資於富民諸生有難致之身情願借途於輸
助開納亦自有必不可廢者近因河工一例加至運
付銓曹業已疏罷各官堅欲擧行大夫崇秩進爾濫
竊然此固爲名器惜也他如丞尉之流皆有民社之
寄以數金爲壟馮巧施假道之謀以百姓爲外府肆

行盈橐之計有納止百餘金而俸則六七十金者以
子母權之官家亦甚拙矣臣愚以爲凡選大工開納
除監儒吏承等類照舊外宜另設一清散之職以待
貲郎而稍優之體厚加其值量給以常俸三分之二
劾所在有司不得無故窘之富室子弟數奇制科業
精柔翰思得一官以圖結局者則雖所輸甚費所得
甚約未有不樂趨之者也且其無多俸祿則不必限
之以員不當事任則亦必需之以次無礙銓選則亦

宜停止庶工役有賴而銓法亦正矣以上數欵皆臣目擊其艱心知其獘所爲昕夕扼腕而不平者今幸遇我　皇上聖政一新天人胥悅不於此輩之日亟爲補牘之謀非臣之生平所自誓也然臣聞法之立也非上之人操之以必然之畫則朝更暮易必至廢閣而不行非上之人主之以無我之心則甲可乙否率多齟齬而不合總之玩愒矜戾所從來矣伏乞敕下部院酌議如果臣言不謬俯加採擇施行其一切委細時獘有臣愚條議未及者更望　皇上戒諭羣工務在各靖乃心永肩一志興利必盡其術除害必絕其根不必自簡之及而始僅僅塞其故事漫然應以具文斯臣之所惓惓於今日者也

撫按責任至重交代之例當嚴正郎印務攸關出差大非政體疏

翁憲祥　吏科右給事　萬曆三十五年正月

臣惟人臣所不容越者明例所不容曠者職守束於例域於職誼難自遂不意邇來縱弛成習臣子率意任情日甚一日弗可止也有如藩臬大吏每每無端擅離地方弁髦法紀屢經條議申明有犯定當嚴治無容復贅乃臣竊又有扼腕者御史職司風紀彈壓一方察吏安民不可暫缺舊例巡方之使必新舊交代方始出境近年以來往往未代輒行務猶以爲駭聞既遂習爲故事目今各差滿止多得無復有踵而行者乎國家之事總於六曹分於各署署有正郎職專印務干係匪輕舊例惟刑部十三司郎中五年一差審錄蓋以欽恤大典特重其事其他更不聞有正郎差者近來此典不甚依舊恤刑多屬主政乃見各部正郎每借別差紛紛四出即一年之內指不勝屈矣得無遂相沿而不改乎各處撫臣封疆寄重交代之例開載會典尤極森嚴數十年間尚幸遵守而近

忽有江西巡撫許弘綱之事見任廣西巡撫楊芳又
疏請免代矣得無此例復將決裂乎夫按差不相接
則中閒曠缺之日誰與資彈壓而肅紀綱部司無掌
印則雖有代署之官未免多推諉而滋玩縱撫臣倏
起徑歸之例則將來相繼自由孰為捍封疆而備緩
急此皆今日敝風大宜振刷無得因循遷就者而說
者每曲為解曰往時按差一年二代今台使如晨星
矣按差瓜期再更不獲代矣孑身勞瘁弛擔無時即
有不代而法須從寬宥也故雖間令題參聊以塞白
而從無顯罰往時郎署俸及即轉今推轉改歸矣部
郎俸踰數載不得調矣外官株守河清難俟即無出
差之例須與通融也故有一陳乞堂官漫不主持必
唯唯聽從往時督撫遇缺即補今簡用甚難矣先後
遷鄭如撫臣王象乾等候缺皆三年以矣方可巴亂
進退觸藩若許弘綱之遇缺亦或有懲於往事急不
暇擇也萬一重原其情猶可及於寬政而無為奇責
總之近來事體推風愈甚以陞除太壅是以各官所
遇有自不得已之情提以部院持議常有不盡之法

然而法當以情奪究將情勝而法亡江河之趨流而
不返國家又何所憑以制馭臣下震肅人心乎此其
關係良非細故胡可動云姑息不早隄防也臣竊謂
臣子業委質朝廷身非己有矣居官者縱值萬分苦
情而有明例在有職守在無可柰何只須苦一身以
守朝廷之法持論者縱各官有萬分苦情而繩以明
例責以職守何說之辭只須借一人以存朝廷之法
臣以為自今以後按臣有不候代者必當參治也並
郎之乞差者必當禁止也現在擅離任之撫臣必不
可不議懲而乞免代之撫臣必不可不嚴諭也惟在
天語叮嚀亟下部院一一振飭庶於法紀重有裨焉
乃臣區區朴忠又有所願於皇上者尤望速俞部
院屢請舉行考選之典以充台省員缺俾各差更替
有人命部郎挨俸陞轉原非異擢每疏必賜允行使
各部司屬不至意氣消靡希圖苟且息肩曠廢部事
自今江西撫臣業經會推乞即點用俾剋期蒞任以
重封疆此後撫臣員缺必隨推隨點毋使奄奄候代
漸不堪也則大小臣工益無得藉口以求自便者蓋

不靳授人以官乃可令人人各勤於官不使臣下有
不申之情正以使朝廷無不行之法也　皇上英明
天縱第在轉移間夫何難哉臣待罪該科感事激衷
冒昧陳瀆伏惟　聖明留神省覽

萬曆疏鈔卷八

民瘼類

萬曆疏鈔卷八

民瘼類

廣德意恤民瘼疏

湯聘尹 吏科給事中 萬曆元年四月

臣伏覩我 皇上御極以來惓惓以民隱為念首開肆眚之詔繼下停刑之旨邇來天氣暄熱復命法司并錦衣衛將一應罪囚減等釋放其情罪可矜疑者坐名上請隆恩渥澤屢沛於下寰宇臣民莫不欣欣然頌帝舜欽恤神禹泣辜再見於今日也然臣以

皇上之仁傳播於兩京將以頒布於四海也德意在朝廷而奉行在守令守令既有親民之責尤為萬命所關苟一念不慈一事不謹民鮮不仆矣方今吏治精明百職痒厲兢兢為將奉行德意之恐後然災祲遺於頑鐵濡水容有鮮鱗知為己而不知為民者豈保其必無也哉是故有狃於成案而不敢覆審者曰將以從同也有惕於富豪而不敢擬出者曰將以避嫌也有曲狥上官而迎合不移者曰將以免駁也斯三者皆知為己而不知為民之過也其或雖知奉行

罔聞是徒摭報而視爲虛文其不重吾民者幾希矣夫民命至重何如司牧之責何如朝廷之德意何如而覆盆之將焉用彼牧哉朝廷置官分職所貴乎德意惠非止爲獄訟設也官司問刑讞訟所貴解紛息爭非以爲紙贖計也欲淸獄禁莫先於省聽訟欲省聽訟莫先於慎受詞夫訟者無情其將何所不至哉顧在上者慎審而勿輕徇之事非關係令之使和可也情非迫切諭之使歸可也小民片詞之受祗爲隸役饕餮之資一筆下而兩造先已憊矣若士之人以此課其下而曰某之紙贖孰與某多下之人以此暴其能而曰吾之申呈視人恒倍是上下胥以刑爲尚而專民使訟也王政省刑罰聖人貴無訟尚德緩刑之道固如是哉若夫催科之政其民之斃於刑獄猶有不可勝言者矣斯民不皆善良刑罰固所不廢也然用刑罰而不專於刑罰斯爲催科之撫字矣立之程限而不爽其期示民信也數必躬稽而勿委諸人示民肅也俟其收穫之後卽布諭使納而不拮据延緩以恣其浪費蓋所以體民而非以厲

民也示之以國家惟政之供啓之以安靜不擾之利民亦可以心感者而獨怙終梗化乎哉其中有怙終梗化者刑一二人而衆惕矣若朝令夕改弗躬弗親而矜不介意使小民得一金而莫知所措者任情縱肆然後從而拘摯之桎梏之亦晩矣上虧國課下戕民生其亦焉用之此廣德意者猶不可不於催科而加之意也至於查盤一節猶所當重國家大計錢穀爲重故一二犯侵欺者必議罪追賠然其間坐侵與實侵情有不同實侵者該役親領起解而入己花費耿覩常法坐損官儲其罪在不疑無容論矣若坐侵則係管徵錢糧其或未完有客戶拖欠恃頑不依期限者有迫於凶歉催督雖急而小民無措者有田地飛灑戶存虛糧而征追如故令包賠補納者有佃戶奸猾收成之後卽曰逃亡無從追攝者若此類不可悉數未必皆管徵者之侵欺也若查盤者不逐一詳審而槩以侵坐之使終身禁繫饑斃獄中至於損廬墓鬻妻孥而終不得完其哀戚又誰控訴耶卽有欽恤使出爲之開釋爲之末減然受困固已極矣每每府州

縣官一經上司委以查盤其間有過爲逢迎者以括索爲風裁以深文爲實幹奉行者概文移之雜沓抵罪者若株連之不勝不知小民何辜今被累至此極也且一院之清查未幾而別院之承委卽繼拘追隸繫迄無寧日問罪成招連坐千人譬之人之一身其有疾之膚攻刺方已而旋及於他所幾無完膚柰之何不索元氣而成痼疾也豈特供應之繁費事權之紛錯而已哉　臣生長江南目擊斯苦又叨任縣令益睹民艱玆者待罪言官適逢　皇上好生之仁諄諄

示諭故冐昧陳之如果　臣言可採乞敕該部裁議酌行各處撫按衙門轉行有司官員廣推德意用情寬恤可開釋者勿拘於成案勿狃於避嫌勿曲狥乎上司之意奉行惟速而事不踰時實意求情而文無虛塞詞訟嚴濫受之禁聽問開和息之門考職者以循良撫字爲尚而不多以積紙贖爲能以勸諭追納爲先而不以嚴刑比併爲尚一切差委查盤官員果係該戶實侵者卽問罪嚴併如律以儆將來如查係別因非干本身侵欺亦當原情泒追毋得濫坐以致無

辜含冤其各院差委查盤者除鹽法則清查鹽課茶馬則清查料價外與夫巡江等衙門原係錢糧數少凡起運存留正額錢糧已經巡按查盤過者數月之內不得復查以致差遣紛紛勞擾百姓止抄招呈報如問刑條例開載查盤從一歸結若本處缺巡按者不在此例庶吏治益修而民困可甦朝廷德意流布於無窮而社稷靈長鞏固於萬禩矣

敬陳民瘼以崇實政疏

蕭彥 戶科給事中 萬曆九年四月

茲者雨澤愆期上厪聖心祭告祈禱一時並舉我皇上敬天勤民之忱即詩書所稱何以加焉臣竊惟災變之來自聖王之世所不能免而能使災不為災變不為變者其恤民素也恤之有素故其民可動可靜可凶可豐而卒不可搖久安長治之慶端必由之恭惟皇上御極以來講學勤政任賢圖治無一念不為民無一事不便民天下既喁喁焉沐浴膏澤而

歌太平矣而十二年來天災流行禾稼鮮收大江南北及河道等處其荒猶甚臣聞之道路云即今春夏之交餓殍滿目流離載道夫不能有其妻父不能有其子草根木皮剝取殆盡甚則什百為羣剽刻不時乃今雨暘失調麥又告病矣閭閻之蕭條日甚天時之豐歉不常盜賊之警報時聞郡縣之消弭無策終夜思之可為動心撫綏之策非今日有司所當加意者乎今之言撫綏者率曰蠲賑夫蠲賑豈非朝廷大惠哉然可暫而不可常也臣以為撫饑民如養弱子為即一飲一食皆可以調理又如治貧家為即一錢一縷皆可以樽節隨時調停因事補葺以廣皇仁而固民志則有司者事也朝廷之德意雖宣而有司之奉行無實欲民生之安不可得已臣請粗陳其槩而皇上試聽焉其一詞訟臣惟訟以理民而行之不善則其病民蓋亦多端矣自奸民以首告為騙局而民病自職掌不明吏好多事一詞而希按並准一人而守巡兩告他如糧儲水利等官又或槩行准理一經批發有司莫敢低昂則紙贖煩而民病有

司官或任意偷安遲延歲時或出徇僚屬稽難承反或過避嫌疑明知不枉則守候苦而民病臣初任浙習見其弊及詢之三吳兩淮亦復如是此其賠損民膏非小小也臣以為兩造具備從旁而首者弗准可也事有職掌非其職而誤准者責令先繳可也即事有兩干亦宜從一科斷而告紙民紙等項弗重追可也有司偷安避難不即受理撫按官罪之可也省一詞訟則省一害減一衙門則減一費夫非荒政一事耶蠲田如積穀之額何臣以為不然穀之積固曰備

賑也郡縣之完者自當如額不必論矣如前饑荒等事即已貯之穀猶將有議焉而顧藉口額數以取盈窮民耶臣 皇上惠養元元之意殆不若此臣 請下部再議行彼處撫按官酌災荒之輕重爲裁減之多寡以俟來年仍如原額蓋權宜之術固不妨經常之制也至于罪贖輕重律有正條即例得納贖者亦宜量其力之有無毋以贖鍰取盈而正罪之外或罰穀以補倉或罰料以備造作凡如此類撫按官體訪得實必罪無貸斯其於民不特小補而已其三刑法臣

惟貪酷皆民害而酷爲甚邇年以來賴 皇上德化貪風息矣但各有司類不察親民之義其體日峻而勢與民日遠以搏擊爲風力以深刻爲執持淫刑以逞動至什百無辜而死杖下以傷天地之和蓋不少矣我 皇上屢發 綸音殘暴之禁非不嚴也各撫按所論劾非不多也如近者陝西河南所奏劾非不重也然僅一罷官而止耳臣 以爲懲酷之法未盡也查得 大明律以理決罰邂逅致死者勿論其決罰不如法則有罪其故勘平民則有大罪夫所謂故豈必索賄之謂哉或以一言之觸或以左右之譖夾拶竝行刑杖至百必欲置之死地者臣 以爲皆故之類也又查得 大明律越訴有笞罪夫所謂越訴蓋不由本管官司竟自上告者耳然其罪笞而止也而今之有司往往防民之口以掩已之非其被盗也猶制之毋容上聞其受抑也鍛鍊之毋容轉告一不如意則藉口越訴毒刑無已事未白而身先斃矣甚且中以他事害及身家以懲其後若是者或什百之一二乎爲民父母乃與民爲讎耶臣 以爲亦故之類也

朝廷視民如子而彼直無故而殺之即重處之似不爲過 請乞勑部酌議通行撫按官嚴加訪究痛懲一二以警其餘或亦挽吏弊而結民心之事也其三徵輸臣 惟推科撫字古來分爲兩途然以[illegible]度之推科非撫字不行兩者固相濟不相左也今錢糧有定額矣然獨無次第緩急乎京解錢粮有火耗矣衙門之工食官吏師生之廩祿孤老之月粮此等加耗不可省乎乃槩徵而槩加之一有羨餘則曰貯待公用而其所用謂何百姓不知也而寬一分民不受一分

之賦哉至于有司之費用監司之供億但從撙節即
織葦亦民利也其他隨地便民之事當有不可枚舉
者臣近覩庫藏如解納胖襖絹布一節河南山東等
處或一省類解解必抑之以官鮮有通者而順天等
府及湖廣等省則各縣零解如善化長沙湘陰鍾祥
石首等縣胖襖多不過三十件少則八九件詢之皆
特差解戶餘無別項蓋錢糧無幾而路費幾倍矣誠
有以處之其省可知也由是以觀天下事有利于民
而因循未及舉者寧必乎哉然此惟撫按能察之惟

地方有司能勤而行之事苟利民無問鉅細可也其
四賑濟臣惟救荒之政不盡于賑而賑其大者臣於
萬曆十年冬取道淮安比其時米價驟貴每石一兩
有奇然猶苦無米而當事者議發淮安倉糧以五錢
出糶不移時而價平矣臣以是知賑濟之策所利於
民者大也今大江南北及山東河南等處饑荒既甚
而麥且告病民情皇皇臣請行各撫按官責成有司
及時賑恤各該預備倉所積之穀雖不可不爲緩急
之[illegible]以濟地方燃眉之

急悉心區畫務使民霑實惠事完造冊奏　聞而自
此之外更爲多方措處米價可平則平之富民有粟
可貸者以義風之以冠帶榮之時時勞來以慰其心
事事省約以贍其養第能實意爲民不患事無長策
如此庶民困紓而民心固矣夫民當其窮餓之時易
德耳惟　皇上一號令間也投醪挾纊豈在其多哉
其五訪察臣惟稂莠不鋤則嘉禾不殖按臣行部類
行訪察所以鋤稂莠而殖嘉禾胡可已也然臣曩者
伏在閭閻習聞民間畏避院訪若赴湯火邇來則玩

視之矣此無他其被訪者衆而發落輕也被訪者多
至數十餘人則其勢不能皆實勢不能皆實則不得
不從輕輕則不得不玩夫訪不足以示警而適足以
褻威則奚爲哉臣以爲與其多而玩也無寧少而精
也今大江南北及山東等處有等積猾巨奸專以賣
訪買訪爲業招權納賄假手報復肆焉無忌其地方
之富豪者悉從而結納焉州縣小吏且莫敢誰何矣
在淮揚等府私名曰躲雨會言不避風雨也在山東
私名曰[illegible]船言不畏風波也此輩肆行而當事者

一不察而墮其術中於是巨奸得志而貴莱備受禍
矣欲不輕且玩得耶此海內通弊不獨一二地方為
然　請勑各該撫按寧慎毋忽寧少毋多苟得其真
每府止一二人未為不可或彼府有而此府無亦未
為不可惟在懲其過惡之重如前賣訪買訪輩即置
之死地不為惜而事涉影響過未深重但一有司得
而治之者悉置不問即誤在訪中亦聽辯豁毋以體
面之故文致之也盖良者有所恃而奸者有所俾地
方其所濟乎若曰以多訪為風裁臣不知其可也其

六錢法臣查得萬曆八年湖廣巡撫王之垣一本疏
通錢法以裕經用等事奉　聖旨鑄行錢法原以便
民不求美利欽此臣伏讀竊歎大哉　皇上真損上
益下之仁也乃奉行諸臣率不能體　皇上之意以
求所以便民之實故間有稱不便者豈法誠不便哉
抑行之不善耳夫製錢必以銅銅固川貴產也路有
水陸有遠近價有伸縮開鑄日廣則銅價日貴其道
近而價縮者即多鑄廣發不拘拘于額可也若河南
山東山西浙江不通之處銅價騰貴每百觔直可十

餘金較其所費與其所鑄大不相當而當事者又無
所以措置之方司府則取之縣縣則取之鋪戶里長
每銅百觔給價七八金而止而其餘者皆所私償也
及鑄完給發則又責之鋪戶而鋪戶又減價而轉之
他所矣此非法使然也實心體　國者為之耶往者
鑄錢之令通行天下及雲南據實具奏則　皇上
即調停之矣臣皇上以虛中治天下而諸臣不能以
實心應　皇上　皇上本以為民而諸臣緣以為利臣
竊以為奸也臣請勑該部酌覆行各撫按官從實杳

議事固有一省而各府互異者有一府而各邑互異
者宜　上德而達民隱固不嫌于直陳也以上數事
特據臣所風聞言耳臣知書生之談不諳時務然
念杞人之憂竊以為恤民之政即祈　天之實故昧
死言之伏惟　聖明留意

瓆拾民情乞賜採納以隆治安疏

張棟 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十四年三月

本月初三日該內閣傳奉聖諭朕見連日天氣昏濁塵霾蔽空又覽臺官所奏主百姓流離朕甚憂惶驚懼書云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又曰民無常懷於有常仁古人之言甚有裨於爲治君民一體憂樂相關其害甚大惟今之政固善亦有防害民生者不必著各該有司明白條具奏請定奪庶幾仰回天意以遂民生朕與卿等共享太平之治卿等傳示知悉欽此

臣待罪該科莊誦綸音奚勝感激蓋視民如傷不數周文王今見我皇上矣有君如此於太平之治何有而民復有不得其所者致厪皇上之慮也臣新從遠方來經由五六都會所至問民疾苦則閭閻之內畎畝之間民財日匱民生日窮流離遷徙誠有如皇上所慮者臣愚無能出上計以裨至理第能實取閭閻畎畝之情萬里君門而不得達者爲皇上控焉一曰蠲免無實惠何也蠲免錢糧朝廷曠蕩之恩也君恩如天矣其傍皇周浹無乎不被而節年議蠲率以起運存留爲限制蠲存留而不蠲起運豈非以起運爲急存留爲緩耶但朝廷之議蠲非直以虛名啗人而不必其澤之下究也蠲存留是有蠲之名而蠲起運是無蠲之實此何以故蓋所爲存留錢糧系過官吏俸薪師生廩餼庶儀祿米孤貧口糧等項而已此數者不因歲登而可加不登而可減也亦豈之內額設員名自有定數偶遇災傷謂可減其人乎人不可減俸廩不可減而曰存留可蠲何弗思之甚也故蠲存留而不蠲起運猶弗蠲也臣以爲弗蠲則也

蠲則何分於起存也倘司農以歲計爲憂寧損其數如欲蠲五分請損之爲三分欲蠲三分請損之爲一分付而用其七什而用其八總計銀千兩或納七兩或納八兩即爲全完使愚夫愚婦明白而易曉則庶乎所蠲皆實惠哉然有司之踏災撫臣之報災撫臣勘災展轉往復動經歲月迨奉俞旨則徵收已過半矣奸民倖未然之惠而故意延捱良民懷已然之數而安心輸納以故所蠲者多屬奸民而良民不與焉此又何貴於蠲也自後踏災報災勘災並宜剋期立

限毋使遲違而奉旨准蠲者寧於次年新餞糧內扣
免則受惠者偏而且均民情如此二曰裁減無實利
何也節省美名也 皇上躬行儉德中外臣工夫誰
不曰節省顧省所可省者斯足爲民利省其所不可
省者未必爲民利而適足爲民害此無庸枚舉爲也
即如條鞭一事其初議也未始不因地方之繁簡而
定公費之盈縮也一歲所用取足於一歲所輸民未
見其爲病也有司者欲投時好搏名高則取於原定
之數而日請縮焉然不能縮於用也遂令所入無以

支所出矣而包賠加派之弊滋矣是其未減之先有
此事有此用而民以衆人之力供之衆供則易舉及
其既減之後亦此事亦此用而昔以衆人供之今以
一人任之獨任則稱累彼爲之民者方羣然稱累於
下而有司且自伐其功且嘵嘵於人曰我能爲民節
省也我能仰體 皇上儉德也吾誰欺欺民乎欺君
乎故臣以爲節省之心不可無而節省之名不可有
有節省之心則必能簡約以先人而減樂省騶媵第
[illegible]民爲實利務節省之名則必將刻覈以繩下而

公辦私受民不堪其包賠加派之若矣則又何如因
其舊而不必減使衆易供之爲愈也裁減本以利民
亦足以害民不裁減則不見其利亦不見其害民情
如此三曰紛更無實用何也紛更與因循其獘等也
而紛更尤足以害事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而好
名喜事之徒每每不安於蹈常襲故自知其計自多
其力請因請革各從所見其在上者不察遂因而可
否之以致行之方習而遂即議罷罷之未久而又復
議行炫觀欽聽使民無所適從此臣往爲縣令時所

親見者也一徵收也或人以爲投櫃便或人以爲投
櫃不便旋行旋止一夫馬也一人見以爲有餘一人
見以爲不足旋減旋增一丈量也忽焉從新忽焉從
舊一書院也忽焉欲廢忽焉欲復諸如此類未可次
第舉即人之所見各別妨矛盾獨怪夫請因則因請
革則革漫無定主豈天下竟無畫一之論耶在內之
通行日異而月不同在外之約束朝更而夕改所謂
民志一而天下寧安所望矣蓋天下事無不利者無
不害者無全利者無全害者日紛更月見其擾何裨

實用民情如此臣愚無能出上計以裨至理此三者
大都瑣屑小人之見也儻於生民有所少關焉特望
聖明俯賜採納臣愚不勝惓惓

救荒無奇及時講求以延民命疏

王德完 戶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六月

臣聞古者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年之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天下內外蓄藏可指而數也京師漕粟僅支四年之食各省倉庾竟無卒歲之儲彊家大戶舊不接新細民窶夫朝不謀夕歲當豐穰猶可偷生一遇凶荒便塡溝壑昨年四方災沴盛行蠲賑不遺餘力然困倒庾竭莫可誰何須以撫臣請賑饑漕粟三萬石尚且難之設有方二三千里之災數年之旱安所取給中外廩廩可為寒心臣聞易誠思患預防書稱先事有備災荒之年民多伐桑柘鬻妻子流亡死徙不忍見聞廟廊之上宵旰咨嗟郡邑之間倉皇蹐踏積貯無索常自懊悔及災傷甫起年穀方登上下嬉媮絕口不譚積粟惟倖天災之不至罔虞荒政之不修其於先事預防之訓何似此臣所為欷歔而歎息者也夫穀有貴賤用有輕重惟握其輕重之權則財可足而民可安管仲曰民有餘則輕

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此齊之平準魏之平糴爲富強之根抵積貯之楷模也夫農夫作苦無間豐凶歲凶苦穀貴無錢可買至豐年始得石粟則公私督責交迫一時又苦穀賤所售無幾終歲勤動轉眼罄空迨至凶饑依然餓殍今年水旱之災雖有想豐穰之處必多臣等愚見宜及此時遵體管仲之遺意講求李悝之良法令於豐收去處借支官

錢廣收平糴隨市價低昂量增數錢以勸稼穡待至歲有饑饉減價糴賣以救凶荒仍令各處修蓋常平倉平廩一省錢糧通融支給各隨州縣之大小戶口之多寡爲積粟等差其斛斗則式務令較量如一相度地方可窖藏耐久者扣糴三年之食而止其南地方勢下濕慮有浥爛稍令出陳易新在在救粟有餘則災地漕糧可折如耿壽昌請糴三輔河東東郡穀可省關東漕卒過半陸贄謂一年扣糴之數足當轉運[illegible]可[illegible]行之積貯既蕆伸縮在我備荒長

策何以踰斯或以舊有預備倉近且建保赤倉臣等玆議得無多事乎不知預備一於賑而不還平糴則常存而不朽保赤尚勸借而取息平糴則受糴而無追語云翦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苟可利民髮膚何愛乃憚好事哉或謂國用甚詘何從得糴本若于不知國家發帑金賑濟可二十萬則三十萬可四十萬捐棄不責償今糴本暫借原非棄捐況賑之後時雖費無及備之先事雖災不害其功效又相萬也或謂法制不善祗足害民查盤問罪恐添一累不知戴胄之

義倉朱熹之社倉法豈不善苟非其人皆足爲蠹然不罪其人而欲廢其法是因噎而廢食見刖而廢屨也外之甚矣若查盤一節請自今常平倉勿入大查盤內止令清實數杜侵漁不許科罰翻爲民病則人存而政舉禁止則令行矣然此自內地言之也乃沿邊事多兵甲時興儲峙糧餉猶爲急務志曰雖有湯池百步石城十仞而無粟則莫與守也邊塞轉運甚難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惟召商中鹽納粟謂之飛輓苦無轉輸之勞而有粟之利也國朝洪武永樂時

邊商引言每引止輸粟二斗五升小米不過四石商利甚鉅故耕種甚勤邊地大墾倉廩自實弘治來尚書葉淇變爲折銀之例維時粟一石值銀二錢每引納銀四錢二分自以八倍之利後至七錢五分又以爲十五倍之利而不知邊地從此荒蕪米價因之騰踊倏遭旱魃銀四五兩始買粟一石於是有米珠之憂師旅云行糧不繼乃發帑金十萬糴買又無所得粟於是有脫巾之患矣今鹽商墾田納粟之例不能遽復宜準平糴之法行之耿壽昌常平初制只令邊

郡皆築倉賤糴貴糶宋眞宗內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糧令宜畧放其意預發九邊年例銀兩趂時豐熟召買糧料不拘豆麥穀粟盡數收糴約邊軍十萬一年糧餉扣用一百二十萬石各量兵馬數目多積預備及至支放之時查照豐凶兼支本折糴之豐年則二石而有三石之餘糴之凶年則六石而有十石之用夷虜不能爲之困水旱不能爲之災豈非治兵理餉安邊足用之善經乎然此非臣始言之而始行之也臣考萬曆十五年以司農宋纁言發留

京戶部庫銀二十五萬兩臨德二十四萬於陝西河南山東山西直隸減糶矣十六年又以司農言勤支餘剩糴本義勸香稅銀兩收買二麥矣十七年以按臣徐申言動支贓罰銀一萬四千五百兩發饑糴且令各處撫按照例行矣十八年以經畧鄭洛言發糴本八萬四千三百餘兩於陝西召買糧料矣二十年又以郎中李甲言發臨淸倉折糧銀十萬兩於大同糴買矣然或以災祲而行或以農穰而止或以募兵而作或以變弭而輟或暫行於近畿而未遍行於外

地或請於一二塞而未變及於九邊以故欲糴則無銀欲糶則無米愍玆宿疾未試良方夫䟽厥人之食而不知收郊野委人之骨而不知發帑關有即能不惻然臣等伏讀皇上節次綸音不曰儲穀備荒地方要務則曰豐年召買糧料甚爲得計不曰近來各地方官平時不以備荒爲意一遇災傷賑救無策則曰凶荒旣稱無米可糴及查豐收又不趂時糴買所幹何事大哉王言軫恤民隱痌瘝在躬獨照顛風肺肝顯見而往來督劾未臻[illegible]皇仁未嘗者則以法不定

也伏乞　勑下户部平糶舊法一應輕重斂散出納
衰益事宜轉行各省直邊鎮督撫司道等官悉心商
確擘畫科條期於邊腹咸宜農人兩便開具上請俟
裒衷裁定頒布施行其有守令奉行不効者令撫按
官不時論劾督撫監司不恤民艱者許臣等兩衙門
指名条奏則上意所嚮風動景從倉廩未有不充盈
糧芻未有不豐膽內地未有不康乂邊陲未有不阜
安者也臣等欵欵之愚如此惟　皇上釆納幸甚

敬陳賑安之說以備聖明採擇疏

趙完璧 戶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十一月

頃者中原之地雨水爲殃饑餓之民嗔目竊礦幸賴
聖明在御不加捕治令之解散恩至渥也深計之臣
請發請留以備賑恤畫至良也顧發德音廣惠政者
君相之商確有司不任也體良法破故套者有司之
桔据君相不遑也倘令有君相之能而無有司之能
則與畫餅奚爽何異哉臣嘗待罪有司敢以焦勞而
試者條之爲六以　皇上試垂察焉一曰公報查蓋民

間貧富豈盡知之往者賑恤之令一下必訊其數于
里書里書爲政公少私多報賑一丁需錢數十多者
空名可與無者枵腹勿列吏臯新恩于滿室老弱絶
望于無役使給者弗貧貧者弗給識者每悲之矣合
無今後諭令各州縣正官并佐貳之賢者分歷村原
比屋而視當食者人給之小票乃登以籍貧者不必
有差猗役不得並給則貧富靡能相欺而里書可無
奸也二曰時給于盡垂斃之民朝夕爲命往者發廩
之期或無次第即有之未必皆信以故待食之[illegible]

于市朝身既不得賣傭食又賒于指賑及其既領索
價滿前食庚未遠而囊已先空安望其度歲月而甦
旦夕也合無令後諭令各州縣開倉之先次第村落
厲行而揭示之各定其時日至期之日凡在所定放
之務盡即有他事不得相妨庶幾來者即去則粒粒
有可炊之實而糠粃皆活命之寶也三曰禁扣抵蓋
荒歉之民僅餘殘喘于之升斗將數而炊而里胥之
奸人或指名公費或駕言幇貼恣意扣除相視莫敢
誰何致使歸來發向隅之悲入門孤妻女之聆是

聖明之惠爲奸貪之資矣合無令後諭令各州縣嚴
爲禁示如有里胥之徒指稱前項名色扣除饑民賑
濟者以搶奪之罪罪之庶膏澤不至下屯而雨露可
無旁漏也四曰毋假勸借蓋勸借之名國家原以相
周之義教聽其願也邇來有司之官不體民情責以
里書令其報舉得賂者放釋而去無賂者開陳而拘
及其至官也定以數目嚴法比較過于催征官得十
一里胥十九然後以其餘剩者散之民而粉飾之夫
徒奪諸彼以與此賢者猶以爲非而況名爲勸借實

同劫奪如之何其又舉也臣以爲若此者可禁也五
曰毋縱奸民蓋垂盡之夫情固可矜奸貪之勢漸不
可長邇來一遇饑荒之歲貪夫孽子相呼爲羣入之
室而強貸之不則奪門掛撻較轢萬狀大搶竊乎田
野小掠取其菽禾官以其貧而弗之刑也而彼益驕
其心益潰其暴民之弗安實由于此是厲之階而亂
之萌也臣以爲若此者可禁也六曰毋侻富室蓋人
情富相窪則卑下之百則役萬則僕此自然之理也
故上富之來待而舉火者常百人中富之家待而舉

火者五六十人最下者亦不減二三十人或預賣其
力而募升斗或暫稱其息而約貸償或托身于傭作
而爲依或鬻市其田土而糊口大都邑有千人之富
則天地不能災矣邑有五百人之富則歲歲可無饑
矣邇來有司之官偏抑富室聽斷不論是非而富者
罰兩造不卜曲直而貧者勝催科急則責之代補差
役冗則借之幇貼高者以是博風力之名而卑者借
此爲囊橐之討率使富者日貧貧者無依不幸而遇
饑荒之歲彼此不相顧有無不得通不坐以待斃則

率爲不逞矣是郡邑之耗而世俗之蠹也臣又以爲
若此者可禁也夫此六者由前之三說則實惠可孚
由後之三說則驚擾可息道固相成機實相濟當事
者舉此而行之而危亂有不指麾定者豈理也臣區
區一得之愚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施行則於荒政
萬一未必無毫毛補矣

敬陳末議懇乞聖明採納以保民生疏

桂有根 工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

臣觀天下大勢猶一身然邊陲海防四肢也江淮兗
豫諸郡腹心也虜酋跳梁倭奴起釁是四肢已受痺
痿之患所恃內地帖然元氣肇困或可從容調劑不
致決裂困憊而不可救乃今江北河南山東水潦爲
災是處米珠薪桂人皆菜色枵腹老稚塡于溝壑而
橫野肉骸盡屬餓夫充口之具少壯逃於四方而饑
寒流移羣爲劫奪嘯聚之謀去冬已有此景象嗣今
春又不知爲何如也且一物失所猶稱向隅之悲況
方內數千里之廣絕無生計者乎匹夫不獲尚乎天
地之和況中原百萬生靈瀕于危亡者乎竊意 皇
上深拱靜攝之餘值此陽春發育之際當有惻然動
念收羣策而爲之拯濟者 臣汝南人奉職東兗接壤
于徐淮之間百姓困苦之狀亦既耳而目之矣敢因
諸臣至再言及而不忍默然已也謹攄愚見條爲五
議可佐荒政萬分之一伏惟 皇上試垂聽焉其一
在發帑藏以賑匱困蓋內府外府之蓄原以待天下

緩急之用往年江南大旱曾命科臣賫十數萬金以貸昨歲日本兵陷朝鮮亦不惜二百萬救之今中原啼饑待斃更慘于江南而民窮盜起又不啻屬國之殘已也徒使仰給于郡縣倉廩之粟是以杯水救車薪之火耳必無幸矣願 皇上俯撫臣之請留漕粟二十萬均給于被災地方以解目前之急仍埊如曩昔江南故事出帑金十萬以賑之食垂絕之民庶中原赤子得沾一視之仁而內變潛消大愈于流民兵損費不貲而無益于用矣其二在停徵額以示寬恤

蓋郡縣水潦之日各撫按申請蠲免豈不蒙溫旨煥發詔蠲田租之存者乎然存留姑緩漕運未停則蠲者十一徵者十九民且不見免之恩而祇苦于徵之爲害懸釐孑遺何以堪此誅求爲也臣願 勑下該部作速施行被災之處春夏而前不許歛解稅糧起俵馬匹即河工運道攸關不容緊已姑以各縣停收銀兩借支總俟麥秋之後從容收歛以補各項之數庶荒春饑夫得以一意謀生或可勉強安業以延旦夕矣其三在併工作以均募力蓋舊例沿河上

目淮揚下達兗濟額設夫役月餼人給一兩儘可足一人之食然依額用人則供事者少而利之所及亦有限誠廣募於常額之外人將慕利忘勞趨役日衆豈但所濟無算而築濬之工亦可計日而告成矣至如性義嶺當兗徐之交總河尚書舒化龍嘗建議創開一渠洩昭陽等湖諸水一以息金魚等縣渰沒之憂一以救運河隄岸沖決之患果早速行勘撫按依原限報覆如係可開隨允所請即以數萬金量增僱值以爲招募則乘畚負笞之夫嚮應雲集饑人有生

之資洪水有洩之地猶有稱一舉而兩利者也其四在省煩文以專責成蓋各省有撫按督理司道郡守管轄州縣各事事于境內此其體統固然第民生危苦阽危而往還文移駁查勘覆輒動旬月恐條議未覺而災疫之衆已半委溝中徒免惡少潛懷不軌而亂萌寖不制矣爲今日之計撫臣有統率之責一切應行利弊事宜直下州縣而刻期以考其成功州縣一有便宜事體即隨機調停運用省直申文照驗而司道郡守止從稽核而臧否之此濟變之微權可以

支持倉卒廣布方畧不可不舉者也其五在禁流言以安反側謂大荒之世惟流民可虞顧饑民轉相流徙明有着落之迹人亦得緣迹而為之處獨流播不根之言一倡百和信以傳訛能令無知之輩倡狂四起萬一豪傑乘而圖之其究有不可勝言者況東土中州又流言易惑之人往年師劉大盜羣起搖動天下皆此中流言之為前歲臣在金鄉去豐縣不滿百里彼中一夫妄言無論編氓士民紛紛逃徙臣會該縣實知縣撫慰之旬日廼定此猶近日殷鑒也今數

千里民不聊生流離載道可不為之慮哉是當咨行省直撫按多方撫字嚴示造流言者之禁務令漂泊之夫曉知九重德意而飛語浮言不得交相浪謠以為禍本則饑民不失為良善而 社稷之利匪淺鮮矣雖然臣愚猶有意焉自昔譚荒政者曰太上修德其次修救臣所獻參參五議皆救之事也得無拘于末流而忘本源之論乎聞之醫家云急則治標緩則治本今河西未靖遼左報警東倭犯順臣測中原東[illegible]淮北之民展轉流亡而不易收拾時事之孔亟甚

矣是以臣之效忠以為 陛下計也如此蓋寧私憂過計以甘冒瀆 天聽之罪毋寧坐視窮民釀亂以貽君父中原之憂區區瑣策不識忌諱伏望 皇上軫念重地宜保民瘼可慮㫖允臣言而勅下該部作速議覆施行天下幸甚

[illegible]積弊尚存伏乞剔除以撫災黎疏

夏之臣 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

臣竊惟京師北據幽都譬之人身則元首也西距虜東距倭其肩背之患也而所恃以為腹心股肱之重者則是襄八府而南惟河南山東江北等處乎百里百萬生靈為我國家之元氣耳其人性鷙悍大都游食而寡積易動而難戢雖無凶年苟有虐政率皆目僩而心非之急則輕去其鄉相煽為禍矧茲何等時也猶有積弊流于民間恐不為之滌蕩也臣目覩昨歲夏秋以來陰沴異常饑饉存至轉徙者扶老攜幼不辭浮冰而行流寓者負竈釜門甘於結茅而處丁南數歲不轉斗粟則室如懸罄皆可知也田畝阡連難饜一飽則貧無立錐可知也以日為歲兼值閏月之年自秋徂冬難緩須臾之命蓋至槐頭麻葉豆餅穀糠草根榆皮無所不啖則民之窮真徹骨矣民之不胥而死亡也僅十而亡矣彼瘦死溝壑僵死原野者皆吾赤子而况凍餒在前死亡在後即慈母不能保其子而謂強壯有力者能坐以待斃乎脫或一倡百和斬木揭竿臣恐大責以南長江以北未可謂晏然無事也比者撫按各院請賑請蠲業有成命有司加惠元元勞心撫字循行阡陌至廢寢食者固多而日暮途窮深根固蒂藉故事為口實肆侵漁于漏網贖擊左右而不知察起乎痛痒而不知惜者豈少也哉臣請不厭苛細數其弊而冀于吏始焉一郡一邑賦有定數廼總算者欲中其膏肓則溢其數于額之外名曰餘銀詰之則曰此以備賑拖欠耳彼墨者甘之如飴不煩鞭朴以實其槖乎試取派糧底冊磨對弁稽之納戶之口其數立見此其弊一一錢一穀皆民脂膏即于正數取盈已稱竭蹶廼欲藉名入耗剝鐵以鍼計納銀一錢小民多至一錢有半是輸之官帑者一金入之胥役者三三金也朘民膏血以赴谿壑此其弊二頃下蠲租之令小民拭目以望皇恩往往蠲者什之三四民間百不沾一或豪猾規避臣使殷實之戶代徵而全併所稱惟正之供不在公家亦不在編戶則何以居焉蠲租勘實此其弊三完[illegible]欲明公戶亦以藉為定乎有如戶不投甲甲不投

里里不投郡邑之總孰知其爲完某爲逋豐稔之年何所扣算補徵此花戶名籍在在當有獨江北僻遠州縣不然混派混徵恒必由此其弊四積儲貴廣有謂社倉可倣而行矣不知一經承管百胥煩興不惟守者即假更代爲騙局視出入爲利藪薄支而厚取其值應散而方重于斂緩急無賴閭里騷然則不行社倉之故也此其弊五城垣市堞所在傾圮不葺而新之何以保聚固有陽爲檄淸陰肆科罰者初派之二非不稍給料價而工程完報之後猶須繳還不

則徵色發聲索以他故是借富戶之名如赴湯火此其弊六方日未及晡道絕行人朝不保夕時常偷盜則訓練鄉兵豈謂無見但令農工商賈遠近貧富苟無養贍而妨其本業則民有死不願者況數百餘人挑選一人無論器械無出武藝未閑即有出且閑欲一人而捍衛數百人乎勢不能矣募兵者朝而集夕而飼茲求無事爲族黨有事隨行陣一緊以無事者當之哉故知其不可也議詢遺者豈直畫餅當是一二[illegible]弊七夫鄉兵不可莫如保甲誠欲行保甲則

先去其害保甲者平居奔命有司日無寧止一至失事人有連坐之條且積逋員役又從而酒食之牽擊之也若斯者百計營求匿不以報耳安望其十戶爲甲十甲爲保盡數籍名俾強壯而盜賊者有所稽而不敢爲哉則不善行保甲之過也此其弊八盜之強竊必有逋盜之藪隔別郡邑每每互爲窩主盜者有托而逃則半價而售主者因以爲利則僅盜是窩豈直市井無賴爲然即豪家大族亦公然爲之令人不疑亦不能動則雞犬勿寧之故也此其弊九緝盜所

以安民也果有強竊眞正執之於官尤須贓證乃捕者大張網羅累爲株蔓不致破人之產潤己之橐不止甚有用諸慘刑旣斃一人而遂百口羅織莫少解于衆人者則緝盜而甚于爲盜也今値多盜之時正其狂逞之日此其弊十夫十弊剩乎民之骨則病根以深剩乎民之肉則剜心可痛即使不遇重災之後猶當一切掃除與民休息況一冬無雪二麥如絲據歲禮所關已有人相食者邇來元旦風霾晝以爲晦[illegible]風怒吼夜以繼日豐兆之年宜不如此倘再雨不

及時比歲不登青黃不接公私俱罄哀此窮獨蓋有諸臣所不能形狀臣愚所不忍陳說者乎唯是涸涸之情嗷嗷之口未盡徹　九重而耳聞目擊有識之士共切隱憂且東夷臣測議兵議餉借貸于此者更復不淺誠欲培養元氣使腹心充實股肱強健力除肩背之患而擁護元首常無恙乎則非軫念中原務除積弊不可矣不然而羸弱其腹心痿痺其股肱元氣受傷元首隨之雖有盧扁能善其後哉臣議及此至苛至細而要之寬民之財恤民之命所謂對證之劑莫急于此伏望我皇上留神省覽勅下該部如果臣言有補萬分之一亟行撫按轉行監司嚴令所司着實殿最果有留心荒政痛洗前弊者註以上考待其超擢其不然者廉得其狀亟褫其職毋姑息一人以貽于萬人之害毋使一家溫飽以貽一路之哭則即不利民幸不病民即無能解于倒懸亦庶墜井而免下石也

四川異常困苦乞賜特恩以救倒懸疏

王德完 工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八年

臣四川一介家食六年皇上不以臣之不肖猥補工垣之缺臣即摩頂放踵何能為報惟是傾葵獻曝臣所目盟方今海內民不堪命矣萬里　君門無階上達迺西川困苦之狀則臣所目擊心酸者請借箸熟數于前　聖慮矜憐當不佚臣言之畢矣臣惟川中有大苦焉曰大木之苦採木初檄有云招商採買大本無與小民今　聖明愛養元元意誠篤至顧勢有不能者蓋大木不產于中土而產于夷巢猥窟巉巘復澗之區仰若登天俯如墮井尋採則扳躋險惡拽運則履蹈艱難固非一官一吏所能荷肩亦非十人百人所能負載者客商無多則以土商代領大戶有禁則以義民殊稱其實皆民也夫民既同不得不派以木夫木價既少不得不折以夫價其實皆取之民也督木之令急如星火民何敢漫于上供染指之條畏如碞穽官亦不敢擅于科歛欲求遠嫌遠謗聽其私議兩平食有派至以九金者有多至十四五金

者吏胥因而漁獵奸猾肆其誅求時蓋雞犬靡寧追呼相望者木夫就道子婦啼號畏死貪生如赴湯火黔寧二廠尤屬瘠夷獨是黎朽全爲窄地索橋競渡節至淪亡夷落勒錢半爲焚劫洗河既費過渡更難若非水漲龍行定是百年難出且嵐烟瘴地面房一觸輒僵溝壑委填道途暴露尸流水塞積骨成山其偷生而回者又皆黄疸臃腫之夫畧似人形半登鬼錄矣以一縣計木夫死亡約近一千則合省亡夫不下十萬木夫工銀每縣約近三萬則合省夫銀不啻三百萬既以剝民脂膏又以戕民壽命遐邇痛哭扼腕拊心故曰採辦之苦此二也一曰榷使之苦 國家征商有要地抽稅有專責近來各省直添設稅務中官若魚鱗然網盡密矣以川省言定稅銀三萬兩每州縣量派各數百金有差自市井塲鎮絲布米鹽食店酒沽下及菜傭草履無不有稅間架過唐青苗踰宋錙銖盡算額課始充州縣解諸藩司藩司解稅府稅府進千式 朝廷此定額也外有濱江衝要州縣三千餘處則太監私設私抽又在額進之外數較益

多蓋太監丘乘雲住坐會省各處遣稅官猶止一人而稅官又旁招無藉各數十人布爲牙爪此輩豈皆奉公守法惟欲暴斂橫征每商至呼衆齊登逐艙開盤任情攫取稍不如意輒加以嚴刑畧不快心必中之奇禍憑凌城社莫敢誰何出沒鼠偷豈能自饜然皇上之稅十之一二而稅官之取則十之八九奪逵商之[illegible]濟羣小之狼貪 皇上亦何利焉且商人自蘇州滸墅常州鎮江上清河湖口天建洲城磯伍家鋪團豐白羅山武昌荆州廢夷新灘巴東三十餘稅入蜀來巫山奉節萬縣盈盈咫尺頭稅五番上處重慶合州閬中瀘州敘府嘉定新津流等處無不有征一舟而經三十餘關合貨而抽五十餘次商人不惟斬其息利且折其母錢咸疾首而不樂江湖吞聲而不通貨賄訛曰易關市來商旅語曰竭澤而漁後必無魚近懼商旅不來而澤魚必竭故曰榷稅之苦此又其三也三曰大兵之苦播酋謀逆罪惡滔天破我綦江殞我將帥屠城若肆殺人如麻山塹屍填河流血赤[illegible]白首存[illegible]瞿塘[illegible]

皇上赫然震怒特置督臣調遣應雄兵五十萬分道齊驅擒斬壘報金魚穴鼠殲殄有期然川民亦大荼毒矣兵馬經過人民逃竄廬舍盡燬村落無烟渝州一帶魂定于驚惶之後命甦于垂死之餘聚散靡常悲喜乍別有田地荒蕪而耕種無力者有青苗盼望而蹂躝無存者啼饑號寒殆甚于戊巳歲矣北自保順東自夔梁兵將一臨騎馬輙至數百疋歸農里甲復攝在官有騎馬一站而僦銀至二三兩者有官馬一頭而幫銀至四五十兩者兵所不至之處則調遣

各數十疋協濟彫疲軍站省會衝衢而骨立難支倒斃塞路居行盖兩困矣兵興以來銅鐵軍器槊芻糗紗布綿絮枲衣甲線麻以至豆料火藥等項無不需于民間官價雖多民累豈少至運米鈌役病更甚焉每夫二名約運餉米三斗募民非銀兩不行一縣夫約三千名則夫價不下萬兩丁粮每石貼銀二三兩一縣丁粮約萬石則貼銀不下三萬兩一縣如此百縣可知然此猶曰費若等之財耳前松坎運餉回夫出山夜喊我兵誤以為賊而勦殺者無筭近者南川餉夫入近金紫懼賊復發而殺者三千賊衆旋亦殲斬然我餉鈌之死者巳無生矣神號鬼泣地慘天愁故曰征討之苦此又其一也夫是三苦者偶值其一民猶得以撐持連遭其二民巳難于疲命今迺三番迭見真是十室九空而蜀土之民猶不至為變者則以歲事尚幸豐稔也又以逆酋可旦暮平也脫有二三年之旱則救死不暇何計官儲額歲難供豈遑額外又倘有曠日經年之師則馬力既竭豈可伏鞭心肉巳剜那堪再割臣想此民惟有鬻妻賣子苟延逃竄

耳倘又乳哺之不加饔食之無巳則物窮必反事大變生臣恐勝廣猖狂鄢藍煽動　國家之患不在播而在民矣播酋猖獗方借我為名而我魚肉窮民為之敺逐則外呼內應決裂難收近閱蜀中突報威州玉壘隤崩山流水湧松潘地維頻震合江天鼓雷鳴酋長孟董塞入境殺人土司馬應龍聲言內犯人妖物怪大可寒心　皇上西顧拊髀能無動念又惟川省庫積久號豐盈而近漸消耗大木之銀可三百萬多郡縣派加而庫發者止有二征播之費可四百

萬除　欽發　內帑索價南滇借資留都尚不足者十之五近且檄下各郡縣搜括庫貯無礙羨餘悉解布政司充軍餉而府庫在在告空矣又各郡縣義倉社倉及常平預備倉廒處處告匱矣其在民間每丁粮一石條項重料率加往年五倍今又每石加銀一錢二分髓竭皮空銀將安出而倉穀之發又散民間易以鮮負加以升斗賠累甚多舊穀更起新粮每粮一石預征米以十之七未稼未登催科以遍糊口尚缺揭稅難支而民間又在在告竭矣倘或猝有水旱

盜賊之災則給發用銀而守藏無銀可給周賑用穀而有司無穀可周勸借用民而小民無餘可借祇令封疆之臣搔手頓足莫可為策則進銀安得不狼狽戰守安得不阽危此其憂不在民而且貽之國矣伏願　皇上軫念川中用兵之苦不異貴州貴州稅務中官業以寢停未遣引領　恩覃一視遠將四川原差太監撤回京師即各邊野沿江之稅一切報罷鑿叢黎庶喁喁慶更生萬一　聖意難于盡罷擇其川江地衝聚去處會撫按委官征取斬足原額以佐軍需其餘偏僻地方不係商賈輳集者禁止勿榷澤渝錦水恩重岷山至　三殿大木恐將舊蓄楠構造以壯　皇居俟播平十餘年後瘡痍既起元氣既充方興採木之役仍着令動支庫貯不派民間即派民間亦必給商採買萬勿驅民深入就死如向日入財兩空則四川赤子枯骨復生倒懸立解無不雀躍呼賀　聖明邊鄙無虞而廊廟有濟臣不勝待　命之至

萬曆疏鈔卷九

史職類

萬曆疏鈔卷九

史職類

懇乞聖明申飭史職以光新政疏

張位 翰林院編修 萬曆元年八月

臣聞古者左史記動右史記言故當時聖君明臣經世之蹟炳然侈於後觀歷代建置不同厥任均重我祖宗時尚設起居注官故聖政記日曆諸書謨烈丕彰允爲昭代啓佑之典後因詳定史職以翰林脩撰編脩檢討專任紀載之事而起居注遂罷今國史之員雖設其名存其實廢矣臣頃備員纂脩竊見先朝政事不過槩括章疏之存者紀之若非出於詔令形諸建白則近者以無據而畧遠者以不知而遺中間精神脉絡每有不相聯貫致使聖代鴻猷茂烈鬱而未章非所以媲前徽而光後範也舊聞史氏中亦有隨所覩記暗疏之者因事無專責往往中輟紀載既失其職徒令野史流傳淆亂失眞甚亡謂也況不値纂脩則史官充位無以自効循名責實其將謂何玆事關係不細舉世知之以爲宜復久矣恭遇聖曆更

新明良會合凡典學勤政都俞儆戒盛美之事有不見於章疏而爲中外傳誦者甚多紀載無徵誠爲缺典夫當職而不能舉守官之恥也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以臣愚見今不必大爲更張別創名秩第令見在諸臣日輪數人直史館候有明旨及朝講召對宮禁遊習凡一言一行爲師保大臣所及知者謹據見聞敬紀之其各衙門所奏所行大事關白內閣者亦據緣由紀其節畧俱俟閣臣裁定藏之秘府以備參考且今之史官將以備講論弼直之選

者也學古而未通今奚以待用誠使之但有見聞明習國家政體異時備顧問當大事不患無具夫天下事不知其非而安之猶可言也今明知之轉移無難然逡巡莫肯先發欲何待也臣竊憂之不特此一事爲然伏乞勑下閣部大臣計議如果臣言可采事體無礙特賜斟酌施行則盛美傳而國典備職業脩而人才備於治道未必無補萬一矣

循史職脩缺典以昭祖宗心事以隆繼述大孝疏　王祖嫡 國子監司業 萬曆十六年三月

臣竊惟國之有史猶家之有乘非詳之難而不失其眞之爲難也曷謂詳纖巨靡遺幽顯畢具敘述周悉揚搉該贍是也曷謂眞人之不同有如其面繪事者不能以愛憎易其貌猶編年者不能以好惡沒其實是也我　太祖肇建區夏　列聖纘承大統駿烈鴻猷咸載實錄光昭日月媲美典謨信非三代以來所敢望矣顧臣至愚極陋竊有疑而未安者建文之革除景泰之附錄也是二者臣嘗詢之父老考之載籍

大抵皆齊東野人之語而金匱石室之藏又非草茅所能窺測幸嘗備員史局獲與重脩會典又蒙　皇上嘉俞輔臣之請爰命儒臣類編訓錄臣亦供役以故歷朝實訓實錄副本咸獲莊誦冀疑一二事始知本末愈所不安敢陳膚見不避煩瑣惟　皇上留神採納焉臣之疑革除何也　高皇帝艱難百戰奄有天下挈神器而付之建文立嫡之大經也　文皇帝際時艱危興兵靖難挈神器而定之高廟濟變之微權

也鍾簴不移文代頓沒此何說哉臣愚竊謂建文紀年有不可泯者五焉自古大無道之君天人共棄聞革其命矣未聞革其年也豈惟用存殷鑒亦以實不可罔爾師曰靖難明非復讐胡為遺薄海內外已奉之正朔使之如死灰逝水也哉此其不可一也聞之長老靖難之臣覬覦茅土日夜搆建文之過非 成祖本心也事甫平定固已幡然感悟是故鄙李實獨無封事之對諭吏部不念舊惡之旨榜文條例旋即除毀文武職官仍依見秩斯心也堯舜之心也革除之議惟三十五年六月庚午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所易政令條革悉復舊制今年稱三十五年而已說者謂當時之臣逢迎為此後世不察遂謂 成祖獨斷人莫敢言歸過君父使親親之心鬱而弗白此其不可二也或謂革除而後臣下亦屢以為言而卒不可行者 成祖靖難定鼎功同再造如不革除則師疑無名如成祖之心何是大不然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也 太祖之視成祖建文同一子孫也今日之視 太祖成祖同一 祖宗也不革除謂不能仰體

成祖心必革除其為仰體 太祖心乎天下有迹異而道同者武王伐紂夷齊叩馬不相悖也書靖難所以彰成祖再造之功不革除所以紀建文在位之實而亦何悖之有矧成祖謨烈昭垂豈以革除顯不革除晦哉此其不可三也國史野史上下並傳往往信野史而疑國史何也毋亦以國史多諱而不敢盡書或涉謏墓索米不若求之野耳不知紀言紀動聞見自真誠擅三長足信萬世惟史失其職故稗官虞初售其欺爾夫年既革除事必散逸今紀建文事無慮數十家謬誤相承至有不忍讀者逞其雌黃遂淆朱紫此豈細故也哉此其不可四也所革除者不過天下後世不復知有建文云爾不知天下惟史不可誣吾即不為建文紀年立吏或違而千萬禩之後孰知今日之為得也此其不可五也夫以勢則不能革除以理則不可革除以情則不忍革除以事則不必革除而顧莫之議此臣之所未解也臣之疑附錄何也睿皇帝赫怒整旅雖曰失計然非遊獵也 景皇帝監國正位雖曰寡恩然為社稷也名異兩朝事總一

錄又何說哉臣愚竊謂景泰之錄不可附者亦有五
焉臣伏讀成化十一年十二月 憲宗純皇帝勑廷
臣曰曩者朕叔郕王踐祚勘難保邦奠安宗社及寢
疾之時奸臣貪功生事妄興讒構請擧去帝號先帝
尋知誣罔深懷悔恨以次抵奸於法不幸上賓未卽
擧正朕嗣大統於玆二紀間以帝號之復質諸聖母
亦曰此先帝本心宜卽擧行朕祗服慈訓用成先志
其郕王可仍舊皇帝之號所有尊謚會議以聞嗚呼
旣加恭仁康定之尊謚而不去廢帝郕戾之舊名前
後背拂此其不可一也臣嘗反覆錄中凡涉問安奉
迎俱爲裁抑每切憤歎繼聞之耆舊又未盡然蓋編
摩者承望云爾當時于謙王文之獄固已曰不如此
則事出無名呼加人以惡侈己之功在是非未定之
時無怪也玆何時也而尚附也此其不可二也詩於
兄弟戒勿相猶謂弟薄而兄效之也 景皇帝之薄
自不敢曲爲之解 英宗始雖惑於讒構終竟愼乎
悔恨故 憲宗之勑廷臣一則曰先帝本心二則曰
用成先志玆錄尚附不知者謂英宗猶之而不敢改

沒虞舜親愛之意倍漢文粟布之譏此其不可三也
自古中興之君與創業埒少康光武毋論已晉元宋
高豈眞有勘定之績徒以皇皇之際收拾人心猶能
立國故雖江右臨安蕞爾一隅作史者不得不與之
社稷爲重也景皇帝萃渙傾否外攘內修北狩迴鑾
神州如故七年之烈曾不得如晉元宋高之例後世
謂何此其不可四也自編年之義起史家相承莫渝
所以明歲時嚴統系也是故僭僞附偏閏附夷狄附
大義也玆景皇帝之錄而從附謂之舛以景泰之事
而系之正統天順之間謂之淆此其不可五也夫景
泰之忠臣皆天順改元所謂奸邪也修錄者咸正之
而不從至於景皇帝顧從之而弗正此亦臣之所未
解也自古有爲之君每恨無臣有臣矣每恨無時蓋
勢有難易機有難値非偶然也玆聖神在宥慨然志
懋思樹立而又斥堠煙消萑苻風靜雖水旱爲災堯
湯不免拊循賑恤自可輯寧臣不敢爲豫大豐亨之
說取媚獻諛竊以爲有君有臣而又有時未有如今

日者也當此之際凡可以舉廢救偏興利除害靡所
不講靡所不行至於前陳二者顧視爲當然目爲迂
濶而莫之議處臣所以感激流涕不能已於言也臣
又覆讀隆慶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恭上兩宮聖母徽
號詔書內一款曰革除年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
蹈刑戮有死無二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
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用之
之語今仰遵我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
書到日各地方有司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爲建祠
或即附本處名賢祠宇歲時致祭其墳墓苗裔儻有
存者厚加䘏錄大哉王言而　太祖高皇帝之嫡孫
成祖文皇帝之親姪臨御四年別無他過乃不得援
其臣之例以慰其魂於幽壤豈惟　陛下之心未安
太祖之心未安恐　成祖之心亦未安者矣若夫景
泰錄於例於情自當釐正特未有言者故因仍未改
雖於革除事體稍有不同均之史職之攸關熙朝之
缺典不可使後之讀史者憤恨痛惜於千載全盛之
時也抑臣斯議懷之十年辛巳壬午常兩白輔臣俱

以意見齟齬阻閡莫達今又荏苒數年矣桑榆之景
漸逼狗馬之病日侵一旦溘先朝露不惟上負先帝
儲養與　陛下器使大恩亦且下負所學抱恨終古
伏乞　陛下憐臣十載之孤忠察臣一得之末議勑
下該部虛心會議斷自聖衷復建文位號如成化十
一年十二月事例仍付史館將四年事蹟修輯爲錄
凡野史不經之說盡爲毀棄其景泰自爲一錄削郕
戾舊名正統天順承接弗紊使天下後世曉然知我
成祖英宗不宿不藏之盛德以慰我　太祖一源一
本之公心以彰我　皇上善繼善述之大孝其所關
繫信非眇小而臣愚濫竽詞垣茫無寸補亦可少效
涓埃於萬一矣臣不勝隕越懇切之至

恭請聖明勅儒臣開書局纂輯本朝正史以垂
萬世疏　陳于陛 禮部尚書 萬曆二十一年九月
臣嘗誦漢臣王充有言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至擬爲國之舩事雲雨載主德恢國奇宣示萬世與日月俱懸功至鉅也夫史以徵往詔來垂法著誡即止古先代之書猶當網絡遺墜采掇精要以弘鑒觀之益況昭代之史
祖宗昭爲謨訓列聖奉爲榘矱百官遵爲法守萬世

編摩文獻莫覩其彙評斯非職禁近司筆橐者之責哉臣考史家之法大者有二一曰編年之體以事繫日月而統之年者是已二曰紀表志傳之體凡君臣事蹟朝家大政各自爲始終者是已左馬以來代有述作兩者並行而宋世去我朝爲近制度尤彪炳可考自建隆後編年之書謂之日曆即所稱采百司奏對事實爲時政紀取柱下見聞爲起居類次而潤色之爲日曆修而成之爲實錄以備史官之采擇者是已其紀表志傳之書謂之正史如眞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太宗兩朝政史爲紀六卷志五十五列傳五十九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眞宗朝名三朝國史爲紀十卷志六十列傳八十者是已此外又有輯錄　祖宗宏謨要政分門析類以便御覽神帝學之書如王曾取三朝聖語政事分政體聽斷謹災省費等類爲寶訓三十卷范祖禹撰仁皇訓典六卷自聖孝至愛物凡三百十七條以備邇英進讀與國史實錄並行者是已以上三書體裁殊致各有取義乃有國之不可闕者洪惟我朝建立法制事事超越前

代而史書獨有列聖實錄藏之金匱石室似只倣宋世編年日曆之體但可謂之備史未可謂之正史至於　大明會典屢修頒布凡六曹政務因革損益之宜雖已該載而廟堂之謨謀冊誥臣工之論議文章不與焉但可謂之國家典制百司遵行之書而非史家之體蓋本朝紀表志傳之正史經二百餘年來學士大夫踵襲因循闕畧不講在今日似不可不亟圖者然斯事體固甚大亦非有獨剏特起之難何者國家制書自實錄會典外玉牒璽函鏤之尚方播在

寰寓者焜燿日星未易悉舉其諸朝野名家撰次典
故之書高文鉅議可備正史采擇者又無慮數十百
種臣本膚學見聞寡陋畧以耳目所覩記者言之如
實錄有聖德之總敘實訓皆列聖之淵猷此外有御
製文集有聖政記有皇明詔制及諸臣所編如大政
記昭代典則孤樹裒談憲章錄鴻猷錄之類悉以三
朝聖諭錄前後北征錄天順日錄燕對宣召覩草宸
章等錄更加釆輯藻潤即可以為 列聖大紀帝系
宗譜有璽牒公侯紹封有兵曹底簿封爵考悉以吾

學編同姓異姓王侯內閣典銓表及列卿表之類更
加考訂增益即可以為累朝年表制書如六統志官
制大明令律例大明集禮洪武禮制明倫大典之類
諸司列布者如宗藩軍政條例會計錄太倉考漕河
圖志海運編太學馬政鹽法志之類四方形勢如廣
輿圖九邊圖說星槎勝覽瀛涯勝覽炎徼紀聞殊域
周咨錄之類折衷以實錄會典所紀載悉以衍義補
名臣經濟錄疏議諸書吾學編中天文地理三禮百
官四夷北虜諸考述即可以為國家諸大志實錄中

有后妃事蹟廷臣自三品以上有小傳益以開國靖
難功臣錄吾志備遺錄名臣言行錄名臣紀殿閣詞
林記琬琰錄文獻備遺之類其諸高逸學節等目更
采摭於吾國志即可以為國史之列傳特諸書散佚
浩瀚未經裒聚櫽括茫無統紀是以昭代又虛之典
必須 聖明在上力為表章整輯然後可以苞舉藝
文總一流畧勒成鉅編垂著萬世此真千載一時也
臣愚伏思本朝得國之正功高千古卜曆之長將綿
萬禩 聖祖躬造而臨御最久 列聖纘紹而謨烈

重光以是禮樂規摹明備閎遠品式樞機精詳周慎
揆天揭日之文煥焉足述銘鐘書帛之賢不可勝載
今且二百三十年奎章玉簡傳之萬世者即在冊府
麟臺之上未得盡觀杜撰遺勒之一家者又皆管闚
蠡測之談未可徵信遂使 聖德鴻猷辭多散見而
無統名賢舊德事或湮墜而不收豈所以昭聖朝之
景鑠宣國美於無疆哉此其當修者一我 皇上祗
繹舊章宮中之觀省不輟一時諸臣工恪守畫一故
事之奉行惟謹但訓錄則緘藏甚閟而卷帙太多會

典則條目雖詳而謨議未具即使九重乙夜欲亟讀
一朝之事蹟殊覺要領之難稽百司庶府將熟究一
事之初終尤苦津涯之莫竟若正史既成則世自爲
編事自爲志人自爲傳一檢閱而綱條燦然指歸備
具可以輔聰明潤色鴻業甚盛美也此其當修者二
方今人文稱盛秘閣藏書故遺籍煥爛畢備宜網羅
收采綴葺穿貫以成不刊之典萬一歲月浸遠板刻
湮墜卷帙散脫事蹟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
先後將至如先臣儲瓘所嘆即有立言之士起任編

摩之責疎略抵捂秉筆安據其當修者三前代野史
家乘雖可補正史之漏佚然其間多有山厪草澤剽
襲見聞曲學宵人私騁胷臆覽之若瑰異可喜而於
事實茫無根據者尚賴故老之惇誨如存先哲之月
旦不爽亥豕輿輇才幸無誤竊恐耆舊漸彫後進篤
說舊籍罕傳新刻滋多未免疑信史而誤後世此其
當修者四　臣竊惟諸制書及朝野傳布收藏之書或
請給於內府或歛借於士紳計日可以取具即有事
體關佚者內訪之諸曹外采之各省亦計月可以就

辦惟是國之正史必以列聖實錄爲主今累朝修成
及嘉靖間與近日重錄者俱尊藏　皇史宬不敢輕
易請發內閣雖存副本不便傳觀若付史局即可給
筆札於蘭臺羣官僚於禁署議定規程刻畧成書臣
愚以爲修正史之序當以國家諸大志爲先請將郊
廟禮樂律曆天文災祥五行藩封郡國與夫學校選
舉職官經籍藝文賦役食貨漕運鹽法屯田兵制馬
政刑法河渠四夷之類量分爲二十餘目修輯成書
使朝廷之上經制與法炳然可考實爲要務志成之

日即宜共纂列聖大紀次之則后妃及諸王公侯之
表傳又次之則名臣良將循吏儒林文學高行列女
之傳隨修完者即以進呈大都起於開國之初至隆
慶末年而止其進讀節要之書查得洪武七年宋濂
詹同等纂日曆成請更輯聖政爲分四十類自敬天
以至蠻夷名曰　皇明寶訓列傳實錄修完之日各
有纂成寶訓近日閣臣奉旨纂訓錄類編亦分四十
類始創業艱難終飭武御夷已經進呈恐尚未備宜
倣此例推廣成書不俟正史成日先以奏御恭備九

重燕閒之覽御文華臨講日儒臣得以執帙進讀如此則本朝史書諸體具備　聖祖神宗之豐功峻德懸日月而無窮明君良臣之鴻猷嘉謨炳天壤而不朽豈非我　皇明之丕業萬世一鉅觀哉或疑紀表志傳之史　祖宗憲令先臣條議未及有類今之刱起者臣惟　聖祖注意史事設有專官列聖纘承謹修實錄藏之匱室亦以整齊潤飾傳信萬年之事望之後來而不謂因循至今也今士民之家承其先業尚欲論撰表章不遺餘力而況聖天子靈承萬年之

緒獨操制作之柄安可更遜讓虛此不爲乎臣考漢明帝永平中命班固爲大漢獨立一史紀表志傳凡百篇其時距漢初二百三十年若宋代則太祖太宗兩朝一修至眞宗合三朝一修仁英兩朝一修神宗後四朝一修此皆以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證又詞林記載大學士丘濬之議令內閣書辦等官抄謄累朝實錄各一部於閣中建一儲書之所凡國家大事文書悉行收貯以備異日纂修一代全史之用此臣愚所見實相符合安可謂先臣未嘗議及也或

又疑國史藏在禁闥非人可得觀世所得傳者臣以爲今實錄之書士大夫家繕寫收藏者亦不少所不欲傳者止慮諸臣傳中偶有褒貶懼生嫌怨耳若列聖功德自宜昭布寰區誰能掩之至於國家大政正當使臣工察究熟習寧須藏秘今請書成之日或止以大政諸志鏤版頒示諸司自於紀傳多留副禁闈其正本仍尊藏匱室以存焚草之意亦未爲不可也臣世守史官幸際右文之朝仰見　皇上覃精問學於四子六籍歷代史要講繹幾徧乃先朝所未嘗

有者獨本朝正史表章未及方今政府名儒皆秉如椽之筆詞垣侍從亦有如林之彥昔先臣何塘言內外百司各有職守惟史官獨若無事者日受俸錢月支廩食在朝廷似爲虛設之官在人臣難免素餐之愧夫使史事無可編摩史臣無可效勞者猶可諉也仍茲六代鉅典久闕不閣草創未聞汗青何日臣竊抱區區忠懇冒昧以聞伏望　皇上幸察芻言以爲可行乞下內閣會同禮部詳酌事宜草具儀式先將實錄抄謄次議命官分局受事編纂期以數年之間

完此鉅典于以闡　聖朝明盛之業垂千載懿鑠之觀斯亦　九廟所欣聞四海所快仰也若謂方隅未輯軍國事殷以此爲非急之務則昔晉臣王導當偏安草創之辰尚能啓立史官加意典籍豈以今文明在旦雅頌充庭在事諸臣肯出導下哉臣愚無任瀝悃披忱惶悚待命之至

天語館職簡授宜精史局纂修宜竟伏祈聖明勅行以隆太平疏

汪若霖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十一月

竊惟國家掄材妙選莫如庶常經世鴻裁孕由史筆是故儲大任於將來闡休烈於既往此國運所以汚昭帝王之要務也臣屡在禮垣扼腕有日謹直陳之蓋祖宗時道重作人義取顧問於是選庶吉士諸臣而教習之彬彬文質名碩輩出蓋綦盛矣自後館臣堅躡入相之路以故人懷倖心衆多躁志廟堂之上淵膝形分毎當闈試品評率以人情高下情暱者遂溢格而濫收勢孤者竟抑本而甘棄或調停並用則兩人之內彼此去留等官爵於市販或操縱獨持則一人之身忽出忽入戲髦譽如嬰兒士氣既灰人心滋險苟非豪傑鮮克撐持此邇來宰揆重臣爲　皇上用人之大較也臣竊惑爲今散館逾期埃命有日輔臣朱賡方將剪拂前非昭宣公道顧一門之桃李維均而同室之戈矛漸起流傳道路殊駭聽聞伏乞天語叮嚀速行甄別寧約毋濫寧執勿徇蓋累朝

制毋過亦三十餘輩所當選僅七八人夫以一科而論合諸一甲苟得十八人則三十年之通可得百人不啻足矣況乎因材而用平則不爭溫良有度者蓄為啓沃之資端毅不回者開以諫諍之路概南北以為量稽淑慝之所終臣所謂館職簡授宜精也蓋祖宗朝稽古定官恢煌制作於是有修撰編檢諸臣史職代有編摩聖政實訓等書則燦然矣而自後史局寖成浮寄之區謨烈鮮揚僅遵實錄起居有注第播報章甚乃劇落忠直之言傳會奸人之事而國家典制海宇傳宣反借資於稗官之管蠡取信於野叟之雌黃夫司馬世職憚廢漢文班氏移藏猶干國憲是知責有所在豈得付之悠悠往者大學士陳于陛疏修正史條晝甚明奉旨編研業有端緒而于陛既歿同列憎成遂使九重懿舉委於半塗列聖芳猷厄其全璧臣竊傷之今諸臣彙簒尚可搜尋一代網羅寧終漫漶如以事難究竟則晉室王導尤刱史於偏安藉曰議好紛紜則虎觀與同尚抉微於大漢維今一統昭明之世可無萬年文獻之徵伏乞申命閣臣特

行修纂重開石室載集蘭臺首編年日昔之體次紀表志傳之文嚴直筆以定大猷括遺草而終勝事若夫冗銜可減公餼勿奢役非艱於創興業可垂於不朽臣所謂史局纂修宜竟也夫斯兩者其說似迂其事似緩顧臣切歎國家既未能以非常之典枚卜求賢則今日館翰之臣皆將來宰輔之任若始進既壞後用安期端人亦亂意於風波憸士乃周身於營窟耳目非故前後相師望之左右凝丞安得夔龍伊召故有竊威以擅植又或托巽以窺權悞國迷邦從來者漸是以慎簡館臣即以豫擇相國桊懷杌揑恒必由之其効遠而甚大史者皇王之脉絡邦國之典刑古人嘗借喻於車船後世毋奉之為蓍鑑故曰有國之主不知春秋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由茲以觀可容曠闕夫以本朝臣子修昭代典章祖宗精意既可推求理亂大綱即堪印證況今流俗敗壞清議闕窮固有忠臣隱節正類孤操奸邪或得志於一朝頑鄙有甘心於衆口尚需一字褒貶可為千載勸懲助刑賞之未周留廉恥於既滅蓋域中有

大權而史居一焉其道嚴而甚尊臣故曰兩者國運所以汙昭帝王之要務也臣職掌攸關草野自矢幸當 皇上崇儒右文之日萬世一時伏望睿垂睿覽特賜施行臣愚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罷館選以議公舉定館額以杜濫進疏

孫善繼 禮科左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六月

臣惟國朝設官尤重翰林之職所以掌絲綸備顧問尤校儲預宮寮之選養公輔之器其職最難稱其人最難得也 祖宗朝嚴於防奸廣於求賢選入翰林者不拘內外官員惟才是取楊文貞以審理入黃文簡以中書入薛文清以御史入李文達以主事入及躋掾鉉預機務卒能鎮定危疑消弭釁孽內戢外寧佐成治平之理自權相用事輕變祖法限定翰林官必用進士第一甲及庶吉士二途而考選庶吉士又不論其人品心術才識器量何如率多引用私人溷濁中秘如近日陳之龍狼狽被逐大貽士林之羞竊恐濫竽是職者不獨一陳之龍已也又翰林官陞轉必由內閣具題吏部不得關其事亦不許吏部擬陞外職又占定禮部堂上官以明優閑吏部緊要衙門必用翰林一人以叅典選其餘內外衙門雖有文學才猷如楊文貞輩禁不得增入惟翰林一衙門不論賢不肖槩令優游養俸計日待遷魚貫而卧捘席若

挨貢然又曷惑乎調燮無術啓沃罔聞相業日卑國
步日蹙也臣 觀今之館員濫觴已極總計見在與在
籍不下百員無論編檢節坊局中攘攘濟濟無伏着
足處矣若再考選庶吉士將冗員日增薰蕕並載恐
非所以清儒林重揆路也請自今議定額數某直某
省該翰林若干員見在溢於額外者聽其陸續請告
縮於額內者卽行議補其議補大約昉推吏部司官
之法除一甲進士照舊授翰林職其餘候某直省有
缺就於謀直省不拘內外官員但有才猷歷練公忠
體國廣識人才旁通典故者從公於相應另議推補
至三品而止不當者聽科道劾奏又與科道吏部銜
門六體推陞年例如是則遇擇精矣臣 又聞 祖宗
朝如楊文襄以翰林官出爲提學楊文敏爲太常卿
金文靖爲通政使黃文和爲戶部侍郎之四臣者相
業赫奕嘗爲名臣後進之士能如四臣亦可已矣何
必株守直廬親呫嗶爲本業覬慕吏禮據清要爲榮
觀哉請自今翰林官除坊局外挨資以原官兼攝各
省提學事必歲考一週方許轉坊未歷提學與未週

歲考者不得躐轉一以綱羅眞才一以經歷吏事夫
提學淸秩監司不若淸亦非輕褻館閣之體何不可行
也至於坊局以上不妨於六曹堂上相應員缺推補
於以裁決案牘明習庶務異日入閣辦事無論天官
水衡刑名禮樂錢穀甲兵俱是身履目涉者處置條
擬必中機宜而厭人心有不追明良之盛奏蕩平之
理者臣不信也臣 覩今日擬推閣臣負中外之望者
以非翰林不得用用者又未免於人言甲可乙否紛
如聚訟揆厥所由敝正在此故欲極閣臣之選莫若
精擇翰林而預爲之地欲精擇翰林而預爲之地莫
若遵祖制以廣開進賢之路賢路既闢衆正無遺必
有文學政事識量兼優之士如楊文貞輩出而參贊
密勿共襄化理臣 皇上法祖用人之道兩得之矣臣
感時觸事謹竭一得之愚請備 皇上他日枚卜之
助顧臣之末議乃國家之利非閣臣之願也蓋閣臣
操擬翰林官之權則後輩多席其衣鉢與典庶吉士
之選則新進又續其支流服膺門墻桃李或緣以養
私交身後子孫膺叙將藉以託遺事一旦罷庶吉士

之選定公舉之制黜陟俱由吏部而內閣無與焉此
權相之所大不便而非所望於今日之秉國者也伏
乞 皇上鑒臣朴忠特賜省覽勑下九卿科道參酌
今昔令議停妥條請上裁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館選鉅典須求可繼懇乞聖明特勑閣部大臣
遵行舊制力挽人情以防末流以重詞林疏
翁憲祥 吏科右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七月
臣惟國家中秘之選儲養人才秩號清華事關鴻鉅
大典固不可廢格定制尤不容意更夫惟持之以大
公守之以畫一然後可久行無敝也竊查 祖宗時
選館之舉間亦停輟至 皇上萬曆癸未以迄於今
數科皆選業著爲令詞林之臣濟濟盛矣顧諸凡事
體始猶嚴愼而後漸通融大臣不力於主持人情日
趨於岐路乃有種種敝習屢經指摘近日臺省諸臣
觸事建言欲幷館選而罷之夫亦有激也 皇上留
意人才渙頒明旨照常考選德意甚盛但臣愚見謂
有一二事宜亟應申飭者夫事莫重於儲相則選取
當公地莫嚴於國廷則法紀當肅乃聞向來選館人
數或可預定及至考試不能刮絶卽倩書傳遞等弊
往往有之萬一倖獲輿論譁然如辛丑項鼎鉉事豈
不大辱盛舉臣以爲當事大臣必矢心天日務秉至
公考時嚴加防範取舍一憑尺幅俾夤緣者抑而

能者備虛聲者退而實學者進然後鉅典有光也臣故以爲試規宜飭也翰林坊局雖云不甚定員亦宜稍有限制而欲爲限制卽當愼重於考選之時試查近來壬辰乙未二科俱十八人止耳自乙未到今又經幾番考選從茲以後益難數計若不限有常額隨意加增安所底極合無及今定議必以十八人爲率其省直所選人數亦查照往例勿得偏枯然後人心可服也臣故以爲選額宜定也國家用人入而儲養出而敭歷隨地自効實分低昂查得會典所載每科留數甚嚴卽以皇上歷科如甲戌停考丁丑選三十八人然先後僅留十六人庚辰停考癸未選二十八人然先後僅留十二人丙戌選二十一人僅留八人比時人各安分貴競俱忘惟自丙戌以來槩主多留留者愈多覬甘居後且鬨爭且考試名次間亦不甚憑准於是有奔趨徑竇同類擠排世道人心皆壞抗朧謂宜自今以後查照會典止留三分之一卽有續補者亦將一科留數總爲計算勿使踰額其分授科道及各部司屬悉遵祖制毋如近年變例部曹

槩不行則嘉靖年間常有外除者未必盡無建白何至以郎署爲劣處皆薄之而不屑也大抵詞章之高下未足以槩人品一時之官職未可以定勳名當事者盡捐曲顧體而之心與選者勿操越分營求之念然後士習可端也臣故以爲留用宜愼也館臣職在筆札三年考校例不容曠且散館之時必一齊在任方可分別授職是以自來除憂制外絕少托疾引避者查丙戌之前間有請告必係眞病又或以會試榜首例在必留或該省原止一人考序已定非有所規避也若近年考校未幾每卽引疾其強健無恙人以知之其慮同省人數相妨幾停日後亦人人知之則眞巧於擇官矣謂宜自今以後閣臣與教習大臣力主三年之間不許托疾有托疾者起補之日不妨明白示裁然後僥倖可抑也臣故以爲規避宜禁也夫臣所舉各欵不敢創爲異說第以申飭舊規蓋臣妄謂當今之世各衙門事體毋有不守國法而輕狥人情不尋故實而輒行己意卽如選館一節衆議紛紜特由法無畫一人情無已遂滋弊竇致以國家儲材

重典反為論議之端亦可惜矣今遇　聖明獨斷不
復停格尤在大臣奉行者力障狂瀾痛剗宿弊庶將
來免於指摘法可經久舉行不然則末流太濫事勢
窮極又將復議更張非可繼之道也臣待罪該科不
敢緘默當選館屆期循職陳瀆伏乞　皇上勑下該
部再加查議如臣言可採酌量覆請施行其于大典
亦或有補云

言路類

萬曆疏鈔卷十

言路類

乾剛獨斷寓內廓清乞及時分別邪正廣開言路疏　陳希美（南京兵部郎中萬曆十一年閏二月）

臣聞言者國家之血脈一日不可使之壅蔽傳曰興王賞諫臣又曰庶人謗於道凡以言貴於治理為至急也頃見已故大學士張居正輔佐陛下越今十年矣曾不能以佐命著勲而旋自塗敗如言官之所指何也臣嘗求之居正志欲有為才亦能為惟學術不明性質剛愎執政來徒成其專權怙寵之私而不能以濟正大光明之業耳其最所為蠹者乃在於阻塞言路引用姦邪一切以法把持天下使天下之情扞格而不通天下之勢譬之病癰形體狀貌非不具存而元精內耗神氣銷鑠日就尫羸而不可救藥此則居正蠹國之大也幸陛下英斷除姦致理世道一清臣竊痛言路一節大為居正所壞恐病根深痼未易卒拔為累不小復冒昧為陛下陳之唯陛下詳擇宋臣歐陽修有言天下事惟宰相得行之諫

官得言之是諫官之權與宰相等今之居是職者大孰不知自愛重哉乃居正秉國專一猜忌押闔以箝天下之口在居正之心不過箝天下使不敢言然後已得以專權而自恣而不知天下之人心遂因是以大蠹不能自持是故其間特立獨行者固有望風希旨者亦無其敝也無論苟祿抑且妒賢如原任禮部侍郎王錫爵文章氣節卓冠一時止因議喪與居正不合言官遂毛舉怪誕以中傷之原任操江都御史張岳省垣蕭泉歷著賢聲止因上疏勸居正奔喪居正銜之言官遂裝誣鍐贓以汙蔑之原任戶部侍郎胡執禮巡撫江南吏畏民懷止因舉劾拂居正意指兄弟居言官者遂交章而排擠之原任工部侍郎陸光祖質直慷慨夙負時名止因規箴居正過激總憲遂嗾言官以叅論之數年間臣見諸臣日惴惴焉居正逢迎報復之不暇尚安望其明目張膽為陛下發一策斥一邪以佐中興之烈哉敗世途趨向壞士人心術至不可詰臣故曰居正蠹國之罪大也推原其弊猶在於任用之不得人耳夫言路官百司總

糾編言官中有年深者在科曰掌科在道曰掌道係
言官之標的也乃居正所任用者其南京大有可嗟
臣得習見而言之彼原任光祿寺少卿今丁憂王蔚
今任南京尚寶司卿林應訓是居正之所任以掌南
京科道者也之二臣者狡險側媚陰結黨與已被顯
斥權臣王篆同功一體之人也留都根本重地距以
陛下輦轂遐遠前此科道之任謂比北猶重蓋清議
素待百司憚服自居正以二臣居之二臣一切舉動
惟居正之私意是伺傷善敗法留都側目不復知有

衙門之風紀矣人皆曰王蔚林應訓殆居正之科道
而非　陛下之科道也其在衙門如蔚且無論其他
即居正逆喪之事臣竊謂彼本心雖昧猶畏科道之
議其後縱　陛下為宗社而留之科道官持綱常以
諍之詎曰不宜蔚受篆密指知居正有戀位之心匪
惟不諍又從而奮疏保留之至科違矛盾所不恤也
臣竊歎居正之相業猶未至於盡可訾而獨此一事
貽萬世之清議而無辭者王蔚輩誤之也是王蔚者
非惟負　陛下抑亦居正之罪人也如應訓且無論

其他應訓以言為職臣請以應訓之言言之御史郭
惟賢見南京鹽政敝壞上疏請戶部差司屬一員同
摯誠得直指釐姦之體也應訓銜其妨己乃面質曰
何不商確遂悻悻不相能惟賢首拔龍鱗特疏起用
建言諸臣吳中行鄒元標等誠清朝鳴鳳之選也應
訓惡其有妨居正抵死回互力肆詆詬比惟賢奉
旨落職大非笑曰此事好做我當先為之矣何待彼
耶臣聞而竊恥之掌道者自不能言已矣而又禁人
莫言是率闔衙門而為婢妾之態可乎他如監試則

壞　祖宗二百餘年科舉之法揀選編號中權臣王
篆之子以求媚管差則壞衙門二百餘年風憲之條
水利巡江至夤緣久戀以黷私留都之士莫不醜其
所為而應訓猶居然曰我臺長也不至盡乎且居正
當國十年應訓即十年為御史矣臣不知其所為振
臺綱而肅風紀者安在而得稱為　陛下之臺吏乎
誠可嗟矣臣聞先正有言凡事關朝廷乃天下之事
非一人一家之事也此古之人臣韓琦范仲淹輩
殿議事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最忠臣和衷之道

也之二臣者六垣議事官論中懷姦邪卽使議出於公仁知之所見各一大都當事者主之諸臣得以參酌而互正之自合從長計議不妨異同不然六科十三道之設何爲哉若二臣論議不合不遂阿私卽睚眦同列陵轢異已必至擠陷斥逐而後已嗟乎豈爲國之忠哉臣嘗與二臣共事二臣之人品心術臣知之最眞其他行已狠籍之狀臣不忍盡言以傷雅道獨痛陛下言路數年來止爲居正所蔽下爲二臣所玷當茲世道廓淸敗絃易轍之後恐陛下不復振

頓萬今之掌科掌道者復效二臣之所爲則陛下雖有堯舜之志相臣雖有伊周之才而言路未淸正氣未揚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此臣之所以反覆扼腕而不能已於言也伏乞皇上垂察如果臣言不謬下臣章該部自今言路之選其始進也擇之精其掌科掌道也責之重今居是職者大都以郭惟賢朱鴻謨孟一脉等爲法如有犯顏敢諫忠讜自效者雖一時逆鱗而公論旋定無論戍籍左遷品秩不至相妨照郭惟賢事例並得題請召還原職以作敢言

之氣而不詘以王蔚林應訓爲戒如有結黨阿私欺君蠹國者雖冒躐顯秩亦必追論議處以抑邪媚之風而不貸則言路之邪正一分而陛下中興之大業可覩矣臣又聞之古之諫官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臣願陛下之在今日卽有逆耳和顏色而受之言及廊廟則宰相待罪臣願元輔大臣之在今日卽係風聞亦閉閣以謝之彼進言之心何尤哉臣待罪試職時曾上疏勸陛下日御便殿召館閣公輔及六部大臣面議政事然後付之中書政本總揆而行

竊以爲此兼聽並觀之道也又嘗勸陛下淸心寡欲接見賢士大夫之時多親近宦官宮妾之時少竊以爲此勵精圖治之樞也陛下今日試一舉而行之定志弘理臣知陛下之平天下不難也臣冒昧陳言不知者或謂臣自落言職中懷鞅鞅不然臣今日籍陛下恩命業已拜郎官秩五品矣隸部之職夙夜凜凜猶恐無當而奚必於言職乎或又曰言路言開口論人臣小臣乃指摘已往之言官如此又不然所謂言官之開口論人者無諸已而非諸人也憲綱

蒙誣風憲之條臣知之　陛下試令二臣與臣面質
之臣誣捏乎抑二臣實疏乎然則臣非敢指　陛下
之言官也指其人也為其人之有負於官也臣忠憤
所激蓄積於衷遭時陳言不避觸忌懇乞　陛下采
擇施行如臣之言一語不實即斬臣頭懸之高竿以
為欺誑君父紊亂朝政者之謬如臣不枉非為二臣
今之言官誠宜雅尚風節不宜妄自菲薄以負　陛
下臣恐懼冒犯天威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遵祖制開言路以養士氣疏

沈思孝（南京太僕寺卿　萬曆十四年八月）

臣待罪滁陽近接邸報吏部等衙門辦事進士顧允
成等因御史房寰連章極力攻詆南京都察院右都
御史海瑞乃不勝感憤共矢精白為　皇上剖陳忠
佞明辨是非夫言臣之言千萬人之公言也　皇上
既洞察之俞之矣乃復以出位加罪褫其衣冠放
之田里人心因移感士氣銷靡此邪正消忽所關其幾
微其害大矣無以為　皇上出言者臣受恩最深圖
報靡所若徒畏權阿世不敢觸忌諱而緘默遠禍不忠
也臣聞之國家之患莫大於壅蔽人臣之罪莫重於
依違壅蔽則上下隔閡而忠良沮依違則朋比承望
而是非淆查得大明會典一款凡有利國利民之事
不拘百工技藝之人皆許具實敷奏又大明律一款
若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執至御前奏聞
其言可用即付所司施行各衙門但有阻當者鞫問
明白斬又卧碑一款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
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朴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

之請人毋得阻當蓋臺省之官專以言爲責而諸循
門自職官以至士庶亦不以言爲禁載在令甲昭若
日星故民生利弊時政得失諫官言之庶官亦得言
之大臣言之小臣亦得言之使天下無不當言之人
無不可言之事而後聰明益啓幽隱畢達此我祖宗
之制爲國家慮至深遠也夫何二三年間今日以建
言防人之口明日以出位加人之罪且移文各衙門
議察禁阻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約束教訓夫約
束奔競等風可也而反約束其讜言直諫教訓忠良

等語可也而反教訓其箝口緘唇此風若得與弊何
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而庶官又不當言矣大臣恃
祿養交不言矣而小臣又不許言異日者萬一有權
奸大孽機密重情 皇上將何自而聞之然則今所
約束所教訓甚非社稷之利也夫海瑞清節峻猷秉
頑激懦 皇上召之畎畝之間置之綱紀之地舉一
人以風四方凡有血氣者莫不頌 皇上明聖顯忠
旌直與二帝三王同符媲美也律瑞以中庸之道稍
嫌其過責瑞以通達之材或非所長然必有聖之時

如仲尼者出焉而後得以折衷之裁成之耳彼房寰
者邪鄙之夫貪穢之行醜類師儒之任大開賄賂之
門校閱乖謬關節昭彰東南已共見聞非 臣所宜指
摘者大抵寰之與瑞如薰蕕異臭鴞鳳殊音不可同
日語即四海之衆三尺之童能辨之而寰乃指正爲
邪變白爲黑鼓簧肆詈無忌憚一疏不已再疏必
勝此輿情所共憤公論所大不平者顧允成等始入
仕籍初受國恩遂能明目張膽披悃瀝誠於 皇上
之前其心忠其辭直冀慰留海瑞切責房寰 皇上

之旨亦既行顧允成等之言矣行其言而復罪其人
也何哉夫臣下之進言與 皇上之聽言但問其言
之是非而已如其非也雖臺省宜罪何可以其有言
責而曲貸也如其是也雖芻蕘宜採何可以其無言
職而加譴也蓋盛世必廣求言之門而本朝原無出
位之禁臣嘗歷稽掌故正統間歷事鄉舉士練綱上
中興要務當時遂蒙 俞旨成化間初選庶吉士鄒
智上祛邪直諫後世因稱名臣而觀政進士之建言
者如成化七年盧瑊以史事奏成化二十三年敬[illegible]

元以星變奏及嘉靖初年張璁以議禮具疏凡此不遑縷數皆進士之未授官者並未聞以出位加罪也今用顧允成等之言而故罪之又因顧允成等之罪而槩禁之未審於 祖宗典章國家禁例果合乎否也此臣之所以不容於無言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亦當蒙出位之罪哉罪臣者不曰喜事則曰好名然使舉朝俱不言事斯世盡不顧名將不知所底止矣臣之喋喋非敢有毫髮徇私背公而恩沽譽之念天地神明實鑒臨之伏乞皇上獨奮乾剛大彰宸斷復

顧允成等冠帶仍照資序選用務除壅蔽之習亟反依違之風庶人心不至邪僻士氣不至頹靡其有裨於邪正治忽之機者或不小也臣無任激切隕越之

諫官失職阻塞言路疏

李懋檜 萬曆十五年七月 刑部員外

臣聞天下之理亂係言路之通塞恭惟我國家之制凡諸司百執事許直言無隱然猶恐其不言也於是諫官尊任責成既置六科給事中復設十三道試御史蓋諸司百執事雖皆得言而亦可以不言科道官無所不當言而猶不敢言世稱科道官曰言官諫官然猶恐其不盡也輪直有日建白有牌稱職有賞不稱有罰此 祖宗命官之意蓋將以明目達聰照臨

萬國應至深遠際此聖明之朝不宜以言爲諱大凡進言者其說未必皆是但其意亦欲得當以報主上即使盡屬好名亦何負於國家也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諸人無得以言而博名高而廟堂亦無務以法令箝天下之言斯爲上世極隆之景象也不謂近日有給事中邵庶因誠意伯之條陳而波及於言者已既不言又禁他人使不得言一時士類莫不搤腕嗤嘆夫世延之言誠爲無當且朝奏疏而夕乞恩亦足羞者陛下猶念及元勳苗裔而容納之且

不欲以一言世延阻言路甚盛心也該科謂宜務其慰
而畧其短不則看詳章奏就事叅駁誰曰不可何乃
因噎廢食乘機排擠至併他衙門而槩禁之防人之
口甚於防川庶豈不聞斯語哉以堯舜之聖而猶舍
已從人五臣九官濟濟相師都俞吁咈於一堂豈乏
嘉謨讜論而工瞽蒭蕘猶然得獻其一得之愚今
皇上德彷堯舜治效唐虞而卲庶不以禹皋陶之所
以事君者事其君將靚・皇上爲何如主乎今天下
民窮財盡所在饑饉山陝河南等處百姓流離僵尸
載道疾苦危急之狀蓋有鄭俠所不能圖者 陛下
不得聞且見也邇者雷擊朝日壇星墜如斗天變示
警於上加之風俗薄惡士庶驕橫聾毆之聞子殺父
僕殺主旬日決罪囚者以數計人情乖離於下卲庶
以爲海內豈盡無可言羣臣可遂依違澒忍默默固
位而已乎當此之時縱 廟堂籌寀求言輔臣吐握
下士大小臣工盡忠補過尚且惟日不足奈之何惡
聞人言嫉之如讎而拒之於千里之外哉夫在廷之
臣其爲言官者十之三四 而不爲言官者十之六七

言官不必皆智而不爲言官者不必皆愚也無論往
事即如近年馮張交通權奸專恣其連章保留頌賢
稱美如科臣陳三謨臺臣曾士楚者比比而是乃請
劒折檻杖謫以去者果皆出於言官乎由斯以論人
非言官未可盡少也明矣果從庶言有如言官持祿
養交畏愞觀望當言不言矣其他不職又必以言爲
禁天下幸然無事也則可脫有軍國重情安危頃刻
皇上又何從而知乎卲庶復以堂上官禁止司屬爲
計之得此又五帝三王之所未有而我朝律令所未
載也臣刑官也律令其職掌也凡堂上官訓諭司屬
必以講讀律令爲首務臣伏覩大明律一欵凡國家
政令得失軍民利害一切興利除害之事並從五軍
都督府六部官面奏區處又一欵若百工技藝之人
應有可言之事亦有直至御前奏聞各衙門但有阻
當者鞫問明白斬欽此至如大明律會典及 皇祖
卧碑亦屢言之不置夫百工技藝之人有言尚不敢
阻況諸司百執乎倘爲堂官者諄諄然以此禁諭所
屬屬官有不心非背議乎即堂官禁之所屬聽之以

人臆恐苟容處處道路以目有不辱當時羞後世乎
臣以爲 皇祖律令萬世所當遵守非諸臣所敢輕議也人臣食君之祿報君之恩惟知不負朝廷非堂官所能約束也我朝興賢使能欲其願忠而未嘗欲其不忠堂官以身率屬教之報主而不敢教其負主此古今之通誼也 臣所以輕冐出位之禁而不容自已者誠恐邵庶之言一出遠近聞者不察廟堂所以受言之意而猥以庶爲口實將使志士解體善言日壅主上不得聞其過羣下無所畢其慮禍天下必自庶始矣其所關係豈小哉 臣愚以爲 皇上若欲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嚴言官之罰伏乞 天語特加戒諭邵庶免究外以後但有失職妄言及當言不言者當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紀過重則劣處勅下吏部凡遇陞遇之期一一視其章疏有無多寡事體大小難易以爲殿最而 皇上又獨觀而坐照則言官無不直言庶官自無可言出位之禁可省太平之效自臻矣

懇乞聖明公臺諫之選以清言路疏

吳達可 湖廣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五年三月

臣備員言責奉命河東督理鹽政國課之盈縮商民之休戚固臣職之所當盡也吏治之汙隆人才之進退亦臣職之所當言也今之言吏治者更僕未易數矣臣不曰吏治之不脩由貪風之未息貪風之未息由舉劾之不嚴哉故懲貪導廉肅官常嚴舉劾之疏言者以爲要務聽者以爲訏謨當今治道誠莫切於是矣 臣竊謂此特懲臣易舉之事而其本固有在也維茲臺諫考選之際正言路通塞之機吏治興廢之本 臣敢不仰體我 皇上敬天勤治察吏憂民之意而披瀝陳之哉國家設六科十三道司天子耳目之寄其責匪輕也君德之成敗臺諫得而匡弼之國是之可否臺諫得而駁正之官職之邪佞臺諫得而糾彈之甚不可以匪人比也顧其節在預植其氣在預養而鼓舞激勵之微權尤在始進遴選之時始進以正則言論莫不一歸於正矣始進以邪則言論莫不一歸於邪矣宋臣司馬光之擧諫官劄曰第一不愛

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可見臺諫之選
固貴才尤貴品也固論識尤論志也光之評諫官帥
所以定衡鑑也往哲班班姑無暇論先朝宣德間有
居諫職數年宰相不識其面目欲一見面識之其培
養士節如此相臣有容諫臣有執至今傳以為美談
晚近世則寥寂無聞矣自權臣嚴嵩張居正柄政以
來而言官之選類多出於私門而未必悉合乎公論
用一人焉則逆計之曰是可以勢結者也他日必為
我用者也舍一人焉則逆訐之曰是難以情暱者也

他日必為我梗者也每遇選期紛紛精精非度其附
已而援引多方餌竊其異已而巧詆百出執政以此
為愛憎部院以此為殿最而天子耳目之臣祇為私
家樹黨之地耳是始進先不以正何望其正色立朝
匡君德定國是而壓奸邪也哉且夫人之情無所為
而妄意為善者此道德之一也千百人而僅見者也
其次致名之士每致有所勸而興以有所遏而阻上
之人成之斯下之人應之若富貴之士波流風靡不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道德之士既不常有而功名富貴易以移人

儻朝廷之上考選或有未公則郡邑之吏覩僥倖為
坦途以守正為滯器視依附為捷徑以直節為荊榛
有不樂趨於諂媚奔競之途哉諂媚奔競之風成何
貪風之可息而吏治之能飭哉方今泰道亨嘉拔茅
連茹固不至復蹈覆轍而否泰相尋幾所當慎邪正
消長慮所當周茲行取內外臣工一時會集伏乞勑
下部院從公考選以練達時務觀其才猶必以清貞
節操觀其品以正言讜論觀其識尤必以忠誠勿欺
觀其心譽言可採而務揆之正大之情如譽起於同

俗合汙察之可也毀言可聽而務質之公平之議如
毀出於忌方始直察之可也先據撫按之考覈參酌
輿論之評品請自 聖心裁決無徇愛憎無較異同
無憑私暱大臣常養諫官自重之節諫官常體大臣
與善之心則言路清而士氣振豈無大節凜凜如先
臣薛瑄周怡楊爵輩挺出於其間而魑魅魍魎技亦
窮焉而無所試矣夫廟堂舉動四海具瞻天下郡邑
吏聞遇用多正人而屏斥皆邪枉有不望風嚮化易
轍改弦競務廉直之行而恥納汙垢之流哉如是而

吏治不肅民生不寧天變不弭臣未之信也此固端本澄源之論而一時建白諸疏特未之及耳臣昔叨歷法從而以勸學之說進為君德也今謬膺任使而以用人之說進為言路也正所以飭吏治而安民生也至於寡嗜慾以保聖躬速綸音以彰聖度停織造以恤民財先後臣工論列已詳荷蒙 皇上虛懷允納今亦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不勝惓惓待命之至

[illegible]新議臺規祈便遵行乞再加酌議以開言路疏

黃仁榮 南京廣西道御史 萬曆十七年八月

原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耿定向參論御史王藩臣不送揭帖都察院左都御史吳時來因而申飭南臺憲規奏奉 聖旨都察院既有相沿舊規兩京都著一體遵行王藩臣罰俸三箇月吏部知道欽此臣惟大臣當為國家持大體不當與言官競小節御史辨論官邪故事不白臺長臺長無侵官御史無撓法此大體也若上疏公朝投揭私署遞來陋習耳即欲沿以為規御史偶失之亦不過小節罪不至參罰況大明會典不載憲綱不列原非我 祖宗舊制 皇上過聽時來欲令一體遵行臣慮其開籍制之端啓壅蔽之漸也況南北事體不同實有難於槩行者關臣職掌安敢嘿嘿不言我 祖宗設兩京都察院有都御史有十三道御史都御史固得參論御史而御史亦得彈射都御史均以論劾為職與部寺堂屬不同臣讀通志考見唐御史蕭至忠彈蘇味道贓汙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詰諸御史曰彈事不咨大夫可乎至

忠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比肩事主各自
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又
誰白哉御史之不白都御史由來舊矣臣又查得嘉
靖三年吏部侍郎何孟春都御史王時中等劾張璁
條議大禮 肅皇帝謂張璁等所上留中未發安得
先知孟春時中等伏罪言璁先以私槀示人且有副
本存通政司故臣等知之 肅皇帝因戒通政司職
司封納何不嚴謹夫副本且當嚴謹則私槀又可先
投耶今年三月內都察院一本議覆人心不古等事

奉 旨極其嚴切凡章奏未有 明旨輒先傳寫者
不但罪及傳寫人役且并原奏官罷斥之夫未奉
明旨者既不得傳寫而未經 聖覽者又可投揭耶
肅皇帝之舊典 陛下之新命赫然具在誰敢故違
且投揭之不便者三不必者二近事可監者一御史
章疏 皇上尚未賜省都御史先得傳觀不敬莫大
乎是非獨臣等有所憚而不敢即都御史亦安敢當
之而不疑也一不便兩都去闕下二千餘里往來遲
速之期預難計筭非若北院朝速疏而夕達宸聽此

也一有傳播百敝叢生二不便彈劾之疏非貪贓壞
法則徇私植黨及生事害民之類驅逐豺狼常虞反
噬語曰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又曰謀泄者事無功
三不便御史風聞論人行止予奪議覆於該部取裁
於 聖斷即有未當御史身當其罪不及都御史也
不必者一建白條陳不妨商確可否若論劾官員即
有權貴爲勢所必避門生故吏爲情所必徇御史言
之都御史將止之乎不必者二南道御史林可成論
劾吏部侍郎徐顯卿不知顯卿從何得揭觀之大搜

齎疏之人三日不得又從通政司謀緩其事該司不
從邇來章疏或至途中而追返或至闕下而不投總
之私槀先傳可撥而止此臣所謂可監也故會典止
載凡建言創行事理必須公同評議互相可否務在
得宜方許實封陳奏至於論列則不及之也前人豈
智不逮此亦知其不便且不必也蕭至忠卑卑耳尚
能堅執臺綱不肯關白卒之至忠劾罷祝欽明與承
嘉等而剛正爲一時所憚兩都御史爲朝廷執三尺
法豈肯以承嘉自待臣等雖至愚又敢自處至忠之

下哉雖然臣猶有深慨焉嘗觀胡世寧爲霍韜爲都
御史謂 祖宗初設都御史以糾劾百僚其後都御
史與六卿皆同僚人情稔熟彈劾不行而遂委之御
史至於今非但不自彈劾且阻御史之彈劾矣如定
向者時輩號爲聞道者也昔副北院既極言以詆周
之翰今總南院又借事以叅王藩臣疏號愛惜人才
迹頗排軋言官且今日之事非有大不可已者祇因
周繼亡二知厚急索疏稾不得耳激於人言輕形論
列使後之挾私防口者借言於今之東明流禍也大

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將來既同總持之責宜有救正
之言乃其持說益悖低昂伸抑之間不勝忿雎陵轢
之意所謂不足而獎進之有餘而要束之不知我祖
宗設官之意果如斯否耶至於上下內外之分理益
舛矣吏典之譽訶益窮矣總之十希北臺之轉亡息
冢宰之推皆欲以風力受知如往事也臣無容深論
以傷雅道但投揭終不可行投揭不已勢必至於稟
白稟白不已勢必至於阻抑阻抑不已勢必至於別
[illegible]今以往萬有大奸大惡爲都御史所欲黨

援者又誰爲之論列語曰縶騏驥之足而責其走千
里縛賁育之手而望其敵萬人必不能也事體關係
甚不小小臣所以寧忤臺長而不敢壞國家風紀伏
乞勅下部院科道會議如臣言或有可采仍遵大明
會典憲綱凡建言創行事理聽其商訂至於論劾照
舊不相關白必欲存一揭以備他日查考亦必奉有
明旨之後方許送堂庶耳目不至壅蔽而風紀得以
振揚矣臣之此疏仍未敢先臺長而後 皇上如蒙
俯采臣言禁投私揭姑二罪臣以謝臺長罷斥不足

爲臣患罰治不足爲臣辱何也臣去臺綱存也臣辱
國體榮也臣實不勝幸甚

糾劾老悖大臣以勵世風以開言路疏

許弘綱 刑科給事中 萬曆十七年六月

非該南京右都御史耿定向忿御史王藩臣叅論撫
臣周繼不投揭帖藉口錄用材賢等情叅擬罰治業
蒙 明旨下部議覆 臣 似可以無言顧職與看詳事
當叅駁懇衷有槩竊三致惜焉爲公論也爲臺體也
爲定向生平也陳有年徐元太之才品方萬山王麟
趾之章奏應聽部覆 臣 不敢論其事在目前者夫周
繼之撫應天其僕僕更張惓惓節省原爲地方任事

即甚愍者安得沒之乃若施爲躁急舉動乖張不合
人情不宜土俗即甚愛者又安得諱之御史據見聞
而指摘朝廷原素望而議留要之各有攸當非若賢
否倒置邪正混淆而嘵嘵煩別白也都御史督率臺
臣亦率之以正耳若風聞言事固其職掌很云不當
可否自有朝廷去留自有該部是非自有公評安得
而盡箝其口况被論者瑕瑜具見而揣摩上意以市
恩諭人者心迹自明而懷挾小嫌以排擠阻塞言路
壞人心滋敢深爲公論惜也非專爲一御史也定
向不嘗爲御史乎十三道於都御史有統無屬都御
史不公不法各道得而糾劾之 祖宗良有深意若
章奏先發後聞自是相沿情禮藩臣之發而不聞過
也然一言詰責悔謝不皇何至遽瀆 聖聽昔薛瑄
爲御史輔臣欲一見之瑄執不往他日第從朝班中
邂逅之曰此薛御史也至今以爲美談藉令南臺有
此等人都御史顧不愉快而稱其職耶竊恐此疏一
行論人者懼不請教將來跋胡疐尾之事多而揚眉
吐氣之日少矣近日世風患不剛方不患不柔巽近

日禮文患不簡古不患不周旋所幸十三老成挽回
培植而反欲破觚爲圓推剛爲脆堂堂柱史風采謂
何 臣 故深爲臺體惜也非敢爲一藩臣也定向爲人
雅負時望當張居正營私植黨時獨以同鄉而翛然
不染 臣 嘗想慕下風自謂不可及茲一疏也中宵平
旦定向反觀果全出自天理乎抑客氣用事暗昧行
私而良心終怍耶先是御史周之翰論劾尚書陸光
祖定向時爲副都御史訟言反劾之翰幸而獲售而
給以來叅弄矣二品憲臣行年望七峩冠皓首冽豸

璞聰乃羞惡是非不曾理會得了四十年聚徒講學身心受用幾何 臣故深爲定向惜也又不暇論其疏之行不行也伏乞幷下該部俯察公評參詳典故御史論劾巡撫堂官應否不候 明旨徑自阻撓御史失禮堂官是否不公不法合當參治儻憲綱所無而輿論未協也則乞勑諭定向剛正率人中和繕性勿以依阿損望勿以老耄忘箴庶十三道得以張膽論人而都御史風裁自肅其何弁髦之虞哉

明職掌以開言路疏

王孟煦 禮科給事中 萬曆十七年九月

臣待罪該科見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耿定向一本爲自劾不職祈賜罷免仍乞錄用材賢申飭臺綱以重風紀事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大都定向所論蓋深責御史王藩臣不當言撫臣周繼因及方萬山不當言陳有年王麟趾不當言徐元太 臣讀之不任駭異竊以 祖宗設兩京臺諫之官所以箴王闕糾官邪廣視聽於四方職至重也而兩臺又設都御史以總之所以表率臺臣主持國憲作之以風裁

意氣而勿使流於巽懦阿諛之歸任尤鉅也故爲御史者憂其緘默不言而不憂其敢言爲都御史者責御史以所不言而不阻其所得言御史敢言於下都御史作其敢言於上天下大治政不隔矣夫藩臣等之論其當與否在朝廷已有處分 臣不敢喋喋但風聞奏事言官之職掌宜爾而欲使之無言乎非盛世之所宜有也往者部屬言事已有 明旨諭各部堂上官嚴行禁止謂其出位也而藩臣等亦可稱出位

乎都御史雖提督十三道御史然非若部堂之於郎署者比也而可禁止其言乎即都御史但有不法為御史者猶得言之無論撫臣已今不當言者禁之而不言而當言者又苛責之俾不得展布將必欲人人盡習於畏首畏尾箝口結舌使聰明日蔽是非莫辨而後可乎此非臣之所敢知也即如年前給事中李沂幸其戇愚之性狂言犯上我 皇上猶然不即加斧鉞之誅但責之罷之而已而一時自輔臣以下極力救沂者不下數十疏此豈為一沂哉所以伸士氣

而廣言路也今藩臣等之論撫臣視沂之犯 皇上其輕重奚啻什伯哉乃 皇上能容指摘君父之科臣而定向又非愚於此也定向嘗奉旨勸御史陳揚善參王事劉以渙之事矣其於以渙則示罰揚善則否若曰欲以全言官之體也夫揚善與藩臣等同一言官耳揚善當全其體藩臣獨不當全其體歟論小臣當全其體論大臣獨不當全其體歟何言出一人之口而自相矛盾一至於此此雖在他人言之猶然[illegible]而況定向乎定向總風紀之官也身總風紀不能作士氣而反挫之不能鼓直言而反阻之且其自言不職也又謂其不能正藩臣等而使之不言而臣則以為欲正藩臣等而使之不言正其不職耳定向負道學之名豈其熟於義理而昧於職掌耶抑有所為耶將年衰志昏不自知其言之悖也 臣職在諫垣見定向意欲阻塞言路中心奮發復以狂言規正定向之失惟願 皇上幸無惑志於老耄之言無致疑於直諫之士使臺省得盡言 皇上有公聽則上下之情流通無間庶官邪知儆而治益光矣

言路漸清始進當愼疏

陳登雲 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九年十月

臣惟我　朝言路專屬之科道兩衙門秩級雖卑責任實鉅故言路多剛直之士則公論如日月之明言路多柔佞之夫則公論如日月之晦與亡理亂恒必由之間常評論近世言官壬午以前怵於威而摧剛爲柔壬午以後昵於情而化直爲佞就中豈無剛直君子而竿瑟不投枘鑿不入或以病免或以罪斥或以外補或以內察二十年來言官以剛直轉京堂者

百一二耳乃背公植黨搖尾乞憐如公論所詆七豺八狗言官顧居其半爲夫言路何等清要臺諫何等清華而令人辱之至此尚安望明目張膽爲國家鉏大姦殲巨蠹乎茲幸朝政清明鷹犬之儔摘發幾盡廓清言路誠可謂千載一時也第與其斥之於誤用之後爲言路遺羞孰若愼之於始進之時爲言路增重方今推官知縣徵召而候考選者多已見朝臣念職事相關輙以瞽臆具奏用爲部院考選之助焉夫行取科道惟擇材賢原不論資格也若必謂歲貢爲不可少而甲科之賢者反在所遺矣亦不拘地方也若必謂遐方僻域不可少而畿輔大省之賢者反在所遺矣各官之薦章雖可據安知薦剡所由來者盡出於公道而不藉牆壁乎故薦數多寡當核其實也張東暘條議雖可行安知徵書所蒐羅者盡稱爲國士而無庸衆人乎故衙門內外當量其才也自李春開以前如壬午如戊子推官爲行取首者皆首列吏垣皆首掛吏議豈知縣中之才品無有出於推官之右者乎故行取之序不必拘也言官以言爲職也必

練習朝章通達世務而後列於臺諫章奏始有可觀自今部院審考之時如法彌封從公校閱儻有辭理不暢識見不足者無輕授以科道而後言官可望其得人故章疏之試不可略也臣猶記癸未之秋疏上次日而臣始知拜御史矣乃今則過堂甫畢試卷未納而其爲科其爲道皆已先傳皆已預報恬然不以爲異故關防之法所當嚴也己丑選科者半由賄囑今萬萬無敢行賄雖有賄將安用之然座主薦主同鄉同年假公典而售私囑者不可不察也至於柔佞

者狗情而有譽剛直者任怨而招尤柔佞者赫著聲
華而議不能免於去後剛直者澤流蔀屋而名不能
動於縉紳持衡者於此平之懸鑑者於此照之君子
小人十得八九蓋未有柔佞於外官而能剛直於言
路亦未有爲名推官名知縣而不能名爲御史名諫
官者也臣故以爲科道之品格當事者急宜辨之於
早而不可以柔佞先剛直也臣又聞宋司馬光有曰
臺諫天下第一等官須擇不愛富貴重惜名節曉知
治體者而後王德有裨朝政多賴旨哉此語誠選擇

臺諫之要訣歟夫始進既愼臺諫必無匪人而職掌
不明新進者何所適從焉蓋科臣職掌專封駁而兼
糾彈臺臣職掌專糾彈而兼申理今申理者糾彈者
參駁者從來不廢而科臣於科場一事參駁獨多若
封還詔書自是諫垣故事近因部臣反汗何科臣不
爲職掌一執奏耶臺臣兩上彈章俱久留中不下夫
臺臣之言合公論則當行其言背公論則當懲其妄
奈何漫無可否使人莫測其端倪耶臣故曰職掌當
明夫職掌既明臺諫必鮮尸位而陞遷不議將來者

何所鼓勸焉蓋御史試職理刑仍考實授不堪者另
改別衙門 祖宗愼重御史一官比科臣尤爲喫緊
今惟科臣之遷轉稍速科臣之體貌稍隆而世情遂
有所軒輊矣夫體貌誠難驟改然計俸遷轉獨不可
與科臣同日論乎先朝薛瑄韓文爲臺諫數年始陞
僉事今朝爲科道夕而外補僉事卽有公論不容贓
私狼籍者亦槩補方面不幾於以方面爲汚垢之藪
乎臣故曰陞遷當議他如附炎熱而甘諂媚望風旨
而肆攻排掇拾唾遺使人厭棄條陳鄙瑣資人笑談

若前人所譏尋龍打虎洗馬雞鵝之類必將遺臭萬
年而孝子慈孫不能改矣是故毋違事亦毋尋事毋
畏人亦毋凌人內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氣庶幾
哉眞諫官眞御史或不徒拊髀於古人而得躬逢於
今日乎臣幸見言路之清又欲亟見言官得人之効
故不避怨謗而以瞽臆上聞伏乞勅下部院酌議施
行將見言路無柔佞之姦公論無聰塞之日藜藿不
採纍孽不生長治久安之業保之於萬萬世矣

慎用臺省之臣以重言路疏

鍾羽正 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正月

臣惟治道之樞機係言路之通塞 皇上近以臺省缺人亟求選補內而中行之彥文苑之英既先授職發憤攄忠日見之矣郡邑良吏自四方而集闕下者又三十餘人將選擇而用也始進不慎終奚賴之臣請效一得焉古稱仗節死義必於犯顏敢諫中求之然方直之士骨鯁難合邪佞之人輭美易嗜剛言苦語寧惟朝宁卽上官憎之毋寧上官卽同列嫉之矣

抑不知國家設臺諫欲其正言不諱乎欲其阿諛求容乎苟以阿容則庸人妾婦可爲之何用選也必欲正言不諱柰何惡直哉古工瞽得言今專官乃不言專官者不言乃使別衙門憤而言正流塞旁隙潰於是被阿諛之名受彈劾之辱實自取之何足異也臣以爲今次考選必詳查歷年考語叅之縉紳公論要以心實質朴行事端方者爲右補之科道歛捷華麗者以別衙門處之鼓之使言毋阻之使不言而他人憤而言貽之羞也此材品之當議者也前官之陞轉後來之觀望係焉雖忠臣不爲爵祿勸然勵世磨鈍實藉於此近年以來臣衙門何其雜也有掌印之內外陞有功勞超閏之陞有年例之陞其初不爲無意然久而趨避因之內外正緣俸次陞則因有俸次而僥倖者矣資深則有閏陞則有假閏陞而僥倖者矣吏科而必內陞則有覬內陞而僥倖者矣考察差用而以功勞陞則有假功勞而僥倖者矣至於年例尤多可議公而出者十七私而出者十三如萬自約輩至今公論未平也使夫後來觀而法之意見不定而

趨避之是不啓妄覬乎近者吏部欲破錮習而不知者尙有悠悠之議則請自臣始吏科不必內陞內外不必拘俸考察差用皆職所當爲不必叙功叙勞資深不必超閏年例不必陰示摧折凡有陞遷皆以章疏之是非公論之賢不肖定之前者無僥倖庶後者有所觀法此趨向之當議者也御史先試職而後考實授非制乎考而刑名未練則再考之屢考而不諳則改之如荆光裕易以巽輩可舉也乃近者雖考而視爲虛文假以市德卽四十八人而無復再考亦無

復敗之别衙門者是廢法媚下也至於議差近而美
者趨遠而惡者避數年以來喧然未巳作偏者可恨
巳夫御史臺法司也考而廢法又焉用法差而行私
何所不私如是而風憲不稍損乎臣請嚴實授之考
公註差之例使新進者習刑名之實而杜規避之念
此臺規之當議者也古今取士皆用身言科道取儀
容聲音之善非可臆度影嚮也必親見親聞之行取
各官部有考都察院河南道有見而臣衙門諸訪同
也會議同也乃足跡不至何以說焉臣憶昔年諮訪

蓋有指少為老指聰明為盲瞶者此不親見聞之弊
也夫使吏科而無與則不當訪之必訪也柰何靳一
見耶臣近遇河南道舉諸臣儀容聲音歷歷在前而
臣茫然莫曉始覺缺此舉矣請得照臺中之例見朝
後詣科一見似不為多事也此聞見之當眞者也臣
所言數端雖極瑣瑣無一語令人喜者然臣立意任
怨不任德嗜退不嗜進也巳銘之心矣伏乞勅下部
院速行議覆言路幸甚臣愚幸甚

專職掌廣言路以防阻塞以杜專擅疏

史孟麟 刑科左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

臣惟國家張官置吏以為民極獨有官守言責二者
而巳官守佐天子以理天下而其職欲專不專則散
且亂亂則竊弄者得而收其柄言責佐天子以正天
下而其路欲廣不廣則隘且私私則僥倖者得而逃
其奸臣自通籍以來竊見閣臣侵部院之權臺諫象
閣臣之指官失其守言失其責識者傷之久矣賴
皇上易置輔臣嘉與天下更始於是事權歸六部人

論聽科道舉朝欣欣各思自勵或亦易亂而治之幾
也迺者以建言非人嚴旨切責因謂近來士習好言
皆因以言獲罪者往往驟致通顯今後還要辨別眞
偽較量人品稽查職業無徒取其空言以啓僥倖信
斯言也必朝廷無過動大臣無過舉而後可不然其
阻塞言路之階乎又輔臣建議欲各部會議會推着
九卿科道掌印官類奏以杜專擅信斯言也必官府
皆正人盈庭皆君子而後可不然其收攬威權之地
乎在輔臣或以一時意見之誤而勢之所趨有不至

收攬阻塞不止者臣請爲皇上終言之我太祖罷中書省而設六部以分庶務恐其專也而官各有職職各有掌不相侵奪不相干越則又惟恐其不專蓋以一事而任二官則專非爲害即以一官而敗一事亦罪有所歸斯　祖宗分職之意也今一則曰各衙門各書所見一則曰類奏以聽上裁則始以六部之權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也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於禁密道旁築舍三年不成即有誤者誰執其咎聽自上裁旨由閣票或有私意奸其間者內托上意外誘廷言又誰執其咎又設有馮保張居正者黄綠爲奸授意外廷小人趨承符同罔上朝廷不得察其非當官不能爭其是又誰執其咎且會推發單之說前者已行以勢不可而止奈何於今而復欲行之乎臣竊謂職掌自各部專之則非以爲專擅而不專則必有專之者乃所以資專擅故曰類奏取裁之議不可爲法也是收攬威權之漸也我朝設六科司言十三道司察而又令科道官得以風聞言事專其言也至於百工技藝之人亦得直至御前奏事而又未嘗禁

人之言蓋其人是而其言亦是固裨益於朝廷苟其言是而其人即非亦何傷於國體斯　祖宗求言之意也今一則曰觀望成風一則曰空言僥倖則是以一人之非而欲盡廢其言以一人之言之非而欲併廢直言之人借如大臣奪情一時五諫臣七翰林之疏俱非臺諫其謂之職業耶空言耶非耶奪情抗疏諸臣致身卿相豈曰無人而鄒元標伏在下僚同於禁錮其謂之通顯耶非耶抑量其人品耶即今經畧大臣借任事以逃公論人知其非而御史郭實竟以直言見謫其果眞耶僞耶抑非其職業耶且禁止建言積非一日人心痛恨莫切於斯奈何此時復以空言者非人而遂欲效之乎臣竊謂言官有意辨之則害貽於君子即不辨之而天下自有辨之者倖必不及於小人故曰觀望僥倖之言不可爲訓也是阻塞言路之階也語曰毋爲禍始毋爲亂階又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昔仁宗命夏原吉擬旨原吉輒擬某部知道或以問原吉答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某部定其可否而後取自上裁則事有所分權

不下移噫此大臣欲專職掌之遺意乎英廟朝曹吉
祥擅權有投書指斥時事吉祥請榜購告捕者官三
品大學士岳正呂原諫曰為政有體朝廷豈可自榜
購募秦始皇下妖言令竟不聞其過以亡國乞以秦
為戒事遂止此閣臣欲廣言路之遺意乎而孟子之
稱樂正子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優於天下故一己
之善其善小能容天下之善其善大倘臣言可采亦
輔臣優於天下之資也且輔臣亦嘗建言矣嘗欲以
政事歸各部矣必懷原吉之慮存岳呂之心從之言

期於共成其是而毋非與之論是非爭可否也伏惟
聖明垂察焉[illegible]

言官論人會議非體乞停免以重言路疏

嚴一鵬 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三年七月

臣竊惟臺省之職主於彈劾姦貪不言則為溺職吏
部之職主於評騭流品一公自足服人故上而宰輔
次而卿二又次而諸司但有貪污不法者御史例得
風聞論列吏部例得從公議覆在御史固不得作好
作惡在吏部亦不得任受怨受德言者何心覆者何
心總之相濟相成期以進賢退不肖而共清仕路耳
項該巡按直隷監察御史趙文炳題為直彈銓司賍
吏於以澄清天下事論劾吏部文選司郎中蔣時馨

隨該本部覆奉聖旨這所奏着九卿科道官從公
評議來說欽此夫文炳之論時馨事之有無自有公
論揣想孫尚書之請官評議不過以嫌涉堂屬似難
議處固欲藉公評以昭公道耳惟是國家二百年來
論人者不止一文炳被論者不獨一時馨從來未有
會官評議之例今以從來之所未有者創然一旦行
之在今日則為巳事在後日援之則曰成規後日援
今日為例後人援前人為例甚至等恐自此而後臺省

諸臣凡有上一疏論一人者動會多官紛如聚訟國家不從此多事乎臣等又惟會議之舉此必朝廷之大典制大關係而後可令一御史論一郎中是何大故況今尚書孫丕揚明如朗鑑公若平衡是文炳亦稱之爲社稷臣者以至公至明之心合公是公非之論斟酌議覆於二臣自有攸當中外臣工自翕然亮而信之又何俟於多官之會議爲也臣等之所以乞罷評議者非爲文炳非爲時馨誠恐輕廟堂之舉動分銓部之職掌傷言官之體統故耳伏乞皇上勅

下該部從公議覆罷此評議則銓臣之心迹自明亦有以作諫臣敢言之氣矣

速賜考選以開言路疏

馮琦 吏部侍郎 萬曆二十六年

竊惟行取一事始於前年某月至去年正月以後則各官皆集輦轂下矣屢經臣等題請考選未奉 明旨閣臣疏揭亦僅報聞臣等自念閣部大臣尚未能有所感動況於疏遠下吏羈旅孤臣即有情苦安能自達於九重之上哉顧臣等所惜乃在典制政體吏治人才而各官守候之苦猶其餘耳國家設官極重言路選授之法特異諸曹各官先任而後考其成言

官先考而始授以任惟是鉅典夙號至公今諸臣已奉徵書來集闕下既離舊任未授新銜既不得即列臺省之班又不可遽改曹郎之秩今日在內之侍從如此其匱乏在外之守候如彼其艱難人不得官之榮官不得人之用 祖宗以來並未有虛官次宿王言越歲經年如今日者使後世謂二百年之行取至今而遲二百年之考選自今而廢 祖宗令典一時隳之甚易後日復之甚難此臣等所爲典制惜者也[illegible]當識體前後相應是謂有章昔季布見

徽已而報罷當時尚謂以一人譽而召以二人毁而
罷恐爲有識所窺況此徽召之臣並奏循良之牘其
召之也似欲用之而不報也似欲置之召本有名置
之何罪使人寄官於不內不外之地寄身於忽毁忽
譽之口而朝廷政令亦在不用不舍忽行忽止之間
如雨墮落而旋收春巳和而乍令以前慱選精擇之
旨都無歸着詢嘉納讜之意總屬空談此臣等所爲
政體惜者也外臣華選無如行取不但上藉忠規亦
且遠資激勸今諸臣來從千國如望班生之塵及其

已至都門徒索東方之米彼下僚亦皆有俸謫官亦
皆有官諸臣乃無職可供無俸可食使天下之士有
捉襟裹足不敢自前之心皆謂仕官何必好官好官
不過行取行取不過旅食都門耳反不如優游歲月
儘可序遷何必勵精慱此徽召是使平常借曰材雋
灰心撫按舉薦何爲部院採訪何用畧無風勸人誰
信焉此臣等所爲吏治惜者也天下人材惟上所養
獎之則長抑之則消世既須才才必資氣士氣振則
[illegible]氣微則才亦退縮諸臣始進譬如花木

向旱春葵藿傾初日巳遭頓挫不任摧殘氣既沮矣
才於何有且天下見前歲斥逐之易今日登進之難
皆將妄意揣摩多方規避盡化百鍊守彼三緘影銷
松栢之烏聲斷梧桐之鳳言者既不敢吐任者亦不
敢爲率天下之士而歸於依阿唯諾委靡退阻必自
今始此臣等所爲人才惜者也四者於時於勢萬萬
不可再緩而臣等一念爲國赤心更在聖德聖度而
前所稱四者猶其餘耳緣諸臣待命既久中外相視
求其故而不得或謂因前有觸忤不欲後人效也或

謂因朝有缺失不欲臣下言之事未必然人言則巳
然矣夫人臣誰不欲常保令名誰不欲結知君父何
苦自干雷霆之譴自絕雨露之施或抱忠悃不忍不
言或關職掌不得不言節在前人尚有可諒況以前
人之觸忤杜後人之進用釁受摧恥李代桃僵譬如
江湖之舟偶有抵觸航影既過浪痕巳平豈可更執
後舟欲償前罪治亂之迹具在前史不論袞職缺與
不缺但論言路開與不開本無缺政彼有妄言彼既
[illegible]矣我復何損若其有缺正當求言我方求之轉爲

我益惟夫朝不受言人不肯言前有賊而不知後有亂而不覺此乃爲損耳自古言官之杜口比於仗馬之不鳴彼則但使立仗而不欲其長鳴今則預恐長鳴而先禁其立仗傳之青史人其謂何 皇上數年以前求言納諫鳴佩執簡法從如雲以今日之蕭條例往時之全盛孰得孰失事自了然若登用不效罪在諸臣考選不精罪在臣等至於早發明音惟望斷自宸衷則聖德益光聖度益廣兼可以存典制明政體與吏治養人才此方春布令第一義也新歲之始

諸臣見臣等於公署臣等相顧太息未嘗不咨嗟萌芽而諸臣獨鬱結不得盡其才四序八風各自宣布而臣等獨黯淡不得盡其職既憐諸臣兼自愧也故不憚其說之煩瀆若此惟 聖明留神少加察焉

時政困疲已深國體紫壞已久一脉言路尚係九鼎乞省言採用疏

唐之夔 湖廣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六月

臣言官也三越月而不言非天下無事言不盡事也昨閱邸報見文書官口傳 聖諭累數十餘言中有怪及科道挾私滅公牽引瀆奏者欲出旨處分續能轉圜臣不勝信服謂 聖明度量果超世主萬萬矣抑深計之此待言官則得於天下事槩未受益所謂容言非用言也大舜隱惡揚善非用中於民何以見

之今 皇上神明天縱作用出人意表昨 聖諭一節臣竊不取焉 皇上則遂處矣輔臣則臥病矣文書官口傳多語穿必中無一字之訛稱點蛇足貽禍非小 皇上之防範此漸不可長也臣觀留都之事與言未必無因果挾私滅公言官誠可惡也而以彼此揭奏故抑言官之氣必非 皇上本心輔臣引救其詞多婉臣請槩以天下利害直言無隱惟 皇上試思之自古有十餘年不視朝者乎有十餘年不朝天下有不亂者乎數歲之前天下猶畏紀綱今十臒

八九矣特畏此正言清議耳 皇上曰科道煩言臣
切痛今日之科道尚屬不言之媿 皇上天挺神明
幽隱必照試觀今日時事何如柰何言者之罕且訥
也司用人者疏屢上而不下致人材日壅而日消司
國計者疏屢上而不下致倉庾日空而日急司兵事
者權久廢而無統致兵甲日衰而日獘此至虛極獘
亂亡之症候也此言官之不能言內外大僚幾成空
署間有一二中存泄泄絕無憂國之腸任事之力者
體貌既衰而不去衆議日被而強顏致令言官屈指

曙星不堪計過而瀕職已多矣此又言官之不恐言
上爲者逆鱗示犄以難攖在下者劒腹深藏以俟報
小臣稍自振拔禍害隨之又言官之不敢言大事既
遂於苟且成謀預杜其是非後效可圖或當徐聽又
言官之不必言城社之奸殺世官而不問蠱欽命而
不問操兵柄而不問吮痌血而不問橫行恣語忌鼠
之難投也又言官言之而徒言時政既已久阨國體
既已自壞當此之時 皇上之自爲社稷生民計即
[illegible]之用[illegible]恐無得乎忠讜無救於時獘

况欲以威加而勉強容覆又付之不省則直言正論
命曰不測之畏途自非忠義素懷誰能可已而不已
者乎故藏汚納瑕 聖上之開言路也省言採用尤
聖主之所以作忠諫而保國家也夫天下之大奸大
變每乘釁而發兼之紀綱旣弛宸居又默然深處今
日時勢禍患有難盡言者 皇上何不省爲大臣之
言婉言官之言直婉者當思直者當行以 皇上神
明天縱何難辨此正天下所以陰攝不敢動者也恐
久不見日月之照久不聞風雷之行人心習玩大亂

斯作後悔其何及哉今時政如此國體如此惟是洗
心直道維天下於不傾而輒付之質質不辨是非邪
正罔辨豈非大可哀乎爲今之計求以挽回世事永
固金甌惟在 皇上與輔臣共維之不必防民之口
也平心以觀何言不可採和心以處何事不可行虛
心以受何言之而反得罪天下不足治矣臣粤西賤
士恥爲黨援感事直陳非有他也伏惟 皇上裁察
天下國家幸甚

時禁錮於防口人情愈加阨塞懇乞聖明亟通
章疏以存清議疏

翁憲祥 吏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月

臣惟國家所不容泄者軍機而所不容沒者清議當秘密而漏言與當昭示而壅閉皆非也近該川省用兵一節國臣省臣有疏頗關中國情形科臣王元翰觸事陳言請禁發抄卽已奉旨嚴禁靡不凜凜矣但科臣所言惟在軍國之機而明旨所禁并及未奉俞旨一切章奏夫臣子建白既未奉旨總屬空言謂欲

僅託抄傳聊自塞責非臣誼也顧諸臣之言可以告君父卽可以與人知雖不敢有意表暴亦不能有心自秘況今天下事如狂瀾而彌縫救正止恐章疏脉諸臣不避煩聒冀望採納施行卽使精誠未感竟從停閣而尚存一種議論於天地之間則或於時奬默有所挽回人心稍有所警惕亦所藉以報 聖明也假令不論所言當否關係重輕一槩壅閉使中外臣工皆如聾瞶不復知廟堂之上清議何如成何光景自諸臣遭遇 聖主思效芹曝若不能實見施行

又不能空言維世則有意氣消阻自甘結舌而已何苦犯諱觸忌自言於 皇上之前乎言路阻塞諛佞從風世道江河安所底止 皇上天縱英明寧不見及此也臣待罪該科竊見旬日以來長安輿論遂有妄相猜度謂邇來禁例迹涉防口不勝抑鬱者奉聖度汪洋何不茹納 聖政光明何所掩護以滋惑見惟願 皇上不第責臣下之擅抄以禁其流而先須速於批發以清其源蓋自來章疏鮮有不得旨者縱諸臣所言未能悉當 聖心而下部院自有公

議無庸停格其得旨未雖特近年創見亦可屬常也邇者各衙門事體不能悉守舊規未易猝數要由主多變局因下多權宜卽章疏抄傳亦節 皇上倘不於本原之地亟疏壅滯僅僅欲禁其末流恐非所以開言路也故在今日但當導之使言不必禁之勿傳以後除事干軍機者自應秘密外其餘一應章疏宜與天下共見共聞每疏必賜批發敕該部院酌議覆請可否從違悉聽 聖裁以昭示海內豈不明白正大所謂權自秘傳者不禁自無矣且清議常存

聖德益光忠藎之臣鼓舞思奮將來直言讜論日可
裨益聰聽所資於太平盛治非淺渺也臣一念朴忠
冒昧陳瀆統祈　聖明留神省察

省言莫若通言章疏亟宜批發以開言路疏

呂邦耀　兵科右給事中鄞縣人萬曆三十五年

臣近讀聖諭爲軍機之秘密禁章奏之抄傳大小臣
工誰不戰慄夫軍國重務原不當輕於流傳臣子條
陳亦何必自爲表露有封聞夜固古人敢諫之風焚
草避人尤古人謹愼之意凡有入告理合小心但戒
令出自朝廷議論歸於士庶衆實有口不能抑之使
緘人各有心亦或億之而中庶人不議根於有道
而來民其允懷從令出惟行之兆若夫言路脈絡須
憑章奏敷陳章奏紛披藏待乎聖明批發遲因循朋
旨愼重章奏未盡允行事體之不當停留者而亦槩
停留旣起叢脞之衆入情之共疑竊聞者所果然竊
闕能無猜忖之嫌莫言密勿機關難掩與公指視衆
情惶惑衆議紛呶聚訟盈庭莫知底止善哉乎先臣
陸贄之言也曰　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
美　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友覆斯言
可爲詳盡故機務之不密也在漏之於外政令之不
行也在留之於中言皇上之責臣下者在愼於發抄

臣下之望　皇上者在亟於發票何也發票則與天下共見之亦與天下共酌之可以知某事之修明可以知某事之廢弛可以知某言之為正可以知某言之為邪可以使予不得借之以示恩可以使奪不得因之以賣重可以用賢不至如轉石可以去佞不至如拔山擬旨責之輔臣題覆責之部院糾正責之臺諫奉行責之有司蕩蕩平平堂堂正正恭已而治惟德其刑則南面可以無為人言何須預杜聲色可以不大識論豈至頗多始是而不奏素隆之理者未之有也伏乞豈聖明採納施行言路幸甚世道幸甚

[illegible]言路宜通懇乞亟寬時禁以昭大公疏

金士衡　工科給事中　十五年十二月

竊惟言者國家之血脉章疏之傳乃血脉之所藉以流行者也善政理者務疏通不務壅蔽至於壅蔽日甚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頃該科臣王元翰疏陳軍國秘密不宜抄傳示弱等事已奉旨嚴禁永為遵守矣但查科臣所言止於軍機一二事而恭繹天語竟切亦惟軍國重務為兢兢至諸臣一切章奏原係國家經常之事天下一家臣民一體何嫌何疑而亦秘之塗耳目而重猜疑竊切以為過矣夫自我皇上垂拱深宮外庭遠若萬里臣工罕覲天顏所恃以通一線之脉者獨此章疏爾乃邇來章疏批發十無二三竊閱十常八九惟章疏多留而猶幸託諸抄傳以流布俾人人周知洞曉無有壅閼庶幾王威震肅公論森嚴舉者知勸刺者知懲蚋弭奸萌磨礪頑鈍獻諂導諛者莫能文其醜披肝瀝膽者得以鬫其忠所裨益世道人心良非渺小奈何吐棄之餘復加否塞清[illegible]沉淪輿情鬱結是豈[illegible]之福哉況邇[illegible]罪縉紳

去京師二千餘里南北迢遥見聞何自即使道路偶傳終非的據未敢陳於至尊之前惟載之邸報始足準憑兩月以來音信斷絶貿貿昏昏如聾如瞶臣知識短淺而又值此凡時政得失官僚邪正與夫衆論之是非同異曷從紏譎曷從區别折衷審若是也留省在官與無官同曠廢職業食祿有愧又當自劾以待罷斥惟是朝廷設立臺省用寄耳目而輙自塗之將來言路阻塞緘默成風設有指鹿煬灶之奸誰爲皇上摘發焉者不可不長慮也伏乞 聖明留神言路加意疏通以後章疏除關係軍國者自宜秘密其餘特寛禁例顯示中外以彰蕩平之理將見忠讜日進 聖德益光而國家長治之業端肇於此矣

言官論事有因與槩處分失平疏

史學遷 雲南道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

臣於本月初七日早接邸報蒙 聖明慨發考選一本疏中外欣欣鼓舞以爲復見盛典之舉行也又蒙 皇上降處科臣汪若霖等五人中外又不勝駭愕嘆息以爲復爲盛典之有累也夫汪元功黄汝亨疑辯招尤吳正志黄一騰口舌取禍然於其平日之官評無損也因是而一槩處分則過矣因是而累及於科臣汪若霖則尤甚矣盖若霖言官也言官例得風聞言事豈其身預咨訪之事臧否可否之權反不得因事陳言明目張膽以糾射不公不法之人乎則爲言官者皆俯首縮頭依違隱忍不當復行咨訪辯官掄材之事矣夫有汪元功等之私鬨因有吳正志之詰問有吳正志之詰問因有汪若霖之參疏則若霖之疏亦自有因也故謂若霖過事風生則有之謂其無故而起意于其間臣敢謂其不然謂若霖任事太過則有之謂其無故而生疑于其中臣敢謂其不然且使若霖之言而非也則丞宜處分汪元功黄汝亨以

爲人臣失言之戒旣已降處二人矣則若霖之言未嘗盡非非其罪而猶處之此臣所未解也有叅汪元功黃汝亨之汪若霖亦有叅吳正志黃一騰之陳治則叅者俱蒙處分而叅之者有處有不處則何以服人之心而稱平乎臣非求多于治則盖治則誠無罪而若霖亦何罪同其事而不同其罰亦臣所未解也去歲閣臣朱賡疏催考選而 聖旨謂因部寺汪元功等相訐不公曾未言及于科臣今歲七月 聖旨謂因科部寺諸臣相詰之意不審前日 皇上之不

罪科臣者何故今乃旋加罪于科臣者又何故如此則素所側目切齒致怨深怒于若霖者今得快心矣如此舉動亦臣所未解也臣以爲叅人而抵自叅無以作人臣敢言之氣同事而乃異罰無以稱 朝廷刑政之平畧于前而詳于後無以塞中外猜疑之徑徒令長安聚訟議論橫生大非國家平明之福矣惟
皇上察論事之有因寬若霖之降罰收回成命照舊供職豈不于盛典有光哉臣無任延頸待命之至

省規類

省規類

條擧科中事宜以明職守疏

鍾羽正 吏科左給事中 萬曆十九年八月

臣惟吏科之不振甚矣建議者招尤彈劾者反噬出使者蒙辜蹇後跋前動輒得咎閱十餘載免訾議者十人一兩人耳其餘材品不同久速或異而皆橫被口語無能以良去者即去爲他官猶從後仆之豈吏科則固不善哉責備之殷形跡之嫌當是非交騖之中而淸議難干瑕疵易起也[illegible]極暗陋竊自諸臣下當其未流揣巳自劾不蒙俞允思所以全硜硜之節無負此官者輒爲妄議披瀝而陳之夫取予辭受士人之大節也文選以當銓局尸誠重之矣吏科即不關黜陟而是非之權在焉交會迎逢坦然而不忌於是有冠裳擁集筐篚交錯之疑此小臣耳人何至奔走以奉之然而瓜李之嫌無解也臣請一如文選杜門而謝客可乎飲食徵逐昏夜沈酣經明禁者屢矣臣自入仕途即苦此事時時蹙額應之不能過三爵

[illegible]近出差者又以此得罪聖朝寬大原非以醉飽
過觸人妻之非正務也而不經申飭則人反謂臣矯
臣請一切謝絕息交而省費可乎大臣之去留一惟
宸斷而吏科恒置疏保留保留非諫也而有時乎為
諫則雖不諫而以諫視之宜矣上不足為大臣重而
反招植黨之疑何益也繼自今如岳正李賢之被誣
劉健謝遷韓文等之被逐何妨倡議留之而非是類
也吏科罷保留之舉可乎人材遺佚誠為可惜乃無

故發端而突然為薦揚之舉薦揚非私也而有時乎
為私則并其不私者而私窺之宜矣既不足為知交
重而反有市德之嫌亦何益也繼自今惟夢卜之求
捐髀之嘆奉旨公舉者舉之而非是類也吏科杜薦
舉之端可乎以至科中內外之轉原非選擇而陞
之後低昂頓隔內者不數年而建牙又不數年而卿
貳而外者棲遲藩臬或至十數年鞅掌浮沉而且有
風波之險即人臣效忠無宜擇地於政體未為平也
臣請循內遷之典兩司之卓犖者時時入為京卿歲
必進五六人而為卿寺者亦使回翔南北少遲其轉

[illegible]畧相等也意亦可乎陞轉之塗本緣資
俸而必有更變則訾議叢生有將轉而告疾先期而
給假者其心非有趨避也而形跡之間誰則諒之請
自今掌印者非有真疾不許告病即告也吏部於覆
本中徑云以今資俸合是某官回日不問接補何科
陞時止照今時之次使其真病軀命之不恤何暇計
官使非真病或假託不墮其術以杜徼倖而安義命
也意亦可乎是數者皆科中事體之當議者也而臣
又聞衙門先進曰吏科失職掌者二其一堂上官赴

科畫本此累朝舊例也各科能守之即各部亦不以
為屈而吏科獨廢豈以吏部尊而不宜來乎然此朝
廷之公事非給事中所得尊亦非給事中所得免也
宜復其舊可也其二大選事完科臣與部堂比肩而
受賜此自來舊禮也兵科能守之兵部亦不以為亢
而吏科獨下坐入以為自陳三讓始然此朝廷之公
禮非給事中所得毀亦非給事中所得讓也宜復其
舊可也至於眾言淆亂意見懸殊則天理自明人心
不遠語不詔王病則並搬求利求名同歸不義溷不

[illegible]毫私意於其中也臣本當到任後言念一入
京師人便謂臣門如市故先陳之伏乞勑下吏部再
加詳議如臣言不謬申飭遵行若謬妄言則妄言
者斷不宜居此職即當逐臣得早去耳孰能以不肖
之身隨狂瀾也

科臣遷轉有序無端調用非宜乞勑銓臣亟賜
酌以全國體以安人心疏
許弘綱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一年五月
微臣待罪掖垣歲月稍久習聞科中故事各科缺都
給事中未有不以左給事中陞補者須吏科偶缺應
推自有定員吏部無因輒將臣調補陛下不察其
所以然遂故從而俞允之臣彷彿天地無處容身不
得不披瀝自明昌昧祈免盡為國事計久長求正當
非止自便身圖冀逃怨謗而已者恭惟陛下幸霽威垂
聽焉夫我祖宗當開創時鼓舞豪傑不拘故常然於
六科近臣有超遷無更調豈不以比肩事主原無軒
輊分曹盡職自足輸忠乎各科之調吏科僅僅夏言
周邦傑言由夏皇祖特眷非事例也邦傑自係才名
然談者謂出相臣私意調人與見調於人者而今已
兩敗矣臣不敢希陛下特恩亦不敢作相門私客
一朝被命非特微臣自駭一時朝士皆為臣駭之夫
國家用人畢諸令甲已耳苟憑胸臆誰不效尤他日
竊行定序競趨風旋踵鬪潰班半義桃李薦階之梗

護賞纍之且臣之求去也以陛下方以兵事留臣及
臣之談兵也竊陛下又以吏事還業匝月之內二三彼
一此信不可知煌煌綸綍寧容等兒戲耶由前言之
則變亂祖制由後言之則悖違明旨臣不願聖朝
有此舉動也銓臣實難年來覆車相屬獨有循規蹈
矩蕩蕩平平可以不墜身名可以保全善類自專權
之旨一下而長安棼若亂絲元氣稍稍斲矣爲今之
計閣臣宜去成心該部務持大體異同愛惡霧釋煙
消庶幾不失太和景象乃抑一人而拔一二人擾無事
以爲有事形影互詑噂沓頓生一局完棋能堪幾番
孟浪臣不願吏部有此便宜也臣行能薄劣百不如
人獨一念硜硜竊附鄉黨自好故人皆以官自樹臣
獨以官自汙今日報陪明日報留又明日報調造作
矯揉盡戕本質唇吻敝於告訴心血耗於封章中夜
自思畢竟得何受用臣不願生平有此遭際也臣病
日甚皮骨僅存茂林豐草之思未嘗一息去念束書
數卷尚在行囊徒以兵事倥傯明旨嚴切於義不
得便拂衣耳今得借此題以脫冗局因調弄而掛

冠南山之南北山之北閑雲野鶴何天不可飛臣不
幸之中有足自幸者在矣第念事體人情終非妥當
幾微隱伏甚切杞憂雖欲不言終難嘿嘿已耳伏乞
陛下念祖制之當遵明旨之當信思目前兵科
之事更不簡於吏科容臣勉竭精神服勞數月以明
陛下所以留臣及臣所以爲陛下少留初意該科
都給事中員缺勑下該部再行酌議查照舊規循資
擢用俾政體平議論一師師濟濟無忌無猜宗社臣
工均受無窮之福何幸如之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
悚懼之至

陪推躐次分義難安乞循舊例以一事規疏

張貞觀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五月

臣不肖樸樕無所比數仰荷聖恩拔自外吏授以諫職計資量俸視諸臣蓋不啻後矣祇緣一時國事諸臣誤以忠言偶蒙譴斥累累去國垣省幾空遂致臣兩期之俸承乏禮垣之缺目叨逾涯尺寸罔效曠負之釁方凛凛焉日切飲冰乃者吏部題補吏科都給事中員缺推兵科都給事中許弘綱而謬以臣陪臣實不勝惶懼蓋衙門之遷轉推陪各有一定之規

具在臣衙門者資同則論俸之淺深俸同則辨資之先後自昔相沿已非一日卽吏科之掌印間有自他科轉者重所司也例也然而陪推之次第未有越資俸而及者顧所安也亦例也臣衙門之資俸孰先孰後孰淺孰深在部中原有定序在部臣自有眞知吏科之陪奚爲而驟及臣哉科中之重俸猶吏部之重資吏部之轉司必不肯紊有常之資而以後凌先科中之轉科必不可紊有常之俸而舍深就淺今以陪推而不問俸則正補又將何據科推而不論俸則部推又何論資藉令該部不循資而推臣不知部臣之心能自安否而柰何欲臣衙門中安之近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之推太常寺嘗以科臣許弘綱陪矣以弘綱之俸再次汝華陪推原非越次而止以寘俸虛資之間稍涉嫌疑弘綱且不憚再三之瀆屢屢引疾求去以明志豈故爲是矯激亦謂此心不能自安耳臣之陪推越次事屬周章大非弘綱比臣獨何心而能安也至該部推補疏中謂臣有閱邊勘河之勞等語若以是爲臣解者臣捧讀之愈益慚赧欲死無地

自容蓋人臣於國家誼當致身以圖報塞卽損糜頂踵何得言勞卽殫力經營何得言績而況臣之奉此二役祇相沿於故事罔收效於涓埃疆場之耗蠹如昨河淮之氾濫滋甚辜戾方叢勞勩何有假程勞之舉謬爲越次之推是特重臣之不德而以此愧臣耳且自世道不古仕路多岐一官而內外異則隨內外而生隙一缺而燠凉異則隨燠凉而起釁然所以不至濫觴無紀極者猶恃有例以隄之也例之隄人與坊之隄水同功例何可盡廢儻欲盡舉而廢之[illegible]

不必皆自好意不必皆至公將無徒熾奔競之風而
啓恩權之漸乎是亦理勢之或然而爲維世者之所
當長慮而卻顧者矣即如臣衙門都給事中內外之
轉原以俸爲據說者病其拘泥而毅然欲新之一旦
業已題覆而竟不可行則舊例之難破蓋亦昭然已
孰謂陪推而獨可廢例爲哉臣非不知陪推原非實
轉而不能不爲是喋喋者誠不能不爲臣赧然愧而
又不能不爲世道瞿瞿然慮也伏乞勅下該部以後
各衙門推轉推陪一遵各衙門舊例勿得輕有紛更
自決隄防以滋嫌疑以開徼倖庶朝有畫一之法人
絕覬覦之思且心志各安圖報自力亦未必於任官
不無小補矣

[illegible]因讓致嫌苦心轉甚乞賜罷斥以全國體疏
[illegible]一[illegible]疏 許弘綱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三年六月 [illegible]

該吏部文選司郎中劉四科言本爲謬執招尤乞賜
罷斥等事奉有聖旨嚴旨罰俸半年臣見之不勝駭愕
夫四科之蒙罰也激於辨臣之疏而臣之原疏直以
固辭調科耳由前而言則四科知臣矣由後而言則
四科罪臣矣臣之可知與可罪固將曉然與天下共
見之而敢欺隱於君父之前哉臣行能在諸臣中爲
最下兼之孱弱不任馳驅念惟於功名世路稍稍退
步庶可以不負清時故陪推則辭叙功則辭惟徐遂
志而已本之疑信不敢問也況吏垣之稱職尤難調
任之特恩希遘故方該部之懸缺而久不補也于時
僚友以懷退讓之心觀近日陪推者之具辭人情大
略可覩矣臣聞命驟驚心神震蕩恐外庭之疑及閣
臣也故直侵該部以冀自明恐該部以套數目臣也
故峻厲其詞以冀必免見閣臣以部議推託也又危
言以冀必從一時氣象倉皇言語疎放蓋人情數多
駭之而臣亦自悔之矣若惓惓以資格爲言誠[illegible]

科臣忍以左陞者亦九而以都調者僅百之一也借陞
以卻調因讓以為辭迹若有所推轂而臣之本意不
過歸潔其身而已失資望之說自該部言之則為公
自臣等當之則為累瑣者莫倖一節部議堅執留臣
臣之復出也且夜如須芒而行以為東事稍寧至秋
必以疾請萬萬無坐待來歲京堂之理此情此語內
而妻子僮僕外而親朋僚友無不知之業已懼為官
所累矣而又添此言沓拔擢臣以為必不能勝之任
而必不可戀之榮也故不覺其辭之過耳夫世風之
日下久矣使臣宦日進而不休嫌日多而不忌形迹
猜疑又寧無借別語以浼臣者耶臣之褻敗良亦有
由中夜自思病在狹量淺衷而乏深沉宏遠之度耳
使閣臣能軀臣拂甘迎閣臣則臣之不肖何如者四
科何不廣詢熟察於未調之先而今濫竽此秩耶蓋
此激彼忿均屬意氣試反求諸本心或不爾矣夫人
臣之義無私讐下惜身名上存國體如是而已臣與
四科何隙徒以粗心浮氣一見於封章雖刻意辭官
猶然速謗業已辱國辱身乃致今 主上震動[illegible]

旨紛紜致戾和平人滋惶惑四科尚爾蒙罰則臣為
禍始固國法所當首治者尚敢杜門結舌冀逃斧鉞
之誅哉伏乞 陛下亟罷臣官放回原籍以懲潰稷
以警效尤庶政體平正人心漸安而臣亦可持一念
硜硜歸見父母所全多矣臣干冒 天威不勝席槀
待罪之至

忠懇之詞自覺悱惻動人。

申明科臣推轉資格仰祈裁定以便遵行疏

楊時喬 吏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

臣惟吏部凡除授推陞各有一定資格其間常有變通變通後可久行者即為事例見今科道吏部司屬每年推陞所謂年例者是也臣部常行原無他議即今科臣有所異同不敢不申明之六科前時自左右各給事中一年春秋二季外補副使參議僉事知府隨人數多寡以為准惟都給事中前時人衆有六內二外近始定二內六外內則卿寺外則參政皆係依次輪推非有甄別揀擇於其中則常有者至於例有邊功有工功有海外差以言責以看舊徵用皆奉特命間一陞之乃名闊陞則間有者此實內外通融之法事在本部職行有不敢輕舉預設及遽改易者邇數年前科道皆未蒙陞轉甚為壅滯臣於三十三年六月間攝銓事查有都給事中禮科張問達原擬內補刑科楊應文戶科姚文蔚原擬外補皆一內二外臣即推張問達原擬太常寺少卿又推吏科項應祥擬陞太常寺少卿為一內皆蒙命隨以工科侯慶遠調吏科兵科田大益前時兵部以邊功擬陞京堂次月蒙命陞太常寺少卿是時六科皆在舊日擬陞之中原無可外補者適科臣楊應文亦據吏科手本送文選司稱本官差勘征東功次陞都給事中乃先期敘陞欲照邊功陞京堂於時吏科會同文選司會議該司據議呈臣臣未敢核便令該司將先後情由復請旨明旨准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添註次年侯慶遠陞太常寺少卿而戶科姚文蔚尚候前陞禮科邵庶自家起復狀職刑科夏子陽出使琉球回工科缺員亦無可外補者遂未舉行又次年邵庶推太常寺少卿陳治則方陞吏科留管次計例不外補照例以次俸梁有年擬外補方出使朝鮮本部日待班節另梁有年速遲自言當外臣前疏嘗質之遂陞參政訖今年春計事竣陳治則當補內擬陞太常少卿亦當有外補者臣疏畧言之忽聞科臣有謂治則為闊陞亦當有缸陞者擬議異同臣以舊例遇推陞科臣係文選司行文吏科查資俸履歷前來凡左右各給事中年例則會同酌議而行至都給事中則凡內外補皆本

部照序擬疏未有該科徑自擬正擬陞者卽有之亦
須會同酌議矧非本部所能泥者今年矧議時皆在
原擬陞之中惟兵科宋一韓資俸皆深當轉該司照
吏科送俸資擬陪推邵庶太常少卿舊科道年例俱
三三月舉行今年延至六月後尙未定於時刑工兩
科尙未奉命到任月後始至今方見在臣惟官爵內
外出自朝廷臣部惟奉行之焉不敢有一毫意必低
昻於其內一有低昻卽是爲私爲欺自當甘罪惟是
職掌所在今日越格擬陞後日守法爲難今臣有所
閒徇不明白言之後日銓臣至將指臣爲徇情爲壞
格罪咎何辭臣又以攝銓凡三年有餘見科道諸臣
陞轉在道臣三考例得推添註者衆科臣都與左右
品級不同未能三考乃惟循資陞轉三年內凡正陞
閏陞內外南北者九員外轉一員今姚文蔚奉旨陞
用臣卽遵擬南京太僕寺少卿添註併具疏以科臣
奉旨特擢謹開列前後推轉情由懇乞聖明申飭
舊章永備遵行以杜後漸以公銓政事見在御前今
又疏催補前缺方在恭候簡又惟科道諸臣內外補

皆歷年靑瑣賢勞積譽兼美俱爲卽日開櫃秉要之
選權時內外原非平生人品定衡不足爲輕重而亦
非臣所敢爲限量拘攣者臣前疏所陳楊魏李戴溫
純等皆爲重臣可爲明鑒今時人情重內輕外臣深
知見在諸賢各相推讓歸於成周庶官乃和至治是
至望爾臣今當待覲之時何暇及此祇以職掌資格
頓忘僭妄罪討列陳仰祈勅下部科將近日內補外
補之例正陞閏陞之議再加詳明一一開列應否員
數以俟聖裁庶便於遵行至前擬推太常少卿邵
庶陳治則諸臣並賜亟俞命勿令久滯乃銓政有成
科體亦重其於治理日臻盛美矣一一[illegible]
此疏是論推陞事非論人品賢否如張問達楊應文姚
文蔚陳治則侯慶遠皆阿附小人其田大益邵庶夏子陽
則俱不緊見

科臣內外陞轉未定乞允恬讓以全舊制以息競端疏　楊時喬 吏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

該臣月前具疏為申明科臣推轉資格仰祈勅諭裁定以便永遠遵行事內叙科臣年例陞轉一內一外旣詳明矣乃尚未蒙賜發則其間實係銓體又有不得不再申者緣臣自署部以來查得六科都給事中每年於春二月推陞二員皆係資俸深者第一俸者內推第二俸者外推此久行遵例也今三十五年二月內該吏科都給事中陳治則以考察竣事內推卽當挨次一員外推其時禮科邵庶戶科姚文蔚刑科梁有年俱候原推未下工科夏子陽以使琉球有勞例應內推惟兵科宋一轉資俸最深相值又欲擬陪內推則無一可外推者矣至七月閒刑科轉陞蕭近高都給事中工科轉陞孫善繼都給事中始同日被命擬節年推轉例在二三月內二臣時方為左給事中不得與於都給事中之推擬二臣被命在秋七月則當備明年二月一內一外之推不得扯解今年二月之推以故延遲歲終未得定局今據吏科屢於司臣前稱一年內外遷轉當有結局又素聞刑科都給事中蕭近高平日恬讓自去冬告病未奉俞旨臣屢劄催之今年六月方至則轉言銓司力求外補臣查蕭近高年月資序雖不宜補外但今時仕路俱重內輕外有智盡能索而不遺餘力者得一恬退之士以風之競端猶可挽回舊例猶可存復且在內在外者皆為朝廷宣力如臣前疏舊科臣楊巍李戴溫純等皆以外補閱歷為名臣又何軒輊焉因今銓司將蕭近高擬註福建建寧道叅政具疏恭請一以成其克讓之美一以全此內外並轉之局且照盛明之世諸臣多不辭勞瘁而欲外遷者以內外並重也晚近諸臣名慕清華而欲內轉者以內偏重也臣病困至極於庶政皆廢弛矣惟此科臣內外尚係今年職守內事關係舊制存否世道恬兢不敢不力疾疏陳伏惟聖明鑒納施行使出入有均勞之誼而內外無偏重之勢所裨益非渺小矣

宗一韓蕭近高楊巍皆負時望溫純李戴俱係正人

臺憲類

臺憲類

遵明詔復成法以定官守以肅憲綱疏

傅頤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萬曆元年五月

臣謬以庸愚叨任風紀受命以來兢惕不忘思欲勉修職業以稱任使但近來議法之吏多戾成憲而行法之臣或徇己私竊失我皇祖經畫之嘉猷列聖申明之美意者恭遇我皇上登極渙布綸音首以祖宗成法所當恪遵為言又云有司不考憲度狃意更變致事體紛紜重與懼茲又云今後內外大小衙門務要明考成法並遵行違者以變亂成法論末云若果係時宜不得不然許詳具事由奏請准允乃行臣以時奉讀明詔稽首仰嘆曰大哉王言其切中今日之弊乎臣以惟守成法者列聖之心而所以守成法者眾臣之職今之官府不定憲綱不肅先以成法未復而諸司未奉行明詔之過也臣謂承恩憲臺與有議法之責而倡導率作又皆臣之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況聖謨洋

洋惓惓以復成法爲念是以不揣寡陋謹將成法之
當遵者條列上請伏乞勑下都察院再加詳議宣布
中外着實舉行以副　皇上夙夜圖治之盛心庶官
守定而憲綱肅生民幸甚一申明憲綱夫憲綱一書
九十五條我　祖宗列聖精思詳訂以爲風憲官法
程者至矣嘉靖間又該先臣張孚敬汪鋐王廷相先
後奉旨復議增入至詳極備使風憲官明此以事上
則爲盡忠明此以出政則爲盡職但法行既久人心
易玩今之都御史御史果能盡舉其職如憲綱所載

者乎　臣亦不敢謂其然也即如三司與巡按相見禮
儀　臣向見陝西六處猶三司東西分坐御史亦坐茲
事之甚細者尚彼此不遵憲綱況其大者乎且憲綱
肇自洪武歷年既久九十五條之中已有不可行者
如各省鄉試不許御史干預今監臨之任專寄於御
史蓋因時制宜即明詔所謂不得不然者又如諸臣
申明憲綱定擬巡按滿日造冊二十八條若督捕過
盜賊若干名督修過塘壩若干所禁約過賭博若干
起禁革過奢侈若干事等件皆有司之事巡按不

督率乃盡入文冊徒費紙劄執此考察亦屬瑣碎臣
宜撮其大者斯爲得體　臣愚乞將新舊憲綱再加參
酌時宜應照舊者照舊應申明者申明應刪削者刪
削應釐正者釐正仍申飭各官着實舉行庶簡要正
大可謂之綱而奉行振揚不愧於憲矣一申明條例
夫條例者所以補律之未及屢經諸司參酌累朝刊
定增損輕重悉合時宜至大中正足垂永範其爲法
司問刑者亦云備矣但吏部等衙門俱有職掌條件
或出於言官之建白或由於各部之題奏或因事立

論著爲定式或舉旨傳諭載在令甲第中間錯綜無
倫擬議未當有一事而予奪兩可有一事而寬刻懸
殊其最大者如禮部之王府請乞兵部之軍職襲替
欲予則援可予之條遂盡從寬欲奪則比應奪之例
乃獨過刻吏緣爲姦起打點之弊官因受誣蒙汙衊
之累　臣愚以爲各部事件宜一倣問刑條例將前此
奉有　明旨及相沿舊規盡數查出謄寫書冊題請
欽命大臣一員選委各部并刑部素有才識博通典
故郎中等官各一員團局查議某件或該照舊某件

或該更訂重復者刪去未備者增入參考經制酌量情法務使一成不變萬世可行然後刊刻成書頒布中外與問刑條例並行俾人皆家喻戶曉即有狡猾之徒無所容其姦僥倖之覬無所逞其賄賂條例完日一併纂入大明會典成一代之書垂百世之矩再照問刑條例似極詳明但嘉靖二十九年以後亦有復奉欽依如刑部三十二年題准凡犯搶奪三次者不分革前革後俱比照竊盜三犯絞罪奏請定奪又如兵部三十三年題准軍職犯該眞犯死罪及饒死

充軍不分典刑監故子孫俱不准承襲若係洪武永樂年間爲事典刑監故當時相承襲過子孫照舊承襲二項俱未增入恐此類猶多相應并令各官再加看詳庶政體畫一弊端盡革矣一申明職掌夫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共事一方固在同寅協恭然而職守所係亦各有攸司查得嘉靖十一年該都察院題奉欽依內開巡撫係撫安地方之官如徭役之編審里甲之出辦糧料之徵派官錢之出入驛遞之處給衆庶之興廢與夫大戶糧長民壯快手之僉點城池

堡隘兵馬軍餉之督調凡關地方之事俱聽巡撫處置三司官仍呈巡按知會巡按糾察一方之利弊凡可以肅僚貞度者莫非其責至若文科之賓興武舉之掄材處決重辟審錄冤刑吏農之參撥功罪之紀驗則又御史之所獨專巡撫官不得干預以至一切事務悉有定規但近來人喜侵官事多越職在兩院則不厭兼攝在三司則仍襲通詳以致批答不一奉行甚難即如詞訟一事申呈發落兩處俱奉批問則兩處重追紙贖否則塡造循環官爲處補此猶其小

者也或攙站遞運驛所互異或勘事署印定委各殊人犯淹禁文書停閣此猶其小者也萬一地方有警呼吸變生羣情觀望立候裁決乃議論不同從違莫據致悞事機釀成禍患其所係豈小小哉臣愚欲乞將嘉靖十一年題奉欽依條件再加參酌並入憲綱俾巡撫巡按曉然知爲畫一之規奉以周旋各守其職各任其責庶事無矛盾民獲寧一矣一申明查盤夫查盤倉庫錢糧點閘驛遞夫馬所以防僞欺弊移之弊事之不容已者查得問刑條例內開各處巡

巡按官毎年一次會同委官查盤點閘直隸委府佐各省委守巡等道公同查點會案發落有關各差御史等衙門者申呈知會從一歸結不許各另委官煩擾地方亦不許行委州縣正官致妨職業承委官員不行查委的確故入人罪者聽撫按官叅奏提問降調革職其處置查盤之事可謂詳盡而戒飭查盤之官可謂嚴切但近來委官直隸或多府佐而各省不盡守巡至所委各官中間老成者雖有而狂肆者亦多往往覩奉承以爲喜怒任喜怒以爲毀譽或有司禮貌少抗供應少薄軍衛不貫胄迎接報門趨進則搜尋羅織加以重券騰謗造誣署以下考至於存心刻薄惟希迎合者不拘小民拖欠一槩屈坐收頭庫役不思侵欺四十兩以上即犯該永遠充軍且無論子孫勾補里甲僉解之累毋見追贓納贖多有併死監故者寧不失欽恤之意傷天地之和耶臣愚以爲出納錢糧巡撫之事稽查姦槩巡按之職巡撫既司出納又行稽查不惟事體有嫌抑且叅論不便合無再行酌議止聽巡按直隸各省通委守巡兵備等道

查盤不許另委別官不必會同巡撫其應該申呈知會衙門照例施行承委官員務要虛心查照不得不行審實故入人罪遠者亦照例施行庶官不敢擾民不遺枉矣一申明詞訟查得問刑條例內開南京詞訟干係地方者許內外守備官員受理其餘一應詞訟悉遵舊制赴南京通政使司告送法司問理去年臣至南京聞前此各衙門不問事情有無干涉事體應否接受但遇訴告一槩准理問罪納贖批詳發落即人命重情鬬毆細事彼此願和朦朧聽刁兩縣五城塡門積案而刑部大理寺反覺寂寥其故何也蓋訟者利於速結而聽訟者利於別貯而不知事體甚乖舛 祖宗建立法司之意臣愚欲乞申勑各衙門仰遵成憲愼守官箴將前此紛亂悉從禁革如有事關職掌應該受理審問明實律合有罪者一切叅送法司不得徑自發落庶政體歸一民志亦定矣一申明舉劾夫舉劾者人才所由以爲進退關係匪細不容不愼借使誤舉其人即誤進猶可徐議若誤劾其人或誤退遂成終棄況萬曆二年當諸司朝覲之期

部院擬舉劾以定賢否朝廷據部院以爲去留中間一遭考察終身禁錮縱使有曾閔之行顏淵子奇之才亦拘於明例不敢輕議復用爲照南京科道及各處撫按俱有預備考察一疏先期論劾往歲間有詢訪未眞倉卒塞責或憑讎家揭帖匿名文書或縁誤寄耳目過信讒毀以致罪惡滿紙傳布駭觀即使名爲衡鑑未免眩惑且自嘉靖末年以來論劾無時考察甚數蓋因嚴世蕃父子濁亂之後兼相沿趨附成風故驅除掃蕩不得不然今幸遇　聖明臨御中外肅清諸臣共際休明咸思奮勵莫不自愛自樹無復曩時貪濁趨附之習竊念人才難得亦不甚相遠摧折之易而長養之難舊時外官至布政京官至侍郎者必資俸深年齒長歷久而後可到今則少年近科亦逡巡上矣何也蓋前之去者既速則後之遷者必驟勢之使然亦無足怪寧復有如倉氏庫氏居官長子孫之遺耶　臣愚欲乞申諭各官務要悉心諮訪從公評隲果有實跡已彰素行欠檢如不得已方行糾劾毋得止取應文以求逭責亦乞申諭部院務要參酌衆論稽考歷年果爲官箴盡壞公論不容如不得已方許議黜毋得徒徇羣言取盈舊數庶精明渾厚之意並行不背矣

遵勅諭申憲綱以正風紀疏

管志道 廣東僉事 萬曆六年十二月

臣於本月初十日赴闕領勅捧讀再三深惟不稱任使是懼隨復恭考先朝頒行憲綱條件而知在外所行與勅諭憲綱多不相合譬如告朔去而餼羊存駸駸乎幷其餼羊而失之矣及今不挽弊將何極臣欲隨波逐流甘違 聖諭既有所不敢若執守成憲又恐末流已成猝難復舊徒滋疑忌以為赤心為國者之戒是敢摘其大端急宜釐正者六條上請務在反

極重之勢回驕諂之風少裨元氣之萬一而已倘以臣言為然乞申勅各省直一一體遵守臣愚幸甚天下幸甚一據勅諭令臣於所屬軍衛及五品以下官敢有違誤者輕則量情責罰重則參奏拏問今查各處兵巡道並未聞有一參奏拏問者豈軍衛有司悉無違誤哉蓋重於違撫按而輕於違制書也撫按官欲盡攬司道之權又樂其違制書而惡其違已則亦當分任其咎矣臣既奉勅諭即宜遵行幸而地方無虞屬官守法臣斷不多方撫拾以傷太和倘其中有當

參奏及拏問者臣亦先關白督撫道同巡按御史如其從公舉行何必功自己出倘一撫按官有所阿徇遺漏則制書固在也臣敢故違以負委任惟 聖明公心采擇焉一據勅諭命臣調度軍兵聽總督官節制又戒臣持廉秉公正已率下是承上使下必兩盡其道方為稱職臣惟總督官既節制臣則臣於總督官自不當以幣物相交際矣今聞兩廣各司道官初謁軍門必以厚幣為贄而兼以下程夫下程者駐劄官所以待使臣過客之禮也軍門駐劄司道往參而

反有下程之送於義安乎又聞軍門壽誕則兩司往行慶壽禮元旦又往行賀節禮臣謂兩司於撫按官同監一方只宜以公事相會除到任一謁外何用僕僕趨承如臣整飭南韶等處兵備倘有緊要事情該會議及密議者或臣徑往軍門諮裁或軍門移文約臣而會其一切私情縟禮往來似應與各司公同裁革臣又聞兩廣與三邊總督官一體也司道官謁三邊軍門則令一吏持腳色手本而由中堂拜揖其體也嚴適兩廣則親持手本以進而拜揖於簷下甚爲

非體夫督撫官係監司之長臣　特聽其軍兵節制不謂屬也地方行事原與入覲京師不同憲體太褻何以率下且監察御史原係都察院之屬官祗因出巡於外得與督撫官持衡而獨過抑兩司非　祖宗所以重方面之意也臣所惜者紀綱所虞者偏重之勢豈爲一已體面爭哉願　陛下裁察一據憲綱內一款凡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巡歷去處各衙門官吏不許出郭迎送違者拏問如律禁如此其嚴也近又屢經明旨切責非不禁止送迎而有司出郭如故此非盡有司之過也出巡官陽止陰縱其心不信於有司耳臣今忝轄南韶二府及連州等處巡歷所至除巡捕首領官有防護之責當隨時隨地酌量外其府州縣正佐官斷不許至郊外送迎妨職業而長卑諂第恐臣如此而撫按官復如彼則非所以一觀聽矣臣又惟已必自正而後可以率下今司道官於撫按出巡亦多出郊以迎送之既違明例且傷憲體何怪乎有司之不信哉臣今擬於駐劄去處凡遇御史出巡量就城門公館一迎迎接自循憲綱舊例若徇人

以非禮之恭而悖令典亦非所以正已而率下也惟　聖明鑒察一據憲綱內一款凡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領官各道監察御史吏典但有不公不法及曠職廢事貪淫暴橫者許互相糾舉毋得徇私容蔽又一款凡國家政令得失軍民利病一切興利除害等事並聽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各陳所見直言無隱若建言創行事理必須公同評議互相可否務在得宜方許實封陳奏蓋　祖宗並設內外臺雖令外臺聽察於內臺而實有相持相制之意所以廣耳目而防壅蔽也自嘉靖以前三司官常自建言而按司官間與巡按御史相訐廟堂唯視曲直以爲低昂故正氣流行天地間而宗社賴之今按察司官懼撫按中傷絕不敢吐一氣卽有言者科道官必共攻之不勝不止此豈盛世所宜有哉臣今分巡廣東除別道不敢侵官外其本道官屬賢否軍民利弊應與巡按御史會議者自當虛心商確不敢違衆立異臣有不法固聽巡按官參劾若巡按官不奉憲綱偏執徇私亦容臣照憲綱而行仍申勅各司道遵照唯　聖明裁

察一據憲綱內一款各衛指揮鹽運使同知各府知府初見御史按察司官上手立對拜鹽運司副使判官各府同知通判推官各州知州同知判官各縣知縣及守禦千戶初見御史按察司官中立答拜各衛并鹽運司各府州首領官各縣縣丞主簿初見行拜禮御史按察司官起身舉手各縣典史及倉場庫務等官初見行拜禮御史按察司官坐受舉手仍不許運使知府等官行跪禮明例昭然何可違也今唯待運副府同而下猶循憲綱之舊而運使知府待之非復憲綱矣臣今備員分巡官正當與巡按御史漸復

舊制除指揮多係紈袴子弟宜稍抑其驕惰外其知府若猝與對揖恐各省直御史以為不使合無照欽定知府見恤刑郎中事例聽其庭參而免其跪布政司官自執屬官禮不與見御史及按察司官同仍乞頒行天下一體遵守一據憲綱內一款方面官與御史初相見左右對拜方面官來見御史前門外下馬由正道入御史延至後堂方面官坐左御史坐右及御史回望司前下馬由正道入方面官延至後堂御史坐左方面官坐右此實　宣英二廟欽定成規也後因兩司避撫按舉劾輙自抑其體統當其往拜御史則左右坐如憲綱及御史回望則南面而坐方面官北面面陪至於初見用腳色手本迺屬官叅監司之禮也御史與方面官原係賓主而與按察司又係僚友顧初見亦以手本此尤大悖憲綱不可為例若謂以舉劾故當知履歷而然則科道官皆應拾遺京堂者亦令其以手本見乎此臣之所未解也且既稱分庭抗禮而服不皆錦繡下馬不皆儀門送出不皆

上馬名實乖戾臣雖不佞既從方面官之後不敢不遵憲綱之舊其文移往來除督撫當行批仰司道仍用呈詳外巡按御史既於司道官頡頏豈得用呈詳體式且同事一方互相糾察按院亦無批行司道之理唯關欽降勘合內事件按院勢難獨理者方可送至該道問明結報耳伏乞　聖裁

條積獘以肅風紀疏

丘橓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萬曆十一年十二月

臣向叨事兩朝先後共十年去國家居先後共二十
四年據臣數十年中目擊耳剽虛文日增實政殊鮮
士風漸靡而世道屢更吏治轉汙而民生愈瘁遠而
四海之濱近而輦轂之下愁苦蕭條之狀蓋歲異而
月不同矣是可盡諉之氣數哉皆風紀之不振使然
耳我　皇上軫恤民瘼而又洞究獘源乃首加意於
風紀之地任詩趙錦佐之以臣星仍誤以朽鈍微臣

濫竽焉聖懷惓切主恩深重如此臣等安忍負之卽
今臣錦業巳次第更張臣星業巳畧節條奏矣臣無
似才品違不逮二臣任纔旬餘臺中事體尚未之諳
也奚容復贅且閣部大臣精白而承休咸以澄清天
下爲巳任羣臣際會清朝亦駸駸然有爭自濯磨之
氣象矣一時內外諸御史又皆精選所得褎然多英
挺之士以之激濁揚淸當綽有餘裕似亦無煩於戒
勵者然積獘成風勢難頓革非據實迹以指摘之則
未經露章將無以破其玩愒之心非奉　明旨以申
飭之則罔知畏忌終難以責其精明之効用是不避
狂僭粗述平生耳目之所睹記者數事以俟　聖明
裁察焉京官考滿河南道例有稱職之考外官給由
巡撫官例有保留之疏豈都無一不稱職者乎豈都
無一可劾而俱當保無一可去而俱當留者乎就使
宜愼密以敦憲體宜忠厚以惜人才何不寛其百而
嚴其一就中擇不職之尤甚者註劣考以抑之摘顯
跡以劾之不庶幾可以儆乃有位乎乃以朝廷旌別
之法而相傳爲官曹引重之資敢於樹恩而不敢於

任怨敢於徇私而不敢於秉公不惟窮宄巨蠹漫無
所懲而賢能舉職之吏悉混珍於魚目而無以自見
矣激勸安在黜陟何憑耶此考績之積獘也古之持
正者以不受私謁不作書郵爲高今也未出都門而
窬屬之姓名巳銘心於私牘纔到地方而賄買之簡
禮常接踵於公庭求書者易於反掌受書者付之長
吁堂堂豸冠持斧之威甘於俛眉束手一聽人頤指
而不得以自由將何以望其厲風霜而動山嶽耶此
請託之積獘也二司考語必託之有司有司卽後衙

美考先以密達於二司且請益焉於是二司深德其庇已而且畏之每移公檄即附啓以納交少有私關即專書以馳告見必留飲坐必延上敘賓主之禮而結兄弟之歡矣有司考語亦皆託之有司而行訪之有司即以美考密達被訪之有司且請益焉於是彼此交通互爲耳目雖郡邑隔遠未經半面而神交冥契總爲不解之藤蘿矣二司既與有司爲黨復與本土窩訪乃他處之來訪者而皆同結爲一黨在巡按博訪不下數十處乃褒美之詞如出一口則自以爲諏僉同得一良吏矣而不知改頭換尾咸出本官一人之手耳是非倒置權柄下移此訪察之積獘也近年貪酷之官徧天下生民之塗炭極矣所劾罷者率多庸劣之才單微之士舉監之流乃百足之蟲角翼之虎則無一而不在優薦之中焉閭閻之竊嘆蓋徧爲喧罵之聲紙筆之虛裝却盡是循良之蹟能欺君父之不聞愚部院之不見詎能掩天下之目而塞小民之口乎且方面知府位高而人數不多賢否尤爲易見官久而矜持漸懈姦貪誰謂全無是何劾有

司者罕掛名於知府乃方面則又多舉而無劾即有劾者亦常不過一二人而止或多吹毛於去任者塞責耳疏一下而觀者無不竊笑之矣此舉劾之積獘也方今糾治貪殘之法失之太寬差強人意者秖有提問一節猶幸其爲羊存耳奈何豺狼見遺面狐狸是問非不有所謂提問之名也或陰縱之而使去或屢提之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或朦朧而竟免即有窮竟其事者亦終以盡法自嫌而每以從厚爲主塡谿壑者或數萬金而贓惟撮其一二刈草菅者或數百命而罰不傷其毫毛曾有一追贓滿萬者乎曾有一爲無辜之寃民抵命者乎此提問之積獘也有司之薦舉則先儘甲科而舉監非有墻壁者不與焉接待差委之類皆不論賢否而專計其出入之途凡所以上下其手而青白其目者何其太了了也於是向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同一見也不敢比肩而入有司自相分類而百姓觀望亦因之爲軒輕矣助成恣縱之風沮喪賢豪之氣莫有甚於此者此拘資格之積獘也州縣佐二雖卑獨非臨民之官而授命於朝

者乎待之以禮而使其體面不失然後可責之以法而使其職業克修然見必叩首言必稱爺行必步趨揖必還坐役使譴訶曾奴隸之不若乃聽其恣肆害民而不屑於禁治刑責不加舉問不及禮與法蓋兩失之矣人才關乎世道士風關乎民俗學校之官又關乎人才之盛衰士風之邪正者也在提學則曰此寒官也不計其文學之優劣而槩予之以上賞在巡按則曰此寒官也不覩其職業之舉廢而悉覩之爲閑位遂使此輩自分爲坐食之官漫不知書課爲何

事留心教化者蓋數郡之中無一二人焉閱其考語則多以善教許之上官既不屬意於教職則爲教官者安得復規規於教事耶薦舉之疏總屬空言考核之法祇爲虛設耳此處佐貳教官之積弊也鄉會已試上以文取下以文進故有門生座主之名具儀贄謁漸以加多議者猶或病之巡按以官職臨教非有師生之誼舉劾乃憲規所必有不過爲職分之常劾者不肯自任以爲讎而舉者乃冒認以爲德何耶惟之爲舉主而以門生自居彼亦不失爲厚道而乃誅

修之問動踰百金繁縟之儀終身不廢送者不嫌於饋刺受者不訝其獨豐稍一不豐稍一有缺則以薄行目之是蓋假明揚之典而開賄賂之門借交際之名而爲要結之計此已爲清議之所不滿矣又多以廣交爲能或明送於公門或暗投於原籍上官又多以不取爲拙或充囊橐以自肥或括金帛以爲賂錢神銅臭恬不爲非無怪乎廉白之名迹不多見於天下矣方今國與民俱貧而官則獨富既以官而致富又以富而買官漢臣賈誼生今之世則其觸事感時

又不知當何如其爲痛哭流涕矣乎此饋遺之積弊也臣愚素寡見聞所知者止此耳識見之所未到而言之所不能盡者尚多有之要之敝壞之源不專在外轉移之機亦不在下昔晉臣杜預亦當時一賢者其在鎮也數餉遺於京中或問其故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夫止於懼害者且然况紛紛求益者乎齊威王處衰弱之餘惟烹一阿大夫封一即墨大夫齊國不旋踵而大治夫區區一諸侯且然况風行草偃聖人在天子之位者乎臣願皇上大奮乾剛肅懲

吏弊勅下部院看詳臣言果否非妄酌議施行於以挽回久壞之人心振作方新之士氣臣愚謬參憲紀敢不秉公持廉勉自驅策仍勸勉臺屬務宜洗心滌慮厲氷蘗以律已明目張膽精藻鑑以繩人期以仰副我　皇上厲精圖治覆育元元至意萬一踵襲舊套不革前非聽部院疏名降黜六科官指實糾彈則頹風可挽仕路獲清而率普之瘡痍庶其有瘳矣乎

此葉上圖配補

申明撫按會同事宜以彰聖德疏

趙錦　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十三年三月

臣等竊惟國家於四方之事分理之以郡縣統轄之以監司而又撫按以臨之於上何也撫按者天子之近臣而所使以監於郡國者也故四方之事必使之取衷於撫按天子之耳目亦必以寄之於撫按然而數奏復逆又必使之會同而後以上聞欲其公同評議互相可否以求協於事理之中也其爲制也備其立法也精似無容於別議矣近歲以來往往有巡撫不及效詳而巡按遂踵其謬巡按失之風聞而巡撫亦襲其訛以致朝廷之刑賞四方之政治或未必盡當於人心而協於事理如往歲浙江兵變近日四川被逮諸臣撫按非不會同也而未免流害而誤事此其大較槩可覩矣揆厥所由蓋自會同之制行而不會同者每見以爲罪於是乎有徇人而或至於失已趨事而不及於察情者是非爲法之弊而泥於法者失之也其端甚微其貽患甚遠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臣等每竊念之以爲不可不一言於明主之前而

未得其銜頃者恭閱歷年所奏 明旨萬曆五年該吏部爲俯念東南重 等事題奉 聖旨今後各巡按御史考察屬官務要親歷地方不許隔府吊查其所論薦除任滿復命外有會題的還與巡撫官一體會題撫按官意見不同不妨各另具奏欽此是臣等思之數年而未得者 皇上已洞燭其弊預言之十年之前矣既不失於會同亦不妨於另奏務盡至公之見以求至當之理聖謨洋洋獨觀其深矣宜撫按諸臣渙然冰釋洗積習之陋而數年以來其弊猶在或且日益以甚此臣等不能申明而德意猶阻於下究也恭候命下通行督撫巡按等官今後除例不會同及事不必會同外其餘應會同者照舊會同若意見不同並聽各另具奏當知朝廷之上理惟求其是事惟求其實務無異同之嫌亦不以異同爲罪同而同歸於失厥罪惟均異而各有所見務從其長至於撫按出巡地方隔遠而事有緊急難待者雖合會題亦聽各另具奏以防稽誤蓋撫按各有專職既出爲天子任事於外不得徒避小嫌致妨大計而議者

不察又每欲舉異同之說以繩其後致使任事之臣拘攣而不得自展則朝廷所藉以明四目達四聰使九州之廣四海之遠常若在於堂皇之間而情無不宣澤無不究者亦將何由以致之哉故臣等每嘆積習之難破而幸睹 聖謨之方新不敢不亟一申明之也

直陳時事五弊乞賜采擇以裨萬世治安疏

李世達 萬曆十八年六月 都察院左都御史

廣西道監察御史呈刑科抄出工科給事中李汝華奏內一公差遣理惟吏部進退百官都察院糾察百僚所關甚鉅然吏部之陞遷御史之差委各有定序毫不容紊向來成規漸弛差遣多不協人心如御史奏差原以資俸為序其差滿回道者原以回道為序故差有彼此而人無趨避近則不然如某差可豔慕則爭事營求某差可厭薄則多方規避光祿巡倉之

差則謂不若別差之炫耀雲貴兩廣之差則謂不若別差之近便陝西連殯數御史則如蹈湯火不肯赴矣盧溝橋止嚳幾天使則視為危局不欲往矣夫御史秉憲一方都察院其長也臺規如此何以肅衆此亦從來弊規也近日事體維新必不襲舛踵弊但未經天語申飭恐無以息奔競之心且未必永為遵守伏乞勑下該部院凡御史奏差遵照原定憲規其有人與地方偶不相宜者亦要指實具奏斯事出於公而衆志翕然稱快等因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欽此

欽遵抄出到道具呈到院臣 等看得工科給事中李汝華奏稱御史差委向有定序人無趨避近來厭薄光祿巡倉雲貴兩廣及陝西盧溝橋等差而豔慕他差遂成弊規乞要申飭本院遵照原定憲規以公差遣一節為照題差御史原經議有成規載在憲綱與題差條約俱確有定序即有事體當迴避南北或不相宜者亦已區處極其詳明乃後來遵行容有一二未盡合者非必人有趨避即在先臣秉公執法曾亦火其差簿而有事貴得人何以序為之說似本不害

於公然以此行之今時終於人情難協蓋當淳龐之世固上無私意下亦無私疑而值澆薄之秋必法有定執斯人有定志所據科臣條議前因正臣 愚所願矣與各御史共遵成憲以求免愆過者相應覆請合無以後題差御史悉照條約并憲綱原定次序從公定擬不得一毫紊亂致傷臺規如御史有以地方遠近美惡趨避請托者容臣 等指名糸究以肅憲度倘臣 等執持不定擬註不公致干公議并請 聖明罷斥伏乞 聖裁

清理舊規早賜釐革以肅憲體疏

李世達 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十八年六月

廣西道監察御史呈刑科抄出巡按直隷監察御史何出光奏竊惟朝廷遣御史臣巡行天下所以糾察吏治董正官邪以廣耳目之不逮者故銜命以出出不隨家累司道拱手以受成有司俯伏而待令此豈徒假之威焰使自震灼哉正欲其形跡無所牽絆舉動無所回曲志慮無所顧忌然後得以澡雪其精神展布其四體以不負朝廷託重之意耳夫何邇來因循弊久肘腋患生事多涉於曖昧人得持其短長上疑下忌畏首畏尾則所稱糾察董正者謂何而凜凜風裁幾至掃地矣臣考其受病之原皆舊規相沿嫌疑不避且不肖者緣之以自敗耳然與其明正于敗露之後使負國家託付之恩何若釐革於未事之先而存憲臣自重之體蓋中人之性必有所限制然後不隨風披靡即豪傑之士有不明命亦難違衆獨立故臣請於巡按御史舊規夙弊牢不可破者傾吐於聖明之前以求釐正其端有四焉一曰交際儀物不

可不禁也夫君子相逢不廢交際似若無害於義者但邇年以來沿襲故套日甚一日遂為必不可廢之典往來過客悉加問勞督撫衙門時有餽遺夫巡按御史非有私藏可自辦也即有供應官銀其多幾何不得已而取於郡縣之積貯不曰有行贖鍰則曰無碍官銀夫贖鍰信不可動矣即官銀安有無碍者哉取之有司則有司得以覬訖將之吏承則吏承孰不見聞幸無敗露於心已厚媿矣萬一發覺三尺之法俱在亦何道於顏[illegible]哉夫以交際細事而滑此不測之禍必非自愛者所樂為也況巡按御史奉命暫出不過一年偶然之客偶也觀其在撫臣曰往在按臣曰差正客有攸辨者若名其為客則過往縉紳不必以客而加問餽若以客自處則督撫體遇不必以客而報主人古稱驚鴻無期貞松不徇御史象之矣胡為乎有交際哉但舊規相襲遽難違衆非奉有明旨而人以為簡而懼其疎此其牢不可破不得不仰祈於明禁者一也二曰查解贓鍰不可不實也贓鍰解有定額非物制也秪以取用者浮多解京者太少不

得已議為額數亦就其最少者以為常誠恐後之莫繼耳顧訟有繁簡則贖有多寡難以齊一要在盡數起解爲罰也見今贖鍰貯之郡縣而兩院止據空冊兩院互相查考而郡縣俱銀起解似乎無可疑矣但互查之冊先請本院改正起解之銀猶經本院提取則多寡解留之間按臣尚得以措其手而有司又得以窺其隙矣合無令司府州縣繳取庫收之初無論事之大小罪之輕重即抄招并繳兩院彼此多寡之數不待互查而了然在目以此而盡數報部即以此而盡數解京但令司府查數徑解按臣不必問焉庶乎上下心迹昭如日月倘多解焉固足以見撫按之風力即少解焉亦足以見撫按之安靜上焉者無自扣留以濟其私而下焉者無憑探撫以議其後如此則寬嚴常貞讒謗自遠而公道昭明之世自不必疑忌於其間矣但互查起解觀為舊規非奉有明旨誰敢改易絃轍此不得不仰祈於明禁者二也三曰隨從犒賞不可不議也夫按臣事體重大最忌泄露故內班監書門厨不許給假換班有經年越歲不得問塋家面親識者良亦苦矣夫按臣受恩圖報不恤其私宜也彼小人者安可責以大義故舊規犒賞優厚正以繫縻其心使之用命焉耳然犒金取之於紙贖多寡定之於按臣者欲厚給之則嫌太濫欲薄與之則足以賈怨彼按臣懸身於千里孤子之地而寄命於怨不在明之手是以寧處其厚不處其薄凡以為自全計耳臣以為與其議多寡以徇無厭之心不若勒定額以促莫踰之望合無於隨從監生書吏每季議定紅飧衣鞋之費令司府額設備辦除衣鞋解院外其餘銀兩各役出院之日徑自給領則輕重不出於吾手而恩怨不萌於彼心且使按臣無市恩濫賞之名而屬下絕假公取銀之議此舊規之最關心迹不得不仰祈於昊明禁者三也四曰薦舉酬謝不可不革也夫薦賢為國非為私也何以報為古人曾言之矣但邇來假知己之報為養交之由固有薦剡甫下而酬謝之使已載道矣此雖一時相與之情似非大害於義者但此施彼報迹涉市井若靦顏而受其與暮夜之金何異況姦人細客從傍屈指而計多寡

遂使小心之士寧少薦而遠嫌不敢兼收而速謗夫
忠臣以人事君薦賢貴廣尚矣乃以避嫌之故而重
自限制何若痛革此弊而使之揚眉以薦士哉臣願
明旨嚴諭凡舊按臣薦舉之後接管按臣即行嚴查
所屬各官有敢具花幣酬謝舊院者不論其受否而
一體參究若舊按臣有能於已薦之官發覺其酬謝
而參究者許令吏部紀錄如此則不惟薦賢者無網
利之嫌而蒙薦者免賄買之誚即有欲假此以誣衊
按臣者必無由矣此舊規之最陋不得不仰祈於明
禁者四也夫御史巡方且以冰蘗聲實督責其屬下
豈不知貪得之為非敗露之為醜耶然而四者之弊
因循既久習故安常動將以無傷自解焉耳獨不念
朝廷之委託何如百僚之敬憚何如而昧金不可鑑
曲木無直影甚且使跳梁屬吏目攝其瑕疵而甘心
以為報復則廟堂何所信耳目地方何所恃彈壓哉
是所謂風節蕩然可為流涕長太息者此也臣安得
以不言但人不言而臣自言之當必有意見偶同激
烈稱賞者亦豈無忌其切直而為之語曰是既去而

塗其跡也然臣乃初差也當其身未經歷事難遙度
不敢以疑信未決之見瀆陳於君父之前乃今目覩
身親鑿鑿有據有如隱忍不言是自負其心而曠職
以負 陛下計之所不敢出也萬一不即斥逐再蒙
任使失今不言將蹈覆轍亦非所以自為計也倘
聖明俯察愚衷采納芻蕘之言勅下都察院再加酌
議如果臣言不謬覆請嚴賜禁革不惟按臣之心迹
得明而 聖明之耳目亦可信任而無疑矣等因奏
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道具呈到
院臣等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何出光所陳禁革
交際四事俱於憲體有關相應摘款開列前件覆議
上請恭候命下通行欽遵施行計開一交際儀物不
可不禁前件臣等看得交際之禮自古不廢若始悉
從儉約以將眞敬或捐所有以施於所當周助亦復
何害乃流之弊則撫按官閒有假公帑侈私交者此
施彼報計其儀物動輒二三十金以上且或施於鄰
境相沿為常又有以厚餽朝紳及過客之顯貴者均
之跡若利交非禮矣風紀之地豈宜以此令諸司觀

聽而非所以惜積貯恤民窮也委應嚴革以挽頹風合無通行撫按各差御史今後務要以廉儉相先以道義相成以體國恤民相風勵其境內境外彼此往來纔儀涉於貨取及無故餽送京貴與過客嫌於賄結者悉行禁止違者容臣等并各言官訪實叅究若同差御史及在外按察司巡道有風力能糾舉者吏部紀錄優敘以彰激勸伏乞　聖裁一查解贖鍰不可不實前件臣等看得撫按贓贖銀兩解部濟邊各議有定額不得短少然恐其擅自動支故立為撫按

互查之法又令按臣各造冊送本院稽查其法可謂密矣不意造送之冊寧有不實而互查解留之數亦預係按臣裁正如何出光所指此誠嫌疑之實所當釐革者相應通行撫按官以後各贓數除各自在院記簿稽查外其在各府州縣庫貯者行令照舊通將撫按并各衙門贓罰總登循環文簿各依次序列為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各按季送查不許巡按獨在贖鍰另造一簿以起疑端其解部銀兩各照原定額數在北三省者則照舊行各布政司在直隸則聽

其議定就近道分各類取類解臨期但具報撫按知會以便奏銷倘有餘積仍留貯庫備賑蓋撫按贓罰若盡數登於公簿則自無私取濫用之嫌卽有公禮公費耳目昭昭何疑忌之有伏乞　聖裁一隨從犒賞不可不議前件臣等看得按臣犒賞吏書各有舊規若能正己執法何必增厚惟過於市恩并中心有歉者一或濫與而下人遂立以為案以滋無厭之求故其後雖有賢者欲裁之則難耳相應通行各差御史查照何出光所議徑自裁定額數永令所屬查

照給領以後不許增加仍先申報本院查考以杜後弊伏乞　聖裁一薦舉酬謝不可不革前件臣等看得巡按復命例得疏舉薦賢能本以為國乃有蒙薦行謝因薦受謝者則是以薦為私其均非賢可知而本之則由薦舉之濫蓋近時甲科無論優劣多收而薦矣而貴勢所託親黨相暱亦莫之或遺又其中有以善趨承薦者大率所薦未必皆賢而科貢中間有賢者又未必薦是薦舉非病其不廣惟不公故不稽此酬謝所以來耳相應通行撫按并各御史以後薦

舉所屬務要不徇請託不私親故不徇資格必真察
其潔己愛民民安事集者然後薦之乃見爲國蓋古
人達視其所舉即此可以覘其心之公私明暗而定
其品之高下若有薦非其人及行謝受謝者容臣等
并言官訪實參究倘薦主能自糾發行謝之官亦見
無私聽部紀錄優處伏乞　聖裁

懇乞聖明酌舉臺章舊體以圖澄清疏

孫丕揚 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

臣等切惟天下之澄清治人與治法兩者而已御史
者身澄清之治人都御史者總澄清之治法者也故
四方之體統欲正矣而臺體之因循當革爲天下先
百僚之法紀欲齊矣而臺規之參差當釐爲百僚倡
臣不敢遠舉自今掌道御史風紀之總會也相習爲
乍掌乍更矣巡按御史省直之具瞻也相習爲重內
輕外矣巡視御史叢會之道善也相習爲月易季易
矣如是而望以澄清誰其任之此關於天下國家非
渺小也臣丕揚舊臺臣也猶能頗記舊章謹出千慮
仰塵乙覽倘大聖不棄乎芻蕘冀細流小稗於滄海
斯臣與諸御史之上願存焉其一曰尊御史之掌道
臣惟十三道爲言路關係禮樂政刑罔不察焉故事
御史掌道恒用年深遞來定爲六人規矣然掌管數
易政體推諉非計也臣謂專任使便掌河南道者兼
管福建道掌浙江道者兼管雲南道掌山東道者兼
管廣西道掌江西道者兼管四川道掌山西道者兼

管廣東道掌陝西道者兼管㓗廣道貴州道之如河南道考察不變之體而道有定掌焉掌道御史仍用年深先三差回者次兩差回者又次中差回者俱照隆慶二年事例劄委掌管一年爲滿即准美差倘遇缺人差用亦必掌踰半年始更易之而又立交代公移之簿以稽職業斯則道務掌以定員事有專屬久任期以成歲人有固志衆思集忠益廣大政大議其有所賴矣乎此澄清之總地所當議處者一也其二曰重御史之按差臣惟兩京爲根本重地十三省爲紀綱專司官箴民隱御史肩之稱隆重矣故事御史之按巡也必中差始請按差必滿差始請代差必挨次始得擬差憲度森然莫敢紊者近見臺規多變體矣臣謂仍舊貫便順天即近不專資深以防擇人廣貴即遠不差初授以防擇地江浙即大不再酌量以防擇差不中差者非甚缺人不按差焉不歲滿者即甚遐方不擬代焉不循次者非果南北不易處焉差鮮躐等人乏欲速豈非蕩蕩平平光明正大之憲猷乎時此而練習弛張整齊[illegible]人人敦琴鶴之風省奏青驄之績方隅依賴豈其微乎此澄清分憲所當議處者二也其三曰久御史之巡城臣觀居重要地執五城最哉巡視御史故事不專爲喧鬧設者事有奸弊依法送理正統間例也禁約賭博緝捕盜賊坐舖火夫究問優免成化間例也査問九門官吏多勒客商財物弘治間例也訪察叅奏打點饋送嘉靖間例也至於禁止科歛詐騙裁抑豪橫奸頑安恤孤獨良善懲創奢侈遊戲舉劾兵馬善惡何莫非御史事哉臣謂專責成便御史必用實授替差必劄二年憲度必期力舉務相率而專心城務以過此城社之狐鼠救此輦轂之瘡痍而又省其外班以杜請托立爲歲冊以報滿政斯都人蠲冗之谷絲蚕食之輻輳異可彈壓之有資矣此澄清國都所當議處者三也伏乞 聖明再加裁酌如果臣言可採將掌道巡按巡城三項御史照臣等今擬責成仍將差規差次照舊體總刻一冊付諸御史遵守使諸御史在內者不敢以此養望循資之地傳舍其職業而不講在外者皆知以此爲耳目民社之託拮据其心力而不辭則

十三道之體正而後可以正八十三道之法齊而後可以齊衆其於澄清之効或可漸次覩云

糾劾漕屬府官違例餽送以肅憲體疏

孫丕揚 吏部尚書 萬曆二十三年四月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戶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褚鈇題本年四月初八日據湖廣荊州府知府倪涷差吏孔玉投公文二角當堂開拆內有稟啓二通一稟稱卑職原守淮郡頗效微勞至今念及并州依依朝夕況台臺重望尤卑職素所依歸昔日今時皆叨屬末是豈與漕屬他吏可同日而語也爲此專人齎稟少抒下悃伏祈特賜察眞下情曷勝感戴又一啓稱臺下百年間氣一代偉人暫總漕河定萬國徵輸之計旋司鼎鼐匡一人保定之勳涷昔操剳於淮南幕府效鉛刀之利今分符於荊右台垣依法座之光望斗徐方敢效封人三祝緘雲漢上誰飛菓令雙鳧尺素遙馳寸丹附獻伏祈汪度俯賜春涵又一禮單內開大紅鶴紵一端官綠鶴紵一端眞青雲紗一端玉色雲紗一端芙蓉彭段二端牡丹綺羅二端月色綢紗二端玉藍綠紬二端程儀三十兩

書一部臣一見之不勝駭異蓋臣嘗巡按三次未見
屬官敢有餽送禮儀者及查本官萬曆十九年曾任
淮安知府殊多物議復除荊州知府爲臣漕屬見有
相臨之分素無相知之雅一旦何故及此剏禮儀阿
諛上官屢奉 聖旨嚴禁昭如日星豈涷不知必其
素日營求得慣乃敢率意妄爲使不據實參究則紀
綱掃地壞天下之人心風俗者自臣一人始也臣雖
不才不敢隱忍除前差吏孔玉并前項段幣銀書票
發淮安府貯庫收禁外參照荊州府知府倪涷甘心

苟賤賦性卑污多幣遠將豈欲求免參劾甘塗餽送
諒必有所營爲即其不能以禮處人斷知其不能以
廉律已所當罷斥以爲邪媚之戒者也臣自惟淺劣
荷蒙 皇上知遇起自田間驟躋二品誓欲執法持
正裕國安民以報 聖恩萬一令倪涷素無一面之
識乃爲餽送之舉必臣素望不孚於人故致汚蔑如
此其爲風紀之玷多矣不然此物奚宜至哉伏乞勅
下吏部將倪涷罷斥以爲世戒併乞將臣罷斥以謝
倪涷庶憲體清肅而人心世道未必無小補矣等因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
呈到臣爲照餽遺之禁屢經申飭可謂深切著明矣
況督臣臨屬體統森嚴豈容以金幣相加而肆然無
忌知府倪涷不守官體徒工宦術託函牘以敘欵曲
不勝卑諂假筐篚而通殷勤有以營求上褻憲臺貞
肅之體下虧士人檢飭之行又未可以尋常餽遺同
論者照不謹例罷斥亦復何詞督臣褚鈇矢心天日
勵操冰霜一旦非禮肩加豈能甘心隱忍據法參究
正見澄清之意曾無纖介之嫌應屬 聖明鑒知安

得自劾求罷再照交際一事申飭不啻再三挽回庶
幾萬一近日濫觴弊習似亦稍稍變易矣但據倪涷
厚幣多金猶然肩投於見在相臨之督撫他又可知
且近陝西司道私自交際偶爾發覺按院參疏又至
矣豈末流猶自頹靡而向所申飭者僅爲虛文乎臣
等請罷倪涷正借涷一人以行法使天下爲涷者皆
知撫按法在必糾而無敢越違爲撫按者亦知朝廷
法在必行而無敢容隱所謂罰一人而千萬人懼意
者積習可革吏道亦可清矣合無恭候命下將荊州

府知府倪涷照不謹例罷斥冠帶閑住以爲違禁餽
遺者之戒漕運總督褚鈇照舊供職仍將前項緣由
咨行各省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一體着
實遵行

紀綱輕重淆亂疏

張養蒙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萬曆二十四年十月

臣惟人君舉動盡關紀綱治亂之機在審輕重輕其
所宜輕重其所宜重則治重其所宜輕輕其所宜重
則亂上意所向不必從之端不可長且貴識其機而
亟反之耳臣待罪中臺實紀綱重地兼有獻替糾繩
之責伏覩 陛下英姿睿美迥絕人羣以明察控馭
寰區以威福顛倒豪傑臣工凜凜懼無以奉奔走而
佐下風矣邇年殿廷希御燕居閒聲上下不交疑心
易起或疑外臣未可盡信或疑外事未可盡從夫君
與臣相疑未有不得疎者也下與上爭勝未有不見
惡者也遂使市猾得以窺其淺深與奸因而弄其筆
舌德則不競惟利是鬪孰輕孰重何綱何紀若此風
遂熾禍將焉窮臣不勝犬馬縷縷之私略摘關政五
事就中應重而輕者三應輕而重者二昧冒具陳惟
陛下少垂清聽一曰部院之體漸輕夫六卿分職八
柱承天誼取股肱象司喉舌 祖宗朝於部院大臣
如劉大夏戴珊等嘗面召商榷政事章奏必允體貌

固甚重也年來似漸輕矣或虛其位而不補或用其人而不任如冬官一曹常以亞卿專署已為異事乃冢宰何官四年三易銓衡何任數月虛懸不知統百官均四海果可令代庖否恐人心未易厭也劉世延罪惡貫盈法司奉旨議奏詞嚴義正竟爾留中主事劉冠南疏入即發何小臣聽而大臣不聽單疏下而公疏不下也以至戶曹三疏諫開礦不納臣院九疏催行取不報甘苦異味喜怒殊情爭正事則十疏而九不行過正推則十人而九不點此等機局若示之趨下示愛寵並示愛名夠大臣師表百吏以道事君自非不肖誰肯以待盡之餘年而喪難保之晚節也陛下奈何輕之至此恐忠藎者憂於見疑各思解綬浮沉者幸其得計相率彈冠此幾人而國事將何賴乎臣願陛下重部院之體勿再狎侮且慎簡名碩亟正冢宰之位用者任推者點隨事執奏者欣然樂從庶部院得行其志而紀綱不患於無統矣一曰科道之職漸輕夫給事中專司叅駁御史獨任彈糾也七品卑官百官震肅祖宗朝廣設耳目正以防壅

蔽之奸職掌固甚重也年來似漸輕矣舊錮者有賢有否不知其盡錮之由新勾者有語有默不知其混勾之故五科都給事中久虛不補自昨年始御史曹學程久繫不釋自今年始兩臺東省列署半空一薛居州所移能幾行取定例也中行推官知縣等官歷俸有逾六年者屢請屢格是不欲言路之充也復除常典也給事中羅棟項應祥御史馮應鳳趙標等屢催屢閣是不欲言官之入也人各有心人各有口果朝政無闕寧須隄防苟有可言豈必臺諫批項下之鱗請尚方之劍耿耿烈士何代無之先朝羅倫海瑞固皆自別衙門出也陛下奈何輕之至此徒使唯唯喏喏之風成蹇蹇諤諤之士遠豺狼利於不問狐鼠便於縱橫此幾人而國是將何定乎臣願陛下重道科之職勿再摧折且亟下行取之旨以求忠讜之助除者允繫者釋前後削籍者酌量起用庶科道得伸其氣而紀綱不患於不振矣一曰撫按之任漸輕夫撫臣擁旄專制按臣持斧代巡一路生靈惟其

[illegible]

一事各省撫按無不嚴旨切責然猶曰君父有命不
敢違也鄭一麟一千戶耳輙奏撫按孫鏞等遲玩是
千戶制督撫之命矣王虎一中貴耳輙叅巡撫李盛
春誣揑是中貴制巡撫之命矣紀綱不倒置乎大礦
天地所生之財非巡撫之私財也夫民 祖宗所受
之民非巡撫之私民也若 祖宗之民採天地之財
以結貂璫之懽而適 陛下之意苟可靦顏誰不攘
臂願肯忤近倖抗匪膺以取愆戾哉懼其生事釀禍
以貽 陛下之憂而甚異日封疆之重罪耳宦寺之
忠非可望於風憲之職 陛下不惟不納其諫又從
而忿辱之一璫得志諸璫效尤一處鴟張各處虎噬
巡撫斂手又何有於監司縣官奴顏又何有於佐吏
陛下之赤子將無人做主矣且撫按所以能彈壓四
境全仗 陛下寵靈得有此威重也假令平日體已
褻矣威已損矣曾一武弁中貴之不若萬一山洞騷
然變起倉卒以救過不暇之巡撫而欲責以必勝之
[illegible]軍則軍不[illegible]民則民不服氛霧交作誰任

其咎此時雖食啖其肉亦何救於敗乎 臣願 陛下
亟重撫按之權勿再惑於讒佞之說凡開礦地方聽
彼便宜約束差出監衛各官但有不遵 詔旨縱下
擾民仍聽彼具實叅奏處治庶紀綱有倚而禍端潛
消矣一曰進獻之途漸重夫有道之君不貴異物匹
夫熒惑厥有常刑故周武拒獒漢文卻馬史冊美之
穆王受白狼白鹿荒服因以不至邇來市井之獻抑
何紛紛也名舊大並實採上意今日經歷捐俸若干
明日儒士助銀若干此輩出身吏胥棚戶何賴俛首
書札剔髓何從然猶曰野人獻芹或無他望罰至匪
守仁揑無影之寶貨蓋欲騙久絕之侯封也而使千
陛下恩齊於甕親張以迹購玉用之白鹿蓋欲復已
稅之主簿也而使 陛下不德損於玩物部臣糾之不
聽科臣糾之不聽巡城御史糾之不聽業臣明示好
惡大開受獻之門媚子宵人投袂競起恐有無恥之
近臣獻靈瑞賦頌以博寵幸者矣恐有觀釁之邊臣
貢珍禽奇獸以希分外之恩者矣恐有敗節文吏佗
藏武官[illegible]錢神妄冀特准叙用者矣更恐上行下效

殆有甚焉海而可趨冰山可倚咳唾可成雨露盻睞
可滅瘢痕其究使黃楮白蠟悉入筐篚義子乾兒濫
登樞閣不至如嘉靖末年之海內濁亂不已也書曰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臣願
陛下寡嗜慾端好尚正王守仁欺誑之罪以睦親藩
下張以逆於理以爲匹夫熒惑之戒再有進獻淫巧
珍奇者重究不貸庶紀綱一清而倖門可永塞矣一
曰內差之勢漸重夫虎賁綴衣自周已然太祖戒
內監之官不許干預外事何其嚴也浸淫於正統之

初濫觴於正德之季頼世宗英斷一掃而革之海
內蒼生如獲甦息矣陛下在御二十四年而天下晏
如也邇來中使復紛然四出矣有開礦者有勘寄者
有查店房者乞請之章無一日不上批答之旨無一
日不下夫細人之心見利則動天子之貴豈富患貧
惟　陛下有藉大工以實內藏之心故左右藉京弁
以營差京弁藉左右以罔利拴成圈套誑惑聖聽一
陛下方厭外臣動多引例阻撓謂幹辦家事必須家
奴一聞武弁之言喜有可據陸松弁請差內相卽差
內相趙承勳請差張燁卽差張燁百言百聽如取如
携豈衛弁皆急君之義士而朝紳盡誤國之逆臣乎
陛下試思五七年前　聖意未動之先何京弁敢瑠
無一人一字及礦店等事及今連章累牘指地坐名
其爲交結逢迎意亦可見惟是巧伺之黨實繁有徒
肘頼頭鑽靡所不至必將以小信而飾其大詐以小
忠而濟其大貪採礦不已漸及採珠皇店不足漸及
皇莊繼而營市舶繼而復鎮守內可以謀坐營外可
以謀監軍正德敝風其鑒不遠恐非社稷蒼生之福

也臣願　陛下早燭羣豎之奸愼於再遣已遣出者
或卽罷還或嚴加戒飭勿得信憑牙爪痛毒地方庶
郡縣得保其民蒼赤得保其命而紀綱亦不至陵替
矣夫臣所言三輕二重勢每相因德與財不共立中
與外不兩勝其輕其重總係於　陛下之一念耳一
念之疑何所不輕一念之喜何所不重重者愈重輕
者愈輕久之輕重大乖紀綱大壞以　陛下天縱神
聖省悟轉移信無難者第在叅斷之而已　臣備位大
僚受恩良厚但能隨衆忍嘿亦可累日待遷誠不忍

見朝士蹙額而談小民拊心而嘆區區忠悃天實鑒之惟　陛下留意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按臣併勘非例乞查臺規以重憲體疏

錢夢得　山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七年二月

臣等於署中見吏部咨爲銓臣枉道行私府官媚屬曲庇大干法紀乞賜究處以儆羣吏以肅計典事開湖廣巡按御史趙文炳論劾吏部主事馮上知麻城知縣游朋孚及馮上知奏辯乞要查勘以明心迹各一節俱經奉有明旨臣等何容置喙第馮上知游朋孚蒙旨革任聽勘不及趙文炳而該部咨中則稱上知所論文炳票取各屬銀兩與夫縱盜反坐二事相應併勘等情夫勘以明心迹也臣等非敢謂上知宜勘而文炳獨不宜勘也又非謂銓曹當勘而御史獨不當勘也但勘固有人不在外之撫按勘自有日不在今之併行臣等伏覩憲綱錄內成化七年憲宗皇帝欽准事例巡按公差御史回京之日本院堂上官仍依舊例查勘考察保結稱職者具奏照舊管事若有不稱奏請罷黜明例森嚴燦如日星迄今奉爲法守御史大夫曠不秉公勘核而差回諸臣亦豈有觸犯憲規者哉文炳差期已滿行且回道都察院將

例考察自當恭採輿論據實勘問是堂上官既勘文
炳之人而還道乃勘文炳之日也何必今之併勘哉
此一舉也臣等以爲有伍不可試爲 皇上一一陳
之虞周而降巡狩不行我 祖宗酌古定制以其職
寄之御史故御史名曰代巡所巡地方百司惟其舉
劾庶政惟其主持沮壞風憲者有禁裴誣風憲者有
禁此豈獨重之事權令得展布哉以其躬代乘輿尊
按臣之體貌正所以彰天子之威靈也今因反辯而
遂與併勘則恐將來沮壞之計可售裴誣之說得行

臣等非惜文炳而天子之威靈不彰可惜也此不可
者一九重高遠四海遐闊人主豈能逖聽遐覩所爲
寄聰明而徹廣遠者惟言官是賴故凡內外大小衙
門官員但有不公不法等事御史皆得糾舉即有不
實不妨風聞此非重御史重耳目也我 皇上欲察
官邪以清仕路必先廣耳目以資見聞今文炳方糾
上知而勘上知亦糾文炳而勘則凡按臣行部有不
鑒覆轍而回車反脣而結舌者乎臣等非惜文炳
惜夫[illegible]之耳目不廣可惜也此不可者二朝廷所

以布渙汗而肅臣工乘令甲而示久遠者莫如 詔
旨被論官員不許飾辯屢頒 明詔業已令之三而
申之五矣不啻任事即令批華上知旨中戒諭亦復
明切若以上知之飾辯而即勘文炳則今日之行事
與今日之綸音已相矛盾矣且今遵何以示後臣等
非惜文炳而朝廷之 明旨不信可惜也此不可者
三國家之所以服衆志者惟此體統凡爲事聽勘
員役或上司而勘其下僚或堂官而勘其屬職尊卑
相制其體統固宜也今以撫臣而勘按臣以後院而

勘前院直則公議其矯謗則公議其私無論置撫按
於難處之地即以素日位分相並之人一旦驅之俛
首聽勘不幾舉按臣之體統蕩然掃地乎臣等非惜
文炳而體統之屑越可惜也此不可者四國家之所
維持世教者惟此士習邇來縉紳務騁舌鋒相勝則
造孟浪不根之說急則恣撒潑無賴之詞轉效成風
漫不爲怪即如河南巡按御史姚思仁論劾原任汝
寧府知府屈燦以備大計燦乃懷恨揑汚將前任御
史[illegible]併御史姚思仁輒行私揭以圖中傷部院

燭之燦竟降處臣等方謂告訐之風或可少戢若文
炳因上知而併勘則凡險詐之人皆謂暗揭不若抗
疏而訐奏者將無虛日也其何以挽士習之趨乎臣
等非惜文炳而士習之澆漓可惜也此不可者五伏
乞勅下都察院以臣等所奏再加議擬如果臣言不
謬將趙文炳免行併勘令其交代完日即依限回道
聽候都察院查勘是否稱職請旨定奪庶蘭臺之
規例不紊按臣之法體尚存而於聖政未必無小
補矣

直言巡城要務以恤窮民以裨聖治疏

喬應甲 巡視北城御史 萬曆三十年三月

竊惟朝廷張官置吏無非爲國安民臣子莅官行法
不過興利除害但地方利在安靜騷動即爲害小民
利在省事多事即爲害剝利之所在民自爭趨何待
於上而害之所在非假皇上威靈有以除之則一
時權宜他年弊竇而潰敗決裂將不知所終矣臣請
備陳巡城擾民之事而願效一得之愚冀皇上少
垂聽焉臣於前月二十九日接到都察院劄付委臣
巡視北城今踰月矣細閱劄付所載節奉事例不一

大率居重要地欲其肅清而禁止諠譁乃其職掌詎
意因循及今弊端百出在司坊各官誤認阿承爲職
業而專事逢迎在兵番各役不恩脂膏非泥沙而慣
行詐騙視人命爲奇貨等法紀若弁髦羅織鍛鍊不
勝攪擾是祖宗立法定制本欲懲之勿諠而後入
積弊成玩亦且導之使諠況乎以有數之房號塡無
厭之官囊臣所痛心而切齒者臣初入衙門見刻書
數種有風憲事宜有風紀覈實又有申明憲綱錄會

題憲務疏一切日行禮節與夫臺儀輯畧件件皆有條理事事可為法程臣讀而卒業恪知遵守獨王畿首善要區五方軍民雜處文具雖存議擬未定而法弛治弊非一朝夕之故矣臣觸目酸鼻誼難緘默在官言官思非出位謹以巡城事宜條列於左聊倣拾漸之規仰塵乙夜之覽倘　聖明不遺芻蕘管見有裨採擇伏望勑下都察院酌議停覆著為憲令其餘四城未盡事宜仍行各城御史會議停妥一併上請地方幸甚一曰人命漸輕照得燕趙俗悍人每輕生兼之名利所在城社多姦是以匹夫匹婦少有爭競輙至兕毆而非投繯則投河者踵相接也總約近議此項不給埋葬非是輕視人命正所以重人命耳臣受事不滿一月見本城男婦以小忿縊死者六人細審屍親口詞別無威逼情狀徑給席一片自行領埋人頗稱快更有饑寒窮民倒死街頭與地主鄰佑有何干涉乃兵番人役百般恐嚇甚至扛屍圖賴傾人家產大為地方苦累合無通行五城除真正人命叅送法司外一切自縊服毒投水並餓死等項惟令屍

親總甲具呈即准瘞埋間有死者蹤跡不明許批廉幹兵馬單騎相驗勿得搭棚雜費以滋煩擾尤不許混批兵牌致失初情且開賄賂之門伏乞　聖裁二曰夫馬漸濫照得夫馬之役自有會同舘額設五城何地御史何官乃討夫馬者相沿為例在干人者如執左券而索宿負在干於人者如應驛使而供差遣曾不思言官職司糾察馳驛尚當叅奏奈何假正經公費徇他人私情況雇夫一站價銀二錢雇夫十名支銀二兩且半為夫頭尅落窮民所得幾何利歸姦猾孽自已作勢不得不藉令　明旨嚴禁革也其他設席有票取物有票種種擾民難以枚舉合無今後不拘臣衙門及各衙門俱用關防文簿照票登記每於推城交代之日即將原簿繳都察院堂上仍依樣另謄若干本咨各衙門設席取物者堂官知會此於通同之中微寓撙節之意庶根本之地不至重困而瘡痍之民賴以少蘇伏乞　聖裁三曰監倉漸濫照得本城設有監倉中間監有牢頭倉有倉夫皆魚肉犯人者臣受事以來未曾收禁一人但衙門舊規皆咨

城分坊答應每將輕犯徑送監倉有經年不結者語曰活軍而死徒言監倉之苦也況所犯未必徒罪往往身斃囹圄心則何忍臣以為監倉當各置一簿用印鈐蓋凡衙門發送犯人明登簿籍倘有死亡即報臣衙門移咨原發各衙門堂上知會庶犴狴可免濫收而窮民不至冤死矣伏乞 聖裁四曰打卯漸費照得總甲兵牌各有工食房牙盜賊關係地方責令打卯猶謂有因其餘屠戶會道保識錢戶當鋪故衣銀匠花砲鄉長小腳倉夫番子炭戶煤戶媒婦牙行靴行帽行枋子土夫與夫端公水戶等項共算登簿八百餘人原無工食打卯何為臣見各行每人至期執結一紙值錢一文覓人寫結一張要錢一文其間亦有本人不來而雇替者還得十數文不等總論兩人費錢計銀一分以八百人計之則一卯費銀四兩若以一年計之當費銀四十八兩況打卯不止本城各處不止八百而四城並戶兵刑工各部與夫廠衛司房及國子監順天府宛平縣大興縣等衙門不知幾許結狀每月四卄餘次猶有幾處責結狀者即本

衙門書辦輪流且刻有花欄格式不許旁人代寫其刁勒需索更當何如倘或一朝失誤百般凌虐夾撻挾騙吏僕難悉甚者苦楚不堪十九逃走攀報一番增擾一番費錢又為不貲矣除臣於各行無干如屠戶端公等八百餘人即行文本管兵馬吏目徑豁免外仍乞勅諭都察院曉示別城並知會各衙門從長酌處務嚴打卯之禁勿為多事之擾則善矣伏乞

聖裁五曰優免漸多夫房號優免多寡不同自勳戚以及各衙閑任等官奉有明旨何容復贅近來衙面如故房額短少以致原編銀兩正支不敷一切取辦詞訟小民因而受累先年題准積餘解部濟邊之說豈虛語耶此酌定房號存革難以徇私濫免不可不一申飭伏乞 聖裁六曰徵收漸重夫房號每房一間收銀四分此係定例何得增減今乃令額外多收至加四加五官吏通同成何法紀合無倣各州縣條編收錢之制按季呈本城御史照依時價每兩換錢多少仍候五城會同批允方許追徵此無他故收銀則蓍可增重收錢則數難明加且以此轉給各役

工食所派通錢甚夥六使他伏乞皇上聖裁七曰更名漸積照得都會之地人煙輻輳房屋買賣固所時有但彼賣此買須更此名乃書辦預得常例日逐用有掛號中間賣買審者固多亦有假託勢豪而影射者更有覬望巡城而覬覦者種種姦弊不可勝窮合無比照天造過割之例每月定於二十九日房牙帶同買房本主執拿原買及新面審驗過方准僉更庶事有定規日有定期而打點之風可少息矣伏乞皇上聖裁八曰禁犒賞漸濫照得本城額設吏書四名每名月支工食孔錢每年應給銀四十三兩二錢今止二人應役而得四人工食不為不多乃推城六番犒賞一番管城二番犒賞三番管城者舊規三人四兩推城者舊規每人八兩年終推管幾次其數屈指可數至於本城帶管存恤鹽法不在此數五切投文需索常例亦不在此數臣每拈筆僉判不覺痛恨以小民之膏脂填積蠹之谿壑誰為作俑至於此極且臣巡城額外房銀止二千餘兩近值清明上陵中火夫馬並各項額外雜支非六十餘兩不敷他日犒賞出自

何項臣既不能額內那措亦豈不肯分外撈求無已則各役之濫賞獨不可少裁乎合無通行五城酌議裁處臣任怨任謗所甘心焉伏乞皇上聖裁九曰賢否漸淆照得各坊兵馬年終舉劾往例昭然每遇推城之日出一考語行三一獎勵仍將考語咨送吏部蓋為各官黜陟計耳至於六十次獎勵十次給銀而各城舊規有領銀者又有舊規不領銀者事未歸一終屬未妥況城務每季兵換過給似為冒濫節在外有司從來未有至月給獎勵者亦可不議裁也再照各官以入貲起家見膺京秩當此覃恩慶典切承綸綍新榮宜何如竭力報效朝廷乃中間自愛者固多而不自愛者亦不少姑無論其潛通賄賂妄逞威權且如無籍棍徒投充弓兵每六兵馬名下有二三十人甚至有四五十人者竟不意若輩派無工食白手應役而狼吞虎噬何所不至即此一節斷不得為好官而幾桀優獎胡以示勸合候命明旨令各城御史分別等第嚴加考覈果有真心實政造福地方而秋毫不擾民者為上等不然而操守可議縱役為非亦須據實

明詮聽銓部處分如是則賢者知所奮勉不肖者知所懲創何愁都內之民不安枕也仍望嚴諭各官奉公守法交相砥礪一切服舍輿馬之類各宜安常蹈矩不得越禮犯分亦今日救時之急務也伏乞　聖裁十曰訟獄漸興照得旁號既多優免額外費用不繼故事城上例不成招原無紙贖惟有賭博贓物變價貯庫充各項使用此舊規也實弊規也夫開場賭博之家啜賺幼年子弟陽伺陰擠扛幇誆騙盡法處治何足深恤但律該財物估價入官不分首從各枷八十惟加號為首者兩月為從者一月富家子追贓容易誰肯帶枷而囑託央求勢所必至復有一種無賴光棍知此律意故將自己敗子奴隸串同衆黨假揑賭博出首多人及批司坊索錢買免所得不貲更有無藉番役駕言拏賭號嚇愚民此皆地方之大蠹亦濫訟之流生禍也今後除一面禁約賭博外仍一面嚴聚指稱賭博兇徒不得槩為准理波及良善乃清源正本第一義也伏乞　聖裁

風紀重地空虛無人敬循職掌懇俞考選以便差撥疏　張嘉言 都察院經歷司經歷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

臣惟國家設十三道御史上備諫諍下資糾察關係治亂非渺鮮者故額員一百三十非備官也有一差方設一官缺一官即廢一事非若他曹可代攝者設左都副僉都御史以主董率設經歷一官以司差撥非贅員也每應差御史本司查照臺規坐名請於堂官堂官請於　皇上臣差撥不謬堂官不得而易之臣堂官疏請不謬　皇上不得而易之一事權也乃邇來臺規漸滅盡矣舊例每御史出差臣堂官開列正陪職名上請臣引兩御史陛見　皇上親發玉音差遣領勑行事近以衙門人乏每差有正無陪矣甚至正陪俱無不俟報命差上換差矣豈紀綱之地昔重而今輕矣乎往時行取一年一番今十年不得旨考選朝上夕下今三年不得旨臣堂官憂之心碎爭之舌敝露肘提襟不得不為此權宜苟耳而權宜非舊規也舊規之壞始有權宜問誰壞舊規則自沈一貫柄政始所謂舊規者非獨臣衙門有之諸司皆有

祖宗立法良有深意今內自部院府寺翰林科道郎
署外至藩臬郡邑無一官得守其故者矣內自大小
九卿侍從臺諫外至監司守宰無一人得究其職者
矣政刑之宜舉者無不濡遲廢閣而因以變更之人
才之宜用者無不積滯困頓而因以擯棄之有以咎
一貫者一貫曰此 皇上之獨斷也夫 皇上聖明
希踪堯舜獨稱法祖豈肯將 祖宗之良法諸司之
故事而盡廢之豈肯將大小百執事之官四海九州
之人才而盡錮之三尺童子皆知其不然所以萬口

嘖嘖指摘一貫至今不已去國之遺議即千載青史
之公評矣使彼當時光明正大引用正人恪守成憲
豈至是哉殷鑒不遠今輔臣萬不其然須以揭帖催
請考選諸臣 皇上有稍侯檢發之旨矣臣伏而思
之輔臣之於言官可謂極其苦心 皇上之於批答
可謂極其委曲而闇之道路反疑而不信也似謂
皇上不必委曲輔臣不必苦心但一批發而天下之
事畢矣不必委曲而委曲不必苦心而苦心此天下
之所以疑也辟之人與人相與自有常行之禮常談
之話宜六揖而止而遜讓不已本數語可了而寒溫
不休豈不使人疑乎夫我 皇上所以不必委曲而委
曲者只欲明爲出獨斷之意見批發遲速之皆由上
也輔臣所以不必苦心而苦心者只欲歸 皇上以
獨斷見批發遲速之權總不由巳也臣以爲凡事宜
務其實不必避其名以今皇上聰明神武之資輔臣
協力贊襄之賢但使六朝之間雷動風發凡數年遲
滯塌弛之事盡數批行數年沉積困頓之人盡數序
用則天下之人共知其斷出皇上不必自言獨斷而
誰不信爲獨斷也就使輔臣時得補山甫之袞進趙
普之牘而無害於獨斷也輔臣不必自避有權也而
誰敢誣以攬權也就使長安時開公孫之閣佩文穆
之袋而無害於有權也今以明明之天子處心積慮
憂天下之不信不啻三諭五令告天下以獨斷嚴嚴
之宰臣攢眉蒿目懼天下之見疑不啻十疏九揭告
天下以無權何道本至易而反難之哉肯知臣言須
刻之間不 皇上便爲堯舜輔臣便爲伊周舍此不爲
而徒增天下之猜想孜孜何爲者也今三輔同日共

事改絃易轍正惟此時臣見天下之事敗壞至此一腔熱血無地可灑但恐不知臣者以臣爲建言干進故欲吐而又茹而終不能自禁者以臣王差撥而無御史可差命曰溺職臣本應官而代御史侍班命曰越俎眞有不能靦顏就列者故就事論事而稍推廣之其實止十之二三耳惟皇上留神省覽臣言速賜批發考選諸臣天下幸甚臣愚幸甚不然皇上既言稍俟而又濡滯既言檢發而部院見疏寢閣卽皇上無以自解而安能解天下之疑輔臣也臣愚不識忌諱一念朴誠無非爲皇上爲輔臣耳但使臣言得行羣疑盡釋一日可致太平卽嗔臣戇直而重加斥逐自甘之如飴第恐悠悠之口詭云因臣之言而批發反緩則前輔臣所以愚天下而因以自愚者今日豈其然哉

禁地蕩乃之極臺綱衆正攸關積弛可虞代攝非體疏

蕭瑞麟 都察院司務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

臣一介草茅仰蒙聖恩叨補憲所班聯臺末臣自去年入署僅覩御史數人不意紀綱重地而豸繡威儀稀如晨星迄今三年秩滿者先後陞遷現在侍班者止有三人又且各攝多差朝夕拮据于是臣等各處奉堂委輪次侍班非制也萬不得已因匱乏而相代也臣每戴星而入輒見長安門內外守衛官軍於御史入則嚴憚森列於應官出則玩忽逋散以天顏咫尺之地而宿衛懈弛管理疎違出入待漏成何景象臣安得嘿嘿以處乎此恭惟聖祖創制御史秩卑而居清要爲風霜之任額設南北臺臣二百四十員出則巡視方岳入則彈壓文武故履是任者執法澄清賢奸必辨崇朝廷以肅如張綱埋輪于都亭而豺狼莫敢縱橫如桓典乘驄于京師而宦官莫不畏避有殿中御史之李巨而東晉之貴戚褫魄有草服嚴肅光祿陵而文帝之介弟流汗方今聖明在上

師濟在列乃猶此陛之近褻狎之下隸狄不嚴趨蹌
不謹擁衛不備觀瞻不肅禁地如此則邦國當何如
乎宿衛如此則營壘當何如乎此固人心積弛皆由
臺察久虛無所約束於上自爾漫縱於下可見代播
之人必不能以整肅而臺綱之舊必不可以些敝雖
然不過就待班一事而論耳今日事勢極其窮蹙實
治亂污隆之一大關焉開直言廣視聽治之兆也甘
諂諛蔽近習亂之萌也唐制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
太宗以王珪魏徵爲諫官每遊獵食味嘗不在左右

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疏論延齡奸佞贄之無罪
德宗命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賀曰朝
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宋英宗命內侍深推簡膀
司馬光問爲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
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煽
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進下以
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
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
於是上封事者數千言眞德秀曰公論國之元氣也

元氣痞膈不可以爲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爲國深惟
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
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
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沽名無任用之誠而有猜忌
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屈伸乃治亂存亡之
所由分也本朝許瑄爲御史大學士楊士奇等欲見
之辭曰瑄當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士奇稱于朝士
論兩高之嗚呼自古及今未有不重諫臺侍從之列
論思獻替之任而能久安長治者此亦當世得失之

林也本朝嘗以新榜進士選除諫議取其英氣遒上
銳志勃發而正德末年大臣有以新進敢言爲忌者
遂沮格不行今者考選臺省諸臣舉諸中外之積資
得諸千百之什一而視額設之數尚不足半奈何使
之留滯也將欲摧之而忠肝義膽必不能摧將欲疑
之而懷瑜握瑾實無可疑然則用之豈猶爲驟乎遲
之豈猶未極乎臣追惟昨歲六月臣堂官疏請八月
初三日部院考選日居月諸轉盼一年 聖明如天
運于上天風爲姤君臣相遇一時渙汗宇宙間捷若

轉圜易于建瓴誠念法行自近朝廷不可不肅滇粵
邊左之告急幾甸各省之乏差輔臣部院之連章累
牘十字批發貽千載之美談十年曠典作多士之忠
讜直臣進而言路益開公論伸而元氣愈振仰不負
聖祖設官分職之意俯不愧歷代納諫求言之美何
其盛也抑臣猶有請焉四海雲霓之望久矣今嘖嘖
屬意者僅有輔臣一線之路可以回天至于輔臣以
去就爭之良亦篤矣而識者尤謂其推轂未極其精
誠情境或涉于微暧名求去而實坐要溫旨名自

劾而實始免人言累操自由機密孔昭則輔臣將何
以自解于天下後世而皇上眷留輔臣不啻處以優
崇而在察其心跡輔臣報答皇上以身事君者為
險而以心事君者為弘輔弼之誼義固相須股肱耳
目本同一體此蓋太平之所繇以隆之所由分者也
臣服習憲度目擊時艱居職陳言有所厚望伏乞
聖明垂察天下幸甚

時務類

時務類

竭愚忠陳三議以備聖明採擇疏

蕭彦　兵科給事中　萬曆二年十月

臣聞明君之致治慮必周於萬全忠臣之事君言不嫌於過計況今　聖明御極正臣子效忠之秋災異頻仍尤上下修省之日臣以外郡末吏荷蒙　聖恩拔置言官遭逢若此而猶不竭其欵欵之愚以冀補報於萬一是上負　陛下而下負初心臣不敢也謹以見聞所及有關於當今時務者總括三議爲　陛下陳之惟　陛下留意其一曰議吏臣惟生民之休戚在守令守令所以寄民命者也恭遇　皇上加意吏治旌卓異懲貪酷天下喁喁向風已而議者猶謂吏治未盡復古何也臣以爲文移之當裁也物議之當嚴也本原之當敦也夫上之所以流通於下者文移而已疏則玩煩則擾其獘等耳臣觀之有司所謂文例日增而不足吏議日異而不定蓋有之矣如一錢糧也所條答之冊式凡幾如一獄訟也所批發之

詞狀凡幾如行一令也應通詳之衙門凡幾如遣一
吏也應倒換之循環凡幾蓋名雖守令而其實簿吏
不異矣下之有司日疲其精神於文移遲速之間而
不暇行乎其志上之監司日用其精神於文移依違
之間而不暇先乎其大有司既苦於煩一一而經心
不能也勢必授之吏書而應之以文具監司又憚於
煩一一而經目不能也勢必假之吏書而行之以姑
息上下交受其病而彼此俱失其職坐此故也臣非
以文移爲可去也臣惟朝廷之設官撫按總督司道

司道總督府州縣其統轄有定分而人臣之受職或
錢穀或刑名或專制或兼攝其詳畧有定司欲吏治
之復古莫若明其職掌省其文移司刑名者不必兼
夫錢穀司錢穀者不必及夫刑名專制者理其目兼
攝者理其綱前令可因何必作聰明以更舊章有司
當先奚爲以一人而僂衆臣賢者聽其展布務省事
毋務多事不賢者嚴其簡黜務更人毋務更法而獎
所當覈例所當舉者或一年已終或半年以裡撫按
覈之司道司道各以其職覈之府府覈之州縣蓋文

約則簡而易行力專則詳而不漏省一詞訟則省一
民害減一冊籍則減一吏獘其覩之徒煩而無益者
功相萬也文移裁矣而是非不明則賞罰無當是非
者上之所據以賞罰者顧是非遠而不能達者則小
民之公論也其朝布而夕通者則衙門積姦地方巨
豪之浮議也浮議一興雖有賢者無由以自明而浮
議既播雖有知其賢者不能以不惑是以太阿之柄
倒持於下而推畏之風日習於上邑有大事則謹而
避之耳邑有大獄則解使去已耳長陵夷之漸阻任

事之氣其所係豈渺小哉近如山東萊陽縣丞朱希
召幾爲物議所中向非撫按覆覈則希召又繼劉庠
而後矣幸則爲希召不幸則爲劉庠天下之廣獨一
萊陽丞哉臣愚以爲風聞言事可例於在內之科道
而不可例於在外之撫按可用於中行之庶官而不
可用於按屬之有司請乞通行各處撫按務精簡別
毋惑飛語寄之耳目者必先問其所寄之人得之傳
聞者必覆查其所聞之事舉劾務求其當毋徒取盈
於舊額贓私務得其眞不在張大其數目至爲其人

爲其事受賍若干如此之類苟非灼見其然毋得遽入章疏而挾私偽空私遞揭帖擅刻謗版者仍加重治以爲地方之警庶甄別明而勸懲當吏治修而民志定矣然本原不講則吏治皆苟而已臣聞之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夫心與政相因也又曰善治者無赫赫之名夫名與實相勝也今之吏誠心愛民者固多而炫奇貫譽者不少以歛怨爲任怨以憤事爲幹事奬未及剔也即一皂一夫之查革則汲汲而申詳以爲吾能剔奬如是利未及興也即一牌一票之施行則汲汲而暴白以爲吾能興利若是苟當上意毋論民心苟快目前毋計日後至於墾田里招流移與教化勸農桑爲治道所最先者漠然若不與吾事矣譬之象貌徒存而神氣不貫於元元何補哉臣愚以爲評品吏治宜先其心術以及其政事一念爲民事求實際者上也即悶悶無奇上之人當最之矣一念爲已事求虛聲者下也即赫赫炫人上之人當殿之矣監司以是爲賢否銓部以是爲勸懲闇於悃愊之吏拔其一二以風在位則意何所趨而

天下之民散有不回心向化者鮮矣此今日之吏治所當議也其二曰議兵恭惟 皇上聖德格天北虜欵塞逆夷授首天下欣欣享太平之慶顧臣聞之天下雖安忘戰則危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先年議許貢市之初非遂以爲長策也蓋曰姑餌虜人以修我備而已經今數年而邊備如故一有警報且然且否而將臣已倉皇告急矣則今之邊事豈非所當亟圖者哉臣不諳邊事姑就臣所見則勝算之當定也招降之當慮也遼左之當備也奇牧備胡趙虎國備羌其初皆落落不合或遣人伍將或移書詰問然臣特之不變而卒之郤先零降匈奴若持左券以取償焉何者彼其中有定見也此兵家所謂算也今之邊其有算乎無算乎平居僥倖以苟免有事張皇以掩覈即稍稍自見者亦嘗試而漫爲之耳夫少算猶恐不勝而況無哉臣愚以爲今之大將即不能必如李道其倫然亦宜擇其智勇兼長者任之寬其文法許其展布一應邊事悉聽籌畫如各鎮之中要見某弱某強某爲勝所生心之地則某鎮當備某鎮當援如一

鎭之中要見某強某弱某爲虜所必由之途則某堡當備某堡當援墩臺修矣守墩臺者有無缺乏芻糧備矣給芻糧者有無科剋華夷有定限也禁邊將之私交以杜其玩狎之漸市貢有定則也抑將來之過求以堅其懾服之心可守則守無藉手於班軍當戰則戰毋塞責於搗巢舉此數端餘可類推仍乞通行總鎭諸臣各悉所見具聞於朝務求必勝之筭以收不戰之功較之虜至而倉皇者果孰爲得失哉然招降近例不及今宜處臣恐有莫之所不及者臣惟用

間招降可施於臨敵而不可施於平時可施於中國之脅從而不可施於夷狄之異類臣不敢遠引覆轍請以我國家証之陝之有把丹也自　太祖始也至成化丁亥而李俊滿四等遂有石城之變連師數月徵兵五萬僅乃克之計所戕傷蓋一伯三都督數千官軍矣夫休養於百年猶稱亂於一旦降夷之不足恃此其明效也頃隆慶元年以來先後建議開歸路散逆黨爲中國流移者設耳而乃以類報降夷與回鄉人口共議陞賞則例節令九月內兵部題覆如遼

左郤那哈等亦不必矣夫邊臣動於陞賞之利則其招徠之必力而招徠之術臣以爲非計而誘之則利而啗之也以計誘而喜則必以計窮而悔以利啗而親則必以利小而疎而邊塞之險與彼共之虛實之備令彼知之萬一有李俊滿四者構於其間又萬一虜謀不測故示親信於塞上遍駭而圖之其將有及乎況中國之犬豕何藉此夷類而夷種之繁又豈吾之招徠可得而孤其黨者則亦何利而爲之乎臣愚以爲回鄉人口宜仍舊例以勸來者至於招徠降夷

宜一切罷絕以杜邊釁以銷後患節令所已招之夷亦宜漸次密圖務於稍遠處所以絕其交通之路先事而防乃無事矣臣觀近年邊報往往在遼左然夫往往報罷順獨感焉豈虜恩壓境邊臣以計免耶抑狡虜故勞我師俾異日者即有報不爲意耶邊臣計免則漸不可長虜心懷詐則變不可測況遼左之地曠衍難守寧前之兵單弱不支則遼之未可息肩不在薊之下也而抽軍入衛歲以爲常夫寧夏延綏之入衛是以遼衛近地然識者猶謂非計徒損軍數無益

實用已非守在四夷之意若遽薊撥環衛同唇齒遼
兵寡矣而又衛薊是益其寡也臣未見遼受敵而薊
可安處者也曩者薊無勁兵故藉徵發今練兵數年
而入衛猶故則所謂練者安在哉臣謂遼左一鎮以
寧前為咽喉寧前又薊遼適均之地合無將前入衛
之軍至期移駐寧前擇官訓練薊有警則出而衛薊
遼有警則迈而援遼不則以助寧前之防守此亦兩
利而俱存之計也其他備禦之策責在總鎮加意圖
維無如臣前之說隨其術中則虜雖黠不為患矣此

今日之兵事所當議也其四曰議河臣聞漢唐宋不
皆資漕於河然未嘗不治河者河之患不獨在國計
在民生也頃蒙皇上允部臣之請議開膠萊河以
備運道貽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而聖諭又終之
曰與治河事務不相干涉大哉皇言眞明見萬里
之外者也臣觀今之河患亟矣上流既壅下流日以
淤瀰漫千里勢若滔天極目蕭條人煙一空泗州要
地也渰沒之餘僅存一門清江浦巨鎮也官舍之前
不通徒步而淮之北堤勢已不支及今不治河不盡

而淮不已也趨而淮是無淮也無淮是無通泰諸州
縣也而高寶湖水勢如建瓴是無二湖也乃治河諸
臣未有以淮泗為念者豈其智不逮哉運道所由命
脈係之故其精神用之挑浚護堤以救燃眉之急猶
且不暇及其他今運道有別議矣治河之策可泄
泄不亟講乎臣考之邇來議河者非一人亦非一說
或謂上自清河下至安東疏濬淤泥或謂專意清河
草灣或謂疏海口并呂梁積淤臣固不能臆度其孰
便而河之不可不治則斷斷以為今日之務未有

急於此者也雖然亦知治河之甚難濟海口則潮汐
為祟尋別道則水性難回然未卑之沃壤盡地之良
命泗州之祖陵淮南之運道胥係於此可委之無
可奈何而已耶臣謂及今水涸宜令河道衙臣帶同
熟於河道司屬並令人下沿淮安上邇盧關逐一相
視孰可分其流孰可殺其勢孰可救目前之急孰可
圖永世之安計畫停妥貼圖並說具奏施行以固
祖陵萬世之基以全淮揚二郡之命而淮安以南之
漕運胥賴之以永利矣或曰如財詘何則臣又有以

折之自水患以來淮揚諸郡無一歲不蠲免無一歲
不賑濟今誠移其蠲且賑者用之於河費於今而償
於後奚不可也語曰涓涓不絕終成江河今之患豈
直涓涓哉此今日之河道所當議也夫此三者匪獨
臣言之蓋人人言之矣而竟未一一底績以副　皇
上望治之懷者何哉臣又惟天下之事一實百成一
虛百廢今朝廷大小務實之令各臣工孰不以實政
藉口者而臣恐其所謂實者不實也夫虛實之間固
有辨矣實益於國則實益於民則實反是皆虛也臣
[illegible]
乞　皇上申飭內外諸臣毋務苟且於目前而務爲深
長之慮毋徒辦於簿書而務懷眞誠之心如吏也實
意愛養若有家者所以守其子而不爲粉飾之具如
兵也實意經畧若有家者所以防其患而不爲挨磨
之計如河也實意料理若有家者所以奠其居而不
爲僥倖之圖同心戮力無分彼此專精一志毋詭避
小則天下之事有不足爲而臣區區之三議皆贅辭
矣臣愚昧無知願一念芹曝之忱有不自知其迂鄙
讜者伏惟　聖明勅下所司條覆施行臣愚幸甚

敬陳末議以備采擇以裨治安疏

蕭彥 戶科都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七月

竊惟天下無不弊之法而貴有救弊之方因其弊而
調停之則事不至於大弊而民可相安天下所以長
治無虞率是道也恭惟　聖明御極百度一新海隅
蒼生舉喁喁焉思見德化之成矣惟是一二事宜當
調停者臣等職掌所關不敢不具列以聞而　皇上
試垂聽焉一曰積穀夫積穀備荒豈非常策而言者
往往稱不便甚豈誠不便哉臣以爲有兩端焉有罪
[illegible]
則有贖有贖則有穀而戍而止例申詳撫按曰撫按
之贖也徒而止例申詳司道曰司道之贖也有司不
得作數則有司自理惟杖而下耳而杖而下者幾何
哉又郡與州縣非分土也訟而贖者州縣之民也災
而賑者亦其民也而近議者曰郡自有倉廒自有詞
訟令積穀有差即杖而下訟於郡者又屬之郡已而
州縣所自理幾何哉於是有刻意推求以無力爲有
力者於是有多方科罰借民資以逭已責者矣雖有
賢者亦所不免雖有嚴禁不能停止其勢然也夫立

法礽議豈其若是而開載未明奉行過當卽今造冊奏繳若福建等省各自爲項兩不相蒙其他或合餉支吾不合原式者以謂州縣積穀制也郡積穀非制也是可更也撫按贓罰解京者無論已其二分備賑者與司道所詳行而存留者幷有司自理通算可也一轉移間而有司者可措手矣卽按成數而查覈之降罰如令造報如式奚辭哉然不過寬乎有司者不目便乎臣以爲不然顧其人何如耳誠不肖也計不出於此將出於彼誠賢也卽以丘山之輸委之何妨而況多積之賞旣歆於前少積之罰又迫於後則安有甘心爲溝壑也者此積穀所當議也二曰商稅夫商稅倣古關市之意以佐國用胡可已也顧法愈詳稅愈重視國初異矣他姑無論卽如河西務大小貨船船戶有船料矣商人又有船銀進店有商稅矣出店又有正稅張家灣發賣貨物河西務有四外正條船矣到灣又有商稅百里之內轄者三官一貨之來權者數稅所利幾何而可堪此夫船料舊也條船果舊乎出店進店可重稅乎而不落店家徑赴京賣者

彼且未常進店也三體徵收何名乎此萬曆八年該司郎中之議而今因之者約所增三萬有奇而商困矣商困則物騰貴而民困矣獨柰何不一蘇之爲商民計也淮安四稅下及脚抽眞同商賈議者以爲權宜之術不可已矣然不可漸減耶而日用米穀進出店二稅如河西布疋通州油簍類者又不可蘇耶至於儀眞之稅旣非祖制亦無重獲曩言官之疏詳矣乃以該地方執稱軍餉之充爲數幾何不可議罷耶諸如此類難以枚擧此商稅所當議也三曰催科夫催科有緩急錢糧有完欠三年查參所以警怠心足國用之大權也查得嘉靖三十一年未完五分以上者任俸督催三十四年未完四分者降俸矣三十七年未完三分者任俸矣隆慶五年則完不及八分者任俸又議帶徵矣萬曆元年因之愈議愈增豈爲不重而萬曆四年部臣建議加八分爲九分又將未完宿負帶徵二分併算則是一年而完十分以上者有司者憚於降罰而敲朴隨之民力不能勝而逃亡隨之此不謂竭澤而漁乎撫按每年有查參矣該部三

年總叅而又視之舊而加焉毋乃過乎臣以爲查叅不可已也如九分之議則不宜復貸帶徵如帶徵之議則不宜加至九分所謂寬一分受一分之賜者也或曰今例若是嚴也而猶有怠於徵者如其寬之若何臣曰不然令例九分止耳而有司以全完報者比比皆是如其可完有司者肯以其身爲百姓爭升斗耶即寬之何損此催科所當議也四曰鹽法今河東鹽法壞矣自隆慶四年池遭水患鹽花不生而軍餉年例毫不可缺於是另招新商超支報納以救目前而舊商壓欠數十萬者置之不問而商病矣鹽花不生撈採爲艱於是設法澆晒以求足數其行之山西者則撈者也其行之河陝者則晒者也晒鹽味苦不可以口市不得罰有司者或別項徵銀抵價或抑勒舖里承買而民間食用反取之私販而民病矣撈爲功湯晒爲力難而鹽丁又病矣年復一年弊將何極易窮則變變則通則河東鹽之謂也臣等竊聞之池鹽與海鹽異丁有鹽根井有鹽花遇風輒生遇風用調輒生而盛令澆晒損行鹽根日薄矣晒鹽不減而

欲鹽生之復不可得也顧晒鹽非得已也爲年例計也變通不行而欲晒鹽之減亦不可得也蓋昔丘濬嘗有通融海鹽之議而管理有分官行鹽分地那移一開是兩損之道惟是陝西則河東行鹽地也花馬二池則河東所轄也三池之鹽積若丘山而西鳳延漢等府禁不得食反倚辦於河東之鹽之不可食者計亦左矣試舉而轉移之或令商人納銀河東支鹽陝西可也或令河東商人徑赴陝西報中照數於戶部抑解山西可也價有低昂依時估貸可也每年鹽引仍赴河東運司掛號截角各項事體仍隸河東管轄可也或以三池之鹽不可常恃姑限二三年後仍照舊不違例可也如是而鹽丁免課稅約三萬引照先年例酌量納銀可也在商人無賠課之苦在鹽丁無多晒之苦在運司無拖欠考成之苦在陝民無艱食之苦花馬池官鹽旣行私販可息解池澆晒旣減鹽花漸生河東事權如故而地方利病相懸宜壯伯矣破拘攣之見圖久長之利奚不可者而河南晒鹽應否另議商人壓欠應否酌處河東額課應否暫

賊超支報納應否多派舊商悉聽該撫芳詳議行之
則救弊裕民之大端也此鹽法所當議也五曰邊儲
臣觀邊備之費莫有甚於榆鎮者孤懸絕塞四望不
毛廿萬之衆拱手而仰給縣官即今災荒幾不可支
米珠薪桂從來久矣雖朝廷歲增十萬支持爲難在
該鎮沿革言之舊日東路無業開墾議復本色而給里餉
糧既非內地所堪亦嘗復議漕運而操舟險峻又非
壯人所習者謂宜備用客本多建倉厫酌則於定邊
饒陽等處收貯雜支餘糧多則於綏德葭州等處收

與歸保德之餘糧彼有餘則酌價而糴之此有足則
加斗而散之要宜備不時之需而不特爲出餉計是
或一道也果行此則邊將有所憑藉即甚凶荒豈至廩廩
若是哉綏葭等處臣不及知姑以臣所知定邊則災歲
四月也當其時該鎮銀一錢米不過升有奇查定邊相
去四百程耳銀一錢即得米一斗有奇由此而他
臧可知矣該鎮撫臣及管糧郎司皆建前議而發再
官遲料理有次第矣今豈年荒故中輟耶請仍行該
鎮從長計議廟堂之責成而堅持之百世之利也豈

獨利榆鎮而已寧夏饒於田而怠於耕問之曰糧賤
無所用之誠有所用之而人爭力田塞下實矣此邊
儲所當議也其他利獘臣等不及聞者尚多也臣又
惟事無全利亦無全害無全非亦無全是宜於此或
不宜於彼宜於今或不宜於後天下事以天下之心
處之而已邇年以來政誠近苛然其初亦曷嘗不爲
天下哉而持之以一切之法奉行者濟之以承望扶
同之見如省官則羣然應曰某官可省今請復者即
請省者也如鑄錢則羣然應曰某地疏通今議罷者

即議行者也如丈量部議曰糧不失額者免丈而各
地方初議免丈者不少也自有紀錄之旨而人生畏
心自有切責眞順按臣之旨而人生羨心羣然應曰
某多丈地若干某減派糧若干今稱不便者即稱便
者也德意不宜於下疾苦不聞於上言不由衷事不
當實大率類此待其旣獘而調停之晚矣臣極知腐
儒迂談不切事情然私心以謂轉移人心挽回士習
乃今日第一議而其機自朝廷始伏望　皇上渙發
德音明示天下虛中之意以破其扶同觀望之痼習

苟便於民不妨異同苟當於是毋分彼我期於爲天下利之而已語曰君行令臣行意上意所嚮天下皆滌心自效而事安有偏而不舉者乎 臣 等區區之議皆贅詞矣

敷陳吏治民瘼懇乞及時修舉疏

鄒元標 吏部員外 萬曆十八年十月

臣 於本年四月內冒病具本差義男力請旋於五月內奉 聖旨吏部知道本部蒙施行劄付催 臣 赴任衆皆謂本部懸缺期年小臣無再控之理 臣 於本年七月攜家之任舟至翻湖北風連月 臣 昕夕展轉蘆葦中往以驚逐遊魂辱 陛下賜之生環鹿豕餘悰辱 陛下召之華省感國厚恩頂踵莫知所報竊惟伏自惟人臣之義或宣力或矢謨各有攸當 臣 有一得之愚直陳 君父之前舍已從人者得采擇其間人之力皆 臣 力也人已何異焉 臣 故條吏治事宜十款語云新沐者彈冠新浴者振衣茲當銓臣秉公持正百度維新之日正嘉謨敷陳明目達聰之始若使 臣 悠悠默默徼一時浮榮負平生夙學 臣 不忍也又 臣 數載窮鄉田未之與居鉏樵之與伍熟知民間涼燠狀 臣 復陳民瘼八款失救民疾病譬醫者灼艾灼艾而不得其竅穴受楚何益 臣 似非嘗試漫言之者蓋人臣濟世如拯溺如救焚衆或解頤 臣 心獨苦豈得已

哉伏願　陛下勅下各部大臣矢心天日純心爲國
用意詳覽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臣絶無一毫成心其
間僚中有窒礙處臣因此得曉暢世務通達國體亦
罔非仕學之地干冒　天威無任隕悚之至爲此開
款具本專差義男鄒孩童齎捧上請謹具奏聞計開
定等則夫辨官材品內吏非難外吏難外大吏非難
外小吏難小吏郡自同知下鄉自知縣下是已職遞
下明遞賠蓋嘗論辨大吏譬奏黃鐘大鏞有耳者無
不聞之辨小吏譬聽蟋蟀之鳴非甚聰者不能審其
音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釋者曰經者比其絲
而合之也曰綸者析其類而分之也絲雖衆多千條
萬緒各自不亂臣竊謂辨小吏亦當類此彼小吏雖
衆吾欲起而辨之豈能人人耳而目之哉大都以撫
按考語爲準其陞遷亦以閱撫按考語爲準顧其獘
非一途矣有考語實謬而以貪得美秩者有預知其
剌而以賄吏書洗補移之他人者千態萬狀選臣執
簿頭欲剌眼欲昏即欲一一而坐照之難矣臣愚謂
宜明分爲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

下中下下在外撫按明以此詮考語送部在內選臣
明以此定陞除考語上上者陞上上餘俱以次而推
中下者陞王府發憑下上下中下下者陞王府不以
發憑此甄叙羣吏以簡馭煩之要道且足以杜請謁
之私絶城社之奸不然難必其無漏網之獘屈抑之
歎矣洗伎習夫課吏治全憑考語讀其語如見其人
因其人以受之職斯有所憑籍臣讀典謨君臣咨諏
之詞同寅稱謂之間曰可哉曰試可乃已何兢兢致
愼也臣讀弘正間考語猶不失先輩遺風課一布政
曰閎閎老成長者之度則以爲罷輭矣課有司曰志
願自勵守亦足觀今則以爲無當矣每于薦牘出抽
黃對白騈四驪六薦者以非極揄揚不足結彼之銘
感被薦者以非蒙重語不足爲己之深知曰牙與誠
合光風霽月是周程諸賢復生矣察其人狂路之奸
雄也曰守遵四知琴鶴相隨是趙抃楊震挺生矣察
其人徊截歸鄉里也曰才堪八面北門鎖鑰是孔明
冠準傑出矣察其人一籌不能寸展也珪璋瑚璉如
金如玉麒麟鳳凰如松如栢古人所以頌聖賢者今

以之譽凡夫矣以故薦剡未乾彈劾繼之夫人稱孰友先輩之前猶恐一二語不實貽知人之羞非事長之實　陛下尊如天威如雷霆詰實以責後效彼將何辭以對諸臣之怙不知畏則謟佞風熾雖有賢者亦爲其所移而不自覺耳臣愚謂宜嚴勅撫按須循名責實無得過褒將成弘正年間考語彙成一冊頒布各省如舉業正式之類儻再如前虛諛定以不敬論不然如蒙霧觀花以與言兩不相習無怪乎吏治偷薄風俗不淳矣便陛轉臣曾任南京兵部職方司主

事維時兩京兵部尚書郭應聘應聘功在兩廣言其清勵功高不容口臣問之則半生閱歷在兩廣以故熟其地方險易賊盜往沒民情凉燠故得措之行事臣因嘆方面不可數更易也今合無兩司知府於地方夙有聲稱其百姓欲借寇而不可得者陛轉擢一以本省爲主兩院欲咨詢地方事宜得其要領而不迷謬利一本官在地方所有施爲若輕車熟路利二省驛遞往來之費利三此陛轉本省之當議也臣有說焉庚辰辛巳年間苏面大使並無重寄之望下無

引決之謀多攻擊去說者謂攻擊其異已者然多矣議者謂失之刻十餘年來攻擊疏阻引決意微積俸已久去之不能用之不可不得已陞且濫且驟雖他日有冒濫京堂之疏然不過二三人索責漏網者多矣臣竊謂失之大泛合無布政廉使等官許其考滿俱具乞休疏如生平履歷端方才華卓犖疏議留陞擢或生平無愧年華優盛者量加空銜其餘俱准致仕中間如去留不當言官論救則退之以禮皇路少見廓清無賢愚並滞之患矣議久任久任之法自嘉

靖戊辰後始宜乎臣宇內家給人足而蕭條悽楚大異疇昔則久任之法未盡議也臣請得熟數之夫循良之吏人與地相習譬鳳鳴高罔有耳者聞之皆喜鷙悍之吏人與地相戾譬鴞鳴於室主人恨不得早逐之爲愈也凡欲用人之力在得人之心使之欣然趨事鼓舞不惓然後惟其所欲爲而罔有倦心今之久任在未能使天下吏以久任爲榮而以不久任爲辱耳臣愚謂久任以四年爲准其更遷以二年爲准賢者久任使之志意得展以待行取中平者陞去不然

膺者無上進之望計日月而竊祿奸者多憑依之謀依城社而肆螫是故久任可以藏奸可以庇不能賢者闒之解體能者因之隳志不幾襍鴟鴞鳳凰同室乎重京考考察所以黜幽懲枉慮稂莠不除嘉穀不茂若以嘉穀當稂莠則膏腴盡成磽瘠臣丙戌冬曾與大計總之以兩京各省撫按之糾覈稍剂量其間足矣惟是兩京考察議論紛紜毀譽雜出雖孔聖復生恥為鄉愿之行難必其滿於人之口矣當事者非有洞世高見千古定力鮮不為所眩臣查先朝以陸

容之賢能為人甘心至今載之埜史以為宄抑遏者一錮顏鯨再錮胡桂芳為廷言三錮管志道譚者皆屬諸臣宄臣竊以為奪一時浮榮與萬世清議諸臣得博心弃猶不朽之業睬之浮榮猶一吷也是所奪諸臣所與諸臣者何所不樂顧近為國體傷遠為國史玷以黜幽宏典開報復私實正人君子心竊憂之臣愚謂京察年分不必分單咨訪許部院各寺糾覈各屬以備考察如撫按糾方面例翰林屬之掌院六科屬之掌院翰流倘糾覈不當他日公論既明重

則削職輕則不與埜祭夫彼既已官成猶不為國惜才使好修之夫屈首蓬藿足以干天和召戾氣即重懲不為過也法嚴則人心肅彼雖求一時之譛衆口不能不俾他日之拂公論矣且與其陰關册送部院不若明上疏君父之前使疏而果當其罪是與衆共棄之也光明正大之典願力行之褒名德古先聖哲於幽潛沉修之士雖在異世猶贈其官錄其後者凡以輔翼風化匡扶世道關係非耿淺也臣不暇遠舉陛下近日從祀二賢海內爭彈冠相慶以為熙朝盛

事顧有童孺知其名而未得諡或既諡而贈官未孚載理學名臣錄而未得贈一官臣得諸三人焉原任大學士解縉天挺人豪國士無雙韻宇流布海內丹衷簡在列聖開元臣至不得受易名之典闡幽謂何原任左春坊左賛善贈光祿寺少卿羅洪先少年巍科終身退處澹泊為百年楷範沉修樹來學章程所贈非其所處尊賢謂何原任庶吉士降石城吏目鄒智冰霜勵志侮孽奸而不辭慷慨持身喪嶺表而不悔一代名臣仍其以吏目稱褒忠謂何臣愚謂解縉

宜賜美謚羅洪先宜贈吏部堂上官鄒智宜贈館職
此清朝鉅典而有待於今日者也臣於今又得三人
焉原任左春坊左中允張元忭臣雖未面然實嚮往
不欲以一第自居矯然以古人自期歷官居鄉行誼
修潔允矣諸儒之章程弛齎志以沒識者恨之臣愚
謂宜贈謚以爲不愧科名者勸原任尚寶司少卿兼
監察御史徐貞明政存口碑風高鎖闥欲爲國家奠
粒食之原櫛風沐雨廟宿埜處苦身勞力焦脣乾肺
功未成竟齎恨以沒所謂以死勤事者非耶臣愚謂
宜贈官以爲許身國家者勸原任尚寶司少卿孟秋
容貌爵位不能動人慄慄真修臣每屈服生孔孟之
時必爲原憲之儔其在今日亦恢恢乎得斯道之大
端矣臣愚謂宜贈官以爲安貧樂道者勸內徐貞明
久或以功未垂成爲言臣請比近例可乎原任工部
郎中羅用敬准士之功與貞明巡行阡陌勞逸不同
人品才諝當亦有別用敬叙郎署得贈太僕寺少卿
貞明原係京堂不得蒙一命之榮將來志士寒心勞
臣解體非鼓舞豪傑之要也褒贈係驗封司職掌在

官言官匪敢哆譚愼撫臣國初無撫臣之設後以大
臣出理貢事留鎮一方撫臣因而相仍所需塡撫方
夏飾[illegible][illegible]徼軍戴豈不至隆重哉顧仁者惠綏黎氓
知者洗剔獎賞能者肅叙憲紀雖各擅所長均不失
爲良臣乃不然者到任不問生民利病內惟媚津要
爲事書郵餽遺絡繹不絕外充惟囊橐爲計查盤批
詞肆道而出藩臬不問其職舉否某有氣力不可撼
提陰爲謾詞結之郡邑不問其人賢否某係進士已
經數薦多結納之有美無刺有舉無劾間有劾者不
過會經考察通判科貢出身陞王官數人而已又舉
者裝飾軍功庸者引領陞除陛下設官之意固爾
耶臣愚謂一省擇百郡邑之長百郡邑之長賢聞風
知畏攬轡澹落狐鼠自潛消矣夫官至巡撫其歷官
多年或自科道出者建白可稽也或自侍署藩臬出
者履歷可驗也果獨立朝端一無所倚乎亦狗盜之
流乎果循循雅飾歷有成績乎亦庸庸竊祿無異善
狀乎不知其人則爲不明知其人而用之則爲不公
無一可者也臣愚謂自今以往宜令諸大臣各保薦

一二人時亂則先揮霍時平則右介靜積衰之後則首精明整理之餘宜上渾厚無槩以生事者當之倘有不當請坐舉者之罪昔國初有保舉守令不當者皆得反坐故當時治化隆茂里忘愁歎之聲今獨不可行之任撫臣者乎此負安 宗社之要務也惟陛下留意臣竊有慨焉繁纓小物也孔子惜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故也爵祿者國家之名器也習尚相沿積弊難捄親當事親者進故當事故者進親故之親故又進非親非故里身取憐昏夜乞衰者進一入當庖百人染指一夫開徑千夫爭趨所以然者下焉者賄上焉者情賄者十不一二情者十而八矣或門生或故吏或桑梓或姻婭或年家或世講或舊遊或面交或舊治此輩日感恩銘心吾之前不知私門念重公家情輕良心烱烱夜半必簿其非端士矣日奴顏婢膝吾之前不知私門念重公家情輕輩口輒足滑軸移機轉雲消雨散又顧而之他矣人爲情死法爲情虧國家名器爲情褻試看二三十年前列大官慱顯位歸面語鄕里對妻子曰誰之力乎懼人之挹

其短反從而怨詈之叛背之矣又回看二三十年後扶世道維名教果以名位爲軒輊乎果此卑瑣之流乎嗟當局者迷不覺耳自非洞千古之胸堅冰霜之腸者未易破此坑穽握進退之柄者臣言可以深長思矣臣之言稍可以回狂瀾終身犯衆怒摹猜橋心泉石所樂爲也搜遺逸人臣孰不欲析圭儋爵榮祖考光來裔顧汲汲有託面逃焉者上焉者潛心性命之精次則殫精緗素之業又次則與時齟齬全身遠害均之以逸稱也彼其巉巗而廬擴石而瞑豈非甘采芩之適違矰繳之危哉顧風俗不美莫甚奔競欲息奔競之途在奬恬愉之士今恬愉之士臣不能悉記一二舉之則有市恩之疑臣愚謂宜詳查明有請告過期不出年齡青茂者促之赴任有壯年乞休矢志溝壑有曾經言事削職爲民者量爲酌用使天下曉然知朝廷之上意在憐才而無有一毫成心其間此熙朝之盛世也臣請畢其說爵祿富貴天之所不靳聰明才智天之所不輕畀蓋百人中而得一爲用才者宜體上天生才之意國家得才之難之故矣臣

讀詩至白駒之章未嘗不嘆當時之輕於棄才讀摽梅之章又未嘗不嘆用才者貴及時也 聖朝彌天置羅休休乎如天之無所不容無令空谷有白駒之嘆庶士有求我之嗟臣願拭目審邊臣邊臣者下而邊道上而巡撫是已苟得眞材鎖鑰攸托徒冐虛聲邊釁彌崇臣嘗察今之邊道矣引韁超乘鷹鸇電擊者固有亦有庸愞之流未覩韜鈐外惟奉巡撫顧指惟其東西不敢違越內惟媚津要與援四時起居如奉祖考虜至閉關拮金錢縱所欲而去虜退閉關止功狀邀上賞不數年巡撫矣又嘗察今之巡撫矣無異前邊道所爲稍揮霍者飾以文墨哆以宏議間有徼捷張煌功伐以覬殊旌不數年總督矣宮保矣家贏金錢世襲緹綺後邊事大壞而不可支彼且付之罔聞矣然此輩非秘謀常不得而至焉臣愚謂當審其閥閱其陞邊道以曾任兵科或職方邊郎或曾任邊郡縣熟知夷情者陞巡撫非歷邊疆久功伐高不得遽陞不然是塞上爲殺南抱壅腫之軀掀青黃之髯者乃縮金玉之梯楷[illegible]何利何幸而列十三省方面多祿碌以去諸臣亦有不幸哉恤遠臣兩廣雲貴吏茲土者悉謂之遠兩廣滇南文物埒中土俸餼稍厚以故人多樂居之惟是貴州僻在亥步窮處黃茅嵐氣猿猱爲伍士人聞命有投牒不往者有既赴鬱死者臣請備言其艱辛之狀臣往見都勻二驛丞南京人也懸鶉百結乞食道死又見麻哈等州衛齋荒蕪舉目悽涼而獨山知州吳欒聞者文學使自名家夜篝燈同妻子守孤卽皆含冤被論去覩諸臣餘可知矣臣毋撫膺太息曰不聖天子明見萬里外認使諸臣困至此極耶勞逸不均北門大夫不免以之興嘆今之情豈異古耶臣愚謂司銓者宜剤量其間除方面知府知州知縣外如各衛經歷吏目等官或陞或選宜以四川湖廣雲南三省人當之蓋三省風氣接壤視他省稍習如或居官稱職其陞遷踰他省量速一年庶幾雨露無不被之澤遠臣無向隅之泣報禮有不重者未之信也臣又惟官有大小圓首方趾秉靈含知與大臣無異在爲大臣者體恤之否耶臣在部毎見倉官來考滿者列東西廊幾數百人有

龍鍾不能寸步者有魁梧不能掩形者有面無人色者千態萬狀觸目寒心中間欲微微祿養妻子者固有固生平奔走風塵欲博一秩以榮鄉里者未必無也臣因退而思曰人主官人猶人之植物植之高岡則高岡植之汚澤則汚澤物之性寧有高下哉且令之負國病民者不在宂散之吏宂散之吏稍有微瑕得操三尺議其後矣是不可稍爲之寛乎臣愚謂倉官陞遷一以本省爲主考滿固不容廢然既經院道査核領文赴部不知可止否倘可停止閱其考語優者推陞餘因其年力量加名色致仕去亦恤小臣之一端也又臣見巡檢將考滿時苦無功狀多方搜索以圖優擢臣愚謂巡檢有功固當優擢即無而年力才華考語俱優者闢擢一二一以爲生事者戒一以爲安靜者勸秤頭之苦今秤頭之弊三令五申節塵 明旨不可息者曷故哉則有司之過可原焉昔操吏治之權在兩院今操吏治之權半兩院半在內外一讎忌之口得而簧鼓之矣有甘心恬約無所攀援人稱其賢乎昔評賢否在小民今評賢否在士夫

在過客士夫過客不皆賢者往往以情識爲毀譽以故有司竭意傾承折席下程分若固有止博一揖而已果盡入橐橐乎堯舜生今之時不能必不善者不惡時當行取訪單稱賢較若畫一而後得取曾有考滿朝覲而不通京貴乎既示以多途雖賢者不得不竭力多途應之臣故曰可原也且布政司法馬輕重不等又止一付小民有未識法馬何狀者又曾經庫書庫吏糧里科役廣置膏腴新進書生爲其所愚臣再曰可原也今欲息小民秤頭之苦請寛痾察之門兩院評賢否不必以過客士夫爲的據吏部定行取不必以詢謀僉同爲去留一以兩院爲主參以吏科河南道議論於不必遍與如行取不當是吏部聽兩院兩院之不職也該科糾舉兩院何辭或曰行取不必六科十三道詢謀以失其權不知外而薦舉臺臣之責內而科舉省臣之責權未始假借也其法馬仍乞勅下戶部示布政司每縣須發十付令小民得知趨向兩院果吏治以此爲操守第一義庶幾小民稍得息肩不然如蠶食桑不盡不止虛糧之苦小民死

徙他鄉乳獨攀號無從莫此爲甚臣竊伏巖谷再三籌度有司爲小民息肩而小民未必得所豪家反受其益何者豪家勢多出有司上有司懼撓成議不但不盡丈其田且以餘糧送入其戶臣嘗有言丈田之法縮此伸彼利東害西未覩其全利也夫身之病必有所由起糧之虛必有所由來惟察其所由來而民貧可甦矣蓋民之糧有急於燃眉緩於恤役則有減都額以售者矣有司受其詞察其故責令富戶收回此一策也有水堆沙塞昔爲膏腴今成蒿萊者矣夫

此塞則彼通此荒則彼開有察其開墾令起新科亦足以抵水堆沙塞之數此又一策也嗟乎非實有家天下子萬姓之心不能悉心任其責在嚴勅兩院大吏留意耳惟司國計者長議由票者之苦由票者戶部所須徵輸則倒是已民何以稱苦也其例本一近省郡則與各郡異附郡縣則與各縣異至縣則又聽糧房私爲加增始而主攊害及彝丈始而一人害及萬姓縣官有才而察其奸者非此無以補虛究其極虛未補半入吏胥之手矣往聞有欲爲一郡造福者

聞則例至皆斂金以求散之他邑是知者何幸愚者何不幸乎又臣往接戶部尚書耿定向語臣曰渠撫閩時由票得副使鄭汝壁而一省造福渠嘆服不置今非無散票於下者能必委巷皆聞知乎非無徵柀於上者乎能必其不私加增乎其所加編者能必其不入已乎臣愚謂宜勅令糧儲道務實心任事嚴相覺察勿令窮鄉下邑有偏重之弊加額之苦如有前弊坐以不職之罪積荒之苦臣切讀孟軻氏曰民有饑色野有餓莩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以爲

此或危詞動時君之聽乃今數載孟軻氏語猶不能衛其詳耳野廟荒齊柳岸長隄一日報死數十人者賴陛下德意有司奉行蒸蒸艮厚卒不足以回天意者何哉則積荒之漸也臣省今年兩月不雨民稍有早獲無秋收矣長遭窮苦一一懇陛下發內帑以濟內帑有限一一緩常賦以濟常賦不可闕一一勸借富民富民皮肉且盡此三者不可常恃臣聞古無常豐之歲有常豐之政何者積之豫也臣再三審思除各縣各鄉多建社倉雖有管葛不能濟矣今各

郡縣上一二倉有司每以積穀爲苦者何哉罰贖不得入已動稱不便爲之下者以倉屬上司日査月核時問罪贖爲之下者亦稱不便今欲建無窮之計臣愚謂宜勑下戶部行各省從長計議如一縣幾鄉一鄉或一倉或鄉閭建三倉或一倉積穀若干兩院近行節省所留罰贖或助爲買穀張本或冠帶尙義者或生員監生吏典富民欲追榮祖父者或聽納穀若干從長計議每年如何而聚如何而散或年不甚荒不必發散或每年出陳易新兩院視郡邑如父之顧

子郡邑視各鄉如子之殖家不三年且有成矣天下無不可爲之事顧在人眞心何如昔人云救荒無奇策臣云救荒在有眞若有眞心何事不可爲不然民有衣實玉而死者矣科場之苦　陛下痛往年科場之弊特差翰林科部一旦釐而新之德意甚善顧可以新一時耳目而不可以定垂裕之宏謨何者今天下民力竭矣民財盡矣省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不擾一分民受一分之惠　陛下遣近侍諸臣分道四出驛遞支應有司承奉經過各處不知其幾本省之費

又不貲矣此皆民之膏脂　陛下所未盡悉也若以其弊當革當時止一二作俑餘俱廩廩可査若以臺臣難托地方彈壓更有大於此者　陛下且付之矣昔巡邊止數科臣耳　陛下亦以惜費省事爲言今一年且二十餘人矣臣以爲宜併臺臣便省無窮極更復何辭諸臣掄掞藻蜚英之時名懷以人事君之熱念必以臣言爲無當臣請折之曰人貴自樹耳一切桃李皆塵世盬目過而不留臣昔親覩座主身肩不避門生惟恐汚其身而反詈之者又有忘其姓名

者此非所稱門生哉邑可以爲松爲栢顧欣羨穠桃夭李何左也積疫之苦今之人皆荒不知救疫疫者荒之因也民饑餓中虛濕相蒸始一人終千百人始一隅卒窮鄉極邑西江會城數月入千有餘藁葬餘有生者可知已臣邑月一城門外出五百人他邑又有知已臣以爲此西江則然及舟經南直隸等處强村巨室悉成莽蒼甚至父子不相顧兄弟不相往來嗟嗟天何使民至此極哉臣郡邑賴各官竭力布醫施藥稍緩須臾不然城郭不幾丘墟乎臣因悟暴之

死者皆枉也故先臣有言惟疫與大兵修短不可言
命雖然握手宙元元之命者在　陛下　陛下往聞
畿內小民疫疾流行施藥以濟小民焚香籲天共祝
聖壽今此海內之民均　陛下赤子也夫捐帑藏濟
民所施有限臣愚謂宜勑各處撫按每縣於歲編內
編派濟疫銀二款一縣或三百兩或四百兩每石糧
不過毫末耳如疫疾流行召醫在各處施藥年年如
是活二人得一人活一方得一方不然與饑民均死
耳至各處名醫亦宜搜訪起送赴部聽用如有便民

濟疫全書亦顯廣布民間以傳示聖惠以度羣生此
非臣之迂譚也宋有惠民局我　祖宗有醫學科今
特一振舉之耳清軍之苦今國家軍伍空虛勾单將
發卒無裨戎伍者何哉一单至邑清軍廳賍為奇貨
票發各里後不得賄不止又司事者陰藏原籍故裝
陷無為有虛為實逐都逐圖名曰挨無不厭其欲不
止一軍起解各里申歛金錢作長短費本軍至衛掌
印以下鎮撫以上不罄所携不止既着伍復得錢從
之歸何者遊民頂役坐食月糧則清勾無裨軍政有

損小民明矣臣聞謀國者云欲實軍伍莫若隨地招
補招補一名明書原軍名下即與豁除老軍之數照
詳知會欲除里甲妄勾之苦在十年一刋定軍策如
戶部十年造黃冊例府縣司部各存一冊倘有清勾
有無虛實照冊施行雖有黠猾不能為民害矣惟
陛下垂聽又貴州雲南三省原無驛夫以軍民為夫
道理長遠山勢險峻每夫一名幇貼數名始得成役
晝不得力耕夜不得安枕月支米不過數斗亦良慘
矣國初屯戍額五千名今清平衛不過二三百人昔

何以充今何以耗此其故不難知已臣愚謂宜勑該
部乘此清時一洗民間清勾之夙弊至雲貴以軍代
夫合無行彼處撫按乘此清閒悉心議處以杜後患
每月量加月米以恤其苦此柔遠能邇之長策也不
然他日有不可知者矣驛遞之苦諸臣條驛遞事宜
甚具顧臣有遺論焉夫壞驛遞者不始外官而始京
官不始他衙門而始要路諸臣　陛下縱欲查考不
過將別衙門一二應數而已餘未之能革也然其情
河原外俸有盈餘京官俸甚薄往返百餘金始得而

京官能辦乎詞林科道諸臣需之耳輦轂而使之蒙塵道左事體果肅乎以是知驛遞不難革弊而難處置得宜夫處置得宜在通臣工之情耳臣工之情與人不甚相遠往兵部覆疏內方面京官有司差人護送量給薪米是已洞燭臣工之情矣臣往聞兵部尚書譚綸建議云驛遞難處有三其一兩司其一六部大理寺屬官兩司多有勅書六部間有差遣例得應付惟兩司部寺諸臣或無勅書差遣如丁憂養病陞任之屬當恤其情合無丁憂則於所領路引上陞

任在家在京則於所給劄付交憑上給以夫馬小票餘遣牌者坐以重譴則冒濫之風自息矣且與其陰與之重驛遞之蠹不若明與之淸假借之弊相傳以爲練達名言或曰如是與馳驛奚異不知馳驛奉有特旨廩給夫馬數倍常額若以應付爲馳驛廣西雲貴小吏應付之任亦可比馳驛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正其時不然旣月易歲更其弊猶不可忍言矣

敬陳八事以挽弊政疏

項應祥 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一年

臣蒙特恩起田間犬馬私心卽捐糜無能補報止因多病濡滯道途者數月頗有所見聞比入都又再改朔耳目覩記較之往昔更覺不同朴忠愚悃永夜不能成寐欲爲 皇上陳之亟矣除採榷一事縱橫暴虐剝膚吸髓累經多官苦諫屢奉 明旨自有停止之日臣鵠立以俟未敢槩瀆外所有急切時政勢極重不可亟反者名曰八極謹循職掌開列上聞昔唐

魏徵有十漸疏世稱其忠矣夫曰漸者事未形而幾先兆徵預識而預圖之此徵之所以爲忠亦徵之所以爲智也今臣見遲矣勢已極矣言已晩矣且學疎才劣不能繪章鏤句備寫情態但據事直陳皆鄙稗粗俗最簡明而易通曉者望 皇上淸宴之暇亟賜省覽勅下諸臣共圖振刷庶頹波猶可挽而治平猶可圖也其他官評吏弊種種難以槩悉者容臣次第舉之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計開一內外員缺之極

祖宗設官上自九卿以下及方面各有分職職有分

事缺一官則曠一職缺一職則廢一事勢也今兩京
部院大臣缺至二十餘員各省直監司道府等官缺
至九十餘員數不爲不多時不爲不久矣該部屢推
未蒙允發不審何故夫府官缺則佐貳代庖守多攉
官刼賊之誚司道缺則隣署越俎未免秦楚肥瘠之
憂其病在外部院大臣缺則獨理者苦無左右謀斷
之資兼攝者每有顧此失彼之患其病在內內外交
病者政務廢閣至於巡撫一方司命關係尤重乃河
南一缺經年不補近且屬之按臣帶管雖曰一時權

宜其寔大乖政體蓋撫臣有軍旅之寄按臣無地方
之責如舊冬潁蔡間草冦生發幸郎驅除萬一失事
罪將誰歸此臣謂缺官不可不亟補蓋以此也伏乞
聖裁二職官壅滯之極國家用人以資以俸以望資
俸深而望著者優擢其次序遷下焉者則劣處之此
礪世磨鈍之微權也自行取途迍在外推官知縣有
積俸八九年不遷者而外署壅矣自推陞疏留在內
御史郎官有積俸十餘年不遷者而內署壅矣外壅
不入則後進者益無可遷之缺內壅不出則外任者
益無從入之路日積月累彌久彌塞簡僻猶可衝極
者何堪膴仕猶可冷局者何堪況積久成玩勢多掣
肘事生意外變常不測欲進不能欲退不可其苦難
以盡言卽諸臣雅自砥礪不敢灰心然賢者常苦積
薪不賢者久多變節欲吏治不日壞必不可得之數
矣此臣謂壅滯不可不亟疏蓋以此也伏乞聖裁
三鬻爵濫觴之極夫賣官非古之制軍國重事帑藏
匱乏不得已偶一爲之蓋權宜之術實陋政也近年
以來執爲良法今日此部開一例方廉其值明日彼

部開一例更損其價巧立名色多方招來彼其納也
又納加而又加甚至提舉大夫亦得以錢資爲彼素
封之家探囊而市猶慮其取償於官也況赤身棍徒
曾無擔石之儲東挪西借不二三年輙博一官居然
加之百姓之上似此等輩豈有寸腸片臆在民瘼哉
臣每見新官未任而京債主人先已蜂聚其邑官至
之日攘臂出入莫敢誰何不可不曲處以償之彼豈
能神輸而鬼運哉不過多方局設以巧取於民柔者
猶醵飲貧歛以陰吮其血剛者則羅鉗箠楚以強扼

其吃小民皮骨於是乎空矣夫國家開例之始入倫
用畬東手無策不得不爲是委曲生財之計其心良
亦苦矣不知醞禍流毒一至於此彼閭閻間典妻鬻
子籲天踴地有耳所不忍聞雖汚吏之肉可食也豈
非開例爲之作俑哉且例多則壅有坐守窮年不得
一職者狀如餓虎欵多則壅有作奸倖文不可究詰
者勢同魍魎其害種種可勝窮乎此臣謂鬻爵不可
不亟罷蓋以此也伏乞 聖裁四逐臣禁錮之極臣
聞伏節死義之士常於犯顏敢諫中得之故賢聖之

主於用人納諫每汲汲焉以其所關宗社者大也若
皇上今日於建白諸臣何如哉一言不合則逐一逐
則去不返臣查萬曆丙戌以來十八年間被斥諸臣
不下百四五十員雖其才品種種不同然愛惜正直
者多希聲附和者少事因詿誤者衆孽由自作者寡
藉令隨其短長各盡其用梁棟榱桷無非大廈之利
是在 皇上一鼓舞器使間耳奈何一出承明永無
還期或幽滯於下寮或沉淪乎丘壑壯者淹淹蹉跎
以迄於老老者鬱鬱無聊以擯於死使 祖宗二百

年來尊賢養士之典徒爲今日草土棄擲之資況遇
大事動稱乏才曾不念及此輩不知此諸臣者忠肝
義膽何負於國必欲擯之至此極也士人氣節全在
培養養之百年不足摧之一旦有餘邇來士大夫依
違媕阿不肯直言利害首鼠觀望不肯眞心任事皆
以斥逐禁錮諸臣爲前鑒不得不化純鋼爲繞指耳
是豈國家之福哉此臣謂逐臣不可不亟錄蓋以此
也伏乞 聖裁五士風卑陋之極臣謂士大夫置身
青雲擔爵食祿叨受國恩渥矣居恒須以聖賢事業

究心羣聚須以仁義道德砥礪以此成風其俗斯美
其建立必光明正大有裨於時國家緩急所倚賴者
必若人也若近來士風可嘆也燕居講究罕聞名節
對客聚談無非勢利不曰循資當擢則曰延俟宜遷
不曰彼門可托則曰此戶可依小者競趨褰裳裹足
甘涉洪流波蕩之津大者持祿笑罵從人不識急流
勇退之義甚且乞哀暮夜驕人白日變幻閃爍不可
方物也習至此蓋不知協恭和衷爲何事禮義廉恥
爲何物矣尙安望其遇事同心體國臨難奮不顧身

為朝廷出死力哉無他蓋由 皇上典賢育才未盡其術量能授職未當其官臨機剛斷未致其決所以養成頑鈍罔惜廉隅恬不為怪是豈明盛之世所宜有哉此臣謂士習不可不亟端蓋以此也伏乞 聖裁六國計空虛之極夫有一歲之入自足以供一歲之用國初 高皇帝當草昧軍興之際供億浩煩極矣乃蠲租賜賦之令無歲無之列祖相承陳紅貫朽迄嘉隆間太倉積銀尚三千餘萬而太僕馬價不與焉自 皇上御寰三十年來東征西勦雖非無事之時然視 太祖肇基之初相去何如固宜閭有餘粟帑有餘錢矣乃今度支紛紛告匱九邊額餉動缺百十餘萬太僕老庫借支殆盡至河工一費且遠括南太僕矣似此悠悠何所底止夫財不關其源則不生不節其流則不止 皇上初年克儉克勤清靜無為近來心志侈廣妄費百出珠寶一節動費千萬而左右內外乘機冐破者亦復不少尾閭之洩莫甚於此時矣至生財之策無過於採榷鬻官兩事今採榷則入而不出矣鬻官則濫而難再矣舍此之外又安能

從天降從地出耶況國家無事之日常少有事之日常多萬一變出意外禍起倉卒有如正統己巳嘉靖庚戌故事彼時將何為計切恐桑孔復生不能為之策良平再出不能為之籌矣此臣謂國計不可不亟講蓋以此也伏乞 聖裁七囹圄淹禁之極臣聞太平之世狴犴生草肺石無冤何者其法公其政平也 皇上御宇三十餘年聰明遠燭闓澤遐被非不甚盛矣惟是刑罰一節頗有失平焉 聖德之累者御史曹學程一言東事幽囚囹室悠悠十年知縣沈聽之詿誤宗藩曾無大過亦淹數載薄海內外無不為之稱屈其最可矜憫者犯官馮應京何棟如華鈺陳其蘊蔡如川等淹淹詔獄見自無期尤屬冤濫切念諸臣為朝廷守官為地方守法一腔心血天日可表一旦入細人之言械繫敲撲苦辱百般亦云甚矣既不釋其纍囚以解其網又不付之法曹以薄其罰當此炎蒸暑熱之時不勝湯火如雞之囑不審諸臣作何罪孽犯何法條乃觸 聖怒至此無論淫刑非辟剿乖致體即此覆盆沉鬱抑菲天和所關非細故矣此

氷薄餓非時震徵疊見災沴異常安知非此厲氣寃
號之所致哉此臣謂囹圄不可不亟清蓋以此也伏
乞 聖裁入土木繁興之極臣聞露臺惜費古今侈
爲美談離宮別舘築怨築愁徒爲後人所姍笑焉人
主好尚不可不愼也 皇上之御宇初年好學勤政
不作無益不嗜宴遊可爲子孫萬世法矣近自乙未
祝融之後工役漸繁 聖心漸靡淸寧兩宮乃 九
重興居之所昜建不待言矣如乾德閣紫光閣景德
閣萬福閣壽皇殿萬法殿永壽殿四配殿崇德殿等
處陸續傳造者源源未屬厭焉是獨不可以已乎大
高玄殿乃 聖祖恭默之地纘修猶可說矣他如昭
和殿淸虛殿顯陽殿擁翠亭浮玉亭飛香亭金海亭
小南城船塢等處隨工帶造者糜費且十百焉獨不
可以已乎夫採金榷稅之使肩擊轂擊徒以兩宮三
殿罔天下耳兩宮雖成三殿曾未權輿此最今日之
急務也 皇上少不留意乃朝夕馳騖惟高臺曲池
絢金蘭影以娛徬徨之爲快無論尾閭不塞漏卮難
繼將有無窮之憂耶此輕重緩急之間施爲亦大舛

錯矣況傷財勞民怨雖一己積怨必深晏安鴆毒罔
恤下民隱憂不測 皇上一念及此當必有怵然惕
然不待臣言之畢者矣此臣謂土木不可不亟罷蓋
以此也伏乞 聖裁

敬陳新政要機以裨贊廟謨疏

吳達可（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三年）

臣惟天下之治起於人主之一心而納誨輔德胥相臣是賴相臣事業不在明爭顯諫而在黙奪潛移不在粉飾誇張而在積誠感格蓋旋轉於密勿者其功大而昭著於辭說者其力微也若政已盡壞時當改革新之尤有要機焉不務其要審其機而徒以陰陽反覆之見托名於調停委曲之方究且朝綱弛國事隳宗社生靈必無幸矣頃者討典疏非論議紛興[illegible]部院大臣及臺省諸臣先後疏詞纚纚幾萬言海內自有公評他日自有清史臣以在事之身不敢曰信露揚以拾人餘唾科臣錢夢臯鍾兆斗牖刺明譏疑臺臣（臣）以憤嫉之口罪由倒置自其常態亦不敢謂忿修爭以傷國大體今討焉報㲉總憲去國臺臣可以明目張膽無復顧忌之嫌矣伏覩聖諭惓惓守維新政幾商確庶政是皇上明知時政之且壞欲舉而更新之也　皇上又不忍舊政之歸已必欲元輔出而共濟之也今元輔既已一面奉旨入閣疏揭幾上中外臣工祇自新政候日且久未見舉行臣職司言責可無效糾繩之義乎夫欲政之新必求新政之要而亟圖之欲得新政之要必求弊政之原而亟反之古昔盛時明君碩輔一德一心交相儆戒大臣以身任天下之重事關社稷安危即鞠躬盡瘁捐軀報國未聞專以推委塞責者輔臣勵勤左右平章政事精神志意融液流通未聞以形骸爾我之間隔藩籬汾畛域者其延攬英俊開誠布公必進天下忠貞直諒之士剴切身心講求治道以恢弘相業未聞狎昵[illegible]憸人私相比附假措不逞之名爲樹黨之地者凡此皆弊政之原新政之要也元輔今日事上試以古大臣啓沃君德同寅協恭親賢遠佞之三者返觀內省務慮澄源先自新其心以孚皇上之心由感孚君心以聯屬天下之心各衙門所上新政規條救災拯溺種種具在亟偕三輔協同心商確一一請行着實修舉務使所用皆正人所行皆正事至於庶政和萬國理猶且歸美於君因此聖天子勵精圖治之效豈臣[illegible]

乃若逡巡前卻倏出倏入君恩未孚新政不舉擬詰
招議僅僅以疏揭了事非歸過 君父以潔一己之
身名即托辭展墓以飾輿人之耳目至謂忠所同孝
所獨不思 皇上所以待元輔者何其獨厚而元輔
所以報 皇上者乃與衆同也匪獨負 皇上昭雪
之意抑亦辜 皇上分美之心矣且輔臣爲天子股
肱往時閣揭非重務不進進則未有不允行者今閣
臣苦於進揭之煩尤苦於聽揭之難臣以爲揭有公
私公揭進無厭其煩祇緣揭救私以之易致茲衆口
之紛[illegible]耳公揭聽無憚其難祇緣揭留私人之誤致
茲 聖心之疑惑耳此輔臣既往之愆亟宜洗濯以
佐新猷 皇上維新之政尤宜審擇以清治理者也
昔宋臣程顥爲監察御史裏行謂使臣拾遺補闕裨
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
臣讀其言而佩服之今備員臺列觸目警衷固不敢
以彈射先人亦不敢以清平自許聊陳末議以贊廟
謨者如此伏乞 皇上垂神省覽明諭元輔以新政
[illegible]幾而後責之[illegible]道[illegible]心果行[illegible]

觀聳舒眉快覩是微臣一念獻納之忱也不然以道
事君不可則止 聖訓昭然登宜自決何苦以百年
有盡之軀冒萬世無窮之議哉臣爲社稷謀尤爲元
輔計不避斧鉞干瀆宸嚴下情不任悚慄待命之至

馮奕垣（湖廣道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三月）

臣奉命巡按貴州即日違闕下雖禁闥中補闕拾遺勢不可得惟是一念愚忠抑鬱於心義不容已謹以耳聞目見關係時艱最急最要者條爲三弊列爲五窮爲皇上陳之何謂三弊一曰私濫夫吏部者非斥陟之權衡哉一切會推已奉俞旨者不得輙易一切掛議經彈劾者不得調頻例也而何今之不盡然耶故鄭貳允列尊官也往者唐文獻推補少宰都下喧傳皆云得旨矣未幾攘臂而奪之何異白晝之攫金楚藩之變棄敕印而逃者竟得調荊南反爲優轉胡以破甑當全璧問之則曰黜陟自朝廷公典爾公操耳不知已爲有力者負而走矣豈權門之私爲能制吏部之操柄耶何私濫也是所當懲者其弊一也二曰趨媚嘗求夫兵部之所罰者因僨[illegible]兵部之所賞者惟世廕爲榮宋承恩楊[illegible]化龍擒獲獻俘矣承恩用銀一萬兩賄[illegible]擇而無幽乃密授意於大司馬進表宣得[illegible]

之匍匐往救慷慨稱冤以窺覬爲結納以[illegible]迎故進表未幾而山東方伯方伯未幾而秉中州節鉞借人家兒爲己薦主墻壁堅牢風雨不怕何趨媚而無恥也倭奴犯順從軍者大抵斬良民以充虜首聞之遼東軍有謠倭子反將來和尚不出頭是殺和尚之首當倭奴之首彼沙門何罪甘以其首爲人易世廕耶設和尚有靈不將爲厲鬼以誅殺己者耶昨大計議黜正快人心今次會推仍伏濫厠非營求安得此也是所當懲者其弊三也何謂五窮一曰鋪商

臣觀在外府州縣一魚米一工作皆令衙役時估自雇自買乃堂堂天朝悉以上供薪炭廚饌各衙紙張內庭匠作責之鋪商向猶有價可領今則罄產賠償而曾不得其分文之入加以內使之指勒鋪墊之橫索漏卮不滿野火難供故一經報商即數十萬之資無不立破者即今都城內外卒遇僉報如登鬼錄闔門號哭一二巧猾投托貴勢寄名衙役僅保目前其他自經自頸蹈河赴井十家而九今比不支僉及南商南商又皆罷而矣此而不已逃死殆盡夫昔[illegible]

富民以實京師今奈何使京師之民立盡而且空其
國乎負空國以居卒有外難　陛下將誰與守也是
窮而不得不貉者舖商是也二曰稅使語有之死灰
不滅必將復燃鏟草不除根必將復生　陛下驅逐
稅歸有司可謂德意至厚然猶以解進之權假稅監
者誠懼其事權去手將為百姓所魚肉故直犬馬愛
之耳雇此輩皆生禍之人不喜靜喜擾不喜安喜危
彼見權不在手未肯一日忘擾竊久在地方必且乘
隙借事誣陷有司鼓煽　陛下與復攬柄如賊璫梁

永之為者令永倡天下盡應陝一動天下盡搖蓋
此輩當無權時從有司官支稅銀業已多般指索勒
火耗勒孝順正稅十賠稅五民命不堪政如湯火今
復乘機構釁引類招羣復燃復熾此而不剪不知鬪
鬪之糜爛當何時已也故窮而不得不撤者稅使是
也三曰紀綱夫國家所以尊臨卑貴役賤使之俛首
帖耳而不敢逞者恃區區紀綱耳今法紀陵夷大猾
矯命　臣閱邸報二三年間弟狀兄子訟父僕殺主武
弁辱方面生員陵守令在在而是近襄陽以覘告

夫道士么麼羽流乃敢倚藉惡璫凌辱知府賀門摘
穴憲臣糾之不動撫臣參之不動科臣劾之又不動
此而弗剪跳梁跋扈雄行哨聚劉千斤石和尚之亂
可為殷鑒故窮而不得不振者紀綱是也四曰奸宄
夫天下窮厭已極奸宄百出何猶逃入山谷憑林哨
藪數年以來逃入礦稅豐狐假虎威踐地方今奉
旨趕散彼自度家為敵人為讎置身無所又盡數逃
入京師或投中貴或投府衛招納死黨勾聚亡命憑
藉衣冠潛圖不軌故程守訓等之惡未受顯戮王朝

鵬累犯竊盜刺墨而纍纍若若儼然司刑此輩不除
終遺虎患蓋彼當無事時猶劉落角距一夫作難斬
木揭竿黃巢綠林之傑必此人也故窮而不得搜者
奸宄是也五曰邊餉夫當今邊將冒濫極矣每將官
一員畜家丁至五百名每名兼二人之餉詰其實曾
有二人荷戈者乎歲額邊儲出關津者攘於稅監十
缺八九故邊兵有脫巾之呼太倉無絲毫之積之望
上念疆圉困苦慨然割權稅之半助邊豈不
睿慈謂　陛下知其困猶未知其困之極也

困之極則所爲全剝而全予之當不俟臣言之畢而胡猶吝惜其畢也臣又聞陝西礦監趙欽進京計箱摃九十六擡每擡用夫四五名押摃叅隨何圖李逢吉等經過涿州兗恣騷擾凌逼驛官殺死驛夫數人夫殺人抵命國憲昭昭奈何置之不問且其摃數甚多中豈無有撈之當不下十萬由賊欽推之賊永當不下二百萬由賊永推之天下當不下二千萬此國家十年餉也不接則耗蚚於奸棍之手耳彼剝民之膏脂自肥吾即其所剝之膏脂助邊此便計也故窮

而不得不濟者邊餉是也夫方今天下大壞慜直在野梟囚在獄處處瓦解人鼎沸亂萌禍藪卽貴都城之紙不能盡書惟是二者五者則害切目前災近剝膚蓋獘之不容一日不革而窮之不容一刻不赦者伏望 皇上大加振刷一洗其獘亟拯其窮爲一時清奸政之源爲四海舒焚溺之慘天下幸甚臣所論列獘竇皆冐犯當塗譏切權要勢必恨臣必中臣禍但觸邪之性化爲姜桂茍益於國言出害隨實所甘心祭當違離不勝惶恐眷戀之至[illegible]

總陳最要八事乞沛宏施以答中外仰望疏

袁懋謙 兵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三月

臣惟人主之心四海蒼生之所繫命所善端未着伸引兌縣有如善端着矣則一念之動泉達火燃一政之行江沛河決直至四海義安九圍式化而後已蓋向日之事臣不敢言矣頃者元孫誕生 聖毋徽號明詔再頒一改日轍而新觀聽宇內喁喁謂太平在眉睫矣然仁政已引其端仁恩未究其澤如大旱之後乍獲甘霖物方欣欣向榮而霡霂雖施滂沱未徧

則歲事未可知而三農之望猶未已也夫今日所最宜亟行者非簡大僚補庶官通章奏餉邊備罷礦稅惠京商蒐逸才釋寃獄數事哉之數者 皇上非不允行然既其名未既其實名曰簡大僚矣而九卿之缺員如故也其最急若冢宰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總憲關係正要者胡可一日緩也名曰補庶官矣而耳目之需人尤急也其行取若主事中行推官知縣出自歷者豈不足以充任使也名曰通章奏矣而上之[illegible]有或陞除而不報或條議而不行事竟

成否隔可不爲加意乎名曰飭邊備矣而內之樞筦外之督撫或杜門而乞身或束裝以候代邊備急在燃眉可不爲一決乎名曰罷礦稅矣而滇中已見亂形採使猶復逞制今被禍者處處思逞釀亂者人人自危則亦可止矣名曰恵京商矣而錮恤之意雖殷鋪墊之費轉盛今巧取者如蝇附羶最飲者如矢集的則亦可以裁矣名曰蒐逸才矣而賜環之典未舉也謂宜急加甄別其有言事得體與鄉評無疵者可使終棄草澤耶名曰釋冤獄矣而解網之仁未之普也謂仁恣更始其有東事波及與礦稅株連可使之困圜扉耶凡事數端皆中外所翹首跂足而望者而皇上若姑徐徐云爾徐徐未爲不可而明詔在人耳目使人疑信相叅莫測 聖旨所嚮將翹命生觖望觖望生携二天下事臣又不知所終矣夫堯舜之聖一日可爲奚假夫歲月之久唐虞之治指掌便見可居一謙讓之心語曰需者事之蠧也斷而後行鬼神避之 皇上始斷而行之以需罷終於必行孰若二[illegible]舉乎曰德意所鬱積于中一朝盡發舒之爲快也臣所陳八事諸臣各舉以上請者不啻詳矣而臣猶總例其事以與 皇上旦夕悉行恐遲一日闕一端便孤天下之望而天下且執詔旨以議其後非國家全美之事也伏乞 聖明留意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illegible]時事日敝天聽轉高謹痛哭流血以瀝愚懇疏

王元翰 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

伏惟國家有朝常惟英明之主能振之而亂政則多變體矣變而任其變雖變者亦習以為常 祖宗有明法惟知恤之主能守之而流獘則漸晦蝕矣蝕而忘其蝕則蝕者終必至於盡天下至此雖十管子無能為也我 皇上臨御垂四十年靜攝居半初猶處晦以觀明處靜以觀默察其機應物而作乃近年以來精神別繁厭翫士夫於國有不聞也於國有不見

也致使君臣壅蔽上下猜疑小大涸慢於朝廷大機大害所在相顧惟悠悠泄泄若不繫之冊任其所之而之焉夫急則呼天誠可格主此雖諸臣苟且相師之過乃 皇上之自為社稷計則亦大左矣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天下無邦無邦者雖有君臣廟社而亡國之形已具矣故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頃見輔臣朱賡以[illegible]敝竭逕再三不[illegible]報可雖閣中近日密揭頻

碎不持重以操必得之術然 陛下固可概置而不聞耶切意非眷注任使之意矣周書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雖聖神在宥未有舍公孤而能獨運於上者自二相去位曠焉未舉會推未下 臣仰窺 聖意豈以曩吾之所以枚卜敦請而來者皆犯天下之公議而不潔以去若是乎人之不足任耶不知天生大有為之主必生名世之佐從古開國守文令主皆不借才異代在選之得人用之何如也未可以此便輕天下士耳曆辦閣三年

尚未睹天顏一面 皇上試思縱古有如此之君相否乎使其憔悴奔走以隻身而佐萬幾不惟力不勝恐日亦不足矣則亟簡二三輔臣商確大政同心濟險今日之第一義也不然人失心膂無與運籌宰相非人主之心膂乎 臣所為痛哭者此也六卿憲長曹分臚列總天下之政以歸之天子一官曠則一曹無所秉成今六卿強半成空懸缺至數年而不補或以一卿貳署篆兩曹扯搜支吾成何景象況此何時也去夫銓察吏之期不過數日而冢卿與總憲猶未點

用臣觀此局面將來必待事急時迫脚亂手忙苟且
那借一人以了此察事耳不知冢卿百官之統必得
精明端亮粹然無議之賢總憲風紀之標必得崚嶒
踔犖挺然不回之士當此進賢黜不肖之時苟漫然
以借用不端之身臨於其上何以服天下之心塞羣
吏之口乎至若各省直監司知府皆宣澤承流之人
今一監司必手綰數符各知府多出佐貳此世間一
變也夫專屬無人則責任無着利所在競焉攘臂害
所在托宦代庖是 皇上各授人一官實與人以兼

官朝廷潤省官之羨百姓遭被劫之慘於國計民生
兩不利也人失股肱無與行持內外諸臣非人主之
股肱乎臣所爲痛哭者此也諸侯有諍臣五人則不
失其國天子有諍臣七人則不失其天下故 祖宗
設立科道兩途即古之諍臣也列聖相承非不備員
足數蓋人各有口而後朝無伏奸今南北臺省寥寥
若晨星斷鴈而被召而來麟集闕下者積年累月曾
不得沾一命以吐其奇以至解館分留閣中大事不
宜無故而自亂常期 陛下豈以其中亦有科道故

爾遲遲乎夫既召之又姑置之又必待其喪氣而後
用之使士大夫得一官若登天失一官若喪命此衰
世消磨英雄之餘烈臣 陛下何見而出此也是故御
史雖代 天巡方不過風勵一時之官也若閉門枯
坐仰屋與嘆重巡則故無此例候命則相代無人感
令不行於強弩之末舉劾漸更於盈篋之投故西粵
自僉御史故後已經三年雖監試亦無人矣江北黃
御史風裁凜凜閣筆碭山貪令問官敢於玩而不肯
問是挨勢極以玩事故變生上下紀綱陵替殆盡此

又世間一大變異也臣所爲痛哭者此也廢棄諸臣
淪落山谷蓋有年矣雖奉詔起用未見連茹彙征夫
天於賢才生之甚難保之良厚故敵賢爲不祥也姑
無遠引本朝天順間尚有安車蒲輪辟徵吝治何恐
使有用之才甘爲 聖明之棄若再數年不起竊恐
少者壯壯者老老者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則亦大
可惜也臣 皇上乘飛龍以御天使賢人君子不得相
應相求在下位而無轉得勿動而有悔乎臣所爲痛
哭者此也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四夷爲我守也茲

者班白豈曾肯盟犯順尋飽載而歸蓋原志在刼掠
耳國不患外徼而患內虛故曰不恃其不來恃吾有
以待之也今九邊糧餉缺至八十餘萬處處告急轉
措無門內請勿應乎居則凍餒切身必釀脫巾之變
有事則怨恨入骨安有死綏之志幸賴國家無治人
而有治法無治道而有世道無人謀而有天意我固
不產英雄彼亦不生豪傑故二百年來安瀾靖氛小
警輙藏大變不潰耳豈盡一人之威靈哉京師立十
二大營言兵則十餘萬衆矣計餉則每年二百餘萬

矣兵不可謂不多餉不可謂不費矣 陛下試問此
十萬衆中能戰者幾何不過選鋒數百而已其餘兵
則令之班役市棍負販俱是也或以空籍而支實糧
或以一人而冒兩餉輓東南膏血養此無用蠹蠧漸
積有日人人熟知欲因循之流害無窮一振刷之奇
禍立見國事至此亦可寒心矣萬一卒有緩急可驅
此班役市棍負販焉 陛下出死力衛神京乎 臣所
為痛哭者此也 皇上既陰拱自腑天下不得望見
[illegible]斷時政與臣僚莊談者獨此區區章疏耳數年

以來臺諫封事一切留中如以石投水者然夫朝廷
所以待臺諫者惟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罪除事干
機密人主所當獨聞者須留不發外並宜降出行遣
若不報是非不問來歷則是者既不得見之施行非
者得乘以搖惑言路斷矣 皇上得非厭封事之多
乎宋任伯雨為右正言半年上一百八十疏尚不足
救宋之危亂則謂今為緘口可也故今之慷慨建白
者莫不曰吾知無濟於時事第存此一段議論在天
地間以盡吾職耳夫使言事者惟空存議論甘心無

益世道可知矣是故封事者發奸破奸人主之利刃
也不行則不利挫其銳鈍其鋒二一頑鐵而已一旦有
奸人朋比躲詭誰為 陛下横口談事横身當事斬
城狐而斷國狗乎 臣所為痛哭者此也聖人治天下
權以聚財財以施智智以敦信信以保位故國無邪
教府無淫貨我 皇上權稅之使徧天下民國轉壑
效骨賣子而妻以供無底之谿壑髓骨俱盡矣寃聲
怨氣上通於天致災異迭見方且指三殿以為名何
[illegible]方且借停止以愚衆可謂明[illegible]

之日期是天以同寢警　陛下　啓丁亚以[illegible]
萬民也非情矣夫善政之行猶必數年一更況虐政
可堅行不變乎此其於守財爲不智於出令爲不信
於保位爲不仁竊謂當此離心畔德之會亟宜爲收
竿罷釣之舉臣豈敢阻　皇上之財哉蓋留不盡於
閭閻政所以保己得於帑藏也不然財能潤身亦能
害人如有宋覆轍城下之盟搜黃括白輸服虜營亦
可醜矣故與爲人散毋寧我自散乎詩曰大東小東
杼軸其空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臣所爲痛哭者

此也臣　皇上蒞政初年郊廟必親朝講時御斯時朝
野殷富皆歡欣舞蹈之象故萬曆十年以前是一泰象
以後天下又一景象矣二十年以前與三十年以後
天下又一景象矣所以然者郊廟之庭絕跡則天地
祖宗血脉不相聯貫朝講之席生塵則伏機隱禍壅
蔽不得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臣　皇上
何不年一再出與天地下祖宗聖賢一一相對越以受
[illegible]蒙蔽也請[illegible]御經筵宋臣[illegible]欲選端人正士與之起
[illegible]年不[illegible]

宦官宮妾疎遠賢人君子何以遵儆　聖主周練世
務雖天質粹精不無虧損智德語曰胡越之人生而
聲同長而語異者習使然也況天下大器器與手不
相習異日必隔礙而難舉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若是且無以貽子謀矣此固大根大本所係最吃緊
者臣所爲痛哭者此也　皇上試思天下誰家之天
下臣民誰家之臣民邊事誰家之邊事章奏誰家之
章奏紀綱誰家之紀綱必有惻然不寧於衷者臣愚
願請　皇上當乘此一陽來復之後盡掃前非亟下

哀痛罪己之詔張之要鬧處所使老幼見者相顧感
泣咸曰主上未忘我輩也如輪臺奉天故事則民心
愛戴天自從之明春暖暢先御朝講或平臺煖閣時
一召見大臣商確時政又使臺諫諸臣得面陳可否
一飛冲天一鳴驚人吾廢之吾能用之吾取之吾能
舍之吾塞之吾能通之吾弛之吾能振之濟濟鏘鏘
雝雝穆穆休否運以迓泰衡動靜相乘闔闢相禪此
固君道之至樂何嫌何疑而不爲也易曰無平不陂
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又曰宜豫成有渝無咎今已陂

矣已往矣已成矣尚不能動　皇上艱心貞念而不一渝改乎故曰明主治治庸主治亂旣已亂矣又何治焉臣於昔日恭遇加上　聖母徽號時仰瞻　天顔豐粹舉止端凝出語二三同志曰諸公可勿慮也主上英明森發於眉宇福祚無涯我輩自不及於亂各相舉手慶幸有如近日所爲堅而不復日甚一日則又切慮有不可知不忍言者厠乎其間矣用是哭之不已繼之以血也他日勿謂臣等養容不先言也臣無任千瀆　天威之至唯　聖主省覽施行

朝政廢壞已極疏

李三才漕運副都御史萬曆三十六年四月

竊惟天下時當太平則中外乂安無所事憂亦無所事言天下業已喪亂則事機旣往憂之無及言之尤無及惟將亂未亂之時欲壞未壞之際聽言則輸可早計而挽回不聽則莫可救藥而必敗此忠臣之所以披肝瀝膽苦口力諍　明主之所以傾耳輸心側身亟改也蓋自　皇上龍飛之始臣正束髮登朝備官郎署竊見張居正剛愎致禍嗣後輔臣遂多畏縮不敢匡救惟知承順已耳承順不已變爲諂諛諂諛不已變爲朦蔽此理之自然勢之必至者乃危機也皇上不知以爲大小臣工莫敢誰何從此遂無嚴憚之心矣自此而郊廟不親自此而朝講遂廢自此而厭薄大臣自此而輕忽臺省至於採取礦稅横遣中官停留章疏怠棄庶政自古亂亡之事畢集於今日矣不知天下者　皇上之天下也人民者　皇上之人民也臣等不過偶備一時之奔走竊取一時之富貴用之則公家之升斗等資不用則故鄉之田園可

罔脫者天下有事風塵四起則所傷者　皇上之人
民所壞者　皇上之天下一應利害　皇上身任之
而身當之尺地一民於臣等何有哉今乃剝削百姓
視赤子如路人棄置羣工惜官爵爲私物卽今南夷
殺戮慘不忍聞東虜桀黠志不在小國勢已弛大猷
方盛是尚不可爲寒心哉然滇廣之敗雖多殺擄乃
遠在萬里且蠻夷小醜易與耳若遼左之事則肘腋
之患社稷之憂國之安危實係於此　皇上不可以
泛常視之也臣猶記七年前臣於請代疏中曾陳天

下大勢臚列南北情狀以及九邊而首憂於遼於時
豈惟　皇上不信恐在事者且目臣爲迂爲誣矣頃
見鹽臣康丕揚爲臣談及遼事則神色俱變自謂遼
事決不可爲遼人決不敢言惟有坐以待斃而已又
云若非蕭淳那肯說遼兵只有八千可用者盡精壯
盡死於東征彌縫已極於中外釀禍已深改圖不易
人人知之亦人人危之矣康丕揚蕭淳前後巡按遼
東備知顚末二臣俱在可問也且憂時念亂忠義動
[illegible]　皇上何不細詢之臣今盡言其故以爲防禦之[illegible]

策耶至若大小朝政　皇上誠屬獨斷左右莫敢贊
一辭矣乃吏部之推官與兵部之推官何以異兵部
之疏有上必報有推必點無感不應猶是政體吏部
之疏則有半年而下者有一年而下者有屢推終於
不下者有點陪者有另推者有一推再推通不點用
者豈武臣堪用而文臣皆不堪耶武臣當急而文臣
獨可緩耶豈吏部有權兵部獨非權耶吏部可賄兵
部獨無賄耶同一衙門同一用人乃相去天淵如此
臣不知　皇上之獨斷何所見也在京科道諸臣與

在外州縣諸臣何以異在科道被考察則不准陞年
例則不准積俸俱至九年兼差或至數事在外州縣
有終任竟不行取者有五六年不行取者有行取三
四年猶不考選者有考選以定疏上一年猶不允者
豈在京者可用而在外者俱不可用耶已用之科道
俱賢候用之科道俱不賢耶豈前之考選俱公而今
之考選獨不公耶前考選者可信今之考選者獨不
可信耶同一出身同一守官乃相去天淵如此臣不
[illegible]　皇上之獨斷何所見也大抵人雖至[illegible]

理心乎國家則國家理心乎賢才則賢才出心乎聲色狗馬則聲色狗馬集今 皇上得無心乎財貨而遂忘乎天下國家耶且夏楚不行好兒啞賞罰不明志士惰故大小臣工內外百司 皇上終日兢兢業業以身率之以勸諭之以時察之以法繩之猶恐偷安營私怠棄職業而況輕忽萬幾玩狎臣民悠悠蕩蕩如此哉又誰肯靖共爾位夙夜匪懈耶昔人誚國初縉紳為還債秀才如今縉紳是討債秀才蓋以國初 祖宗勵精於上百官忠勤奉職猶或被罪故謂之還債今惟苟圖富貴秦越國家秖知竊位糜祿飽其妻孥已耳故謂之討債斯言雖俚實臣等今日一大罪案每私誦之愧汗如雨第元首明則股肱良而庶事康元首脞則股肱惰而庶事墮然則坐致諸臣廢職討債者又誰之責也試觀今日南北官僚員且不備矣署且半空矣文能戡禍定亂者誰乎武能斬頭礎胸者誰乎蓋痛瘝求賢猶恐不得弓旌招士猶懼不來而況輕之如此摧之如此以是而求伊周之佐孫吳之將不亦難乎如此則國家果何所賴耶今

窮財盡政散民流朝乏良臣敵多隱禍 皇上猶不早為計乎天下誰之天下人民誰之人民眞可痛哭流涕矣臣賦性椎魯本無遠識乃區區一念惟知上有 君父下有百姓一隙之明不敢不盡其愚實不甘心於討債之誚天地 祖宗實鑒臣心惟 皇上憬然以悟幡然以改用人勤政一一務如萬曆初年足矣不必他求亦不必過求如是則君臣交儆庶務畢修國勢可振隱禍可消萬民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已亂已壞雖日夕憂惶沉痛追悔何益哉

李脩吾自有奸雄魄其詞氣亦誠有奸雄之槩不知者以為勁直剛誤矣看其筆底舌端一片肆慢不恭之氣何曾有一點誠敬

[illegible]備陳各部時政疏

吳允中 福建道御史 萬曆四十年十月

題為直陳天下 國家之大務懇乞 聖明奮 英
斷破積習以裨久安長治事臣聞漢臣賈誼之言曰
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方今天下民風日偷士習
日險吏治日窳武備日弛名分日以倒置法紀日以
陵夷舛逆蹊盭殆面面皆病方方皆痛矣然而救時
者之去蠹猶理病者之灼艾灼艾而不中竅受楚無
補也故臣不敢掇拾浮蔓惟取天下 國家治亂安

危所關者直披赤為我 皇上陳之臣謹稽 祖宗
設立六部原無偏重臣子遷轉宜以功能為準近例
相沿則不然吏部選郎占定太常之缺果清公執法
拮据六選為 國得人嘔出幾許心血即優以清卿
亦不為過間有最貪黒鄙止一付滾滑精神善于塗
抹者亦有入而占風見議將波及茫然解選而歸者
夫不公不完法當別論而一槩濫冒此垂涎者講搶
如市而擅戀者百十推不休也何以服各部之人心
也在外鄉貢知州槩巳奉公望員外如登仙而兵部

則更難矣迺吏部司務一手握定徘徊歲月龍鍾猥
須亦儼然憲秩何以服在外之人心也至于五部亦
有差等百中之一禮曹猶有京堂之望而四部則非
起家困頓者無復是夢矣然同一郎中而轉府何以
異同一郎中轉大參而年分何以異即曰由外轉內
原有分別而依序挨選者將何所憑也人不分賢愚
職不課勤惰一以衙門為準何以礪世磨鈍而使人
心激勸哉臣願 皇上 亟勅吏部一洗陋規不
衙門為軒輊惟以功能課優劣則志士抵掌而

家收真才之效矣唐韓滉運米至陝僅三萬斛耳而
德宗喜甚謂汝子得生此昔人有顆珠不若粒米之
說也近太倉匱乏司農仰屋無策併在京官軍人等
月糧應放折色者槩給本色總計一歲多支米一百
二十七萬石矣聞諸京通二倉往年猶有十年之積
近則僅可支三年已耳夫天災時有勢不能無改折
一改折勢不能不虧正額即時和年豐舳艫蔽江而
下萬一涓涓衣帶封以泥丸此時縱推金如阜亦不
能賦粟如抵況今與粟而兩盡也則脫巾之禍恐去

唐德不遠矣臣願 皇上 亟勅戶部實心清查百
計節省務錢穀各歸正項今後倉粟不許那動升合
仍嚴戒倉屬勿與倉役猫鼠責令買辦而償以倉粟
則耗蠹去而積蓄數年尚可以濟燃眉矣人之心志
不日斂則日放學問不日進則日退 皇太子不出
閤講學已八年矣洛陽鼎建已壯烏革翬飛之雄而
錫圭無期得無以養贍田土之故乎臣未知近日議
撥何居果不煩區處而民心悅從則如額撥給可也
儻一時未能就緒姑就見在撥給一箇之國而從容

査補[illegible]也誠猶有餘不盡以俟諸後亦可也如必
欲倣潞王之例乎竊恐 潞王昔日之例既為今
日 福王違例而 福王今日之例又為他日 三
王之例蔡地已盡而 請給無已竊計天下田土除
清吏加增外實止六百二十二萬耳 一王出邸撥
給四藩數百年之後撥瓶而貢 皇賦者寧有幾哉
皇上婚禮止費七萬今日 瑞王婚禮所進當不止
此而伉儷令典及今舉之猶以為晚矣臣願 皇上
亟允禮臣之 請早完大禮以慰中外人心之望而

實 國家萬年長久之計也直隸河南山東歲解馬
二萬匹每一馬除官銀三十兩外民間陪費不止加
倍俵解一出舉家皇皇一聞揀退中人之產如遭滅
門之殃搜括無措為之質田園貸豪門再搆良馬以
往及至而復揀退矣甚有再之不已而至于三矣收
者未必皆上駟退者未必皆駑駘總之眼眯五色而
妄為顛倒耳哀哀小民橐囊能幾而能堪此苦累邪
田園耗盡株連同宗同宗幫盡蔓延里黨此六七
前故事而三省瘡痍迄今猶未甦也聞有節愛有

改為[illegible]解小民如脫水火然揀退多而買補無奏則
亦法之弊矣夫小民俵解之苦如此一給貧軍則視
為棄擲草料付之烏有或轉顧于郵傳或坐占于官
紬終日不見寸草粒豆夜來咬以惡槽粗鞫一飽無
時暴露于烈日嚴霜之中縱有驊騮亦不數月而骨
立如柴矣萬一烽火突傳謂能策此以折衝禦侮耶
臣願 皇上亟勅兵部以及冏寺痛禁貧軍之踐
蹂力刬豪貴之強占而至于解馬苟非駑劣老病無
或任意輕擲惟責成有司如式解進苟非昏詩之吏

斷不敢以款踐違戾而三省發黎庶有瘳乎我　朝
立　國原以法勝刑不加于善良戮必及于姦宄
列聖相承益由斯道今滿朝薦等挺身捍民强項之
良吏也迄今地方殂豆方新乃幽囚囹圄泥首待訊
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爭五彼三臣之拘繫誰不爲之
痛心哉至于陳用賓王之禎李成梁真堯代之共工
聖世之元兇也偈口之譏彈已倦明刑之勘定如山
乃槩蒙　寬政　一則在栅思逸一則礪齒伺人今
借奸弁爲題目揚眉張膽幾欲翻八可斷之[illegible]

不世之識勘矣竊見愛變雖離于羅此志士所日夜
拊心而泣血也　臣願　皇上　亟勅法司應釋者釋
應誅者誅匪直發紓正人之氣　而實以銷　國家
無窮之隱憂也年來　京師小民凋敝甚矣一聞僉
商如牛付屠垣有匿形鼠竄者有閉門雉經者一種
怨氣直使天光黯淡詢其所以則鋪墊之爲累也盖
商人關領錢糧支放多不以時循例既苦爲扣尅而
搭錢又明爲減少入手未幾中涓駕爲辦膳之詐需
索横集幸則殫　宮價以充私費不幸則既稱貸以糜

餓虎又稱貸以完公家甚有拳　旨以僉派者復奉
旨以優免　聖心偶動一惻隱而反以開奸璫之騙
局矣　國初徙富民以實　京師謂何而竟剝削至
此哉　臣願　皇上　亟勅戶工二部凡遇支放務足
額數一有染指重加顯戮仍　嚴諭經管內臣勿以
陋規椎商人之髓則懽聲雷動而根本重地固于盤
石矣凡此數者事列六部而實　聖德　聖政最爲
喫緊若治亂安危間不容髮　天心一轉便成唐虞
世界當時大治後世誦　聖一動而萬善附　皇上

誰憚而久不爲此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臣嘗謂
皇上有度越千古之　英斷而毋參之以厭忽臣下
見　上之厭忽而相人于因循鞠躬盡萃之忠少而
避嫌遠怨之私多靖共協恭之念衰而依門傍戶之
風熾以虛活軟媚爲妙用以下建臥獨爲經濟選
裂眦高自標榜不分職業猶如土苴一事之來往
自起自滅泯泯棼棼如無柁之舟一國之中習于得延
且延呴呴然如幕上之燕恐乍解之禍近在眉睫豈
區犬馬之私殆有不忍言者在也萬惟　聖明留意

爲臣愚忠憤所激不識忌諱冒干 天威不任惶悚待 命之至

萬曆疏鈔卷十四

褒忠類

褒忠類

忠臣已褒外親未宥乞推廣明詔大慰忠靈疏

屠叔方 廣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二年二月

臣惟君之立國莫大於綱常臣之事君莫先乎忠義國無綱常雖有明備禮樂亦虛文耳名教奚賴焉臣無忠義雖有奔走勞績抑末節耳緩急奚倚焉故夫接植乎綱常者正以振揚乎忠義也褒恤乎已往者正以激勵乎將來也若革除死事諸臣實 太祖培養正士已蒙 皇上卹錄久矣可不及今推廣以慰忠靈以作士氣乎臣竊見 陛下登極首頒恩詔內開一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死無二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之語是諸臣罪雖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我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方有司官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為建祠或即附本處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墓苗裔倘有存者厚加敘錄欽此

下詔之日四海臣民無不踴躍思奮但褒表忠魂尚
屬未盡蓋忠臣既沐建祠交遊至今達戌苗裔已蒙
卹錄姻黨猶蔽覆盆恐九重之恩一日未推則諸臣
之目一日未瞑也且 皇上近日嘉納言官聿新紀
法姦貪邪媚黜罰無遺臣工警懼矣而又召用忠賢
培養元氣此秋殺春生之天道也獨於前項諸臣體
悉未至豈所以快忠義而勵將來乎臣竊伏草茅有
懷莫吐今蒙 聖恩選授御史之職值可言之會矣
敢不及時以獻嘗謂事功節義本非二事必有靖難

之功救民水火於上然後不負於君必有華除之節
身任綱常於下然後不負於臣則諸臣之有補於世
道實之 成祖而有光者也然一時死義之多邁千
古未有之盛抑獨何哉惟 太祖培養之也深故諸
臣秉持之也正惟平日忠義之念重故一朝死生之
際輕古稱商家一代人心風俗臣謂 高皇帝作人
之化更過之矣有臣如此則在前代尚宜曲為表異
況當代之臣乎未宥其身尚宜宥其外戚況先錄其
裔乎故以大法律之則錄其裔而戍其戚委非中正

之典刑惟以大義卹之而慰忠靈以振士心實為無
前之曠舉然此非臣之臆說也實 列祖意也 皇
上意也特先後奉揚諸臣一時思慮之未及耳臣敢
究其顛末外親牽連一節詳在軍冊歲歲清勾二百
年來累死全戶十而九矣如江西鄱陽縣忠臣胡閏
一族赤矣內親盡矣尤抄解外甥至都察院分戍盧
龍開平山海三衛今其子孫死絕無嗣載考紀傳如
遺忠錄吾學編野史諸書備見 成祖褒忠至意而
姦惡外親一例獨為陳瑛所蔽故史傳志記畧而不

書海內儒生多不及考抑鬱二百年有由然矣 成
祖即位之歲壬午八月得建文諸臣封事千通詞涉
干犯者悉焚不問十一月陳瑛請追錄諸臣 成祖
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悉勿問永樂七年陳瑛又
請窮治外親全家抄解都察院見丁不拘多少盡邊
衛永遠充軍一丁一衛恣意撥解父子兄弟分割四
離練子寧戍邊姻戚數百人黃觀數十人齊大姻黨
陽彥甫六發遣發胡閏外甥史遇通十歲以下肩挑
籃筐而去其他牽累未易枚舉夫原發不由刑部評

駁不由大理陳瑛恣憑胸臆煅煉成獄無辜受冤忠良抱憤此不出我　成祖初意明矣永樂九年三月陳瑛有罪下獄身死天道昭明至今烱烱良可畏哉至永樂十一年勑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又諭法司齊黄等遠親未拏者悉宥來告者勿理此非　成祖之至意乎　仁宗即位之歲恩宥内閣比先姦惡外親見丁發各衛充軍的止留一箇在一衛洪熙元年復諭羣臣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寛典此非　仁宗之至意乎逮我　皇上又特仰遵　列祖遺意立

祠表墓録廕後人然而外親遺裔猶在戍籍實爲聖世之缺典也則夫波及軍丁一體赦放誠今日所當汲汲者臣又伏思詔云生長鄉邑特爲建祠今省城有祠各府州縣士民未獲快覩況鄉村父老爲忠臣扼腕近二百年尚不盡知褒表至意則州縣專祠之設似爲不可缺也又云郵録墳墓苗裔今奉行已逾十年郵録未見一舉徒事虛文鮮布實惠則責實之典似又不可缺也如果臣言不謬乞勑該部通行直省着令有司軍衛備查前項外親有在戍者並宥還

鄉不願回籍者聽如丁絶者倒除户籍不得永累里長更令諸臣生長鄉邑各建專祠祀於死節之日仍量贈官錫謚用示殊榮以垂不朽其墳墓苗裔倘有存者悉遵詔旨從實奏聞郵録而又須行勘合立限完銷俾得布我　皇上實意則非惟忠魂義魄慰於百歲之前即天下後世之臣生於其鄉守於其土者覩一時之盛典感聖代之殊恩皤然皆曰爲臣之當死忠也如此國朝之不負忠臣也如此剛正之氣勃然而生忠義之臣充然在位其爲國家之利賴豈不多哉夫重名教而堅臣節在　太祖既已儲養於前

振綱常而勵士心在　陛下誠復培植於後則其道同而其功同矣臣何任戰越仰望之至

仰遵明詔查録遺忠以彰聖政疏

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滕伯論呈據嘉興等府儒學生員胡明臣等各結境內革除間被罪諸臣事實內開程本立桐鄉人原任僉都御史後改江西副使聞師渡江遂閉戶自縊死戴德彝奉化人任在拾遺與黃齊討畫兵事後竟不屈而死陳性善山陰人任副都御史監軍壬午三月戰于靈璧敗績被執縱之歸朝衣躍入河死方孝孺寧海人文學博士日與謀議

聞師渡江畫策堅守後不屈繫獄語憤激不遜遂磔於市親族悉坐死盧原質寧海人任太常少卿在官多所建白後不屈坐死盧迥仙居人任戶部侍郎忠義自持被縛長謳就死鄭恕仙居人任蕭縣知縣支將王聰破蕭恕死籍其家二女亦死王叔英黃巖人任翰林修撰師至淮遣之募兵至廣德知事不可為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自縊玄妙觀銀杏樹死後治奸黨妻金氏繫獄死二女赴井死鄭華臨海人初授行人後謫東平州吏目師至州率吏民死守請援不至

五日不食死龔泰義烏人任都給事中聞師渡江遂與妻子永訣後赴難兵校執送金川門自投城下死卓敬瑞安人任戶部侍郎恭與密謀後抗節不屈死劉璟青田人任谷府長史先恭李景隆軍事不聽馳還京獻十六策亦不用後逮至下獄辮髮自縊死各等因到縣各備申到府復行據各該里老沈繼科王達等覆結相同具由各結呈到道據此為照方孝孺等一十二人各當革除之際或以慷慨殺身或以從容就義官之崇卑雖異而死於刑戮則同茲遇 皇

上覃恩仰體 聖祖之意欲表忠魂於地下以激臣節於將來誠 聖政也訪得諸臣本鄉多無祠宇間有出自私建者亦皆卑隘弗堪呈乞再加查覈果無遺論題請總建二祠於會省將方孝孺等置立牌位崇祠於內歲時以禮致祭與寧海人鄭公智林嘉猷皆死於黨妻死於夫女死於父者俱於風教有關亦得附入并祀於傍其墳墓苗裔查有存者另行題請卹錄則忠義不致淪沒而人心無不鼓舞矣等因蒙批伏覩 恩詔 聖明浩蕩之恩洞符昊天提學道

奮厲諸臣靖獻之心有如皦日然事王傳信而中多
闕疑恩兼恤後而議重褒往未悉有無未盡布政司
會同按察司再查報奪隨該本司右布政江一麟會
同按察司署印副使王績之查議明白呈具到臣該
臣會同巡撫都御史方弘靜議得自古聖帝明王代
天撫世莫不以表揚忠節爲第一義我　太祖高皇
帝渡江之初首郵元臣福壽建祠雞籠山至今享祀
我　成祖文皇帝靖難之後因羣臣請追錄周是修
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蓋湛恩加於一人而萬世之

人紀以立盛德垂於一語而一時之臣節以明此我
祖宗維持世教之微權實爲培養國脉之要道也我
皇上嗣承大統渙頒　明詔軫念革除諸臣爲
高皇帝備養之遺義深推　文皇帝當時效用之美
意特舉曠典普施殊恩開讀之日四海臣民莫不欣
躍以爲　皇上德意既弘敷四海而霈澤又滲及諸
臣自非善體　聖祖之心何以善述　聖祖之事如
此莫不咨嗟以爲彼諸臣者著節當時固以埋名身
後矣詎謂枯朽之物得霑霈霈之澤自非際遇　聖
明何以蒙被卹恤如此臣等濫職奉行倍增感激切
聞昔人論革除諸臣未嘗撓誤事權而能以自効所
謂無所爲之忠者上也此　文皇帝聖諭所謂自盡
其心者也[illegible]嘗參與國事而能以其身殉不可奪之
節亦上也此　文皇帝聖諭所謂若在朕猶當用之
者也今考浙江諸臣如王叔英程本立盧原質龔泰
盧迥皆處散地服庶僚而皭然不易其志如方孝孺
陳性善戴德彝卓敬劉璟鄭恕鄭華雖持國論處兵
間而挺然竟完其節甘蹈刑戮既覩明詔相符列之

祠享亦於明祀允協鄭公智林嘉猷或以黨坐或以
事誅戮既同祀亦無忝王叔英之妻女鄭恕之二女
或爲死夫或爲死父義烈殊偉祔祭似亦相應其他
諸臣姓名事跡雖聞傳紀之中而非有灼然事憑臣
等督令有司官員於會城中擇一善地建造一祠將
前十二臣分別秩祀以彰　聖明洪恩仍將鄭公智
林嘉猷列祀其次以表諸臣同節其王叔英之妻女
與鄭氏之二女義烈既未忍故遺男女又未混列合
無另行該縣附於二臣之中悉令一體與祀至於諸

臣苗裔填墓或容臣等覆覈再議卹錄或令臣等查明與徐垦等量行優處所賁諸臣一念之遺忠表揚不泯而歲時盻蠁得以聚精神於一堂國家二百年之曠典其修舉有光而聖政彰明益以激勸於萬世矣

懇恩收錄忠臣後裔併召復言官以肅臣節疏

張岳 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十三年二月

臣近見天道亢陽數月不雨屢奉明旨修省齋戒至下罪己之詔百官萬姓莫不號呼感戴願聖天子萬年為生靈造福臣聞匹婦含寃三年大旱臣反覆思維求所以回天心而不可得又伏覩大明會典一欵都察院職掌內開左右都御史僉都御史職專糾劾有司辨明寃枉提督十三道及不公不法等事臣以為天災流行皆臣等職業廢弛至使百司不理寃

枉不明而欺公玩法者得以朦朧僥倖真足以上干天和而特舉大司僚大寃枉大不公不法者為皇上陳之臣向逬伏草莽竊覩今聖明御極以來人臣之不忠者莫大於張居正而能首發居正之姦惡者莫辨於御史劉臺彼時內外黨謀卒陷劉臺至死既殺其身復破其家故居正之惡貫乎古今而劉臺忠憤激烈之氣充盈於宇宙即李植江東之等心服劉臺之忠而海內父老及三尺童子孰不白其心而含其寃今其彈章尚存司禮監記錄於各科皇上試

取而一覽之其忠心可鑒也然劉臺之所以致死者
張居正殺之所以殺臺者僉曰尚書張學顏誘之也
臣往歲蒙恩召用行抵揚州偶逢御史孫繼先於途
時云學顏巡撫遼東不睦於劉臺及臺疏論居正學
顏疑其剌己也臺乃大言以對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以致學顏憾恨誣揭其罪而甘心焉臣初未之信也
及臣奉命巡撫贛州劉臺原籍吉安係臣撫屬之地
伊父劉震龍年已八旬矣涕泣見臣臣備問前事有
無震龍復泣曰此重貽老身家門禍也臺兒雖死尚

幸天日再明欲希恩澤而復有此等言語是甚不詳
臺兒巡按遼東與張巡撫不相得而豺狼等語及揭
害之事老身實無所聞今有劉臺遺囑尚在乞煩轉
達當道臣乃喟然興嘆曰冤哉人言不足信也卽遺
書併屬葉逵之學顏臣之本心一爲學顏解嘗一爲
劉臺希澤也豈期學顏一一執遺囑喜不自勝以爲洗
冤張本而恤孤憐死之情恝然不加欣戚於心不惟
有負劉臺而抑且負臣矣及臣奉命行取到京接見
忠信之士皆云張居正未死時曾將張學顏陰害劉

臺揭帖常於朝房內遍示諸大僚劉震龍懼禍刻
遺囑耳臣又喟然興嘆曰甚哉人心之不可測也學
顏之揭劉臺其事有無臣不敢遽信但由前觀之既
以同舟共濟而未聞扶植其顛危由後觀之既以生
死交情而不聞哀矜其孤寡臣目擊而心疑誠有所
不解矣然劉臺之死固可惜而學顏之才不可棄言
官以劉臺之故而論學顏　皇上以學顏之故而斥
孫繼先繼而斥逐者始則有曾乾亨矣繼則有馮景
隆矣繼則有黃道瞻矣又繼則出原一魁矣言官之

斥逐愈多則劉臺之冤枉愈結劉臺之冤枉愈結則
張學顏之情罪愈深浮議鑠於外懈忿激於中憂讒
畏譏之心勝而報君憂國之志荒矣宜其跼蹐不安
屢疏求乞也臣以爲欲安學顏之心必先消忠憤之
氣欲消忠憤之氣必先收錄死事之子孫而召復言
官之原職昔漢臣有霍光者謀爲不法徐福請抑之
及霍氏旣敗不錄其功人有爲福上書以爲曲突徙
薪無恩澤而焦頭爛額爲上客今居正之惡浮於霍
光李楨等旣受陞賞固焦爛之上客而劉臺父子孤

苦零仃特曲突徙薪之流耳其事在漢史　皇上試
令日講諸臣一誦之則可以錄劉臺之功矣昔鄭臣
有良霄者無辜受戮致爲厲鬼子産作祖爰立其子
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劉臺不惟無罪就死且殺戮
忠良冤莫大焉忠臣義士所以憤懣不平皆積爲天
地間厲氣也其事在左史　皇上試令日講諸臣一
誦之則可以洩劉臺之冤矣昔臣事　世宗皇帝有
忠臣楊繼盛沈鍊皆送子入監讀書彼固得罪　皇
祖尚且見原而況得罪權姦反致泯没九泉之下其

感傷和氣爲災沴有由然矣又近例刑部侍郎洪朝
選之子洪兢亦以父冤不白褫奪其職荷蒙　皇上
俯從言官之請始雖報罷而尋復錄之伏乞特勅吏
部查照前例收錄劉臺嫡子劉孟銑准令送監讀書
及言官孫繼先曾乾亨黄道瞻馮景隆原一槩等凡
爲學顏得罪謫降者除陞任方面如原一槩照常叙
用外其餘改授下僚者懇祈　聖恩復其原職況人
才難得養之十年而不足棄之一旦而有餘時方行
取知縣推官以需言路而盡忠竭職如繼先等反淹
屈於府縣之卑官則後來任言責者孰肯効忠於
皇上縱有大姦大惡且將鉗口結舌緘默以取容矣
臣雖不肖忝與大臣之末豈忍比附言官竊思言官
竭其忠而後大臣安其位以行其道二者交相砥礪
聖主可坐致海宇言官豈必與大臣爲敵大臣豈必
與言官爲讐哉臣具疏上請一出誠心將明職掌以
回天意願　皇上臨御之時特召大小臣工俯垂面
鞫倘一字欺罔臣請先受斧鉞之誅以爲人臣不忠
之戒如或鑒察臣愚速賜採錄施行亦萬世激勸忠

臣之大典也

表忠功遺褒膺鄙胄寵乞酬勳斥倖以快公論疏

朱鳳翔 江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三年二月

臣竊惟天下不患無英雄豪傑而患無以鼓舞之人君不患無爵祿名譽而患無以善用之我國家功令凡首功一級以上增秩賜金有差間有平一賊復一城者即賞以延世爵以通侯所以待勞臣者殊不薄矣第觀長安中其衣麟橫玉振珮珥貂者豈皆元勳之裔其垂黃金占赤籍唱騶前驅緹騎後擁赫然稱天子爪牙之臣者又豈皆先世搴旗斬將與借前箸而佐末議者耶輪蓋之族或以奔競得鍾鼎之家或以賂遺得至矢心報主保大定傾功成再造者上之不得預茅土之封下之不得補黑衣之數此其爲人心之憤鬱清朝之闕遺非淺鮮也臣素慨於中義不容隱敬舉忠勳最著者三臣爲　皇上陳之而因及一二膺鄙者惟　聖主垂聽焉正統時也先入寇　英廟北狩此乾坤何等時也先臣太傅于謙以兵部侍郎出而定大冊使國家之金甌永永無缺其功不超越千古耶他如定葉宗留於浙江定葉茂七於福建定黃蕭養於廣東皆其細故勿論時當紫荊失守徐珵創議南遷二三大臣亦且依違其間矣向微于謙力爲主持則事機一失萬事瓦解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獨不見宋南渡以後日損月削雖以張韓劉岳之雄才偉畧棋布星列卒不能復中原咫尺之故物者何也其根本之地搖也是于謙之正色立朝賢於張韓劉岳遠甚故于今睹鍾簴之如故廟貌之常新陵寢之奠如泰山臣民之安如覆盂而于謙之功不可泯也嘉靖時姦民外比島夷內訌東南蓋岌岌也先臣少保胡宗憲以監察御史出而定亂使數省生靈獲免塗炭其功亦豈尋常也他如平袁三於江西平山冦於福建平張璉於兩廣皆其餘事勿論時當王直桀驁諸酋各擁萬騎分道抄掠督撫總兵俱以僨事論決朝廷懸萬金伯爵之賞向微宗憲悉力蕩平則隄防不固勢且滔天其究莫知所底止者獨不見宋人西夏失守如折右臂縱以韓范之威名先後經畧卒不能制元昊父子之稽顙者何也其狐兎之窟成也是宗憲之用奇設間似不在韓范下故於今

黃童野叟謂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東南之安堵無恙七省之轉輸不絕九重之南顧無虞者則宗憲之功不可誣也臣伏睹我朝以文臣封拜者開國佐命有誠意伯劉基中興定難有新建伯王守仁此二臣者勛在旂常盟在金券亶猷報功眞兩無負哉于謙受命於輦轂震驚之際定計於謀夫孔多之時忠則純至職則達大力則宏鉅守則鎮定方之誠意新建恐難伯仲至其囊無長物口不言功卽聖賢處此又何以加也胡宗憲雖視于謙少遜然以駕馭風雹之

才吞吐蒼溟之氣攬英雄廣間諜訓技擊習水戰諸凡備禦罔不周至故能鏟數十年盤結之倭拯六七省焚劫之難歷陣大戰以十百計捕獲俘斬以千百萬計此其成功豈易易者若乃高倨慢罵揮擲千金以羅一世之傑俊折節貴人調和中外以期滅虜而朝食此正良工茹荼心知其苦口不能言者而竟以此詿吏議吁亦可悲矣蓋嘗合二臣而評隲之于謙之功功在宗社宗憲之功功在東南于謙之品白璧無瑕於本朝爲人物第一於古可稱社稷臣宗憲之品瑕瑜不掩然視之猥瑣齷齪以金繒爲上策以一切苟且冀幸旦夕如視蔭而偷日途遠而逆施者相去徑庭臨難而思禦侮之臣安得起若人於九原而底定之也臣浙人也二臣一生於臣里一宦於臣鄉父老之所傳聞耳目之所睹記最爲親切然此非臣一人之私言也　皇上試訊大小臣工有不以二臣之忠功爲當錄其後者乎然又非臣下之私議也

憲宗純皇帝嘗念于謙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　孝宗敬皇帝特贈太傅謚肅愍追我　皇上

曾允撫臣議改謚忠肅近又因太常之請下部議祠是于謙之精忠列祖知之　皇上知之矣　世宗肅皇帝嘗曰朕若罪胡宗憲後日誰肯與國家任事

穆宗莊皇帝復其原官賜祭追我　皇上又全與祭塋是胡宗憲之勳勞　皇祖皇考知之　皇上知之矣今于謙不絕之　纔僅授外衛千戶墳墓蕪穢縉紳學士過其下者輒吁嗟不能禁宗憲遭酷吏殘破之後廬舍丘墟子孫孱弱吳越士良談及於此每扼腕而不平此寧至結任事者憤惋之氣亦豈所以鼓

列聖與　皇上無外之仁耶夫忠勳無後則爲善者
懼名器不愼即日拜卿相而人不知勸二臣不難舍
六尺以殉國家之難卒也鳥盡弓藏令其子若孫夷
於卑賤而倚冰山恃金穴者盡隸名世籍恩寵未歇
是何二臣之所不易得者而顧得之此輩也其於政
體亦太不平矣臣不暇多摘如原任尚書凌雲翼之
廕錦衣也得非以其總督兩廣時有羅旁之功乎夫
雲翼一生貪謟不齒仕林至於羅旁之所襲殺大都
皆耕樵也禍莫大於殺降雲翼乃殺良民以報功即

免人謫難免天譴臣竊見中外士人語及雲翼莫不
切齒唾罵乃當事者利其萬金之饋復因其所上爲
功謬膺運籌之賞遂得始終覆護其若公論何今聞
其子玄超又挾重貲潛住都外謀覦衛篆矣此而不
亟議裁無論羅旁數萬冤魂飲恨未已而眞有折冲
千里之功者將何以待之又如故主事史際之廕錦
衣也得非以其助餉募兵之勞乎夫際富甲海內所
不乏者金錢縱其損貲以佐公家之急似亦可奬然
以羅閫郎署俄而晉符卿俄而晉冏伯朝廷待之亦

既渥矣乃復冐世襲此可著爲令乎賈人豎子何難
冐土功之賞帶礪之盟固可以貲取耶令其子繼書
恣肆入都投揭長安多所齮齕即辭朝見朝臣人出
入常禮而猶弁髦之其知有與援不知有　君父也
明甚倘令其席寵如故是魑魅魍魎可晝啼於九衢
而烏祿之輩反駕保障勞臣之上矣宋臣蘇軾嘗云
人有所不言而同然者令舉于謙及胡宗憲與凌雲
翼史際同年而語寧止旁觀者掩口即雲翼之子玄
超史際之子繼書有不汗出沾背惶愧欲死者乎乃

榮倖相反陞殺倒置甚非所以鼓豪士而塞倖門也
目今海內多故礪世磨鈍豈宜如此伏望　皇上勅
下兵部從公商議務恊輿情務合國典如果臣言不
謬將于謙忠功重加褒叙即未能從劉基王守仁事
例或改其所授外衛爲錦衣衛將胡宗憲功次仍加
優叙補以諡廕如凌雲翼史際俱行議革以杜冐濫
庶累朝之曠典以修四方之公論以恊凡在見聞靡
不舉手加額謂國家無不酬之功爵祿無倖致之理
此亦激勵人心之一機也

請修聖朝遺事并乞謚仗節諸臣以崇祀典疏

黄起龍 南京吏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七年十月

臣惟天地間有不易之事理存忌諱則過于拘攣有不泯之忠魂失華袞則無所表異洪惟我　國家二百餘年　二祖開基　列聖纘緒經綸明備典則周詳固已卓越前代昭示方來臣下何能贊一辭顧其間有相沿而未嘗補正與經　褒祀而未及　錫謚者尚屬闕典臣備員言責昧死冒陳伏惟　聖慈垂鑒蓋自　高皇帝挈櫛風沐雨之天下付而授之建

文五年正朔統順系明當時靖難功成且備天子禮葬遣官致祭輟　朝三日在　成祖誠不忍廢殄其祀而廟食則有待未舉相沿至今藐無成說生主銀潢玉牒之盟死入斷蓬飛草之想若敖含餒良足深悲昔漢祚論入異姓光武尚不忍絕其祀況一姓相承山河無改獨不可以漢之存厚道者祀建文乎國有正史所以紀當時實事不可亂也今以建文五年混入　太祖之內孫蒙祖號名又未妥顛倒錯亂殊稱傳信已經給事中楊天民御史牛應元各題

改正部覆得　旨錄其事蹟書其年號顧至今正史未成徒虛歲月金匱石室之秘既未必有五年行事之存蘭台麟閣之英將何所據爲編摩補綴之助遊波不返遺珠難尋頭白可期汗青無日臣以爲宜釆民間之稗史訪世家之緗素但有紀載革除事蹟者兼收並畜刪訂潤補成五年紀庶于　明旨不負昔　太祖驅除胡運亦　命儒臣修元史惜靖難后諸臣拘于忌諱未有慨然直任史事致遺蹟散落且謂誅党可以禁奸至追戮逮治不遺餘法殊非　聖

明寬假初衷及至　陛下登極初年崇慶覃恩下褒䘏死事之　詔曰仰遵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大哉王言眞言體　成祖之心上慰　太祖在天之靈所培植人心國脉者詎非淺鮮顧今諸臣請謚紛紛曾未有談及建文死節者豈未睹　陛下昔日褒忠之意乎夫周道興而夷齊諫武王不以其故貶聖諸臣固　高皇帝作養厚恩精忠壯氣仰貫天日獨不可徼錫謚之典乎發義烈幽貞樹生人風教在　祖宗有所未及舉者留以待　陛下今日[illegible]

生逢　盛世涵濡至治竊欲贊　陛下繼述之善集
一代未備之禮既體　聖祖之意以祀狥國之臣亦
當體　聖祖之意以祀遜國之王即補廟難處然留
京魂魄所依或祔食　高皇帝之側則洋洋宗祐一
脉同堂至于建文遺事年號亦須遵　旨速補其死
節諸臣并命官詳考事蹟仰憑宸斷錫謚若東湖樵
夫之類姓名不傳者不必上陳　睿覽臣盧見若此
伏惟　陛下俯鑒愚衷　勑下禮部恭酌覆議如果
所言畧有可採乞　賜行欽者以備闕者以宣天下

臣民皆仰頌大聖人制作超出尋常萬萬斯豈非熙
朝一盛事哉

昭代褒敘萬古風猷乞沛曠仁以普達孝以作

忠貞疏

彭惟成刑科給事中萬曆三十七年十月

臣聞達孝者必繼志述事以體前聖非富天下之心
作忠者必徵往勸來以顯人臣能致其身之義蓋應
天順人治統有定而彰教維風明德無窮我　高皇
帝立元史而不絕勝國之書天下之至仁也褒余闕
而不與危素之佞天下之大義也當靖難師行建文
揖遜一時諸臣當事者有方黃齊練鐵景盛耿董若

而人在官者有張陳侯暴鄒周顏魏輩若而人不可
殫述講堂官舍貞臣駢首深山野水烈士甘心至於
樵夫冶匠不難佯狂捐赴此曹雖皆自比頑民然使
倉皇有事之際一槩掉臂全軀豈成名教豈成宇宙
從來輿議皆謂遜國之君以仁幸之不當全蒙斥黜
狥國之臣以義與之似得顯示褒崇此亦人心之天
理民彝愈久不磨　聖朝之敦典庸禮有待而行者
也臣本年五月二十八日有　國朝才賢特盛一疏
中有請乞云平時危言潔行方優游於雍熙臨難抗

節死忠遂激烈於鼎鑊腐爲既殲而心不動嗣雖滅而
守不移褒吾學編所錄諸賢今日　聖明在宥宜兼
收並采以勵世維風臣意正在此臣嘗私與僚友談
之皆泫然欲涕中心蘊結情不容已矣昨閱抵報見
南京吏科給事中黃起龍有請修　聖朝遺事并乞
錫謚仗節諸臣以崇　盛典以勵世風臣迺躍然而
起曰洵哉天下之大義不容終淹而人心之積鬱不
容竟抑也起龍疏稱　廟食應祔　正史應編死事
應褒名謚應定卽補　廟難處　留京魂魄所依或
祔食　高皇帝之側此皆鑿鑿至理所當亟修亟舉
然此非特臣二人之念之矣也臣竊惟　寬大之德

意　列聖皆有顯思數奏之悃誠　屢朝皆有請牘
臣查得　成祖文皇帝卽位之歲八月得建文時羣
臣封事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
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四年十一月有請治建文諸死
事臣者　成祖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勿問又曰
諸臣盡忠於　太祖故盡忠於建文耳十二年正月
勅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十四年諭法司嫡簡等遠

親未挐者悉宥來告者勿理二十一年劄諭尚書呂
震盡赦諸死事家又學士錢習禮爲練子寧嫺譬家
持之習禮惶恐楊榮爲請白　成祖欣然曰使練子
寧等在朕固當用之況其親乎則　成祖非富天下
不罪諸臣之心固已昭然若其當然葬祭備禮等事
皆協諸人心而安者矣　仁宗卽位之歲卽劄諭禮
部盡釋諸臣逮繫家屬其謫長陵碑書建文皆致其
厚又諭羣臣曰方孝儒輩皆忠臣　詔從寬典　睿
宗復辟之年釋建庶人繫令自便至於歷代臣庶以

此爲請則侍郎楊守陳有史不可滅之議台人繆恭
有紀絕屬之議金谿吳世忠有請表祠方黃周練等
之議給事中楊僎有請表揚建文諸忠臣事之議雖
未盡舉行然皆存天壤間公案則知　列聖仁慈同
符　成祖屢朝陳議如出一心　皇上登極一詔曰
仰遵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且行十世之
宥洋洋　聖謨推類舉行善善盡美端在今日萬物
荷並生之恩一夫切失所之痌況此事何事也合無
將建文祔　廟編年及諸臣錄忠易名事體　勅下

閣部諸臣會議釆輯詳定舉行蓋追遠存亡所以道
民於厚而臨事仗節死義之士與平居奉公體 國
之臣原相爲有無表章於此則激勸於彼矣抑臣於
此不能不深有慨焉古今顯懿其名載於史册者萬
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滅者遜國之流風既邈諸臣
之壯烈自實師弟友朋相呼就義妻妾子女誓死忘
生人數之多忠藎之純出於天資非關居位貴賤受
恩深淺亦何覬有身後名此自五帝三王以來殆所
僅見乃由 高皇帝右文養士所儲亦豈非褒衮貶

危大意有以標準而風勵之乎 臣前疏嘗及大學士
解縉以定 儲後效論未取其節耳惟是此舉關係
世道人心不小故敢發抒前悃縷悉數陳當今 聖
明御極正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之日也則 遠存
作忠禮樂孰有大於此者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
以當道志於仁而已則 達孝作忠仁孰有急於此
者臣邑先御史曾鳳韶有言生居廬陵忠節之鄉臣
誼不敢愧晏之緇衣同好粥亮 聖明完此忠孝大
典臣敢以一言贊其成曰事貴能任而已惟望 聖

明與汗 俞旨豈無有如韓魏公其人爲古人所未
嘗爲者乎 臣雖執鞭所忻慕焉

援直類

朱鴻謨　俯矜狂愚小臣以廣皇仁疏

郭惟賢　矜宥言官諸臣以全臣節疏

李三才　乞宥言官以作士氣疏

李弘道　明聖之朝不宜使忠臣難於在位疏

王家屏　乞矜宥狂愚小臣疏

李用中　矜宥狂愚部臣以弘言路疏

鍾羽正　乞宥言官以安輔臣疏

孟養浩　定大計宥言官以安宗社疏

舒弘緒　乞收回成命以釋羣疑疏

張　棟　忠言被黜人心動搖疏

董嗣成　謫罰太重大拂羣情疏

賈名儒　不忍見聖主舉動任情疏

許弘綱　俯陳部臣獲罪之由疏

葉繼美　乞恩宥小臣安輔臣以收人心疏

盧大中　祈宥忠直諫臣以光聖德疏

李文熙　乞宥諫臣以開言路疏

林熙春　聖主霆威叵測言官語默兩難疏

馬經綸　優容言官疏

李雲鵠　叢議已決忠直當原疏

宋　燾　宥直言納忠讜以作士氣疏

金士衡　矜宥直臣以重言路疏

萬曆疏鈔卷十五

援直類

・懇乞聖明俯矜狂愚小臣以廣皇仁疏

朱鴻謨 南京浙江道御史 萬曆五年十一月

臣近接邸報內開翰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各一本大要陳乞輔臣奔喪守制以明大義以植綱常事等因伏蒙 聖明遣戍爲民遇赦不有臣愚聞之不勝惶懼遠在千里未得全疏想其情詞或多狂悖必有

大傷 聖心觸犯天怒者且不能仰體 聖明爲社稷爲蒼生之意諒輔臣迫于 君父不得自遂之情愚昧之罪焉可逃也語云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五臣之罪惟在執常人之見耳若謂擠排輔臣圖便已私不惟諸臣所不忍爲 聖明在上憲典具存此何時也而敢萌此念哉臣謂諸臣之罪雖不可逭而其情尚可矜也恭惟我 皇上臨御以來至仁天覆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諸臣蒙被恩寵咸遣仕籍或列侍從或厠郎署或叨黃甲犬馬報主之心方有待於異日乃以一眚之玷自棄明時遣戍者未卜生還之期削籍者永絶圖門之望後雖欲致身圖報其道無繇且孤臣去國萬里投荒風霜之所剝蝕憂苦之所銷鑠萬一不幸溘先朝露便爲上傷 陛下好生之仁下沮忠臣敢言之氣非所以勸羣工示來世也且諸臣以輔臣之故而罹嚴譴想輔臣當是之時亦必有甚不安於心者 陛下以社稷懇留輔臣而乃使輔臣不安於心 陛下

縱不爲諸臣惜獨不爲輔臣惜乎臣謂君之於臣猶父母之於子也人子之有過爲之父母者未嘗不訶詈而鞭笞之方其鞭笞之時戚然其不忍於心也既鞭笞之後煦然其不衰於愛也慈父不棄有過之子孰謂仁君終棄有過之臣哉五臣已蒙刑責足昭國法既經懲創悔悟必深伏乞 聖明憫念狂愚收回成命遣戍者重加降罰爲民者降調外職俾得改過自新庶有罪之臣亦 聖明之所不忍終絶而皇仁益廣太平之世無一夫向隅之泣而聖治益光諸臣

亦將困而後作慨而知奮以使過之仁而益勵矣其於聖治豈曰小補之哉恭奉嚴旨不許救援臣雖馬牛亦畏鞭策臣雖螻蟻亦戀微生況臣親老家貧又無兄弟子姪臣雖木石豈不顧念第念臣身有言責義雖自全終不忍以畏死之故上負 明主而辱言官臣死之後庶幾天下後世有諒臣不得已之心者倘蒙 聖明特寬斧鉞俯賜採納臣與吳中行等未死之年皆 陛下更生之賜也殺身報德萬無所恨

臣愚不勝隕越祈望之至

懇乞天恩矜宥言事諸臣以全臣節疏

郭惟賢 南京河南道御史 萬曆十年九月

臣惟士君子之正氣國家之元氣係焉正氣伸則元氣固元氣固則國脈昌其機每相乘者自昔直言敢諫之士何代無之然英君誼辟未有不優容之愛惜之養和平之福而扶正直之氣凡以為培植元氣計耳臣竊見往者翰林院編脩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刑部辦事進士鄒元標各以建言伏蒙天恩廷杖遣戍為民遇例不宥諸臣不體 皇上所以留元輔安社稷之心而區區欲持綱常之說勝之其狂戇之罪固不可逭然其奮焉不顧而必欲効欵欵之愚者彼豈不知承順之恭而與人異性哉誠各持其見各執其是而其心非有他也 皇上之罪之也亦豈終擯絕之哉欲其動心欲其忍性而玉之於成也今其罪廢也已六年於茲矣遠戍者堅志於瘴鄉削籍者杜跡於衡門悔悟創艾之日久而慕君愛國之思深耿耿孤忠神明鑒之行道之人惻之況 皇上聞而見之未有不愀然動也 皇上

者天地父母也諸臣者子也得罪於父母父母怒之宜矣迺其後能恭順靜思引咎自悔爲父母者寧獨無介於懷乎方今恭逢　聖嗣誕生普天同慶卽昆蟲草木熙熙然如登春臺之上而諸臣久在罪斥之列萬一有一二身先朝露如宋劉安世故事其妨皇上愛惜人才之心必有宥過後時之悔四方傳之史冊書之豈不爲聖朝之累哉伏乞勑下該部覆議如果諸臣情有可矜所言不謬望蚤賜特恩寛宥將吳中行等復其冠帶艾穆等放回故里則以全蹇諤

之節至明也以擴好生之澤至仁也天下仰聖德之高明廣大眞與天地而同流垂萬世而有光者顧不休哉至於數年節經言事得罪如傳應禎朱鴻謨余懋學等諸臣其言不無過激其志均有可原者亦乞聖慈槩覃洪恩盡行矜宥庶蕩蕩堯天無不蒙施之物而士君子之正氣因是以發舒國家之元氣培之永固矣若復憐其愚忠將先後諸臣一體破例叙用使蹶足之馬猶趨馳於前途而圖報於來日者此尤出於　皇上使過之仁再造之賜臣之願也天下之願也非所敢必也臣愚不勝惶悚懇祈之至

乞宥言官以作士氣疏

李三才 戶部員外 萬曆十一年三月

臣伏覩朝報見山西道御史魏允貞條陳救弊四事奉 聖旨言官建白須顧大體據實跡虛心爲國乃可這本漫逞私臆語多過當着都察院參看了來說欽此臣 一聞之不勝驚嘆蓋我 皇上之心初實無意於罪言官者特以輔臣之體不得不曲全之耳故大臣容直臣日月之明雨露之恩並行而不悖臣復何言第以 陛下置允貞於臺諫本以言責之也以

言責之而又欲以言罪之則誰復敢言者諺云教女以潔猶懼不潔而況敎以不忠乎允貞所陳四事雖出狂直然皆忠誠所激有感而發至於科舉之防尤爲切中時弊何也大學士張四維申時行者皆 陛下輔導之臣也位表百僚典司政本宜恪身奉法遠嫌明微以光昭聖德顧其子相繼登第卽其事粹然至公亦無以自解於天下何也自居正當權其子嗣修敬修皆登高第列清華今皆奉旨削籍矣天下之人無不知其私者二臣之子誠卽不私然人亦以前轍疑之豈非以居可私之地操得私之權而前復有行之者乎語云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蓋遠嫌也二臣卽非行私亦非遠嫌恐相沿成風遂爲故事傳播四方遺累盛典非細渺矣職司耳目者義豈容默允貞之疏蓋有不得不然者若不論其心之無他言之可採祗以語侵貴近遂加之罪則誰不箝口吞舌以言爲戒乎且以諫臣之故而使輔臣閉門請罪固非 皇上隆重大臣之體然以會試舉人止係輔臣之子而重罪諫臣亦非 皇上優容言官廣開忠諫

之道也而況道以重輔臣之咎哉伏惟 陛下俯察臣言特宥允貞其所陳四事仍乞勅下該部查覆施行勉勵輔臣以責後效則言官之氣益振輔臣之體益全而明明天子之頌當與天壤共永而聖治益光矣臣職無言責非敢出位特以事關大體故敢披心瀝血喋喋如此臣愚不勝恐懼待命之至

明聖之朝不宜使蹇蹇忠臣難於在位疏

李弘道 兵科給事中 萬曆十二年八月

臣讀易有云泰小往大來吉亨夫以其吉且亨也而本於小人之往大人之來則正人君子信乎其爲邦家之楨矣古之人顯忠遂良將無謂是也我 皇上於去歲起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艾穆鄒元標五臣授之華要餘凡爲張居正不容者亦俱叙用天下人士莫不仰之及後而有御史龔仲慶之詆中行暨思孝則謬矣 皇上即以降調加焉天下人士又孰不

仰之是宜在廷之臣體上意而推轂之不遑也乃項者人之意向不同議論各異臣於此時始不容已於言矣夫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艾穆鄒元標此五臣者何如人哉是 皇上忠義之臣也試觀張居正在位之日是何等氣焰內外盤結牢不可破寧知有後之敗乎且居正之年在伊父故時才五十三耳而貌又正壯又寧知其死之迫乎沈思孝鄒元標曾未受挫於居正而艾穆又其鄉人吳中行趙用賢又其所夙厚則亦何私忿於居正也夫以無私忿之素而又當居正方盛之時其死其敗俱難逆覩則五臣之明目張膽陳忠孝大義而言也無非以朝廷綱常爲重直犯權臣之鋒而甘之矣詎望復有今日耶臣故諒五臣之忠矣受杖若許幾入鬼錄當時見者誰不流淚聞者誰不酸心而其中謫戍者又離骨肉之情懽冐邊鄙之風露如此者計凡六載也抑孰能堪臣又痛五臣之苦矣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五臣其庶幾乎此之節槩其足以振頽風而高物表載之靑史謂之本朝人傑可也而與立功名於一時者可並論

乎今五臣中有艾穆未出臣悵然久矣所幸中行者四臣起擢在位臣則以爲此朝宁之光也而議者弁中行思孝用賢等非之或各有見臣不能知但據臣以虛心觀之則凡推轂五臣願其在位者臣猶以爲此天理之正人心之公也究而言之事君之道亦不外於是矣請陳其槩可乎龔仲慶論中行思孝事跡臣誠不知其有無顧居正父死不喪綱常幾於墜矣所以扶之翊之而使海內之人猶知有綱常在者則五臣力也藉中行思孝果有一二可訾亦有不宜遽

謫者何也爲朝廷重綱常則不得不爲朝廷而重扶
翊綱常之人大體然也苟刻意媒孽其短則大體蕩
然矣而可乎 臣以是知容五臣者所以存國體也固
事君之一道也方今起用在位諸臣五臣之流亞也
今中行旣以請告去矣沈思孝亦將不能自存矣未
至之趙用賢鄒元標寧無疑畏之心乎 臣恐此四臣
去而凡正直之類如王用汲趙世卿諸臣亦灰心於
立朝矣是使國無正直之士也而可乎 臣以是知容
五臣者所以安衆臣也又事君之一道也居正弄柄

致杖五臣若謂已足以死五臣矣五臣誠死於聖心
安乎於聖德寧無少闕乎幸也五臣甦而 皇上始
得有今日之擢則可以補昔日之闕矣是天之存五
臣者實所以厚 皇上也爲臣子者若恐見五臣有
昔日之苦而不欲五臣有今日之榮是明知 皇上
有昔日之闕而不欲 皇上有今日之補也而可乎
臣以是知容五臣者所以塞君之違也又事君之一
道也 皇上上事兩宮孝何純也而有力植孝道如
五臣者誠犖然陰提而默扳之歸德 皇上使天下稱
曰 皇上之重五臣者重孝道也卽重孝道而孝可
知也萬口一詞稱曰虞舜於臣子之心獨無快乎苟
使力植孝道之人不容於位則致 皇上重孝之意
無所於見 皇上純孝之德無所於彰矣而可乎 臣
以是知容五臣者所以揚君之德也又事君之一道
也夫事君之道有此四者而於容五臣得之則凡推
轂五臣願其在位者 臣誠有取耳矣今 皇上明聖
用五臣之心何嘗不專但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臣竊
懼之故敢以是言進耳伏望 皇上鑒五臣之忠憫

五臣之苦注意錄用不以人言致疑則易所謂小往
大來吉亨者固於 皇上之今日見之矣泰運寧有
極乎 臣初以外任叨胃今官原未識中行等一而更
無聯一私交但本一點秉彝好德之心發之故所言
如此天地神明必鑒 臣心惟 皇上俯垂察焉

輔理失職上誤聖明乞恩矜宥狂愚疏

王家屏 東閣大學士 萬曆十七年

臣惟人主置相責使保乂王躬輔養君德職親任重非庶官之比也人主出入起居之節庶官所不及知者相臣得先知之人主耳目心志之娛庶官所不敢諫者相臣得豫諫之是以能止慝于未形防欲于微眇弼成主德于內而宣昭令名于外夫然百司庶職其將順之不逮向何妄議之有妄議之興咎在相臣失職不能導主于善匡救之不力而彌縫之誼疏也

臣起田間再參輔弼之末已踰數月竊見天時物候災沴頻仍國計民生公私匱乏私憂過慮無日不惕然于懷而值 皇上端居大內堂陛不交欸欸之愚無由自効俯循職事思引罪自劾久矣顧猶謂 聖躬靜攝方在調護之時且詔旨丁寧有非取安逸之諭是以逡巡有待未敢遑以爲言也適接得大理寺左評事雒于仁一本大要謂 聖體愆和病在酒色財氣四者列爲四箴以進臣初訝其詞語狂誖指事虛誣疑其誤聽訛言妄生 臆說愚戇之罪良無所逃

已而思之于仁庶官也於 皇上之起居尚及知之於 皇上之愆違尚能諫之臣職親於庶官任專於輔導乃尚有所不知不諫夫不知失職也知之而不諫失職也安可獨罪于仁哉使于仁之言誠誤且妄猶可諉也倘其一事偶中一言或投以 聖躬之康豫而眞有陰陽之患于伐其天和以 聖德之清明而眞有雲霧之翳障蔽乎日月爲臣子者何忍諉之不知而不諫乎故臣於于仁之規寧幸其誤且妄也無寧事皆中言皆投也誤且妄也罪止於于仁一人

之禍耳事皆中言皆投于仁蒙罪而言之爲宗社生靈救無窮之禍乃所以爲忠也何者甘言疾也苦言藥也善養生者不以無疾而棄攻砭之方善養心者不以無過而厭箴規之語有藥於此食之雖瞑眩而可以瘉疾人必攣蹙而強服之矣于仁之四箴以規 皇上則爲妄試之醫以備養生未必非延歷之術也此臣所以謂于仁爲忠也若臣者從諛承意緘默苟容無能匡正宸樞彌逢衮闕上虧 聖明之譽而下貽庶官倂以愚戇蒙不測之威亢乃眞所謂不忠之

臣不可一日在左右者也伏乞　皇上罷臣歸里以
示尸素之懲矜宥于仁以廓優容之度庶臣工競勸
聖德彌光臣無任披瀝冒懇之至

矜宥愚狂部臣以弘言路疏

李用中 南京浙江道御史 萬曆十九年

臣待罪留臺於本月十五日接得邸報南京禮部祠
祭司主事湯顯祖一本爲星變陳言輔臣欺蔽如故
科臣賄媚方新伏乞　聖明特加申諭罷斥以新時
政以回天戒事奉　聖旨朕前手諭原爲左右奸逆
不道科道失職而發與輔臣無預元輔時行等屢揭
慎起居杜憂隱何嘗欺蔽且威福出自朝廷誰敢擅
于湯顯祖乃假借攻擊掇拾詆誣本當重處從輕降

調極邊雜職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竊惟顯祖一祠
部小臣耳遽欲以一言使元輔任罪二都諫削職是
不仰體　皇上倚任大臣優容諫臣之盛心矣即貶
之極邊雜職諒非過也臣復何辭第念自古惟聖明
之世必不使人以言爲諱亦惟聖明之君必不使人
以言得罪何者蓋懼夫罪及進言者則後雖有欲言
者皆畏罪而不敢言也今顯祖原非言官亦無言責
豈不知輒默可以保位而故欲觸忤時行等意以自
取罪譴哉彼其心激於忠憤故其詞過於狂愚而要

其實則未嘗一毫有所欺罔也請就其疏而論之胡汝寧與顯祖同一江西籍也顯祖旣爲同鄕而未嘗據事指摘臣亦不敢過爲苛求以傷雅道至於楊文擧之奉明命以賑東南也縱谿壑之欲而相餽遺者道路相望是卽剝災民之脂膏而盡貯之囊橐之內恣登臨之樂而稱勝地者雞犬不寧何嘗取溝中之骸骨而一著之心胸之間且戲子常用兩班相隨毎飯亦必盛設做戲其餘貪跡穢狀殆非顯祖之疏所能盡述者於今吳越三尺之童皆能知而能言之

皇上試問時行果眞出於不知也耶抑知之而故擢之首諫垣也耶如曰不知則以門庭之外任文擧公然橫行於其間而死若聾瞶安得爲明如曰知之而又擢之則明知文擧爲黷貨殃民之鄙夫徒以其賄利所入之多而巧爲彌縫安得爲忠不明與不忠均之無一可者也臣又嘗攷先朝楊士奇之爲大學士也其子不法士奇竟奏於朝而置之罪誠不敢以私愛而廢國法也申九以相臣之愛僕據相臣之熖勢公行乎賄賂私鬻乎官爵視游七奚異焉今已昭然

中外耳目矣時行不惟不請正其罪猶恬然畜留於家而畧不介意是在士奇不敢匿其子之惡在時行乃敢匿其僕之惡臣恐時行有愧於士奇多矣且古有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亦有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者時行致有人言正宜攢其休休之度納其諤諤之忠自此所進必賢所退必不肖以期後世天下之心服而後可也不此之務且於文擧曾否貪肆置之不辨已之有無關知置之不辨申九曾否美權置之不辨已之應否奏逐置之不辨乃前後三五疏反覆

千萬言非盛道 皇上任已留已之恩寵則備述在已畏首畏尾之情狀亦淺之乎其爲度量矣所寃亦異者南都自覩 皇上手諭之後何嘗有一人傳爲皇上欲使言官論時行等語哉時行一旦創爲此說不過假此以甚顯祖之罪因以箝南都再欲有言者之口耳臣恐此計果行則在北之臺省旣已入其籠絡之內而在南之諸臣又復墮其鉗制之中今後諍臣直士皆將噤口咋舌而言路徒此壅塞矣脫有機密大事關係國勢者誰復爲 陛下言哉伏願 皇

上溫諭時行不必深罪夫人之言已者而惟反求在我所以可言之自不必深懼夫後之再有言者而務使在我再無可言之隙仍願　皇上思壅蔽之可畏念狂直之無他特將湯顯祖俯賜矜宥令其以原職從事則直道常伸人心稱快此宗社之福也卽臣言出禍隨心且甘之矣然臣愚又有說焉蘇州府知府石崑玉非今之所謂端人正士哉自臣抵南都以來人人稱其爲吳中從來未有之良二千石也今春忽挂巡撫李淶彈章革職矣臣彼時卽竊疑崑玉素稱

一毫不取遠邇所共知也今何一旦改節如是哉李淶與崑玉同駐一郡城也卽庫藏不明或面一質之或委一查之將無有不得其情者得其情而論劾之亦未爲遲也何靳一查一問而論劾若此之遽哉且其論劾疏內又何不明言崑玉何侵費而詞語多涉含糊哉既而咨詢其故始知崑玉凡事惟知秉公持正不肯趨勢附炎已大拂申府選擇而使之初心矣邇又有申用嘉之毋舅吳之禎者恃勢而吞人之產折人之股此法所難宥者也崑玉屢拘未獲乃親詣申府謂用嘉曰令親藏匿尊府不出如朝廷三尺何吾今坐此守候若之禎一日不出則吾一日不回之禎十日不出則吾十日不回用嘉度不能免始令其出而聽崑玉理矣崑玉卽以其罪罪之不少假借矣此申府所以大不堪於崑玉而李淶所以大不容乎崑玉也尋聞崑玉被論之後蘇郡百姓數百爲羣咸相率而號泣於李淶之前唾罵於用嘉之門爲崑玉稱冤則崑玉之能得民心百姓之不舍崑玉可知也臣因此深嘆人之有官守者誰不欲速得陞擢亦誰

常守美秩是在計吏治者察其民心果否允愜官箴果否無玷而後黜陟可以不爽也卽如吳縣知縣周應鰲平日治行無一善狀也秖緣其善事用嘉而驟擢吏部可不謂之政以賄成乎彼崑玉者惟務愛養百姓反不免爲上官所中而至爵祿不保世道至此良可慨矣倘　皇上不忍蘇州赤子失賢父母俟崑玉勘明之後仍令其照舊知蘇州府則吳民借寇之望庶可少慰忠良不平之憤庶可少舒而奸權橫肆之氣亦庶可少戢矣臣素抱朴忠惟知爲　皇上愛

惜人才故不避斧鉞而併及之

乞宥言官以安輔臣疏

鍾羽正 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十九年八月

本月初一日該禮科給事中羅大紘一本為險佞病臣依回固寵等事奉 聖旨元輔奏揭原為解朕之怒非有別意羅大紘這廝見前所逞私臆圖報之心不遂因借言汚詆輔臣實欲遲於冊立況且屢有明旨不許激聒瀆擾以遲大典羅大紘這廝明知故違好生可惡姑着降雜職於極邊方用不許朦朧推陞冊立之事本該改更姑且存此一次再有黨救煩擾的定行遷改吏部知道欽此時臣羽正臣先春公差未還臣汝寧等日覩天威旋霽不敢遽瀆乃今八日矣大紘竟補廣東揭陽縣典史過臣羽正先春差回之日聞衆議籍籍為大紘惜也臣等仰窺 皇上冊立初諭已有定期原無俟於羣臣之復請閣臣揭帖委曲斡旋亦不暇討羣臣之疑議然而大紘不免於得罪者則以言之大激耳顧臣等以為大紘言誠過激意無他也心迹之難言也久矣輔臣之揭心迹之闇也 宗社大計舉朝望之而或微有異詞則人

孰不疑內外章疏諸垣受之而乃偶爾取囘則人孰
不駭大紘書生也為諫官之日淺見隱約之詞則不
能不疑見異常之迹則不能不駭駭且疑蓬勃憤懣
於中故不擇詞而出之又安能委宛和平以囘 明
主之心而明賢相之志哉此則大紘之所以得罪也
然而意無他也 皇上以天地之心察輔臣休休之
量其言是歟大臣必引咎而受之 皇上因而嘉之
天下仰 聖主之明而因以識賢相之意其言過歟
大臣且虛懷而容之 皇上因而宥之天下頌 聖

主之德而益以明賢輔之心是言在大紘而 皇上
之仁無不昭輔臣之德無不光且大也何必奪之舊
職譴之遐方而後為快哉臣等誠不敢煩瀆顧仰望
日久而皇恩未敷不得不欵欵乞恩於君父之前伏
乞 皇上矜憫大紘服官未久免其降罰仍乞 皇
上將元輔原揭發科遍抄明示天下則元輔之心迹
白而衆論自息大典不淆矣臣等不勝惶悚屏營之
至

定大計宥言官以安宗社疏

孟養浩 戶科左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正月

伏覩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以豫教 皇子請臣等
厠名其間蒙 皇上切責罪及首事者臣等不勝悚
愕夫 皇上之罪獻可謂其逞臆瀆擾戲侮君上詎
竊謂君臣之分埒於天地人臣即至狂悖未有敢於
侮君者 皇上亦豈真以其侮而罪之耶獻可甫躋
禮垣驟議鉅典一字之失似屬無心遽蒙顯斥臣之
私心以為不可者五 皇子天下根本豫教之請以

為根本慮至深 皇上不趣不聽且從而咎之誰復
更以此說進者是 皇上坐忍皇子失學而敝帚宗
社也一不可長幼定序明旨森嚴天下臣民亦既曉
然諒 皇上之無他矣然豫教冊立原非兩事既可
以冊立奈何不可以豫教今日既遲疑於豫教來歲
又安能慨然於冊立是 皇上欲使天下人信而先
令天下人疑非所以昭示臣民也二不可父子之恩
根諸天性世豈有父而不愛其子者愛在子則凡人
之言無益於其子者杜之有益於其子者聽之豫教

之舉有益皇子明甚而 皇上怒之罪之邪恐非所
以敦一體之恩而示曲成之義也三不可古引座折
檻之臣中材之主尚能容之我 皇上量並天地即
頊之一二觸忌自分必犯雷霆者猶曲賜優容柰之
何言及宗社大計反攖天威使人心愈加惶惑莫測
聖意所嚮即萬世而下亦不能信 皇上之心非所
以垂光史冊也四不可萬國冠裳羣集輦闕獻可之
言眞中外臣民之意以中外臣民所翹首跂足而俟
者 皇上一旦霆怒是所罪者獻可一人而所失者

千萬之人心非所以慰服輿情也五不可此五者皆
臣不敢知於 皇上而 皇上以英明之資膺優
容之度宏轉圜之畧是在一感悟間而非臣之愚所
敢必也伏乞 皇上收回成命將獻可復職豫教重
典擇日舉行不惟在廷諸臣舉手加額即 九廟之
靈歆格無疆矣臣甘伏斧鑕亦有餘榮臣不勝隕越
待命之至

言官陳大計蒙顯罰懇乞收回成命以光聖德
以釋羣疑疏

舒弘緒 吏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正月

近該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等稱儲教宜預臣亦與
列職名奉 聖旨切責爲首李獻可降級調外餘各
罰俸命下該科臣不勝惶懼伏思儲二國家大本也
請儲教以端元良國家大事也重大本而舉大事寧
獨羣臣爲主上計乃主上自爲社稷計耳言及於是
而 陛下即震電馮怒重加罰治臣恐天下疑從是

愈滋矣且傳曰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以 陛下神
聖天授勵精求理豈惟不處逸王即登三成五無難
爲者今乃不遵興王之軌而蹈逸王之轍臣竊爲
陛下惜之臣睹諸言事者疏內事涉違錯字涉差謬
俱蒙寬宥得改正行獨此以錯寫年號被譴播之天
下必謂 陛下所罰在此而所以罰者在彼即以是
杜人口其能安人心乎人君之尊如天下未聞人而
侮天亦未有臣而侮君者也若錯寫年號者罪以侮
君則觸犯忌諱引裾折檻者欲坐以大逆不道乎此

臣之所未解也王言重於絲綸臣下奉若金石前聖
諭以二十年冊立矣因小臣一瀆遂有後命　陛下
之於初旨固已自違之矣豈臣則違之若旋請旋改
將待何時況今所請者乃預教非冊立也請預教而
加降謫則請冊立者將盡加之罷斥乎抑出罷斥之
外乎然則冊立預教之正論　陛下終不樂聞之乎
此又臣之所未解也人臣以身事君苟利於國死生
以之碎首剖心甘之若飴豈以　陛下雷霆之威遂
鉗口結舌哉臣至不才備位禁掖無所建明實爲踰

分臣獻可蒙恩拔擢甫纂禮垣未浹旬而外斥臣下
皆謂處非其罪願以臣愚伏罰伏乞收回成命留獻
可以圖後効仍望傳旨中外擇賢選吉命　皇長子
出閣預教使天下臣民明知　陛下納忠讜重元良
至意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忠言被黜人心動搖瀝血披肝冀回聖意疏
張棟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正月
臣等待罪掖庭幸事明主日食大官愧無寸效茲當
泰序方新適萬邦述職之會天下人心咸欲快覩今
日者無如　皇子出閣講學一事臣等念切宗祊共
傾葵藿特爲此請雖事屬禮垣則獻可爲之首而臣
等同官無一人不同此心者雖臣等屬爲言官則言
之自臣等而中外臣工鱗集闕下又無一人不同此
心者忽奉　聖旨冊立已有旨了這厮每又假預教

輒來煩激且本内弘治錯寫弘洪顯是逞臆瀆擾侮
戲君上好生可惡爲首的姑着降一級調外任用其
餘各罰俸六箇月吏部知道欽此一時人心相顧錯
愕若聞雷霆驚壓欲死夫　皇上以神明在宥持虛
受之懷弘聽納之量二十年來間有一二誤觸聖怒
致被譴謫非言之無當必言之過激者也此在天下
可以諒聖心而聖心亦可以自白於天下若今日之
黜李獻可人皆莫知其由矣庶民之家有一愛子常
恐教之不早無以端蒙養而儲聖功豈過慮哉爲承

家計也況國家之大 二祖 八宗聖聖相傳億萬年無疆之統屬於皇長子一身其關係之重爲何如者古人愼胎教凡以敎之貴預耳皇長子今年十有一歲已過小學之期及今就師傅親詩書猶嫌於晩失此不學日月逝矣此其關係之急當何如者臣等乘時進言非無當也而仰承 聖旨未請冊立先請預敎又非過激也 皇上愛子一念出於天性臣等言及至此宜乎渙然相悅以解其半宇之訛何以遽觸聖怒且尋常章奏亦或少有過差皆蒙聖度寛容

而獨於冊立輒云煩激更以小失坐之大罪臣等愚昧不識 皇上何心矣卽李獻可一人之黜何足道哉雖因此而盡黜臣等臣等固所甘心不敢怨也唯是皇子出閣講學實係天下人心朝夕仰望 皇上之可以對天下而慰人心者無逾此事臣等之以可效愚忠而事明主者亦無逾此事臣等誠不忍戀一已之祿位而坐視人心之動搖以負 皇上二十年豢養之恩矣天威方赫斧鉞在前臣等亦人耳豈不知避諱顧赤肝在胷熱血未冷事關國本謂當垂涕

泣而道之初非循習故事爲一李獻可請宥而已也幸而此黜眞誠足以挽回 聖意特出内旨舉行盛典使四方之傳聞遐聽者共慰其快覩之心則黜一李獻可固無足惜并臣等三十餘人而盡黜焉亦無足惜脫或聖意必不可回是臣等之眞誠不足以動皇上也臣等之所敬事 皇上必有所失也李獻可同黜以去臣等不勝激切屛營之至

論罰太重大拂羣情乞霽天威以崇聖德疏

董嗣成 禮部員外郎 萬曆二十年正月

臣竊惟帝王之所以駕御宇內鼓舞振作於上者惟是黜陟刑罰之柄天下之所以歸附人主畢忠效命於下者亦惟是勸善懲惡之機黜一正人則衆正喪氣罰一無辜則羣下解體譬之於天黜降則霜雪也刑罰則雷霆也天之霜雪雷霆違時而互發萬物莫遂其生矣君之黜降刑罰淫逞而濫施臣下莫必其命矣故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

民不服又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此關繫聖德非眇尠也我 皇上銳情理道寤寐英賢斥逐貪墨錄用耆舊往時直言敢諫之臣並蒙拔擢天下靡不仰服 皇上覆載如天地照臨如日月者二十年海內亦翕然何風人人思奮矣乃今日之事則不能不爲 皇上惜之科臣李獻可始以請預教被謫矣鍾羽正等尋以黨救被謫矣選臣葉隆光等又以推用言官削籍矣至於孟養浩之廷杖則又有甚焉者矣夫鍾羽正等職居諫垣以繩愆糾謬爲責者也使所言果不當尚宜優容隆光等職居銓選以振幽拔滯爲責者也使所用果匪人宜蒙顯斥今諸臣所言並社稷至計雖故違明旨罪無所辭然其心忠愛則有可原者何至於重罰也饒伸諸臣並海內正直之士雖曾以言獲罪然當時處分已足盡其辜矣何至於禁錮也今降調不止至於削籍削籍不止至於廷杖一人而罰屢加重一官而盡逐無存臣恐 皇上雷霆霜雪之威無乃太褻而玩乎且 皇上以是爲可以箝制臣下之口而不敢言耶典涉刑罰原非愎

諫之具畏法懼罪必非忠義之夫古之人君有設誹謗之木敢諫之鼓又有賞諫臣 又曰刑不上大夫凡所以作士氣而來忠益也今一人言之而去衆人言之而皆去大臣危疑於上小臣競皇於下則所留者必畏縮與諂佞者安得儆黨之士與 陛下共理哉臣見 陛下之孤立於朝廷也且 陛下以輔臣錫爵爲賢特旨召取專官催促肖形旁求不急於此使錫爵而非正人也不必言矣使錫爵而果正人也則豈肯安然立於是非顛倒之朝刑威濫用之日耶

臣恐　陛下之拒人於千里之外也夫斥鍾羽正等而懷忠者沮矣退饒伸等而敢言者却矣罪葉隆光等而秉公者懼矣消忠良之氣重拒諫之非未有如此舉者臣知今日言之必與同罪無濟於事但一念孤忠不勝耿耿輙冐死瀆奏儻　陛下悟旣往之非下罪巳之詔貸諸臣之罪復還原職昭示羣臣使知冊立之期巳定毋得更滋煩言則天下仰　陛下之仁如天地之晦而再明如日月之蝕而更復聖德當與堯舜比隆而治與唐虞爭烈矣

不忍見聖主舉動任情敬剖愚衷以干天聽疏

賈名儒 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年四月

近該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等忠犯九重之怒奉旨切責矜猶薄示降罰諸臣相繼疏救愈激　陛下風雷之威下朝而斥逐者十一人羣心惶懼光景慘悽九列大臣欲救不敢欲正不能聚而咨嗟太息計無所出當此泰開物亨之時萬國展覲之日乃有此番舉動傳之四方書之史冊　皇上之盛德國家之大體不無少損蒙譴諸臣業有成命臣不敢望今日卽

召還原職惟是言官可逐而其說終不可不行天下之口可箝而豫之道必不可不講也一時人心如沸臣民之跡遠無知者類多浮議轉相驚疑輔臣主家屏以誠不能以動主道不足以格心無顏復出杜門引辭則六科印務俱當委人署掌聖朝氣象豈宜若此音　太祖高皇帝怒朝臣上疏萬餘言者欲加之罪羣臣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朝廷耳烏可深罪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不能勸乃

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此 太祖之盛德明訓培社稷萬年之命脈 皇上當陟降紹述者也今二十四日事臣非敢謂言者不當得罪恐臣下自此以 皇上罪言者將逐以言為諱國家從此壞矣伏乞 陛下含垢納汙朝怒夕霽大寒之後繼以陽春沛發明詔曉示中外知 聖意之無他震怒之有因必不以天下為戲而終禁錮諸臣亟諭輔臣入閣贊政以彰君臣泰交之美勿使天下後世謂 陛下猜疑大臣不敬股肱宗社無疆之休端在是矣此在 聖心一轉移之間臣冒瀆 天威無任殞越之至

俯陳部臣獲罪之由以慰聖心以弘聖度疏

許弘綱 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十月

昨該吏部以兵科都給事中請用逐臣張棟上干聖怒罰治堂官降用司屬雷霆之威懾臣等方悚息而承之比經閣臣揭救免降雜職止調外任日月之開霽臣等又踴躍而頌之蓋兩日之內一慘一舒毋固毋我 皇上之從諫業已速於轉圜馭下之深仁亦既弘於解網矣顧伏讀御批新旨則借言推用雖惓惓慰諭閣臣而抗旨市恩復諄諄致責於該部是 聖心之觸忤猶未渙然冰釋也臣等職司耳目誼重腹心敢結舌清朝而無一言以寬君父之怒哉蓋使部臣之擬推張棟而果出於私庇也抑以前之獲罪為非宜而今之起用為難緩也則事屬抗違罪干不赦臣等方將頌言糾之而又何說焉乃其一念愚蒙亦間有可憫者蓋自今年春秋以來六科之缺人久矣都給事中為一科之長往例多擇深資兵科值多事之時幹濟尤須歷練始以諸臣之新進也故不得不謀及於調科繼以調科之滋議也又不得不謀及

於起廢蓋至起廢而於見任諸臣之體面不免以年
資之故稍仰矣起一人而抑衆人使該部善爲思悉
地其肯爲之乎臣等固知其非得已也若向來明旨
皇上第因物以付物何嘗一置成心故張棟等之獲
罪奉旨不許推用矣及輔臣以交泰請用則奉　旨
着實行六月中該部疏擬推奉旨以朦朧推用罰俸
矣及廷臣以星變請用則奉旨依議行是不用者明
旨也不用而若欲用者亦明旨也部臣見兩次之嚴
旨方悚息而不敢推誦兩次之溫綸又祗承而不敢
棄躊躇仰體不得已而特爲一疏請自上裁若曰是
固不敢朦朧也　皇上而果從近日之溫旨則發而
允行也唯命抑從前日之嚴旨則留而不下也亦唯
命其情如是而已矣故由前而言謂之抗旨抗旨不
可宥也由後而言謂之奉旨奉旨猶可原也至於朝
廷爵祿　皇上實主之威曰天威命曰天命譬之以
物與人吏部特其傳授者耳卽使張棟而誤蒙擢用
特恩自出朝廷感激自歸　皇上該部孰從而市之
況　皇上之聰明睿智同符　皇祖昭代之紀綱法

度日見修明惟羣臣綿力薄才不盡如先臣之敏然
盤圓水圓盂方水方謂其夙夜匪懈之心敢自後於
先臣之事　皇祖萬萬無是理矣昔宋臣趙普常有
所薦拔宋帝不用普明日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復
奏之宋帝怒而裂其牘普明日復綴奏牘以進乃卒
用之狄仁傑之在唐也引拔甚衆或謂之曰桃李盡
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夫據迹而言
則趙普之瀆奏不休疑於抗旨仁傑之滿門桃李疑
於市恩然而美著當年聲流後代何也故迹有相悖
而實相成者明君聖主所爲熟察而優容也羣臣遭
際　皇上千載一時亦欲修趙普之故事希仁傑之
芳踪使朝廷有蒐羅巖穴之明天子有不僭賞從諫
如流之美寧爾喋喋至屢拂聖意而不辭其心亦良
苦矣今以一人而罪一部以一事而空一司緣未招
之俊又棄在列之英賢獻璞實難投珠不易臣等竊
共惜之且臣等待罪掖垣亦稍聞先朝故事矣方
皇祖之在御也時有不測之罪亦時有不測之恩人
雖獲罪忽而召復原官事已施行忽而收回成命惟

臣下有所不及窺故後世以為不可及未嘗專用督
責惟言而莫之違也　皇上於罪廢諸臣或召自田
間或起之謫籍宛然　皇祖家法矣今當盛怒之時
已寬雜職之降況值震威之後何難成命之更哉臣
等非敢為二三郎署苦求破甑之完獨念天威一動
中外震驚聖心一疑間隔日甚近啓銓臣首鼠之風
遠塞諸賢登進之路將使天下後世不識　皇上所
以重詔旨肅臣工之權而以為元首股肱尚乏都俞
之盛也則責難陳善臣等叨司言路者詎容默默而
已哉為此不避斧鉞冒昧叩閽伏乞法　皇祖之神
明允閣臣之祈請畧諸臣狂悖之迹原諸臣愚戇之
心容其照舊供職重加罰治示懲則鴻恩天壤並流
而至德古今希遘矣臣等干冒宸嚴不勝隕越戰慄
之至

輔臣受謗有自小臣論列無他乞恩宥小臣安
輔臣以收人心疏

葉繼美　刑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

臣待罪刑垣未及一月頃見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
主事孫繼有吏部主事安希范三臣相繼疏中詆及
輔臣王錫爵大都謂高攀龍楊應宿等事處置欠平
人心不憤故有此疏及見輔臣辯救三疏與　皇上
前後明旨捧玩再三竊不勝感激而歎曰　皇上之
英明獨斷事事裁決如此此輔臣之焦心勞思言申
救如此然則高攀龍等之處分　皇上何嘗假借於
輔臣而輔臣不得顧使乎　皇上也甚明彼三臣者
越在千里之外不得其實徒以道聽之言見影生疑
輙累牘而誣連章而上致干　聖怒悉加降黜此三
臣之罪也夫復何辭顧臣反覆思之輔臣之所以來
茲多口者豈曰無因而三臣之所以謬為一說者原
無他故惟在　皇上優而容之則所以安輔臣而息
羣囂者在此一舉也故敢披瀝為　皇上陳焉夫輔
臣之不能自解於天下者何緣輔臣何負天下之望

我 皇上起之於田間復召之於既去溫諭屢降催
請專官即肖形旁求之意不是過矣天下人莫不喁
喁然望之曰錫爵之此來也上之必能感格君心爲
補綴奏牘之力量下之必能扶引善類有拔茅連茹
之休風名世事業可拭目而待乃年來不再見 皇
上之面及孫鑨李世達等相繼罷去而近於高攀龍
楊應宿等進過失平夫不能面君豈能格君不能容
善豈能扶善天下人不諒錫爵之心而據錫爵之跡
即在廷諸臣尚不能無疑者而況三臣在千里之外

者乎疑則生謗謗則交口蓋人情必至而事勢固然
矣則三臣何惟焉臣以爲止沸莫如去薪惡影莫如
卻步今在輔臣不必咎言之失偏惟於 聖諭所謂
休休雅量者一自勉焉久之自可以孚於天下蓋忠
信篤敬可行蠻貊何難於門下士與在廷之臣況有
過而知君子所幸聞過而喜百世可師此三臣者乃
爲錫爵之益友也不足爲錫爵損臣何容置喙獨念
錫爵之去留其眷注在聖心其公論在天下 皇上
不可不固其眷注尤不可不採其公論伏覩御批云

卿公忠正直朕所篤信又云卿忠誠佐理公直請政
朕切倚毗夫 皇上既以錫爵爲可信可倚則 皇
上有違錫爵可得而弼錫爵有言 皇上不可不從
今奈何於申救諸臣之疏不盡見信而輕處高攀龍
等票擬一筆塗盡也在 皇上自謂獨見之不可違
在天下則謂輔臣之不能救在天下以不能救責輔
臣輔臣其何辭於天下且 明旨又云譚一召孫繼
有以卿面從輕處了夫大臣啓心沃心非徒以面也
皇上與其看錫爵之面而輕言者之罪孰若從錫爵

之心而無違言者之意乎故願 皇上無以面貌留
輔臣也 明旨又云親旨誣票擬萬幾是誰裁決夫
人君一日二日萬幾斷貴獨乎然成王之告君陳曰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可見斷於已之獨者必
先合乎天下之同今 皇上九閽時閉朝講不親安
所得聞天下之公論面採之所恃輔臣啓之密勿面
猶然不盡相從則裁決之間焉保其無自用乎故願
皇上無以自用留輔臣也且 皇上之欲留輔臣爲
天下社稷計也今不能使之從容論道以爲天下社

稷徙使之横被人言而日爲辨是乎非乎是誰執其咎
乎臣謂今日欲留輔臣須先使輔臣安欲安輔臣請
自有三臣始何也致諫之士原不戀於一官而降斥
之威從不可以止諫故有三臣則言者自息輔臣之
心可安不然言者益衆輔臣之心益不安不安其心
又何能以聲音笑貌留之哉方今中原告饑東倭叵
測所賴運籌贊襄誠非淺鮮 皇上奈何以小臣之
言不一寬宥而竟使大臣不得安其位而壞國家之
大事也故臣請宥三臣非爲三臣惜也爲輔臣惜爲

皇上天下惜也伏惟 聖明採納焉

祈有忠直諫臣以光聖德疏

盧大中 南京户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

竊惟言路關國家之命脉故有國者通之則治塞之
則亂自古治亂靡一不越此道而願治之君所當永
鑒者也臣等待罪留垣近接邸報見御史冀體以指
摘輔臣趙志皐特賜罷斥南京户科給事中任彦蘖
以申救銓曹爲生虞等特賜降級時聖心震怒遐邇
驚愕臣等 過之不服而何服於置喙乎第以
皇上之念 天有時而爲轟雷迅電亦必有時而

爲和風甘雨何嘗一於怒哉今冀體任彦蘖之言是
與非臣等不敢復言 皇上明見萬里臣等亦不必
復言惟以我國家之設臺省也朝政有得失彼皆得
而敷陳之羣臣有邪辟彼皆得而糾彈之其爲職甚
專而中外之責成者則甚備也今冀體任彦蘖固臺
省臣也指摘輔臣申救銓曹亦臺省事也顧其言或
得於風聞或得於目覩雖其中不無過激然其心匪
思盡職掌之心效忠 陛下之心也 陛下但當取
其忠赤之心而不當較其戇直之罪如用藥者不責

其苦我之口而惟取其利我之病耳若責以誣詆責以黨救使不言者守官而敢言者蒙譴豈 陛下擇人而任之初心哉矧龔體歷任三縣在在有聲任彦藥少年老成學博而慮遠今或半載西臺或三月南省卒之一鳴斥去竊恐賢良方正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忠諫路絶緘默成風政事之闕失不聞朝士之邪正莫辨 陛下亦誰與共理耶古之帝王置鼓設木從諫如流豈必臣下之言皆足以投其意哉要亦導之使言爲爾導之使言猶恐不言況又從而

罪之乎方今災沴迭見財用匱乏內有饑饉之民外多羽檄之寇識者方以忠言讜論不聞爲治世憂適銓臣屢逐臺省幾空而 陛下復罪言者不少假貸必欲使人人緘口結舌而後爲快清夜思及寧不爲之寒心哉邇覩兩次 聖諭其曰朕前足廷臣爭講東倭封貢事宜自奉旨停罷後如何再無人言及斯豈非不用諫之明效大驗耶其曰凡諸所條議內職當所司有責任的姑待東倭事完之日開寫具奏定奪斯豈非以言官之言職掌攸係罪尚可宥耶倘

皇上守此之心擴此之量於龔體任彦藥收回成命或召還原職或量加罰治庶不測之威若雷霆而妄言者屏息不測之恩若雨露而當言者思奮將聖德益光聖治亦隆矣

乞有諫臣以開言路疏

李文熙 南京山東道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

頃閱邸報該福建道御史董體爲論輔臣趙志皐奉
旨同詰蒙賜降調旋以臺司伸救斥爲編民又該南
京戶科給事中任彥櫱爲救文選司郎中馮生虞奉
聖旨任彥櫱降一級馮生虞等降罰有差臣等聞之
不勝駭愕夫二臣感時觸事抗疏冒瀆未能仰契宸
衷且意涉急遽詞失婉曲大干聖怒薄譴示懲固其
自取更復何辭臣等濫厠留臺不能默默者誠有見

於朝廷之言路關係治道匪細耳恭惟我 祖宗設
官分職兩京並置六科十三道寄以耳目之責凡時
政得失百官邪正皆得盡言無諱所以廣聰明而防
壅蔽也使依阿唯諾國家何賴焉今董體任彥櫱俱
有獻替之司因事納忠本其職分非出位妄言者比
言有可採固俯賜俞允詞或逆耳當曲爲包容且體
以大義而責備乎志皐明臣道也生虞因推賢被譴
而彥櫱救之實愛惜人才之忱耳要之皆爲社稷計
也非爲身家計也若曰假此以市恩結黨臣等知其

必不敢也昔人謂主聖則臣直又謂君仁則臣直朝
有諍臣而 皇上之仁聖益彰乃不諒其蹇諤之忠
而責以憤激之罪白簡甫陳謫譴隨加 皇上設立
臺諫之意謂何培植賢才之意謂何而遂一鳴輙斥
耶由是天下之人見二臣以言獲罪也必將曰清明
之朝且諱言如此聖明之王且拒諫如此二臣無負
於朝廷而顧不能容如此其爲盛德之累多矣古之
諫官言及乘輿、、子改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故聖
帝明王稽衆舍己未嘗罪一言者所以養天下敢言

之氣而折奸邪之萌也今悃悃款款者立見斥逐此
風一長自非仗節慷慨之臣幾何不爲利害所怵天
下中才最多鑒二臣之覆轍將以言爲戒緘口結舌
甘效寒蟬豈敢明目張膽批鱗折檻以身試不測之
威而買其罪耶異日脫有大姦巨蠹 陛下深居九
重何由而知之直諒骨鯁之士遠憸夫壬人乘隙而
進讒議不聞而國是日非將來壅蔽之患有不可勝
言者此豈人主之利社稷之福哉臣等非止爲二臣
惜也爲言官惜也非止爲言官惜也爲國家大體惜

也伏乞　皇上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念育才之甚難思建言之不易收回成命將莫體任彥㮚照舊供職併馮生虞令復原職仍願自今以往不復以言罪諫官庶幾開天下忠義之門豈惟體等感恩圖報內外大小臣工靡不思罄涓埃　皇上德業之盛名譽之美眞可以增光　祖宗臣休帝皇而億萬年無疆之慶端在茲矣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聖主霆威臣測言官語默兩難懇乞明示上意所嚮以便欽承疏

林熙春 工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四年正月

臣等待罪瑣闥媿無表見日者　皇上斥去兩京科道至三十有四人臣等過蒙優容存留供職卽損頂踵豈足以報　陛下惟是官以言設職以言盡而諸臣旣以不言斥矣臣等顧影增慚氷兢益負日求所以拾遺補缺責難陳善以不負　聖明廣厲言官至意而誠意未孚天威正赫扣閽尙有待也頃者河南

道御史馬經綸慷慨陳言忠誠報國臣等私竊自慰謂　皇上誠罪諸臣以不言矣幸有敢言如經綸者計轉圜止輦或旦夕可望乎適吏部接出　聖諭經綸徑從降調聖意深遠未易窺測其果以言罪抑仍以不言罪臣等未之解也臣等象上之指若水之在盂方員易嚮其當以言爲戒抑以不言爲戒臣等未之解也且同一言官也前所處者旣以不言被謫今馬經綸又以敢言獲罪旬日之內詔旨數更一人之身進退維谷受諫則如轉石發號則如反汗此又臣

等所未解也夫經綸之敢言與前勾去諸臣之不言無兩非之理也 陛下斥不言者反茹納所爲敢言者則諸臣將飮炭吞办訟緘默之愆 陛下逐敢言者又棄置所爲不言者則諸臣且措口揚眉收藂直之譽第諍臣得以收譽則人主不能辭愆臣竊謂陛下之計左也昔唐太宗謂侍臣曰朕毎閒居靜坐則內自省所以毎有諫者縱不合於心亦不以爲忤又曾問魏徵曰比來朝臣不論事何也徵曰陛下虛心採納必有言者今 陛下英明神聖固薄唐太宗而不爲者倘果以不言者爲溺職則臣等不難爲諍臣杰士進危明憂盛之苦辭果以敢言者爲忤旨則臣等不難爲諧臣媚子效希旨望風之故智顧諛佞取寵則禍歸於人主而利歸於人臣披鱗折檻則禍歸於人臣而利歸於人主兩者相去天壤懸隔臣等功名富貴之念非與人殊生死榮辱之念非與人殊然寧爲此不爲彼者毋亦 二祖 列宗昭監之靈在上二百餘年養士之恩在下淸議在前信史在後不負 陛下且不忍負此生耳有如人諾人趨旅進旅退倏而京堂倏而開府又倏而八座長安道上揚揚豈非一生之得計哉忠於謀國則拙於謀身在聖明一加察耳臣等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優容言官疏

馬經綸 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四年正月

頃者屢奉嚴旨降逐南北科道諸臣臣幸蒙恩罰俸供職夫臣何以供職哉臣御史也御史故爲諫臣又爲諍臣今日乃臣諫諍之日正臣供職之日矣臣竊惟 皇上數年以來深居靜攝上下情隔中外俱抱隱憂然而奸邪不至柄用國事不至敗壞社稷靈長海內晏然豈獨 皇上威靈能坐制之哉所賴祖宗二百餘年之涪植士風最正清議最重科道諸臣每

每能明目張膽爲國家辨邪正指斥奸雄雖廟堂處分未必盡從輿論而搢紳公議頗足維持世風此高廟神靈實鑒佑之豈非臺省耳目之用大哉 皇上何爲一旦自塗其耳目耶初除斥吳文梓等已降調夏之臣等又降耿隨龍等旬日之閒共謫言官三十有四人矣夫以兵部考察之故而處兵科在 皇上方執諫勵羣臣之道以責後效臣何敢曲爲之解但因而夏及於別科給事中及各道御史其爲聖明之累良非淺鮮且吏部未上職名疏前奉有明旨降

謫兩京科道掌印官其餘俱止罰俸業已極駭物論大損國體矣及職名疏上而所批更有可駭者均一給事也而有罰有降其降也不獨以掌印之故也均一御史也而有罰有降其降也不獨以掌道之故也均一巡按也出差則地遠出都則時遠而於其中亦有所謫降亦不以曩者掌道之故也一筆之勾是何與前旨自不相信如此哉又奉有勾降之命不註勾降之數按牘而索知纍纍然二十有三人毋乃太甚乎去者不明署其應得之罪適以成其名留者不明

署其姑恕之由徒以增其媿如此舉動雖 聖意淵微未易窺測而道路傳聞嘖有煩言頃以大臣疏救而靳焉僩籍滿朝臣工愕怖欷戲咸謂 皇上今日以泥沙視賢才以草芥待臺省辱國傷重莫此爲甚此萬曆二十三年以來第一大虧損也且邇來乃邪正消長之機大小往來之會言官毋切隼獲動遭沙射今也天威震疊日甚一日南北科道幾處無人奸雄傾善之計大行相率彈冠而覛享豪傑敢言之氣盡阻相對垂首而灰心從此清議不聞於上邪謀得

肆於下社稷受禍寧有底極念之可爲痛心矣　皇上年來厭薄言官動輒罪以脂擾今忽變而以箝口無言罪之夫以無言罪言官何辭臣竊觀　皇上所爲無言者猶淺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之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臣請爲　皇上列其狀　皇上之不郊天者有年曾不能排闥牽裾諍如故典是㴞皇上之不敬天者臣等言官罪一　皇上之不享祖者有年曾不能排闥牽裾諍如故典是㴞　皇上之不敬祖者臣等言官罪二　皇上輟朝不御亭講不

舉言官第言之耳而竟不能強得之是㴞我　皇上不能如　祖宗朝之勤政矣罪三　皇上任賢不篤去邪不決言官第言之耳而竟不能強得之是㴞我皇上不能如　祖宗朝之用人矣罪四　皇上好貨有癖而御下少恩肘腋之間叢怨蓄變言官共慮之而卒不能批鱗諫止是㴞我　皇上甘棄萬曆美政而不之克終矣罪五言官負此大罪人人俱知慙愧皇上肯奮然勵精而以五罪罪言官之不言豈不當哉奈何所爲箝口無言者不於此而於彼也以此知

皇上實惡切直而故假緘默以加之罪耳日者四輔九卿有以密揭救有以公疏救有以特章救牘凡八上矣豈區區爲此數十輩言官而樹之德亦惟是老成惜才爲　皇上計安社稷也乃讜言時徹於九重淸聽徒高於萬里不惟不肯還職而且落職爲民夫諸臣原出草莽今歸草莽亦復何憾獨念朝廷之過舉不可執而大臣之忠懇不可拂　皇上不聽閣疏之懇救也改降級而爲雜職則四輔何顏是自離其腹心也　皇上不聽部疏之懇救也改雜職而爲罷

職則九卿何顏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體元首雖明亦腹心以宰之股肱以運之耳目以聞且見之乃今自塞其耳自障其目自離其腹心自戕其股肱皇上將誰與共理天下　天下事又誰爲　皇上宰之運之聞之見之哉　皇上試一加思自有惕然大不安於心者矣臣又惟　皇上聰明天縱今日之事豈漫不加思而率意爲之或者假雷霆震動之威以施顚倒不測之術愚臣謂一人聖神駕馭自妙今而後無論事體關係何如將言出而下莫之違行出而

下莫之阻矣不知人可以理服難以威刼可以誠動
難以術愚倘　皇上過用其心至此豈社稷蒼生之
福哉夫人君受命於天與人臣受命於君其理一也
今言官本無大罪　皇上一旦震怒坐以失職降則
降逐則逐無一敢抗命者似此大夫人心便是上拂
天意萬一上天震怒以　皇上之不郊不禘不朝不
講不惜才不賤貨而失人君之職而赫然降以異常
災異不但如近日北旱南澇之消條加以異常禍變
不但如近年西哱東倭之擾攘其所以示警我　皇

上而使之震悚不自寧者亦猶我　皇上今日之示
警諸臣也　皇上自度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
君不能抗天此理甚明　皇上獨不知自爲社稷計
乎伏乞聖明詳思審處將降逐南北科道諸臣俯從
閣部疏請通令還職分別罰治或降俸級管事令其
攄忠以補一切衮闕庶幾君德不損清議不淆大臣
各安其職而奸邪歛跡釁孽銷萌社稷綿綿永承天
休矣

叢議已決忠直當言乞寬容以光言路疏

李雲鵠南京四川道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八月

臣惟國家之治亂係言官之通塞此自古英君誼辟
未始不雅重之凡所以作其敢言之氣而寬其狂直
之罰者靡不周至豈區區爲一言官哉其爲國家慮
至深遠也臣邇因母病驚懼成疾前已具疏陳情正
在杜門候旨忽接邸報見首輔沈一貫　皇上准給
假去矣南科臣陳嘉訓之論列一貫者伏蒙旨降三
級調外任矣臣伏枕莊誦綸音其放首輔也臣竊頌

皇上日月之明其處嘉訓也臣竊凜　皇上雷霆之
威復何敢喙惟是此一舉也所關於國家者甚大臣
又安敢無說而處於此頃自一貫請告以來久留不
決道路喧傳煩言嘖嘖以啓一時臺省諸臣露章糾
劾誠有不約而同者蓋嘉訓祇知抒其忠而盡其職
不知　皇上之於輔臣尚欲存其體而畧其私此嘉
訓之戇直致於上干天威耳乃其心則無他也矧
皇上以南科處嘉訓非欲其言乎今言矣若旣以諫
行蒙恩又復以諫行蒙罰無論不測恩威嘉訓莫知

所措恐後來諸臣將無所據以效忠也固知俯從寬
政實所以爲言路計矣況正直之氣作之難而阻之
易常人之情附之易而抗之難自非眞心爲國付功
名利害於度外者不能自非人主加意容直豈能得
之願指氣使之輩故嘉訓今日之直實　皇上培植
之而尤願　皇上寬假之以爲臺省諸臣倡也不然
言官以言去官以閣臣去官結兩年未了之局清政
本久淆之地嘉訓卽去亦榮第恐言官以嘉訓爲戒
則噤口卷舌之風滋明目張膽之氣少倘有大奸巨

惡足爲國蠹者誰肯爲　皇上極言之故處一嘉訓
曾何補於首輔而寬一嘉訓實有利於國家臣願
皇上熟計之矣且邇來臺省落落南省僅兩人耳今
又去其一一切省務得無叢脞乎是謂衙門計嘉訓
之留亦有不容已者且一貫居恒自誓原不欲傷言
者一毫豈以去國之日遂易其始願耶則少寬嘉訓
亦所以爲一貫計也然臣因是而尤有懇焉言路閣
臣並重也臣於言路旣望　皇上亟於留賢臣於閣
臣尤望　皇上亟於論相今閣臣去而論相此其時

矣詩云秉心宣猷愼考其相蓋愼之也今海宇多事
救時之相最急則東閣之選必素負東山之望者而
後可倘一不愼推及匪人將後日議論復生又煩
聖主處分非計之得也更望明勅在廷諸臣務舉清
公直亮之臣以贊襄密勿無得阿私所好致累聖明
是謹始慮終之道故敢因觸事而併陳之伏乞　皇
上念言官之當惜直言之難得寬宥言官准復原職
或加罰俸少示裁抑則嘉訓將益勵感恩圖報之忠
　皇上更增主聖臣直之美豈非熙朝一盛事哉

臣無任懇切祝望之至

懇乞聖明宥直言納忠讜以作士氣疏

宋燾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九月

臣巡歷一周臥病數月九月十四日病勢危篤封印封批輿疾境上圖掛冠長往業已渡江偶接報帖改差淮揚臣扶掖強起望闕叩頭流血乃知夙昔稟擬嚴旨雖足以威箝衆口攝束人心 皇上天覆地載之恩兼容燭照實無成心也臣遂移住江浦且力疾査造復命冊揭續於十八日接邸報江西叅政姜士昌一疏爲國是人才關係世道欲别賢奸以開治平

奉 聖旨姜士昌這廝出位逞臆沽譽要名妄言朝政排誣大臣便着該部院叅看來說臣跪讀甫竟不勝驚懼臣思言官以進諫爲職遇事敢言此非難事惟身不列言責之司而慷慨建議明天下萬世之是非自非忠貞天植實心爲社稷者孰敢不避危險披肝瀝膽於君父之前也 皇上付公議於部院正愛惜人才之盛意部院諸臣必有仰體 皇上至仁明士昌之忠恕士昌之愚以彰 聖天子霽威受言之風眞太平盛事也況舊輔臣邪正之分不特士昌一人知之天下人皆知之不特士昌一人能言之天下人皆能言之沈一貫招權納賄植黨悞國未去之時諸臣言之以詳而過則歸君至今追論之未已者蓋因留錢夢皐之事未明故也夢皐考察明係輔臣具揭保留既被人言自當俛首認罪謂一時不明有壞皇上京察之大典雖事已錯悞必有諒其心者而乃悖悖然自脉血氣橫誣主上自 皇上毎有格外之舉動臣等先受無端之疑一切佯推乾淨若不知然者則蓋世瞞天欺君罔上之罪不可赦矣誠令其自

思有端無端格內格外誰實尸之乃轉換支吾歸過於君父乎此皆其往日之罪惡既已去矣人言已息而追論之未已者又有故也自古權臣能蔽賢於在位之時不能蔽賢於既去之後獨一貫之去雖去而實未去其精神脉脉相通心心相印其所欲得而培植者根蒂愈固其所欲得而禁錮者閉抑愈堅遺計通神凡舊日相與觸忤之人一槩俱不起用而素相依附者舉足皆適意之鄉如禮部侍郎李廷機因冡雲翰等例一疏偶刺及一貫之鷹犬廷機迎合其意

將雲翰排斥而去憤鬱以死殺人媚人忍心害理及杖卜之日科道官上言德政交疏保舉投之以木桃報之以瓊琚天下皆知之而天下不敢言者非畏廷機也畏其心腹牙爪之威布滿通衢前輩提携之勢愚籠宇宙一呼百諾天下嚮應飛鷹走狗代爲搏擊人心附勢萬流朝宗恫喝恐嚇山搖嶽震誰敢與之爲抗衡也今天下正直之難容久矣封疆名臣有九年積勞而不得一遷銜門大賢有舉世仰慕而不獲一用建言諸臣直欲錮之於終身即史館之英秉道

不阿者疎之遠之直令占定南方之缺甚且乘人之未至而先爲剪其所忌一言不合輙來無限之毒噬矣正直之氣培之猶恐其不振若夫抑摧禁制一鳴輙斥倘有大奸大惡伐異黨同竊弄威福誰敢復起而發其奸哉自古及今權臣得肆莫不假藉主威俯憑部院以獨行其意陰致毒害而已若無與焉者然老秦之筆難掩中外之耳目履霜堅氷漸不可長卒之創籍辱名喪身遺臭自悔已晚臣恐執政之臣即自爲計亦不可不慎於擇術也臣春間疏入之後觸犯當路自分當死數月以來 皇上不以臣愚不肖而俯准改差之請臣豈敢惜死畏禍不以報 陛下高厚之恩謹冒死陳言伏乞 聖明洞察垂念國是人才關係世道錄遺佚別賢奸恕士昌之戇用士昌之言昭忠讜之風作敢言之氣令是非大明弓旌載道以彰太平之盛舉眞社稷之福天地之量也臣愚不避斧鉞觸當道之豺狼願與先臣楊繼盛同遊於地下雖碎首粉身亦當瞑目矣臣不勝激切悚息待命之至

言官盡言職掌攸繫懇乞聖明矜宥直臣以重言路疏

金士衡 南京工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

近接邸報見御史宋燾救姜士昌一疏欽奉明旨將宋燾降級調外并姜士昌重加降謫莊誦嚴綸不勝恐懼　臣竊惟國家張官置吏各有所司而臺省之職在進言故明目張膽發奸摘伏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則盡職而爲忠臣緘口卷舌養交植黨恐於負國不忍於負友則溺職而爲邪臣盡職者宜褒溺職者宜

斥不然而軒輊倒置何以昭示勸懲而風勵天下燾感時觸事抗疏披陳即其辭不無過激乎然而志切効忠不避危險主聖臣直盛美益彰有臣如此謂宜優容奬與以作敢言之氣可也柰何白簡方陳譴謫隨之語曰虎豹在山藜藿不採故從有汲黯而淮南寢謀藎臣諠士所關係人國甚重安可忽焉且夫人臣爲身謀者必不肯舍其身爲官謀者必不肯輕其官惟不爲身謀不爲官謀而悃悃款款自靖自獻乃稱難爾方燾之慷慨建議也盟於幽獨而矢於天日其心惟知有朝廷知有臣節知有一點赤誠可以稱塞報効即死生利害咸置度外世安有輕死生忘利害而肯爲人賄囑黨救焉者此理所必無義不敢出而聖明所當俯鑒者也有如忠而見疑一鳴輒斥人且鑒於覆轍甘效寒蟬異日者即有大奸巨慝亦且逡巡畏縮而莫敢糾發是豈國家之福哉曩者士昌有言既以出位罪之燾固言官也乃亦以言被譴是無言責者既不當言有言責者又不得言然則明諍顯諫將屬之誰耶且　皇上之處燾也得非謂其語

侵宰執姑抑之以全大臣之體乎顧所謂大臣者務休容不務較計倘以一言異己而令耳目之臣遠蒙貶謫竊意輔臣之心必不安　皇上欲安輔臣莫若宥燾以存公論於天下後世可矣嗟嗟中才易動節難自　祖宗培養　皇上涵育以來至深極厚乃得謇謇諤諤之士犯顏敢諫以報明主世道所藉迴瀾砥柱者非渺一旦屑越而輕棄之豈不可惜況沉淪者未復鯁直者先擢人才幾何能經此折磨可爲痛哭流涕也已　皇上自爲社稷計亦安可不深思而

預計耶伏祈　聖明留神省察采納霧霽雷霆之
威擴天地之度將宋熹復還原職或量行罰俸以示
創懲姜士昌併從寬貸免其重降不特二臣感激圖
報益矢初心卽大小臣工靡不踴躍歡欣爭思奮勵
以仰答高厚之恩矣臣不勝悚慄待命之至

起廢類

起廢類

乞錄用建言諸臣以昭聖德疏

孫繼先南京四川道御史　萬曆十年十二月

臣惟自古英君誼辟欲建久安長治之功必重直言敢諫之士非直言關理道事當心意者樂受之即有逆耳之言拂心之論亦必委曲優容而不之罪或不得已而罪之亦必隨加甄錄而未始終于擯棄焉此非有私若人蓋欲鼓天下敢言之氣開天下忠義之門固人主自爲社稷計耳前者伏見已故大學士張居正聞有父喪例應回籍守制荷蒙天語叮嚀留輔國家維時翰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刑部辦事進士鄒元標各建言居正身列大臣宜敦孝行表率羣僚父喪不奔恐犯清議奉旨廷杖有差遣戍爲民夫　皇上英明天縱豈不知諸臣無罪但勉留居正之心甚切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慰安其心故居正可留則雖深罪諸臣有所不恤然以理論之　皇上留居正而斬其去者蓋

恐一時無臣君道也諸臣疏居正而使之去者蓋恐
萬世無父子道也 皇上固未始不諒諸臣諸臣亦
未嘗得罪 皇上臣于斯時方待罪邑令固已深推
皇上之心而痛憐諸臣之忠矣若居正有大臣休休
之度葬父回京必念諸臣忠于為國諫尤忠于為己
諫白諸 皇上宥其罪而還其職如宋文彥博申薦
唐介以成一代盛美乃非惟不加申救且列名于大
察榜文 皇上知之否耶 臣不知諸臣何罪乃欲禁
錮終身若此居正之心亦狠而其手亦毒矣此忠臣

義士扼腕不平良非一日近日以來伏見 皇上聞
言即悟從諫如流納御史李植之言則斥馮保而籍
其家納御史江東之之言則籍徐爵而置之法納御
史楊四知之言則怒居正而追問壞法之事 臣益知
向罪諸臣非 皇上本心也 臣又聞當居正有喪之
日馮保罪惡已彰彰在人耳目保謂不留居正則已
惡必不可掩不深罪言官則已罪終不可逃故假以
勉留元輔之故導 皇上以制伏言官箝天下之口
便一已之私是陷居正有無父之名者馮保也誤

皇上有屏棄言官之跡者亦馮保也保之罪尚可言
哉今幸罪人既得公道昭明 皇上之心益暴白于
天下後世矣乃前項諸臣猶在禁錮之列不霑雨露
之恩 臣知 聖心必有戚然不忍者伏乞 勑下吏
部將吳中行等循資錄用至于以忤觸居正被黜如
南京工科給事中余懋學以不與送喪被黜如河南
道御史趙應元以申救言官被黜如河南道御史傅
應禎南京浙江道御史朱鴻謨陝西道御史孟一脉
以叅劾居正被黜如戶部員外王用汲等一體准復

原職則陽春不遺陰崖而雨澤更霑枯木非惟建言
諸臣感恩圖報天下忠臣義士亦將聞風思奮矣此
正鼓舞人心轉移世道之一大機也 臣愚不知避忌
冒瀆天聽惟 聖明垂察焉

懇乞聖明及時起用賢臣以光聖治疏

孫繼先 南京四川道御史 萬曆十年十二月

臣惟自古聖帝明王欲圖至治臻上理莫不決于去小人急于用君子蓋畢畢小人妨我政治去而不決則雖有君子鳥乎行志昭昭君子利我君民用而不多則正人孤立孰與伏姦此虞舜卽位迸去四凶卽收用元愷故後世嘉有虞之治而稱帝舜之聖者不衰恭惟我皇上秉日月之貞明體乾坤之大德罷斥工部尚書曾省吾等以清部署之奸逐遠司禮監太監馮保等以清左右之惡一時大小臣工莫不歡欣舞蹈舉手加額以爲聖天子英明果斷卽虞帝之去四凶不是過也臣愚又何言哉臣謂小人之伏也無盡奸宄之生也不常欲人人而去之未能也欲事事而發之不廣也故欲制伏小人莫若廣用君子蓋君子衆多則邪不勝正縱有么麽彼自潛消獸奔不敢逞矣故山有猛獸則狐狸藏形國有賢臣則奸邪隱跡此理也亦勢也當此羣奸懾伏之時正世道清明之會起用賢臣實我國家可少緩哉臣訪得原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魏學曾原任戶部左侍郎胡執禮原任禮部右侍郎王錫爵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朱纁原任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張岳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毛綱原任光祿寺卿賈三近原任太常寺卿溫純原任順天府府尹曹科原任浙江道御史朱光宇原任驗封司郎中陳有年原任福建按察司僉事趙參魯以上數臣品格雖殊要皆才德優隆志行高潔持身不二有謇諤大臣之風秉正不阿有蹇蹇匪躬之義或宜于密勿而可以共濟大業或宜于部堂而可以主持國是或宜于封疆而可以康阜蒼生誠海內之正人士林之君子也比因權奸塞路屛跡山林效用未終深爲可惜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魏學曾等及時起用以充任使則邪者知其爲邪正者知其爲正天下之至明也在邪慝則斥而遠之在正人則起而用之天下之至公也將見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皇上垂拱于淸穆而鳳曆永固于磐石矣

建言被廢部臣乞賜起用以昭聖德疏

孫維城南京湖廣道御史 萬曆十一年正月

臣惟自古帝王之興莫不以容受直言爲務而敢言之臣亦未有禁錮至于終身而不加矜憐者盖言路通則天下治而敢言者不棄斯欲言者不沮此治亂安危之機而萬古之道也臣待罪南臺接見邸報伏覩皇上旣納御史李植等之言而竄逐馮保等奸邪之黨伏聽御史孫繼先之請而起用吳中行等忠直之臣仰見皇上明並日月量同天地不惟能惡而又能愛眞仁人絜矩之極而中外人心罔不翕然稱快矣但御史孫繼先所奏止於考察附名而陛下明旨所及亦止於降罰非罪尚有忠憤言事致忤權奸陷入考察正數人心共徯日望陛下破格起用者在聖恩尤有所當廣也臣敢昧死言之查得萬曆八年五月內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趙世卿一本爲披瀝愚忠謬陳匡時五要以仰裨聖治事本內乞要廣選進之制寬驛遞之禁省大辟之刑緩催科之令振臺諫之氣稱說援引辭甚懇切奉聖旨該衙門知道陛下豈有深罪世卿之心乎但世卿本內所稱放還傳應禎鄒元標等事大於己故大學士張居正不便故雖陛下容之而居正則甚怒之矣計念世卿不處則後來欲言者終無懲創故曾不數日卽默諭吏部陞世卿爲楚府長史夫王府官僚禁絶遷轉凡陞王府者皆不堪任事者也世卿爲推官有才望擢爲主事則有何不勝任而乃以王官劣處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抑世卿一陞之王府而終其身無復遷轉之路矣然猶王官也南京吏部尚書何寬希圖受知居正順承風旨京官大察遂將世卿定擬不謹閑住夫考察黜退永不叙用凡稱不謹者皆不惜名檢者也世卿居官素稱淸謹則有何不自檢者而乃以不謹重處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錮世卿一置之考察而終其身無復叙用之除矣君門萬里孤忠無訴世卿亦可悲矣若編修吳中行等雖附考察之末猶有起用之例以因言降罰之迹常存也惟世卿陞則王官去則考察陽泯其降罰之迹而陰置之必不得起之例則世卿雖有尺寸之長忠君愛

國之念亦甘心枯朽焉耳將何緣一致　陛下而
陛下亦何緣得知其屈此居正用術之巧而天下人
心之所爲至今切齒也今世卿之疏固在也世卿言
選進之制當廣而　陛下增進學之額矣世卿言大
辟之刑當省而　陛下垂矜疑之仁矣世卿言催科
之令當緩而　陛下布矜恤之惠矣世卿言臺諫之
氣當振而　陛下施起用之恩矣至於寬禁驛遞近
日科臣疏請　陛下亦下公卿議矣是世卿之言未
必謬妄而　陛下于世卿之言亦未嘗不行但以受

居正忌嫉遂使飲恨没齒展布無時故天下從此益
不敢復言傳應禎等諸臣之事矣豈惟不敢言諸臣
之事卽事所當言而非居正所欲聞者多有疑豫退
縮而終不敢喘一息焉誠戒世卿之因言受禍而重
畏居正之陰險難測也幸今　陛下聖明奸狀莫逃
使昔日降罰之臣皆得復見天日獨世卿以考察數
内弗獲録用臣恐箝制之謀未盡破忠直之氣未盡
伸而　陛下日月之明亦尚有遺照也且考察黜退
例不再叙者正以天下公議之所會也今世卿之黜

果公議所在乎不出公議而出私惡則世卿之黜非
朝廷黜之也居正黜之也居正以私黜之而朝廷以
公復之乃所以爲善用考察之權也國家之典豈宜
任居正假之爲妨賢之具而一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哉故臣愚以爲世卿之忠直所當原而考察之例不
必拘也伏乞　皇上勅下吏部查議如世卿果有不
職之狀臣當甘受欺罔之罪卽與世卿同其罷斥如
世卿别無不職止以建言一事不合居正致陷考察
亦當憐其無辜與編修吳中行等一體起用併將何

寬追處以爲考察不公之戒仍勅南北吏部都察院
今後考察百官務要秉公持正無復阿勢蔽賢如寬
其考察去任官員非係建言被屈如世卿者亦勿得
援以爲例庶幾天下忠直之氣獲伸而國家考察之
典亦清矣臣天聞侍讀趙志皐張位皆以欲疏勸居
正終喪致拂其意未幾趙志皐陞廣東副使隨以不
及考察降補解州同知張位陞南京司業隨以浮躁
考察降補徐州同知經筵啓沃之賢任簿書奔走之
役天下皆痛惜之此二臣者雖事體與世卿不同亦

當與世卿同復原職者也如此則　聖恩廣被聖德
光昭不惟世卿等心懷感激益效捐糜而臣工競勸
嚮成至治於無疆者端在於此惟　皇上宥察幸甚

疏鈔　起慶

□世道肅清正臣遺棄乞及時召用以光聖治疏

姜應麟萬曆戶科給事中十三年十二月

臣竊惟世有正臣匪徒篤志好修自潔其身已也特立之休風已足以激揚士類使國家之直氣常伸而養盛之徵猷又足以弘濟時艱使國家之景運常洽所謂在朝廷則朝廷重在方岳則方岳重誠不可一日不在位也伏覩近年省臺諸臣將廢棄人才交章薦舉欽奉命旨次第錄用一時正人登進朝宁改觀風采大振臣有以知　陛下此舉實宗社靈長之慶

也乃其間猶有遺逸未及推用者夫人臣之罪莫大於蔽賢臣知而不以聞臣罪何逭臣得之見聞最眞蓋有四人焉原任行太僕寺卿顏鯨操修粹白而一言一動悉以道義爲準繩造詣淵深而有守有爲直以理學爲經濟若其觀風河洛不庇政府之私人視學湖湘不以鄉賢私銓部之父此固屢起屢蹶之由而始終屹然一節也原任南京大理寺寺丞今養病傅應禎才諝渾成令江南風多遺愛性資耿介擢臺史卓有風裁謫戍六年流離自若起官數月高論[illegible]

堅此則瑰抱清標士林景慕而用之未竟厥施者也原任南京太僕寺寺丞今養病蔡悉天資沖粹問學精純以執法而左遷澹然於宦況世味之外以戀親而歸養猶然有愛君憂國之誠迄今表正鄉邦評者謂江北諸郡無兩胡可不移其孝以為忠也原任湖廣布政司參議李盛春中多蘊藉事有執持居諫職則侃侃正言因關白之不遂而甘心外補任參藩則孜孜宣力忿時論之不合而抗志乞休即其養晦林泉若將為終身計而壯猷未究則無論識與不識又

罔不共惜之矣以上四臣皆世所謂正人君子也其中有經科道共推者有經撫按公舉者奈何薦剡交騰明揚未及臣竊有槩於中夫臣子患不逢時今聖明在上求賢若渴從諫如流眞千載之奇遘而諸臣不使之展采錯事以為邦家之光是萬邦咸寧猶不免遺賢之嘆臣固為諸臣惜時惜其逢明主而不能自効也臣子患不及年臣觀諸臣展布未能一二而廢棄有至十年以上者說者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今河清矣更復何俟臣又為諸臣惜年惜其以幾齒而供丘壑之娛也天下未嘗無才特患不得正人之才而用之其人正矣又患不得其生平之守而信之今諸臣在官可謂能自立矣在田間可謂能自守矣臣伏覩憲綱中所謂山林隱逸懷才抱義之士正此其選而未嘗求之可謂下無其人乎臣又為廟堂惜才也抑臣猶竊有說焉國家令甲凡以大計罷官者終其身不復敘用然此謂大計之至公者言之耳顏鯨之不免於大計當何罪焉秖緣在事者以私憾斥鯨恐鯨復用故擠之大計之中此海內所共憤也

臣不暇遠引即如近時洗馬趙用賢等何嘗不以大計除名皇上旋復召用則既已行之矣奈何獨靳於鯨而尚錮忠直之臣於聖世也伏望勅下吏部備查前後章疏再加咨度如果臣言有據輿論僉同即覆議上請將四臣隨才授任庶群賢彙征衆績咸敘而所裨於聖治非淺尠矣

忠良久抑公論已彰乞賜錄用以收眞才疏

顧雲程 雲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三年十二月

臣惟才難之嘆自古記之然有才矣而或遇非其時才者之困阨固宜惟 聖君在上抑陰扶陽君子方道長而野有遺賢此志士之所以扼腕臣之不能已於言也敢畢其愚昔張居正柄國恣睢爲桀刻核爲厲且伐異而黨同一時號爲耿介拔俗者貶竄幾盡天祚社稷居正身殞 陛下加納羣言亟反其苛政錄用其斥逐之人當是之時凡懷一奇抱一得無罪

而爲權奸所魚肉者孰不欲仰見天日即 陛下亦豈不欲忠良之畢收也然用而未竟如吳中行艾穆傳應禎者一以憂歸二以疾歸 陛下已知其人且待時而用之臣不敢贅矣鷹而未起爲當世最屬望者臣舉三人焉原任陝西行太僕寺少卿顏鯨廣東提舉司提舉管志道福建僉事甘雨是已顏鯨以大行爲侍御窗疏伊王罪狀寘之法有直聲第以事忤高拱拱恨之後論朱成國公落職爲典史累遷至湖廣學憲又以事忤張居正居正後恨之故汰鯨所選

貢生卷復降鯨職徐遷至太僕太計時高拱以相國秉銓竟以宿憾罷鯨官夫鯨之高標勁節練才遂養天下所知也令立朝端足以振頹靡而起頑懦頑可棄之勿用乎故臺臣王國等特爲薦揚所當起者一也張居正不奔喪時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艾穆鄒元標等抗疏於廷居正矯旨杖之幾死管志道與沈懋學周弘禴私以大義諷居正令速歸居正恨之志道又疏陳九事語侵閣臣居正又恨之遂出爲廣東僉事志道竊謂僉事係風紀官故按憲綱復條陳一

疏與按臣較禮節謂之不能逢時則可然其論則國紀也乃御史龔懋賢係張居正黨遂希居正指論列之黜爲廣東提舉志道遂乞歸里時蓋萬曆七年八月也 陛下下其疏於史部部臣王國光復希居正指遲半載不爲覆至次年大計以疾去其官夫提舉既未之任安得與考察此理之難通者也且志道之學伊洛之學也其才賈董之才也年甫逾壯不以此時竟其施設而使老於林壑如天生豪傑之意何況所陳九事如選務省試等六 陛下次第用其言矣相

可棄其人也故臺臣毛在等特爲薦揚所當起者三也甘雨才能文章選爲庶吉士平居與鄒元標相友善又以節槩相期許元標廷杖時居正實欲死之甯令兵番及家僕變衣裝伺諸縉紳之陰護者以故縉紳中雖親故輙巽懦不敢前雨奮然忘軀悉力與元標周旋元標之不死甘雨力也居正緣是恨之出爲福建僉事雨度居正不容遂上書固請致其事以歸夫雨由詞苑而臺由臺而外補亦良苦矣年未壯而淪棄於　聖明之朝何也且雨以元標故而去官元

標廢而復起而雨卒於廢卽元標何以自安也故臺臣韓國禎等特爲薦揚所當起者三也然選甘雨於休沐人或易之若顏鯨管志道人雖耳目其賢不無以考察朝廷之公典非臣子可得而私者也然京官五年外官三年考察之期有常而司考察之柄其人賢不肖靡定相賢耶冢宰賢耶則考察一付之僉議而已不與矣苟非其人是考察者不過排擯異已而已驅逐善類而已可據之以爲的乎令說者徒云考察例不可開開則恐覬覦者衆噫此懲噎廢食之見也就事理言考察而公也當恪爲遵守以塞倖進之門考察而私也當亟爲釐正以伸忠直之氣況昔權臣挾私心以壞考察之法令　陛下採公論以清考察之弊昔權臣欺蔽　陛下借考察以毒害忠良今　陛下彰國是以摘發權臣之奸此大聖人之作爲中外所稱服大小臣工所欽承奚爲而不可也且　陛下辟吳中行趙用賢於編戶擢沈思孝艾穆鄒元標於行伍他如魏時亮趙世卿等皆拔之丘園而置之朝廷夫孰非考察中人耶何不推廣其德意而兼收

鯨與志道也　陛下如以臣言不謬乞勅下吏部將顏鯨管志道與甘雨及時而用度材而任則朝廷有得人之慶而　聖治日益光矣且訐吏伊邇一　陛下適錄眞才於考察之中則爲銓部者必憚　陛下威靈必兼至清至公以黜陟天下士必不使邪佞倖竄而忠良受禍所補世道豈淺鮮也臣待罪言責凡賢才當舉不肖當黜者臣皆得而言之故披肝膽僭陳於君父之前惟　聖明省察

摘舉忠直遺賢乞及時起用以風士節疏

饒位 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三年十二月

臣惟聖神御宇則野無遺賢直道奮庸則朝無淫比用舍之際關乎世道士風至不渺也自張居正柄權竄逐正士賴 皇上英斷悉召而還之一時蒐拔岩穴幾虛無人陳列而彈冠者不啻蒸蒸盛矣以 臣所計則猶有起用未竟若南京大理寺寺丞傳應禎有經薦未用若陝西行太僕寺少卿顏鯨廣東提舉司提舉管志道者皆孤忠抗直士也 臣於三臣均之未覯厥容貌然想慕其風節竊心壯之仰之間嘗屈指

聖明在宥賢碩登途至稱遺珠棄璧則三臣其表表焉值茲明時何可令之考槃而遺向隅而悲也請爲陛下陳其槩夫傅應禎忤權杖戍萬死一生大節崢嶸灼人耳目已蒙 陛下拔自行伍還以原秩且叙遷之矣其旋起旋廢不曰以疾告乎顧念應禎邊戍遐荒涂瘴致疾責以奔走承趨若未便焉脫令圖事而揆策何妨宣力而効忠今聞其疾且就愈而猶然棄之使甘鑊投荒之臣反不如全軀苟祿之夫可以悠悠崇顯林壑自老禎誠安之而 陛下制御人羣曷以風勵有位哉 臣 謂此三臣者所當及時超擢以伸直節者也顏鯨之在中臺彈糾不避權貴風裁凛焉持斧中州以不從高拱指授拂其心出而督學楚中以不從居正私囑忤其意且王篆方爲權門始張牙距以其父入鄉賢爲請鯨秉正嚴拒篆又心銜之屢謫屢遷百折不回辛未考察高拱以執政理銓衡居正居中用事篆爲吏部曹郎卒謀以考察罷其官矣今其家徒四壁潛心實踐皭然勢利不滓其心固

篤行大雅君子也令之得時而駕所稱廉頑立懦斷人有焉管志道學足經時志希古道居正不奔父喪諫者伏質吳中行趙用賢杖而編氓矣沈思孝艾穆鄒元標杖而編伍矣志道時陰有所規諷以觸權恨巳而條陳一疏語侵居正卒以基禍考察去官今隨俗習非之士多訾其持論不諧於衆不知其意在匡時欲還 祖宗舊制非泥古不還侈言無當也藉第令其言得試不亦斌斌乎先朝盛事耶奈何并人與言俱廢之也當風會波靡之時而有臣若此獨斷[illegible]

季業之孤標中流之砥柱非耶顧此二臣者均係先年考察之數秉銓者卽議起用輙復難之固謂考察之永不叙用令典也然令典何爲而不可撓哉至公也乃二臣之見斥私而非公也行道之人知之矣陛下試採在廷淸議以爲何如耶此而不爲昭雪將考察之典權奸得以行其私而淸時不得以明其公非所以爲勸懲也故錄二臣則適以昭討典之公而不破例則祇全害正之路此外自匪權門私害出於淸議所棄者則明明國憲孰敢援此以爲例焉查得先任通政魏時亮光祿寺少卿趙世卿皆以忤權考察荷蒙　陛下錄用今顏鯨管志道與二臣事體大畧相同謂宜破格叙用以昭公道者也嗟嗟居正之時何時也排擯忠良沮抑士氣稍不順已輙加摧殘或明挾主權以彰屠戮之威或陰假公道以肆禁錮之術株蔓鉤結密於網羅當時抱忠守正之士被其螫毒波及者猶未可一二數也舉臣所知則如致仕福建按察司僉事基雨者夫非與鄒元標意氣相許哉彼其歷官不滿三祺行年未及彊仕曷爲甘棄名位而顧從休致耶當鄒元標之被杖也雨實抗身周旋不避其難業已重干時嫉矣一時元標知交陰有中傷未幾而出雨於外時事不偶可知也雨由是致仕去斯之避權知幾掛冠若屣亦人所難矣矧其壯志淸才用世方始而終令淪棄臣竊惜之斯一臣者亦當遇缺推用以盡其才者也其他抱才被抑如雨之類有所未及知者當必有舉臣所未舉者矣抑臣於此有深惟焉夫世之汙隆係人才之邪正居正在事憸壬得志正直杜口士風靡也極矣比年以來用

賢逬奸如茅斯拔如距斯脫不庶幾哉化枉爲直之日乎而人心不古世道澌頹大都尚和同而鄙狷介貴取容而賤直節重緘默而諱蹇諤此而不立防以廻其瀾樹標以命之趨竊恐波流茅靡雖有蘭芷化爲蕭艾士習將日非矣故用傳應禎則狥義捐軀之士矯翼而思奮用顏鯨則耿介持正之士秉道而攄忠用管志道則力學追古之士懷奇而振俗而又採用基雨輩使壯年負才之士感激思奮以見於世未必非鼓舞人心之一機也臣又聞之盛飾入朝者不

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大節不可奪也語有之山有猛獸則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則奸宄不生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故論人之品先須觀其節而仗節死義之臣每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誠重之耳彼抗節敢言不幸為權奸所筆擊魚肉者明如傅應禎陰如顏鯨管志道豈少哉臣誠願 陛下加矜而委任之在朝者俾得安意殫忠在告者尤宜及時召用更祈 陛下釋投杼之疑旌折檻之戇廣開眾正之路兼收觸諱之臣俾之同心一德勿相疑軋若水

火鹽梅相濟以成師師濟濟實太平之基也臣於諸臣素非交識何所私比顧惟待罪言路駑怯不法惟是薦賢為國臣之分也心知賢而不舉命之曰蔽舉而有所覬望規避命之曰欺臣不敢也用是披衷冒瀆宸嚴如蒙 聖明俯賜採納勅下吏部酌議施行使天下萬世仰誦聖天子在上賢宰執在下不避嫌怨不計私毀要以容賢有直弼成正大平明之治傾不休哉易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惟 陛下垂神省察焉

直臣曉節已完微臣久廢可憫疏

陳邦科　南京湖廣道御史　萬曆十六年二月

臣惟人臣甘心苦節務為刻意皦皦之行必守之克終而後其品始定人臣羽翼善類務為排眾矯矯之論必所舉之人克終而後其説匪私故舉人者與舉於人者其道相成而失舉則罰得舉則賞其賞罰亦不宜相背也若原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今故海瑞者才雖歉於通方志自許於亢直折檻先朝慷慨就獄開府吳郡任怨勵強操百折而不回行三黜而

愈勵 皇上登進忠良蒐羅遺棄乃起瑞于海濱存躋卿座瑞受命不辭間關赴召任留都以來念念惟節愛是務及以病乞休至再而 皇上重其直節亦勉留至再瑞又受命不辭鞠躬盡瘁病故之日篋笥蕭然薪俸之外更無長物該禮部題請卹典奉 聖旨准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諡欽此是瑞以直節事皇上始終不渝而 皇上以恩禮遇瑞亦始終無替君臣之間可謂兩全天下萬世頌盛美矣獨往年留瑞三進士彭遵古顧允成諸壽賢以出位狂妄

皇上褫職至今尚未收錄臣不能無惜焉夫瑞之硜
硜固泥狹隘而不通大體病則有之至其赤心寔素
之守矢諸天日歿身不移亦出於所性非有要飾而
然也往時言者病矯枉之過當而律以中庸遂不覺
疵詆之太甚三臣懼瑕指之掩瑜而力於救護遂不
覺出位之爲非是其言雖非分心則無他也 皇上
謂少年新進之士輒喜於緩頰而輕於越俎不可爲
訓故暫示削黜俾知懲創將練其才而用之必非欲
終棄之也頃自褫職以來二年於玆矣其摩厲頓挫

疏鈔 起慶 二四

亦已久矣所保留之臣已盖棺論定矣而三臣者猶
然伏跡草莽未沾噓拂數十年窮經致用不獲一日
膺官使而圖報稱其痛心愧悔將若之何而 皇上
亦培養登進之謂何且世俗建言者容有假昌言以
飾垢穎而三臣通籍未幾何宿垢之可飾容有好異
議以博名高而三臣策名未久豈釣譽之爲營容有
附權津以希捷徑而海瑞孤耿寡交非泰山之可倚
三臣冒然嘵嘵不過一時意見所激非有可錮之罪
乞 皇上亮其悃愊宥其狂憒勅下吏部及時錄用

則三臣更過長識感恩圖奮斂其少年之鋒鍔而出
以老成之訏謨充其敢言之意氣而發於君國之要
機未必無涓埃之補也且 皇上聖明汪度因優瑞
之直節而并宥三臣海內臣工亦因 皇上錄用三
臣而爭慕瑞之直節其有裨世道人心尤不淺矣臣
於三臣素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特仰體 皇上不欲
終棄之心爲國家人才惜耳抑臣猶有獻焉三臣之
以言蒙斥也其心固可諒罪固可原矣而大抵進言
者非有他腸也夫人臣爲國建白身之不恤於名何

疏鈔 起慶 二五

愛迂徑求捷何如循途美勝其垢飾之何害臣願
皇上自今聽納惟酌其言之當事機與否不必問其
人更逆其心也即萬萬有一如假建言以飾垢沽名
競捷者 皇上試聽其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優
而容之其官箴在吏議其人品在清評不可逃也何
必罪譴之扼其進而進愈驟損彼名而名益高乎夫
千人之諾諾聽之適意常足以滋壅蔽而蠹清明之
治一夫之矯矯聞之逆耳常足以備箴警而贊明良
之休臣故曰言者皆有可諒之心無可錮之罪也伏

乞　皇上并勑部院備查以言廢棄諸臣一體酌量
召用此又二帝三王之盛節祈天永命之基本也惟
聖明留意焉

懇乞聖明捐舊過錄愚忠以光聖德疏

許弘綱　刑科給事中　萬曆十六年二月

臣待罪該科看詳章奏項該吏部題覆將進士彭遵古顧允成諸壽賢酌量選用奉　聖旨彭遵古等未曾授官遽輕率言事故特處示懲不准選用欽此又該吏部題爲缺官事擬將兩淮運判黃道瞻陞南京戶部浙江司主事奉　聖旨不准陞欽此夫進士三小臣運判一閑局耳其用與否豈遂能爲天下重輕而獨以曩者建言之故啓　聖心觸忤之嫌則聽言用人關係匪細臣竊以言責寧忍默然臣聞世之治也朝廷無不可言之事天下無不可言之人是以善集而不遺事行而不悖故其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其敝也國耻煩言官憂速戾依阿澒涊莫遽盡規故其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上下古今而理亂與衰之由可考已然狂夫之言豈能一一皆當批鱗之下豈能事事兼容所幸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朝而遠之以折其矯激不平之氣暮而收之以畢其忠君愛國

之恍則刻印銷印總無成心雨露雷霆罔非德澤此唐虞三代之成規而 聖祖神宗之家法也 陛下御極於茲十六年矣惟是敬天勤民求賢納諫之美史不勝書而一時鴻公鉅卿起自田間拔於行伍者比比皆是羣臣遭際 聖明自云千載一遇食芹曝背競獻其愚皇恤所爲忌諱故海瑞以直節蒙謗則遵古等三進士抗疏爭之王民祉等兩小民以 聖怒永成則道贍抗疏救之夫四臣職守原非諫官發言盈廷均之出位 陛下一黜之一降之懲輕率而

防濫觴是或一道也然海瑞簡在 聖心廷論翕然左袒遵古等所言要之羽翼乎國是 陛下之理寃察獄不啻三令五申矣一夫向隅滿堂動色道贍待罪刑曹執奏未爲越俎較諸狂悖當自殊科且今之致疑於建言者不曰掩飾則曰速化遵古等釋褐未逾時也寧有宿怨而求蓋道贍固以給事中謫官謫而蒙召用者即默默自全或亦致身通顯何須三黜乃見其高故四臣之言未必無可採四臣之心未必無河源臣願陛下之熟察之也今擯斥三年創懲

已久量移序進部議僉同即乘此動心忍性之餘開其改轍自新之路誰曰不可而 陛下獨恐於終絕之也亦足悲矣大抵天下之事以盛怒臨之則惡而忘美以平心處之則瑕不掩瑜即如海瑞者 陛下之所謂直臣 皇祖之所爲繫囚也此亦足以觀矣且帝王擇言擇其言之是非耳寧問其出於誰何氏之口如以進士不當言也則部屬而建言者 陛下嘗用之矣以部屬不當言也則部屬而建言者 陛下又嘗用之矣要之市駿骨而良馬至揖怒蛙而猛

士來惟諸人得正言而無誅臺諫始危言而不諱耳不然片言忤旨廢錮終身赫赫天威何難結舌欲畢智盡忠而酬上陛下道無繇矣臣非惜此區區四臣惜夫朝廷之舉動有所不可耳伏乞斷自宸衷俯從部議將彭遵古等准其叙用黃道瞻准其陞遷其餘罪廢諸臣併勅該部酌量心術才品一體陞用一以昭聖人無我之度一以作天下敢諫之風臣不勝願望抑臣猶有說焉 陛下之重懲出位惡夫浮薄者之取名也然天下之情譬若止水激之則躍疏之則

平與其壅遏而助之潰孰若周流以殺其勢何者直諫天下之美名也諫臣之抑鬱天下所共憫也故聖怒愈甚則罪譴愈深則起用愈驟是惟無意於取名則已耳如有意於取名也　陛下之天威毋亦以防之之術啓之乎試使　陛下之聽言也不以人廢可者報可不可者報罷含垢納汙無智過焉　陛下之用人也不以言舉有言責者陳詞有官守者試事循名責實無浮慕焉則朝廷原不諱危言誰能借建言以矯飾行險不可以僥倖誰能甘一蹶以圖伸忠讜畢陳浮競自息橫議自消蕩平正直之風俊偉光明之業端不外是惟　陛下加之意而已

恭繹明詔分別起用之旨以候聖斷舉行疏

陳嘉訓 南京吏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

臣於萬曆三十四年正月十三日接到詔書內一款內外文職官有養病致仕及降謫罷閑等項除考察去任及永不叙用外其年力未衰才識可用曾經科道及撫按官舉薦者吏部查奏分別起用詿誤拘逮者釋放爲民爲民者與冠帶閑住冠帶閑住者與致仕欽此一時諸臣舉手加額蓋不啻漢詔之下山東唐諭之及河北矣　皇上獨稟全知挾弘天度旣爲國家惜眞才始而予玦尋議賜環使大小畢盡其用而猶爲國家明公道眞是者進眞非者退不使賢不肖得淆其實雖古堯舜明目達聰何以加焉臣至愚極陋亦知仰承德意歡欣鼓舞旣願奉　皇上錄用諸臣之意力贊其成而又謹體　皇上分別是非之心務辨其實大抵諸臣之廢棄者非一人矣熟察才品累有數端其間固有志存淸獻疏植綱常指事陳辭議關宗社卓然天壤俱存者及奉身而退居勤砥礪不爲建白懈其躬修動成模範能以學問融其氣

飭此人品之最高熙朝之瑚璉束帛之責首所宜加
其次則居官恥於詭隨遇事輒爲慷慨一鳴旣斥三
黜無尤蹙居絕竿牘之私陋巷高汝南之旦雖學問
涵養未可盡知亦可謂士之立節者矣又其次或以
一事之忤而藉列編氓偶因同曹之處而久辭簪笏
無處無譽才有同於括囊不協不惟志愈堅於衡困
此又士之寡過者才品各殊爲善類兼收並舉投劾
必多惟是一等險躁之士懼穢迹之昭著而假論列
以盖其前愆思虛譽之巳收而遂縱恣以踰其行檢

信而不察反淆知人之明引以同升必爲正人之蠹
此則所當甄別而不容以濫舉者臣願　皇上勑下
吏部於降謫罷閑諸臣明開某以何年去官某以何
事詿誤乎昔居官若何近日操行若何必其人品心
術純粹無疵名實聲施洞然宇內者明與天下共推
之列名上請取自　聖裁國家旣有眞才之用諸臣
亦無遺佚之歎遐陬與渫曠然盛典之欣逢天下見
聖天子與雨露同其潤權衡簡拔炯然離照之不爽
天下見聖天子與日月同其明所謂令譽不歸于施

者而歸于　皇上之一身顯名厚實寧有旣耶臣嘗
憶曩昔冊立一詔亦首以起用爲言歲月幾何弓旌
遲及家內外猶莫不引領跂足以需成命蓋至于今
日而天眷彌厚國慶屢臻　皇上順天命以隆周禎
諸臣際昌辰而離幽滯斯不獨千載一時而太平基
本實肇于此臣不勝企望待　命之至

開讀疏

楊時喬 吏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四年

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詔書一欵內開一內外文職官有養病致仕及降謫罷閑等項除考察去任及永不叙用外其餘年力未衰才識可用曾經科道及撫按官舉薦者吏部查奏分別起用註誤拘逮者釋放爲民爲民者與冠帶閑住冠帶閑住者與致仕欽此又萬曆三十四年二月十八日詔書一欵內開一文職官員降謫罷閑等項可用之才已詔吏部

查奏分別起用其有註誤觸犯懲創已久操行清修才猷卓絕衆所共推確裨實用不可以一眚終棄者該部院公同精加品題酌量奏起但毋得因而朦朧狥情冐濫以孤盛典欽此欽遵案查萬曆十二等年本部屢疏題請錄用廢棄至三十四年二月于邸報內接得內閣大學士沈一貫朱賡揭帖爲聖政事新霈人爲急乞勑該部及九卿科道公舉海內佚賢以備錄用以協贊太平景運事欲要懇請聖明勑下該部及九卿科道各舉所知先年放逐諸臣偶觸註誤困衡已深不妨從衆公舉一體叙錄以昭王道蕩平無作好惡一節本部會同都察院將兩次詔書再三莊誦恭繹明旨看得養病致仕降謫罷閑曾舉薦者已奉前詔查奏分別起用而今次詔書欲于前詔起用外精加品題酌量奏起且有註誤觸犯懲創已久之旨深惟德意正指前詔內註誤以下拘逮爲民各官仰見 皇上用賢圖治曠然更始嘉納閣疏責成部院唯是有過愈寬遠才愈愼非至公不能得眞才非至當無以光盛典故令部院公同精加品題酌量

奏起天地之度舉措無非至仁日月之明賢愚莫不畢照自此翕受敷施以臻上理億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是矣本部以用人爲職數年以來日夜皇皇唯恐不能進賢以虛職業今蒙 皇上沛然明詔開矜宥之門闢登庸之路教之以稽衆要之以責實諸臣得效其忠部院得舉其職千載一時何忍自負查得各官自萬曆十二年爲始經今二十四年沈淪已久委難周知雖行該司案查所可知者不過建白之章疏降黜之等級臺省之奏牘撫按之薦剡至于操行清

揚才猷卓絕一二人之耳目未必遍真一事之品題未必遍確卽輔臣留意賢才不爲不久終不以盈尺之幅爲據而必責成于該部公同于九卿科道況于本部最稱寡昧自非矢公矢愼廣詢博訪而區區以一耳一目從事掛漏非所以廓 皇上容賢之度泛舉非所以彰 皇上知人之明何以稱明詔宣德意哉除行該司一面將前詔內養病等項查明履歷遇缺起用外其詿誤觸犯各官遵照今次詔書開列訪冊務要博採公評詳加甄別操行淸修者必稽其生平

之素才猷卓絕者必求其行事之實中間或端亮可以匡時或骨鯁可以任事或偉畧可以典修攘之任或精識可以膺繁劇之司逐名逐欵分別開報以憑起用其年力衰邁志意頹放雖無可棄難以向用者不妨從實開註至于假公濟私沽名要譽一節勉強而卑藏不無可疑一時虛聲而生平難以盡槪者不得混擧以干朦朧徇情冒濫之旨總之爲國家求人非爲諸人求用以天下之公成天下之典則輿論昭明羣賢彙進生報 明主下福蒼生而本部亦藉此釋遺賢之慮免竊位之譏矣

詿誤觸犯官一百十員

范 儁 江西人湖廣道御史十二年正月爲民

盧洪春 浙江人禮部祠祭司主事十四年十月廷杖爲民

李 沂 湖廣人吏科給事中十六年十二月廷杖爲民

顧于仁 陝西人大理寺左評事十八年正月爲民

李 琯 江西人福建僉事十九年七月爲民

羅大紘 江西人禮科給事中十九年九月爲民

黃正賓 南直人武英殿中書房辦事光祿寺大官署丞十九年九月打問爲民

鍾羽正 山東人吏科都給事中二十年正月爲民

孟養浩 湖廣人戶科左給事中二十年正月廷杖爲民

張 棟 南直人兵科都給事中二十年正月爲民

丁懋遜 山東人戶科都給事中二十年正月爲民

葉初春 南直人禮科左給事中二十年正月爲民

吳之佳 南直人刑科都給事中二十年正月爲民

楊其休 山東人工科都給事中二十年正月爲民

鄒德泳 江西人雲南道試御史二十年正月爲民

錢一本 南直人福建道御史二十年正月爲民

唐世堯 廣西人吏部文選司主事二十年正月爲民

陳遴瑋 四川人吏部文選司主事二十年正月爲民

姜鏡 浙江人禮部精膳司郎中陞江西贛州府知府二十年十一月爲民

王學曾 廣東人光祿寺寺丞二十一年二月爲民

趙南星 北直人吏部考功司郎中二十一年三月爲民

虞淳熙 浙江人吏部稽勳司員外郎養病二十一年三月爲民

楊于庭 南直人兵部職方司郎中養病二十一年三月爲民

袁黃 浙江人兵部職方司主事二十一年三月爲民

項復弘 浙江人吏部文選司員外郎二十一年十月爲民

姜仲軾 山東人吏部文選司主事二十一年十月爲民

孫繼有 浙江人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二十一年十二月爲民

譚一召 江西人南京刑部廣西司郎中二十一年十二月爲民

安希范 南直人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二十一年十二月爲民

張貞觀 南直人禮科都給事中二十二年二月爲民

顧憲成 南直人吏部文選司郎中二十二年五月爲民

冀體 河南人福建道御史二十二年九月爲民

郭實 北直人刑部山西司主事二十二年九月爲民

彭應參 河南人廣西道御史二十二年十月拿問二十三年三月爲民

喬胤 河南人刑科都給事中二十二年十二月爲民

任彥棻 山東人南京戶科給事中二十二年十二月爲民

蔣時馨 福建人吏部文選司郎中二十三年七月爲民

區大倫 廣東人雲南道御史二十三年十二月爲民

張同德 河南人工科右給事中二十三年十二月爲民

鄒廷彥 四川人戶科右給事中二十四年正月有勾了的都着爲民

黎道炤 江西人禮科右給事中

孫羽侯 湖廣人刑科右給事中

黃運泰 河南人戶科給事中

毛一公 浙江人工科給事中

李宗延 河南人浙江道御史

顧際明 浙江人河南道御史

袁可立 河南人山西道御史

綦才 山東人四川道御史

吳禮嘉 浙江人廣東道御史

王有功 南直人廣西道御史

李本固 河南人雲南道御史

伍文煥 四川人南京戶科給事中

費必興 河南人南京禮科給事中
盧大中 北直人南京兵科給事中
柳　佐 山東人南京浙江道御史
聶應科 江西人南京河南道御史
李文熙 北直人南京山東道御史以上俱有勾了的都着為民
王　佐 湖廣人吏科右給事中二十四年五月為民
蔡宗明 浙江人禮部儀制司郎中二十四年五月為民
周嘉賓 四川人禮部儀制司員外郎二十四年五月為民
王宗泰 湖廣人禮部儀制司主事二十四年五月為民

徐文斗 江西人禮部司務二十四年五月為民
夏　思 南直人禮部司務二十四年五月為民
樂元聲 浙江人工部都水司郎中二十四年五月為民
朱長春 浙江人刑部陝西司主事起復候補二十四年五月為民
白所知 山西人吏部文選司郎中二十六年二月為民
錢養廉 浙江人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二十六年四月為民
穆　深 山東人吏部稽勳司員外郎二十六年四月為民
王之棟 北直人吏部文選司主事養病二十六年四月為民
譚國賢 福建人山東福山縣知縣二十六年七月為民

萬建崑 陝西人禮部祠祭司主事二十六年九月為民
吳　定 河南人大理寺卿二十六年十二月為民
華　鈺 南直人湖廣荆州府推官二十七年八月拿問三十二年九月為民
車任重 浙江人湖廣黃州府經歷二十七年八月拿問三十二年九月為民
吳一元 南直人江西星子縣知縣二十七年九月為民
韓　薰 陝西人山西夏縣知縣二十八年正月為民
程　紹 山東人吏科左給事中二十八年正月為民
羅大器 雲南人北直永平府通判二十八年正月為民
謝廷讚 江西人刑部浙江司主事二十八年三月為民

蔡如川 福建人雲南尋甸府知府二十八年四月拿問三十二年九月為民
甘學書 陝西人雲南趙州知州二十八年四月拿問三十二年九月為民
萬振孫 南直人湖廣副使二十八年七月為民
王禹聲 南直人湖廣承天府知府二十八年七月為民
鄒光彩 江西人湖廣鍾祥縣知縣二十八年七月為民
杜承芳 北直人山東清平縣知縣二十八年八月拿問三十二年九月為民
王德完 四川人工科都給事中二十八年十一月廷杖為民
馮應京 南直人湖廣僉事二十九年三月拿問三十二年九月為民
鄧[illegible] 山西人湖廣襄陽府通判陞河南懷慶府同知[illegible]九年三月拿問三十二年九月

為民

何棟如 南直人湖廣襄陽府推官二十九年三月拿問三十二年九月為民

卞孔時 四川人湖廣武昌府同知二十九年三月拿問三十三年十二月恩詔釋放

馮從吾 陝西人河南道御史二十四年正月為民

張王敬 北直人兵部職方司郎中二十九年三月為民

甯時鎮 陝西人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二十九年三月為民

桑學夔 山東人兵部職方司主事二十九年三月為民

王惟儉 河南人兵部職方司主事二十九年三月為民

馬崇謙 山西人山東按察使懷來兵備二十九年九月為民

南企仲 陝西人太僕寺卿三十年閏二月為民

趙邦清 陝西人吏部稽勳司郎中三十年六月為民

李 鴻 南直人江西上饒縣知縣三十年六月為民

林 錝 福建人南直臨淮縣知縣三十年十二月拿問三十二年九月為民

于玉立 南直人刑部雲南司郎中三十一年十二月為民

王士騏 南直人吏部稽勳司郎中三十一年十二月為民

鮑應鰲 南直人禮部儀制司主事三十二年四月為民

劉元珍 南直人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起復候補三十三年七月為民

賀燦然 浙江人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三十三年七月為民

龐時雍 山東人兵部武庫司主事三十三年七月為民

李 材 江西人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十六年四月拿問二十一年六月謫戍

張應望 應天人浙江烏程縣知縣二十二年十月拿問二十三年三月謫戍

戴士衡 福建人吏科給事中二十六年五月謫戍

樊玉衡 湖廣人南直全椒縣知縣二十六年五月謫戍

遷謫官九十六員

鄒元標 江西人吏科給事中十二年正月降南京刑部照磨歷陞本部廣西司郎中丁憂

董 基 山東人刑部廣西司主事十二年五月降萬全都司都事歷陞南京大理寺右寺丞丁憂

馬應圖 浙江人南京禮部精膳司郎中十三年八月降山西大同縣典史歷陞刑部陝西司主事養病

姜應麟 浙江人戶科給事中十四年二月降山西廣昌縣典史陞江西餘干縣知縣丁憂服滿到部

孫如法 浙江人刑部山西司主事十四年二月降廣東潮陽縣典史添註丁憂

諸壽賢 南直人觀政進士十四年七月革去冠帶回籍起河南南陽府教授歷陞禮部儀制司主事養病

王德新 江西人刑部浙江司主事十五年三月為民起補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改光祿寺寺丞丁憂

李懋檜 福建人刑部廣東司員外郎十五年七月降湖廣按察司經歷歷陞禮部祠祭司主事丁憂

劉志選 浙江人刑部福建司主事十五年七月降福建福寧州判官陞南直合肥縣知縣致仕

饒伸 江西人刑部雲南司主事十七年二月爲民起補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養病

高桂 山東人禮部主客司郎中十七年三月降陝西中部縣知縣歷陞兵部武選司郎中養病

吳正志 南直人刑部山東司主事十七年十二月降陝西宜君縣典史歷陞禮部儀制司主事養病

胡克儉 河南人湖廣道御史十九年七月降湖廣蘄水縣縣丞添註

于孔兼 南直人禮部儀制司郎中二十一年二月降浙江安吉州判官添註

顧允成 南直人禮部儀制司主事二十一年二月降河南光州判官添註

張納陛 南直人禮部儀制司主事二十一年二月降河南鄧州判官添註

薛敷教 南直人國子監助教二十一年二月降河南光州學正

顏文選 南直人南京戶科給事中二十一年三月降浙江按察司知事添註丁憂服滿到部

朱爵 北直人禮科右給事中二十一年八月降山西按察司知事添註丁憂

楊應宿 陝西人戶部雲南司郎中二十一年閏十一月降湖廣按察司經歷添註

高攀龍 南直人行人二十一年閏十一月降廣東揭陽縣典史添註丁憂

章嘉禎 浙江人吏部稽勳司員外郎二十二年[illegible]月降廣州羅定州同知

逯中立 山東人兵科右給事中二十二年六月降陝西按察司知事

何喬遠 福建人禮部儀制司郎中二十二年六月降廣西布政司經歷添註

王象蒙 山東人江西道御史二十二年八月調外任用

張濤 湖廣人工科給事中二十二年十一月降山西廣靈縣典史添註

林材 福建人吏部都給事中二十二年十二月降廣東程鄉縣典史添註

袁惟慶 雲南人刑部江西司郎中二十三年三月降湖廣沅州學正

劉弘寶 福建人浙江右參政二十三年四月以前任工科都給事中降廣惠來縣典史添註丁憂

陳洪烈 河南人南京工科給事中二十三年四月降山西馬邑縣典史添註

周希聖 湖廣人山東道試御史二十三年五月降廣西灌陽縣典史添註

楊東明 河南人吏科都給事中二十三年五月降陝西布政司照磨添註丁憂

吳文梓 南直人兵科都給事中二十三年十二月降廣西崇善縣典史添註

韓范 山西人兵部武選司郎中二十三年十二月降陝西金縣典史添註

劉仕瞻 江西人兵科給事中二十三年十二月降福建漳州府知事添註

俞价 山東人河南道御史二十三年十二月降兩淮運司知事添註

強思 陝西人四川道御史二十三年十二月降長蘆運司知事添註丁憂服滿到部

江中信 山東人兵部武選司主事二十三年十二月降陝西葭州判官添註

程　禧　陝西人兵部武選司主事二十三年十二月降[illegible]州判官添註丁憂

陳楚產　廣東人兵部武選司主事二十三年十二月降湖廣[illegible]州判官添註

錢　混　南直人兵部司務二十三年十二月降湖廣慈利縣訓導

夏之臣　南直人[illegible]道御史二十三年十二月降福建[illegible]縣典史添註

朱鳳翔　浙江人江西道御史二十三年十二月降廣東電白縣典史添註

涂喬遷　江西人山東道御史二十三年十二月降廣東新興縣典史添註丁憂

時偕行　南直人四川道御史二十三年十二月降廣東合浦縣典史添註

楊述中　四川人廣西道御史二十三年十二月降雲南大和縣典史添註丁憂

徐維濂　南直人[illegible]江西司主事二十四年正月降兩淮運判添註丁憂復除山東運判

林熙春　廣東人工科都給事中二十四年二月降湖廣茶陵州判官添註

鹿久徵　北直人江西道御史二十四年二月降山西澤州判官添註

王金星　河南人刑部四川司郎中二十四年二月降南直六安州同知

何出圖　河南人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二十四年六月降陝西保安縣典史添註

郝名宦　陝西人兵部職方司主事二十四年六月降山西和順縣典史添註

王德光　四川人兵部職方司主事二十四年六月降陝西咸寧縣典史添註丁憂

劉道亨　北直人吏科給事中二十六年三月降浙江樂清縣主簿添註丁憂

劉為楫　順天人吏科都給事中二十六年五月降遼東苑馬寺主簿添註丁憂

張正學　四川人吏科給事中二十六年五月降貴州宣慰司經歷添註

董繼文　河南人刑部廣東司郎中二十六年十月降南京大理寺左評事添註

熊　鍍　江西人刑部廣東司員外郎二十六年十月降南京大理寺右評事添註丁憂

沈聽之　河南人陝西長安縣知縣二十六年十月[illegible]

傅好禮　順天人[illegible]太常寺[illegible]二十六[illegible]

顧起淹　[illegible]江西[illegible]昌縣[illegible]知府二十七年二月[illegible]

包見捷　雲南人戶科都給事中二十七年閏四月降貴州布政司都事添註

孫　鋐　[illegible]人山西[illegible]安府知府二十七年六月以前任戶部廣東司郎中降四川嘉定州判官添註

胡士資　福建人山東青州府知府二十七年七月降河東運司添註

燕祖召　湖廣人山東青州府同知二十七年七月降兩浙運副添註

萬自約　山西人順天府尹二十七年七月降兩浙運副添註

何天申　湖廣人順天府通判二十七年七月降南直無為州判官

張九叙　陝西人順天府通判二十七年七月降湖廣澧州判官丁憂

張元芳　福建人順天府宛平縣縣丞二十七年七月降廣東布政司照磨添註

李商耕　四川人湖廣襄陽府知府二十七年九月降兩浙運同添註

黃龍光　江西人工部都水司主事二十七年十二月降貴州布政司經歷添註

夏　爋　浙江人刑部湖廣司郎中二十八年二月降貴州貴陽府通判添註

徐如珂　南直人刑部浙江司郎中二十八年三月降雲南布政司照磨添註

此葉上圖配補

林　曜　南直人刑部浙江司員外郎二十八年三月降廣西太平府經歷添註

王紹先　陝西人戶部四川司主事二十四年三月降山西代州同知添註

曹文緯　江西人刑部浙江司主事二十八年三月降貴州布政司照磨添註丁憂

程正誼　浙江人順天府府尹二十八年七月以原任四川左布政降一級用本月還降三級調用

劉三才　陝西人四川右參議二十八年七月降山西僉事致仕

焦元卿　山西人順天府香河縣知縣二十八年六月降陝西乾州判官添註

楊明盛　陝西人山東滋陽縣知縣二十八年七月降貴州新貴縣典史添註丁憂

許子偉　廣東人戶科左給事中二十八年十一月降貴州銅仁府經歷添註

袁應春　陝西人山西夏縣知縣二十八年十二月降貴州永寧衛經歷添註

侯先春　南直人兵科都給事中二十九年三月降廣西按察司知事添註

楊天民　山西人禮科右給事中二十九年五月降貴州永從縣典史添註丁憂

王士昌　浙江人禮科給事中二十九年五月降貴州鎮遠縣典史添註

郭如星　河南人吏科都給事中二十九年九月降貴州印江縣典史添註丁憂

陳維春　江西人刑科右給事中二十九年九月降貴州銅仁縣典史添註

田　廓　河南人順天府昌平州知州二十九年十月降一級調用

汪先岸　南直人原任廣東道御史陞四川僉事丁憂復除浙江僉事三十年九月降福建都事副斷事添註

劉九經　陝西人山東道試御史三十年十月降兩浙運司知事添註

白　瑜　北直人工科都給事中三十一年三月降三級調外任用

孫大祚　湖廣人北直易州知州陞南直淮安府同知三十二年三月降貴州按察司經歷添註

林秉漢　福建人浙江道御史三十三年二月降五級調極邊方用

周　鐸　江西人雲南雲南府知府二十九年四月提問質明具奏

楊文煥　浙江人刑科給事中十八年十二月降廣東海陽縣典史添註

周弘禴　湖廣人尚寶司少卿二十年四月降廣東澄海縣典史添註

特舉任事真材及時起用以盡抱負疏

沈季文 河南巡撫都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

臣聞國家之事莫大乎戎務與吏治矣人臣居其位誰不當任其事但一則死生之關多退縮不前一則利害之交多苟且塞責自非真正豪傑誰肯挺身擔當無所顧忌所藉廟堂之上功罪明賢否核則在事者以見知而益勵旁觀者感發而思奮奈何有功之人竟以深文見詆執法之吏不免佐口中傷曾不如諉靡保祿之士無毀無譽優游歲月反能歷致通顯

又何樂為國家出力乎無怪戎務日弛吏治日敝也臣慨於中久矣而臣部內適有如原任經理朝鮮右都御史楊鎬原任大同巡撫右僉都御史張悌原任巡撫浙江御史彭應參原任江西提學僉事馬猶龍皆真正豪傑挺身任事者而或遭擯黜或遭物議安得不為 陛下詘言之當倭奴蹂破朝鮮兵連禍結者七年樞臣誤聽宵人之謀以封為和費國家金錢數百萬損士馬數十萬曾不戮一倭復一地 皇上赫然震怒始延言擢楊鎬方備兵遼東威名素著廷推經理時倭下南原王京陷在旦夕王京失則朝鮮復棄而遼左亦危鎬聞 命即行直抵王京去賊巢僅百餘里且王京頹垣廢壘毫不足恃朝鮮君臣膽落思走我之將士芻糧又未甚集鎬設方略嚴號令遂能以寡擊衆反弱為強連建稷山蔚山之捷使狡倭渡海朝鮮復光今且晏然八年臣以為鎬之功亦甚奇矣乃師未旋而贊畫以他釁誣奏解職還里後敘功起用至今未有登之者夫使贊畫而卓然君子也則可使贊畫未盡愜於士林則其所排擊者果真

語可盡聽耶自古忠佞不並立是非無兩可今乃槩擯不用臣不能不為鎬惜也征播之役督臣深謀確算集三省文武將吏審酋地要害山川八道並進四面攻圍謂旦夕就縛矣顧文吏與武吏之心不一巴蜀與黔楚之心又不一兵環城下兩月不克釜中之魚幾作逸押之虎於時張悌監理諸軍飛騎入營歃血誓衆親桴鼓冒矢石不三日而連破三關發混龍囤楊酋自縊播地悉平臣以為悌之功亦甚偉矣乃歷秩未幾煩言頻及雖當事者亮而不為之摧而悌

之心迹偷未盡明道路流言尚未盡息且當時三省
監軍奉　旨推用者迄今未用六人而悌以首功先
擢旋被蜚語入有鳥盡弓藏之歎臣不能不為悌惜
也此二臣者所謂有功之人以深文見詆者也彭應
參為御史雅稱謇諤巡按浙江以鋤惡扶善為己任
時存其三勢豪之家魚肉小民怨憤久積訴牘如山
應參與撫臣王汝訓志同道合除暴鋤強擒治悍奴
為之申理正以奠安百姓其時豪右吞噬之風頓覺
少減至今士民感戴尸祝乃勢豪明律誣奏牾行錢

疏鈔　起慶　五十二

神應參竟被謫落職即汝訓山斗重望亦因此廢棄
而不復栖用是應參為我　皇上除強暴而反受強暴
之害臣不能不為應參惜也馬猶龍為推官清慎明
決譽冠三時以不聽給事中陳與郊囑託僅陞刑部
主事會御史錢一本論劾前御史祝大舟多贓尚著
李世達特舉猶龍往取卷案猶龍孤身兼程盡法而
還今欲庇大舟者不得增損一字依律遣戍一時貪
墨之風為之警息尋擢督學師表赫然乃大舟之姻
[illegible]疏以考劾法而去公論共為不平當時

工部郎中岳元聲即上疏申救比年都御史溫純亦
條陳及之而尚未有雪其冤者是猶龍為　皇上除
貪殘而反受貪殘之害臣不能不為猶龍惜也此二
臣者所謂執法之吏以佐口中傷者也夫國家有事
輒求任事之人乃任事如四臣者又以單詞摧殘若
此老馮陳於驌下委趙蓋於草莽竊恐豪傑之士未
有不為之解體者矣今天下巨室之虐焰時聞則何
可無應參之風力墨吏之苞苴接踵則何可無猶龍
之澄清邊塞之羽書旁午則何可無鎬悌之撻伐臣

疏鈔　起慶　五十三

所以感時事而更不能不為國家棄此諸臣惜也臣
於四臣惟與張悌同官川中目擊其功是實其謗是
虛餘三臣者從無半面之雅但既為臣部民地方人
材例當薦揚而臣謬叨臺列則伸冤理枉尤任風紀
者之責也是以不避瑣瀆備陳如此伏乞　勑下吏
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及時起用以盡其才不
惟諸臣拔擢困衡益且感激圖報使天下知建功執
法之賢縱衆忌羣咻而終有時顯將其志愈堅崇邪
醜正之輩縱虎口豺牙而終不得肆將其念漸悔辟

於戎務吏治世道人心均非淺淺矣內張儕守制服
闋行需大行楊鎬彭應參薦刻屢騰賜環有時惟馬
猶龍以大計詿誤恐該部泥於舊例不知計典固不
可倖開然自來權奸所佹多借以行禁錮之術公論
既明不妨破例如僉事管志道牴牾故相辛巳以大
計黜嗣仍擢用公論甚快其出而恨其用之未究猶
龍事體正與相同且士人立朝一經計籍衆所共棄
獨猶龍者公論喧囂人人稱屈不特本省撫按每次
復命每次列薦巳也臣在山東時見山東撫臣黃克

纘爲言猶龍奉勘之時克纘爲贛州守目繫其事極
稱其清正執法極憐其無罪見放臣心識之及臣與
在野諸臣如趙南星顧憲成鄒元標等泛論海內人
物諸臣無一人不首推猶龍者夫南星等非當世正
人君子之領袖心懷道義口吐衡鑑真心爲天下國
家而不肯輕試一語之譽以阿私所好者耶正人之
所與寔公論之所歸臣叨守土不言誰當言者所亟
應破例一體起用者也至於海內任事真材如四臣
者不少臣境內不敢濫及是在　聖明推廣而已

萬曆疏鈔卷十七

懲貪類

萬曆疏鈔卷十七

懲貪類

貪虐大臣久干公議乞賜罷斥以警官邪疏

張應詔貴州監察御史　萬曆十一年正月

臣惟　皇上臨御以來惓惓以廉介肅吏治以節愛倡庶官以忠藎勿欺飭內外諸臣邇者弘開言路起用忠良斥逐奸黨一時大小臣工翕然稱清明奉法惟謹矣乃大臣中猶有貪虐異常鑽刺冒濫爲公議所不容如南京刑部尚書殷正茂與總督兩廣兵部尚書陳瑞者尚可使一日居其位乎夫二人惡迹萬狀臣不暇悉數以瀆天聽姑即其昭彰在人耳目者敬爲我　皇上陳之正茂先爲戶部尚書穢跡大著且受同鄉奸人重賄將額派農桑絲絹挾勢欲洒派鄰邑激變鄉民毀其坊墓幾成地方大患曾經御史安九域論劾　皇上亦稔知其惡擯斥之矣緣與故相張居正同年厚賄之故復朦朧起用爲兩廣總督茂始履任他務未遑卽指稱犒賞軍士徧取郡邑官[illegible]而[illegible]十萬令送賞功廳中軍官收貯任意

秘用又設為下程長單窮水陸之珍每一分折銀一
百兩凡屬官到任及陞遷俱令謁見各送折乾銀一
百紗段廣葛之類百十疋本官即加優待各屬蒙其
獎者謝以百金始註上考少不及數即賢者不能自
保大約每年數十萬計又造黃金大盆二個中植珊
瑚樹各一枝約高三尺許周圍鑲嵌珠寶所費不貲
又令屬邑網取天鵞織造絨段苛逼無辜小民登山
涉險或墮落深溝或衝冒瘴癘死者不下數百人方
織鵞絨數十疋茂又查知該布政司庫貯官珠一斗

三升指以上用俱私取入己又索取象牙造器求責
無已全省象牙為之罷市後以金盆二個鵞絨八疋
及金玉幣帛珍奇等物共裝一百擡饋遺居正私宅
致謝恐收受不速又寄十擡與游七為之先容又將
鵞絨二疋擡四十擡與馮保為之固寵遂轉刑部尚
書夫茂何人斯庶鄉則茂覦國法貽害於一郡居官
則賄通權奸肆殘於二省以斯人而列上卿寧不為
衆卿之玷乎乃若陳瑞之為人又何異於茂也夫瑞
[illegible]居正剖令習為奔競其為湖廣巡撫也指以饋送

居正為名括取全省贖金不下數十餘萬至若求媚
居正以圖陞轉又全不顧體統不惜名節如巡撫為
鄉官致奠烏紗角帶弔而不哭乃常禮也瑞往年為
居正弔喪乃藏孝帽一頂於袖中入門即加於冠帽
之上痛哭流涕是何體統見任官致禮於鄉宦之家
止可與鄉官相接安可求見其婦人瑞於弔喪畢即
請見居正之母置之上坐瑞與居正侍坐時居正家
有一心腹內官姓向者在側居正母屬瑞曰陳公凡
看顧向官兒瑞起答云只有向公公看顧得陳瑞陳

瑞安能看顧向公公其奴顏婢膝官常掃地天下共
笑之及為兩廣總督到任未及三月即括取二省官
銀八十餘萬置買金玉珠寶象牙珍奇等物以其半
餽遺居正馮保半入私囊他如蛋夷錯居海上捕魚
為生非倭寇比也瑞乃誣稱作害妄殺無辜千人報
捷邀功濫叨襲廕臣聞南中人言其慘狀為之潸然
出涕夫三臣貪虐之狀顯著如此久為公論不容當
此清時不加顯斥甚非所以警官邪而清仕路也伏
望皇上大奮乾斷將殷正茂陳瑞亟行罷斥以為

人臣貪虐者之戒別選賢能以充其任臣愚不勝惓惓

此葉上圖配補

御史貪肆不檢假公濟私乞賜斥以肅風紀疏

辛自脩 南京右都御史 萬曆十三年七月

臣等猥以淺陋謬長留臺深惟紀綱重地稱塞爲難早夜兢兢矢與各道御史持廉秉公守正嫉邪爲東南士民表率庶不負我國家南北兩臺糾察並重之義乃自到任以來側聞人言嘖嘖謂巡視下江御史沈汝梁受詞太多罰贖太重餽送太濫者臣諦視觀其人恂恂謹飭意謂道路傳言必無此事未幾汝梁以出巡辭臣面詢所行事宜又首以刑罰之言相

告冀其默喻而改圖也乃數月後物議愈多轉相傳笑有謂其將赦前事改爲赦後事仍科罪贖者有謂其罪外罰銀至一百兩者有謂其將無力改爲有力務追贖銀者有謂其各處贓罰每日三五起無虛日者臣至是重有所疑然亦未敢遽以爲眞也至本年六月間忽聞其將各府州縣贓罰銀兩假以餽送爲名盡取入京臣不勝駭異旣而僉都御史蕭崇業陞自南京太僕寺少卿到任後乃稍稍語臣云崇業與沈御史向無交往今贓罰簿內有送太僕寺禮銀若

干預眞希詐事若不申本院幾爲所誣臣問此語隨取簿一覩查得儀眞縣一項爲禮儀事沈御史票取犯人楊印等共銀一百二十四兩送南京太常寺禮銀三十五兩國子監禮銀四十四兩光祿寺禮銀三十兩太僕寺禮銀十五兩各致敬詐又二項爲禮儀事取犯人劉榮等銀三十五兩打造金花送賀鄉宦詐又一項爲公務事取犯人于可教等銀三十兩解送上元縣詐又於清江縣簿內查出一項爲公務事沈御史票取犯人曹鳳齡等銀一百七十兩解上元

縣補庫詐又於項爲禮儀事取銀四十五兩送南京兵部刑部等衙門公禮詐續又於松江常州鎮江三府丹陽六縣簿內查出本官取解江寧縣銀四百四十餘兩取送禮儀銀七百三十餘兩中間以鄉宦開列者幾十之三四而以在京各衙門開列者乃十之六七臣再四番閱諸簿第悔不知所謂夫兩京淸議素重邇來禁例更嚴雖于程之餽亦且不行安有以公帑贓金私相授受之理因而問之太常太常果無此物及各衙門各衙門俱無也推此以例在京衙門

此葉上圖配補

其無可知又推此以例打金花解上江等項者其何可據以爲憑乎臣等殆不能爲汝梁解矣方今聖明在上留心節約項之又以亢旱爲災多方裁省節使禮所當行于時尚在可已而況假餽遺之濫觴以實貪鄙之私槖乎即三府三縣而諸屬之未經查覈者可類見矣即其借兩京各衙門見任名色以騙其私而推之無所質証之鄉官過客又可類見矣爲汝梁者臣等不知其是誠何心也臣等與本官義同一體方以道德相望而乃自壞名檢如此又安敢曲爲

掩護以重意臺之累哉據理法合當參究恭照巡視下江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沈汝梁質本優柔才實庸闒括贓錢以收縣庫不避瓜李之嫌假稽部以盖貪囊大縱谿壑之慾公論共譁其衆指官聯深愧於澄淸此二臣者所當罷斥以儆官邪者也伏乞勅下吏部再加詢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沈汝梁亟賜罷斥使貪鄙之人不得久玷淸秩而凡臺憲諸臣皭皭皎皎者各得以自見而不爲所累矣

敬循職掌糾舉衙門不法以清憲體疏

錢一本 福建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八年正月

臣查大明會典一款凡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領官各道監察御史吏典但有不公不法及曠職廢事貪淫暴橫者許互相糾舉毋得狥私容蔽欽此臣一介草茅荷蒙 皇上拔 臣御史試職理刑伏思臣職之所當試自治爲大本衙門爲先本衙門內御史遭逢 聖明孰不恪修職業濟濟班行不意有一不法御史曰祝大舟大爲衙門之玷衆不能容臣有

所試苟狥私容蔽不爲糾舉即不法在臣臣將安所逃罪臣據實糾舉敬爲我 皇上陳之大舟于萬曆十六年巡按江西該省正罹重災臣時奉旨免覲留任廬陵于本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聞大舟出巡行至峽江計羽朝聞神符夕發急遣一差于本月二十五日至吉安曰魏恩支取庫銀凡一千二百三十九兩又遣二差過吉安南走贛州曰陳天瑞支取庫銀凡一千一百五十四兩四錢北走袁州曰劉漢臣支取庫銀凡六百四十兩差人領至省城舟次以袁州府庫盡取無存發回二百四十二兩實收五百九十八兩已而問之臨江于本月二十六日奉到一單府庫贓銀凡三百六十四兩悉取之入舟去矣以上連並四府一時共取三千三百五十五兩四錢差承解吏星夜疾馳夫馬人舟水陸並進贓跡顯著道路昭彰臣得耳目熟之閱其單不稱謝禮即稱賀禮言賀言謝于苦塊哀疚之初能恐心乎稽其數或一百兩或八十兩交際不可以已頋如此恭乎陝西廣西等邊遠地方一時而通數十處豈不行而至乎效勞吏李

燦等三四人一單而開賞三百一十九兩其泥沙乎借饋遺爲囊橐猶可欺于人也且賞賜爲苞苴不可對彼史也江省災黎恐饑縮嗄嗷嗷升斗之需御史之來發篋探囊不勝大舟以載前之所取特府之四耳聞南昌府庫一用且至二千三百六十有餘他府可保其無耶前所言亦府而止耳聞南昌縣庫銀盡不勝其求而且繼之以穀他州縣又保其無耶臣切耻之痛之無能越俎爲我 皇上一言之今臣有言責矣又將以衙門體面之故遂隱忍於心緘結其口

避同官一人之怨罔陛下三尺之法臣之所大懼
也臣嘗莊誦互相糾舉之文備列於風憲衙門以糾
劾之權旣重則恣肆之私易逞一有逞私者厠其閒
或以糾劾人者而糾劾于人之不暇則衙門褻而朝
廷輕故特許以自糾自清誠重其權全其體也自糾
舉之章鮮露于衙門遂致流于阿比稔爲貪饕前有
沈汝梁今有祝大舟其汙蔑風紀而決裂綱維南北
臺俱蒙恥聲不法甚矣夫汝梁一經發覺江南列郡
終鮮剝膚如解倒懸曾幾何時大舟再出江西一空

以流俗靡靡或不盡然發覺之所爲不思貪墨汙穢
弗慎幾微寧防延熾弗嚴標本安挽末流幾微之愼
先於互糾標本之嚴詳于自治庶幾衙門有直繩則
以彈百司而無不直御史爲清源將以澄天下而無
不清耳或以狗私望臣爲長厚互糾病臣爲刻苛發
舊日之上官挑異時之隱禍憂臣爲不免皆臣之所
不敢聞但使衙門之內亂苗之一芟悉除盈畝之嘉
禾並秀白簡稜稜鐵面洌洌憲體從此愈清朝廷必
戢貪墨天下之怨必有裨廉厲則臣愚區區狗馬一念

所當竭盡底蘊以爲我皇上告者也伏惟聖明
裁斷

貪肆科臣罪狀彰露乞賜究處以昭公論疏

章守誠 南京福建道御史 萬曆十九年八月

竊照萬曆十七年浙直諸郡縣旱災爲殃民不堪命特蒙我 皇上允部議發帑金勑遣科臣楊文奉督理荒政賑濟災民德意甚殷殷厚也乃文舉貪肆不檢罔上行私不能奉宣德意以負 皇上任使近該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湯顯祖南京湖廣道御史李用中相繼疏劾雖蒙 皇上留中而未嘗不是其說 臣似無容贅矣但文舉事情業奉 聖旨付之公論而文舉強詞肆辯若二臣所論不實且得從容請告以去是公論猶未明也 臣不及今列其罪狀使昭昭耳目一二年後又將以都給事中病痊起家方是時能保公論之必明耶 臣惜顯祖等之疏尚未盡文舉之罪除淫穢瑣屑不敢瀆 聖德外謹摭公論不容之大者爲 皇上陳之夫文舉銜命救荒儻能仰體德意一出國門便當減省騶從以示儉約先聲 臣自十七年九月行取進京路遇文舉見其旗幟蔽空鼓[illegible]道奔走百餘人無論其

遞狐驛遞明禁人已謂誇侈招賂之張本矣公論不容者一 及至徐州條陳驛夫之苦該本部議覆又奉明旨申飭加嚴矣乃自丹陽見金壇戲子一班聲色快意凡歷浙直諸縣必携其行所至需求夫馬口糧不勝其擾夫自言而自犯之亦何足詫奈何視明旨若弁髦也公論不容者二 禁止迎送載在令甲猶未聞有宴也文舉郊迎有宴率自二三十里用大紅絲紬四五十疋搭蓋棚廠設樂治具窮極靡麗文舉於郭門外倘佯宴樂曾一問溝中之瘠乎一聽愁歎之聲乎公論不容者三 駐劄處所司道府縣又皆有宴每宴折席銀一百兩金花彩幣臺盞其數稱是其未經行之處差人送席彼此合式有隆無殺計浙直幾司道幾郡縣則知文舉所幾得萬金司道有自省中出者歎謂臺省同事地方今省中廉隅掃地大爲臺中所笑公論不容者四 蘇州各縣官相約以二百金爲贐內一縣貧約而倍之崇明知縣沈一德以鄉科不得與約任未半年遂被論劾夫一德信無吏才也贐禮各縣皆有崇明獨無文舉能自欺乎即蘇州而

他府可知也公論不容者五凌應玄以人命遣戍奉有明　旨處分豈容擅贖儻文舉果無關節宜直駁其不當議贖之情而乃區區較量於五百石之多寡豈應玄所少者穀也非千金之受不至是也多多益善蓋文舉自爲地耳公論不容者六事完造冊駐劄金壇所得私賍數萬金悉以寄之該縣乃云自金壇起馬進京正臺積八九臺此文舉招賍公案也將誰欺也公論不容者七達觀所舉自古記之臣考大明會典連坐舉主爲法甚嚴今吳縣周應鰲錢塘縣江

鍾岷非文舉所荐第一第三者乎荐未一年而各以賍敗欲盡諉之司道是文舉爲贅疣也律以　祖宗之法又將安所逃罪公論不容者八其最可恨者每過元輔申時行門必下轎急趨而過夫過門則下此何禮也惟　皇上大明門則然東西華門則然元輔卽喜諛媚豈敢以事　皇上之體望承奉之人而文舉乃敢爲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且青天白日之下通衢廣衆之中而不顧廉恥至此則昏夜乞哀其無恥又當何如矣公論不容者九迫其復命有識者

皆謂宜獲重譴乃戶部尚書石星夸叙勛勞泯滅公論遂至躐陞吏科都給事中夫以省披之臣奉　皇上選擇之使齎內帑四十萬之金救百萬萬朝不保夕之民命而貪肆若此重賞若此尚謂有國是乎以是而責有司之愛民猶建曲木而求影之直也公論不容者十臣請以文舉救荒事譬之市肆　皇上勅書若爲文舉立招牌　皇上帑金若爲文舉發資本浙直災民皆文舉魚肉而金壇則其外府也文舉罪狀彰彰如是而猶得偃然稱病優游林泉既飽其谿

壑之欲又遂其壟斷之心於文舉身謀則得矣如國法何如公論何夫臣以言官攻言官豈不知傷同類而犯衆怒然言之則傷同類其罪小不言則欺君父其罪大所以反覆再思毅而復起愛憎榮辱皆非所計也儻蒙　皇上勅下吏部如果臣言不謬亟將楊文舉從重究處以爲奉使不忠者之戒庶幾公論昭明而言路亦因以重矣伏乞　聖明裁察

大貪漏網公論難容乞賜罷斥以警官邪疏

李天麟 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年正月

臣竊以為在外之事權莫重於撫按矣撫按而賢也即百司莫不精白以承休然按臣而賢也即撫臣之不飭者亦可望其回心而向道故風憲官犯贓律特重之而近日一二撫按貪汙 皇上既已赫然震怒究懲一時人心頗覺振肅自檢矣乃猶有大貪漏網如大理寺寺丞蘓酇者可容使之一日玷列縉紳哉臣請得為 皇上陳之謹按蘓酇本一庸邪小人性

知蠅營狗苟之謀一味肥家盡是虎噬狼貪之狀其附權門而倖入臺中也即竊得巡關一差又且接管二次其濫取贖鍰漁獵武官之賄賂蓋不可以巨萬計矣然莫甚於雲南之一差當其按治雲南也以天高而帝遠遂苞苴之肆行舉臣所聞者而言之如雲南永昌府知府趙景桂貪酷異常知酇之垂涎也將老庫所藏珠寶金銀琥珀之類共八百兩有奇盡數搜出餽送又送金絲銀絲盃盤金盆等物而景桂遂晏然無恙矣如昆明知縣宋鏜閒憂三月餘未離任

酇知之也牌仰雲南府推官任愬查究宋鏜賂金帽一頂為紗帽樣黑漆其外紅紗為套送進即免矣如委推官任愬掌昆明縣印即行牌仰任愬造青銅鏡三百面任愬盛金一二百兩在盆內上覆以大青銅鏡一面手本開拆青銅鏡金一百兩送進閱時則曰此官可用令收入矣如推官甘士元掌府印被趙葵開單具告士元於酇酇堂不准其狀暗將趙葵狀付推官任愬密查任愬與士元有親陰洩其機甘士元即以金五十兩銀三百兩金帶二條差施騰蛟陳子忠

於通海縣同邧程內送進即時答副啓一通云永昌事將借重公矣民間嘖嘖言之後遍東巡畢即牌仰甘士元查盤永昌一時人皆笑曰甘公失之按院償之永昌矣如雲南縣知縣揭廷諫賂金一百兩即特荐調繁昆明縣以後凡各府州縣送金銀俱送揭廷諫收貯轉送其各處不過投一文書耳如牌仰指揮王磐石造青銅箸五把王磐石以金箸五把進寡其有能帶為隨用官如牌仰臨安府知府侴節備犀角五十隻象牙五百觔西陽布五十疋金知府一向求

報因陳淳告賠撤文卷事又因推官任恕查盤臨安
府與指揮楊本芳等十餘人那移錢糧一節呈報於
鄧鄧即批云硯庫藏如私家玩法紀如弁髦無如該
府之甚者也仰李同知查實速報金知府即以犀角
三十隻象牙三百斤西陽布三十疋仍加折各色金
三十兩解送昆明縣揭廷諫收貯令吏施騰蛟以文
書投覽知牌仰鶴慶府知府桑橘初造眞正黃銅盆
一面桑知府以金盆進鄧即云此盆樣雖俊但小些
可造飯盌十個補之後桑知府果以十金盌送進如

石屏州知州馮應鰲因打死鄉官何繪之叔具告鄧
鄧將狀批臨安府仍行牌取眞正黃銅香爐一座後
馮知州以金香爐進即免此據臣一人所聞者如此
其臣之所未聞者殆不可以數計也若至滇府將各
府所產貨物名色錄爲書本凡有取用皆照書本取
之若寶石瑪瑙盃琥珀盃椋取之永昌府犀角盃太
極丸取之元江府掌印指揮等類未有一州府一縣
官得免其取者也而至今牌稿猶存矣且其奸貪最
巧凡見各官之稍不肖者即令買製物貨如物中無

金即將此物明白退斥或退堂碎毀令人傳之雲南
自來多貪吏見鄧志向舉動若此而金遂夾帶於物
中源源而進矣以故雲南俗語名曰燕唐僧謂唐僧
取經而燕鄧取金耳又有得金十石之謠以此觀之
旣以墻肆賄賂又復公行收取則十石之謠諒亦非
誣也最可恨者如雲南姜知府行牌取金三百兩未
報即以他事行牌厲責之姜知府造金香爐一付果
盒二枚送進自思金價係數任所積一旦遂空因而
成疾抱恨而死滇人爲之流涕又如太和知縣潘良

期行牌取圍棋潘知縣送瑪瑙圍棋一副鄧其碎毀
也即以金爲黃圍棋銀爲白圍棋造成送進盒外書
圍棋籤於上已收訖忽一日與蕭軍門飲酒令門子
取圍棋下門子不知取出金銀圍棋二盒當時開盒
乃金銀也自愧因借當堂解紙贖銀二事遂行拿問
可憐潘知縣哭天無路矣臣竊計之如楓太升秦燿
亦云貪甚矣然猶假交際以入私囊猶在去任之際
而所取者銀也蘇鄧則公行賄賂取自各官猶承國
眠即在按臨之時而所取者金也以此較彼孰輕孰

宜當必有辨也嗚呼有臣如此何殊一盜跖向令堂
堂卿寺王法何在公論何在不亦辱朝廷而羞士大
夫哉且臣歷觀按臣之操持無不知自愛以負朝廷
任使乃近年有祝大舟一人士論切齒以爲西臺之
玷而執意猶有不肖之尤者如蘇酇反得倖轉而列
異葦臣亦烏容默默而無言耶夫言官以風聞言事
乃臣之所言者衆口所譁俱有指據似非風聞之誤
言官以糾邪爲職乃臣之所糾者出自公論與情咸
憤毫無纖介之嫌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

言不謬將蘇酇亟請罷黜施行庶貪吏咸知警懲而
吏治日見其振飭矣

僞學盜臣廉耻掃地乞賜顯斥以懲貪穢疏

況上進　廣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五年七月

臣聞義利爲學之關頭廉耻士人之大節故臨財有
苟得之戒有道羞無故之獲正不欲以厚利易吾完
名也此在鄉黨自好者且勉焉而況素冒道學之名
其必能屋漏自盟鬼神獨鑒金穴不顧一介不取當
何如者而今則大謬不然此行濁言清僞學之所以
可惡而衣冠盜賊清議其孰容之臣前見東廠一本
爲訪獲事中稱霍文炳有房一區埋銀數萬兩於杭

底鄒四與王良材同其共分之臣不勝駭愕又聞人
言嘖嘖謂鄒四者卽見任司經局洗馬鄒德溥四山
其別號鄒四蓋諱言之也臣又不勝駭愕夫德溥者
非世俗所宗聚徒講學君子卽臣雖不識其面亦嘗
竊慕其名不獨以文章命世抑且以理學傳家望之
深者或以聖賢路上人期之卽淺者亦以公輔器許
之豈其於彼糞土之長物尚不勉動念於此義利之
粗迹猶未嘗究心乎臣且信且疑再三諮訪始知霍
文炳房坐落明照坊埋匿銀二萬五千餘兩王良材

得於尨匠趙三之口商之德溥盖趙三之妻爲良材家乳母而良材素從德溥講學故也諸凡賃房皆出德溥之謀分銀皆經德溥之手彼夏龍所首東廠所鞫霍文炳所招皆一一不誣嗟夫德溥何盡喪生平一至是乎德溥爲江西人吉州又多節義士且其曾掇巍科備員詞館又爲先臣鄒守益之孫鄒善之子世受國恩職專講帷遭逢不偶砥礪當嚴何爲欺世亂俗假講學以博名高令觀聽者浮慕薰心其究至於聚徒爲盜倫然似寡慾而行同市井傴僂似退遜

而心甚穿窬下而與輿隷厮役持籌縷筴分析奇羸白日攫金國門禦貨吏治士風掃地盡矣貽羞禁苑大負科名隕墮家聲得罪名教其亦何顏對妻孥之面歸節義之鄉復上祖宗之丘壠此固無待人之嗚鼓以攻操戈以逐即自經於溝瀆投屍於魍魎亦已晩矣而猶然爲乞病之舉將誰欺乎豈以人寂無一言而思國日後計乎前事原屬 臣 中城地方 臣 欲言而羞澁恐汙吾白簡耳夫禁莫急於僞學蠹世法莫先於黜墨懲貪如德溥之僞學涂臣正清明之世所

不容而王法之所不貸者伏乞 皇上洞察將德溥追贓完日速行罷斥以爲僞學貪吏之戒庶世道士風猶不至於大壞極弊而今日之所以戒諭百官者亦無先於此矣

亟斥大貪以儆官邪疏

歐陽東鳳 南京刑部主事 萬曆二十六年七月

臣惟生民之元惡而國憲所必誅者莫大于貪酷酷者多刻厲險峻之失其招怨取禍也恒易即有漏網不過千百之一二惟世有貪夫乾沒其心而脂韋其迹又往往挾其禦之之貲以媚權勢遂使千人之詛不能勝一人之譽顯名厚實偃然有之安如泰山此臣所日夜痛心切齒不願與此輩竝立於 聖明之朝者也臣請言其最者則有南京國子監祭酒馮夢禎則有兩廣總督陳大科夫夢禎始以險躁被斥胡然而驟躋清華大科本豐寒蟬給事胡然而濫竽卿貳蓋俱以掃相臣之門得之斯都人士所共聞也爲二臣者雖日省顛恐移行而重自洗濯猶恐不足以贖前愆荅 上寵而厭士大夫之心奈何馮夢禎之祭酒南雍也作人罔效貪縱日聞有謂其五十誕展而監生之筐篚盈廷者有謂其侵沒監中乾魚等銀不下數千金者有謂其姤黃司業之清修而面交背毀者有謂其侵司業之職掌覬援例爲奇貨每名

索銷監規銀三兩八錢者有謂其淫狎美監生胡良臣者有謂其早年不檢至今舊妓尚暮入衙門說事過錢者諸凡穢德讀傳道路以斯人而坐皐比臨諸生又何怪乎南監諸生之猖狂自恣日甚一日也乃若陳大科更有可鄙者往年臣令興化業已稔聞其人良田美宅甲於江之南北猶然貪利無厭暴橫閭里善持郡縣之短長始而揭害張知州既而傾陷蔡知縣臣切心薄之及其督撫兩廣也臣遇宦于廣者問大科近日何以則有謂其美妾佳妓近于百人簫鼓之聲徹於衛衢者有謂其叅遊節儀動至數百金一一收受而府道竊嘆者有謂其郡縣贖銀搜括一空盡入私囊者有謂其收罷閑將官千金特疏起用致科臣叅止猶揹贓不還而侯總兵欲剸刃其胷者有謂其貪聲大著恐前任按臣叅論雖褁衣亦自銜中製送按臣鄙而麾出者諸凡劣狀臣不能悉記大都嗜利如飴寡廉鮮耻督臣之體掃地盡矣以斯人而立于守令監司之上賢者無所恃以爲善不肖者有所憑藉以無恐又安望其澄清一方貪墨解綬也

臣於二臣非有宿忿臣誠飾捺鄉評以符官跡援公論以叅獨聞知之最真臣口雖欲三緘而臣心終不肯但已蓋剛腸嫉惡固臣之褊心而好善惡惡亦人之同心焉可誣也 聖明在御賞罰大明乃大貪如二臣臣既已知之復隱忍不言誠恐一日事柄在手呼朋引類爲貪夫立幟其貽禍天下非眇少也故臣不得已而訟言于朝臣極知二臣筆鋒足以殺人氣焰足以撼動人臣亦不敢望臣言之必行惟願皇上勅下部院科道諸臣細訪而公評之如果臣言不謬速加三褫俾天下之爲貪夫者懼而後論臣越俎之罪倘得豺虎之屛迹雖伏斧鑕亦何恨而至于二臣之反噬又其小者耳惟 聖明垂察焉

貪暴撫臣不堪重地節鉞乞罷斥以快公論疏

陳嘉訓 南京吏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三年十月

竊惟守內生民之休戚係之于吏治而撫臣則尤吏治之綱也故提其綱則目擧謹擇大吏則屬吏自淸未有巡撫匪人而監司守令尚可望其表率而登淸者況今天下沿海之地閩浙尤爲喫緊防倭備盗安內攘外皆其職掌徒取庸劣尤位已不堪負乘之憂至于咆哮恣凌浚削膏血嗷嗷黎元怨之若寇讐避之如湯火者可令其一日居于民上以釀成無窮之禍哉臣謹按浙江巡撫尹應元善狀無聞穢跡彰著業已久掛彈章無容復贅祇因新推之命未下故建牙之任如故而䝉意其被拾以後又有日甚一日者一將擧劾之說以哄有司而不肖者賓緣納賄鄉官顧爾行等之騙局大張又借擧劾之權以恐誘武弁而債帥之納餽者何止數千總兵李承勛之歛送可據取刻絲圍屛至三十副豈誇乎金谷之勝取二十一史至三十部奚言乎五車之多鄞縣金翰林入拜以爲貫要同鄉用四將官媒致餽一千二百兩何其

媚也中書番廷圭買官避罪則私自交通受其玉盃金帶曲為庇護何其汚也最可鄙者假政府之書以揚言于外云新中丞雖推未必得旨吾據此位尚可專制幾年吾操此權尚可舉刺將吏蓋巡撫金學曾行之閩中之故事也嗟嗟前之已誤豈可再誤是

皇上留中不下之舉祇足供奸貪剝噬之資此 臣者守已喪其廉隅行有同于市井譬如逐臭之蠅不擧則不去者也 臣又聞福建巡撫徐學聚代爪幾何怨聲叢起勅任本省布政乘先推撫臣王恩民之被

論也多方嘱點曲為聚斂以媚要津遂蒙推用是

皇上但知點用而已而不知有為之地也到任之始即聽堪輿生志山 改軍門折毀民居數百半不給價小民之蕩析何堪稱彤至數千兩役夫匠至數千人壯麗連雲恢宏蔽日園臺池館之勝徒為快心寓目之資乃匠石則耗腹而興嗟木商則指價而同訴致工商之怨罵載道 信推官阮自華為腹心批詞每罰數百半入私囊半解軍門署印三年任其淫縱貪饕而不知問可謂貓鼠同眠矣任遊擊楊洪震為入幕進見即為留茶凡衙役之貢替將官之營求皆其過送是乃瓜李不避矣需索陞任縣官託追軍餉銀入則答以名帖彼此心知陵轢所轄三司氣焰薰灼至人人各懷不平益加恣肆且一月之間而敘功之疏兩至 臣疑以為何文德不兢而武功疊至也及詢之閩士人吳建之事官兵殺入近千匿不以報止以功敘是妄殺平民以為功也紅毛番之役彼以一舡來求互市遠迫彭湖各道業已攔阻使不入港一矢不加何功可敘是貪天功為己力也蓋始則剝民

膏以獵尊官既又假官威以償前賄是以民間愁歎共興不詳之謡軍士離心幾有脫巾之變有臣如此八閩之間其無幸乎 忝照浙江巡撫尹應元貪得無厭貶比為奸藉錢神而不顧人唾罵先時之彈墨尤新福建巡撫徐學聚烽疊可畏横暴有加憑虐焰而縱吸民脂膏海濱之動搖足慮伏願 皇上留心吏治于前浙江巡撫數人欽點一員速其到任交代于 臣所論學聚事情勅下部院 從公勘議若果 臣言不謬亦祈早賜施行至于推用之時尤願 皇上

內外間點用示不測以絕覬覦而又稍更保留之局面使賢者亟用而不肖者速去則今澄清天下一大機括也